吕叔湘全集

第七卷

《吕叔湘语文论集》

旧文辑存

辽宁教育出版社

吕叔湘全集

辽 宁 教 育 出 版 社

《吕叔湘全集》

学术顾问

胡　绳　孙起孟　陈　原　姚德怀　李　荣
刘　坚　叶至善　刘　杲　傅永和　任慧英

总策划

俞晓群　沈昌文

整体装帧设计

张慈中

责任编辑

俞晓群　王之江　刘国玉　柳青松

责任校对

王　玲　　马　慧

技术编辑　　**美术编辑**

袁启江　　吴光前



1987年3月在香港中文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



1987年9月8日在叶圣陶家中



1991年10月5日在天安门



1993年春吕叔湘夫妇和郦达夫、
刘程参观郭沫若故居

《吕叔湘全集》第七卷

说　明

本卷收入吕叔湘先生最后一个单行本的文集：《吕叔湘语文论集》，另收入作者的旧作十几篇。这些旧作大部分是作者刚转入汉语语法学界的著作。《中国话里的主词及其他》就是他有关汉语语法的第一篇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发表在当时的《国文月刊》、《国文杂志》上，后来没有再发表过。仅其中《这、那考原》、《非领格的其》、《伊作你用》、《他字无所指》、《三身代词前有加语》曾收入《汉语语法论文集》（1955年出版）。这次将这些文章编成《旧文辑存》收入全集，以便读者了解吕叔湘语法思想的发展。但由于抗日战争期间纸张印刷很差，字迹不清，可能会有些差错，请读者见谅（《吕叔湘语文论集》中也有一些四十年代写的旧作，兹依作者生前编定的体例，仍归入《论集》，不再收入《旧文辑存》）。

《旧文辑存》中收入作者1949年写的《丹阳话里的联词变调》。以后作者又写成《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丹阳方言语音编》、《丹阳方言的指代词》三文。四篇关于丹阳方言的研究互有关联，固将其后这三文也附在后面。

目 录

《吕叔湘语文论集》



序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32篇[1]，除几本单刊和一本语法论文集之外，我写的东西多少值得一看的都在这里了。此外也还有应一时需索的文字，或者空疏浮泛，或者跟这里的这一篇或那一篇重复，都没有收进来。收在这里的文章，最早的写于1944年，最晚的写于今年，先后相去将近四十年。有些篇的论点要放在当时的背景里去理解。

这32篇大致分成八组：(1) 语言研究，(2) 语言文字，(3) 语法的研究和教学，(4) 词典和词义，(5) 古书标点，(6) 翻译，(7) 文字细节，(8) 语文教学。看上去是够杂的。杂，就不免于浅。浅也许有浅的好处，可以有更多的读者。只要浅而不至于陋，我就很满足了。

这些文章都曾经在期刊上发表过，现在在每篇末了注明。有几篇的题目稍有改变。有些地方的拼音，为了方便读者，凡是可以改用汉语拼音方案的，都改了过来。

吕叔湘

1982. 3. 15

---

① 原著中有些文章已编入《全集》其他各卷，故删。现实收22篇。——编者



目　录

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

一

这多少年来我们做了不少工作，有的还做得不坏，但是总的说来，不够多，不够好，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今天我想谈谈如何把我们的语言研究工作再往前推进一步的问题。主要谈汉语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也适用于其他方面。

我觉得要推进我们的研究工作，需要处理好四个关系，就是中和外的关系，虚和实的关系，动和静的关系，通和专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是中和外的关系，也就是中西结合问题。很多学科有这个问题，比如美术有中国画和西洋画的问题，音乐有民族音乐和西洋音乐的问题，医药方面有中医西医的问题，语言学也有这个问题。有些学科结合得比较好，有些学科结合得不那么好，语言学上的中西结合有一定成绩，但是还不很圆满。

中国和西方有各自的语言学传统。中国的语言学传统，严学窘先生将要在这里做专题报告，我就不多说了。简单的说两点：第一，中国传统语言学以古汉语为研究对象，主要是研究秦汉以前的古书。有时也对“俗语”做些考证工作，多少有点业余性质，如翟灏的《通俗编》，钱大昕的《恒言录》，章炳麟的《新方言》等等，一直到 1920 年还有一位方毅先生出版一本小册子《白话字诂》，都是站在文言的立场，用文言来解释白话的。第二

* 根据 1980 年 10 月 22 日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的记录改写。

个特点是以文字为中心，把语言的研究包括在“文字学”之内。从前老北京大学的讲义有《文字学形义篇》、《文字学音篇》。西方的语言学传统，起初也是以古典语言为对象，后来转移到当代语言，近二百年又扩展到多种语言的比较研究。西方的文字只是声音的符号，没有像我们的文字学那样的学问。他们也有古文字学，只是辨认文字形体，是史学和考古学的辅助学科。西方的语言学传统可以说是以广义的语法学为中心，十九世纪产生了历史比较语言学，二十世纪产生了一般性的语言学理论即所谓普通语言学，又有比较语音学。这些都是跟多种语言的研究分不开的。中国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研究的对象基本上局限于汉语。

以上说的是中国和西方的语言学传统的差异，现在来谈谈结合问题。西方语言学闯进中国可以说是从明朝末年天主教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开始，以后又有基督教（新教）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方言，这些对于清末民初的切音字运动都有影响。语法方面，从十九世纪末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开始，汉语语法的研究一直受到西方语法学的影响。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结合，而是如何结合的问题。我觉得，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学者研究语言的方法，而不是套用他们的研究成果。比如在中古音的构拟上，因为把传统的声类韵类的研究跟用西方的历史比较法研究汉语方言的结果结合起来，就取得了比较满意的结果。跟这个比较起来，语法研究的成绩就要差些，很可能就是因为套用现成结果多了些，钻研方法少了些。

有两种偏向我想提一提。一种偏向是谨守中国语言学的旧传统埋头苦干，旧传统里没有的东西一概不闻不问。当然不能说这样进行研究不会有收获，但是可以肯定说收获不会很大。要知道现在中国学问已经成为世界性学问，很多国家里边很多学者在那里研究中国的语言，中国的历史，中国的艺术。他们在方法上，

有时候甚至在材料上，有胜过我们的地方。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我们不一定全都接受，但是至少我们不可以不知道。如果有的问题别人已经替我们解决了，我们却还在暗中摸索，岂不可笑？

另一种偏向是空讲语言学，不结合中国实际，有时候引些中国事例，也不怎么恰当。介绍外国的学说当然需要，我们现在介绍得还很不够，但是介绍的目的是借鉴，是促进我们的研究。我们不能老谈隔壁人家的事情，而不联系自己家里的事情。就讲介绍吧，也要下一番融会贯通的功夫，枝枝节节、依样画葫芦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所以会有这两种偏向，主要是由于学习途径不同（中文系，外语系，自学），传授不同，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偏向总还得说是偏向，对于推进我们的工作不利。如果从中国传统语言学入手的人能在吸收西方语言学方面下点工夫，如果从西方语言学入手的人能在结合中国语言实际上下点功夫，那就最好了。

二

其次，谈谈虚和实的关系，也就是理论和事例的关系（这里说的“事例”，用科学家的术语就是“数据”）。理论从哪里来？从事例中来。事例从哪里来？从观察中来，从实验中来。不管做哪种学问，总不外乎“摆事实、讲道理”六个字。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你要观察它，才能认识它。拿语言来说，每个人每天都接触到大量的语言材料，自己说的话，别人说的话，多得很，

成理论。观察语言现象，除了直接听人（包括自己）说话以外，还有书面材料，就是用文字写出来的。过去研究语言的人偏重书面材料，忽略口头材料，这是不对的。口语至少跟文字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许多语言学家认为口语更重要，因为口语是文字的根本。研究自然科学，除了观察，还常常进行实验，研究语言能不能进行实验呢？语音可以用仪器来测量，这可以算做实验。语法方面，语义方面，可以提出问题，这样一句话能不能说，这个字眼跟那个字眼能不能搭配，拿来征求别人的意见，这个一般叫作调查，也可以算是一种实验。也可以用来征求自己的意见，那就是反省。

如何对待前人的理论？讲语言的书已经很多了，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是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人提出有关语言的理论了。怎样对待它？科学成果是累积起来的，白手起家是困难的，并且这个时代也早已过去了，前人的理论是我们的财富。但是，对一个研究语言的人来说，前人的理论无论多么重要，都只是一种参考，要用自己的观察来验证。不能奉为神圣，那样就没有进步了。并且，前人的理论往往有分歧，有矛盾，你把哪一家奉为神圣呢？中国从前做学问的人讲究"家法"，讲经学有今文学家和古文学家，讲理学有程朱之学，有陆王之学，各种学派多得很。外国也是这样，目前就有结构主义学派，有转换生成语法学派，派之中还有派，结构主义有日内瓦学派，布拉格学派，美国学派，英国学派，如此等等。讲"家法"有好处，免得拼拼凑凑，不成名堂，甚至自相矛盾；但是也有缺点，容易墨守成规，拘拘于一先生之言，不敢越雷池一步。禅宗和尚很有意思，他们一方面常常问"宗风嗣阿谁？"就是问"你是哪一派？"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会"诃佛骂祖"，连释迦牟尼都不放在眼里，求解脱（那是佛教徒的"真理"）还得靠自己。这种精神还是值得佩服的。

我们说理论从事例中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事实，也就是材料，决定理论。例如中国音韵学里边讲反切，讲等韵，都跟汉语、汉字的单音节性质有关。又如汉字的构造产生文字学，拼音文字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文字学。

理论和事实比较起来，哪一个更重要呢？这个问话好像是多余的。因为理论是理性知识，对事实的认识则仅仅是感性知识，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知识，理性知识当然高于感性知识。但是如果没有感性知识做基础，那个理性知识就靠不住，就可能是骗人的玩意儿（连本人也是受骗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理论不是凭空得来的。他进行了多年的观察，他在比格尔号船上航行五年，在南美洲和南太平洋的海岛上考察各种生物形态，他在自己的园子里培养各种植物，观察它们的变异，逐渐形成他的生物演化的理论。没有这样积累起来的知识，就是达尔文那样的天才也不可能创造出什么理论。科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多得很。从前明朝时候有两位理学家，一位姓刘，一位姓丘。姓刘的讥笑姓丘的，说他只有一屋子散钱，可是没有一根钱串子（绳子），意思是说他写了些书，里边琐琐碎碎讲了不少事情，可是没有一个大道理把它贯通起来。姓丘的针锋相对作了回答，他说，刘某人倒有一屋子钱串子，可惜没有一个散钱，意思是说他空讲大道理，没有事实依据。①你们说散钱和钱串子哪个重要呢？当然成串的钱最有用，可是如果二者不可得而兼，那末，散钱虽然不便携带，捡起一个钱来还有一个钱的用处，光有绳子没有钱可是毫无用处。

话是这样说，可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正确的理论能引导你去发现事实。当门捷列夫发现化学元素周期律的时候，他排列的周期表上还有不少空位，后来都填满了。同类的例子科学史上还有。

当然，既善于观察，又善于贯通，这是最理想的了。可是人

们做学问总难免有所偏，或者比较善于观察现象，搜罗事例，或者比较长于分析条理，组织系统。可以以一方为主，兼顾另一方，不可走极端，走极端就不会有成就。

我有一个印象，喜欢搞理论的人多，肯在观察、实验上用功夫的人少，特别是在青年同志里边是如此。别人也有这样的印象。已故的北大饶毓泰教授曾经深有感慨地说，现在的物理系学生十个有九个喜欢搞理论物理，他们不去想，实验物理跟不上，理论物理也就上不去。我看语言研究，至少是语法研究，也有类似的情况。为什么会有这种偏向？我想，这是因为搞理论可以得到一种美学上的满足，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过瘾”。你看，化学元素周期表，原子核模型，美不美？美得很啊！语法体系不是也可以搞得很美吗？观察呀，实验啊，既零碎，又枯燥，腻味死了！然而，没有办法：不搞观察和实验就产生不出理论。

其实啊，且不说实验，光是观察也并不容易。记得小时候念英语课本，有一课书的题目叫做“有眼与无眼”，说的是一家人家弟兄俩小孩出去游玩，回家之后，大人问他们一路上看见了一些什么东西。哥哥什么都说不出，弟弟却什么花，什么树，什么虫，什么鸟，说出来一大串。观察语言现象也是这样。有人看出来到处都是问题，到处都有好例子，有人却是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例子也没有。到了写文章的时候要举例，就随便造两句，照着既定的格式往里填，很生硬，不像实际语言里的东西。观察事物的本领也是学来的，要付出辛勤的劳动。丹麦语言学家叶斯丕森的有名的《近代英语语法》七大本，正文三千四百多页，每页的例句算它二十个吧，就有将近七万个，都是经过挑选的，假定两个例句里边选用一个，就得抄下十四万个例句。做任何学问都要有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

观察事物和做实验还有一点需要注意：不可有成见。一个人

做学问不可能没有一些看法，但是当你进行观察或实验的时候，一定要把你那些看法暂时忘掉。有位科学家说过："要把一切成见留在实验室的门外。"关于观察，也有人说过："你只会看到你想看到的东西。"对于反面的例子，有人硬是"视而不见"。当然也有人是有意隐瞒，那是不老实，更加不好了。总之，无论观察还是实验，都要把脑子擦干净，让它像一面一尘不染的镜子。还有，进行调查也要注意不要给调查对象任何暗示，哪怕是不自觉的。比如你去调查一个地方的方言，不要跟他说"你们管西瓜叫什么?"这样问，哪怕那个方言里边不叫西瓜而叫什么别的，他也会回答你"就叫西瓜"，因为他怕说出土名来招笑话。你可以对他说："有一种瓜，圆圆的，外面是青皮或者花皮，里边是红瓤或者黄瓤，有很多小瓜子儿，味道很甜，你们管它叫什么瓜?"这样才能得到你要得到的名称。

这样看来，喜欢搞理论而不愿意进行观察和实验，可以有两种动机，或者是追求虚无飘缈的美感，或者是逃避辛勤劳动。不管是哪种动机，都不利于学问的进步，很容易使人成为一个空头理论家。

难道不能利用别人观察、调查、实验的结果来形成自己的理论？当然可以。可是人家不会光把观察、调查、实验的结果端出来，不加分析，不作假设，专诚准备你去利用。只有极聪明的人才能够看出人家没看出来的道理，这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

三

第三个问题是动和静的关系，指的是应用科学和纯粹科学的关系，或者说是边缘科学和中心科学的关系。近代语言学的发展，拿它的主流来说，是理性语法——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

主义——转换生成语法。总的说来，研究的对象是语言本身，研究的方法是静态分析。

静态研究很重要，是根本，但是不应当到此为止，用一堵墙把自己圈起来。语言不存在于真空，语言是供人们使用的。研究人们怎样使用语言，这就是语言的动态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也不是最近才有，但是发展越来越盛，名目越来越多，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我把它大致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所谓社会语言学，就是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语言。这里边包括很多内容，总起来可以说是研究语言的变异性。我们平常说某一种语言，比如说汉语、英语、阿拉伯语，等等，都是一种抽象的东西。说汉语的人有九亿多，究竟谁说的话可以代表汉语？严格说，没有两个人说的汉语是百分之百的相同。从事语言静态分析的人也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才有只能拿“个人语言”（idiolect）作为分析对象的说法。这就从反面证明语言的变异性。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场合，使用的语言或者很不相同，或者大同而又小异。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一个社会里边的多语言现象，研究一个社会的各部分之间的差异，研究一个社会的众多成员之间怎样因对话人不同而交替地或者混杂地使用不同语种，不同方言，不同风格（语音、语法、词汇方面的或多或少的差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语言或方言本身的反作用。拿中国的情况来说，在中国人和外国人接触的场合，在民族杂居的地方，在汉语方言地区，在大城市，尤其是新兴的城市，在知识分子中间，在知识分子和工农之间，在不同行业的人们中间，都存在这种语言混杂现象，都值得研究。对语言静态分析的结果，很容易使人觉得语言是静止不变的，但是任何语言的历史都表明语言是要变的。研究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况能使我们更容易看到语言的变化。

近若干年来，国外关于心理语言学的著作也出来了不少。可是这一门学问似乎还没有定型，范围还不很确定，有时跟社会语言学有交叉。大致说来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生理学方向，研究大脑的语言机制，以及伴随语言或代替语言的身体姿势等。一个是哲学、社会学方向，例如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有些学者，像美国的 B. L. Whorf，认为不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模式能够影响它的语言，它的语言也能影响它的文化模式。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语言的学习，或者叫做语言的获得，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语言教学。国外的语言学文献里所说“应用语言学”往往就专指语言教学。语言学习的研究包括两个分支。一个分支是第一语言的学习，其中包括幼儿语言的研究和学校里的语文教学。学校里的语文教学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国近年来从事这一项研究的人多起来了，这方面的刊物也多起来了，但是还是就事论事的多，也就是讨论这一课怎么教，那一课怎么教。要把语文教学问题解决好，要做些基础研究，需要研究教育心理学，需要研究语言文字本身的规律。语文教学的进一步发展就走上修辞学、风格学的道路，也就是文学语言的研究，这是语言学和文学交界处的学科。幼儿学习语言的研究在国外已经很有成绩，在我们这里还几乎是空白，要急起直追。过去研究幼儿语言有一大困难，就是记录幼儿的语言，现在有录音机，事情好办多了。

另一个分支是第二语言的学习（以前叫外语学习，这个名称有缺点，不能包括例如一国之内一个民族的人学习另一民族的语言）。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在外国已经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近年来在我国也已经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但是实际教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有两种语言对比的研究做基础，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开展。

跟语言的获得多少有些牵连的是人类语言的起源问题。这是很有吸引力的一个老问题。过去想从所谓“野蛮人”的语言里找线索，后来发现不管多么“原始”的民族，它的语言都不“原始”，都很复杂。于是语言学家们宣告：语言起源问题不在语言科学范围之内，语言学杂志上不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照样有。现在研究的方向改变了，改为向动物求教了，蜜蜂的语言，蚂蚁的语言，海豹的语言，都有人研究。更接近人类的黑猩猩，被人们用来做试验，教它某种符号语言，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还没有人能教会它使用有声语言。

第三个方面可以概括地叫做数理语言学，就是用数学方法研究语言。这跟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没有直接关系，只是提供一种方法，一种工具。把数学方法用到语言研究上，在计算机出世以前就有，但是现在已经离不开计算机，所以又有人管这门学科叫计算机语言学。目前主要用于三种工作：一，统计；二，检索，例如查篇目，编索引，编词典查用例，等等；三，机器翻译，人工智能，等等。数理语言学虽然只是一种方法，但是也从一个侧面揭示语言的某些性质，例如词汇里边出现频率和词数构成的曲线，以及某些词、某些模式的多义性，等等。

以上三个方面都可以算做广义的应用语言学，区别于只作静态分析的纯粹语言学。有些语言学家看不起这些研究工作，说这不是语言学。这不好。应当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事实上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常常是互相促进的，应用科学也常常能给纯粹科学提出新问题，开辟新园地。

最后谈谈边缘科学里的合作问题。边缘学科一般是跨学科的，需要不同学科的人合作。能够一人兼备，当然最好，但是不容易实现。有人以为不同学科的人合作没有什么困难，比如搞机

器翻译，你懂外语，他懂计算机，有你们俩就成。没有这么简单，你也得懂一点计算机，他也得懂一点外语。简单说就是要求彼此都不外行，不外行不等于内行，但确实不同于全外行，全外行是没有法子合作的。

四

现在来谈通和专的关系，主要是联系培干的问题，壮大队伍的问题。我国的语言研究的力量还很单薄，离开雄厚二字还远得很，还需要大力培养。

通和专的问题是向来有争论的。最好让我们先看看实际情况。在外国的大学里边，教师一般要能教四五门课，同时教两三门。我们这里则是以一人一门为常，教两门的就少了，甚至还有几个人合教一门的，一年只要教两个月的书。我教古代，你教现代，他教理论；我教语音，你教语法，他教方言。各据一方，分工越来越细。是不是每人专搞一门就利于深造？我们的教授、讲师的水平是不是都比外国的高？我看是不见得。画地为牢不是好办法，目光局限，思路狭窄，不利于进步。

另一个问题，我们常常把基础课推给年轻教师教，教授、副教授教范围狭小的专业课，或者躲在研究室里不出来。这个情形跟外国的情形恰好相反。在他们那里，一般情形是，——拿美国做例，别的国家也差不多，——一个研究生选定一个研究题，写出论文，考得了博士，到大学里去担任助教授（别的国家称为讲师或高级讲师，美国也有定这样职称的），总是先教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在内的一门比较专门的课。在教课的同时，扩大研究的园地，逐渐担负起中等范围的专业课，然后才有可能教大范围的基础课，那时候他早已升为副教授或教授了。为什么我们的办法恰

好相反呢？我不大懂。当然，如果教授老了，讲课吃力了，当然可以少教或者不教。不过，到了那个年纪，早就该退休了。

还有教学跟研究分家，这也不好。现在不但是科学院（包括地方的）跟大学分家，大学之内也分家。大学之内设研究所或研究室，这是好的，但是做研究的人不管教课，教课的不做研究，这就不好了。这样利少弊多。教学相长嘛。教课的人常常从学生那里得到启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是你原来没有想到的，这就促进你的研究。不教课就失去这种机会。另一方面，只顾教课而不进行研究，年年老一套，用不了几年就落伍了。外国的情形(苏联和东欧国家例外)，除了保密的研究工作，以及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的研究工作，需要专门建立研究所外，一般的研究工作都在大学里边进行，人文科学尤其如此。大学里的教授、讲师一边教课，一边承担一定的研究任务，平时少做，假期多做，尤其是几年一休假，集中时间做些工作量大的研究。这个办法很好。

附带谈谈写文章的问题。这看上去是件小事，内容比文辞更重要。然而仔细一想，倒也不是一件小事。你著书立说，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宣传你的理论，为了使别人信服？这就有赖于文辞。孔夫子说："辞达而已矣。""达"这个字可以作种种解释，不但是要让人看懂，还要让人不费力而就能看懂。人家看不懂还不是文章白写了。曾经有人拿罗素和杜威比较，罗素的文章容易看懂（除了涉及数理逻辑），杜威的文章难懂，不见得杜威的哲学就比罗素高深。杜威有一个学生叫 Irwin Edman，在他的一篇文章里回忆杜威讲课的情形，说他讲起课来迂回曲折，简直叫听的人迷失方向，不知道他要把他们引到哪里去，到最后画龙点睛，做出了结论，使听的人恍然大悟，认识到他讲的话没有一句不为最后的结论服务（好比下围棋的人，东下一子，西下一子，观棋的人觉得莫名其妙，可是下来下去，终于连成一片，赢了这

盘棋)。我相信这个话不假，可是我又怀疑是不是非这么讲不可，就没有使听众更容易领会的别种讲法？杜威写的书也大多有类似的情形，是要读者费力才能看懂的。比这个更叫读者伤脑筋的是费了力气而仍然似懂非懂。最近一期的《国外语言学》上有王宗炎先生的一篇文章，[②]是介绍英国语言学家弗斯的理论的，里边提到弗斯的文章难懂。王先生说："弗斯还有一点很像乔姆斯基：文字晦涩，意思模糊，说来说去说不清楚。"王先生提到乔姆斯基，对于这位先生我也有同感。这位先生有很多值得佩服的地方，可是"善于表达"不在其内。

换一种说法，可以说写文章有两个理想：一是谨严，一个字不能加，一个字不能减，一个字不能换；一是流畅，像吃鸭儿梨，又甜又爽口。这两种美德，有人长于此，有人长于彼；当然也可以兼而有之，但是不容易。

在坐的诸位先生之中，有的以谨严出名，有的以流畅出名，我不说大家也知道。这两种风格也可以说是各有适用的场合，都能产生好文章。最怕的是什么？是既不谨严，也不流畅。说到这里，想起一个小故事。二十多年前，朱德熙先生跟我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出版之后，送了一些朋友，其中有一位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他说谢谢你们送的书，我说请批评指教。你猜他说什么？他说："你们的书比起同类的书来，至少有一个优点，能让我看下去。"你看他这个话够多损，把我们搞语言工作的人骂苦了。然而，值得我们警惕啊。所以我说不要把写文章看做无足重轻的小事，借用刘备的一句话，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写文章不是雕虫小技，王了一先生在这里，王先生的斋名不是就叫做"龙虫并雕斋"吗？

再谈谈大学生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大学本科是打基础的阶段。如果本科生的课程名目繁多，势必学得不深不

透，反而冲击了基础课的学习。

另一个问题是教学方向。我觉得教大学生决不应该满堂灌，不要希望在四年里边塞满填足，够他一辈子用的。要培养他自学的能力，让他不断自己充实，自己提高。到了三年级就要练习做小题目，学会搜集材料，分析数据，熟悉文献，学会写科学论文的格式和程序。这比多记住几个事实，多背诵一些条条更重要，重要得多。

再一个问题是要在中文系和外语系之间通通气。语言研究的后备军主要是大学中文系和外语系的学生。现在的情形是中文系不管学生的外语，外语系不管学生的汉语。课程是有的，可是抓得不紧，结果是中文系的学生不能用外语做工具，不能阅读用外语写的参考书，外语系的学生对祖国语言的历史和现状相当隔膜。这样就很难培养出大量的适合做语言研究工作的青年学者，我们的队伍就壮大不起来。

谈谈中文系分文学和语言专业的问题。我觉得完全分开，不一定最好。要考虑到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中文系毕业生可能分配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因此要有较大的适应性。几年前有一个大学的中文系部分教师要求成立语言专业，学校领导问他们，学生毕业后的出路有没有保证。他们来问我，语言研究所能不能包下来，我只能说包不下来。为什么要求分专业？因为文学方面和语言方面的课都多，而且都是必修，这就逼得要分。如果采取学分制、选课制，问题就解决了，比分专业好。现在有的学校也有选修课，但是范围小，作用不大，有名无实。要发挥选课制的长处，就要把必修课尽量压缩。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中文系可以只设两门基础课，一门是汉语通论，把现代汉语、汉语史、汉语方言全放在里边，一门是汉语文学，包括文学史和文学选读。这样可以避免几门课之间有部分内容重复。这两门都要学两年。别

的都是选修课。可以要求选修的方面广一些，甚至可以选外系的课，不要集中在一个方面。大学本科还是打基础为主，真正专门化是研究生阶段的事。

不管分不分专业，外语都重要，既是学习的工具，也可以做研究的对象。并且一定要学到管用的程度，否则容易前功尽弃。外国大学生一般都通两种外语，通三四种的也很多，特别是母语不是大语种的国家的学生。别的学科的学生尚且如此，拿语言做专业的学生就更不用说了。正如我起头说过的那样，我国语言研究工作进展不快，跟我国学者能利用外文资料的较少不无关系。我希望即将参加我们队伍的年轻的一代能弥补这个缺点。

（原载《中国语文》，1981 年 1 期）

[**补记**] 宋朝罗大经的《鹤林玉露》里有一条笔记（涵芬楼本卷十八，第五页）：

有士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辞以不能。诘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对曰："妾乃包子厨内缕葱丝者也。"

这也许是实事，但也不妨作对于无限专门化的讽刺故事看。一位厨师专做包子，不做别的，这已经够专门的了；连包子也不会做，只会切葱丝，这是专门到什么程度了！

1983 年 3 月 15 日记

---

① "刘阁老尝议丘文庄著述，戏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钱，只欠索子。'丘应曰：'刘希贤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钱。'"（冯梦龙：古今谭概）按：刘健，明洛阳人，字希贤，谥文靖。天顺进士，仕至文渊阁大学士。学宗伊洛。丘浚，明琼山人，字仲深，谥文庄。景泰进士，仕至文渊阁大学士。精通朱子之学，著有《大学衍义补》《朱子学》等。

② 王宗炎：伦敦学派奠基人弗斯的语言理论。《国外语言学》，1980：5，1—8 页。

汉语研究工作者的当前任务

为了促使我国文艺和科学的迅速发展，党在五年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几年来，由于这一正确方针的贯彻执行，在文艺和科学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五年来，我国语言学界也展开过一些问题的讨论，但是争鸣的气氛还是不够，收获也不算很大。原因之一是调查研究的工作跟不上，问题讨论到一定阶段就深入不下去。而调查研究工作的相对薄弱又可能是由于没有先把问题全面地摆一摆，不知道有哪些方面需要用力。这里我们想先就汉语范围内有哪些问题需要研究大概地谈一谈，供汉语研究工作者参考。建国十一年来，汉语研究较之过去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同这一学科的需要比较起来，还是远远不够。汉语研究工作者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促进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工作同汉语规范化没有直接关系，可是我们认为大多数研究工作是可以围绕汉语规范化的任务来进行的。

一

在语音研究方面，首先需要解决普通话的语音规范问题。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没学好，发音不正确，这是学习和推广的问题，不是语音规范本身的问题。按照普通话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语音规范已经有明确的规定，应该最不成问题。然而事实上有问题。问题在于对“北京语音”的理解。如果只指北

京的语音系统，那是不会有分歧的；如果也指北京字音，那么很多字在北京就有两个甚至三、四个音的。应该分别两种情形。(A) 由于意义不同而音不同，例如“长” cháng 和“长” zhǎng，这是从古代传下来的，严格说，这不是“一字异读”，而是字形相同的两个字。(B) 意义并无分别而音有几个，例如“熟” shú 或 shóu，这主要是由于语音的历史演变，读书音和说话音分道扬镳，即所谓“文白异读”。这个现象各地方言都有，北京不算突出，但是就拿北京来说，这种异读的字也就不少。(这一类异读字比上一类难掌握，因为文和白难有明确的界限。《汉语词典》〔旧《国语词典》的节本〕“熟”字下收词 43 条，音 shó 的 33 条，音 shóu 的 10 条。音 shú 的 33 条之中又有 16 条加圈表示也可以读 shóu，音 shóu 的 10 条之中又有 3 条加圈表示可以读 shú。这反映字音的实际混乱情况。) 这两种情形有区别，但是对一般不太考究字音的人来说，这两类异读也不大能分开。《汉语词典》收单字大约 10500 个，有异读（两类）的就有 1551 字，占 15%，不能不算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科学院组织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先后发表了两次《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包含异读字 650 个左右。这是很有作用的一件事，给编课本的、编词典的、广播员、演员以及一般学习普通话的人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是我们觉得审音委员会作的还不够，有不少字音还没有审订，轻声词和儿化词问题还没有处理。就已经发表的审音表来看，也至少有两点还可以商榷。一，就已经审定的字音来说，(B) 类异读保留的还是偏多（650 字中有 60 字）。比如“片”有 piàn 和 piān 两个音，后者用于“影片”、“唱片”(《新华字典》只有 piàn 音)，“指”有 zhī (指甲)，zhí (指头)，zhǐ 三个音（《新华字典》只有 zhǐ 音，《汉语词典》也只录 zhǐ 音，而在“指甲”下注明口

语音作 zhī，“指头”未注 zhí 音）。像这类情形，是不是有点过分迁就北京口语，为外地学习普通话的人着想不够？二，审音委员会提出一个原则：“审音以词为对象，不以字为对象”。这个原则用于（A）类情形，不成问题，因为一个字的不同的音联系不同的意义，不管是单用还是在合成词内都是一样的。用于（B）类情形而决定只留一个音，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保留两个或三个音而只举几个词作例，就难免有模胡不清的情况。拿“供”字来说，审音表里只规定这几个词的音：“供给制”gōngjǐzhì，“供销”gòngxiāo，“提供”tígòng，“翻供”fāngòng。这里面，“翻供”的“供”意义较易区别，属于（A）类情形，其余各词里的“供”应该说是一个意义，但是有两个音，如何分别没有作一般性的规定，于是“供应”、“供电”、“供不应求”、“供读者参考”这些词语里的“供”应该读哪个音就不明确，甚至“供给制”以外的“供给”该怎么读也不明确。我们认为普通话字音的审订是汉语语音规范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所有关心这个问题的同志都应该积极协助审音委员会作好这一工作，无论是关于个别字音的意见，或是关于审订字音的原则和方法，都可以向审音委员会提出意见。

除了普通话审音工作以外，需要进行的语音研究还有很多。其中像语调和重音的研究，我们认为也是一个重要课题。一句话不仅仅是一连串的音节，这些音节有轻有重，整个的语句还有高低升降的一定模式。汉语里的重音有几等，语言学家还没有定论，有人说只有轻音和非轻音两等，有人说有重、中、轻三等，有人说有重、次重、中、轻四等。至于汉语里重音的性质如何，是以音强为主还是以音长为主，以及重音在词和句里的分布情况如何，都还很少研究。语调的研究本来不简单，而汉语的语调因为跟字调纠结在一起，研究起来就更加困难。但是语调和重音是

语音结构的一部分，也是语言的表意手段的一部分，我们要推广普通话，就有必要弄清楚普通话的语调和重音。同时，研究汉语语法也少不了要参考语调和重音，因为语法结构跟语音结构有一定程度的联系。此外，如普通话的音素（音位）系统，各个音素的物理性质，也都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二

语汇的研究，其重要性比起语音研究来有过之无不及。语汇规范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区别普通话词语和方言词语，现代汉语和古汉语，专门术语和通用语，已经或正在被废弃的词语，新生的还不太稳定的词语，如此等等。面这些对立的语汇领域又经常变化，互相渗透，产生种种边缘现象，不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就很难说明这种复杂情况，更不容易说定每个词语的地位。另一方面，需要明确每个词语的意义，特别是所谓同义词。有人说，没有真正的同义词。这句话也许说得过火点儿，但是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在一种活的语言里，两个同义词之间必然会有竞争，结果不是其中的一个被淘汰，就是两个词在意义和用法上有了分化。因此，同义词的分辨就成为词汇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必须根据大量材料找出一组同义词的分别——意义不同，或是修辞色彩不同，或是语法特点不同，或是适用范围不同。旧的字典、词典常常用同义词“互训”，这是抹杀同义词的区别，减少了字典词典对语言实践的指导作用。例如《汉语词典》里的注解：〔榜样〕模范，〔其余〕犹其他，〔亲切〕犹亲密，〔正确〕犹言准确，〔关怀〕犹关心，〔夸张〕犹夸大。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的《词义辨析》（第一辑、第二辑）里，这几组同义词就都已经加以分辨了。同义词的研究，最近几年来很有些成

绩，这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但是拿实际需要来衡量，还是远远的不够，还有待于继续努力。

语汇研究的结果可以总结在词典里。一部好词典在人民群众的语言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计的。编词典，这里面大有学问。从选词、注音、释义、举例到语法特点和文体风格的提示，乃至条目的排列和检字法这些技术性的工作，没有一处没有很多问题，有的比较容易处理，有的比较难处理。编写者要努力钻研，更重要的是要能有所取材，需要语汇研究方面有更多的成果，也需要语法研究、修辞学研究、方言调查等方面提供更多的资料。总之，需要我国汉语研究工作者共同努力，使得在较短的期间内能够出现一部或几部较好的词典。

此外，关涉到语汇规范的还有一些问题，如科学技术用语的不统一，如文学作品里常常出现“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语言学家在这方面难作多少研究工作，但是有必要指出这些现象，引起人们的注意。

三

语法研究是我国语言学界近十年来用力较多也较有成绩的一个部门。语法研究包括结构的分析和用法的说明两方面。句子的组织，词语的类别，这是语法分析的事情；某种语法格式，包括虚词，表示什么意义，什么情况之下用得着，什么情况之下用不上，这是用法的说明。比如“的”字、“了”字是词尾还是助词，这是语法分析的问题，这两个字怎么用，就是用法的问题。关于修饰语和被修饰语中间用“的”字和不用“的”字，曾经有过讨论，至今还不能清清楚楚说出它的规律。动词后面的“了”字，一般说是表示完成。曾经有人提出一个问题：“这本书我看了三

天”，意思是我看完了；“这本书我看了三天了”，意思是我还没看完。为什么用一个“了”字倒是完了，再加一个“了”字倒反而不完了呢？这就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用法的说明还往往牵连到规范问题：比如“每个船上点了一个小灯笼”（老残游记），“每个船上点着一个小灯笼”，哪句对呢？还是都可以呢？这类用法问题，仔细搜罗起来，不是少数。语法分析是基本的工作，为了说明用法必须先作语法分析；同时，对于非汉族的人学习汉语，应该首先掌握的也是语法结构。但是对于从小就说汉语的人来说，用法的说明似乎更重要。回顾起来，我们的语法研究工作不免有些偏颇，对于用法的研究是非常不够的。这不是说我们的语法分析工作已经够了，语法分析上许多带根本性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有待于继续努力。但是我们不应该像过去那样忽视用法的研究，应该在这方面多用点力气，补一补课。

另外一个重要的课题是口语语法的研究。我们的书面语和口语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也不能否认这二者在风格上有些距离。有些格式在口语里极普通，在书面上不大看见；反过来说，有些格式在书面上常见，用在口语里就显得不合适。进行口语语法的研究，不光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口语，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书面语。比如对于语法分析很关重要的语调、重音、停顿，等等，在书面材料里就无可依据，非拿口语来研究不可。研究口语语法自然不能运用汉字作记录，要改用音标——用汉语拼音方案而加以补充。这也可以纠正过去把语法研究和语音研究打成两橛的毛病。

四

修辞学，或风格学，或词章学——这是语言研究的另一个部

门，目前在我国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部门。过去我们在这方面作的工作，主要在修辞格的研究和改正词句错误两方面（后者有一部分属于语法范围）。这未免太狭隘。必须突破这两个框框，对这门学问的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好好讨论一下，并且确定它的名称。首先应该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说话和写文章的指示。苏联和欧洲大陆上的“风格学”，在方法上有可以供我们借鉴的地方。我国古典的“诗文评”里面也大有可以继承的东西。结合这几个方面，我们能够逐渐建立起来自己的汉语词章学（或汉语修辞学，或汉语风格学）。欧洲学者称这门学问为风格学，既研究不同文体的不同风格，也研究不同作家的不同风格，而首先是研究什么是风格，风格是怎样形成的。风格的要素虽然也不外乎字法、句法和章法，但是跟语法研究的角度不同，方法也就不会一样。语法研究主要从排比入手，而词章的研究则需要更敏锐的“风格感”，需要更多的想像力，虽然排比之功也不可废，甚至统计工作也有一定的用处。

我国古典的诗文评很重视语音协调。韵文必须讲声律，不用说；就是散文，也必得读起来音调铿锵才算好文章。我们现在当然不必在这上面费太多的心力，我们对于语音协调的看法也不会跟古人一样（例如平仄问题），但是完全忽视语音的一面，恐怕也不免是另一极端。因为不但是诗要能让人吟诵，文章也要能让人读，如果读起来“不上口”，总还是件憾事。用现代汉语写诗写文章，这里面有没有“声律”可讲，这“声律”是什么性质的东西，这问题也应该包括在汉语词章学之内。

词章学研究各种文体，这里面应该包括翻译体。对于译文的风格，读者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译文不应该自成一体，翻译小说应该像用汉语创作的小说，翻译论文应该像用汉语写作的论文。有人认为既是翻译，就必然要受原文的影响，不可能跟

创作全然一样。有人认为译文的风格应该取决于所译作品的性质，比如哲学文章应该尽量保存原文的字法、句法，以免失真，而文学作品就应该完全“汉化”。这个问题，从原则方面到技术方面，都很值得作为词章学的一个专题来研究。

五

方言的调查研究，是既富有现实意义，又富有理论意义的一项工作。为了配合推广普通话，从 1956 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方言普查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一次普查以语音为重点，这在推广普通话的初步工作中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为了进一步配合普通话的推广工作，特别是为了帮助确定普通话的语汇范围，还有广泛地进行语汇调查的必要。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现代汉语词典》的时候，对于一些从方言里来而已经进人或接近普通话边缘的词语，处理起来就很感觉为难。这一个词是不收呢还是收？收了，是加〈方〉呢还是不加？常常举棋不定，改动频繁，最后的决定也只能认为是暂时性的。这完全是因为缺乏调查的资料，没有可靠的依据。为了这个目的而进行的语汇调查，可以不必求全，不必求细，可以不调查地道的土词土语，而以已经出现于文学作品或新闻报道的为限。更深人更细致的调查，可以留着将来作。这样就比较容易着手，容易有结果。

方言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1）给语言演变的规律提供例证：语言演变的规律常常需要比较亲属语言的材料才能说明，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也能起同样的作用。（2）给汉语史的研究提供资料：汉语语音史上有许多问题需要方言材料来帮助解决，许多书面语里已经废弃因面意义不明的词语还留存在这里或那里的方言里可供参考，语法的历史演变也往往可以在方言里发现一些痕

迹。(3) 给汉族文化发展史提供地理上的线索：方言语汇的分歧常常反映居民物质生活以及风俗习惯的差别，这些差别有的是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可是也有是历史条件造成的，很多事物现在已经消失，仅仅在语汇上得到反映。对这些情况加以研究，一方面可以使这一部分语汇得到合理的解释，一方面也就丰富了我们的文化史知识。为了这些目的而进行的方言调查，是一件十分细致因而也是十分艰巨的工作。针对汉语方言为数众多，专业队伍人数有限的情况，必须制订提纲挈领和重点深入相结合，粗作细作双管齐下的长期计划。重点方言的选定应该考虑到各种类型：或是居民多，在某一方言区里有代表性，或是地方偏僻，保存较多的古老成分，或是处于两个方言区的边缘或汉语地区和兄弟民族语地区的边缘，能够反映两种方言或两种语言互相影响的情况。调查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可以不拘一格，可以以地图为主面附加说明，也可以编成方言词典，也可以写成专题论文。为编制全国方言地图作准备，需要有某些统一调查的项目；为了提高汉语方言学的水平，也应该鼓励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采用不同的方法，以期收到推陈出新的效果。

方言也跟任何语言一样，经常在演变之中，为了供给若干年以后以可以比较的材料，方言调查工作者应该录制一定数量的音档。这对于自己和别的方言研究工作者也是有用的，因为任何调查者也不敢保证他的现场记录是绝对正确或是十分完备。如果在录音技术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下，把这种音档工作作好，真可以作到把东西南北之人聚于一堂，对于方言研究者提供极大的便利。

六

汉语史的研究，这是范围极其广大，内容极其丰富的一个部

门，也是问题异常复杂，工作异常繁重的一个部门。首先，有许多理论问题要解决。第一，汉语史的分期：是上古、中古、近代、现代这样四分呢？还是先大分为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然后再各自分为几期呢？分期的标准以什么为主，汉语本身的变化情况，还是汉族人民的历史发展？就汉语本身的情况说，语音、语法、语汇的变化快慢不见得很一致，能否总观全局，找出几个明显的界限，还是不得不有所侧重？这是分期的问题。与分期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如何看待口语和书面语或文学语言的问题。由于汉语的口语和文学语言在历史上有过长时期的分歧（虽然也不断地互相影响），汉语史的研究对象就不得不加以分别。或是以口语为主，或是以文学语言为主，或是分别进行研究，但是不能混为一谈。研究对象的选择，不仅影响到分期问题，也影响到资料评价问题。不错，研究古代口语也不得不利用书面材料，但是同一材料，可能在文学语言的研究上价值极高而在口语的研究上毫无用处，另一种材料的情形又可能正相反。比如唐宋古文家的文章，我们不能否认它在研究文言的发展史上有很高的价值，因为唐宋古文运动不仅仅是复古，而是在周秦文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造。但是如果我们研究的是唐宋口语，则这些材料的价值远不如敦煌石室里出来的一些“白字连篇”的变文（连这些白字本身在语音史的研究上都大有用处）。方言的区别是汉语史研究上另一个重要问题。现代有方言，古代也有方言。现代作家用普通话写作，会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反映出他的方言背景，古代作家用“通语”写作，也不可能不有同样情况，至少在书面语不完全脱离口语的时期是如此。以晚周的文献而论，《论语》《孟子》的语言跟《左传》的语言不一样，《左传》的语言跟《公羊传》、《谷梁传》的语言不一样，《庄子》的语言跟这些书又不一样。这不一样不仅仅是风格上的差别，是牵涉到语法和语汇的，最合理

的解释应该是说这里面有方言的因素。以早期白话而论，很明显的看得出有两个派系，宋元话本、《水浒传》是一系，《刘知远》和《西厢记》两种诸宫调和元曲是另一系。明清两代的几部大书，如《西游记》、《醒世姻缘》、《儒林外史》、《红楼梦》，没有一部不带着浓厚的方言色彩。这样，在研究这两个时期的语法和语汇的时候就不能只顾“求同”而忘了“存异”。以早期白话而论，这“存异”还不但是为了科学地反映当时的语言情况，对于追溯普通话语法和语汇的形成也是必要的。

在汉语史范围内，语音史是过去用力较多也较有成绩的部分，但是仍然有很多理论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诗经》韵部和谐声字的时代是否相同，《切韵》音系代表一个地方一个时期的方言还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综合，《中原音韵》的音系是现代“北方话”诸方言的共同来源还是仅只某一部分方言可以直接跟它联系，诸如此类都是语音史上带关键性的问题。

语法史上有些问题曾经展开过讨论，像“是”的系词用法出现的时代，或者扩大一点说是上古汉语里的系词问题，像上古汉语否定句里的宾语位置问题，都还没有确定的结论，有待于继续探讨。更大的问题，像古汉语的构词法（词和短语的界限）和词类体系跟现代汉语是基本上相同，差别只在细节上，如有些学者所说，还是如另一些学者所说，差别已不限于细节，而是应该作为两个体系看待，像这样的大问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讨论。

汉语史研究中最薄弱的部分应该说是语汇的研究。个别词语的考释，古代和现代学者都做了不少，但是在全部汉语语汇中所占比例仍然是很微小的。现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部分委员已经提出编纂《汉语大词典》的建议。这是将要代表我国语言学水平的极其重要也极其艰巨的一项工程，我们一方面希望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们能够很好地考虑应有的要求和现有的条件，

不求十全但是也不求速成，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编纂计划，积极进行编纂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所有汉语研究工作者，特别是研究汉语史的同志们，认识这个工作的重大意义，群策群力，“共襄盛举”。每一位研究工作者都能够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或是一个时期，或是一类作品，或是某一本书，或是某一类词语，进行词义的分析以及来龙去脉的考索。如果能够多出现一些像《诗词曲语辞汇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元曲俗语方言例释》这样的著作，十种，二十种，五十种，一百种，《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也就会有更多的依据和参考，在不太长的期间内完成。

汉语史研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有待开展，那就是语源学。清代的训诂学者已经指明，要明训诂必须通音韵，不可受汉字的拘束，这就已经指出语源学的研究方向。近人曾经有过些试探性的论文，但是总的说起来，这项研究还没有放在科学的基础上。现在的条件毫无疑问已经比清儒所有的条件好得多，古音的研究已经有了些头绪，汉藏语系诸语言的资料也日见增多。我们相信在这有利的基础上，汉语的语源学以及相伴俱来的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都会在最近的将来取得长足的发展。

七

如果说，汉语史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汉语的丰富遗产，那末文字改革的研究就是为了更好地探索汉语的书面表现形式的远大前途。文字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文字改革的方向，都用不着多说。当前的工作是继续简化汉字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为进一步的文字改革作准备，有必要进行拼音文字正字法的研究。一种文字的正字法的确立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完全由专家制订和

完全让群众去“约定俗成”都是行不通的，必须先有一种或几种方案，才能放到群众中间去考验。正字法里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分词连写，文字改革工作者多年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作了很多研究。虽然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有一点已经比较清楚，就是不能单纯根据构词理论来作决定。一则汉语的词语结构是个很复杂的理论问题，不但现在还无定论，就是将来也一定会不断有新的理论出现，正字法不能等待。二则连写有它自己的目的，就是要求文字面貌清晰，容易认，容易记，而按词语结构来连写就不一定都能符合这个要求（比如“第一千二百三十四”，这个“第”字是一直管这四位数的，可是我们不能把这四位数连“第”字都写在一块儿）。当然，也不能凭“语感”或“常用”来连写，因为这里面的主观因素太大，太没有标准。有两种规模较大的连写试验不久可以跟公众见面，就是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现代汉语词典》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词汇小组编的《汉语拼音词汇》（增订本）。我们相信关心文字改革的研究工作者会借这个机会展开讨论，使连写问题的解决能够更接近一步。此外，正字法还包括专名大写、外语专名转写等问题，也是有待于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针对将来的拼音文字来考虑一些科技术语的译名。现在很多科技术语译成一个汉字，有的还是专门为此造出来的新字，完全靠字形来跟别的同音字区别。这些术语现在看起来很“简练”，可是一旦使用拼音文字就会产生很多纠纷。这是应该及早引起科学家们注意的。

八

语言文字教学的研究也是语言研究工作者分内的事情。我们不是为语言本身而研究语言，像某些西方语言学家所主张的那

样。我们研究语言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和使用语言，那就不容许忽视语言文字的教学问题。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确重视得不够，有些高等学校的语文系不仅不愿意把语文教学问题列入科学研究计划，甚至不设语文教学的课程，尽管毕业的同学一大部分是要到中学里去教语文。是语文教学没有什么可研究吗？绝对不是，这里面是大有问题可以研究的。教材可以研究，课堂教学方法可以研究，作文批改方法可以研究，小学低年级的识字教学也可以研究。识字教学问题在目前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缩短中小学年限的关键在于尽可能快地解决识字问题。利用汉语拼音方案和注音读物，利用汉字本身的规律性，各种试验都已经进行了一个时期，但是还没有总结出一种集中各种方法的优点，能够收到最大效果的教学法，还有待于继续试验，不断改进。

全国解放以来，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哪些方面是成功的，哪些方面不太成功，应该好好地总结一下。同样的教材，有些班级的教学效果很好，有些班级的教学效果不太好，同一个班级里面，有些同学学习得好，有些同学学习得不太好，都应该进行分析，找出这些差别的原因。常常听到有人说，“一般中学毕业生的语文水平太差了”，这句话也需要研究。是一般的差还是只是个别的差？是哪方面差，哪方面并不差？不能笼笼统统地对待，要拿出材料来作具体分析。总之，语文教学的改进与提高必须有可靠的数据作依据，不能凭印象办事，面提供这些数据则是研究工作者的责任。

在语文教学上还有些基本建设性的工作要做，比如常用词的频率统计，这对于编学生词典，编低年级课本，编通俗读物都是非常需要的。有人说，汉语的词的界限还在争论不定，这种统计无从作起。事实上不是如此，这种统计完全可以拿“语汇单位”（也就是词典里必须收条目作注解的）作统计单位，虽然需要作

些技术性的规定。

语言学家还可以在原则问题上给从事实际教学的同志以帮助。比如语文教学上有一个重要的原则：书面语的教学必须在口语教学的基础上进行，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而我国的语文教学恰好有这么个缺点，就是脱离口语的教学进行书面语的教学（这是文言文时代遗留下来的）。语言学家应该协助教学工作者进行实验，证明新的教学法的优越性，把它在广大教师中推广开来。

教非汉族的人学习汉语，有特殊的问题需要解决。各地的民族学院和某些专为外国留学生设置的学习班，在这方面都已经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可以写成专题报告。不但可以借此交流经验，互相帮助提高，对于汉语研究工作者也会有启发作用，因为汉语里有些现象，从小就说汉语的人常常“习焉不察”，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到了非汉族同志的眼睛里（或耳朵里）就会成为问题。

九

为了研究工作的便利，还有必要编辑一些工具书和参考资料。我们需要书目，也需要论文索引，需要现代著作的目录，也需要二十世纪以前的著作的目录，需要尽可能全的目录，也需要附有内容提要的选目。对于开始作研究工作的青年学者，这种有选择有解题的目录比一般性的目录也许更加有用些。为了适应他们的需要，还应该把古代学者和现代学者的重要论文分类辑印。特别是清代学者的文章，有的散见于各人的文集，搜寻费事（特别是在图书条件较差的地方），有的虽然汇集在一起（如几部“经解”），但为数众多而参考价值有大有小，初学者难于抉择，如果能够加以精选，汇印成书，那就便利多了。外国学者对于汉

语也作了不少研究，其中很多值得我们参考，这也需要有一个较完备的目录。但是各地图书馆收藏这类著作是很不完备的，加以用来写作的语言又有多种，参考起来也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光有一个目录也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把其中较重要的著作，不论是专书还是论文，译成汉语出版。

还需要有一些导论性的书，指点研究的途径。这就不限于专论汉语的，也该包括一些一般性的。我们已经有了一些通论性的著作，虽然门类还不齐全。但是一般地说，这些著作都以说明语言现象为主，同时提示研究方法的还不多。一般读者可以满足于语言现象的说明，准备从事语言研究的读者就不仅要求说明现象，还希望知道怎样研究这些现象，怎样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探索规律。外国著作有可以参考的，但是所用的例子对于我国读者大半是生疏的。如果能够以我国境内的语言为主要材料，适当地选择一些外国例子作补充和比较之用，对于我国读者就更有用处，对于进一步开展我国的语言研究工作会发生更大的作用。

从以上所说可以看出，汉语研究工作的方面很广，题目很多，有很多理论性较强的工作，也有很多资料性较强的工作，只愁有工作没人作，不愁英雄无用武之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正确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使汉语研究的成绩一天比一天丰富，这是我国汉语研究工作者的光荣的任务，也是我们的无可推辞的责任。

（原载《中国语文》，1961 年 4 期）

语言和语言学

什么叫“语言”？语言就是人们说的话。（用文字把话写下来，当然还是语言，这个一会儿再讲。）世界上的人说的不是一种话：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话，俄罗斯人说俄罗斯话，日本人说日本话，汉人说汉话。再往小里说，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话，北京人说北京话，上海人说上海话，东庄的人说东庄话，西村的人说西村话。就因为这样，您要问世界上有多少种话，竟无从回答一个数目。如果按汉语、俄语这样的单位来算，大概也短不了千儿八百吧。

研究语言的学问叫做语言学。研究语言的一般情况的叫做普通语言学，①研究某一种语言的可以带上那种语言的名字，比如汉语语言学、俄语语言学，等等，简单点也可以叫做汉语学、俄语学，等等。

一

1.1 人们说话是为了彼此交际，也就是互相传达意思，包括思想、感情、要求，等等。用来传达意思的媒介是声音，可必得是人们嘴里发出来的声音，就是所谓语音。一张琴、一枝笛也能传达一定的意思，可那不是语言，至多也只是“音乐的语言”。声音和意义，这是语言的两面，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有两位外国朋友在那儿说话，咱们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就只听见他们唧唧呱呱。对于咱们，这唧唧呱呱只是些无意义的声音，咱们承认那是

语言，只是“推己及人”，知道那些声音是有交际的作用罢了。跟这个相反，咱们自己人说话的时候，就只注意话里头的意思，几乎忘了这些意思是通过一定的声音传来传去的。一般说来，只有研究语言的人才会同时注意声音和意义。

说话的声音，出于一人之口，入于另一人之耳，研究语音也就可以从两方面着眼。一方面，咱们研究人类的发音器官怎样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这些发音器官怎样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有哪些发音部位，有哪些发音方法，怎样辨别这些变化无穷的声音：研究这些个的是发音学。另一方面，咱们研究各个声音的听觉印象，研究声音的高和低，轻和重，长和短，粗和细，脆和软，能不能延续，有没有共鸣，等等：研究这些个的是音响学。语音的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两方面的结果是互相说明的。研究语音，特别是音响方面，光凭听觉是不容易得到精密的结果的，得依靠各种仪器的帮助。发音学对于仪器的倚赖比较少些，发展也就比较早些，音响学是直到最近一二十年，也就是语图仪等仪器发明之后，才大大地发展起来的。使用仪器研究语音叫做实验语音学。

1.2 可以把语音作为声音来研究，也可以把语音作为语音来研究。这个话怎么讲呢？人类发音器官所能发出的声音几乎是无限的，但是每一种语言都只利用了其中的一部分，这个语言里所用的声音那个语言里不一定都用上。这些用来做语言材料的声音又并合成为为数不多的音素（一种语言里一般只有几十个），这些音素又有一定的组合方式。拿北京话做例，音节的界限比较清楚；一个音节可以有四个声调；一个音节，除了作为音节中心的单元音或复元音以外，前头可以有一个辅音，但是不能有两个，后头只能有/nŋr/，②不能有别的辅音；有些辅音只出现在/aeou/的前头，有些辅音只出现在/iy/前头，如此等等，这就是

北京话语音结构。研究一种语言的语音结构，也就是它的音素和音素的组合，这是音素学。[3]很明显，发音学和音响学都是有普遍性的，音素学则主要是拿个别的语言做对象，虽然也很有些共同的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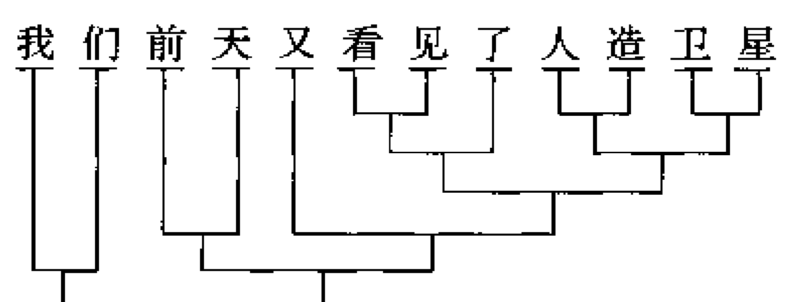
以上所说都可以包括在语音学之内。这是广义的语音学。要是严格一点说，发音学是语音生理学，音响学是语音物理学，只有音素的研究是用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语音，所以有些语言学家把"语音学"这个名称限制在这个范围之内。

1.3 语音怎样传达意义呢？比如有这么一句话：Wǒmen qiántiān yòu kànjiànle rénzào wèixīng，意思是"我们前天又看见了人造卫星"，这里边说到一些人和一个物件，说到这些人跟这个物件在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关系（有了某种方式的交涉），并且说到这不是第一次。是不是这一串声音是一个整体，这一串意思也是一个整体，用前者传达后者，两者都不能分析呢？假如咱们得到的材料只是这一点儿，就无法做出结论，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假如咱们得到大量的材料，就会发现有好些句话跟这句话部分相同，也就是说，这句话的每一个部分都在别的话里重复出现。换句话说，这句话是可以分析的，可以分析成十二个单位，每个单位用一定的语音跟一定的意义相联系。这样的单位叫做语素。[4]音素和语素是语言的两个基本单位，可是两个平面上的东西，音素没有意义，语素有意义。一般是几个音素构成一个语素，有时候一个音素也能构成一个语素（像汉语的语气助词 a，俄语的连词 a，介词 в 和 c）；汉语的语素大多数是一个音节，可是也有两个音节或更长的（像 húlu 和 pánníxīlín，后者是外来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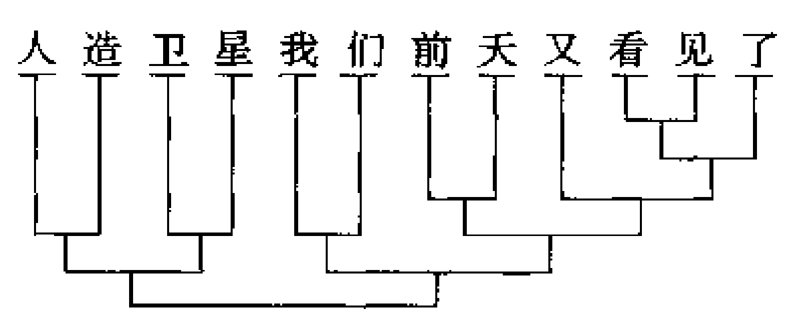
每个语素都有意义，可有时候两个或者更多的语素组合起来之后不等于原有的几个意义简单地加在一起，而是另有一个新的

特定的意义，像“前天”、“和平”、“古往今来”。一个语言的所有语素和所有具有特定意义的语素组合，总起来构成这个语言的语汇。罗列一个语言的语汇，解释每一个语汇单位的意义的是词典。词典是语汇研究的成果。

1.4 语素以一定的方式互相组合。“一定的方式”包含三层意思。(1) 语素的组合有一定的层次。比如上面那句话的十二个语素，组合的情况是这样：



语素和语素组合成为结构，结构和结构或者结构和语素又组合成新的结构，上面这个例子包含十一个结构。(2) 一个结构的成分的排列有一定的次序。比如“看见”不能说成“见看”，“看见了”不能说成“看了见”，“人造卫星”不能说成“卫星人造”(这是法语的说法)，整个这句话不能说成“我们看见了人造卫星又前天”(这是英语的说法)。有时候，相同的若干语素可以有不止一种排列法，但是结构的层次或成分的次序不一样，意义也就不完全一样，甚至完全不一样。比如上面那句话，如果说成“人造卫星我们前天又看见了”，意思就不完全一样，组合的情况也不同：



如果说成“人造卫星前天又看见了我们”，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3)一个结构的成分相互间有选择性。比如，“们”可以跟“我”组合，可是不能跟“看见”组合；“了”可以跟“看见”组合，可是不能跟“星”组合；“星”可以跟“看见”组合，可是不能跟“又”组合。⑤根据它们相互间的选择性，可以把语素和结构分类。类有大类，有小类：“我”和“星”属于同一个大类，可是属于不同的小类。一类的成员常常可以跟几类的成员组合，产生的结构属于不同的类：“看见”和“大”都可以跟“星”组合，但是“看见星”和“大星”是两类，“看见星”和“看见”是一个类，“大星”和“星”是一个类。

语素的组合层次和次序，语素和结构的分类和相互间的选择，这些构成一个语言的语法，是语法学的研究对象。这种选择性和次序都表示语法意义，可以归纳为一些语法范畴，如事物、行为、数、格、时、态、主动和被动，等等。语调、轻重音以及其他语音变化也都能表示语法意义，所以不仅是语音学的对象即音素，也是语法学的对象即语素。

语素是最小的语言形式，任何长篇大论都能分析成一个个语素。从最小到最大，中间有两个重要的单位：词和句子。词是语言里最小的能自由运用的单位，可以是一个语素，也可以是一个结构。有些语言的词容易规定，有些语言的词比较难规定。句子的规定主要靠语调，它的内部组织是多种多样的。研究语法的人常常把语法分成词法和句法两部分，词法又叫做形态学。

二

2.1　语言可以用文字写下来。文字起源于图画，一幅画里可能画上许多东西，表示相当复杂的意思。有人管这种图画叫

"图画文字，其实这只能叫做图画记事或是图画书信，还不能叫做文字。图画必须跟语言挂上钩，让一个图形固定地联系着语言里的一个较小的有音有义的单位，一个词或是一个语素，这才可以叫做文字。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图形就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用它的形状唤起人们对于事物的联想，一方面代表语言里的一个音义结合体，而后者是主要的。何以见得？比如古代汉语里有* śi̯eg和*ti̯ag这两个语素指同一种动物，同时有一个图形"豕"代表这个动物，这个图形决不能同时联系这两个语素，而只能联系其中的一个，比如说*si̯ng，而*ti̯ag那个语素就得另用一个图形来代表，比如说"豬"。这样，这些原始的字就逐渐失去象形或象事的作用，成为语言里的语素的符号。进一步，归并同音的字，简化形体，就成为音节文字。再进一步，分析这些音节里所包含的音素，每个音素用一个字母来代表，就成为字母文字。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所用的文字，不是字母文字，就是音节文字。字母文字和音节文字都是拼音文字。汉语现在所用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基本上是语素文字，一个字固定地联系汉语里的一个语素（成词的和不成词的），有时候两个或三、四个字合起来代表一个词素（成词的）。

文字学的任务应该是研究文字的起源和演变，以及某一个语言的文字怎样代表这种语言，比较它的拼写法和语音结构，是否需要改进，如何改进，等等。咱们过去管它叫"文字学"的却是内容极其广泛的一门学问，包括形、音、义三方面，几乎等于语言学了。这是因为汉字的性质特殊，容易引起人们的错觉，仿佛文字是音和义的枢纽。实际上自然是音和义的结合在先，文字的联系在后，清朝的学者早已见到这一点，告诉人们治训诂必须先通音韵了。

2.2 有了文字就有了书面的语言。平常说"文字"，有两种

不同的意义：(1) 用来写语言的符号；(2) 用文字符号写下来的语言。许慎给他的书取名为《说文解字》，里边的“文”和“字”是第一种意义；现在说一个人“文字通顺”，里边的“文字”是第二种意义。作为科学用语，让咱们把“文字”限制在第一种意义上，第二种意义的“文字”咱们管它叫书面语。[6]

书面语基本上代表口语，但是不能完善地代表口语。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不用说。就拿拼音文字来说，现在所用的各种文字系统也都不把语音的全部情况表现出来：一般只记出元音和辅音，有的连元音也不完全记出来（如阿拉伯文字）；有些语言有声调，可是文字上没有表示；各种长短的停顿，标点符号能表示一部分，但是不能密切符合；至于轻重音、变音和语调，文字上一点也看不出。为了实用上的便利，这样的文字也许是最合适，可是作为研究或是教学口语的材料，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用比较精细比较全面的语音符号（音标）来记录。

书面语虽然不能完善地代表口语，可是有很伟大的作用。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中国古代传说，仓颉造字而“鬼夜哭”，是有道理的，因为文字是冲破黑暗的火炬。且不说它帮助人们积累知识，光就它对于语言发展的影响来说，也是了不起的。任何一种语言，在书面语出现以前，都免不了方言纷歧，人们的交际受到阻碍，不容易形成较大的政治经济单位。书面语以一个方言为基础，逐渐扩展到方言相近的邻近地区，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文化工具。可以这样说，书面语出现以前，语言趋向于分化，方言越来越多；书面语出现以后，语言趋向于统一，书面语和它所联系的方言是这个统一运动的引力中心。

书面语的扩展，部分地决定于它本身的条件，例如拥有优美的文学作品，但是更重要的是决定于当时当地的政治、社会条件。拿书面德语做例，它的基础是一种中部日耳曼方言，有利的

政治、社会条件使它能战胜日耳曼境内先后出现的一些别的书面语，扩展到现在的德国全境，奥地利全境和瑞士的一部分地区。同样，也是政治、社会条件阻止它扩展到荷兰和比利时境内，尽管荷兰和比利时（弗兰得尔部分）的方言和邻近的德国地区的方言十分相近，而德国各地的方言可以相去很远，甚至不能互相通话。事实上，我们说某些方言是某一语言的方言，某些方言分属于两种语言，并不是从这些方言本身相近或不相近来考虑，而是看书面语是一种还是两种。一般情况，一个语言只有一种书面语，不同的书面语是不同语言的标志。丹麦语和挪威语的差别很小，瑞典语跟它们也很相近，但是各有各的书面语。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的情形也是这样。汉语的方言差别很大，但是自古以来就有单一的书面语。政治、社会条件使书面汉语通行于全汉族人民中间，而统一的书面汉语又帮助汉族人民坚持政治、社会的统一。

2.3 书面语在扩展的过程中本身也起了变化。假定某一个语言的书面语是在甲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它扩展到乙方言地区的时候，这个地区的写作者一方面摹仿甲方言的语汇和语法，一方面又不知不觉地在他们的作品里搀人了乙方言的语汇和语法。等到这个书面语扩展到丙、丁、戊地区，人们分不出哪是原有的即甲方言的特点，哪是乙方言的特点，都拿来作为摹仿的对象，而又搀和进去一些丙、丁、戊方言的特点。同时，甲方言区的人也会把含有其他方言特点的作品当作摹仿的对象。最后就会形成一种书面的“通语”，那里边，虽然甲方言的成分占优势，可也吸收了许多别的方言的成分。在极端的情形下，这种书面语会成为各方言的平均数。

书面语比口语更容易受到外族语言的影响。一种新建立的书面语常常从别的书面语里翻译许多作品，带来了大量“借词”以及

一些语法格式。在欧洲的各种书面语的形成过程中，基督教圣经的译本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我国兄弟民族的书面语也正在通过翻译接受汉语的影响。有些民族最初借用别的语言的书面语，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书面语，前者对于后者自然会有重大的影响：日本、朝鲜、越南的书面语就是这样受到汉语的影响的。

比起口语来，书面语更富于保守性，写作者往往拿前代的作品做语言的范本。有时候，在口语里已经死了多年的词语会通过书面语复活起来：现代英语里有好些词语是十六世纪通用，十七、十八世纪不用，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里重新出现而后进入一般语言的。可是书面语如果过于保守，久而久之就会跟口语完全脱节，也就会另有以后世口语为基础的新的书面语起来替代它。汉语的“白话”替代“文言”，印度的印地语（以及孟加拉语等）和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替代了梵语，是显著的例子。经过这样的“革命”，新的书面语又会从旧的书面语里吸收有用的成分：在现代汉语书刊里，文言成分，特别是利用文言语素造成的新词，比《水浒传》和《红楼梦》里多得多了。

由于书面语不断地从各方言、旧书面语和外族语言里吸收材料，它的语汇就显得特别丰富，“同义语”特别多。这些同义语逐渐取得细微的意义上和色彩上的差别，在一般的修辞上，特别是在各种风格的发展上，有很大的用处。可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是口语的语汇相形见绌。任何一种方言的语汇都不贫乏，里头有许多词语是从来没有在书面语里出现过的。

书面语和口语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书面语经常从方言里吸取营养，书面语不能脱离口语“一意孤行”，上面已经说过。反过来，书面语也在那里影响口语。没有书面语的帮助，很难在为数众多的方言中间产生一种“普通话”。有了这种普通话之后，虽然每个人还是常常说自己从小说惯了的方言，可是不知不觉也

在里边搀和了普通话。就这样，方言磨掉了它们的棱角，慢慢地互相接近。书面语和口语互相影响的结果，书面语具备了种种不同的风格：从非常“庄严”的到十分接近口语的；口语也分出来多种类型：从特别感到亲切的“家乡话”到不带一点“口音”的普通话，从随随便便的日常会话到一字不苟的舞台语言。一个有长久的书面语传统的语言是丰富多采的。

三

3.1 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在一个人的短短一生之中就可以看到语汇的不断变化。走进现在的学校，不会再遇见“学监”和“舍监”，也没有人叫做“斋夫”或“听差”，老师们不再拿“关书”，也不再教“修身”和“格致”。这些语词已经从现代汉语的语汇里消失了。在同一时期涌现了无数“新名词”：几十年以前的人就不知道什么叫“合作社、劳动力、工分、干部、同志”，也不会说“斗争、争取、联系、汇报、紧张、落后、相当的、基本上”。有些语词的意义的变化也是眼前的事情：“爱人”现在包括甚至专指结过婚的，原先的意义移交给了“对象”。“情绪”和“坦白”除了一般的意义以外又有了专门的意义，“检讨”则一般的意义已经被专门的意义排斥了。这些还都是最近几十年里的变化，时间长了更可想而知。现代的读者打开《论语》、《孟子》，发现许多字现在不用了，许多字的意义跟现在不一样；同样，让孔子、孟子打开《人民日报》，也会莫名其妙。语汇和语义的变化记录在按历史原则编纂的词典里，例如英国的《牛津英语词典》。

语汇的变化最为明显，语法比较稳定，但是时间长了也要变。上古汉语说“子何知？”“不我欺”，现在的语序变了。“女亦无所思，

女亦无所忆"(《木兰辞》)翻成现代汉语，不能再用"所"字，"无所……"变成"不……什么"了。《红楼梦》里凤姐说："这里我不过是接手儿，怎么来，怎么去，由不得我作主"，这"怎么来，怎么去"古汉语里就没有现成的格式可以转译。

语音的变化在用拼音文字的语言里是很容易看出来的，现代英语的写法暴露大量语音变化的事实。汉字好像把汉语的语音变化掩盖住了，可是只要追究一下也就会发现。诗是押韵的，可是不但像《诗经》这样古老的作品用的韵现在念起来常常不对，连唐诗、宋词也有同样的情形。《诗经》第一篇《关雎》"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采"和"友"押韵，按现代语音怎么样也搞不到一块儿。杜甫诗"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主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按现代读音，"耳"和"里"和"死"也不是一个韵。再说谐声字，很多字的声旁相同可是现代读音很不同，像"喻"和"偷"，"桃"和"跳"，"格"和"路"，"吾"和"语"，等等。讲到声调，古代的入声字现在北京音已经分别念阴平、阳平、上声或去声；古代的上声字也有一部分现在念去声，连"上"字本身也念去声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语音变化的规律性。比如"同"和"洞"在中古汉语都属于所谓"定"母，在现代北京音里"同"是/t‘uŋ^{35}/（tóng），"洞"是/tuŋ^{51}/（dòng），声母不同了。把同类的字一比较，就知道这个分别的产生是有条件的："同"是平声，"洞"不是平声。再拿"同、唐、田"这些字跟"通、汤、天"这些字一比较，就知道这里边凡是现在念阳平的字原来都是"定"母字，现在念阴平的字原来都不是"定"母字。从这两件事情上可以看出语音变化是有严格的规律的。

研究语言的历史叫做语史学。语音史的研究中国从前叫做音

韵学。西方语言学家又常用历史语法这个名称概括语音史和语法史。

3.2 方言的形成就是语言变化的结果。各种变化，无论语音上的、语法上的、语汇上的，都是先在少数人中间产生，逐渐流行于一个地区，再传播到别的地区。传播范围的大小主要决定于各地区之间人民交往的频繁与否。一座大山，一条大河，一道历史上的疆界，常常跟方言的界限大致相符；多山地区的方言常常比平原地区复杂。方言里蕴藏着丰富的语言史资料；在一个方言里已经成为历史陈迹的特点常常会在另一个方言里活着。大多数汉语方言都说“喝”和“吃”，广州还说“饮”和“食”。大多数汉语方言都说“晒”，厦门还说“曝”。第三人称代词在北方话地区都用“他”；在非北方话地区，多数方言还用“渠”（佢）或“伊”。古代的浊声母还保存在湖南、浙江和江苏南部；古代的入声还以不同形式保存在非北方话地区和一部分北方话地区。方言学已经是现代语言学里一个重要的部门。方言特点的分布情况最适宜用方言地图来表示，这是方言研究的重要方式，可不是惟一的方式。

3.3 方言的比较研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一个语言的历史情况；如果这个语言没有文字记录，方言更是探索它的历史的主要资料。同样，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些语言分化以前的情况。欧洲的语言学家从十九世纪初年以来对印度欧罗巴语系的语言进行了细密的比较研究，发现了严格的语音变化规律，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拟测许多原始语言的语词形式和语法结构，像原始日耳曼语、原始罗马语、原始斯拉夫语，乃至原始印欧语。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产生于印欧语系的比较研究，逐渐应用到其他语系，像闪语系（犹太语、阿拉伯语等），芬—乌格罗语系（芬兰语、匈牙利语等）、阿尔泰语系（突厥支语言、蒙古支

语言、满洲—通古斯支语言），乃至美洲语言、非洲语言。用现代汉语方言做材料拟测中古汉语的语音体系，用的也是比较语言学的方法。⑦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虽然有人零零碎碎做了点，整个说来还没有开始。

四

4.1 咱们汉人第一次接触西方语言的时候，多半会有这么一种感想："哟，怎么这么别扭啊！写信就写信了，干嘛非得交代是在写一封信啊还是在写几封信啊？同样是说话，干嘛你说、我说、他说还得分三种说法呀？"想不通。是想不通，可是多知道几种语言就想通了：语言是多种多样的。

印欧系语言名词、形容词要分性别和单复数，要变格，动词要表示时和态，要分别人称，咱们觉得是多余的。可是咱们的名词不直接联系数词，中间要插进各种不同的量词，有的论"个"，有的论"块"，有的论"件"，有的论"只"，名目繁多，欧洲人也觉得是多余的。

讲到表示语法意义的方法，咱们习惯于一个字表示一个意思，比如说"您看见了吗?"，先来一个"了"表示此事已了，然后来个"吗"，问您是不是这样。如果非让咱们表示一样东西的性、数、格不可，咱们赞成用三个语素来分别表示（像突厥支语言那样），可是印欧语的习惯不是这样。苏联人说 книгу，那就表示"书"是阴性，这里说到的是一本书，并且是动作的对象（买书、看书等等），这些个意思全都由一个 -y 来表示；英国人说 writes，那就表示不是你写我写而是第三者写，并且不是几个人而是一个人，不是正在写，也不是已经写得了，而是经常性的写（比如说，"他写小说，不写诗"），这些个意思全都包含在一个 -s

之内。因此，学习印欧系语言得背诵许多变化表。咱们觉得这是苦事情，可是他们幼而习之，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再拿语音做例，咱们觉得汉语的语音结构最理想，一个音节成为一个清清楚楚的单位，声母全是一个音素，韵母的数目不太多也不太少。其实这也是个习惯问题。日本人就会嫌咱们的韵母太多，他们只有/aiueo/数目少得多，结构也简单得多。[8]英国人又会说咱们的声母和韵尾都太简单，他们的元音之前可以有/br－pr－dr－tr－gr－kr－fr－bl－pl－gl－kl－fl－sl－sk－st－sm－sn－spr－spl－str－skr－/等等辅音组合，元音之后也可以有/－kt－pt－st－ft－sp－fs－ks－ps－gd－bd－zd－vd－gz－bz－spt－skt/等等辅音组合。可是咱们每个音节有四个声调，不管日本人还是英国人又都会觉得这是额外的麻烦。

这几个例子还不过是拿汉语和三两种别的语言比较。要是比较的对象扩大到世界各地的语言，就会更加显得五花八门了。

4.2 语言的面貌这样千差万异，是不是也还有些共同之处呢？科学的任务是一方面发现事实，一方而在事实里边寻找秩序，发现规律。普通语言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寻找语言的共同特点。早先的欧洲语言学家老爱从他们自己的语言出发，"以己度人"，把别的语言也说成跟他们的一样，名词有数有格，动词分现在、过去、未来，分主动、被动，等等一切。过后见识的语言多了，观察得细了，才知道满不是那么回事。各种语言是有共同的特点，可不是那些具体的细节。所有的语言都短不了一些个最基本的东西：音素，语素，结构，语调和停顿。其次，如果不让狭隘的定义把您捆住，那末您也会发现差不多所有的语言都有相当于词和句的单位，语素、语素的组合都能分成数目或多或少的类，都有某种形式的陈述和被陈述关系，某种形式的限制和被限制关系。所有的语言也都能分别对待语汇意义和语法意义，后

者常用一定的手段来表示，而所用手段也不外乎元音或辅音变化，语调，语素的重迭，语素组合的次序，特殊的语素，等等。所表达的语法意义也不外乎类别，数量，有定和无定，事实和假设，时间关系，空间关系，事物和动作之间的关系，说话的人对所说的事情的态度，等等。不过因为每一种语言都只表示某些语法意义而不表示另一些语法意义，而采取什么语法手段表示什么语法意义又都各各不同，自然就不容易有两种语言的语法会完全相同了。

4.3　近代语言学的更重要的收获是对于一条根本原则的认识，——语言的系统性。每个语言自成一个独特的体系，语音、语法、语汇都是如此。比如英语和汉语都有送气的［p‘］这个音，但是不能等同起来，因为它在这两个体系里地位不同，跟别的音的关系不同：英语的 peak 的 p 送气，speak 的 p 不送气，但是这两个 p 是一个音素，送气不送气是有条件的变化，而汉语“譬”和“币”的声母则是不同的两个音素（汉语拼音方案里分别用 p 和 b 来表示）。又如汉语动词后边的“了”，一般都说是表示完成，但是作用跟俄语的完成体或者英语的完成式不完全相同，有过翻译经验的人都知道。语汇的情形更加明显：英语的 book 等于汉语的“书”，这应该没有问题了吧？然而不然，英语的 book one 是汉语的“卷一”。一个语言是一个体系，没有两个体系是完全一样的。

语言要变，这在前边已经讲过。一个语言经历变化之后，内部结构不同，也就另成一个体系。语言变化产生方言，方言也是各有各的体系。比如前边提到过的中古“定”母字在现代北京语音里分化的情形。当初舌齿塞音有“端、透、定”三个声母，假定是/t t‘d‘/，现代北京语音里同部位的音只有/t t‘/（拼音方案的 d 和 t），因此现代的/t/和中古的/t/，现代的/t‘/和中古的/t‘/

就不能混为一谈，因为它们属于不同的体系。同样，尽管广州话和北京话都有韵尾/n/，但是并不相当，因为广州话还有一个韵尾/m/，而北京话没有，广州话里收/m/的字在北京都收/n/。再比如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都有量词，可是上古汉语的量词只用于不能计数的事物而现代汉语的量词则用于一切事物。语汇的情形也是这样，比如上古的人有“姓”有“氏”，后来混而为一，都叫“姓”，这两个时代的“姓”的意义就不相等了；直到最近以前，“名”之外还有“字”，现在只有“名”没有“字”，“名”的意义也就不一样了。

语言的系统性以及每一种语言的特殊性，这是研究语言的人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的原则。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可以互相比较，一切特点都是有了比较才更加明显，但是不能互相比附。必须实事求是，一切从事实出发，俄语还它一个俄语，英语还它一个英语，古汉语还它古汉语，现代汉语还它现代汉语。把这种语言和那种语言混为一谈，把古音和今音，古语法和现代语法，古语汇和现代语汇混为一谈，在科学研究上都是不能容许的。

五

5.1 语言学是一门联系实际的科学，语言学的应用是多方面的。先说在语言教学上的应用。一百多年来，由于语言学家和教育学家的努力，语言教学法，特别是外语教学法，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首先，明确了运用语言是一种习惯，不同的语言要求不同的习惯，因此学习外语的时候不可拿母语来“比附”。无论语音、语法、语汇，都不可为“貌似”所迷惑，要用心分辨，要努力放下已有的习惯，养成一种新的习惯。在外语教学上强调直观教学和外语母语对比分析，就是针对这种情形而发。同时，习

惯的养成要通过反复的练习，解说和分析只能作为辅助的手段，“光说不练”是学不好的。另一种常见的偏向是只要求能读能写，忽略听和说的练习。可是口语是书面语的基础，不从口语下手，书面语的学习必然事倍而功半，这也已经为事实所证明。

学习本族语言跟学习外语的条件不同，教学的方法自然也不能完全一样，但是书面语的学习必须以口语的学习为基础，培养运用语言的能力必须注意模仿和记诵，不能过分依靠分析和讲解，这些原理同样适用于本族语言的教学。儿童不到六七岁就已经掌握了口语的基本规律和常用语汇，到学校里来首先是要学会认字和写字，这是不错的，可是如果因此就脱离口语、孤立地教学书面语，这就不对了。汉语现在还用汉字书写，同时方言还很有势力，这些情况都容易助长片面地教学书面语的倾向，值得咱们警惕。汉语拼音方案的公布应该有利于扭转这种偏向。

在学校里学习语文只是一个人开始他的语言修养的第一步。作为一种工具，语言具有巨大的潜力。发音正确，遣词造句合乎习惯，这只是起码的要求。善于运用语言的人，叙事能让人仿佛目睹，说理能让人心悦诚服，片言只语可以久而不忘，长篇大论也可以听之不倦，这样的经验咱们的记忆里不是没有。要每个人都成为“语言巨匠”，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可是在这个民主生活正在不断扩大、文化活动日益频繁的时代，语言修养的重要性是谁也不能否认的。语言修养自然包括说话和写文章。拿这两件事情来比较，说话尤其不容易，一则应时触发，没有从容润色的时间，二来呢，不但要照顾说话的内容，还要同时照顾说话的声音和姿态。把说话称为一种艺术，一点也不过分。我国知识分子过去只重视写文章，忽略了说话，是大大地不应该。

5.2 咱们不仅仅使用语言，在使用语言的同时也影响着语言本身的发展。语言的变化离不开人的因素，一般的情况可以不

再细说，且说一件比较突出的事情，——创造文字和改革文字。世界上的语言，有文字的还是少数，没有文字的还是多数。随着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发展，许多原来没有文字的民族需要创造他们的文字。语言学的知识在这里替代了早先的“尝试和错误”式的暗中摸索。音素的分析是基本，但是语法结构也必须考虑到。在另外一些语言，已有的文字不一定适合当前的需要，不得不进行改革。改革一种文字比创造一种文字，问题更复杂，过程更曲折。但是无论创造或是改革，只要是采用拼音的原则，都必然要牵涉到标准语的选择。如果这个语言里没有一种占优势的方言，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语言的不同妨碍着各民族之间的交际。虽然长期交往能使不同语言的语汇甚至语法互相渗透，但是决不能叫不同的语言变成相同。精通几种语言的专家学者有的是，可是这不能期望于每一个普通人。于是翻译成为繁重而又必不可少的工作。几百年来不断有人提出国际语——严格说，是国际辅助语——的理想，也不断有人提出具体的方案，其中较有成效的是 Esperanto，我国称为“世界语”。国际辅助语如果成为事实，对于人类便利之大是显而易见的；能不能成为事实，问题不在于它本身的是否完善，——语言学家大概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也不太容易，——问题还在于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是否成熟。

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大大地影响了语言的使用方式，电话、广播和录音是显著的例子。最近的重要进展有两项。一项是语图仪和其他有关的仪器的发明：靠这些仪器的帮助，咱们能让声音变成图形，又让图形变成声音。这样，语音成为可以看见的东西，也可以在实验室里“综合”出来。另一项是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利用它，咱们能让翻译工作自动化。把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对比着分析，归纳成机器所能接受的规则，再编出对照的语汇，

全都在机器里储藏起来，它就能在入口接受译出的文字，在出口送出译入的文字。还有科学家在想办法把这两项技术结合起来，这就有可能对着一个机器说话，在另一个地方听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或是看到用打字机打出的书面翻译。这些技术现在都还没有完善，还不能见于实用，但是发展的前途是远大的。

5.3 研究语言常常牵连到其他学科，彼此之间有相辅相成的作用。问题很多，这里只能提个头。首先谈谈语言和历史的关系。一种语言的历史和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相关，这种关系在语汇方面最为显著。事物本身经历了变化，可是跟这些事物有关的词语被沿用下来。现代的笔早已不是用鹅毛管削成的了，可是“笔”这个字在法语里还是 plume，在俄语里还是 перо（都是“羽毛”）；火车、汽车跟马车不是一回事，可是英语里开火车、开汽车还叫 drive（“赶”），坐火车、坐汽车还叫 ride（“骑”）。拿汉语里的例子来说，时计为什么叫做“钟”，书的部分为什么叫做“卷”，床和桌子为什么论“张”，电灯为什么论“盏”，要是不知道这些事物的历史，也就很难理解。古代女子管公公叫“舅”，管婆婆叫“姑”，“甥”既指外甥，也指女婿，这些称谓清清楚楚地反映了古代的婚姻制度。汉字的形状也透露出来许多历史事实：“姓”字从“女”，古代有过母系中心的氏族制；“家”字“豕”在屋下，当时大概家家养猪，并且跟猪住在一个屋子里；“男”和“婦”的字形很明显地表示出男女在劳动上的分工。地名的研究已经成为语言学里一个小小的部门，这里能找到民族定居和迁徙的痕迹。比如广东有许多地名用“那”字起头，如“那伏”（新会）、“那落”（清远）、“那乌”（阳春），或是用“六、禄”字起头，如“六朴”（合浦），“禄马”（台山），这证明这些地方曾经有壮族住过，“那”在壮语是水田的意思，“六、禄”在壮语是谷或山地的意思，形容词在后是壮语语法。

人名也是研究历史的材料。南北朝人的名字多与佛教有关，如江瞿昙、鲁悉达、尔朱菩提、高菩萨、王罗汉、元弥陀、尔朱文殊、毛普贤、李药王、慕容罗侯、崔迦叶、崔目莲、穆提婆、赵修罗、安伽陀、萧摩诃、刘沙弥，在名字里头嵌上“佛、法、道、僧”等字的更多，这可以说明当时佛教的影响是怎样深入而广泛。

研究语言的本质就得走进哲学和心理学的领域。语言和思维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意义”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哲学和心理学上极重要的问题，也是语言学家极愿意了解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未必能用语言学的方法求得解决。有些学者说，一个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会受他所使用的语言的制约。从某些事情上看，好像有这个道理，比如，使用一种必须区别名词的单复数的语言（如英语）的人就很难想像可以说出一种事物而不涉及它的数量（如汉语）。可是另一方面，同一个“他饿”的意思，英语说 He is hungry，德语说 Es hungert ihn，法语说 Il a faim，是不是当真英国人就感觉饿是一种状态，德国人就感觉饿是一种变化，法国人又感觉饿是一种抽象的事物呢？语法范畴和逻辑范畴（其实应该说是哲学范畴）的关系怎么样，语法上的句子和逻辑上的命题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语法主语之外是不是还有逻辑主语、心理主语，这些问题曾引起过争辩，也还会继续争辩下去。

语言学和文学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各体文章风格的研究，作家语言的研究，几乎可以说是语言学和文学之间的边缘科学。一种语言的语法结构对于文章的风格有一定的影响，比如汉语里名词的定语一定放在前头，用汉语写作就很难使用欧洲作家常常使用的包含好些“关系子句”的复杂句。诗歌的句法和格律最能表示一种语言的特点，用欧洲语言翻译汉语旧体诗词，多高超的译手也难做到原诗那样简练，或者使原来的格律再现。甚至有些

小玩艺儿，像回文诗、对联、某些类型的谜语，如果不是在汉语的基础上，也断然不会产生的。

---

① 应该叫一般语言学（方光焘教授对于这一点很坚持），不过现在大家已经用惯了“普通语言学”这个名称。

② 两条斜线中间是音素的符号。

③ “音素”是 phoneme 的译名，“音素学”是 phonemics 的译名。更常见的译名是“音位”和“音位学”。这里没有采取音位这个名称有两个理由：(1) 把实际上无数的语音归纳成一定数量的单位，从这个角度来看，“音位”的“位”字是很好的译名，可是在别的上下文里不一定都很好讲，比如“音位的组合”就不如“音素的组合”好懂。(2) 语言的两个最基本的单位是“音素”和“语素”（参看注④），为了便于两个名称的联系，前者用“音素”较好，这个名称也是现成的。

④ 用“语素”做 morpheme 的译名，是朱德熙先生的建议。一般译做“词素”，这个名称老叫人想到它是从“词”里边分析出来的。事实上，语素是比词更加根本的东西。在好些语言，也许是多数语言里，要决定一个语言片段里边有多少个词相当困难，而把这个片段直接分析成语素倒比较容易，并且不应用“词”这个概念也能把这个语言的结构说清楚。

⑤ 讲到语素和结构的选择性，必须区别语法上的选择和语汇上的选择。比如“甜”所属的类和“星”所属的类是可以组合的，“吃”所属的类和“床”所属的类也是可以组合的，咱们不听见有人说“甜星”或者“吃床”，那是因为受语汇意义的限制。凡是合乎语法上的选择但是不合乎语汇上的选择的，不是绝对没有意义，只是那种意义不近常情，甚至荒唐可笑罢了。只有不合乎语法上的选择，像“看见们”、“又星”之类，才是真正没有意义。

⑤ 在一般说话里边，语言文字的叫名和涵义实在有点混淆不清，在论述语言文字的时候有分清的必要。根据多数作者的用法，似乎可以这样规定一下：

语言	口语	书面语	文字
×语	×语，或 ×语口语	×文，或 书面×语	××文字， 或×文写法

区别“文字”的两种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混淆这两种意义会造成错误的意见。比如有人说，拼音文字不比汉字容易，俄文、德文学起来也很难，就是一个例子。汉人学汉文（无论汉字或拼音字），俄罗斯人学俄文，都是已经掌握了口

语、只是学习“文字”(第一种意义);汉人学俄文,俄罗斯人学汉文,不仅是学“文字”,同时是学语言,是学一种书面的外国语(“文字”的第二种意义)。这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⑦ 在这个工作上,汉语学者除方言外还利用了流传下来的韵文和韵书。这种情形和罗马语族的比较研究相类似,学者们除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等语言和方言材料外,还利用了拉丁语的文字记录。

⑧ 日语里只有汉语借字才有带-n的韵母。

(原载《语文学习》(北京),1958年2、3期)

文言和白话

一

文言和白话是互相对待的两个名词：在早先，没有白话，也就无所谓文言；将来要是有一天，文言不再在一般社会里头通行，白话这个名称大概也要跟着消灭。本文不打算比较文言和白话的优劣，无论从艺术方面或是从实用方面来看；本文要讨论的只是文言和白话的性质和二者之间的界限。

文言和白话是两个不很确切而又很有实用的名称。不很确切，因为不能“顾名思义”：文言有很简朴直率的，白话也有很多花言巧语。有实用，因为没有一对更好的名词可以拿来替代。“国语”和“国文”在字面上是显豁得多了，但国文不一定只指文言，白话也不见得等于国语。国语偏重口说的，白话多指笔写的；国语偏于现代的，白话的界限较宽。①

究竟文言是什么，白话是什么呢？大家都苦于心知其意而不容易定下明确的界说。曾经有人说过，文言是“古语”、“死语”，白话是“今语”、“活语”，文言是古代的拉丁文，白话是现代的意大利语。这个说法未免把这个问题看得太简单了。第一，一部分文言根本不是“语”，自古以来没有和它相应的口语。第二，文言并不完全“古”和“死”，打开今天的报纸来看，大部分是文言，而这里头又有大量的“今”和“活”的成分。所以刘半农先生说：“文言非死语……这是一种符号语，是几千年以来的文人共同努力造成的。”但是这种符号语和实际语言的关系如何，

刘先生没有说。而文人造成之说也有点毛病，第一个唱出“求我庶士，迨其吉兮”的女子未必是个文人，难道我们还能说这不是文言？

二

上面说，文言和白话的分别，我们心知其意，因为任便拿出一段文字来，我们能直觉地判断这是文言，或这是白话，或这是文白夹杂，这几句是文言，那几句是白话。虽然不见得绝对没有异议，但是大多数人的意见会一致。极端的例子无需引用，引几段界限上的例子来试试：

(1) 中黄门田客持诏记，盛绿绨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宫令舍妇人新产儿。婢六人，尽置暴室狱。毋问儿男女、谁儿也。"武迎置狱。宫曰："善臧我儿胞，丞知是何等儿也？"后三日，客持诏记与武，问："儿死未？"……后三日，客复持诏记，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绿箧，记曰："告武，以箧中物书予狱中妇人，武自临饮之。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蹏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女自知之。"伟能即宫。宫读书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儿，男也；额上有壮发，类孝元皇帝。今儿安在？危杀之矣。奈何令长信得闻之？"宫饮药死。（汉书·外戚·孝成赵皇后传）

(2) 自道文病，中宫三遣左右来视，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来，题言"东宫"，发疏，云言："天教欲见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见国家，须臾遣至中宫。中宫左右陈舞见语："中宫旦来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中宫遥呼陈舞："昨天教与太子酒、枣。"便持三升酒、大盘枣来见与，使饮酒啖枣尽。鄙素不饮酒，即便遣舞启说不堪三升之意。……陈舞复传语曰："不孝，那天与汝酒饮不肯饮？中有恶物邪？"遂可饮二升，余有一升，求持还东宫饮尽。（晋书·愍怀太子传，遗妃自明书）

(3) 臣以今月七日预皇太子正会，会毕车去，并猥臣停门待阙。有何人乘马当臣车前，收捕驱遣命去。何人骂詈，收捕谘审欲录。每有公事，臣常虑有纷纭，语令勿问，而何人独骂不止，臣乃使录。何人不肯下马，连叫大唤。有两威仪走来击臣收捕。尚书令省事倪宗又牵威仪手力击臣下人。宗云："中丞何得行凶，敢录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仪悉皆缚取。"臣敕下人，一不得斗。凶势辀张，有顷乃散。(宋书·孔琳之传，奏劾徐羡之)

(4) 彼常愿欲共我一过交战。我亦不痴，复不是苻坚，何时与彼交战！昼则遣骑围绕，夜则离彼百里宿去。彼人民好降我者驱来，不好者尽刺杀之。近有谷米，我都啖尽，彼军复欲食啖何物？能过十日邪？……彼谓我攻城日当掘堑围守，欲出来斫营。我亦不近城围彼，止筑堤引水灌城取之。彼扬州城南北门有两江水，此二水引用，自可如人意也（按：扬州指今南京）。知彼公时旧臣都已杀尽。彼臣若在，年纪虽老，犹有智策；今已杀尽，岂不天资我也！取彼亦不须我兵刃，此有能祝婆罗门，使鬼缚彼送来也。(宋书·索虏传，魏太武帝与宋文帝书)

(5) 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车栏子、夹杖、龙牵等。范及息逡道是采音所偷。整闻声，仍打逡。范唤问："何意打我儿？"整母子尔时便同出中庭，隔箔与范相骂。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于时在整母子左右。整语采音："其道汝偷车校具，汝何不进里骂之。"(文选，任昉奏弹刘整)

(6) 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麞，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遭此邑邑，使人无气。(梁书·曹景宗传)

(7) 英公李勣为司空，知政事。有一番官者，参选被放，来辞英公。公曰，"明朝早向朝堂见我来。"及期而至；郎中并在旁。番官至辞。英公嚬眉谓之曰："汝长生不知事尚书、侍郎，我老翁不识字，无可

教汝，何由可得留？深负愧。汝努力好去。"侍郎等惶惧，遽问其姓名，令南院看榜。须臾引入，注与吏部令史。英公时为宰相，有乡人尝过宅，为设食。客裂却饼缘。英公曰："君大少年。此饼，犁地两遍，熟（执?）檿下种，锄埘（?）收刈，打飏讫，硙罗作面，然后为饼。少年裂却缘，是何道？此处犹可，若对至尊前，公作如此事，参差斫却你头。"客大惭悚。（张鷟：朝野佥载）

（8）诸和尚子，饶你有什么事，犹是头上著头，雪上加霜，棺木里枨眼炙，疮盘上著艾爇。遮个一场狼藉，不是小事。你合作么生各自觅取个托生处好。莫空游州打县，只欲捉搦闲话。待和尚口动，便问禅、问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了塞在皮袋里卜度；到处火炉边三个五个聚头，口喃喃举，更道遮个是公才悟，遮个是从里道出，遮个是就事上道，遮个是体悟。体你屋里老耶老娘！噇却饭了，只管说梦，便道我会佛法了也。将知你行脚驴年得个休歇么？更有一般底，才闻人说个休歇处，便向阴界里闭眉合眼，老鼠孔里作活计，黑山下坐，鬼趣里体当，便道得个入头路。梦见么？（景德传灯录，卷十九，云门偃语录）

（9）一向沉吟久，泪珠盈襟袖。我当初不合苦掏就，惯纵得软顽见底心先有。行待痴心守，甚捻着脉子倒把人来僝僽？　近日来非常罗皂丑，佛也须眉皱，怎掩得众人口？待收了孛罗罢了从来斗。从今后，休道共我，梦见也不能得勾。（秦观：淮海词，满园花。）

（10）一、词状前朱书事目。一、状抄中紧切处不得揩改。一、据人户到铺写状，先须子细审问。不得添借语言，多入闲辞，及论诉不干己事。若实有合诉之事，须是分明指定，某人行打，或某人毁骂之类。即不得称疑，及虚立证见，妄攀人父母妻女赴官，意在凌辱。若勘见本情，其写状人亦行勾勘。一、不得为见不系籍人不得书写状抄等，便辄邀勒人户，多要钱物，方肯书写。如县司察探得知，必行根治。（李元弼：作邑自箴，写状抄书铺户约束）

（11）粘罕云："所言都好，但蔚、应州亦恐阿适走去彼处，候我家兵马到日来商量。所要系官财物，曾思量来，也系不是，便待除去。"粘罕、兀室云："我皇帝从上京到了，必不与契丹讲和。昨来再过上

京，把契丹坟墓、宫室、庙像一齐烧了，已教契丹断了通和底公事。而今契丹更有甚面目来和也？千万必不通和，只是使副到南朝，奏知皇帝，不要似前番一般中间里断绝了。"……粘罕大喜云："两家都如此则甚好。若要信道将来必不与契丹通和，待于回去底国书内写着。"（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引赵良嗣燕云奉使录）

（12）你每这几个也，年纪小里，读书，学好勾当。你每学尔的老子行。我来这里时，浙东许多去处只有你这几个老子。来到如今，也只有你这几个，每每和那士大夫翰林院说呵，也只把你这几个老子来说。你每家里也不少了穿的，也不少了吃的。你每如今也学老子一般般，做些好勾当，乡里取些和睦。你每老子在乡里，不曾用那小道儿捉弄人。他与人只是诚义，所以人都信服他。大丈夫多是甚么做？便死也得个好名。歪歪搭搭，死了也干着个死。（诚意伯文集，卷一，诚意伯次子阁门使刘仲璟遇恩录）

这十二段文字，哪些是文言，哪些是白话？读者的意见未必会一致。我曾经拿来试验好几位朋友，不说明出处，要求他们不加思索，看完就下判断，结果大致相同：从（1）到（6）是文言（其中有两位说（5）应该算是白话）；（7）是文白夹杂，引号里头的是白话，外头的是文言；（8）（9）是白话，（10）又是文言；（11）（12）是白话。让他们思索一番之后，意见就分歧了，有说都是白话的，也有说除（1）是无疑问的文言，（12）是无疑问的白话外，其余都是不文不白。可注意的是他们的第一次的直觉的回答相当一致，因为那个恰好反映一般人心目中的文言和白话的区别。我们且不去研究这种分法对不对，我们只问这种分法是用的什么标准。时代的先后？（10）明明在（7）（8）（9）之后，而（10）并非文人之文。和现代的口语合不合？那么连最相近的（12）也有相当差异。（这也难怪，五百多年了呢。）

一般人分别文言和白话用的是什么标准？——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三

文言和白话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要明白这个问题，必得略述中国语文的历史；而寻根究底，恐怕还得先从语言和文字的性质讨论起。“语言”是什么？是人类用来表情达意的声音符号系统。“文字”呢？“文字”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文字学”一词里的“文字”，也就是许慎的书名《说文解字》里的“文字”，是一个个单字，这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主要对象。用来和“语言”对举的“文字”是朱子所说“看文字当如猛将用兵”的“文字”，是连缀成文的字。这样意义的“文字”可称为表情达意的形象符号系统。这两种符号系统之间是怎么样的关系呢？文字的起源大致和语言无关，图象可以示意，如美洲土人的表意画是很好的例子；这样的文字，如果可以称为文字，可说是一种独立的形象符号系统。古代埃及和中国的象形字是这种系统的残留物；公路旁边用三曲的线表示弯道，指路标上用一只手或一个箭头表示“由此去”，汽车上漆一个红色的十字表示是救护车，这些是现代还在应用的表意符号。

声音符号和形象符号比较，有两点较胜。一，使用较快。画一个人的形象多慢，说一个“人”字多快！（又如说“千军万马”，那得画多少时？）二，人类的情意越过越繁复，形象符号不能胜任，只有变化无穷的声音符号才可以勉强对付，例如“人来”、“人去”还可以画，“物在人亡”怎么画呢？“人之初”也许还可以画，“性本善”就毫无办法了。可是形象符号也有一个优点，相当永久性。因此形象符号并没有完全被屏弃；但是终于丧失了独立性，被声音符号系统吸收过去做附属品或代用品；文字成为语言为特种用途——传远方，遗后世——而采取的形式。到

了这个时候，形象符号（文字）不再能够直接和意念发生联系，必须透过声音才能引发意义。

这个道理，在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洋人看来，本是再明显不过的。他们写字所用的那些字母，最初虽然也是象形的，但传到现在的欧洲民族手里，一开头就只代表声音。但是中国社会里头一向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文字和语言是不相统属、并驾齐驱的两个系统。其实稍微思索一下就知道不确。论中国字的起源，象形、指事、会意之类原是和声音无关，是上文所说独立的形象符号。但是我们不可把起源和现状混为一谈。看了☉这个形象，也许知道它代表一个什么东西，写成“日”之后，怎么能知道它是太阳而不是窗户格子（甚至一条肥皂），假如不同时知道它的声音？我们的眼睛看见“太阳”这两个点划撇捺的集团，我们的脑筋里头立刻把他翻译成 tàiyáng 这一串声音，然后引起了关于一个天上的红的圆的光芒四射的物件的意念；要是读文言，看见“日”字就先翻成 rì 再翻成 tàiyáng。因为经过长期的训练，这种翻译很快的做了，如果不是有意加以反省，竟不觉得有这回事。有些人，尤其是文字的训练不够的，看书非念出声音来不可，要是强制他不念，他就会感觉看不下去，这就是脑筋里翻译做得慢的缘故。我们更不可把单字和连贯的文字混为一谈，在连贯的文字里，哪怕是最早的甲文、金文，这些形象符号也已经非转换成为声音之后不能达意了。

总之，就现在世界上的语文而论，无一不是声音代表意义而文字代表声音。语言是直接的达意工具，而文字是间接的；语言是符号，文字是符号的符号。②语言是主，文字是从。因为语言和文字有主从之别，语言可以包括文字：西文“语言”一词（例如英语的 language）都是这样的涵义，而用“口语”和“笔语”来区别其表现形式为声音的还是形象的。中国则用“文”和

“语”相对待。（这当然有它的历史的原因。）

四

笔语是口语的代表，已如上述。但笔语是否完全和口语符合呢？这就是所谓“言文一致与否”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语要看“一致”二字作何解释。要是指绝对的一致，那是古今中外都没有过的事。例如语调是语言里极重要的成分，可是文字里表示不出，就不能算是绝对一致。要是丢开语调不说，也只有现代的一部分剧本和一部分小说里头的对白可以算是一致，大多数文字是和实际语言有出入的。

何以文字会和语言有出入呢？有时候是为的图省事，把不重要的语词或语词的一部分省去不写，如电报、新闻标题、广告之类。古代书写工具不方便的时代，这个趋势也许更普遍。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语言的变动性。我们知道，语言是不断地在变动的，这就造成笔语和口语不尽符合的机会。语言有三个因素：语音，词汇，语法；这三个因素都常在变化之中。语音变动的原因还不十分清楚，但变动相当大，同样几个词同样组成的一句话，过了三五百年会完全听不懂（正如同样一句话隔了三五百里会完全听不懂一样）。语法的变动也许和思想的方式有一点关系，还难说定；但变动的程度比语音要小得多。变动最大的是词汇。词汇的变动有时候也说不出道理（和方言的消长也许有关），如古代说“畏”，现在说“怕”，古代说“寒”，现在说“冷”。但大多数语词的变动和文化的变动有密切的关系：新的事物、新的意念不断地增加，新的语词也就不断地增加，比如“飞机”、“升旗”、“特务”这些语词都是三五十年前的词汇里所没有的；同时，许多语词跟着旧时代的事物和意念一同死去，如“花

翎”、“制钱”之类。越是文化变动得剧烈的时代，词汇的变动越大；我们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这个道理不需要多说。这种种变动发生于口语，自然也反映于笔语，换句话说，文字也要跟着时代变。但是笔语却因此有了和口语参差的可能，因为笔语里可以保存一些口语里已经舍弃的早一时期的成分——词汇和语法。

我们说过，笔语是口语的代用品，何以他又会包容口语里所已抛弃的成分呢？他不要人懂吗？这里，我们必须明了一个技术上的事实和一个社会学上的事实。第一，笔语是写在纸上的，不像口语瞬息即逝；写的人可以仔细琢磨，看的人可以从容玩索。因此笔语比口语更胜任修辞上的变化，而这些修辞上的变化往往要利用非口语的成分。其次，更重要的事实，笔语和口语通行的范围有广狭之分。口语是一个社群里人人天天使用的工具，笔语却只是其中一部分人有时候使用的工具。普及教育，人人要识字，在欧美是十九世纪的产物，在中国是正在努力尚未成功的工作。在早先，假如这少数知书识字的人相互之间能了解，那么笔语里包容一点口语以外的成分又何妨。正好比各种行业有“市语”，江湖上有“切口”一样，不过不一定像他们有“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味道罢了。这就是笔语和口语参差之由可能变成事实的原故。

可是识字大有程度之差，从略识之无到精通文墨，当中有很大的距离。文人哲士之间唱和论议所用笔语虽无妨离开口语十万八千里（甚至用另外一种语言，如几百年前欧洲学者之用拉丁文或现在中国学者之用英、法、德文），但是文人有时要写一点什么给识字不多的人看，例如官府的文告，甚至给不识字的人听，例如歌词剧曲，就不得不接近口语下笔。略识之无的人有时候自己也要写封信写张契，那就更不会离开口语多远。所以，每个时代的笔语都可以有多种，有和口语大体符合的，有和口语距离很

近的，也有和口语相去甚远的。这些形形色色的笔语虽然一种挨一种，构成一个不断的系列，但是当中也未尝不可划出一道界限：听得懂和听不懂。虽不完全相符而仍然听得懂，只是“走样”而已，听不懂则是“脱节”了。我们可以用这个标准把一个时代的笔语（文字）分成两类，凡是读了出来其中所含的非口语成分不妨害当代的人听懂它的意思的，可以称为“语体文”，越出这个界限的为“超语体文”。语体文有接近超语体的，超语体文也有接近语体的，完全系于所含非口语成分的多寡；只是量的差别，对的，但是量的变异确可以产生质的变异，由听得懂变成听不懂。（听得懂与听不懂牵涉到内容问题，此处假定内容不成问题，即同一为听者所能把握的内容。）

由于语言的常常变动，甲时代的口语到了乙时代成为古语，甲时代的语体文到了乙时代自然也会变成超语体。但是乙时代所有的超语体文，尽管所含甲时代的成分之多已经超出乙时代人耳听能懂的范围，可未必就是甲时代的语体文。拟古之终于是“拟”，以及伪造古书之必然要被觉察，都是这个道理。③

要是一个社会里头一般应用是以语体文为主，我们就说它是言文一致；要是通行的是超语体文，我们就说它是言文不一致。假如我们对于言文一致采取较宽的看法，我们就可以这样说。

五

上面分别语体文和超语体文，用听懂与否做标准，但文字是让人看的，听不懂是否也就看不懂呢？这就牵涉到笔语所用符号的性质问题。上面说形象符号被声音符号吸收了去做代用品；这种吸收有完全和不完全的分别。完全的吸收，如西文的字母，每个字代表一个比较单纯的声音。不完全的吸收，如中国字，即所

谓汉字，亦即最近教育部定名的“国字”，每个字代表某些个声音的结合体。形象和声音的联系，在用字母拼写的文字是有规则的，自发的（这自然也有程度的差别，如英文拼法就不及法文有规则，更不及德文，但原则是相同的）；在中文是不规则的，独断的。比如说我写个 sprogal，不但英语里没有这个字，恐怕所有欧洲语言里都没有这个字，但凡是应用这套字母的人民都会照他们各自的拼音习惯读出大同小异的字音；可是假如我写个“桊”字，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读。

不以标音为原则，这是汉字的特色。这个特色产生几个重要后果。第一，汉字读音的变异性。在西文，一个语词的语音变了，这个语词的写法也得跟着变，例如古英语的 faeder 和 hām 到了近代英语成为 father 和 home（这也是大概的说法，拼法的变换常有落在语音变换之后的趋势，现代英语、法语都是例子）。中文则不然，由于声音和符号的联系不密切，声音变了符号可以不变，换句话说，一个字在不同的时代可以代表不同的声音，例如古代的 bi̯u 和 ka 这两个语词在现代已经成为 fù 和 jiā，可是我们仍然用“父”和“家”这两个符号来代表。这是一个异常重要的事实，很多学者认为这是汉字的优点。其次，汉字标音的困难。这么多的形象符号，几个乃至几十个形象代表同一个声音是自然的结果。因此一个语词往往可以有好几个写法，例如“彷徨”、“傍偟”、“方皇”、“旁皇”（朱起凤《辞通》里搜集这类语词甚多），尤其是翻译外来的语词，如“佛陀”、“浮屠”、“浮图”同译一词。人名地名的译音更不用说，常看现代的翻译作品的一定深知这个麻烦。其实古代也是如此，“印度”、“信度”、“身毒”之类的例子甚多。第三，汉字认识的困难。学习拼音文字，只要认识二三十个字母并学会若干拼法习惯，就可以阅读纯粹的语体文和直率地写出他胸中的话。汉字则至少要分别认识二三千字才

可以得到同样的效果。

因为我们握有这种特别的笔语工具，我们的语文发展就有和一般西文不很相同的历史。第一，缩短两个时代的笔语的距离。汉字的读音变异构成他的超时代性。早一时代的语体文，假如用原来的语音读出来，次一时代的人已经听不懂，但他们仍然可以认识这些字形，读以当时的语音而勉强懂得一大半或一小半。耳朵里死了的，眼睛里还活着。这就是说，语言的三个因素有一个在笔语里不生影响。这就产生了一种西洋人羡慕得了不得的奇迹：二千年前的文学我们可以无须有超出学习现代语文的努力而了解并欣赏。例如“羊牛下来”这句诗，假如周朝的诗人用他的语音吟给我们听，我们决不会懂；但因为凑巧这句诗里的四个语词的变化都只限于语音，笔语不受影响，所以这句诗就有了“万古如新”的性质。这当然只是一个例外，有些语词的变化事实上已经不限于语音，例如“耳”已经成为“耳朵”，“发”已经成为“头发”，但是我们见了“耳”和“发”还是容易认识他们的意义，因为无须同时理会读音的差异。只有一个语词已经死了，或者已经不照古时候那样用了，这才非经过特殊训练不会认识。把这几种情形加在一起看，汉字无疑义地有缩短两个时代的笔语的距离之用，也就是让学会次一时代的笔语的人学习早一时代的笔语更加容易。

其次，上面所说两个时代的笔语都假定是语体文，事实上汉字又使中国的笔语比用拼音字更容易保存古代成分。人们的惰性有作用，明明已经说“耳朵”了，但是一个“耳”字既可以代表，何必多麻烦，而且“朵”这个音究竟应该怎么写呢？（汉字标音的困难见上。）不写也罢了。口语明明已经说“眼”或“眼睛”了，换一个新字麻烦，就仍旧写上一个“目”字。推而广之，“耳朵眼睛都好”不妨写成“耳目健好”。文人学士的好古的

脾气也有它的作用，“耳目健好”当然比“耳朵眼睛都好”古雅些。

又其次，汉字认识的困难使中国的读书识字的人数常常维持很低的比率。而既读书识字则了解较早的笔语又比较容易，如上所述。所以社会里需要较纯粹的语体文的人特别少，因而口语对于笔语的控制力也特别小。

这几个条件都有利于超语体文的发展。中国的超语体文之特别发达，且一直成为通行的笔语，追究起来和汉字的性质有莫大的关系。④

六

但语体文却并不因此不产生，而且不必等到近代通俗文学发达以后。远古的事情难于说得确实，但是大概说起来，尚书和金文，假如不近于口语，也无非是电报式的紧缩过甚之故，但还不能算是超语体，因为这里面未必含有多少口语以外的成分。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字，《论语》显然是语体，《孟子》大体上也还是语体，《荀子》、《庄子》就颇有超语体的嫌疑了。《左传》和《国策》里若干对话当是语体，而大段议论处恐怕应该归入超语体。这些都很难说定，现在姑就秦汉以后说。前面所引十二段文字，无论其中有几段应该算作文言，都可以说是语体文，因为大概都和当时的口语相去不远，同时代的人大概都听得懂。现在不妨大略看看这些语体文出现的场合和动机，即何种文字时时或经常用语体，何以这些地方用语体而不用超语体。以文章体制而论，用语体最多的是记言之文，其次是记事文和说明文，又其次是抒情文和议论文。例（8）（11）（12）都是记言之文，都用的较纯粹的语体。记言和记事之文所含语体的多寡比较，可以就两类作品

来看。一是史传。《史记》、《汉书》的文体，即令不是语体，也一定离语体不太远。(《晋书》记石勒听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此处所谓"读"也许是"讲读")。但后代史家都宗奉《史》、《汉》，所以一般史传文都成了超语体，但其中记言的部分时常有语体出现，如例(6)。另一类是笔记小说。小说本是所谓"稗官野史"，所以文体近于史传，即记事的部分多用超语体，而记言的部分多用语体，如例(7)。初期的小说本来全文都近于语体，如《世说新语》是很好的代表，但后世的笔记小说又似乎把世说体作为模范，结果又成为超语体了。说明文实事求是，不尚辞藻，多数和语体相去不远，但说明文又以简括为尚，所以也不大用纯粹语体(这个趋势至今还是很显著)，最好的例子是《齐民要术》一类的指导书，我们举(10)为条例告白的例，这也是一种说明文，但比较地更接近语体。抒情文和议论文，在先都以超语体为主，直到词和语录出现。民间的歌曲自然很多是语体，而且影响到文人的作品，以至有以老妪能解为贵的。

再就应用文和文艺文的分别来说，一般又以应用文用语体比文艺文为多。例如供状(例1和例5)，一件案子的是非曲直，一个人或若干人的生死荣辱都交代在这纸文书上，因此不容许玩弄文辞；他既从实招来，你也得照实记录。例(3)是奏议中陈诉案情，自然要用实际语言来记述事实的真像。一般的奏议，开头和结尾的高谈阔论常用超语体(尤其是因为常引经据史)，但中间涉及民生时政时就不得不接近语体；我们只要拿曾国藩等人的奏疏和贾谊的比较，就知道这一类文字不得不受时代的拘束，不像"什么论"之类可以任便模仿"过秦论"。书简也多有语体，大率事务往来，求其明确，可不必甚至必不可掉文，家人父子之间自然更加非如面谈不可。例(2)例(4)也许都是特例：例

(2) 或许是因为要记述事实的真象(其实这封信无异于供状),或许是因为这位太子的文墨本不高明;例(4)大致是因为非如此不足尽谩骂之能事,虽然执笔者可能是汉族的文人,而那位拓跋氏皇帝不准他润色。这两个例且不管,晋人的尺牍是语体,宋明人的小简近于语体,而语体的家书更是甚多甚多。("上书"和预备人传诵的"与某某书"当然不用语体,作者本来不把他当信写。)例(11)也是一段应用文,看题目仿佛是普通的行纪,但其实是外交人员担任重要任务者事后的记载,要进呈朝廷的,这类文字自然要力求翔实,所以不避语体。语录一物,在禅宗的和尚和宋明理学家,有时看得比经典还要重要,自然要一字不易地写下才合适,虽然我们例(8)所引的一段却正是对于揣摩语录者的当头棒喝。从广义上说,语录也是古已有之的东西,《论语》就是。

文艺文,无论是骈文也好,是古文也好,反正一向都是以超语体为主。何以应用文和文艺文有这样相反的趋势呢?因为应用之文,"真"重于"美",自然倾向语体。文艺文以"美"为尚,假如一时的风气以雕琢为美,以本色为不雅,自然就走上超语体的路了。虽然有些文学家也明白唯有用语体记言才可传神的道理,如古文家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里也不避他所谓"俳语"如"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冯道传)之类,一般说来,必须等到"真即是美"的道理为文学家所承认,语体文艺作品才会产生。以现今而论,大概不会再有人企图用超语体文来写小说或戏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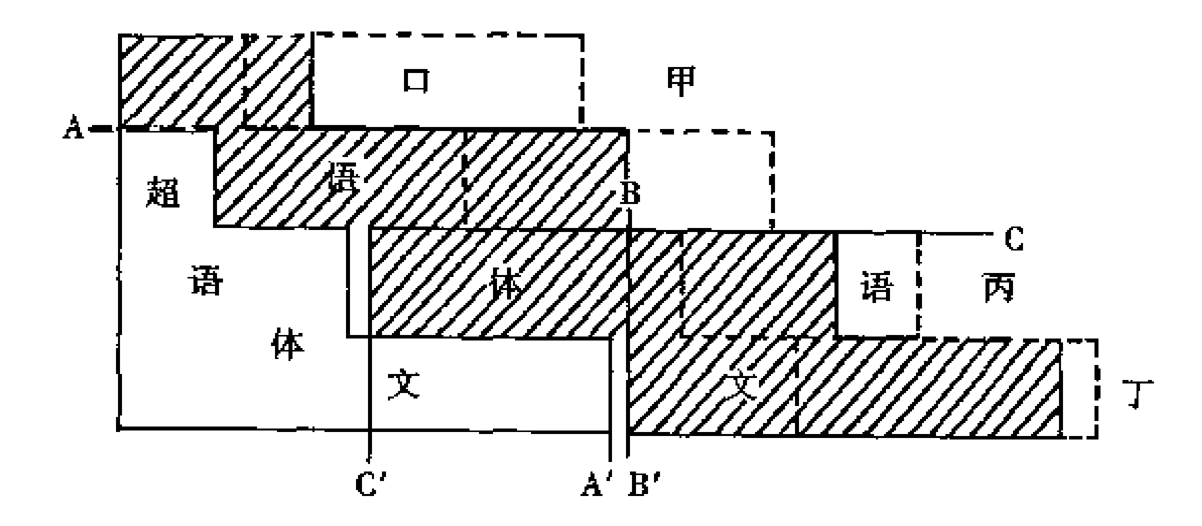
以现今而论,文艺文和应用文的情形反而和上面所说的相反。文艺作品,除旧体诗词还有人做做而外,其余都用语体了;而应用文反而显得比较守旧。这是因为应用文一直在那里跟着口语走,可是总保持相当距离,可算是渐进的;在近代,这个距离

有加长的趋势，公文有程式，写信也有程式。而文艺文则经过了一度文学革命，仿佛是一种突变，因而走到应用文的前头。但近代文艺文的语体化也不是没有经过挫折，南宋人的词比五代北宋的离语体更远，明清人的曲文也多沿袭元曲的用语，有时对明清的口语已成为超语体。

七

以上说明口语和笔语，语体文和超语体文的关系，一般的情形和中国所特有的情形。76 页的图可以表示一个大概。这里头甲、乙、丙、丁是四个相次的时代，点线所包含的区域代表口语，划了斜线的区域代表语体文，空白的区域代表超语体文。甲时代假定是最早的时代，这个时候的文字很少和语言密切符合的，但不害其为语体文，事实上这个时期还无从产生超语体文。到了乙时代，甲时代的口语有一些成分留下，另有一些成分被废弃，同时在另一端增加了新的成分。如此一个个时代下去，口语的区域，逐渐往右移动，语体文的区域也跟着往右移动，这个表示笔语追随口语的情形。同时，语体文和口语符合的范围加大，到了丁时代就有了差不多和口语密合的语体文。时代越后，不但语体文的活动范围放宽，超语体文的范围也同样加大，这正表示语文遗产的逐渐累积。

现在可以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文言和白话的界限何在？有人以为文言和白话的分别就是超语体文和语体文的分别；图中AA′线代表这个界限。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溯秦汉，似乎是采取这个分法。这种分划的好处是简单，但有一个毛病：语体和超语体是相对的，甲时代的语体文到乙时代会成为超语体文，而一般人心目中的文言和白话的分别是固定的。[5]第二种分法，



如图中BB′线，是以现代人听得懂的为白话，即包括最近一时代（假定为明清至现代）的语体文，及更早一时代（假定为唐宋元）的一部分语体文。这个分法倒也简单，但如例（8）（9）等，虽然现代人听不懂，但大家都承认是白话，不是文言。第三种分法是把唐宋以来的语体文都算做白话，如图中CC′线所划定：这里包括一部分就现代而论应该算做超语体的东西（图中BB′线以左），即例（8）（9）以及明清人的一些曲文等，这是和第二种分法不同之处；同时拒绝了更早的语体文（图中甲乙两段AA′线以上），这是和第一种分法不同之处。这种分法多少带几分武断性，不像前两种之各从一个原则出发；但这似乎是一般人区别文言和白话的办法，上文引十二段例文之后接着提出的何者为文何者为白的假定，就是基本上遵循这种分法。

这第三种区分法，除最符合多数人的直觉外，是否也有理由可说呢？我看是有的。唐以前的语体文似乎都不很纯粹，唐朝和尚的语录和宋朝人的平话才大胆地完全呈露语体的面目。唐宋的语体文，即令有一部分就现代口语说已经是超语体，只要我们熟习了他们的词汇和小小的语法差异之后，我想仍然是可以听得懂的（正如欧洲人对于他们较古的作品一样）。至于照这种区分所

划定的文言，那就无论曾是某时代的语体文与否，怎样学习也不能用耳朵去了解，必须用眼睛去看。读熟一篇文言文再去听别人背，这是另外一回事；这里所谓听得懂是听自己没有读过的文字。这个用耳和用目的分别和汉字的读音演变有极大的关系，许多单音语词在唐以前可以用读音去区别，而宋以后非用眼睛去看就不能分别了。从这一点看，普通人的直觉的看法不为无理。

由此，我们可以给“文言”和“白话”试着定一个界说。白话是唐宋以来的语体文。此外都是文言；其中有在唐以前可称为语体文的，也有含有近代以至现代还通用的成分的，但这些都不足以改变它的地位。白话是现代人可以用听觉去了解的，较早的白话也许需要一点特殊的学习；文言是现代人必需用视觉去了解的。

---

① “国语”一词有三个意义。（甲）等于“中国语”，别于外国语而言，如“国语演说竞赛”和“英语演说竞赛”。（乙）等于“标准语”，别于其它方言而言，如“国语播音”和“粤语播音”。这两个意义并不冲突，实在是一个东西的两面。但一般人用“国语”一词都专指口语，写在纸上的不说写的是国语，而说写的是“白话”或“语体文”。只有（丙）小学课程里的“国语”兼指嘴里说的和纸上写的。“国文”一词也有两个意义。在从前白话文不列在学校课程之内的时期，“国文”和“外国文”相对，而内容则只包括文言。自从有了白话文之后，（甲）就有人把“国文”和“国语”对立，把它的涵义限于文言；（乙）也有人仍然把它作为本国语文的简称，那就包括国语在内。一般人心目中的“国文”似专指文言，这是取的甲义。但中学课程的“国文”科明明包括语体，本刊题名为《国文杂志》，但讨论的也不限于文言，这是取的乙义。这两个名词要是都取狭义，就合起来还不能包举中国语文的全体；要是都取广义，就有互相重叠的地方（例如同一篇《老残游大明湖》，在小学里就是“国语”，在中学里就是“国文”）。名词的繁杂，和涵义的分歧，是很不幸的事情，在目前也许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希望慢慢的能澄清起来。

〔1981年9月补注〕以上是解放前的情况。解放后，我们国家的多民族性质更加明确了，因而我们用“汉语”和“古汉语”来代替“国语”和“国文”这两个名称。汉族地区中小学里的汉语和汉语文学课程则称为“语文”。

② 只有天生的聋哑人，我们直接教他识字，这些字才直接和意念发生联系，成为直接的意义符号。但用这种方法学习文字，非常迟缓，而且有限度，决不能和非聋哑人相比。在另一方面，电报号码可算是符号之符号之符号（要先翻成文字再翻成声音再联系意义），而各种密码则又加一转。

③ 超语体文又可依所含非语体成分的性质略加分别。含古代成分特多的是“古体”。含外来成分特多的是“翻译体”，如佛典及十几年前常见的直译文字。所含非口语成分纯属修辞性的为“别体”，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这两句诗的不容易懂，主要是因为诗人在语词的次序上玩了一点花样。翻译体暂不讨论。别体十之八九仍然是古体，因为离开古今的词汇去创造新的语句几乎不可能，而语法的变化也极有限度。所以我们这里讨论的超语体文不妨当作专指古体文。

④ 汉字助长文言的生存力。所以提倡文言的自然要竭力保存汉字，反对文言的也常常进一步主张改用拼音字。因为沿用汉字，则白话文也不容易摆脱文言的影响。赵元任先生在《最后五分钟》的序里说得很透澈，可以参考。（见本书88，89页）

⑤ 胡氏后来把这本书改名《国语文学史》，可是照我看仍然不很妥当，不如称为《中国语体文学史》。

（原载《国文杂志》（桂林·重庆），3卷1期，1944）

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

——汉字改革一夕谈

【主】下雨天留客，今天晚上你是回不去的了。只是寒斋无处不漏，累你在这里受罪，如何是好？

【客】你我虽只半城之隔，彼此忙忙碌碌，也难得会面。今天就着这巴山夜雨，烹茶剪烛，作竟夕之谈，倒也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主】谈什么好呢？

【客】你平常主张改革汉字，采用拼音字，我一向未敢苟同，今天就拿这个做题目讨论一番，你看怎么样？

【主】你是客，我是主，就请你先发表你赞成汉字的理由。

【客】不然。汉字好端端的用了几千年，你平白要把它废除，改用拼音字，自然该由你先说明何以非如此不可的道理。

【主】那么我就不客气了。我认为汉字不及拼音字有四点。第一，从学习的观点说，汉字难学，拼音字容易学。中国文化之久，世界闻名，可是文盲之多，也是世界闻名，这个一部分固然由于国民教育的设施还没有普及，一部分也由于学习汉字的困难，不是短期间补习或是自修就能收效。中国小学毕业的儿童运用本国文字的能力远不及欧美各国同一阶段的儿童，这个一部分固然由于中国小学教育办理的未能尽如人意，一部分也还是由于学习汉字的困难。

【客】我所闻者异于是。有心理学家做过实验，说明认汉字和认拼音字的快慢相同，也就是难易相同。理由是无论汉字或拼

音字，认识的时候都是从整个的形体去认识，认识汉字的时候并不逐一辨认它的笔划，正如认识拼音字的时候不经过辨认字母的程序一样。你承认不承认这个事实？

【主】 我承认这个实验的结果，也承认这个解释的正确，但是我不能不说，谁要是就此断定学习汉字和学习拼音字的难易相等，可就犯了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毛病了。

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有两层意思。第一，这种实验里边的所谓认字是指经过教学之后的复认。教学的程序是先给字形，然后告知字音和字义，使它们和字形发生联系。复认的程序是先看见字形，因已有的联系而忆起字音和字义。大凡儿童初学认字，无论是汉字或是拼音字，都是这样。可是要是学习的是拼音文字，经由这种方式认了若干字之后，即使教师不去有意提示，儿童也会不知不觉地加以分析，逐渐悟出各个字母的音值和拼音的条例。这以后，他就有了自学的能力，遇见一个新的字，虽然没有人教给他，他也会读出它的声音。又因声音而悟出它的意义，只要他的说话里已经有这个字。从此以后，他的文字的词汇就自动地跟着他的说话的词汇扩展，只有他的耳朵里没有听见过的字，头一次在书本上遇见，才非有人教给他不可，而且他至少还能读得出它的音。要是学习的是汉字，他就得不到这种方便，始终得一个一个地当全新的字去学，始终得有人教给他，因为每一个新的字的读音和意义都不能预测。譬如说，一个英国或美国的孩子，头一次看见 rose 这个字的时候，尽管没有人教他，因为他认得 nose，rode 这些字，他就会读得出它的音，又因为他听见并且说过这个字音，他就知道这个四个字母连成的字形是什么意思。可是一个中国孩子头一次看见“玫瑰”这两个字的时候，虽然他家院子里种着 méiguèi，他面前花瓶里供着 méiguèi，他成天价嘴里嚷嚷着 méiguèi，要是没有人从旁指点，他又怎么会知道

这两个字儿就指的是那个花儿呢?

【客】你别欺负我乡下人，我不信英美的孩子见了 climb, foreigner 这些字也会一读就对，就知道是什么字。

【主】当然，欧美的现行文字也有拼法和读音不容易一拍就合的场所，英文里头这种例子尤其多，但是我们所设想的拼音汉字自然是有条有理，不会让它像英文这样凌乱的。而且就拿英文来说，到底是拼法有规则的字多，不规则的字少，所以英美的儿童也往往认字一两年之后就会有一旦豁然贯通的经验，拿起儿童读物来就可以爽爽快快地读下去；中国的儿童，就是极聪明的，也要三四年之后才能做到这一步，这就是吃了汉字的亏。

而况我刚才说过，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有两层意思，我这才说了一半，还有更重要的一半呢。文字的学习包括认字（从字形到音义）和写字（从音义到字形）两方面。即使认字的难易相等——我并不承认是这么样，只是即使是这么样——写出汉字和写出拼音字的难易也不可同日而语。写拼音字，只要记得二三十个字母和有数的几条拼写规则，就能把嘴里的字写在纸上；但是汉字呢？除了一个个字死记它的笔划或它的构成的部分和构成的方式外，没有什么简便的方法。现在人笔下白字多，这是根本的原因；或是因为字形记得不真切，多写或少写或误写了一部分，或是上下左右写颠倒，或是连整个字形轮廓都想不起来，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写个同音的字来代替。总之，写白字是汉字先天的病根，汉字一天存在，白字就一天不得消灭。现在各级学校里的国文教师把大部分批改作业的时间消耗在改白字这一件事情上，反而没有功夫去指导用字和造句，可见汉字的影响语文教学还不但是在认字和写字的方面，真是可怕。

【客】照你这么一说，西洋人都不写白字了!

【主】西洋人当然也写白字。初学拼写，条例不熟，写白字

是不免的，尤其是像英文这种例外拼法的字相当多的文字。但是比起汉字来，错误的机会少多了。要是拼音的条例不太复杂，错误的机会就更加要少得多。

【客】汉字也有条理，懂得它的条理，也就不难学。汉字的条理就是六书，这是旧时称为小学的一个部分，现在管它叫文字学。从前的人讲究小学，所以不大写白字，现在的学校里不讲小学，所以白字就多了。

【主】对于你这个话，我有两点可说。第一，这和这儿的论点无关。因为说汉字难学习并不等于说汉字无从学习。即使文字学能帮助汉字的学习，要是文字学的训练比拼音法式的训练要多费时间，那么汉字仍然是比拼音字难学。其次，文字学虽然能让咱们了解汉字的构造，但是对于汉字的实际学习究竟有多大帮助，也还是大成问题。在古时造字的原则里头，由于字体的变化，由甲骨、金文而篆而隶而楷书，象形久已不“象”，指事和会意本来很抽象，不是一望而知，应用最广的只有形声一条，现在通用的汉字十有八九是形声字。（六书里头转注和假借是用字的法则，不是造字的法则。）按说这些形声字半边表声半边表意，很合于文字的理想；汉字的所以停滞在这个阶段，不再向拼音文字的路上发展，就是因为这种形声字还能对付一气。但是这里边的声符在古时候应用起来就不十分严格，后来字音经过种种变动，这种音符更加有点名不副实。很明显的有两点：一，一个音符不能表示这个字的音，如“通”和“诵”都从“甬”得声，“晚”字从“免”，“途”字从“余”，这种例子实在多得很（有一天，我的小女儿拿着一本书大声地叫唤“满面输快”，我们始而不懂，继而哈哈大笑，但是你能怪她吗?）；二，同一个声音有好些个声符可用，如“时、试、仕、柿、驶、始、适、室、誓”等字同音（声调暂且不论），分别拿“寺、式、士、市、史、台、

商、至、折”做声符。至于意符，本来就只有类别意义的作用，不能确切指示字义。所以，就认字而论，假如没有人教给你，你看见一个“试”字，只知道它的意思和说话有关，声音和“式”字相同或是相近，可是你怎么能猜出它是考试的试呢？讲到写，你更没有办法，因为不但是声符众多，意符又何尝不可以不用“言”而用“口”或“手”或“目”或“耳”，于是在“试、诗、让、讳……哄……拭……眡……聀……，这么些个形式之中你又怎么决定一个呢？

【客】就算拼音字学习起来比汉字容易点儿，又怎么样？文字的优劣是不能光拿学习的难易来判断的啊。

【主】这个自然，不过你也别太看轻了学习难易的区别。文字容易学，就容易扫除文盲。扫除文盲这件事，在工业化民主化的社会里边何等的重要，不用我多说。我只拿大家平常不大注意的一件事情来说说。你感觉现在的创作文学太疲弱吗？在种种原因里头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写作的人还是限于所谓“读书人”，读书人的生活大率是狭窄而单调的；许多在这个动乱的社会里富有实际生活经验的人，种地的，做工的，撑船的，开汽车的，当兵的，乃至各色各样的混混儿，他们有一肚子可泣可歌可笑的材料，他们能口若悬河生龙活虎地“摆”给你听，但是提不起这支笔，驾驭不了那些个方块字。要是让这些人在短期内学会写字——自然只有拼音字才办得到——你看会有多少蓬蓬勃勃有真情实感的诗歌小说涌现出来！这不是我瞎说，你只要看看苏联和美国的文学就可以知道。

【客】无论如何，我不承认一种难学的文字就是坏文字，一种容易学的文字就是好文字。

【主】好，你听我说我的第二个理由：就文化工作的效率说，汉字效率低，拼音字效率高。

【客】你这个话我有点不明白。难道汉字不能担负文化工作吗？那么咱们中国四千年来是没有文化的，一定要等洋文字儿进来才会有文化了！荒谬！荒谬！

【主】我是说文化工作的“效率”，你不必装作老顽固，连这个意思都不懂。现在是讲效率的时代，效率就是快——当然还得要正确，可是汉字容易错，刚才已经说过。要讲快，汉字自然不及拼音字——。

【客】你是说汉字写起来没有拼音字快？你可知道——

【主】不那么简单。我的意思是在一切文化工作上都是用汉字慢而用拼音字快。原故，拼音字能机械化，汉字不能机械化。

【客】哦，这里头还有机械化，越来越时髦了。你倒说说，我倒听听。

【主】拼音字的机械化可以分两个方面。其一是和字母次序有关的——字母次序就是 alphabetical order，你别再打岔。汉字虽然也有部首，可是部首的数目太多（一般字典都依据康熙字典，那里边分二百一十四部），部首一多，次序自然不容易记牢，而且分部里头也有许多问题。有了一套简单明了的字母次序，第一，咱们就可以有容易检查的字典。字典这个东西，从小学生到博学鸿儒没有一个用不着它。可是咱们中国的字典查起来太烦难了，不但浪费时间，而且许多人望而却步，索性不去理它。譬如中学生，该是请教字典最勤的人，可是现在的中学生就最不爱查字典。为什么？你说他们是读书不求甚解，根本懒怠翻字典吧，偏偏他们又不怕查，常常查，英文字典。中文字典不但是难查，而且还有一个缺点。一个字有形声义三面，普通查字典是由字形求声和义（在拼法严密而无例外的文字，音是不必查的），可是有时候咱们记得一个字的音和义，记不真它的写法（这个情形在拼法严密的文字也会有的，尤其是在初学者），在英文、法文、

德文字典都有办法查，到了中文字典就没办法了。越是汉字的字形难记，越是没有法子查，你说叫人着急不着急。说句笑话，我有时想起一个字，忘了怎么写，常常去英汉字典里查，譬如忘了“鬱”字怎么写就去查 melancholy，还管保十有九能达到目的，你说这岂不是又可笑又可恨？

【客】得了，你别把中文字典形容得那么不堪。我承认用部首的字典确是不容易查，可是现在新发明的检字法多得很呀，什么四角检字法，首尾检字法，点线面检字法，还有咱们前任教育部长的五笔检字法，以及许多我连名字都记不起的检字法，还有些小字典用笔划检字法——难道这么多检字法里头就没有一种能用吗？

【主】检字法层出不穷，这就证明汉字检字的病入膏肓。你看见医药界的情形没有？得了疟疾吃奎宁，谁都知道；治肺病的药就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为什么？为的是没有一种有特效哇。

【客】就只字典难查一点，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主】你不能小看字典，字典和辞书是传播文化的中坚分子。不信，你去书铺子里打听打听，什么书最销得开？《辞源》、《辞海》。比张恨水的小说还强。再说，字典只是一端而已。因为咱们缺少一套字母次序，不但没有容易查的字典，也就没有容易查的书目。图书馆是知识的源泉，文化事业的大本营，但是图书馆的妙用全在乎一套目录，图书馆越大，目录越重要，用汉字编的目录也越透着左支右绌。图书馆目录之外，还有各种参考用的印本书目，出版商的书目，也都是极有用的东西。因为缺少一套字母次序，中国书十本有九本没有索引，一本书没有索引就变了半身不遂（西洋书除文学作品外，几乎没有一本没有索引）。尤其重要的是综合性的期刊论文索引，这是使学术“及时”，研究者事半功倍的工具；这类索引在中国是凤毛麟角，检查起来也不方

便。至于日报索引，简直是付之阙如，你要查一件事情，就得捧起大本的报纸合订本来一张张翻下去。因为缺少一套字母次序，中国的地图除申报馆大地图外没有一本有地名索引，地图的效用失去一半。因为缺少一套字母次序，电话簿只能用笔划排，同笔划的字既多，头一个字相同的商号和机关更多，打电话是求快，可是“急病偏遇慢郎中”。因为缺少一套字母次序，官厅，商店，学术机关，私人，一切卷宗卡片之类没有一个简捷的排比方法，办事的效率减少一半。

这一切，从字典到档案，用汉字检字，不但是繁杂，而且不能让你确定有还是没有：不在这一部，得换一个部首试试；九画里没有，得到八画和十画里去查查；这一种笔顺或号码查不着，可能是另一种笔顺，另一种号码。用拼音字，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立刻可以决定。

要是沿用汉字，我敢说咱们办事和求学的效率至少要打个对折。全国的人一天里头浪费在检查繁重的字典、目录、索引里头的时间该有多少？因为缺乏应该有的目录和索引而浪费在大海捞针里头的时间又有多少？因为缺乏应该有的目录和索引，产生不可避免的重复和阙漏，我们工作在质和量两方面的损失又有多大？这还是在识字的人占少数，各种研究和各种新式事业刚刚萌芽的今天，要是真正现代化起来，这种种损失又将增加多少倍？我不怕你说我故作惊人之论，我竟怀疑要是继续应用汉字，咱们中国的现代化能不能真正成功。

【客】你说拼音字的机械化有两方面，这是一方面，我且不跟你辩论，还有哪一方面呢？

【主】还有一方面是和字母次序无关而是由于字母的数目的。用拼音字，字母的数目通常不出三十，这对于文字的书写、印刷和传递都给予极大的便利。字母数目少，就可以有极灵便的打字

机，比手写又快又清楚。汉字也有打字机，可是用起来不会比手写快很多，有些字还没有。有了打字机，一切文件很容易留副本。不错，手写也可以用复写纸，但是只能作副本用，正本通常还是要用毛笔或钢笔写的。

【客】这也是现在办公事的人的偏见，银行、邮局和商店里对于铅笔写的文件就一视同仁。只要做官的人少讲究一点他们所谓体统，多讲究一点你所说的效率，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主】无论怎么说，有了拼音文字和打字机之后，一个打字员能做现在两个乃至三个书记的工作，是不成问题的。说到印刷，汉字尤其相形见绌了。用汉字排字，得一个字一个字地检，得跑来跑去。在欧美各国，手排已经只限于标题大字，所谓 display，普通字一概用机器排。无论是 linotype 或是 monotype，检字就是打字，打字有多快，检字就有多快。人家排八大张的报需要几个排字员，咱们排两大张的报需要几个排字员，你不妨去调查调查。不但此也，用打字机排字，错误的机会少得多，又省了许多校对的工夫。甚至还有一些咱们意料不到的便利，我且拿一件小事情来做例。外国的论文索引之类常有累积式的，所谓 cumulative index，譬如三个月出一次，第二季出来的就管六个月，到了第四季出来的就把全年的都依次排比好了。这够多么便利，可是一点也不奥妙，只是用的 linotype，一行一行的铅字条第一次印过了放在那里，第二次的铅字条做好了就依字母次序和第一次的混合排列，如此继续下去。汉字的个个独立的字钉能够办得到吗？

再讲打电报，人家也是在打字机上发报，打字机上收报。咱们呢？文字翻成数码，数码又翻成文字，这样翻来翻去，把工夫都翻完了。咱们还没收发到一千个字，人家五千个字都不止了，而且管保人家五千个字错不上五个字，咱们一千个字还得错上三

五十。现在大家闹“电报不如信快”，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再还有，人家已经有所谓电报排字机，把电报机和排字机联合运用（因为这两样无非都是变相的打字机），一个打字的坐在甲地，就可以同时在甲乙丙丁几个地方排字，这对于大报馆是一大便利。

但是这种种便利都只有拼音文字才可以享用，汉字是只能望洋兴叹。这书写、印刷、传递三件事的不经济，对于全国的人力又该是多大的浪费？

【客】 别的不说，电报这一项我还知道一点，外国有所谓电报传真的办法，咱们拿来仿行，那么发电报可以同样的快，而且是真笔迹。我相信凡事只要肯下功夫去研究，总会有办法，汉字的打字和排字也必有改良的一天。而且老哥这一番话完全是功利主义的议论。咱们不幸而生在这个时代，不能不讲求一点功利，也只能适可而止，一定要把机器抬到人的头顶上去，也就未免有点舍本逐末了。

【主】 电报传真的手续并不简单，即使这可以解决电报问题，还有印刷和抄写，还是无法改进。你说一定有办法，我不敢这么乐观。至于对于功利主义的是非，恐怕你我的看法也决不会一致。你说我舍本逐末，我不知道你所说的本是些什么。在我的看法，不讲究本固然不必去讲究末，可是不讲究末也就无从讲究本。而且在我看来，要是因为改用拼音字而能减短每个中国人学习文字的时间一年，增加全国文化工作的效率一倍（这都是十分保守的估计），这就和全国人民的福利有绝大关系，不能算是微末了。

【客】 得了，你我的看法既然不会一致，也就不必节外生枝，还是守着本题讨论下去为是。你且说你的第三第四个理由。

【主】 这两项理由都是理想主义的，不是功利主义的了，你

听着。我赞成拼音字的第三个理由是从沟通中西文化的观点出发。咱们的汉字用来标音是非常笨重的。现在外国人名地名的译音大多数是佶屈聱牙，如“诺服给奥基厄甫斯克”、“盖德奥诺夫斯基”之类，一般人见了都直摇头。不但难读难记，而且我用这几个字，你用那几个字，读书的人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地方还是两个地方，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中国人的世界知识的肤浅，这件事也得负点小小的责任。还有种种科学的术语和一般文化用语，有些是应该翻译的，也有些是国际通行，不必翻译的。但是因为汉字不是拼音的文字，不得不全都翻译。译音固然是非驴非马，译义也有望文生义，译语分歧，选字生硬难记种种毛病，例如 democracy 翻成“德谟克拉西”固然是无聊，dichloroethylsulfide 翻成“二氯硫乙醚”也还是何苦多此一举。要是改用拼音字，译义的字可以减少，更无所谓译音。人名地名当然是名从主人，许多国际通行的术语也可以直写原文。而且用了拼音字之后，中国儿童从小认识这些字母，懂得拼音的原则，学起外国语来也要便当得多。

这一切都是便利咱们中国人接受国际文化。同时，中文采用拼音字，外国人学起来也更加方便，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贡献也更加容易传播到别的民族里去。这对于世界大同这个理想的实现应该有一点帮助。最低限度也可以减少一点误解。过去在外国拍发汉字电报，因为用数码，要作密码看待，平时加倍收费，军事时期还不能拍发，这是小小的一例。

【客】人名地名译音本来是没有必要的一件事，中国人看看翻译书的大率都进过中学，拼拼音并不费事。不过插在汉字中间太不顺眼。至于术语译义，我认为还是一个好办法，德文里头也常常译义的。译音不容易同化，直写原文更要不得，妨害咱们本国语言文字的统一性。世界大同固然是崇高的理想，可是咱们也

不能太屈己从人。

【主】要是大家不肯屈点己从点人，世界的前途也就黯淡得很。丢开沟通文化不说，单单就中国语文本身的发展说，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赞成拼音字的理由。咱们的语体文自从新文学运动到现在，快有三十年的历史了，可是这个语体文究竟“语”到了什么程度，你我都很清楚。赵元任先生有一段话，很有意思——诺，就在这本《最后五分钟》的序言里，我念给你听：

> 白话文的运动到现在差不多儿有十二年了，可是随便拿一段白话文来念念，叫一个人在旁边听着：
>
> “歌德原文是很美婉的，我底译文不足方其万一。”问他听得懂吗？假如听得懂，再听：
>
> “这么好的景致，终于又相见了！这样幸福旧游之地，终于又相见了！那边为什么这样的冷静呀，窗子也没有一个开着。这般荒凉的凉台，当我们从前一同坐在那儿的时候，是何等有生趣呀。”
>
> 这懂是可以懂了，可是谁听见过有人这么说话的？我并不是说这种半白的白话文不好，或是不应该，我自己也有时候儿写这类不成话的白话。可是这都是用汉字写白话的糊弄局儿。因为咱们都认得汉字，懂得文言，所以把“之乎矣焉……”改了“的吗了呢……”就算写白话文了。

赵先生说这句话到现在又有十六年了，情形还是差不多；不信，我念两段你听听：

> “当我预备接眷来渝的时候，就尝当街仰望，颇垂涎那些商店的楼房。”
>
> “然而，既是邻居，到底不同路人，虽平素不相闻问，却时时声气相通。”
>
> “户外看长脚蜘蛛于仙人掌篱笆间往来结网，捕捉蝇蛾，辛苦经营，不惮烦劳。”

这些都是天天看见的富于代表性的语体文。所以赵先生的结论是：

> 所以不用汉字则已，假如用汉字，还是写不成话的白话文较为便利。

这句话咱们可以修改一下，叫做：假如用汉字，写出来的一定是不成话的白话文，因为汉字是管看不管听的，写文章的人也就只顾人看得懂看不懂，不顾人听得懂听不懂了。于是“文”和“语”还是打成两橛，岂不大大地违背了当初提倡语体文的本意？赵先生接下去说：

> 再进一步说，汉字最相宜的用处，还是用它来写文言文，那就可以写得恰恰不多不少，这是它的逻辑的地位。

反过来说，要写真正的语体文，就得用拼音字。

用了拼音字，不但是写文章的人不能信笔所之地凭仗汉字“拆烂污”，而且文字的运用有许多巧妙，非用拼音字没有法子办到。文字的作用在于代表语言，要能把语言的隐微曲折处传达得维妙维肖，才算是发挥了文字的功能。譬如说，口语里有许多字一向没有蒙文言录用，现在语体文里要用它，写成什么样儿的汉字好呢？结果是你这么写我那么写，弄得很不一致，譬如有人写“别扭”，有人写“蹩扭”，有人写“麻胡”，有人写“马虎”，这种乱糟糟的写法，一改拼音字自然就归于一律。还有许多有声无字的词儿，常常因为没有适当的汉字或是虽然有而怕写出来引起误会，就此牺牲了不用的，文章为之减色不少。

【客】这也只要大家试写，久而久之自然约定俗成。《红楼梦》里头不知道有多少字是曹雪芹自我作古后来就通用开来的。而且你说用汉字写俗语有字形分歧之病，可是用了拼音字要是依然有人写 byeneou，有人写 bieniu，有人写 mhahu，有人写 maxu，又一律个什么？

【主】你就是故意捣乱。国语罗马字和中国字拉丁化是两种拼音法式。将来改用拼音字，或是用这种，或是用那种，或是另外制定第三种，总之只能有一种，决没有几种法式同时并用的道

理。至于“别扭”和“鳖扭”，“麻胡”和“马虎”，你能说我的不是汉字，我能说你的不是汉字吗？

除了传写俗语，还有传写方言。咱们提倡国语，可不是要消灭方言，方言是消灭不了的；无非是说，一个人除本地方言外还得学着说和写国语，用来代替以前的文言。有方言就可以有方言文学，而且就是在国语文学里，有时候也需要插进或多或少的方言，才可以增加文学的真实性。这种例子在现代外国文学多极了。这里有一本英文小说选，我前天在地摊上捡来的，随处翻开都找得着。你看，这是英国约克夏人的说话：

Nay, tha's got nobbut one better half, and that's me.

这是美国黑人的说话：

Ef you do I' s gwine find out'bout it.

这是美国原来说德文的移民的说话：

Vell, I vas positiff, becawss I can see de whole ting.

这是英国人学大陆上的人说话：

You onlee say that because you lak mine bettaire. Is not that so, dar-rling?

这不用拼音字能办得到吗？

【客】方言也还是可以用汉字写的啊。吴语的和粤语的弹词、小曲、剧本、小说，都是用汉字写的，新文学家如李劼人、沙汀的四川话小说，刘半农的江阴话民歌，徐志摩的硖石话诗，[1]也都是用汉字写的，又何曾听说非用拼音字不可？像《金瓶梅》、《醒世姻缘》、《海上花》这些小说，要是用拼音字写了，请问能不能还有这么多人欣赏？

【主】用汉字写方言的缺点有三。第一，会造出许多奇奇怪怪的汉字来，使认识汉字的人还是读不出，粤语里这种字最多，如“乜”、“冇”之类。其次，只有吴语、粤语等和国语相去颇远

的方言写出来才显，像山东话四川话之类用的词语和国语大多相同，写出来不容易显出地方色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无论哪一种方言，一用汉字写了，大家都会用自己的方音去读，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你想想看，用广东音读《海上花》或是用上海音读《红楼梦》，你要笑得肚子疼不？譬如：

我是无拨工夫去个哉，耐去阿好？

自然是比

我是没有工夫去的了，你去好不好？

能传达地方色彩——这是刘半农在《海上花》序里举的例。可是要依照北平话说成：

wǒ shì wúbù gōngfu qù ge zāi，nài qù a hǎo?

成句什么话？要是当时不写汉字，写成：

Ngou s mbeq gongfu chi geq tzé，né chi aq hae?

就是不会说吴语的人也就能念的大致不差了。这点浅近的道理刘半农、徐志摩他们哪里会不知道，无非在汉字统治之下不得已而写汉字罢了。一旦改用拼音字之后，用方言做诗编戏写小说的人一定会多起来，并且那里边还真有好诗好戏好小说。

【客】你的要求太过分。我看汉字也就很可以对付。

【主】对付，对付，艺术是可以“对付”得的，还有什么话说。——好，你要讲对付，我就拿两个极小极小的小玩意儿来请你对付一下：

Mmméiyǒu（“没有”，迟疑而后说出）。

y－ǒ－u－de sh（“有的是”，“有”字慢慢说）。

多写两个“没”字和“有”字吗？那就变成口吃了。其余如 ng，mm，hng 这些叹词，平常写成“嗯”、“呒”、“哼”，也都大失真象。

【客】这些芝麻绿豆大的问题我懒得跟你辩，且接着你的大

题目讨论下去。你说用汉字就不能写真正的语体文。你这也叫做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可知道语体文也有许多种，有可以接近应该接近口语的，也有不必接近无从接近口语的。前一种固然可以用拼音字，后一种要是改用拼音字可就糟透了。譬如现在报纸杂志上的论文以及一般非文艺的书刊，有用语体的，而且也有连你老兄也得承认是写得很流畅的，可是一改拼音字就谁也看不懂了。你知道这是什么缘故？这是因为咱们的口语里的词汇太贫乏了。小说戏剧所以能比较地接近口语，就是因为口语能供给作者所需要的词语，只要嘴皮子薄，谁都能写个小说什么的。可是文章的内容一离开吃喝睡撒，牵涉到“文化”、“思想”等等，口语里没有那些个字眼儿，你叫写文章的人怎么办？他要不用些口语里没有的词语，他的文章就写不下去，这些词语不从汉字取材从哪里取材？这决不是写文章的人拆烂污，实在是口语不争气。咱们只该叫口语赶上语体文，可是你反而要语体文去迁就口语，这怎么成！唯其如此，正可以证明现在此刻汉字绝对不能废，废了汉字咱们就除了吃喝睡撒什么文章都写不成了。

【主】你这番话很有理由，不像刚才说的那些话的强辩。但是要依你的说法，等口语的词汇丰富起来再采用拼音字，那就叫做“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而且要叫口语赶上现在这种语体文，那是一辈子也赶不上，因为汉字跟文言结下了不解之缘，可是口语绝对跟文言亲近不来——要是它们能拉到一块儿，当初也不会分家了。中国的口语因为一向只供日常生活应用，一切高深细密的思想都仰仗文言，词汇贫乏点儿是有之——可是也不至于像你说的只有吃喝睡撒四件事。咱们现在要扩大这个词汇才够应用，所以要添造许多词语。要是这些新词新语只能出现在纸面上，不能溶化到口语里去，咱们的目的还只是达到一半，“文”和“语”当中还是有一道鸿沟。可是只要还在用汉字，这一道鸿沟就永远

填不平。第一，写文章的人有文言词儿可用就不去发掘口语里的词儿，譬如写惯了“怂恿”就不想到口语里有“撺掇”，写惯了“症结”就忘了口语里说“病根”。有许多文言词语不该生吞活剥地接受过来的，因为写的是汉字，就忘了说和听的便利，例如不写“薪水和津贴”写“薪津”，不写“整理军队”而写“整军”，甚焉者就“美婉”、“巧慧”、“仰望”、“欣逢”什么都来了。

【客】你不忙说下去，我且问你，你写不写这种文章？

【主】写呀，怎么不写？这正可见汉字的诱惑力之大，也就是所以要反对。

【客】唉，天堂有路你不走，活该活该 。你说下去吧。

【主】第二，咱们现在增加的词汇有一大半是所谓新名词，就是从外国传来的新的事物新的思想的词语。这里头有许多是不必翻译的，我刚才已经说过。那些可以或是应该翻译的，因为用汉字翻译，只顾眼睛里看起来古雅，就忘了嘴里说起来生硬，只顾笔底下写起来简洁，就忘了耳朵里听起来含混，使口语里吸收起来非常困难。不错，因为这些新事物新思想已经深深地透进咱们的生活，所以虽然生硬，虽然含混，咱们口语里还是接受了大量的新名词。可要是当初不像你老兄说的从汉“字”取材而从汉“语”取材，译一个词语，顾到说起来拗口不拗口，容易混淆不容易混淆，尤其重要的，顾到这个词语里头是否至少有一个成分是还活在口语里头，这些新名词溶化在口语里一定更快，更多，更牢固。譬如说，假如不翻“舆论”翻“公论”，不翻“货币”翻“钱币”，现在听得懂和说得出这些词儿的人一定更多。

第三，汉字是拿单字做单位的，复音词的组织异常自由。悲痛，悲伤，哀痛；差别，差异，殊异；郁闷，抑郁，忧郁；记叙，叙述，记述，叙写，写述——这种情形多极了。要叫口语接受，接受哪一个好呢？还是全都接受呢？

用汉字写语体文，在三十年前刚刚提倡语体文的时候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并且不失为因势利导，减少反对的力量。这个妥协的、糊弄的局面应该有一个结束，因势利导应该导到一个地方去，不能尽着往死胡同里钻。为了促进口语词汇的扩大，为了保证笔语词汇和口语词汇的合流，换句话说，为了语体文的正当发展，为了把它从文言的黑影里解放出来，非用拼音字不可。

【客】 乍一改过来的时候，现在写文章的人都只能搁笔了？

【主】 没有的话。文言初改白话的时候，虽然也有一部分人跟着文言同归于尽，可是一般而论，写文章的人只见多起来。汉字的改革也会有同样的结果。初初改革的时候，自然要有点小困难。写文章的人不能信笔写去，得动动脑筋，尤其是得动动嘴，要选择，要扬弃，不得已的时候，也许要在一个词之后注上汉字，跟咱们现在在新名词之后注上外国字一样。从语体文的立场看，困难是早就在那里的。用汉字是躲避困难、掩饰困难，用拼音字是把困难暴露出来，努力克服它。是的，这对于写文章的人是一个考验，逼他用出他最大的力量，不让他依傍文言偷懒。要是他只会躲避，只会依傍，那也只能让他跟着那半生不熟的语体文同归于尽。或者索性退回去写文言文，和他的同志们去唱和，去叹息。

【客】 你说话真利害。你是一定考得过的了。承你指示我们这些老朽的出路，感谢之至！

【主】 我个人考得过考不过没有关系。一个人不能为了自己的方便牺牲他所见到的真理。我考不过，我就不写文章，自然有比我们行的人出来把握这个更好的工具，写出更好的文章。

【客】 你的话完了没有？

【主】 我的话完了。要不要我把我的理由总结一下？我赞成拼音字，一，因为要中国文字容易学习；二，因为要中国文字能

胜任现代的高速度的文化工作；三，因为要中国的语言文字更容易接受国际文化；四，因为要充实中国口语，解放中国语体文。现在该听你的了。

【客】 累了罢，喝杯茶。你且少安无躁，听我一一道来。我赞成汉字，反对拼音字，有五个理由——我不敢说五大理由，理由强大还是弱小，一凭足下裁断。

第一，拼音字有时间性，汉字是超时间的。这有两个后果：一，用汉字可以通古今之情；二，用拼音字变乱纷纭，遗患将来。拿第一点来说。咱们汉字往少里说也已经有了三四千年的历史。最早的甲骨、金文跟现在的字体相差太远，姑且不去说它。周秦之际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光荣的时代，诸子百家著书立说，虽然已有二千多年，他们的书我们现在还是看得懂。再来看采用拼音字的民族，像英文才不过一千年的历史，不但古英文现代人已经一字不识，连十四世纪乔叟的作品都要有专门训练才读得下去。这完全是因为拼音字有一个内在的矛盾：语音要变动，拼法要不要跟它变动？跟它变动，像前半期的英文，结果是后人看不懂前人的文字。不跟它变动，像后半期的英文，结果是拼法和语音分歧。不如汉字以不变应万变，虽然不冒充标音正确，倒还能聚古今读书人于一堂，使我辈还能沾溉一点古圣昔贤的遗泽。

【主】 你这个话未免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咱们这一辈人能够马马虎虎看一点古书，不尽是汉字的功劳，主要还是因为咱们从小就学习文言文的缘故。不必先秦诸子，就是唐宋以后的文章，你拿来给语体文出身的现代青年试试看，看他读起来比现代英国人读乔叟怎么样？大凡一种语言的变化有三个方面，一是语音，二是语法，三是词汇，后者又有两类，或是整个的古字死去，新字产生，或是一个字的古义死去，新义产生。汉字胜过拼音字的无非是能使语音的变化不生影响罢了，对于语法，对于字

和字义的新陈代谢，又有什么控制作用呢？你提到乔叟，这儿有他的诗集，咱们随便找个例子：

And palmeres for to seken straunge strondes.

To ferne halwes, kowthe in sondry londes...

这两行诗不是现代人一看就懂的，可是里边只有 seken, straunge, londes 三个字是仅仅拼法变动，其余的字一方面有 and, for, to, in 这些字拼法跟现在的一样，另一方面有 palmeres, strondes, ferne, halwes, kowthe, sondry 这些字或是整个已死，或是字义和现在有出入，都不仅仅是拼法问题。咱们不妨另拿两行来比较：

Whan that Aprille with his shoures soote

The droghte March has perced to the roote.

这里头没有死字和死义，虽然好几个字的拼法跟现在不同，除 soote 外都一望而知，所以现代人读起来并不太费事。

让咱们再在中国古书里找一个例子，是我在一篇文章里用过的，[②]就是孟子里的“弃甲曳兵而走”。这不是怎么特别深奥的一句，可是分析起来，“而”字是个现代不用或不这样用的语法成分，“曳”字是个完全死了的古字，“兵”和“走”的古义都和现代的意义不同，“甲”字的现代意义（铁甲，装甲）也和古代的意义有出入，只有“弃”字还活在“放弃”、“遗弃”这些词里头，虽然也已经不单独用。一个没有受过文言训练的现代青年是否能一看这句书就能完全地正确地了解？汉字是颗烟幕弹，使你乍一看好象二千多年前的文字和二千多年后的文字相同，其实相同的只是字形而已。（严格说，也只是汉以后的情形，汉以前字体不同，也跟拼音文字的古拼法有几分可以相比。）真正可以通古今之情的不是汉字本身，是因有汉字而产生的文言文。

【客】那么你承认汉字可以减少古今文字的隔阂至少到三分

之一，不失为一优点？

【主】这个我承认，不过我认为汉字的这个优点必须和文言联合起来才相得益彰。要是咱们中国人必须普遍地学习文言，自然应该开头就学汉字，省得学习两套文字。否则就没有必要。

【客】可是拼音文字过了些时候就会发生拼法和读音不一致的毛病，这是你也承认了的。要是咱们改用拼音文字，几百年之后也变成和英文一样的凌乱，那又是何苦来多此一举？

【主】你不应该拿英文来做例子。英文拼法的凌乱有它的历史原因：一则它受了诺曼人带进来的法文拼法的影响，一种文字里边有了两种拼音系统；二则英文的拼法固定的较早，后来有过重大的语音变动，拼法却没有很大的改变，所以特别显得这样乱糟糟的。拼法固定较迟而又受外来影响不多的文字如德文，就比英文整齐得多。咱们不采用拼音文字则已，要是采用拼音文字，自然只准有一种拼音法式，而且要慎重制定一套最适用的法式。同时，我要提醒你一个事实：语音的变动虽说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可是也和种种社会条件有关系，如交通，阶级制度等等。尤其是普及教育，能大大地限制语音的变动。大家都会读书看报，都常常读书看报，大家的语音无形之中就受了拼法的拘束，不至于变动得太远。近代英文里有所谓“拼法读音”的现象，如 bankrupt 里的 p，perfect 里的 c，原来都是不读音的。有声电影和无线电广播也很重要，它们维持一种语言的语音一致，而语音的变动，咱们知道，大多起源于地方性的变异。咱们提倡拼音字，最大的目的就是要用来普及教育，教育越普及，拼法和语音分歧的危险就越小。就让三五百年之后两者之间又有了相当的距离，咱们也不妨再来修正一次拼法。至于少数字的语音变动，更容易办。一个字的意义常常在那里变动，比了字音的变动快得多，一本好的字典时时在那里修改，把不通行的字和不通行的字

义注明（这是指大字典说，小字典就简直抹去），把新生的字和新生的字义添上。为什么一个字的拼法不能让负责的国家学术机关斟酌需要在相当时期修正修正呢？

【客】 少数字的拼法修改，读书的人可以靠字典来帮助，要是大批的修改起来，读书的人怎么办？

【主】 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要是那本旧拼法时代的书新拼法时代的一般人还爱读，就在重印的时候照改一下，好比现在咱们念的莎士比亚已经把四开本、对开本的拼法现代化了一样。要是只有少数人要去参考，揣摩一下旧拼法也不太难。这自然稍微有点不便，可是天下的事情没有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拼音字优点很多，这一点小小的不便也不能顾及了。而且这比了第一次改用拼音字的时候处理汉字书籍的问题简单多了——关于这个待会儿再谈。现在请教你的第二个理由。

【客】 我的第二个理由是：拼音字是地区性的，汉字是超地区的，因此汉字能帮助民族的团结，拼音字会助长方言的分裂。咱们中国人多地方大，各地有各地的方言。二千年来，汉民族虽然在政治上有时分裂，在文化上始终统一，全靠汉字来维系。要是当初用了拼音字，咱们中国也早就闹成欧洲拉丁文废除以后的分崩离析的局面了。就拿现在来说，一个北平人、一个上海人和一个广东人到了一处，要是各说各的方言，别说是三天，三年也说不到一块儿。可是不怕，只要面前有一枝笔一张纸，就能上天下地无所不谈。这就是汉字的妙用。反过来看拼音字，既然拼音，自然只能拼一地之音——要是斟酌各地的语音，舍短取长，必然弄得四不象，哪个地方的人也学不好，第一次“国语”注音字母就是这样失败的。既然只能拼一地之音，就只有那个地方的人容易学会，对于别的地方的人就很不方便，和学汉字一样难，不如直截了当大家学汉字。要是给全国各地方言分别拼音，那么

一国之内有了多少种文字，必定影响全国的统一。

【主】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团结是否全靠汉字，我不是历史学者，不敢乱说。但是近代欧洲的分裂自有种种原因，如民族，宗教，交通等等，你要把这个罪名一古脑儿加在拼音文字身上，未免有点冤哉枉也。即使中国的情形两样，汉字确实建立过团结的大功，现在让它功成身退，也没什么不可以。现在咱们的民族会不会闹到四分五裂，要看民族意识是否已经具有决定性的团结力，跟用不用拼音文字没有关系。至于你说的北平人、上海人、广东人到一处可以拿纸笔代唇舌，这正是一件不幸的事实，是我们正在努力要消灭它的。而且，请问全国人民之中又有百分之几是有能力笔谈的？

【客】这是教育没有普及的缘故，是暂时的现象。

【主】你的意思是要单纯靠汉字来普及教育？凡是对于这个问题稍稍留点心的人都知道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退一万步说，就算有全国人都能笔谈的一天，仍然是大不幸的事情。因为可以用嘴说的地方还是要用笔写，是万分的不便。与其让汉字来统一，还不如让一种全国性的语言来统一。

【客】我也赞成统一国语的呀，可是在国语没有统一以前就不能不借重汉字，拼音字是万万要不得的，它一定妨害国语的统一。——我这也是退一万步说，丢开汉字的其他优点不谈。

【主】跟你的意见相反，我认为助长方言的势力的是汉字不是拼音字，拼音字倒能促进国语的普及。这个话你觉得奇怪？一点也不奇怪。你知道汉字所以能通行全国是有一个条件的：让各个地方的人拿方音来读。要是全国只准有一种读音，那就更加不容易跟本地口语联系，学习起来更加困难。许多地方分别“读音”和“话音”，读音比较跟官话音相近，但还是不完全相同，而且都只有一部分字有这种分别，要是全部的字都有这种分别，

就苦不堪言了。所以用方音读汉字是自然的趋势，现在各地小学里教的是“国语”，读的还是方音，可见这个趋势不容易打破。这不是汉字助长方言的势力，妨害国语的统一吗？要是改用拼音字，自然得按照拼法学习读音，国“文”和国“语”再也分不开，必得一块儿学习，岂不是国语更容易普及？

【客】不是有人主张各地拼各地的方言吗？不是你也赞成有方言文学吗？那还统一个什么国语？

【主】这两件事情不能混为一谈。拉丁化派主张顾全事实，把全国分成几个方言区，暂时各拼各的方言，等它互相溶合产生一种全国性的语言。国语罗马字派以及一些对拼音法式没有成见的人，主张选定一个有力量的方言做国语，事实上都赞成用北平话，拿来推行全国。无论哪一派，都没有主张永远各地拼各地的方言的。至于国语之外，方言是否存在，是客观的事实，不是咱们能作得主的。既有方言，即使你不给它制定字母，也自然会有人拿国语字母加加减减去拼写，跟现在英文里的情形一样。总之，即使有方言拼音字，对于学习国语也有益无害，因为从方言拼音字里学会了字母的音值（也许有几个字母要稍稍调整），又学会了拼音的原则，学习国语自然更加容易。譬如广东人读“科学”是 fo hok，在用汉字的时代，要是没有人教给他，他怎么样也不会知道这两个字在北平话或一般北方话里怎么读。要是用了拼音字，无论写成国罗式的 ke shyue 或是拉丁化的 ko xyo，他就都会读得出来了。

【客】我的第三个理由是汉字细密，拼音字粗疏。咱们中国文里同音的字太多了——你不是有一本国音常用字表吗？拿来我翻一翻。你看，“之”字音不分四声有六十个字，里边光是去声就有二十六个，“鱼”字音不分四声有六十八个字，里边光是阳平声就有二十八个。要是采用拼音字，请问如何分别？只有用汉

字，清清楚楚，丝毫不乱。

【主】不错，汉字里头的同音字太多，这该是制定拼音法式时候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可是我要先反问你一句：为什么咱们说话的时候没有同音字的问题？除了说到人名地名的时候有“弓长张”，“舞阳，跳舞的舞，阴阳的阳”的情形而外，平常说话里头可需要“什么什么的什么”这种说明不需要？既然说出来不至于误会，何以写下来就要误会呢？咱们知道，古代汉字的同音字并不多，后来语音变化，许多古代所有的语音分别都消灭了，同音字就增多起来。但是说话是人生不可须臾离的一件事情，同音的字多了说话很不方便，于是或是加添词尾，或是联合两三个字当一个字用，汉语渐渐由单音词走上复音词的路，这是语言上的代偿作用，正如生物的有代偿作用，像盲人的听觉和触觉就比普通人发达一样。以现在而论，汉字的“同音字”虽多，汉语的“同音词”并不多。就拿你刚才说的“之”字音的字来说，六十个字里头，现代语里用到的只有半数，里头当作单音词用的，阴平只有“织”和“掷”（限于掷骰子一义），阳平只有“直”和“值”，上声只有“纸”和“只”，去声只有“治”和“置”（限于置产业一义），这四对单音词一有上下文决不会相混；其余“支、枝、肢、知、蜘、只、汁、脂、植、殖、职、质、姪、止、旨、指、志、至、稚、智、制、製、痔、秩”这些字都只用在复音词里头，“之”字只见于成语，更不成问题。“鱼”音字的问题更加简单，六十八个字里头只有二十六个字是现代语里用得着的，这里边“迂、榆、愉、愈、于、盂、馀、娱、语、宇、羽、喻、裕、御、誉、欲、预、遇、狱、寓、育、域、芋”等字都只见于复音词或成语，只有阳平的“鱼”，上声的“雨”，去声的“玉”是单音词。像这种情形，只要词儿连写就都不成问题。拉丁化，国语罗马字，以及任何其他拼音法式，没有一个不主张词儿连写的；

国罗并且主张拼出声调，更加保险。请问你还有两个什么理由？

【客】我的第四个理由是汉字简便，拼音字繁重。用汉字写文章，简单明了，用拼音字就啰嗦不堪。一页汉字书用拼音字来印非两页不可。这种浪费人力物力，我实在不敢赞同。

【主】想不到你会说出这种糊涂话。汉字何尝简便？要是真正简便，谁也不会赞成拼音字了。我懂得你的意思，你说的简便是说可以不照实际语言写，例如嘴里说“今儿个晚上”，笔底下却写“今晚”，嘴里说“大门外头”，笔底下却写“门外”，简便确是简便，可是这只是文言的简便，不是汉字的简便。现在语体文流于半生不熟，一半就是因为贪图这种简便。

【客】只要是简便就成，什么叫做生，什么叫做熟！

【主】要是拿字数少算简便，那么文言比用汉字写的语体文更简便，绕了这么个大圈子，又回到文言白话的问题上去了。刚才咱们讨论语体文的正当发展的时候，我的话已经说了不少，我想可以不用再说了。

【客】可是你别忘了你并没有把我说服。

【主】那是另一问题。你我现在讨论的是汉字本身和拼音字比较起来哪个简便的问题。一个字对一个字，拼音字比汉字简便，除非准许用汉字的时候大量地用简笔字。拼音字的一个音段最多不过六个字母，平均只是四个字母光景，汉字十几笔的很多，平均也总有八九笔。譬如“中、华、民、国”四个字在汉字里头不算繁的，“中”字只有四笔，“民”字只有五笔，可是四个字加起来还是有三十二笔。拼成国罗式的 Jonghwamingwo 只有十三个字母，拼成拉丁化式的 Zhungxuaminguo 只有十四个字母(一般说起来，拉丁化的拼法还比国罗式短些)，你说是哪个简便，哪个繁重？

【客】你不能拿拼音字的一个字母来抵汉字的一笔呀。

【主】你也不要忘了拼音字是蚯蚓似的一笔连着写下去，汉字是一笔一笔的分开的呀。就让放宽点儿算，一个字母抵一笔半，不，抵两笔，也还是不会比汉字繁重的。其实咱们这种锱铢较量根本是不必的，用了拼音字就可以打字，用汉字只能手写(中文打字机的笨拙，不用再说)，比较起来倒是哪一种节省人力？至于印刷起来汉字所占面积较小，这倒是事实，可是也不至于像你所说有一与二之比。再说，这是拿中文常用的五号字跟西文常用的印书字母比较，可是中文五号字有这种大小的字母的疏朗醒目吗？恐怕只有四号字的清晰程度才可以相比，那么所占的篇幅也就差不多了。用汉字，节省的不过是少许纸张，可是写起来多费许多时间，读起来多费许多目力，请问纸张宝贵还是时间和健康宝贵？

【客】我还有一个理由，这是你怎么样也驳不倒的。汉字美观，拼音字就不算丑陋，反正也谈不上好看。汉字的形体能引起咱们的美感，譬如“鸳鸯”、“玫瑰”这些字，看起来多美，写成yanjiang和meigui，多么索然寡味？而且用汉字，字字整齐，做诗做对，有一种整齐的美，拼音字绝对办不到。再要讲到书法，这是咱们中国独有的艺术，连洋人也佩服得了不得的，一改拼音字，不成问题要毁得干干净净。我不信你全身二百多根骨头里头就连一根雅骨也没有。

【主】你这个理由更加乏了。你的话分三点，让我一一答复。第一，文字的美完全是由联想而生。你看见“鸳鸯”二字觉得美，你看见“垃圾”二字还觉得美不觉得？看惯了“鸳鸯”觉得“鸳鸯”美，看惯了yanjiang也会觉得yanjiang美，无非是看见字形，联想到它的声音和意义，因而生出美感。一个不识字的人，他见了yanjiang不生美感，见了“鸳鸯”又何尝能生美感？要是只有汉字才能引起美感，那么西洋人是在文字上一点美感也

得不着的了。

第二，对联这个玩意儿是要有文言才玩儿得起来的。诗，语体的也有，自然不是你所说的诗，你所说的诗，几言几句，整整齐齐，那也是要有文言才玩儿得起来的。这种诗和对，要是用语体来做，纵然写的是汉字也美不到哪儿去。

只有书法一项，确是一种艺术。但是这是要有写字的天分的人，再加上十年临池的工夫，才会有成就的，并不是会写汉字的人写出来的字都是艺术。现在的人没有闲工夫去练字，早已谈不到书法。时势不同，这一项艺术注定了要衰落，关拼音字什么事？西洋人用拼音字，早先也讲究书法，虽然不成为一种艺术，也还有优劣美丑可分，可是现在也不讲究这一套了，因为没有练习的功夫，因为有了打字机，一句话因为时势不同。要是就少数艺术天才而论，就是在拼音字通行之后，还是会有人高兴练习写汉字，当它一种和实用无关的纯粹艺术，或是转移方向去学画，学雕刻等等。附带我还想到一点，关于印书的字体：现在通行的老宋体（其实是明朝后期才有的），实在丑得可以，倒是外国印书的 a，b，c，d，有时候还倒真有很美的字体呢。

【客】洋迷，洋迷！其愚不可及也。照你看起来，拼音字是绝对的好，汉字是绝对的坏，中国非改用拼音字不可了？

【主】天下的东西就它本身说无所谓好坏，有批评的标准才有好坏可说。用这个标准，这样东西比那样好；换一个标准，也许是那样东西比这样好。文字是一种工具，批评它的好坏要拿它的用途做标准，要问拿来写哪一种文章。从我一路而来说的话，你应该已经明白我的看法。我的看法是汉字的优点和文言分不开，语体文的长处也必须用拼音字才能充分发挥。汉字配文言，拼音字配语体，这是天造地设的形势。事实上，中国会有“文言”这种文体，主要就是因为用的是汉字，我在一篇论文里讨论

过。[③]现在社会上文言和语体并行，这种局面是不会长久的，将来的胜败也是没有人怀疑的。但是要是用汉字写语体文，胜利来得慢，而且不完全。还有，这种文言语体并行的局面把大量的困难加在现代青年的身上，是整个社会的损失。促使这个局面早日了结是咱们的责任，改用拼音字是釜底抽薪，可以使这个局面快快了结。

【客】 你且慢来“咱们”，我对于文言和语体的看法根本就跟你不一样。我认为为了接受四千年来的固有文化，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必须学习文言。语体文的用处主要在于推行国民教育，使没有资格深造的人获得一种可以供他应用的文字（我说的资格是智力的，不是金钱的），对于有资格深造的人也不失为一个学习文言的阶梯。在文艺上，多一种文体就是拓宽一块园地，添植几株花草，也可以凑凑热闹。如此而已。我不能像你那样把语体文学当作圣经看待。

【主】 图穷而匕首见，你把你的真正的主张捧出来了。你不是要保存汉字，你是要恢复文言，至少是恢复文言的主干地位。你的话里头的漏洞很多，譬如说要接受四千年的文化做真正的中国人必须学习文言，你可知道固有文化是不等待接受，只要你生活在那个社会里，那个社会的文化就会钻进你骨头眼儿里去的？你能否认那些种地的、打铁的、打仗的、造飞机场的人是真正中国人？你把中国人分成两种，一种人是只配使用一种次等的工具的，一种人是应该学习两种工具，一种在自己人里头用，一种用来跟另外那些人打交道。你认为语体文学是凑热闹的，不配做圣经看待，你可知道圣经恰恰是用语体文写的？像这种闭起眼睛来“认为”，我也优为之。我能模仿你的调子说：“我认为为了便于接受世界的文化，做一个现代的中国人，必须学习语体文。全国的人一律只学习语体文，可以使幸而有深造机会的人不必旷日持

久去学习另一种文体，不幸而没有深造机会的人可以看得懂各色人的文章，不受别人的蒙蔽。在文艺上，拿语体文学来替代文言文学，等于把花园里盛时已过的枯花败叶拔了，种上些新鲜花草。”

【客】你这个话就没有漏洞？

【主】我早就声明是模仿你的调子，这里边自然有许多 half truths——半真理。这个文言语体的问题本不在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我也不想跟你絮叨下去。我只打算指出一个明显的事实，再说几句不中听的题外之言。我要指出的事实是现在的年轻人，大概说，三十以下的，他们的阅读趋向：除了看报或是为了职业上的需要，他们很少跟文言接触。大学生和中学生，都只有在教室里被动地读一点文言——这当然是读不好的，不用说——教室之外，求知识，找感受，他们都只在语体的书刊里周旋。现在中学生不大看报，大率只看看标题，为什么？不但是因为报纸的内容沉闷，也因为大多数的记事还是用的文言，虽然是不太高明的文言。总之，咱们得坦白地承认，现在的一般青年已经几乎跟古书绝缘。

【客】对于现在的青年以及趋奉青年的人这种重语轻文的现象，我是只有惋惜。有心人应该起衰振敝，不应该推波助澜。

【主】现代的年轻人跟古书疏远，不但因为文字上有隔阂，也因为内容上有隔阂。古人的生活经验和他的生活经验，相同的固然不少，相异的可太多了，古代的作品决不能像现代的作品那样和他“心心相印”。我承认古代文学里有一部分是能够并且值得让现代人欣赏的，但是必需除去文字上的障碍，要翻译一道——即使翻译的时候不免有点损失，还是非翻译不可。这是提倡语体文的时候早就应该做的一件事，一向误于认得汉字就读得古书的错觉，就耽搁下来了。

总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需要，文学、文体、字体都得要适应这个时代要求。我刚才说过，文字是工具，批评工具的优劣要拿用途做标准。字体是如此，文体也是如此。在过去的中国社会里头，汉字和文言是很适用的一种工具。因为那种社会是，至少是它的理想是，由少数才能出众的贤人来管理人民大众的事情，这少数人既然才能出众，学习这种繁重的工具不至于太难，人民大众是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根本不必读书，文字的艰难或容易跟他不发生关系。同时，那个社会是相当固定的，几百年都没有大变化，古代的经验和后代的经验相差不远，博古就是通今，那么那种相当固定的汉字和文言倒是很合宜的工具。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大家的事情要大家来管理，大家都得读书看报写文章。同时，社会变动非常快，博古未必通今。尤其是现代各种事业没一样不要讲效率，处处要快，要能机械化。在这种社会里头，自然是用拼音字写语体文最合式。简单地说，汉字加文言，配合封建社会加官僚政治，拼音字加语体文配合工业化社会加民主政治——这是现代化的两个方面。中国正在从前一种社会往后一种社会转变，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于民族生存有利的一种转变。倘若咱们要，并且咱们能，挽狂澜于既倒，把中国拉回封建社会去，或者是世界的形势有改变的一天，重复走上封建社会和官僚政治的路——你相信会有这一天吗？——倘若有这个可能，我一定跟在你后头摇旗呐喊保存汉字并且提倡文言。要是咱们明白只有随着天然的趋势，好好地讲求如何适应的办法，那么我劝老兄把小弟的意见再平心静气地想想。这就是我要说的几句不中听的题外之言。

【客】 你现在拉扯上工业化，民主化，现代化这些大帽子来压服我，我也没有法子跟你辩论下去。你我的出发点不同，三天三夜也说不到一块儿。我闲嘴饶闲舌，有一个问题姑妄问之：你

对于一旦改用拼音字的过渡时期的困难考虑过没有？这种困难克服得了克服不了？

【主】你既姑妄问之，我也就姑妄答之。不过这种困难我形容起来决不会有你形容起来动听，你且说说看。

【客】我问你，改用拼音字是缓进啊还是急进？要是暂时不废除汉字，只是逐渐推行拼音字，那就一定推行不开。因为社会上还在通用汉字，学了拼音字的人读不了书，看不了报，没有什么用处，学起来就不热心了。要是采取急进的办法，一下子就把汉字废掉，全国的报纸书刊都改用拼音字，又使已学汉字的人大大不便。据说中国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识字，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这百分之二十的数目虽不大，可是已经是三十年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的成绩。现在这九千万识字的人，包括全国的知识分子、官吏、作家、记者等等在内，一夜睡醒，忽然都变成文盲，而同时那三万六千万原来的文盲又有几个已经开了眼了呢？这是一。其次，就让短期间之内，无论已经认识汉字的或是没有认识汉字的，都学会了拼音字了，你又拿些什么书给他们读？那些古往今来汗牛充栋用汉字写的书又怎么办？是不是一概束之高阁，因为已经不合你所谓时代的需要？你刚才好像也提到这个来着，我倒要听听你的高见。

【主】你所说的缓进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可是你所说的急进的办法也未免过急，这自然是你为了立说的方便而设。一夜工夫就把全国的书报改用拼音字，请问那些写书编报的人以及排印书报的人从哪儿来？照我的瞎想，在定期改革之前得有个预备时期。这又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研究和实验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之内制定一种最适用的拼音法式，编一本拼音字字典——或者应该编两本，一本小一点，只收口语里或至多是相当有知识的人的口语里通用的词语，里边不附汉字。一本大一点，包

括许多现在只见于书面可是也还有希望通行到口语里去的词语，后头要附汉字；小字典的用处在教学，大字典的用处在参考，是带几分临时性，需要常常修订的。第二个阶段是造就推行人材的时期，凡是将来要教人识字的人，如各级学校里的教师，以及职务上要写文字发表的人，如作家、记者、官吏等等，都得在这个时期学习拼音字，这个时期应该有少数拼音字书刊，供他们练习。到了实行改革的时期，也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造就拼音字读者的时期，小学里完全改用拼音字，大学中学要设补习班，同时举行大量的成人识字教育，为教育原来的文盲用，以及各种讲习会，为原来认得汉字的人用。这个时期的一切书报部可以或者只出拼音字版或者兼出汉字版，但是除特殊的文史研究刊物外不准只出汉字版。政府的公告在这个时期之内可以两种文字并列。这当然多费一点事，可是在通行两种或三种语言的地方，例如比利时的一部分，加拿大的一部分，以及印度、爪哇、新加坡等处，都有这种情形。那还是多种语言，咱们还不过是一种语言的两种写法，而且还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到了第二个阶段，除了经过登记的研究刊物外，一切书报都不准再用汉字出版。各级学校除大学里研习语文的课程外，不得再用汉字教学。政府公告只用拼音字，各种任官的考试也都限用拼音字。大功就告成了。

还有你说的读物问题。为了供给拼音字的读物，应该设立一个编译馆。它的第一步工作是编印拼音字教本和补充读本，第二步工作是编译中小学的各学科的教本，这都是要在预备时期做了的。第三步是翻译亟需的普通书籍，包括大学用书在内。我所说的译，不仅是把汉字改拼音字，是兼有普通意义的翻译的，因为一般的汉字语体书不是光拼音可以了事的。第四步是翻译古今文言书籍，当然也得有选择，有些书不是现代大多数人需要的可以

不译。编译馆的工作不限于馆内的人员，要和作家和出版商合作，它本身只是一个调整的机关。尤其第三第四步的工作需要多方合作，不能草草从事。

【客】真是一个美丽的梦。美是美极了，可惜是个梦。雨也住了，漏也止了，咱们也该睡了。

【主】我相信有一天咱们能看见这个梦变成事实。

（原载《国文杂志》（桂林·重庆），3卷5、6期合刊，1946）

［1983年3月6日补记］校对时重读这一篇，觉得如果现在来写这个题目，论点不会有大改变，但是措词会两样些。

---

① 刘半农有《瓦釜集》（北新，1926）；徐志摩的硖石土白诗有《一条金色的光痕》。

②《新中华》复刊一卷三期《论国文程度低落问题》。

③《国文杂志》3卷1期《文言和白话》，见本书57—76页。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读后

一

最近读了陈原同志的《语言与社会生活》，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也温习了许多旧有的知识，非常高兴，也想借这个机会说点自己的感想。

说话是人们的一种最普遍最经常的活动，可也是一种很神秘的活动。怎么这个人说话，那个人就懂，而另一个人就只听见一阵叽哩呱啦，莫名其妙？怎么一句话能引起哄堂大笑，另一句话又会叫人生气或者发愁？按说这应该是人人感觉兴趣，要想了解其中奥妙的事情，然而一般人对语言确实是了解得不多。即使要想了解，也有点不得其门而人的样子。讲语言的书是有的，可是读者的反应是“枯燥!”“烦琐!”，除了应付考试，谁也不想看。有一位朋友有一天对我说，“你们语言学家写的书对我有用。”我说，“怎么有用?”他说，“我每晚上床之后抓起一本来看，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您看，够多损！现在，我可以对他说，“你把陈原同志的新著拿去看吧，管保你睡不成!”——哟，我得声明，陈原同志的书，《语言与社会生活》，还只有香港版，北京版还在排印中，不过也快得了。

语言是什么？说是“工具”。什么工具？说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可是打开任何一本讲语言的书来看，都只看见“工

具”，“人们”没有了。语音啊，语法啊，词汇啊，条分缕析，讲得挺多，可都讲的是这种工具的部件和结构，没有讲人们怎么使唤这种工具。一联系到人，情况就复杂了。说话（以及写文章）是一种社会活动，语言是社会活动的产物；社会是复杂的，因而语言也就不可能不是复杂的。不同民族的人说着不同的语言，不同地区的人说着不同的方言；这个民族、这个地区的人又往往会说那个民族、那个地区的话。一种语言，写下来的跟嘴里说的不完全一样；在某些地区，在某个时代，甚至是完全不一样。书面语里边有各种文体，口语里边也有不止一种风格。各个行业有自己的“行话”，“隔行如隔山”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业务，也部分地适用于语言。甚至年龄大小，男女性别，也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在语言上。外国语言学界早些年流行过一种理论，说是由于语言内部的不一致，分析语言就不能拿“语言”做对象，也不能拿“方言”做对象，只能拿“个人语言”（idiolect）做对象。事实上，个人语言也不保证内部完全一致。以语言而论，大多数人都是“多面手”，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语库”（repertoire），在不同场合，跟不同的人在一起，说不同的话；不但是用的字眼儿有所不同，句法也会有出入，甚至语音也会起变化，可以说是“随宜取用，不拘一格”。一个人的情况尚且如此；一个社会就更不用说了。总之，语言不是一种单纯的事物，语文课本里边的“语言”，语言学著作里边的“语言”，都是一种抽象，尽管它是必不可少的、用处极大的抽象。在现实的社会里，人们的语言活动以及作为这种活动的工具的语言，都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一大堆。研究这错综复杂一大堆的学问就叫做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不否定传统的语言学——“传统的”在这里指社会语言学正式挂牌子以前的语言学，——但是认为这样的研究不够全面，并且预言，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它的种种理论，语音的、语法的乃至语义的理

论，都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

回溯语言学的历史，它最初是为读古书和学作文服务的。到了十九世纪中，历史比较语言学兴起，才摆脱狭隘的实用目的，以寻求语言发展的规律相号召，这可以说是一次大解放。但是语言学仍然被视为历史科学的一支。到了二十世纪初年，以索绪尔为代表，提倡为语言本身而研究语言，这是语言学的第二次解放。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陆续形成许多学派，但目的仍然只是一个，就是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以探讨语言内部的规律性为惟一任务。直到五十年代，尤其是六十年代，才有一部分学者不愿意以此为满足，要求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这可以说是语言学的又一次解放。中国的语言学旧时称为“小学”，是经学的附庸，其情形与西方颇为相似。西方的语言学传入中国，还不满一百年，还在吸收消化之中，开花结果还有所待。

十九世纪以前的语言学以实用为目的，但是这方面的成就并不显著。一个半世纪以来，语言学不以实用为直接目的，它的成果却很有益于实用（例如在语言教学上）。这里边好像很有点辩证法的味道。现在研究的范围更广大了，研究工作者的视野更宽阔了，研究的方法也更细密更多样化了，可以预期有更丰富的收获。

二

陈原同志的书里谈到“洋泾浜英语”。这是随着旧时代的消逝而消逝的旧事物，现代的人大概都只知道有这么一个名目，不知道实际是个什么样子了。我对于这东西也没有亲身的经验。倒不是“余生也晚”，而是有幸没有出生在那个畸形的社会层，因而没有接触到它的可能。我第一次遇到它是很偶然的，是在抗战

时期的昆明，从朋友那里间接听来的。有一家从上海逃到内地的人家，带来一位保姆（上海话叫“娘姨”），一年半载之后宾东失和，女主人把她辞退了。她说：“Fashion come, fashion go”，翻译过来是“怎么来的怎么去”，意思是“你得给我回上海的路费”。（保姆跟女主人当然都是说上海话的，这会儿忽然来一句洋泾浜，其情形正如同文人学士说话中间引用古书，这该也是社会语言学里的事例吧。）

早几年，在我被强迫赋闲的日子里，有时候走进旧书店里去看看，偶然看见一本题为《Pidgin - English Sing - Song》的书，是1876年伦敦一家书店印的。现在从里边抄一首最最短的歪诗，以补陈原同志书里边所举零碎例子之不足。

The Rat

One - time one piccee lat
Pull hard to catchee nail,
And talkee when he come:
“Look - see what largey tail!

“But now my gettee out
T' his ting no good - no *how*!
One piecee olo iron
No blongey good chow - chow.”

Supposey man lose tim
' Bout one long foolo tale,
He take you in - *P' ho*!
It all - same lat an' nail.

（有一回有个耗子
使劲儿拔颗钉子，
钉子出来了，耗子说：
"你看，多大的个尾巴！

可是我弄出来这个东西
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一块烂铁罢了，
真没什么吃头儿！"

一个人要是浪费工夫
听人家闲扯淡，
那就上了个大当，
像耗子拔了颗钉子。）

"洋泾浜英语"是一度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流行的 Pidgin-English，如果我们把"洋泾浜"作为 *pidgin* 的译语，那末在地球上许多地方还有（或曾经有过）别种"洋泾浜"英语。下面是太平洋中所罗门群岛的"洋泾浜"英语的例子。

Mifele i-go go long salwater, lookoutim fish, now win i-kem. Now mi-fele i-go alabout long kino, now bigfele win i-kem now, mifele i-fafasi alaboute, rong tumes.

（我们在海上航行捕鱼，风来了。我们坐的是小划子，刮起了大风，我们被刮得团团转，飘流得很快。）

不难看出，这一种"洋泾浜"英语，跟上海等地的"洋泾浜英语"面貌不同。

"洋泾浜"英语之外，还有"洋泾浜"法语、"洋泾浜"葡萄牙语。所有这些"洋泾浜"语言都散布在那些殖民主义者商船经常来往的航道上。

“洋泾浜”语言之外，还有所谓“克里奥尔”（creole）语言，这是“洋泾浜”语言的进一步发展。二者的分别是，“洋泾浜”是没有人把它当作母语的混杂语，“克里奥尔”是有人把它当作母语的混杂语，说这种话的多数是殖民主义者的后裔，尤其是混血儿，但也有土著人。这种语言不但是他们从小学会的话，并且往往是他们所能说的唯一的话。下面是苏里南（荷属圭亚那）沿海地区通行的、名为斯拉南语（Sranan）的“克里奥尔”英语（里边夹杂着少数从荷兰语来的字眼）的样品：

Ala den bigibigi man de na balcon e wakti en. A kon nanga en buku na ondro en anu. A puru en ati na en ede, en a meki kosi gi den. Dan a waka go na a djari, pe den gansi de.

（所有要人都在阳台上等着他。他来了，胳臂底下夹着一本书。他向他们脱帽鞠躬。然后他走向园地，那儿有鹅群。）

三

陈原同志的书里谈到语言拜物教，从民间迷信讲到现代迷信，寓开导于谐趣之中，发人深省。我也想在这里补充一些事例。陈原同志引了贴在马路旁边电灯杆上的遣送“夜哭”的揭贴，我在家乡也曾经见过，并且除遣送“夜哭”的以外还有遣送“夜尿”的，词句大体相同：

天皇皇，地皇皇，
我家有个射（za）尿（xu）郎。
过路君子念一遍，
小儿病去得安康。

野蛮人相信语言有神秘力量，是不难理解的。一个人说一声“集合！”，一群人就站成一排；那个人说“立正！”“向右转！”“齐步走！”每说一声，那群人就做出一种动作。让一个“原始”

时代的人第一次看到这个场面，怎么能不以为这一串串声音具有不可抗拒的神力呢？一切祝福（例如“万岁！万岁！万万岁！”），一切诅咒（例如“杀千刀！”），当初所以产生，根子都在于相信语言能在客观世界引起某种变化，尽管后来变成了一种形式。

在一切祝福和诅咒中，名字是关键。一个人的名字跟他的人身或灵魂是神秘地连在一起的，一定要小心保护。《封神演义》第三十六回，黄飞虎说：张桂芳这个人“与人会战必先通名报姓。如末将叫黄某，正战之间他就叫‘黄飞虎不下马更待何时’，末将自然下马。”第三十七回，姜子牙辞别元始天尊下山，元始天尊说：“此一去，但凡有叫你的，不可应他。若是应他，有三十六路征伐你。”姜子牙行在路上，申公豹在后面叫他，起先不应，后来应了。果然如元始天尊之言，引来了三十六路征伐。

因此名字要避讳，皇帝的名字不能叫，祖宗、长辈的名字不能叫。在后世，认为这是礼貌；在远古，这是有保护作用的。“史讳”在中国古籍校勘中是小小的一门学问；“讳名”的风俗在史籍中也留下许多有名的故事。最有名的该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吧，——不知道这个典故的人总以为是“放火”喻其大，“点灯”喻其小，仿佛是一般的形容特权罢了，不知道这里头有个故事：宋朝有个知州（一个不大不小的领导）姓田名登，因此他不许老百姓说“点灯”，叫他们改说“放火”，老百姓编出这两句话来讥笑他。

因为“名”要讳，所以“名”之外有“字”。“名”是正牌货色，不好随便动用，“字”是副牌，用来方便流通（正好像真古董不拿出去展览，用复制品代替）。出于同一根源而表现为相反的形式的是给小孩儿起个下贱的名字。宋人笔记里有一则，说欧阳修家里有一个孩子名叫“僧哥”，有一个和尚问欧阳修：“您不信佛，干吗起这么个名字？”欧阳修说：“为的是让他容易养活

呀，就像有的人家的孩子叫‘狗’、叫‘羊’一样。”欧阳修的话恐怕只有一半对，叫“狗”、叫“羊”是取其贱，叫“僧哥”很可能是冒充出家人，用以欺骗凶神恶煞。我们家乡从前就很有些人叫“和尚”的，叫“狗”的，我的本家长辈中就有一位叫“狗爷爷”，我们这些小孩子觉得非常可笑，“狗”跟“爷爷”怎么连得上呢！

文字是语言的化身，可又似乎“青出于蓝”，要不怎么仓颉造字而鬼夜哭呢？纸篓子上面贴“敬惜字纸”，我见过；画一道符吞下去治病，我也见过。

陈原同志也谈到“塔布”（忌讳）和委婉语。在现代人的意识中，忌讳是因为“言之不雅”，但历史地说，“塔布”跟语言拜物教是一个来源，都是源于对自然界的不理解，“不理解自然导致了恐惧，恐惧产生了迷信”（陈书37页）。超自然的神力，表现在外界的是水、火、风、雷，表现在人生的是生、老、病、死。特别是两性相交、产生新的生命这件事引起极大的神秘感，因而两性关系成为拜物教的对象，并且中外古今一直是“塔布”的顽固堡垒。性器官、性行为是不能“直呼其名”的，与此有关的月经、怀孕之类也是说不得的。又由此而扩展到身体的邻近部分如臀部和肛门，以及有关的动作如排泄内脏里边的废物，包括气体。

由“塔布”引起的语言现象，除替代法（委婉语）外还有歇后法，例如“他妈的！”《儿女英雄传》第四十回有一个绝妙的例子。安骥由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升授内阁学士，简放山东学台，要进宫谢恩。珍姑娘给他准备服装，“说：‘这褂子上钉的可是狮子补子，这不是武二品吗？爷这一转文，按着文官的二品补子，别该是锦鸡……’舅太太听到这里，连忙就说：‘是锦鸡，不错的。好孩子，你可千万的别商量了。’不想舅太太只管这等横拦

竖挡的说着，她一积伶，到底把底下那个字儿商量出来了。及至说出口来，她才‘哟’了一声，把小脸儿涨了个漆紫。……这个当儿幸得张亲家太太问了一句……又惹得大家一笑，才把珍姑娘这句玉兔金、金丝哈的笑话儿给裹抹过去了。”——这里的“玉兔金”后边隐藏一个字，“金丝哈”后边也隐藏一个字，这两个字连在一起是“塔布”的。（“金丝哈巴”是一种狗。）

跟这个相反的例子见于《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贾宝玉、薛蟠、蒋玉函、云儿等人在冯紫英家喝酒行酒令，“要说‘悲、愁、喜、乐’四个字，却要说出‘女儿’来，还要注明这四个字的原故……。”轮到薛蟠，他说的前三句是：“女儿悲，嫁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钻出个大马猴；女儿喜，洞房花烛慵朝起”，末了一句来了个“女儿乐，一根××往里戳”，引得众人都说“该死！该死！”这位薛大哥，他是不管什么“塔布”不“塔布”的。

（原载《读书》，1980年4期）

〔补记〕下面这一条见于《搜神后记》卷七（中华书局标点本49页）：

宋元嘉初，富阳人姓王……未至家二三里，闻笼中倅倅动。转头顾视，见向材头变成一物，人面猴身，一身一足。语王曰：“我性嗜蟹，比日实入水破君蟹断，入断食蟹。相负已尔，望君见恕，开笼出我。我是山神，当相佑助，并令断得大蟹。”……王回顾不应。物曰：“君何姓名，我欲知之。”频问不已，王遂不答。去家转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当复何计，但应就死耳。”王至家炽火焚之，后寂然无复声。土俗谓之山猱，云知人姓名则能中伤人。所以勤勤问王，欲害人自免。

漫谈语法研究

常常有人给我写信，或是当面问我："我想研究语法，请问应该怎么着手?"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这叫做"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在这种场合，我常常建议："请你把问题提得具体些。"于是我就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有的实在答不上，有的多少能说几句，也不一定能满足提问者的要求。姑且把它写下来，给它一个总的题目叫做"漫谈"。

一

有人打算做点语法研究，问我怎样找问题。按说，解决问题是研究的动机，没有问题哪来研究的要求？但是确实有寻找或者选择题目的时候。大致可以分别三种情况。一，有些题目过去没有人做过，大可一试。例如"光杆动词"（没有任何附加成分的动词）的用法，这个题目就好像没有人做过。可是随着六十年来，特别是建国三十年来语法研究的逐步开展，这种"开荒"式的题目是越来越少了。二，已经有人做过这个题目，但是结论不对，或者还有探讨的余地。例如我曾经写过一篇《释您、俺、咱、喒，附论们字》,[1]就是由于曾经有人写文章说"们"是从"俺、您、喒"的韵尾 - m 变来的，而我发现这个结论恰好把演变的历史颠倒了。又如我写《"把"字用法的研究》,[2]是感觉前人只注意到动词要有处置意义以及"把"后头的名词只能是有定的事物，不能是无定的事物，没有注意到动词几乎必须有后加或

后续成分这一情况。三，这个题目已经有很多人讲过，并且其说不一，甚至曾经引起过论争，例如“台上坐着主席团”这种句型应当如何分析，动词转成名词的界限在哪里，等等。这一类里边有一些是所谓老大难问题。

选择题目应当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不要凑热闹：大家都在讲这个，“我也来谈谈”。谈是可以的，要确实做了点调查研究，说得出一些别人没有说过的情况。其次，不要把题目搞得太大，例如《汉语的词类》，《汉语的虚词》，《汉语的复合句》，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写成书的，不要用一本书的题目来写一篇论文。当然，对于这类问题如果的确有点新鲜意思，也可以把它写成文章，但是不要全面铺开，饶上好几倍人人都知道的话。还有，如果要写文章批驳某种意见，应该看看这种意见是否还有很多人相信。要是本来没有或者已经没有几个人信服，就不必浪费笔墨去驳它。例如汉语无词类论就已经不值得批驳了。

选题目的时候，应当查文献，看前人研究这个问题已经达到什么程度。尤其是如果对于某一问题自己脑子里已经有某种假设，更应该查对文献，看看是不是前人已经有过类似的或者相反的结论。结论不同就得比较长短。如果别人的结论站得住，自己的假设就有问题。要是结论相同，应当检查自己掌握的材料，如果有新的论证，还是可以把它写出来，但是不可不指出前人的成果。否则尽管自己是见闻不周，失于孤陋，别人也会怀疑你是有意干没，自矜创获。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那篇论文里用了不小的篇幅论证“俺”是“我们”的合音，“您”是“你们”的合音，“喒”是“咱们”的合音。论文发表之后，一位朋友远道写信告诉我，明朝的徐渭在《南词叙录》里已经说过。对我来说，这岂但是扫兴，简直是惭愧。后来我把那篇文章改写成《说们》的时候，[③]把徐渭的话引用在第四节的头上。

二

有的同志问：题目决定了之后，怎样一步一步地进行？我总是这样回答：你会不会看棋谱？不会看棋谱的人，一局棋一路看到底，收获不大。会看棋谱的人，看甲方走一步，不急于看乙方怎么走，先自己想该怎么走，然后看乙方是怎么走的，往往比自己想的高明，这样看棋谱就大有收获。你要了解研究问题的具体过程，可以找那么十篇八篇你认为或者别人介绍是写得好的论文，这里边一定有几篇是能反映出作者的研究过程的。看这样的论文，不要一口气看完，要看一段，想一想。一般论文总是首先提出问题，看到这里就停下来想想，如果你拿到这个题目，你打算怎么办？提出来的问题可能是前人已有结论而作者不同意，你就设想应该从哪里找反面的论据；也可能前人有几种意见，还没有定论，你就设想应该从哪里找判别是非或者比较长短的标准；还可能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你就设想应该从哪里下手。——然后看下一段，看作者的做法是否符合你的设想。很可能不符合你的设想，这样你就学了一招。然后设想下一步该怎么进行，再看作者是否这样进行。这样看下去，直到全篇看完。然后再把作者的结论四面八方琢磨一遍，看是否有漏洞，或者是论据不充分，或者是论证不健全；是否还遗留问题，该怎样进一步研究。

跟怎样进行研究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是怎样写出论文的问题。可以按照研究的过程写：提出问题；试作假设；在有关材料中找论据，正面的和反面的；进行论证；作出结论。如果这个问题可以分成几个小问题，就按照逻辑的顺序分别进行探讨，然后加以综合。可是不要忘了，不是所有的题目都要按实际研究过程写成论文。有的题目不含辩论的性质，只是论述某一种现象，某

一组规律，那就完全可以直接把结论端出来，按照那现象或那规律的内部条理或层次，依合理的顺序一一叙述。用这种方式写而写得很好的论文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三

怎样选用例句，这也是一个问题。在任何一本语法书或一篇语法论文里，例句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有时候甚至是主要的部分。例句选择得好，说明的话就可以简单些，读者能从例句上悟出道理（规律），说明部分只要点一下就行了。反之，如果没有很好的例句，说明部分使多大的劲也不容易让读者完全领悟。

很多语法著作里的例句是平稳有余，贴切不足。不能要求所有的例句都扣得很紧，但是最好是一组例句之中能有一两个是能让读者点头叫好的。用例句决不能“随手拈来”，要有选择，不但是要能恰好“说明问题”，还要内容和语言都可取，并且不支蔓，不涉及别的问题。《现代汉语语法讲话》④这本书里的例句是选择得比较好的，吕冀平同志对于这一点特别欣赏，在书评⑤里举了好些例子。我自己也不止一次遇到教语文的同志说：“《语法讲话》里的讲法我不一定都能同意，可是那里边的例句确实好，我讲课的时候常常到里边去找例句。”

例句是怎么来的？有时候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临时编出来的，有时候是带着问题到书刊里去找来的，有的是平时看书看报摘录下来的，有的是从别的语法著作的相应章节里抄来的。例句是不是必须有来历，可不可以自己编，有不同意见。我觉得为了说明十分平常的语法现象，是不妨自己编例句的，只要编得“像”，也就是说，可以“乱真”。就是引用作品中的例子，也不一定要注明出处。这种场合引用现成例子，有时候难免节外生

枝，反而不如现编的干净利索。有一个折中的办法是，用现成的例子而加以必要的修剪，免得分散读者的注意。这说的是关于极其粗略的语法现象，如果涉及细节，尤其是涉及比较特殊的细节，引用的例句，不用说，必得交代出处，才能取信于读者。（“有书为证”或者“有人这样说”的例子也不一定全都可以引用，这里边涉及规范问题，这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至于引用别的语法著作里的例句，必要的时候可以偶一为之，但如果全部例句都是转引来的，就太没有意思了。除非是为了辩论，为了要做出跟原著不同的解释。

寻找合适的例句是颇为费劲的事情，有时候半天找不着一个非常合适的。所以最好是在平常看书看报的时候，遇到有用的例句就摘录下来；如果有条件每天或经常有一定时间专门为了搜集例句而看书，那就更好了。那些特别“解决问题”的例句往往不是临时找来而是平时储备的。我在《这、那考原》那篇札记里，⑥为了证明“这”字和它的前身“者”字在宋朝都已经跟现在一样念去声，引用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杨万里的诗：“只者天时过湖得，长年报道不须愁。”作者在“者”字底下自己注上“去声”。一个是《朝野遗记》里有一条记刘攽请客，苏轼要先走。刘说：“幸早里，且从容。”苏说：“奈这事，须当归。”各以三果一药为对。（杏、枣、李，苁蓉；柰、蔗、柿，当归。）有的同志问我，这么巧的例子是怎么找来的。说实话，“找”未必找得来，这是还没有起意写这篇札记的时候就摘录下来的。但是平时看书搜集例句是全面进行的，脑子里装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难于照顾周到，到了要用的时候往往不够用，还得有目的地再去搜寻。换句话说，这两种办法要结合起来。

四

有人问：怎样做研究才能出成绩？这个问题太大，没有法子做出全面的回答。姑且说两点吧。

首先，不要躲避棘手的事例。不要绕开走，绕是绕不过去的。许多语法书，夸大点儿可以说是几乎所有的语法书，都只举些很“听话”的例子，因而全书“整齐清洁”，看起来很舒服，可是拿到课堂上去讲，就常常受窘，学生能提出一大堆事例，都是书上没有照顾到的。绕有两种绕法。一种是装做没看见，这不用举例。一种是“因地制宜”地加以解释，例如把“王冕七岁上死了父亲”里边的“死”字讲做“失去”（“他已经死了这条心了”的“死”也讲“失去”?)；把“她去年又生了一个女儿”里边的“生”讲做“生育”(“他去年生了一个孙子”，“生”还能讲“生育”?)；只有首先正视事实，才有可能作出合理的解释。

其次，不要满足于笼统的说明。比如“他答应另写一篇”和“他允许另写一篇”，光说这都是用动词短语做宾语，就不免笼统。第一句的“答应”和“写”是一个人的动作，第二句的“允许”和“写”是两个人的动作。如果在两句的“写”字前边都加个“我”字，第一句“他答应我另写一篇”是个双宾语的句子，第二句“他允许我另写一篇”是个兼语式的句子。

又比如说形容词可以做定语，也可以做谓语。事实上，不但是有很多形容词只能做定语不能做谓语，像“共同、个别、主要、小型、慢性、新生”等等，而且有的形容词有时候能两用，有时候只能一用，例如“老将军”可以变成“将军老［了]”，可是“老朋友”不能变成“朋友老”。还往往有这种情形：“形＋名”和“名＋形”的意思不相应，例如“重要外语”和“外语重

要”。前者是因为两个“老”字的意义不同，后者是因为前一个“外语”不是全称，后一个“外语”是全称。可见语法的研究有时候涉及语义，有时候又涉及逻辑。

再举一个例子，并列关系包括加合和交替两类，这是语法书上都讲的，可是加合关系里边又可以分成加而不合和加而且合两种情况，这就很少讲到了。例如：(a) 老张和老李是山东人（加而不合。等于“老张是山东人，老李是山东人”）；(b) 老张和老李是同乡（加而且合。不能说“老张是同乡，老李是同乡”，必得“老张和老李”才是“同乡”）。前一种情况可以用副词“都”字，“老张和老李都是山东人”，后一种情况不能用“都”字，不能说“老张和老李都是同乡”。

五

很多人提出这个问题：过去的语法研究，受西方语法的影响很深。我们研究的是汉语的语法，汉语不同于别的语言，在我们的研究中怎样突出汉语的特殊性？

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语法这门学问，语法学是十九世纪末从西方引进来的，因此不免有一段时间以模仿为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模仿过了头就成了削足适履，例如把一个以连接修饰语于被修饰语为其主要作用的“的”字分成语尾、介词、关系代词。模仿过头引起反作用，又会走到另一极端，强调汉语的特殊性到不适当的程度，例如说汉语不能分词类，汉语一个字就是一个词，等等。再进一步就会说汉语没有语法，一切取决于字义，那就是因噎废食了。（因为汉语没有印欧语的词类特征，就说汉语没有词类，因为汉语没有印欧语的构词方式，就说汉语里词就是字，这仍然是拘泥于印欧语法是语法正宗的一隅之见。）

从原则上讲，世界上没有没有语法的语言，汉语也必然有汉语的语法；世界上没有两种语言的语法完全相同，汉语和印欧语言的语法也必然有同有异。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实事求是，还汉语语法以本来面目。但是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曾经有一位语法学界的前辈引用王夫之的话“不迷其所同，亦不失其所以异”来表明他对待中西语法的态度，然而恰好是他的著作被有些人引来做模仿西方语法的典型。这也可以说明要做到这两句话是多么不容易了。

事情要从根儿上讲起。凡是语言都有语法结构，有语法结构必得先有大大小小的语法单位。小单位对于大单位之内的各种位置，必然有不同的选择性，因而可以在大单位的内部划分成分，在小单位中间划分类别。这些道理适用于一切语言，自然也适用于汉语。至于汉语有哪些单位，这种、那种单位有哪些类，这种、那种单位有些什么样的结构，这些单位、类、结构跟印欧语的类似的单位、类、结构比较起来异同如何，都是可以探讨、应该探讨的。最好不要笼笼统统地说汉语的特殊性，要说出特殊在哪里，对汉语语法产生什么影响。比如说，汉语里的语素绝大多数是单音节，汉语的音节结构不很复杂，因而同音的语素多，可是写成汉字有分别。这个情况对于语法的影响是：除极常用的词里边单音词较多外，双音词占绝对优势（这样就减少了同音词）；容易产生也经常产生双音节的简称作为短语的特殊形式，这些简称又很容易凝固成双音词，例如：语言文字→语文；医疗效果→疗效。汉语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具备印欧语那种形态变化。这个情况对于语法的影响是：词和构词成分的界限不清，词和短语的界限不清，词类的转变与否难定，与谓语动词有关的名词的身份（主语、宾语、补语、状语）难定。几乎可以说，汉语语法里有争论的问题大都跟这个情况有关系。当然，说“不清”、“难定”

是说有的地方不清，有的地方难定，不是说处处不清，处处难定，更不等于说“不能分”，“不能定”，只是说费斟酌，伤脑筋罢了。这些是研究汉语语法的人必须考虑的问题。别的特点也应该这么具体地摆出来，这样有利于研究工作。笼笼统统地讲特殊性，容易搅乱思想，不利于研究工作。

六

近年来常有人提到语法应该联系修辞来教学，联系修辞来研究，因而也常有人问我怎样联系。这个问题我没有认真探索过，不过谈谈随便想到的例子还是可以的。首先要澄清对于修辞学的认识。那种认为修辞学主要是讲修辞格的想法恐怕是不妥的。从原则上讲，语法讲的是对和不对，修辞讲的是好和不好；前者研究的是有没有这种说法，后者研究的是哪种说法比较好。从修辞的角度看，没有绝对的好，倒可能有绝对的坏，例如使用生造的、谁也不懂的词语。哪种说法最合适，要看你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对谁说话，上一句是怎么说的，下一句打算怎么说。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要求，有时候典雅点儿较好，有时候大白话最为相宜。好有一比：我们的衣服，上衣得像个上衣，裤子得像个裤子，帽子得像个帽子。上衣有两个袖子，背心没有袖子，如果只有一个袖子，那就既不是上衣，又不是背心，是个“四不象”。这可以比喻语法。修辞呢，好比穿衣服。人体有高矮肥瘦，衣服要称身；季节有春夏秋冬，衣服要当令；男女老少，衣服的材料花色不尽相同。总之是各有所宜。修辞就是讲究这个“各有所宜”。至于修辞格，只好比做在领子或袖口上滚一道花边，或者在胸前别个纪念章什么的，是锦上添花的性质。要是不管什么场合都要想方设法安上几个“格”，或者砌上一堆“成语”，那是

小学生的玩意儿，会写文章的人是不这么写的。

讲几个语法联系修辞的例子。比如“被”字表示被动，但并不是凡是有被动意义的地方都必须或者可以用“被”。例如“这句话说错了”，决不能说成“这句话被［他］说错了”。“那些书他都卖了”，这句话不含褒贬；“那些书都被他卖了”，就有对他不满的意思。

举一个句子格式的例子，“广场中央矗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矗立在广场中央”，结构不同，意思一样，可是放在下面这两个大句子里面就各有所宜：(1)“广场东边是历史博物馆，广场西边是人民大会堂，广场中央矗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2)“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在广场的两边遥遥相对，人民英雄纪念碑矗立在广场中央”。如果把这两个小句交换位置，语法上没有什么不可以，修辞上就没有原来的好了。

再讲一个有关语言节律的问题。修饰语和被修饰语之间的“的”字，用和不用，在大多数场合不取决于语法（尽管有“的”与否是两种结构），而取决于修辞。从下面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来：

(1) 账是要算的，但要算活账，算群众积极性的账，算集体经济优越性的账，算共产主义风格的账，特别要算人的潜力〔的〕账，算过去浪费劳力的账。(《把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红旗》1977年10月号28页)

(2) 李锁寿说："共产党的县委，只能拉社会主义的车。"……李锁寿是怎样拉社会主义〔的〕车的？一是路线是非分得清……(《人民日报》1978年1月11日一版)

(3) 总之，许多人热望他能成功；也有人等待他的失败。(同上)

例(1)四处“账”字前头有“的”字，只有“潜力”和“账”中间没有“的”字，那是因为“潜力”前头已经有了个“的”字。例(2)“社会主义”和“车”中间，一处有“的”，一处没有，那是因为第二处“车”字后头有“的”字。例(3)“他的失

败”和“他能成功”对称，如果上半句没有“能”字，下半句也就可以不用“的”字。又如：

(4) ……去年从三月底到十一月，他和战士谈心四百多人次，平均每天谈两个人次。(《人民日报》1978年1月31日一版)

(5) 恢复和发展小商品生产，领导重视〔与〕不重视，抓与不抓，大不一样。(《人民日报》1978年1月17日二版)

例(4)“人次”是个复合量词，一般可以直接用在数词后头，像这里第一处“四百多人次”（没有“多”，“四百人次”，也行）；可是第二处“人次”前边的数词“两”是个单音节，“两人次”有点不顺口，就加了个“个”。例(5)“重视”和“不重视”之间，“抓”和“不抓”之间，都是可以用“与”（或“和”）也可以不用的，现在一处用一处不用，跟“重视”是双音节，“抓”是单音节有关。单音节和双音节的分别对于现代汉语的词语结构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值得研究的。[7]

(原载《中国语文》，1978年1期)

[补记] 本文发表时有七节，第六节讲比较研究法，与《通过对比研究语法》(本文下篇)内容重复，今删去，以原第七节为第六节。

---

① 吕叔湘：《释您、俺、咱、喈，附论们字》，载《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卷第二期(1940)。

② 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5年。125—144页。

③ 同上。145—168页。

④ 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年。

⑤ 吕冀平：《〈现代汉语语法讲话〉读后》，载《中国语文》1962年第六期。

⑥ 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179—181页。

⑦ 吕叔湘：《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载《中国语文》1963年第一期。

通过对比研究语法*

一种事物的特点，要跟别的事物比较才显出来。比如人类的特点——直立行走，制造工具，使用语言等等，都是跟别的动物比较才认出来的。语言也是这样。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要认识现代汉语的特点，就要跟古代汉语比较；要认识普通话的特点，就要跟方言比较。无论语音、语汇、语法，都可以通过对比来研究，这里只讲语法方面的对比研究。语言学院的主要任务是教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就在中外对比上多讲点，主要是讲汉语和英语比较。

一 汉语和外语对比

记得有一位有名的人说过——好像是哥德，记不太清楚了——他说，一个人如果不懂得一种外国语，那末他对本国语也不会懂得很透彻。这个话是有几分道理的。我们教外国学生，如果懂得他的母语（或者他熟悉的媒介语），在教他汉语的时候，就能了解他的需要，提高教学的效率。英语的语法跟汉语的语法比较，有很多地方不一样。当然，相同的地方也不少，不过那些地方不用特别注意，因为不会出问题，要注意的是不同的地方。先引一小段做个例子。引的是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里头写的两句话，拿英译本来对照。

* 根据 1977 年 5 月 5 日在北京语言学院演讲的记录改写。

〔例 1〕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What matter if we have to face some difficulties? Let them blockade us! Let them blockade us for eight or ten years! By that time all of China's problems will have been solved.

(1) 第一句原文和译文各有前后两部分，可是译文的前半句相当于原文的后半句，译文的后半句相当于原文的前半句。(2) “多少一点困难”，没有动词，也可以说是省掉一个“有”字，英语这里就非有动词不可（至于不用 have 而用 have to face，那是修辞问题）；反过来，“怕什么”里头有动词，而 what matter 里头没有动词。(3) “封锁吧”，谁封锁谁，英语里必得交代出来。(4) “封锁十年八年”，译文里头是“八年十年”，习惯不同。汉语“十年八年”中间没有连词，英译有 or。(5) “十年八年”前头汉语不用介词（没法儿用），英语非用上一个 for 不可。(6) “中国的一切问题”，英译把“一切”提到前头。(7) 原文有了“一切”，还用了个“都”字跟它呼应，并且这里还似乎非有不可；英译没有用一个相当于“都”的字（要用就得再来一个 all，不像话!）。(8) 原文“解决了”，一个动词“解决”带一个语尾兼语助词“了”，英译用 will have been solved 四个字组成的一个动词来表示。“解决了”大致相当于 have 和 solved 加在一起，表示未来的 will，表示被动的 been，汉语里都“不言而喻”了。这么短短的两句话，汉语和英语之间就有这么一大堆不一样。

拿一种语言跟另一种语言比较，就会发现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彼此不同，第二种情况是此一彼多或者此多彼一，还有一种情况是此有彼无或者此无彼有。

先说异同问题。

〔例 2〕 你在看什么？ **What are you reading?**

英语里边疑问句和非疑问句的语序不同（相同只是偶然），汉语里边语序相同。

〔例 3〕他一句话也没说。**He didn't say anything，** 或者 **He said nothing.**

汉语的否定句里边常常把宾语放在动词前头，英语里没有这种习惯。

〔例 4〕这个电影我看过。**I have seen this picture.**

汉语里边动词的受动者如果带上“这个”、“那个”的，一般放在动词前头，英语不这样。汉语里如果把这个名词放在动词后头，就好像话没说完，还得说下去：“我看过这个电影，是个惊险片。”

以上都是关于语序的问题，下面讲几个用介词的例子。

〔例 5〕向雷锋同志学习。**Let's learn** *from* Comrade Lei Feng.

要是孤立起来看，“向”和“from”的意思恰好相反。

〔例 6〕在同志们的帮助下。*With* the help of comradaes.

“在……下”现在用得极其广泛，翻成英语有多种翻法，这里用 with 较好。

这两个例子是汉语和英语都用介词，但是用的是不同的介词。下面的例子是英语用介词汉语却必须用动词的例子。

〔例 7〕**Go by train.** 坐火车去。

〔例 8〕**A book on grammar.** 讲语法的书。

〔例 9〕**A friend** ***from*** **far away.** 远方来的朋友。

〔例 10〕**The right man** ***for*** **the job.** 适合［做］这个工作的人。

〔例 11〕**The Man** ***Without*** **a Country.** 没有祖国的人。（小说名）

〔例 12〕**Lady** ***into*** **Fox.** 女人变狐狸。（小说名）

汉语和英语语法上的差别很多，不能列举。要特别注意的是表面上好像一样，而仔细检查还是有分别的。比如汉语的“这”和“那”跟英语的 this，that 应该完全相等了吧？然而不然。

〔例13〕这应该有一对，那一个呢？**There should be a pair (of them). Where is the *other* one?**

这一句头上的“这”在英语里可以不翻出来，要翻也不能用 this；“那一个”的“那”也不能翻成 that，只能翻成 the other.（参看〔例19〕）

还有英语的 yes，no 和汉语的“对”，“不对”，该是相等吧？不，有时候相等，有时候相反。

〔例14〕太阳打东边儿出来吗？——对，打东边儿出来。

Does the sun rise in the east? ——Yes, it does.

太阳打西边儿出来吗？——不对，不打西边儿出来。

Does the sun rise in the west? ——No, it doesn't.

这是用法相等。

太阳不打东边儿出来吗？——不对，打东边儿出来。

Doesn't the sun rise in the east? ——Yes, it does.

太阳不打西边儿出来吗？——对，不打西边儿出来。

Doesn't the sun rise in the west? ——No, it doesn't.

这是用法相反。汉语的“对，不对”针对问话内容的真实性，“对，不对”后头的话可以是肯定的形式，也可以是否定的形式。英语的习惯不同，yes，no 是给后头的话打先锋的，后头是肯定形式，头里用 yes，后头是否定形式，头里用 no.

这种相同而又不完全相同的情况，最需要注意。本来嘛，世界上万事万物，除了用机器造的，总是没有两样东西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现在来谈第二种情况——一对多的情况。先看两个汉语一而外语多的例子。

〔例15〕伟大的诗人。**A great poet.**

你的书。**Your book.**

你找的人。**The man (*whom/that*) you are looking for.**

找你的人。**The man *who* is asking for you.**

开会的地方。**The place *where* the meeting will be held,** 或 **the place *for* holding the meeting.**

汉语里边名词的修饰语，不管它是一个词，一个短语，一个小句，都用一个“的”字连接；英语就有各种不同的连接法。

〔例 16〕你要看什么？***What* would you like to re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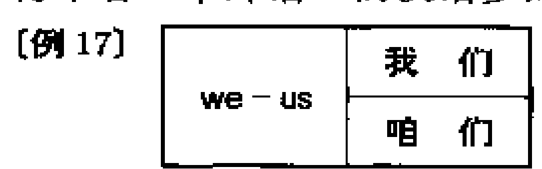
我想看点什么。**I should like to read *something*.**

我不想看什么；我什么都不想看。**I don’t want to read *anything*.**

汉语一个“什么”，既能用在疑问句，又能用在肯定句和否定句，英语三种句子里头用了三个不同的词。

再来看一个外语一而汉语多的例子。

〔例 17〕



英语没有“我们”和“咱们”的分别，we 和 us 只能算一个词，区别在于跟动词的关系不同。

还有一种多对多而对得不整齐的情况。

〔例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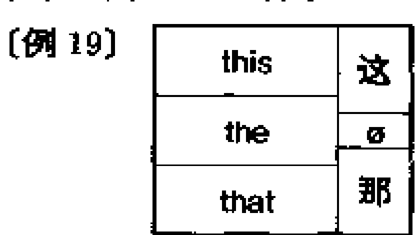


thou - thee	
you	你
	您

汉语里的第二人称代词，一般场合用“你”，表示尊敬或客气用“您”。法语的第二人称代词也有两个，一般用 vous，不分客气不

客气，tu－te－toi（一个词的不同形式）只用于极其亲密的人，或者大人对孩子，等等。英语的 you 相当于“你”和“您”加在一块儿，另有 thou－thee 用在十分虔敬的场合，例如向上帝祈祷；以及老派的诗歌里。从前教友派基督徒相互之间还用，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这样。

〔例 19〕



英语除 this 和 that 外，还有一个 the，是个中性（即不分指近指远）并且弱化的指示词，语法书上管它叫有定冠词。汉语里边没有跟它相当的词，有时候用“这”或“那”（这时候没有分别），有时候不戴帽子。（俄语也没有跟 the 相当的词，可是在英语用 the 的场合，它一概光头，不借用 тот，этот，所以跟汉语的情形也不一样。）

现在来谈谈此有彼无的情况。

外语有而汉语没有，像名词变格，动词变时态，等等，中国人学外语感觉困难，外国人学汉语不感觉困难。汉语有而外语没有，如量词，语气助词，外国人学汉语感觉困难。这里要讲的有和无的问题，不指这些个，是另一种意义的有和无。一种是省略，一种是重复。

先说省略。往往一个句子里有一个成分，外语必得说出来，汉语可以不说，甚至必得不说。

〔例 20〕他问过许多人，［他们］都不知道。He has asked many people. ***Nobody* knows.**

〔例 21〕她有一个儿子，［他］去年参的军。**She has a son, *who*** joined

the army last yeat.

〔例 22〕这本书我用不着了，你可以［把它］拿去。I have no more use for this book. You may have *it*.

〔例 23〕这是一本好词典。我已经买了［一本］，你要不要买［一本］?

This is a good dictionary. I have got *one*. Don't you want to have *one*?

上面这四个例子无须解说。

〔例 24〕（*a*）他问我你去不去。He asked me whether *you* would be there.

（b）他问我［　　］去不去。He asked me whether *I* would be there.

（c）他问我［　　］能不能去。He asked me whether *I* would be able to be there.

（d）他问我［他］可以不可以去。He asked me whether I would let ***him*** be there.

这四个句子是一个句型，都是双宾语句，第二个宾语本身是一个小句（或者叫做主谓短语）。这个小句的主语要不要说出来有三种情形。(a）的“你”跟前边的“他”和“我”都不同，必得说出来。（d）的“他”跟前边的“他”相同，可以不说，也可以说。(b）和（c）的宾语小句里边的主语都是“我”，这个“我”紧接在另一个“我”之后，一般不说，说出来挺别扭。在英语里边，这四个句子的宾语小句的主语，无论是“你”，是“我”，是“他”，都必得说出来。习惯于英语的外国学生就很可能在（b）（c）两句里都加进一个“我”去。(第三句也可能跟第四句是一个意思，那就可以把“能不能去”前边的“他”说出来。)

〔例 25〕赤膊磕头之后，居然还剩几文，他也不再赎毡帽，统统喝了酒了。(鲁迅：阿 Q 正传）

After kowtowing with bare back he still had a few cash left, but instead of ***using these*** to redeem his felt hat from the bailiff, he ***spent them*** all on drink.（杨宪益、戴乃迭译本）

原文对“儿文”跟“赎毡帽”、“喝酒”的关系没有明文交代，汉语里边是允许的。但是英语里边不行，所以杨戴二氏的译文不得不增添必要的词语，其中的指代词 these 和 them 都指 cash.

以上都是省去指代词的例子，下面讲几个省去连词、介词的例子。

〔例 26〕你不去我不去。I won't go *if* you are not going.

〔例 27〕长江黄河。The Yangtze ***and*** (～***or***) the Yellow River.

今天明天。Today ***and*** (～***or***) tomorrow.

“长江”和“黄河”之间，“今天”和“明天”之间是加合关系还是交替关系，汉语可以让上下文去决定，英语必得交代清楚。

〔例 28〕他晚上工作，白天睡觉。He works ***by*** night and sleeps ***by*** day.

〔例 29〕我睡行军床。I'll sleep ***in*** the camp bed.

这两个例子都是汉语不用介词而英语必须用介词的。(〔例 1〕的“封锁十年八年”，英译本里既加上个 for，又插进去个 or.)

〔例 30〕蛋白。the white ***of*** egg.

年底。the end ***of*** the year.

英语里边“蛋白”和“年底”还没有构成复合词，所以中间还有介词。但是英语里省去介词的趋势在发展，例如 egg - powder (蛋粉)，week - end (周末)，book jacket (包书纸)，book club (优待购书会)。在这个问题上，法语比英语保守。比较：

〔例 31〕铁路。(英) railway. (法) le chemin de fer.

牙刷。(英) tooth brush. (法) la brosse à dents.

指代词、连词、介词这些，英语里有时候也会省掉，但是英语里边最容易省掉的是动词或者复合动词的一部分，这是汉语里边决不允许的。例如英语里边可以说：“My sister works in a factory, and my brother on a farm,”汉语里边必得说：“我姐姐在工厂工作，我哥哥在农场工作。”

现在来谈重复，指的是下面这种例子：

〔例 32〕买书卖书。Buy and sell books.

〔例 33〕看书看报。Read books and newspapers.

外国学生不大会运用这种格式，不但是因为他们习惯于把并列成分连在一块儿，还因为看见汉语里也有“收购和出售古旧书籍”、“看看电影和话剧”之类的话。汉语里单音节和双音节对于词语结构有一种制约作用，这是汉语语法里边比较微妙的部分，外语里边缺少类似的现象。①

〔例 34〕我的眼睛不好是因为看小字书看多了。My poor eyesight is the result of reading too much small print.

这一句外国学生也许更难理解，因为这里的两个“看”字只代表一个动作。

二　现代汉语和古汉语对比

从古汉语演变成现代汉语，语法上有不少差别。几个主要问题，像古汉语疑问代词在句子里的位置，否定句里边代词的位置，现代汉语里各种类型复合动词的形成，以及多数虚词的古今更替，这些都有过论述，大家知道的。这里我只想谈两个小问题，说明汉语古今语法的对比研究还大有可为。

〔例 35〕自己骗自己。自欺欺人。

为什么现代汉语要把古汉语“自欺”的“自”字前后重复，说成“自己骗自己”呢？同样的还有：自救 = 自己救自己，自卫 = 自己护卫自己，自慰 = 自己安慰自己。为什么这么不怕麻烦，一前一后来两个“自己”？乍一看似乎可以这样解释：把自己看成既是施动者又是受动者，是双重身份，所以来它两下。再一想，不对。比如说，“你别自己骗自己了”，施动者“你”已经说在头里了，还要“自己”做什么？“自”在古汉语里边总是放在

动词前边，可是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像“自觉自愿”，“自备工具”，“车费自理”，“咎由自取”等等，或者是不及物动词，或者是及物动词而另有受动者，这个“自”字只有副词的性质。一种是像前头举的例子，“自欺”，“自救”，“自卫”，“自慰”等等，“自”字兼有副词和代词的性质。古汉语里代表受动者的代词在一定条件下要放在动词的前边，到了现代汉语里边都要放在动词后边。“自”字既有代词的性质，自然应该挪到后头，可是它又有副词的性质，理应留在头里，这样就有了矛盾，而解决的办法是一前一后来两个“自己”。“自觉”，“自愿”等等里边是不及物动词，就只要说成“自己觉悟”，“自己愿意”就行，“自”字不必前后重复。(顺便说明，古代的“自”是副词，现代的“自己”可是代词，比较一下“不自觉”和“自己不觉悟”里边的语序——“自”和“不”的先后——就知道了。)

讲了一个“自”字，再讲一个“相”字。

〔例 36〕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微微地笑了笑。相视而笑。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你找我，我找你”，这是现代汉语里特有的格式。这种格式很形象化，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又不免有点笨重。怎么产生这种格式的？古汉语里的“相”字，跟“自”字一样，也是一个兼有代词性质的副词；也跟“自”字一样，在现代汉语里只作为一个构词的语素来用，例如：相同，相反，相等，相似，相继，相随，等等。作为可以自由运用的词，“自”变成了“自己”，“相”变成了“互相”，二者相同。可是这两个词又有所不同：“自己”用起来比“互相”自由，“互相”的书面味道重，只能修饰双音节的动词；我们可以说“自己学”，“自己看自己”，但是不能说“互相学”，“互相看”，只能说“互相学习”，“互相凝视”。在日常生活里边，我们不大说“互相怎么样”，我们应用“你…我，我…你”的格式，并且可以用在主语

是你我以外的人的场合，例如“她们你教我，我教你，都学会了剪纸”。

三 普通话和方言对比

方言的语法和普通话的语法比较，句法方面的差别很小，虚词和近乎虚词的构词成分的差别比较大些。研究方言语法的文章还不多，赵元任写过一篇《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登在《清华学报》三卷二期（1926）上；他在1928年出版的《现代吴语的研究》里边也有一章专门讲吴语二十二处方言里的语助词。研究方言里的“虚字眼儿”往往能对普通话里的虚词研究有所启发。例如苏州话里有一个“仔”，还有一个“哉”，用法都跟普通话里的“了”相当，这就帮助我们分出两个“了”，一个是动词的附属成分（现在叫做时态助词，其实更像个语尾），一个是语气助词。

〔例37〕（苏）饭好哉，吃仔饭再去。
（普）饭好了，吃了饭再去。
（苏）勿吃哉，吃仔三碗哉。
（普）不吃了，吃了三碗了。

现在再从我的家乡话丹阳话里找一个例子来跟普通话比较。丹阳话里的方位词里有“上头”和“里（头）”，跟普通话一样，但是用法不完全相同。

〔例38〕

（丹）	（普）
枱子上头摞椅子。	桌子上（头）摞椅子。
井里（头）。城里（头）。	井里（头）。城里（头）。
面孔里。墙头里。天里。	脸上。墙上。天上。
枱里放着两盆花。	桌子上放着两盆花。

第一行用“上（头）”，第二行用“里（头）”，两处相同。第三第

四行，普通话用“上”，丹阳话用“里”。为什么？第一行的“上”跟“下”相对，第二行的“里”跟“外”相对，第三第四行，丹阳话的“里”不跟“外”相对，普通话的“上”也不跟“下”相对。从这里我们悟出来，方位词可以有“定向”和“泛向”两种意义。定向意义的方位词，各地方言的用法必然大致相同，泛向意义的方位词就可能不一样。普通话主要用“上”（不用“上头”），也有用“里”的，例如“心里”，“嘴里”，“背地里”，不及用“上”的多。而丹阳话则主要用“里”，用“上”的少。泛向意义的“里”，丹阳话决不说成“里头”，普通话也很少说“里头”；泛向意义的“上”，普通话很少说“上头”，丹阳话没有“上”，只有“上头”，不管是定向意义还是泛向意义都说“上头”。但定向意义的“上头”音不变，而泛向意义的则音变为xæte，如“账目上头”、“蔬菜上头”。

四　普通话内部的对比

事实上，我们研究汉语语法，尽管不拿它跟外语对比，也不作古今对比或者普通话跟方言对比，就普通话语法研究普通话语法，也还是常常应用对比的方法——拿一个虚词跟另一个虚词比较，拿一个格式跟另一个格式比较。

〔例39〕(a) 你会说日本话吗？(b) 你会说日本话吧？(c) 你会不会说日本话？

三个问句一个内容，但是前两句有倾向性，(a) 倾向于怀疑，(b) 倾向于肯定，只有 (c) 是实事求是的询问。

〔例40〕(a) 他拿出一张相片儿来。(b) 他拿一张相片儿出来。(c) 他拿出来一张相片儿。

这三句的不同在于“一张相片儿”的位置。三种句式都有，可是

用法上有什么分别，出现的频率如何，都还有待于研究。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命令句不用（c）式。我们只说“拿点勇气出来！”或者“拿出点勇气来！”，不说“拿出来一点勇气！”

〔例 41〕（a）我弟弟骑走了我的自行车。（b）我弟弟把我的自行车骑走了。（c）我的自行车让我弟弟骑走了。

同一个内容往往这三种句式都可以用，但不是任何内容都可以用这三种句式，有的只能用其中的两种，有的只能用其中的一种。在形式方面有些什么限制，在意义方面有些什么限制，很值得研究。

〔例 42〕他学了英语。他学过英语。
我前年到了上海。我前年到过上海。

“他学了英语”含有学会了的意思；“他学过英语”的含义就不一定，多半是没学会，但也不排除学会了，例如说：“他学过英语，应该看得懂。”“我前年到过上海”，说这个话的人一定不在上海；“我前年到了上海”，说这话的人可能已经不在上海，也可能还在上海。

在普通话内部作比较研究，还涉及一个方面：某些句式，某些虚词，用在某种环境很合适，用在另一种环境就不合适。比如“我们”和“咱们”，“被”和“叫、让”，“跟”、“和”、“同”、“与”、“及”，都有这样的问题。这类问题过去叫做文体问题，有人嫌“文体”二字不好，近于“风格”，主张用“语体”，我看也不好，因为以前曾经管白话文叫语体文，这段历史离我们还很近。近年来英文的语言学著作里讨论这个问题，常用 register 这个字，我想可以译做“语域”。语域的研究属于社会语言学范围，也可以说是语法和修辞的边缘学科，是以往探索得很不够的一个领域。

五　结　束　语

最后再讲一种比较，那就是讲语法的书或者文章跟语言实际的比较。任何人讲语法，他对现象的观察不一定都正确，更不可能完备——世界上没有完备的东西，——因此他所说的话不能“照单全收”，要跟实际语言核对核对。这里又遇到一个问题：规范问题。规范当然很难定。“有人这样说。”那得看有多少人这样说，人多人少不一样。还得看是什么人，哪儿人，不能是任何人。如果把任何人任何时候说的话都当做归纳用法的根据，那就恐怕归纳不出几条来。无论你规定得多宽，都还是会有包括不进去的。如果不作为例外，那就很不好办了。关于这个问题，张志公同志有一篇文章可以看看，题目是《一般的，特殊的，个别的》，登在《语文学习》1954 年 4 月号上。

撇开规范问题，还来谈核对事实问题。“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个话是有几分道理的。介绍一点儿我自己的经验，供诸位参考。我以前写过一本书，名字叫《中国文法要略》，里边第十三章 54，55 两节讲时间长短的表示法，是这样说的：

> 表示时间长短的词语通常放在动词后头。若是在否定句里头，就是说，某一时期之内没有某事，这个时间词放在动词之前。

为了说明的第二句，举了个例句是“一辈子没见过火车的多得很”。后来邓懿同志在《语文学习》1955 年 12 月号上发表了一篇《谈时间词》，指出我第二句话说错了，在肯定句里表示时间长短的词语也可以用在动词的前头。我在这部书 1956 年修订版里就把这两句说明改了。

> 表示时间长短的词语，放在动词的后头，表示动作持续多久。表示时间长短的词语，放在动词的前头，表示某一时期之内有过或没有过这

个动作。

为了一个例句："一天跑两趟图书馆"。现在看来，这里的说明还是不够，因为表示时间长短的词语放在动词后头，还可以表示一个动作完成之后已经有多久，例如"我来了三年了"不是"来"这个动作持续三年，而是从我来到算起已经有三年。表示时间长短的词语放在动词前头，也不全是表示这一时期之内有过或者没有过这个动作，也可以表示一个动作持续多久，但必须两件事情一块儿说，例如"半天工作，半天学习"，还可以表示经过多久之后发生某件事情，如"这趟车一天到长沙，两天到贵阳"。

我这部书里别的地方一定也有很多错误和疏漏，盼望同志们看这部书的时候，以及看我的别的文章的时候，发现说错了的地方，多多纠正。

（原载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与研究》第二集，1977）

① 参看《中国语文》1963年1月，吕叔湘：《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

怎样学习语法*

一

今天讲的题目是“怎样学习语法?”要回答这个问题，必得先回答“谁学习语法?”“为什么学习语法?”甚至“要不要学习语法?”“什么叫语法?”这样一系列问题。

先从“什么叫语法?”谈起。首先得知道，“语法”这个名词在不同的场合常常有不同的涵义。一般说“语法是一种语言的词句组织规律”，这是“语法”的第一个意义，不妨称之为“语法一”。语言学家研究了一种语言的语法，写成论文，写成大本的书，管它叫“某语语法”，这是“语法”的另一个意义，不妨称之为“语法二”。由于各人掌握事实的广度可能不同，分析事实的深度也可能不同，特别是看问题的角度可能不同，因此同一种语言的语法（语法一）在不同的语法著作（语法二）里就会呈现一种大同小异甚至表面上很不相同的情况。

语法包括三类问题。

(1) 语法结构的分析：句子是怎样构成的？词是怎样构成的？词分几类？某类词有哪些特点，等等。比如“我们今天要谈谈这个问题”这么句话，按一般语法书是这样分析：这个句子是由“我们、今天、要、谈谈、这、个、问题”这七个词构成的；

---

* 中华函授学校语文学习讲座讲稿（1963）。

“我们”是主语，“要谈谈”是谓语，“今天”是修饰“要谈谈”的，叫做状语，“问题”是“谈谈”的连带成分，叫做宾语，“这个”是“问题”的修饰语，叫做定语。“今天”和“问题”是名词，“我们”是人称代词，“这”是指示代词，“个”是量词，“谈谈”是动词，“要”是助动词，或者叫能愿动词。“要、这、个”都是单纯词，“我们、今天、问题”都是合成词，“我们”是第二个语素附加在第一个语素上（附加式），“今天”是第一个语素修饰第二个语素（偏正式），“问题”是两个同类的语素平等联合（联合式），“谈谈”是“谈”的重迭式。

（2）**有哪些格式**，**没有哪些格式**？分析语法结构必须以确实有这种结构为前提。如果根本没有这种结构，比如说，汉语里没有“问题这个”或“谈谈要我们”这种格式，那还去分析它干吗？语法书里一般都提出一些语法结构的公式，这是有用的，可是不够。要知道公式是抽象的，它的具体实现不是无限制的。有些组合符合这个公式，但是实际上没有这种说法。例如：

今天	要	谈	这个	问题
			两个	
	不	谈谈	这两个	

可以组成同一格式的十二个句子，其中有五句是从来不说的（加＊为记）。

今天要谈这个问题。
今天要谈两个问题。
今天要谈这两个问题。
今天要谈谈这个问题。
＊今天要谈谈两个问题。
今天要谈谈这两个问题。

今天不谈这个问题。
＊今天不谈两个问题。
今天不谈这两个问题。
＊今天不谈谈这个问题。
＊今天不谈谈两个问题。
＊今天不谈谈这两个问题。

又例如语法书上说，形容词的功能是可以做定语（带“的”或不

带“的”)，也可以做谓语，例如“好诗，好的诗，这首诗好”。可是实际上有许多形容词从来不做谓语，如：“横，竖，真，假，错，永久，临时”等等。这些形容词只能放在“是……的”中间，作为谓语的一部分。另外有一些形容词从来不做定语，例如“多”和“少”：只有“很多人，很少人”，没有“多人，少人”或“多的人，少的人”。有些形容词只能直接修饰名词，不能加“的”，例如“晴”和“阴”：只有“晴天，阴天”，没有“晴的天，阴的天”。又例如语法书上说，动词重迭之后可以在中间加“一”，例如“看看，看一看”。可是在这一点上，双音动词跟单音动词有些不同。尽管“研究研究，讨论讨论”很普通，“研究一研究，讨论一讨论”好像很难得听到。

(3) 某一语法格式表示什么语法意义？例如：

A. 班上（只）有八个人。(原来只有八个人。)
班上只有八个人了。(原来不止八个人。)
班上有了八个人了。(原来不到八个人。)

B. 今天上三堂课。(一种“宣布”的口气，着重说明不是两堂，也不是四堂。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一堂没上，也可能上了一堂，两堂，或者三堂。)
今天上了三堂课。(课已上完，不再上了。)
今天上了三堂课了。(课还没完，还要上。)

这两组句子每组三句，都是第一句没有“了”字，第二句有一个“了”字，第三句有两个“了”字，表示三种不同的意思。

语法二既然是反映语法一的，语法书里也应该包括这三类问题。可是一般语法书讲第一类问题讲得最多，争论也最多。第三类问题一般也都讲，但是讲透了的不多。第二类问题讲得最少，其实很重要。

以上讲的是语言学家心目中的“语法”的内容。一般人心目中的“语法”又往往有别的意思。我们常常听见有人说：“这句

话的语法不通”。这里的“不通”可能真是不符合语法一的规律，例如说“＊今天要谈谈两个问题”。也可能跟语法一的规律无关，例如说“＊我们必须发挥协作关系”，或者“＊他喜欢画画儿，所以难得看电影”。这里的词句组织完全符合汉语的语法规律，其所以不通是由于这些词语不能这样搭配，把它们放在一块儿要闹矛盾。第一句里，“关系”不能“发挥”，要就是“发挥协作精神”，要就是“搞好协作关系”（意思不一样）。第二句的上半句和下半句没有因果关系，不能用“所以”联结。如果要把这一类问题也纳入“语法”的范围，这个“语法”就只能叫做“语法三”。这“语法三”的内容实在广泛得很，连修辞带逻辑全都包括进去了。

二

要不要学习语法？首先要决定：谁来学和为什么目的而学。姑且假定是指受过一定的语文教育（不管是受学校教育还是自学）的成年人，目的是要提高阅读和写作的水平。这样的人，为了这样的目的，要不要学语法？对于这个问题，自来就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完全用不着学。理由是大多数作家都没有学过语法，可是能写出很好的作品。另一种意见是应该学习语法。理由是有些人写的文章常常有不通顺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学过语法。相信后一种意见的人，经过一段试验之后又往往转向前一种意见，因为他们念了一些语法书，可是在写作上没有获得显著提高。这两种意见究竟哪一种对呢？可以说是都有对的地方，也都有不对的地方。原因是他们所说的语法的涵义不同。主张不必学语法的人指的是反映在一般语法书里的语法一。这个意义的语法事实上已经为我们所掌握了。因为语法是语言的基本

组成部分，谁要是没掌握一种语言的语法，谁也就没法使用这种语言。如果一个人把一种外语的词典里的词全都背熟了，可是对于那种外语的语法一无所知，他就不可能随便张嘴说话，提笔写信。一个六七岁的儿童已经能够用他的母语满足他生活上的需要，这就证明他已经基本上掌握了母语的语法。只有当我们学习另外一种语言的时候，才有学习那种语言的语法的需要。其实就是在学习外语的时候，也不能用背诵语法书的方式来学习语法，而是要根据所要学习的语言的语法特点，参考学习者母语的语法特点，设计一种合理的程序来安排教材。这仍然是通过实践来学习语法，不过比儿童学习母语时纯粹依靠摸索经验要节省些时间，不至于那样旷日持久罢了。

可是我们小时候学会的语法是口语的语法，我们阅读和写作的工具却是书面语言。书面语言的语法是用口语的语法做基础的，可是有两点小小差别：一，词句的组织比口语要求严格些，也常常比较复杂些；二，有些语法格式（包括虚词）只在书面上常见，在口语里不大用到。因此，还有必要学习学习。主张学习语法的人指的正是这一部分语法，可能还指选用词语和篇章结构等等，合起来就是上面所说的语法$_三$。尽管语法学家有理由不承认选用词语和篇章结构等等属于语法范围，可是他们也决不否认这是需要学习的。

假如我们肯定要学点儿语法，马上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学哪一家的语法？”这句话乍一听好像很奇怪，难道一种语言还能有多种语法？可是我们刚才已经谈过，尽管语法$_一$只有一种（不可能有两种），语法$_二$却可能多种多样。怎么办呢？要知道每一本书都有优点有缺点。这本书也许在这个问题上讲得全面些，透彻些，或者比较清楚，比较扼要，可是在另一问题上就不如那本书全面、透彻，或者不如那本书清楚、扼要。如果诸位要我举荐

一本语法书，说是它胜过一切同类的书，我可举荐不出来。是不是可以这样：有时间就看个两种三种，没有时间就看它一种也行。跟着还有一个问题：语法体系纷歧，术语不统一，几种书凑不到一块儿，怎么办？这是很实际的问题。不过也不必夸大这方面的困难。如果你要做“比较研究”，确实得费点儿事。如果你只要求在这方面得点常识，懂得一些最常见的术语的意见，也并不太费劲。

还有一个问题：“看语法书能否解决我的问题——提高阅读和写作的水平?”我们已经说过，语法有一定的范围，语法书不可能担负提高语文水平的全部任务。另一方面，语法书讲的是全部语法，其中有些话对于我们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例如说汉语里只能说“我看书”，不能说“我书看”，在诸位听来，这岂不等于废话？可这是汉语语法的基本规律，讲汉语语法应该讲到。所以我劝诸位，看语法书的时候，不要在里面找那一定不会有的东西(像如何辨别同义词之类)，不要从头到尾平均用力，有用的地方可以多看两遍，无用的地方不妨翻翻篇儿就过去。总之是要“争取主动”，要叫书听我的指挥，不要搞成我听书的指挥。

关于语法和怎样学习语法的一般情况就讲到这里为止。恐怕大部分是所谓“空话”，很不解决问题，跟诸位的希望有很大的距离。我很愿意多讲点于诸位切实有用的东西，无奈时间有限，只能再提出一个问题来谈谈，希望这不再是空话。这个问题就是长句子。据我了解，这是很多人在阅读的时候感觉不容易对付，在写作的时候感觉不好掌握的东西。

三

句子之所以长，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分句多，一个因素

是成分复杂。后者又可以分别两种情形：或者是名词和动词的修饰语多或者长，或者是名词性成分本身长而复杂。当然，很多长句子是兼有这两种因素的，但是仍然可以分得出是哪个因素所起的作用更大。以第一个因素为主的长句子，语音段落同时也是意义段落，读起来理解起来都比较省劲。以第二个因素为主的长句子，语音上可以停顿的地方不都是意义上可以停顿的地方，读起来比较紧张，理解起来比较费劲。前者是汉语文章的本色，后者是西洋文章的风格，主要出现在译文里。举例如下：

(1) 如果他们不能事先看到，| 那他们就只会跟着时间迁流，|| 虽然也在努力工作，||| 却不能取得胜利，|||| 反而有使事业受到损害的危险。

例句里的竖道是分段的界限（这里是分句，在别的地方也用来表示较长的并列成分）。首先用一道把全句划成两部分，然后用两道把第二部分再划成两部分，以此类推。（这一句恰好是每次再划分都在后一部分，并不是句句都是这样。）加黑点的是有关联作用的字。一道前后是假设和后果的关系，两道前后是并列关系，三道前后是让步和转折的关系，四道前后是进层的关系。这些分句都不长，最长的也只十三个字。

(2) 针线筐是柳条编的，|| 红漆漆过的，|| 可惜旧了一点 | —— 原是她娘出嫁时候的陪嫁，|| 到她出嫁时候，|| 她娘又给她作了陪嫁，| 不记得哪一年磨掉了底，|| 她用破布糊裱起来，| 以后破了就糊，||| 破了就糊，|| 各色破布不知道糊了多少层，| 现在不只弄不清是什么颜色，|| 就连柳条也看不出来了，| 里边（除了针、线、尺、剪、顶针、钳子之类，）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这一句也差不多全是由一些简单的分句合成的，除了“除了……之类”这个短语之外，没有一个较长的修饰语。这一个长句子可以分成六段——其实作为六个句子也未尝不可以，不过作者既然标点成一句，我们还是尊重作者的意见。第一段说明针线筐的质

料，并点出它是旧的。第二段说明它的历史。第三、第四两段说它屡破屡补。第五段说它现在旧到什么程度。最后一段说它里面有些什么东西。这一句和前一句同样代表传统的风格，可是组织更松，因为不是议论文字，没有逻辑关系贯串在中间。

(3) 如果一个学生回顾在大学里的岁月，|| 能够数得出五六位教师，〔由于他们好学深思，热心传授，并且以身作则，成为治学谨严、服从真理的榜样，因而赋予枯燥的事实以（他本人即使有时间与图书也未必能自己发现的）意义，〕| 那末，他就是十分幸运的人了。

这一句分两大段，用“如果……那末”连接。第一大段里边又分为两中段（用双道隔开），第二中段的主体“能够数得出五六位教师”不长，但是附带的修饰语〔由于……意义〕很长。这个长修饰语又分两段（没有加竖道隔开，为了避免与括号外的竖道混淆），用“由于……因而”连接。“因而”后边的一段里又包含一个修饰语（他本人……发现的），其中又有两小段，用“即使……也”连接。

比较上面三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前二例类型的句子，读起来很爽利，不加分析也不会有误解的可能。后一类型的句子，读起来要很用心，要边读边想，也就是边读边分析，甚至要回过去再读一遍，才能正确地并准确地理解它的意思。

这种句子既然主要出现在译文里，那末，可否要求翻译工作者在译文里不使用这种句子呢？事实上，翻译工作者无不适当地改变原文的句法，以适应汉语的要求。但是，比如上面例（3）就很难有另外的译法。因此，我们也必须学会分析这种句子，否则在阅读中会遭遇一定的困难。

至于我们自己写文章，可能有时候也不得不使用一下这种句法，可是这种时机是不多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应该避免也可以避免的。

四

长句比较难于掌握，一不小心就容易在结构上出错。这里从《语法修辞讲话》里引几个例子。

(1) 关于这个问题，在这里我首先介绍一下列宁同志在题为《论职工会、目前形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底错误》的演讲中所一再称赞而且全文宣读过的鲁得苏塔克同志的以《职工会在生产中的任务》为题的那个报告提纲中摘引几段。

可以说“介绍一下……那个报告提纲”，也可以说“从……那个报告提纲里摘引几段”，但是不能说“介绍一下……那个报告提纲中摘引几段”。

(2) 因此，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与买办阶级和封建势力有复杂的联系，由于现在是处于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因而他们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中成为极其软弱的阶级。因而，在中国……

这一句的“虽然”没有着落。（第二句用“因而”起，不是用“但是”起，因此不能说句号是逗号之误。）大概原来是打算用“虽然……但是……”这一句式的，可是当中让“由于……因而……”一搅，就把下半截给忘了。当然，这里还有思想内容问题。如果内容是非用“虽然……但是……”不可的，那也不会把“但是”给忘了。

(3) 安东市的新纪录运动，在党的领导下，首先在全市各工厂中开展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工作，对于传达党和政府的指示，提高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培养群众政治觉悟，把新纪录运动从个体到集体、局部到全体、普遍到深入，起了巨大的作用。

这一句层次不清，结构上也有毛病。头上的“安东市的新纪录运动”好像是全句的主语，但是跟下面的“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和“起了巨大的作用”都不能搭配。“把新纪录运动从个体”和“到

集体”中间缺少一个必不可少的动词，“局部到全体”也应该是“从局部〔+动词〕到全体”。“普遍”和“深入”不适用“从……到……”的格式。这句改写如下：

安东市的新纪录运动是这样进行的：首先，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市各工厂中展开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工作，这个工作在传达党和政府的指示上，在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上，起了巨大的作用；这样，这个新纪录运动才能从个人发展到集体，从局部发展到全体，并且达到不但普遍而且深入的地步。

五

长句子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大肚子病”。这种句子不能说语法结构上有错误，可是从修辞的角度看是不好的。例如：

(1) 今天的大公报在第一版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印度政府究竟要怎么办?”的社论。

(2) 五千尺高空，在内蒙古西部有一个中心强度为 1044 毫巴的高气压。

第一句是在新闻广播里听到的，第二句是在天气预报广播里听到的。与第一句同类的内容有时候广播为“今天的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这应该是受听众欢迎的。可是与第二句同类的内容却总是采取这一句式。为什么不能改为“五千尺高空，在某某地方有一个高气压，中心强度为多少毫巴”呢？

叶圣老在一九五〇年的《人民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拆开来说》，举了些例子，都是不必要的因而是不好的长句子。这里转引一句：

(3) 据上海解放日报、新闻日报讯：上海市私营棉纺、丝织、染织、帆布等轻工业，由于国营花纱布、蚕丝、贸易信托等公司，本公私兼

顾原则，积极以代纺、代织、代染及订货等方式，大力加以扶植，和在各该厂劳资双方开诚协商、克服困难的情况下，生产已得以逐步恢复和趋向好转。

这一句的“由于”后面有很长一串，接着又是“在……的情况下”，把句子的主干“轻工业”和“生产得以逐步恢复和趋向好转”远远地拆成两处。叶老提议这样修改：

据上海解放日报、新闻日报消息：上海市私营棉纺、丝织、染织、帆布等轻工业的生产已逐步恢复，趋向好转。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国营花纱布、蚕丝、贸易信托等公司，本着公私兼顾的原则，用代纺、代织、代染及订货等方式，积极的扶植那些厂家。第二，因为那些厂家劳资双方能够开诚协商，克服困难。

底下是《语法修辞讲话》里的一个例子：

(4) 这次事故，工友伤亡虽比龙凤矿瓦斯爆发事件为少，但从事故的完全可以避免，仅由于领导上采取官僚主义，对于工人的安全漠不关心，对于工人的屡次反映都置之不理，因而造成事故的严重程度来说，却超过了瓦斯爆发事故。

这一句“从”和“来说”中间实在太长了，应该避免。可以改为：

这次事故中伤亡的工人虽然比龙凤矿瓦斯爆发事故中少，但是这次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仅仅由于领导上……置之不理，才发生事故。从这一点来看，它的严重程度是超过龙凤矿瓦斯爆发事故的。

另一个例子：

(5) 但为了避免由于〔东北和关内〕币制不统一而形成的某些商品的悬殊价格，因币制突然统一而发生过猛的冲击，以致工商业遭受不必要的影响起见，政府已决定对极少数几种物资暂时采取适当的管理。

这一句“为了”（应该用“为”）和“起见”中间也太长。可以改为：

但是过去由于币制不统一，有些商品的价格在东北和关内有很大的距离，币制突然统一将予以过猛的冲击，工商业会因此遭受不必要的影

响。为了避免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政府已决定对极少数几种物资暂时采取适当的管理。

一般说来，这种“大肚子病”在新闻报道中最容易发现，不知道是不是一种“新闻套子”。无论是不是“新闻套子”，反正不是一种好格式。我不相信没有这种套子就写不出新闻报道来。

六

不必要的长句子应该避免，也可以避免。《毛泽东选集》里有一个避免句子过长的很好的例子：

(1) 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美国资产阶级发言人艾奇逊，不但是因为艾奇逊明确地供认了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这样一种事实，使得中国的先进分子有证据地去说服落后分子。不是么，你们看，艾奇逊自己招认了，最近数年的这一场使得几百万中国人丧失生命的大血战，是美国帝国主义有计划地组织成功的。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又不但因为艾奇逊公开地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的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美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还因为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而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

“不但是因为……，又不但因为……，还因为……”从语法结构上看是可以写成一句的，可是如果写成一句，那就长得不得了，而且“不是么，你们看……”这一句也就插不进去，得放到括号里去。现在分成四句，就不显得长了。

在必须用长句子的时候，最好为读者的便利作些安排，例如

重复关联词语，或是在适当的地方加进有总结作用的字眼。下面例（2）也是《毛泽东选集》里的，例（3）是《鲁迅全集》里的：

（2）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3）但问题不在这口号由谁提出，只在它有没有错误。如果它是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它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一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瞭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为了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么它是正当的，正确的。

* * *

关于长句子，总括起来说，首先要弄清楚它的语法结构。这在阅读的时候很重要，在写作的时候尤其重要，决不可以把结构弄乱。其次，在写作的时候要考虑一下：这儿有没有必要用一个长句子？是不是可以拆开来说？最后，如果这儿非用长句子不可，也要多为读者设想，能够怎样作些安排，使句子虽长而读者不嫌其长，阅读起来不发生任何困难。

[附录] 作业题解答示例（六句）

（1）一阵风，|| 比以前更厉害，| 柳枝横着飞，|| 尘土往四下里走，|| 雨道往下落；| 风，土，雨，混在一处，|| | 联成一片，|| 横着竖着都灰茫茫冷飕飕，| 一切的东西都被裹在里面，|| 辨不清【哪是树，| 哪是地，| 哪是云，】| 四面八方全乱，|| 全响，|| 全迷糊。

这一句跟讲稿里第三节的例（2）一样，是由一些结构比较简单的分句组成的，这些分句蝉联而下，随时可以结束。现在把它分做五大段（一道竖线，括号内的另算），也未尝不可以有别种分法。用【 】括起的是名词性语句。

(2) 苏联政府不止一次地提请英法两国政府注意：【〔它们（在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四年）（分别）（和苏联）签订的〕条约和〔特别明显地（在巴黎协定上）表现出来的〕（武装西德的）政策是（水火不相容的）。】

这一句在结构上是一个单句，其中包含一个较长的名词子句：某种条约和某种政策是不相容的。以全句而论，不特别复杂。

(3) 美国政府会同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研究了（苏联政府四月十九日发出的）｛建议美国、联合王国、法国和苏联四国处长（在最近期间）（在奥地利代表的参加下）举行会议|以讨论〔缔结（关于重建独立民主的奥地利的）和约|以及（在这一和约上）签字的〕问题的｝照会。

这一句在结构上也只是一个单句：美国政府会同英、法政府研究了苏联政府的照会。可是“照会”有两个修饰语，一个不太长（苏联……发出的），一个很长（建议……举行会议，以讨论……问题）。这“问题”也有一个相当长的修饰语（缔结……和约以及……签字）。

(4) 但是，（在一切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中，）如果有一些人满足于甚至仅仅满足于他们的局部经验，|||把它们当做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和“为着领导，||必须预见”的）真理，|||因而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并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却坐在指挥台上，盲目地自称英雄，|||摆老资格，|||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批评和发展自我批评，|这样，他们就成为经验主义者了。

这一句属于第三节的例（1）那一类型的句子，但是内容更复杂

些，第一个大分句（如果……）内部层次很多，上面用一道、两道以至五道竖线划开（注意圆括号内部的竖线跟圆括号外面的竖线没有关系）。第二个大长句（“这样”之后）是很短的。

(5) “但您知道，保甫尔·伊凡诺维支，”玛尼罗夫说，|同时显出一种亲密的脸相，||或者不如说是（太甜了的）〔恰如（老于世故的精干的医生，知道【只要弄得甜，病人就喜欢吃，】|于是尽量的加了糖汁的）药水一样的〕脸相，说……

这一句的复杂的部分是第二个“脸相”的修饰语。这个修饰语的主干是“恰如……药水一样的”其中“药水”又有一个修饰语“……医生知道……于是……加了糖汁的”。

(6) 但（当乞乞科夫为阴郁的思想所苦恼，|一睡不睡的坐在他那坚硬的靠椅里|痛责着罗士特来夫和他的全家的时候），（当烛光渐渐低微，|烛心焦了一大段，|蜡烛随时怕会熄灭的时候），（当窗外的漆黑的暗夜已由熹微的晨光转成莽苍苍的曙色的时候，）{当远处已有一二鸡鸣，|在睡着的市镇的街道上悄悄的走着一个〔只知道一条（可惜只是一条）（不可拘束的俄罗斯人民所走的）道路的|，穿着简单的呢外套的|莫辨地位和出身的〕不幸的人的时候} ——（在市镇的那一头，）（使我们主角的苦恼的地位更加为难的）戏剧却已经在开幕了。（“可惜只是一条”的括号是原文的。）

这一句相当长，由于一连有四个修饰语“当……的时候”。其中第四个比较复杂，因为那里面的“不幸的人”又有三个修饰语：(1)“只知道一条……道路的”，(2)“穿着……呢外套的”，(3)“莫辨……的”。至于这一句的主要部分，倒是很简单：“使……的戏剧却已经在开幕了”。

（原载《语文学习讲座丛书》（一），1980）

怎样跟中学生讲语法*

今天讲的题目是"怎样跟中学生讲语法?"

我把这个问题分成三部分，用三句问话来表示，就是(1)要不要跟中学生讲语法?(2)讲什么?(3)怎么讲?这三句话是一个跟着一个来的。首先要问：要不要跟中学生讲语法?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是说，没有必要跟中学生讲语法，那就不发生讲什么和怎么讲的问题了。肯定要跟中学生讲语法，那就有第二个问题：讲什么?因为语法有不同类型，跟中学生讲的语法跟大学中文系里讲的语法不应该是同一类型，跟小学里讲的语法也不一样。然后有第三个问题：怎么讲?不同类型的语法适用不同的讲法，不同的听众也需要不同的讲法。

先谈第一个问题：要不要跟中学生讲语法?很多人，包括一部分中学教师，不赞成跟中学生讲语法。理由：一，没有用；二，接受不了。语法无用论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当中是相当流行的。他们说，自古以来中国读书人不讲"文法"，可是出了很多能文之士。反之，现在很多人学了语法，可是文章写不好，包括语法学家本人在内。这个话，听起来似乎也有几分道理，但是有很大的片面性，逻辑上有问题。正如同有些人说，有人不讲卫生，也不生病，有人讲卫生，要生病照样生病。事实怎么样呢?事实是，讲卫生的人总是比不讲卫生的人少生病。文章的好坏，语法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还要多读范文，讲究作文法，讲究逻辑

* 北京语言学会现代汉语讲座讲稿(1981年5月20日)。

思维。可是就拿语法这一件事情来说，学过语法的人比起没有学过语法的人来，文字通顺的比例也总要大些。古时候不讲语法，出了不少文人学士，一点不错，可是同时也出了数不清的文理不通的读书人，不过他们写的东西都没有传下来，大家都把他们忘了就是了。人们的各种技能很多是靠经验得来的，是不知不觉学会的。可是如果能够把经验总结总结，懂得其中的道理，把不自觉的变成自觉的，不但知其当然，并且知其所以然，他的技能就会得到巩固和提高。这个原则也适用于语言文字，语言文字的运用也是一种技能。

中国学校里讲语法，虽然也有了几十年的历史，但一直是只有部分学校、部分教师讲，也往往讲得不很得法，效果不明显。大规模的试验只有过一次，就是五十年代中期把中学语文课分成汉语和文学两部分，编成两套课本，汉语课本里边有语法。这样的分科教学只试行了两年就停止了，又恢复了综合性的语文课，一直到现在。现在的语文课本里也编进去一点语法知识，但只是蜻蜓点水似的点一点，起不了多大作用。分科教学那一段的经验没有总结过，一般的印象是没有取得很大的成绩，有人就说是失败了。可是我这几年里边接触到好些比较年轻的教师，他们是五十年代当中学生的时候经过这一分科教学的阶段的，他们很怀念那两年的语文课，说是从里边学到了系统的语法知识，对于他们现在的教学很有用，这也证明语法无用论是站不住脚的。

反对跟中学生讲语法的第二个理由是说学生接受不了。这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学生，特别是初中学生，有他们的年龄特征。那就是，一方面好奇心旺盛，接受力强；另一方面，抽象思维还不发达，容易感觉枯燥乏味。这就引起我们头里提起的第二、第三个问题：讲什么和怎么讲。

“讲什么语法?”这一提问乍一听有点儿奇怪。难道一种语言

还能有几种语法？这得先从什么叫做语法谈起。“语法”这个名词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有不同的涵义。一般说“语法是一种语言的词句组织规律”，这是“语法”的第一个意义，可以称为“语法一”。语言学家研究了一种语言的语法，写成一篇篇论文，一本本书，管它叫《某某语法》，这是“语法”的第二种意义，可称为“语法二”。由于各人掌握事实的广度可能不同，分析事实的深度也可能不同，尤其是看问题的角度可能不同，因此同一种语言的语法（语法一）在不同的语法著作（语法二）里就会呈现大同小异甚至表面上很不相同的情况。此外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有某些词句，它的结构完全合乎这种语言的组织规律，可是不合事理（例如说“他喜欢画画儿，所以难得看电影”），或者字眼搭配不当（例如说“我们必须发挥协作关系”），有人说这不是语法问题，有人说是语法问题。如果我们承认这是语法问题，那就应该算是“语法三”了。可见“讲什么语法？”这一问不是问得没有道理。

由于目的的不同，可以把语法书分成三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系统语法，或者叫做理论语法，是纯粹为了探索一种语言的语法结构的著作。这种语法书常常涉及方法论，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得出的结果可以面貌很不一样。这种语法书重在说明语法结构，不一定包罗广泛的细节。像弗里斯的《英语结构》（中译本，1964，商务印书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至于像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中译本，197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那就更加偏于理论，虽然书里的例子都出于英语，可是目的在于说明普遍的原理。

第二个类型是参考语法，以详细说明一种语言的语法事实供读者查考为目的。叙述语法事实，也少不得要有一根线索把它贯串起来，所以参考语法也得包含一个体系，但是主要目的不在于

体系的论述。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中译本，1979，商务印书馆)是一个合适的例子。这种参考语法，为了便于读者翻查，还可以采取词典形式，例如《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商务印书馆)。

第三个类型是规范语法，主要目的是说明什么样的词句是合乎语法的，什么样的词句是不合语法的。教学用的语法书常常采取这种写法，并且往往附有改正病句的练习。许多《现代汉语》教科书的语法部分都属于这个类型，朱德熙同志和我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也是这个性质。跟这种规范语法相对待，另外两种语法都可以叫做描写语法。

说是说有这三个类型，可不能绝对化。因为不论哪本语法书，总得有个语法体系，也总得列举许多语法事实，而在有分歧现象的场合，也常常有个选择，把一种用法写进去，不把另一种用法写进去。我们说可以分三个类型，是因为它们着眼点不同，侧重的方面不同，因而适应不同读者的需要。事实上也有很多语法书，它的特点不显著，归在哪一类都可以。

跟中学生讲语法，讲什么样的语法呢？首先要考虑的是：要不要讲语法规范？恐怕不得不讲点规范。尤其是目前许多印刷品里常常出现有问题的语句，对中学生很有影响，如果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对于学生的语文修养是有害的。但是也不可目光狭隘，主观片面，让学生动辄得咎。

其次的一个问题是讲多少。当然不能把一切语法事实都拿来讲给中学生听，没有这种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要选择重点，首先是最基本的情况，其次是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但是这不等于说教师也只要知道这么多就够了。教师要知道得更多，懂得更透彻。只有这样才能把那有限的教材讲得更清楚，更好懂，也只有这样才能回答学生可能提出的疑问。这也就是教学当中所谓一桶

水和一杯水的问题。至于语法体系，我认为这倒是次要问题。当然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体系，但是在目前还是百家争鸣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说他所选择的体系准是最完善的体系。要知道，语法体系的分歧固然有一部分是实质性的，但是更多是表面上的，是二五等于一十那样的性质。首先教师自已要在这个问题上搞通思想，然后也跟学生讲清楚这个道理，说服他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这不是一般人学语法的主要目的。

这些问题——采用什么体系，讲些什么内容，在有规范问题的地方做出什么决定——严格说是编教材的同志的任务，教师可以不管。当然也不能禁止教师管，教师认为哪些地方讲得不够或者讲得不妥，应当允许他加以补充和订正。但是教师的主要任务不在于编订教材，他的任务在于设计教学的方案。如果把语法教材按选文的教法教，读一读，讲一讲，就完事大吉，那效果一定不会好，学生会感觉枯燥，没有用处。五十年代汉语课里语法教学的成绩不太好，很可能主要原因不在教材而在教法（当然不是说教材编得十分好）。那么应当怎么教呢？我认为应当把语法教活。就是说，不仅仅告诉学生这是什么词，那是什么句，而是着重讲用法，着重引导学生观察人们怎样运用各种虚词和各种句法。简单说，就是少问几个“什么?”多问几个“怎么样?”打一个不一定很确切的比方，要让学生看到的不是或者不仅仅是标本室里的动物标本，而是动物园里的飞禽走兽，看它们怎样在那里活动。

这就要求教师每教一课语法都得事先做出很好的设计。第一步，先把课本和必要的参考书里边有关这个问题的情况整理出来。第二步，决定哪些内容要讲，哪些内容不讲。第三步，也是最费心思的一步，设计如何把要教给学生的内容在一定时间内按一定程序教给学生。

让我们拿“把”字句来做例子。假如我们用的就是1956年印的初中汉语课本第三册。先看课本里讲了些什么。课本（121，122页）先举了一句用“把”一句不用“把”的四对句子：

(1a) 我们打退了敌人。 (1b) 我们把敌人打退了。

(2a) 他拿出日记本来。 (2b) 他把日记本拿出来。

(3a) 大家鼓励了他一番。 (3b) 大家把他鼓励了一番。

(4a) 爸爸送他到学校里。 (4b) 爸爸把他送到学校里。

然后说明用“把”字句有两个条件：第一，动词是他动词；第二，动词后边有补充成分。如果动词加补充成分的后边允许宾语放在那里，那就用不用“把”都可以；如果不允许宾语放在那里，那就必须用“把”。然后举了四个必须用“把”的句子：

(5) 他把各门功课又温习了一遍。

(6) 李向平把他的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

(7) 他们把那封信读了又读。

(8) 那匹马把木头的台阶咬下一片来。

看完课本，是不是就看参考书呢？不，且不看参考书，先把课本琢磨琢磨，看看是不是基本上解决问题了。设想自己是个比较爱动脑筋的学生，会提出些什么问题。第一，课本只举了必须用“把”和可用可不用“把”的例子，没有举不能用“把”的例子。有没有这样的例子？第二，课本只说（1）（2）（3）（4）是允许宾语在后的，（5）（6）（7）（8）是不允许宾语在后的，没有具体说明什么样的补充成分加在动词后边不排斥宾语在后，什么样的补充成分加在动词后边就得把宾语提前。第三，课本没有说明可用可不用“把”的句子是不是可以随便用，还是两种句式各有适用的场合。

这个时候可以放下课本看参考书了。参考书多得很，备课的时间有限，不得不有所选择。假定我们只参考《新著国语文法》（黎锦熙，1924，以后多次重印）和《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丁声

树等，1961，1979），这两本都是印数很大，容易找到的参考书。《新著国语文法》（35—37页）只说“把”字是个有特别作用的介词，它的作用就是把动词的宾语提到动词的前边去，没有讲有什么条件。《语法讲话》（95—98页）讲得相当细致，大致有这么几点：（a）“把”字后边的宾语代表有定的事物，比较“拿本书来”（随便哪本书）和“把书拿来”（说的人和听的人都知道是哪本书）；（b）宾语一般是受事，但也有非受事，例如“把脚走大了”，“脚”不是“走”的受事；（c）动词必须是表示动作的，“看见”、“知道”等等都不能用“把”字句，这就比汉语课本说的必须是他动词更精确；（d）动词后边有别的成分，这跟汉语课本相同，但是列举的类型更多；（e）动词前边有某种成分，例如“把它向后拉”，光说“把它拉”是不行的；（f）动词前后没有别的成分，但动词本身含有产生结果的意义，例如“解散”、“扩大”、“证明”。我们考虑，（a）这一点很重要，回答了上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确有这种情况，动词是他动词（并且是表示动作的），动词后边又有补充成分，可是不能用把字句。这必须教给学生。其余各点也是有用的，大大充实了我们对把字句的认识，但是考虑到学生一次接受的限度，可以暂时不讲，但是我们自己要心中有数。

到这个时候，就要设计教课的方案了。我们考虑，最好先拿同一个句子做线索，在这个句子上加上一些变化，用来说明把字句的用法，然后用别的句子做补充，这样讲的效果也许好些。就拿课本里的第（5）句来试试。（这一句里有个“又”字，在句式变化上有些妨害，但是跟把字句的主要问题无关，可以把它去掉，这一点要先跟学生交代一下。）先对这一句里边的“各门”进行替换：

（101）他把各门功课温习了一遍。

树等，1961，1979)，这两本都是印数很大，容易找到的参考书。《新著国语文法》(35—37页) 只说“把”字是个有特别作用的介词，它的作用就是把动词的宾语提到动词的前边去，没有讲有什么条件。《语法讲话》(95—98页) 讲得相当细致，大致有这么几点：(a)“把”字后边的宾语代表有定的事物，比较“拿本书来”(随便哪本书) 和“把书拿来”(说的人和听的人都知道是哪本书)；(b) 宾语一般是受事，但也有非受事，例如“把脚走大了”，“脚”不是“走”的受事；(c) 动词必须是表示动作的，“看见”、“知道”等等都不能用“把”字句，这就比汉语课本说的必须是他动词更精确；(d) 动词后边有别的成分，这跟汉语课本相同，但是列举的类型更多；(e) 动词前边有某种成分，例如“把它向后拉”，光说“把它拉”是不行的；(f) 动词前后没有别的成分，但动词本身含有产生结果的意义，例如“解散”、“扩大”、“证明”。我们考虑，(a) 这一点很重要，回答了上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确有这种情况，动词是他动词 (并且是表示动作的)，动词后边又有补充成分，可是不能用把字句。这必须教给学生。其余各点也是有用的，大大充实了我们对把字句的认识，但是考虑到学生一次接受的限度，可以暂时不讲，但是我们自己要心中有数。

到这个时候，就要设计教课的方案了。我们考虑，最好先拿同一个句子做线索，在这个句子上加上一些变化，用来说明把字句的用法，然后用别的句子做补充，这样讲的效果也许好些。就拿课本里的第 (5) 句来试试。(这一句里有个“又”字，在句式变化上有些妨害，但是跟把字句的主要问题无关，可以把它去掉，这一点要先跟学生交代一下。) 先对这一句里边的“各门”进行替换：

(101) 他把各门功课温习了一遍。

这四句都改成非把字句：

* (107) 他温习了一遍各门功课。

* (108) 他温习了一遍这两门功课。

* (109) 他温习了一遍两门功课。

* (110) 他温习了一遍一门功课。

这四句全不能说。好像是只要有补语就得把宾语提前似的。但是这就跟前面举的例子（1）（2）（3）（4）句发生矛盾了。那四句也都有补语（例（1）的情形特殊，这里不说，留在后面说），可是那里的宾语都是既可以提到前边又可以留在后边的。是不是跟宾语本身的情况有关呢？换一个宾语试试：

(111) 他温习了一遍数学。

(112) 他把数学温习了一遍。

两句都能说。这样，我们可以假定：动词带上补语之后，如果宾语简单（并且代表有定的事物），例如“数学”，可以提前，也可以不提前；如果宾语比较复杂，例如“各门功课”、“这两门功课”，就必须提前，不能搁在后头。让我们拿（1）（2）（3）（4）句来核对一下。这四句的宾语“敌人”、“日记本”、“他”，都是一个名词或代词，都很简单。如果把它们改成比较复杂的形式：

(1c) 我们打退了正面进攻的敌人。

(2c) 他拿出去年的日记本来。

? (3c) 大家鼓励了小英和小莉一番。

? (4c) 爸爸送他们俩到学校里。

前两句完全可以说，后两句似乎不如用把字句的好。这样看来，我们得把上面的假设修改一下：宾语的简单和复杂有关系，但不是惟一的因素，还得看补语的情况。

比较下面的句子：

(113) 他把数学温习了一遍。

(114) 他把数学温习了一遍又一遍。

(115) 他把数学温习了三分之二。

(116) 他把数学温习得滚瓜烂熟。

(117) 他温习了一遍数学。

* (118) 他温习了一遍又一遍数学。

* (119) 他温习了三分之二(的)数学。

* (120) 他温习得数学滚瓜烂熟。

可以看出来，补语“一遍”比较简单，宾语可前可后；补语“一遍又一遍”、“三分之二”、“(得)滚瓜烂熟”比较复杂，宾语必须提前。让我们再拿《汉语》课本里的句子来核对一下。(6)(7)(8)三句分别跟(116)(114)(115)相似，都是必得用“把”字把宾语提前的，其中补语比较复杂。(5)也是必须用把字句的，不像(113)(117)这两句可以用“把”可以不用“把”，这是由于“各门功课”比“数学”复杂。(也许是由于“各门”的周遍性，这一点还有待于探讨，这里不必深究，因为如果把“各门功课”换成“这两门功课”，也还是必须用“把”提前的。)

再看看(1)(2)(3)(4)句的情况。(1)的动词“打退”后边只有一个“了”，是一个助词(或者后缀)，很难算做补语。倒是“打退”这个动词本身含有产生结果的意义(《语法讲话》指出来这一点)，不加“了”字也可以用在把字句里，例如“我们必须在天黑以前把敌人打退”。(2)的动词“拿”的补充成分是“出…来”，跟一般的补语也不一样，“拿出来”实际上是一个复合动词，只是中间可以插进宾语罢了。(3)的动词“鼓励”的补语是“一番”，性质跟“一遍”差不多。(4)的动词“送”的补语“到学校里”是另一类型的补语，它本身可以很复杂，例如“到学校里”可以变成“到三里路以外的一个学校里”，但是它从来不夹在动词和宾语的中间，因此只要宾语不太复杂，还是可以

留在动词后头。

以上讨论的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宾语必得在前（用“把”），什么情况之下宾语必得在后（不用“把”），什么情况之下宾语可前可后（可用“把”可不用“把”）。最后研究一下可用“把”可不用“把”的句子，什么因素决定采取这一句式或那一句式呢？是不是完全随便呢？回答是：活动余地是有的，但不是完全自由。有两个因素起作用。一个因素是，如果你强调动词后边的补充成分，强调动作的情景、结果等等，你就用“把”字把宾语提前，不强调这一点就不用把字句式。很多语法书里说把字句里的动词有处置的意味，王了一先生在他的书里管把字句叫“处置式”，就是这个意思。（这也符合汉语句法的一个原则，把重点词语放在句子里靠后的位置上。这也是插话，不必讲给学生听。）另一个因素是看用哪一种句式能使前后话语更加连贯。我们可以比较：

（121）我们打退了敌人，乘胜前进。

（122）我们把敌人打退了，把阵地移交给接防的部队。

（123）爸爸送他到学校里，嘱咐他好好学习。

（124）爸爸把他送到学校里，交给了老师。

现在可以结束讨论了。把前边说的话归纳起来，主要是这么三条：

（一）宾语代表有定的事物，宜于用“把”字提前，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放在后边（见第二条）；宾语代表无定的事物，只能放在后边。

（二）动词后边的补充成分很简单，宾语可以放在后边，也可以提前；动词后边的补充成分比较复杂，宾语必须提前。宾语本身比较复杂，也宜于提前。

（三）宾语可前可后的句子，采用哪一种句式要看哪一种句

式更有利于上下文的连贯。此外，如果强调动作的情景、结果等等，也宜于把宾语提前。

上面分析把字句用法，虽分层次，还是一口气讲下来的。如果在课堂上对学生讲，当然不能这样唱独脚戏，要利用提问题形式诱导学生参加讨论。并且利用板书表示句式的变化以及部分的替换。但是仍然要掌握纲领（三个问题和它们的顺序），不要因为讨论涉及细节而乱套。

把字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用来做例子不一定恰当。我的意思是明白的，就是希望学校里讲语法要把它讲活。不要把学生的注意力局限在形式的辨认上，这容易使他感觉枯燥乏味。要把重点放在用法的探讨上，使他感觉有用。更重要的是通过课堂教学培养学生自己观察和分析语言现象的习惯，这不仅有利于他的语文能力的提高，也有助于他的智力的开发。

（原载《中学语文教学》，1981年7月）

《汉语大词典》的回顾与前瞻*

我这一次来参加汉语大词典编委会会议，是有点感慨系之的。怎么说呢？从1930年前后，确切年份记不清了，黎锦熙黎老，还有几位老前辈，筹备成立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开始，这个名称就在文化界出现了。从那时起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这部大辞典多灾多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成立不到十年就抗日战争开始，黎老带了一批人流亡到陕西。在北京留下一部分人，勉勉强强编了一个国语辞典，那个国语辞典离开大辞典的编纂计划的要求很远很远，那不能算大辞典，所以也不叫大辞典。那是个应付的局面。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大辞典编纂处回到了北京，仍然是乱糟糟的，解放战争又开始了，在北京没有能够怎么很好地工作。

这以后，到1956年搞科学研究十二年规划，其中有语言学的规划，里头有一个项目就是汉语大词典。——这个规划是我起草的，我们内部管它叫蓝皮书，因为那个计划书的封面是蓝颜色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蓝皮书被批得体无完肤，我是罪魁祸首。——后来过了两年，大跃进的时期，要跃进么，在订语言所计划的时候，同志们就要求大词典快点上马。哎呀，那个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真厉害，大辞典要上马，并且要在什么三年、五年里头就完工。语言所就那么几个人，做不了，好容易混了过去。但是这个大词典是应该要有，而主观的力量又做不到，非常苦

* 在《汉语大词典》第二次编委会（1980年、杭州）上的发言。

闷。

以后到了1975年，广州会议，把汉语大词典提到日程上来了，这是一件好事情。可是那时候参加会议的人所设想的大词典跟我们今天在这里谈的这个大词典恐怕面目不一样。那个时候，大词典也罢，小词典也罢，总而言之是要为阶级斗争服务啊，为意识形态方面的专政服务啊，很走了些弯路。四人帮打倒以后，大词典的编纂机构成立以后，我们逐步地把这条路子摸清楚了，这个大词典应该怎么编，为谁服务明确了，那我们以后可以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了。这个用俗话来说叫做“歪打正着”，在广州会议时它一记打下去不是打这个目标，而是打那个目标，那么现在我们转移过来要打这个目标了。

从1930年到1980年，整整半个世纪。我想把它和英国的牛津大词典比较一下，牛津大词典也是难产，出版的过程也很长，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我算了一算，从创议算起，那是1857年，英国的语文学会创议编一部词典，——他们不叫大词典，叫新词典，——从1857年创议，磨磨蹭蹭到了1884年，出了薄薄的一本，叫第一分册，第一卷里的第一分册。从1857年到1884年是二十七年，也还只有我们五十年的一半多一点。这是出名磨蹭的词典，也还比我们快一点。所以说我们的汉语大词典是多灾多难，能够有今天这一天，从某个意义上来讲，也可以说是喜出望外。

广州会议把汉语大词典提到日程上来，是好事。可是它定出来那个编写办法，五省一市不相统属，而且是工农兵学商一齐上阵，是大兵团作战，也就造成一种局面，带来一些困难。编委会成立以来，在罗竹风同志的领导下，逐步克服这些困难，现在我们可以相当乐观了。这个局面改变了，但前途还是艰难，不是那么简单，这个难，那个难，还有许多难处。刚才罗竹风同志讲

了，我们对待困难采取什么态度，还是看看不对，溜之乎也？不能溜之乎也。我昨天下午在会上对罗竹风同志说，你骑在老虎背上，不能下来，下来老虎一口把你吃掉。现在就是这样，只能迎着困难上，不能够知难而退。叫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就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把汉语大词典编出来，而且一定要把它编得像个样子，一定要把这句话刻在我们每个编写人员的脑子里。

这是讲这个大词典多灾多难到今天的情况。

下面我想讲一讲编这部大词典的艰巨性。我们许多同志自己参加编写，也已经尝到这个滋味。但是我还想引一个外国例子来说一说编这个大词典的艰巨性。英国牛津大词典的第一任主编默雷，他在1879年就任主编，两年之后，即1881年，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我的助手雅谷先生整理动词set的材料，他对我说，把这些材料，也就是卡片，分分义项，排排次序，一共费了他40个小时。他是对主编诉苦啊。我把他的稿子拿来看了看，单词有51个义项，后面挂上去的短语有83个。我对他说：我觉得费40个小时不算过分。我对他说，这个稿子到将来主编定稿的时候，恐怕还要再化40个小时。1881年，他们的词典还在编A这第一个字母，S还在老远老远的后头，还早着呢。什么时候编到S了呢？三十年之后，就是1911年，编到了S，当编到set这个词的时候，积累的资料就比原来多了许多。把它消化后编成一个稿子，化了多少时间呢？不是40小时，而是将近40天。这一条在词典上占多少篇幅呢？$18\frac{1}{3}$面，他们的开本比我们的工作本还要大些，我们是两栏，它是三栏，它的长度也长些。$18\frac{1}{3}$面分多少项呢？154项。当然，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在全部词典里就它一个是那么长。比它次一点的，十个八个page的，三个五个page的，就很平常了。编这么一部词典是艰巨的。可是

编这么一部词典也是光荣的事业，是值得为之终身奋斗的事业。

还来讲这个默雷，他本来是一个中学校长，他参加这个工作时大概是四十来岁。他们的语文学会算是运气很好，找着了这么一个人。他也踌躇了很久，最后同意来主持这个工作。他当时以为有那么个一二十年，就可以把这部词典编好的，谁知道到他老先生去世的时候，这部词典还没有出齐。他1915年去世，这部词典到1928年出最后一本。他自从当上这部词典的主编以后，真是勤勤恳恳，日夜为这个事业辛劳，他根本什么别的都不想。在一本什么书上讲的我忘了，有一天晚上，一个朋友去看他，他在编辑室里，——他的编辑室很简陋，就在他住处前面的院子里，就像我们地震时候那种临时房子一样，搭了个大棚，他和他的五、六个助手就在这里面工作，很拥挤，还有书啊，资料啊，一个柜子一个柜子的堆在那个地方。那天晚上他的朋友去看他的时候，这位老先生趴在地下，他把卡片在地下铺开了，他老先生把一张卡片从这儿挪到那儿，又把一张卡片从那儿挪到这儿，就这么着在那里折腾。他说，我没有办法，我那张书桌上摆不下呀，我只能放到地下来搞了。白天那些助手一个人一张书桌，他没法趴到地下。等下班了，那些助手都回家了，老先生才能趴到地下干起来。他是为之终身奋斗的。《辞书研究》1979年第一期上，裘克安同志写了一个介绍，叫《字迷先生传》，同志们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这个人真是词典迷，迷上了，他有一个孙女儿，给她爷爷写了一个传，传名很有意思，叫作 Caught in the Web of Words，就是被字网套住了的意思，掉进辞典这个网里头出不来了的意思。诸位参加《汉语大词典》这个工作的，也是掉进了辞典网里，跑不掉了！

这大词典和中、小词典不同，主要的不同不是块头大小的不同。当然，大小是一个方面，那是容易看到的。《新华字典》就

这么大一块，大词典嘛，拿《大汉和辞典》来说，那么厚厚的本子，连索引一起十三本。一望而知，大小不同。但是，从实质上说，从原则上说，是什么不同呢？中小词典是供读者求解，这个词不懂，我来查查，看你是怎么说的。大词典呢，除了求解之外，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一种语言里的所有的词——理论上说是"所有的词"——把它们的生命史做出一个记录，从它诞生到它死亡，或者它到现在还在用，这一段生命史或者是一百年，或者是三百年，或者是二千年，要把它源源本本地交代出来。编这样一部词典，苦是苦的，乐趣也是有的。把一个词的历史从头到尾写一遍，等于给一个人写传记，很有意思。传记文学在我们国家不那么发达，在外国每年都要出一大批传记。每个人的历史，你把它细细地记下来，都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很普通的人，遇到一个擅于写文章的人把他的历史写下来，也可以很有意思。这些词，就说五千个词吧——有些小的词，短短的，没有什么复杂的情况，那当然就不算了，——假定有三、五千个词，每个词都有很有意思的一段历史，把它写出来，这是很有趣味的，叫作"此中有真趣"。

拿我们要编的这部大词典和牛津大词典来比较比较看，看看我们的条件跟他们的条件有什么不同，或者说从牛津大词典我们能学到什么经验，学到什么东西。当然，可学的经验很多，不过主要的有两点，一点是众擎易举，人多就能把事情做好。在这里说一说参加牛津大词典编纂的人。首先就是提供资料的，就是看书、写卡片的。这部词典是语文学会发起的，首先是语文学会的几百个会员大家来帮忙，义务劳动，没有报酬的。曾经提供资料的一共有 228 个人，其中多数人提供的资料不超过一万张卡片，提供 1—2 万张卡片的有 10 个人，2—6 万张卡片的有 6 个人，10 万张以上的有 2 个人，最多的好像是 13 万 6 千张。有的人前

后30几年，40年，几乎每年都有卡片寄到编纂处来。另外，它有一种分编（subeditor），不是主编，也不是助编，助编是专职的，这分编是尽义务的，就是语文学会的一些会员自告奋勇承担某个字母里的一段的整理工作，这样的义务分编有62个，这里面坚持10年以上的有13个人，20年以上的有6个人，义务分编年代最久的一位是39年。然后就是助编，是在主编手下一起工作的助手，前前后后，有进有出，工作不到10年的有49个人，10—19年的有2个人，20—29年的有6个人，30—39年的有2个人，40年以上的有5个人，时间最长的是48年，比主编的年代还长啊。第一位主编才搞了36年，这一位助手是48年。还有一种人也参加这一工作的，是看校样的，排字房里排了长条，若干条，比如十条或十二条，寄给这些看校样的先生。这也是尽义务，他们的任务不仅是看校样里有没有错字，而且看校样里有什么不对，提意见。这义务提意见的人很多，固定而经常看的是9个人，这9个人都是看了多年的，有的从开始就看，从A这个字母看起，也有的是从半当中看起的，都是坚持下去的。这9个人中有8个人是一直看到他本人死亡，词典还没有完，他不能再看下去了，只有一个人是看到底，看到了词典成书。所有参加这几项工作的人都有高度的事业心，是值得我们佩服的。

以上是说从这部词典的编写过程中我们能学到什么经验，第一点就是众擎易举。人多，大家努力，共襄盛举。20年、30年这么干下去，专职的不用说，尽义务的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这是不得不叫我们敬佩的。跟他们比较，他们的人数我算来算去也还没有我们的人多，我们有四百多，他们连提供资料的人一起也没有我们的多。而且我们的人都是全日工作的，不是业余的，他们那种义务分编什么的，我们没有，我们不是义务劳动。因此，我们编的时间应该比他们短，这是不用说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经费问题。牛津大词典之所以拖拉那么长时间，编辑方面的任务繁重固然是一个原因，跟经费也有关系。主编想多要两个助手，就要多支出两份工资。语文学会是没有钱的，钱从哪里来呢？是跟牛津大学出版部订了个合同，他们说我们语文学会编这么一部大词典，你们牛津出版部负责出版，将来赚钱是你们赚，出版社就同意了。但是出版社说你五年之后出几本，主编拿不出来，出版社就着急了。说你先出两本啊，主编不肯，说我还没有搞好啊。出版社就威胁说：下次再不给钱了。主编就想办法找张三找李四，去说情要钱。所以就拖拖拉拉搞了那么长时间。假如出版社慷慨解囊，或者另外有什么公爵、侯爵拿钱出来送给大词典，那事情就好办多了，不至于拖到 1928 年。我们就不同了，我们编大词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给经费。当然不是说要多少有多少，你合理的要求不拒绝，可以满足，有保障。我们现在四百人，你需要的时候，只要找得到人，我想就是六百人，出版局也承认的，对不对？经费是不成问题的，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谈谈前景。刚才罗竹风同志讲在三、五年内把初稿本搞出来，下一步他不说，那意思就是初稿出来之后，修订出版要多少时间，有保留，他不说。我谈的前景不是指这个，要看得远一点。我的意思是大词典编纂机构不要解散，这是首先要确定的。不要认为大词典编完出齐之后，我们编纂处就大功告成，就各归洞府。还是要维持编纂处这样一个机构，很有好处。中国的词典事业可怜得很，在国际上比较起来，简直太不像样。这么一个文明古国，词典事业是如此之不发达！昨天陈原同志讲了，说法国自有词典以来，一共出过多少词典呢？大的、中的、小的，一共有两万多种。我们有多少种呢？不知道有没有两千种，就算有两千种，也才有人家十分之一。法国的面积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论人口，法国人口五千万，我们是他们的二十倍。他们的词

典两万多种，我们不知道出到了两千种没有，相形之下实在是难为情。所以说，我们好不容易建成这么一个机构，万万不能散伙。

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干呢？我又要把牛津大词典拿来作例子了，他们在大词典编完之后，并不罢手，又进一步搞比大词典更加彻底的词典，就是分段、分区的词典。大词典是从古英语到现代即 19 世纪末，它不能真正彻底，它不能把每一本书的每一句话都做成卡片，然后来排比。可是分段、分区以后就可以做得更细。可是英国穷啊，有点承担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英帝国走下坡路了。美国人有钱，美国人把这个担子接了过去。芝加哥大学把牛津大词典的资料搬了去，把第三位主编克雷基也请了去，那时候他已经六十几岁了。他们请他同时主持两部词典的编纂工作。一部是《美国英语词典》（按历史原则编纂），一共四本，1944 年就出齐了。另一部是《早期苏格兰英语词典》（从 12 世纪到 17 世纪末），从 1937 年开始，一个一个分册地出，现在出齐没有我不清楚。克雷基已经在 1957 年去世了，活了九十岁，从三十岁参加牛津大词典班子，编了 60 年的词典。同时计划的还有一部《中世英语词典》（中世英语是从 12 世纪初到 15 世纪中，三百多年），编纂处也设在芝加哥大学，由丘拉司主编，也是一个一个分册出，从 1952 年开始，现在好像也还没有出完。还有一个计划，现在还没有实现的，要编早期近代英语词典，就是莎士比亚时代的词典，大概有二百年，16、17 两个世纪。就这样，在大词典的基础上往前推进一步，分时代、分地区来编。

我们这部汉语大词典编完之后，大有可为，可以编一部上古汉语的词典，就是先秦时代的，编一部汉魏六朝时代的，然后唐宋元明清的再编几部，可编的东西多得很哪！我们现在手头掌握的材料，在全部可用的材料之中，我看（罗竹风插话："九牛一

毛!”）恐怕只有百分之一，真是九牛一毛！所以说，可以做的事情还多得很。

另一方面，这个《牛津英语词典》编完之后（1933年重印，连补编有13大本），他们将它一压，压成两本，叫作《Shorter Oxford Dictionary》，这“shorter”怎么翻译，不好翻。（陈原插话：“缩编”。）他怎么压缩的呢？在大词典里，一个词的一个义项假如从最早出现到现在一直都用，例如是15世纪出现的，那16世纪举个例，17世纪举个例，18世纪举个例，19世纪举个例，现代再举个例，隔那么一百年就要有个例。缩编呢，当中的例证都抽掉，留最早的一个，最晚的一个。假如最晚的一个只有19世纪的，没有现代的，就表示现在已经不用了。这样，13本就缩成了两本。另外，在还没有编完的时候，就是已经出版了五分之四的时候，有人看中了这个好材料，要吸取其精华，编一本案头的词典，就是佛罗弟兄，他们编的就是现在大大有名的《简明牛津词典》。后来又有别人修订，现在修订到第六版了。他们又编了同样是一本头的《袖珍牛津词典》，那篇幅呢，只有一半，编法上有些不同，有点新花样。还有一本《小牛津词典》，袖珍已经小了，它比袖珍还小，还没我们的《新华字典》那么大，可以放在口袋里。那个《袖珍牛津词典》还是相当厚，上衣口袋里装不下的。那个《小牛津》倒是可以装得下，可是我看大概失败了，不大听见人提起了。（陈原插话：“现在又改编了，刚刚出来。”）《小牛津》的编者不是一位编辑，而是一个排字工人，是有44年工龄的排字房主任，他一个人搞出这么个小东西来。

在大词典的基础上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大而更大，搞断代和分区，就是更彻底些。另一个方向是搞浓缩和提炼，像宝塔一样的，一层一层上去。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就是那个补编。因为那部大词典从第一本到末了一本，前后将近50年。到

末了一本出来时，前面编的就有许多材料没用上。50年里新出现的词它当然没有。已经收录的，有的义项不全，有的第一个例证不是最早的，又发现比它更早的了。所以，这个补编要补词、补义、补例，——三补。在正编出完之后，补编出得很快，五年功夫就出了一本补编。现在，这一本作废，重作新的补编。现在这位主编去年到中国来过。他原来宣布的计划是补编三本，后来声明要四本了。据陈原同志说，他口头讲要有五本。（陈原："第三本马上出了，第四本在准备付印，现在正在编第五本。"）这个人也是词典迷，字迷。1957年把他从牛津大学挖出来，当时他还很年轻。牛津大学出版部董事会说，找到了这么一个字迷，可不容易。

所以说，词典工作大有可为，夸大一点说，是不朽的事业。我看一般的著作其中多数是昙花一现，不再版了，卖完拉倒，有的还卖不完。真正好的书呢，可能维持个五十年，人家还要看看。超过五十年的是少数，那是经典了，很有限的。要说搞名山事业，那只有搞词典。牛津大词典的再版本（1933）的头上有一篇长序，里面提到所有参加资料工作和编纂工作的人，凡是时间比较长点的，都有名有姓，注明工作年份。并且，堂而皇之，一人一行，不像《辞海》那样，一页里边挤上几百人，像春节前的火车车厢。好在现在成名成家不受批评了。谁要成名，我劝他编词典，因为一部大词典决不是五十年可以取消的，可以站他个几百年，几千年。一部《说文解字》到现在还很有权威呢！我这个人又要联系自己了，要现身说法了。我写过一些书、一些文章，但是我知道时间老人不会对我特别客气，再过二十年，到2000年，我那些东西大概人家都不屑一顾了。我要年轻二十岁，是五十六岁的话，我是愿意来参加这部大词典的。我这个人是伏在书桌上，看看书、写写文章的这么一个人。我是不怕工作艰苦，也

不怕单调的。但是事与愿违，我现在干的不是我喜欢干的工作。最近我跟人家谈起，是两句话：处处跑龙套，时时刻刻打被动仗。毫无主动权。一年终了，在过春节之前，做个总结：这一年干了些什么？想来想去，最多的就是开会，其次就是看文件，看别人的稿子，再就是签字，就搞这些个！总结到最后就是长叹一声。我在语言所担任行政职务不到五年的时间，就发现我是不适合干这种工作的。就在1956年，我就想辞掉这个副所长的工作，我给郭老写了封信，郭老就派人来找我，说：不行！不行！就没办法了。这个事情到57年反右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来，说吕某人辞副所长的职，是不是对党不满？这可把我吓坏了！（众大笑。）差一点儿，幸亏领导英明，没有给我戴上帽子。所以，现在你罗老有办法把我调到你这儿来，那我一定保证老老实实地干(众大笑，报以热烈的掌声)，决不三心二意。现在请我当顾问，——“首席”两字我事先不知道，现在也没法取消了。请我当顾问，我引以为荣。现在我们的队伍里头有很多中青年同志，各省市以及编纂处都有很多中青年同志，我希望他们干到底，干他一辈子，就是编词典。我希望这部《汉语大词典》能够如罗竹风同志的设想，1985年问世。这个事情嘛，他现在都不敢说，也许是85年出不了。我说最迟最迟，1990年一定要把它出出来。我希望我能够活到那一天，看到这个大词典出版。(罗竹风：“不成问题！不成问题！”）到那时候咱们再来举行一次庆功大会！(热烈的掌声)

（原载《辞书研究》1981年2期，编者所加篇名是《辞书工作的艰苦和愉悦》）

《简明同义词典》序*

世界上最早的同义词典该数中国的《尔雅》了吧。“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这是一组同义词。但是光有词目，没有解说，只能说是同义词表，还够不上同义词典。后来的学者加上注和疏，也仍然是着重说明何以这个字有这个义，而不是说明这些字各自适用于什么场合。例如郝懿行的《尔雅义疏》说：“初者裁衣之始，哉者草木之始，基者筑墙之始，肇者开户之始，祖者人之始，胎者生之始”，只是说明何以这些字都有“始”之义，不是说明“初”只用于裁剪，“哉”只用于萌芽，等等。而同义词典的作用恰好在于说明一组同义词在使用上各有所宜，不可混淆。

同义词是怎样产生的？一般说来是不同语言或方言的积累融合的结果。例如英语里很多同义词是分别源出于古英语和诺曼法语，有的是来源于希腊语和拉丁语（直接引进的和通过法语引进的），有的是近代欧洲和欧洲以外的多种语言提供的。古汉语里的同义词是怎样来的？大概是汉族的许多部族语言融合的结果，也可能有一部分来自汉族以外的民族的语言。古人也早就看到这一点，《尔雅》郭璞注在“初、哉……始也”这一条下面就说过：“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扬雄的书标明“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就更不用说了。但是中古以后，特别是到了近代，汉语里边的同义词的增多基本上是“自力更生”的结果，就是用

* 张志毅：《简明同义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

意义相近的单字（很多是现代已经不能单用的）组成双音词。最简单的类型是成分相同而排列不同，例如："展开/开展"，"负担/担负"。这样造成的同义词是少数，更多的是一个成分相同，一个成分不同，或者两个成分都不同。例如"精、细、致、密"四个字互相组合成的"精细、精致、精密、细致、细密、致密"，又跟别的单字组成"精巧、精确、精微、细巧、细微"等等。大多数同义词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但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不一定都构成同义词，像上面列举的"精细"等十一个词，并不能包括在一组同义词之内。还可以举一个更明显的例子："答"和"复"和"报"在古代可以算是同义词，但是近代的"答复"、"报答"、"报复"显然不构成一组同义词。

"同义词"顾名思义应该是意义完全相同，但是真正的同义词是很少的。一般所说的同义词都只是意义大致相同，所以有些作者不用"同义词"而用"近义词"。从语文的角度看，严格的同义词没有什么可研究的，值得研究、需要研究的正是那些非严格的同义词，因为它们是同中有异，使用的时候也就不得不有所区别。大概说起来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两个（或不止两个）词在某些地方可以随便用，在别的地方却不能通用；另一种情形是两个词都可以用，但是效果不同。这是因为一般所说一个词的意义实际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基本意义，或者叫做概念意义，另一部分是附加意义。一个词的概念意义也往往不止一个，在词典里区别为几个"义项"，两个同义词之间可以有相同的义项，同时又有不相同的义项。例如"吵"和"闹"，有两个相同的义项："喧哗"和"剧烈争论"；可是"闹"还有"发生不愉快的事"（闹病，闹灾荒，闹笑话）和"弄、搞"（闹革命，闹清楚）两个义项，是"吵"所没有的。附加意义也有几种。有含蓄意义，例如"儿童"，除了"较幼小的未成年人"这个概念意义，

还含有“天真、活泼、缺少耐性”等等意义。有文体意义，或者叫做风格意义，例如“儿童”和“小孩”适用于不同的文体。有感情色彩，例如不说“小孩”而说“小家伙”，“小淘气”。有习惯用法，例如“老”和“旧”都有“过时”的意义，“老门牌”等于“旧门牌”，但是“老式婚姻”和“旧式信封”就不如“旧式婚姻”和“老式信封”更合乎习惯。这些都可以归入附加意义。

一部同义词典要辨别一组组同义词的概念意义的异同，也要辨别它们的附加意义的差别。比较起来，也许后者更重要，因为前者比较容易掌握，后者要求更高的语文修养。志毅同志这部《简明同义词典》之不同于别的同义词典，也就在于他更注意了这一点。志毅同志在他的论文《同义词词典编纂法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1980 年 5 期 355—7 页）中提出了在多数情况下以词义而不是以词为辨析单位的主张。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这两种做法的不同可以用一个实例来表明：“肥”和“胖”。

以词义为单位的辨析——在“含脂肪多”这一义项范围内，指出差别：〔肥〕一般只指含脂肪多。常形容猪羊牛马等动物或它们的肉（如“这块肉太肥了”)。有时形容人，常含贬义……。〔胖〕常兼指脂肪多和肉多。常形容人，有时也形容动物……。

以词为单位的辨析——列举差别不限于同义的义项范围内：“胖”多用来形容人身体肉多……“肥”多用来形容牲畜脂肪多，也可以用来指衣履的宽大……此外，“肥”还有引申义，如“土质好的地称肥”，“家底雄厚也称肥”。

两种做法各有长短。主要以词义为单位，兼顾以词为单位的做法是扬长避短的做法。正是由于作者采取了这种做法，主要不着眼于同外之异，而着眼于同中之异，才能用较少的篇幅容纳较多的内容，做到了简明扼要，这应该说是这部词典的一大特色。

除此之外，引例多出于名家著作而不是随手摘引一般报刊，也让读者觉得更可信赖。

书中有些地方过于求简，说得不够透彻。如果能在需要的地方多加一两句说明，增添一两个例句，读者将会更加得益。不知志毅同志以为然否？

1981 年春节

新版《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读后*

蒋礼鸿教授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新第一版最近出版，离开旧第三版的出版已经十九年了。在这期间，著者做了大量增订工作，以条目而论，增加了约三分之一，以篇幅而论，增加了将近一倍。以第四篇“释事为”为例，旧版84条，62页，新版132条，128页，增加了48条，66页。旧有的84条里边，增补例证的有48条，修订解说并增补例证的有18条，完全没有改动的只有18条。著者对这部书的勤勤恳恳锲而不舍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一

新增加的条目，跟原有的条目一样，大致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文字生僻或者难于索解的，一类是字面寻常因而容易误解的。前一类的例子如：

角束（199）。孟姜女变文：“角束夫骨，自将背负”（页34）。……据唐人皇甫枚《三水小牍》卷上，埋蚕受祸条：“乃与村众及公直同发蚕坑，中唯有箔角一死人。”意谓有蚕箔裹一死人，可知以毡席之类包裹叫角……（底下引《酉阳杂俎》、《唐阙史》等书的例子）“寻索驿西阁中，有席角。发之，白骨而已。”“水胜舟覆，舟人尽溺，诏书随没……沈丝一钓，随钩而出。第印微湿，封角不败。”“信物一

* 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连以前中华书局版本计算为第四版。）

角，附至阿鼻地狱，……送上阎罗王。”“天柱峰茶可惠三数角。”“诸处奏告青词，比来只是用纸裹角。”“以二十饼为斤，而双袋，谓之双角团茶。”综观上引诸书，角或用于尸体，或用于文书方药，或用于茶叶肉食；其义或为裹，或为袋，或为封，要之都有封裹的意思。

击分（232）。捉季布传文：“击分声凄而对曰：说着来由愁煞人……”（页64）。“击分”就是“激忿”的假借字。变文“不忿”多作“不分”。《广韵》入声锡韵，“击”、“激”同音古历切。（底下引郑谷、齐己、杜甫的诗证明唐人常借“击”为“激”。）

忧泰（264）。目连变文：“善男善女是何人，共行幽径没灾迍？闲闲夏泰礼贫道，欲说当本修底因”（页759）。“夏”是“忧”的字形相近之误，“忧泰”即“优游安泰”的意思。伍子胥变文：“所有功勋，朕自忧加处分”（页25），可证“忧”“优”两字通用。（底下引《因话录》和《汉书·贾捐之传》臣瓒注，证明“优泰”一词早就有了。又引白居易诗里的“优饶”“优稳”作“优”字意义的旁证。）

第二类的例子如：

惭愧（122）。伍子胥变文：“更蒙女子劝谏，尽足食之。惭愧弥深，乃论心事”（页6）。（以下引维摩诘经讲经文、燕子赋、捉季布传文、丑女缘起、王昭君变文里的“惭愧”、“惭”、“惭谢”、“愧”、“愧荷”等等。）这些句子里的“惭愧”等词儿都是感谢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其中的“惭谢”就是“感谢”，“愧荷”就是“感荷”。（底下引唐宋人诗文十七则作证。湘按：感谢往往和惭愧之情相连，有时不容易划分，但如所引捉季布传文“但言季布心顽硬，不惭圣德背皇恩”以及徐凝诗“此花南地知难种，惭愧僧闲用意栽”，就完全与惭愧无关，只能作感谢讲，因而别的例子也就以作感谢讲为好了。）

恩私（212）。叶净能诗：“令身与妻子，即合永为奴仆，以谢恩

私"(页218)。(以下引杜甫北征诗:"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以及韩愈诗和《红线传》中用"恩私"例。)古代"私"字有恩、爱、恤等义。作恩解的是《礼记》郊特牲:"厥明,妇盥馈,舅姑卒食,妇馂余,私之也。"郑玄注:"私之,犹言恩也。"作恤解的见《释名》释言语:"私,恤也,所恤念也。"解作爱的更不少见,如《战国策》……又齐策一:"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高注:"私,爱。"……汉人辛延年的羽林郎诗:"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私爱"的私就是爱,更无别义。"恩"、"爱"、"私"意义相同或相近,构成联合式复合词,则为"私爱"、"恩私"。而解诗的人于羽林郎的"私爱"则不加注意,黄节《汉魏乐府风笺》、闻一多《乐府诗笺》、余冠英《乐府诗选》都没有注释;于北征的"恩私被"则或释为"蒙皇上私恩照顾",或释为"单独受到皇帝的恩惠",以"私"为偏私、私人解,这是有失当时的语义实际的。(以下又引《北齐书》、《魏书》、《旧唐书》以及宋人毕士安、欧阳修、王安石的诗文中"恩私"等于恩惠的例子。又引唐人诗文中"殊私"、"鸿私"的例子作为"恩"、"私"意义相近的证据。)

二

旧有条目增加内容的占多数,并且往往加得很多。拿第四篇第一条"去就"(87页)做例子,正文除《欢喜国王缘》、《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两处引文外,又加进《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引文和日本《诸录俗语解》里的解说。例证除原有的《隋遗录》、《北梦琐言》(二则)、《杜阳杂编》、《义山杂纂》、《景德传灯录》、《太平广记》、《三国志》等八条外,增加了《太平广记》(二则)、柳宗元文、《旧唐书》(二则)、《鉴诫录》、《洛阳缙绅旧闻记》、《王直方诗话》、罗隐《谗书》、《后汉书》等十条。再举一个例子,"为当、为复、为是、当、为"(345页)。这一条的正文新

版和旧版相同，但是旧版的例证只有《世说新语》、《唐摭言》、《景德传灯录》（二则）、《汉书》颜师古注等五条，新版增加张衡《髑髅赋》、《后汉书》、《汉书·叙传》、《三国志》裴注、《太平广记》引《异苑》、又引《逸史》、又引《玄怪录》、又引《广异记》、梁昭明太子文、《北史》、《颜氏家训》、《诗》郑笺孔疏、《旧唐书》、李德裕文、吴均诗、欧阳修文、《涑水记闻》、《苕溪渔隐丛话》引苏轼语、《石林燕语》、杨万里诗（三则）等二十二例。又增加古代用“将”和近代用“还是”的例子跟“为当”等用法比较。

增加例证不是简单地把新增的例证加在旧有的例证之后，而是依照论证的层次，特别是像“为当……”这种有异体的字、词的条目，分别部居，是要费点心思的。作者就是这样不厌其烦的做这部书的增订工作。

下而举几个不是仅仅增加例证而是对词义的说明有改正或补充的例子。

> 艾火（70）。燕子赋：“口衔艾火，送着上风”（页253）。旧版（40）说：这个字应该是从艸叉声，是“柴”的俗体。新版推翻这个解说，引慧琳《一切经音义》、宋刊《大唐西域记》、《三希堂法帖》米芾书里分别把“艾”写成“艾”和“艾”，证明《燕子赋》里的“艾”是“艾”之误。然后说明《燕子赋》这句话的意思：《通典》卷一百六十，兵十三，攻城战具附：“磨杏子中空，以艾实之，系雀足上加火，薄暮群放，飞入城垒中，栖宿其积聚庐舍，须臾火发，谓之火杏。”说雀儿随大将军征讨辽东，“身不骑马，手不弯弓，口衔艾火，送着上风，高丽遂灭，因此立功”，与《通典》所说完全符合。

> 雅责（124）。降魔变文：“太子遂生忿怒，雅责须达大臣：卿今应谋社稷，拟与外国相连……”（页368）。旧版（80）引《北梦琐言》

侯泳忤豆卢相条，说明“雅责”原来有用巧妙的方式责罚别人的意思。但是又觉得变文里的“雅责”难以这样讲，所以又说“变文里只作责备解”。新版引《启颜录》韩博条里：“雅叹”是深为叹赏，《法苑珠林》里“雅奇”是深感奇异，从而证明变文里的“雅责”是深责的意思，与《北梦琐言》里的“雅责”不同。

家常（147）。难陀出家缘起：“世尊直到难陀门前，道三两声‘家常’。”（页396）旧版（74）根据同篇“伏缘师兄到来，现在门前化饭”的话，决定“家常”是化饭时说的话，是要求布施的意思。接着又引王梵志诗、齐己诗和《景德传灯录》（二则）再加证明。新版除保留这一部分内容外，又根据《燕子赋》“使人远来冲热，且向窟里逐凉。卒客无卒主人，暂坐撩治家常”（页250），说明“家常”还有待客的酒饭的意义，与施饭的意义有联系而不完全相同。

以上只是笔者选来做例子的一部分条目，同样考订惬当的条目还有很多。可以说，著者通过这部书的增订对早期白话词汇的研究又作出了新的贡献。汉语的历史词汇学是比较薄弱的部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力量跟这项工作的繁重程度很不相称。我们期待有更多像这部书以及《诗词曲语辞汇释》那样的书出现。

三

著者在这部书上确实下了很大的工夫，大多数条目的例证是充分的，论断是精审的。但是也有少数条目的论证的说服力不大够。例如**商宜**（178），见于《频频婆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今若休罢礼拜，伏恐先愿有违；若乃顶谒参承，力劣不能来往。即朝大臣眷属，稳便商宜”（页766）。著者引四

种文献来证明“商宜”是商量处事之所宜的意思，但所引词语——共量所宜；密计相宜；两共对唯所宜；乃与上下商宜——只有一处是“商宜”，另外三处都只有“宜”而无“商”。其实“商宜”可以释为“商议”（声韵全同，只有平声去声之别），不知道著者为什么不取。又如**更害**（256），见于《燕子赋》：“雀儿被吓，更害气咽，把得问头，特地更闷”（页252）。著者首先引一大段刘师培的话，刘的论点是《尚书》里的“格姦”是“扞格”的倒文，《孟子》里的“间介”是“扞格”的转音，著者接下来说：“所以‘更害’就是‘间介’、‘扞格’、‘格姦’的声转，”用以解释变文里的“更害”表示阻塞，指气在喉头咽住。这是难于令人信服的。“更害”二字在这里就照字面讲也还过得去，何必舍近而求诸远？字音的通转和字形的假借，是训诂学的锐利武器，但是运用起来要十分谨慎，用之不当，有害无益。

此外，笔者在翻阅本书的时候，偶然看到和想到的一些零碎，也写在这里供著者采择。“自隐”条（162）释“自隐”为自己思量，旧版已有充分论证，新版增加《三国志·张鲁传》裴注引鱼豢《典略》叙张鲁行五斗米道，“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只说“这是‘自隐’一语之早见的”，没有指出这里的“自隐”是反省罪过，是一种宗教行为，不是一般的自己思量。（按：蒋书误以此事属张衡，并说张衡为张鲁之子，实则张鲁为张衡之子，行此事者为张鲁而非张衡。）

“房卧”条（66）说“房卧”有两个意义，一是卧房，一是私房钱。实则还有一个意义是妆奁，看下面两例可知。

> 熙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召辅臣观蜀国长公主下嫁妆奁于集英殿，自是公主下嫁拜宣宰辅观妆奁。（宋会要·帝系八）
>
> 熙宁三年四月十九日御集英殿召辅臣观岐国长公主房卧，命座赐茶。（同上·崇儒七）

看来“房卧”先由卧房义产生妆奁义，再由妆奁义产生私房资财义。

“男女”条（19）解释“男女”为“儿女”（即“子女”），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男女”还有别的意义，本书没有触及，也许是因为变文集里没有遇到吧。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722）举出两个意义：“男女，奴仆自称之辞”，“又引申而为詈辞”。钱南扬在《琵琶记》（139）注释里解释“男女”为“封建时代男子的贱称”，除自称外，举了一个他称的例子：“恰待奔入这店里来，见个男女……”（西山一窟鬼）；又举了一个下属对长官自称男女的例子，《齐东野语》卷十三记岳飞亲将对岳飞说：“此男女孝顺耳。”除此之外，“男女”还可以指一般意义的小孩儿（儿童），如“吴秀才……且只得胡乱在今时州桥下开一个小小学堂度日……逐月（日）却与几个小男女打交”（西山一窟鬼）。这个词的意义衍生的次序大概是：

男性和女性——子女——┬ 儿童
　　　　　　　　　　　└ 奴仆——┬ 将弁对主帅
　　　　　　　　　　　　　　　　└ 詈辞

可以附带一提的是，不但是“男女”可以指儿女，“儿女”也可以指男女。除用于男女爱慕的场合如“儿女情长”之类外，还用于朴素意义的男性和女性，如“刘俯身窥之，见十数人儿女杂坐”（白行简：三梦记）。

“入舍女婿”条（22）引《猗觉寮杂记》：“世号赘婿为布袋，多不晓其义。”因为本条的主题是“入舍”，著者对“布袋”未加探究。按：笔者家乡（江苏省丹阳县）的方言称女婿为“布袋”，不限于赘婿。邻近方言没有一处有此名称，因此这些地方的人常常拿这一名称做嘲笑丹阳人的资料。后来在元人杂剧《薛仁贵》

里发现了这个难题的答案："刘太公家菩萨女，招那庄［　］王二做了补代。"一般只有女无儿的人家才招人入赘，在人家祖孙二代之间补足中间一代，因而称为补代。

本书引用文献，例于初次征引时标明作者。《景德传灯录》初见于第七页，作者标为释拱辰，这是有问题的。这部书的作者向来署为道原，只延祐本有郑昂跋，说是拱辰所著，道原窃为己有。张元济在四部丛刊三编的《景德传灯录》跋语中相信此说，实则不可信从，详见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90—92页。

本书排校质量相当好，不过也还有些失误，如299页11行"于夫不祥"，"夫"后脱"人"字；300页12行"不乍缧"应为"乍不谍"；328页倒5行"可待"，"待"应为"但"。又，70页16行诗题"戏成呈司谏"，"司谏"前疑脱姓氏，待考。

变文的抄写者多数水平不高，字形讹误很多。本书的考订完全根据《敦煌变文集》的印本，如能核对显微胶卷，可能效果更好。说实在的，《敦煌变文集》的校订工作是很不够的，需要吸收这些年来的校勘成果出版一个新的本子。

《通释》引用的文献有好几百种，如在书后附一书目，注明版本，将给与读者极大的帮助。另外，近人论著多只举姓名（如11页"张永言说"，12页"任二北说"），不列篇目，对一般读者很不方便。

《通释》在每一则的标目之下先列简单的义解，这是很好的。但是用方头字体排印，不免刺目，并且遇到笔画多的字就看不清楚，不如旧版用仿宋字的好。

（原载《中国语文》，1982年第3期）

咬文嚼字*

有时候，我听到有人说："你们这些人就是会咬文嚼字。"听这话的口气，咬文嚼字是件坏事情。可是咱们既然要学习语文，就免不了要咬文嚼字。据我看，咬文嚼字有时候十分必要。

"咬文"我还不大会讲。这个"文"到底是文章的"文"呢？还是"说文解字"的那个"文"？又怎么咬它一口？"嚼字"我觉得好讲。一个字是要细细地咀嚼，嚼一嚼是什么味道。那就是说，一个字眼，用在什么地方合适，用在什么地方就不对头？在一句里头的某一处，有几个字眼供你选择的时候，选哪一个？学习语文，这个工夫少不了。

我怎么想到这个题目呢？是在春节前，我们那个单位搞联欢晚会，要我出节目。我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我说，我出这么个节目吧，做几条诗谜让大家猜猜。诗谜这玩艺儿，现在有许多同志恐怕没有见过。就是用从前人的一句诗，挖掉一个字，打上一个圈，旁边写上五个字，让大家猜。举一个例。有一句诗，七个字，头上三个字，中间画个圈，后头三个字，就是"鹦鹉梦〇江上草"。打圈的地方，原来有一个字，我再给他配四个字，一共五个字："回、留、销、残、醒"。那么这句诗，是"鹦鹉梦回江上草"呢？还是"鹦鹉梦留江上草"呢？还是……请大家猜一猜。现在我不宣布是哪一个字，学员同志们不妨去伤伤脑筋，看看到底是哪一个字。你得把上头三个字同下头三个字连起来

* 中华函授学校语文学习讲座第四期（1964年春季）开学式上的讲话。

想，当中用哪一个字最好。

从前人做诗，常常一句诗里，因为有一个字用得非常好，以后就流传下来。比如说，王安石的“两山排闼送青来”，他是改了好几次，才改了这个“送”字的。又如宋祁词里边的“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个“闹”字，也用得特别好，因此出了名。比如咱们到了一个地方，看到了一个场面，是说它“伟大”呢，还是说它“雄壮”？是说它“宏伟”呢，还是说它“壮丽”？这些字眼不少，那你就挑吧。咱们写文章，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有了上下文，要挑一个字眼，用这个字眼觉得不合适，就重换一个，换一个又换一个，这就是咬文嚼字。这是咬文嚼字的一面。

咬文嚼字还有另外一面，就是拿到一个字细细地研究一下，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哪些地方可以用？这样地来研究也是一个方式。说到这里，我想推荐一篇文章请大家看看。《语文学习》创刊号上有一篇《深和浅》，是朱文叔先生写的。文章不很长，研究“深”、“浅”两个字。这样的文章，对我们学习语文很有帮助。这本杂志现在不好找，是否在《语文学习讲座》上翻印一次，让学员同志欣赏欣赏，看怎么样学习词汇。“深”和“浅”是很普通的两个字，可是这里边有很多意思可以说，朱先生讲得很透彻。

学习词汇，最好的工具当然是字典、词典。可是现在用字典、词典的习惯好像不大普遍，有些人懒得翻字典。不过事情也有两方面：一方面，不爱翻字典的习惯并不好；另一方面，现在的字典、词典，也的确不大解决问题。我想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字眼：“作用”。这个“作用”怎么解释？《辞海》里的解释是“谓由本体之力而兴作功用也”，不怎么贴切。《国语辞典》（现在改名《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动作之力，谓由本体发出，能左右人与物者，”把“作用”解释成为一种“力”，比《辞海》的解

释更差了。初版的《新华字典》解释为"由本体发出，能左右人或物的一种力量"，是沿用《国语辞典》的注解。把"作用"解释成"力量"是不行的，比如"起作用"能说是"起力量"吗？"化学作用"能说是"化学力量"吗？修订版的《新华字典》改成"功能，使事物发生变化的力量"，还是力量。我们语言研究所编《现代汉语词典》的时候，参考了这些字典、词典，觉得这样解释不行。"作用"有几个意思：（1）当动词，意思是对事物产生影响，例如说"外界事物'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在我们的头脑中形成形象。"（2）对事物产生某种影响的活动，例如"消化作用"，就是把吃的东西消化掉，这样一种活动叫消化作用。又如"同化作用"、"发酵作用"、"光合作用"。（3）对事物所产生的影响，就是已经产生了的影响，不是活动，例如"发挥作用"、"起作用"、"副作用"、"积极作用"。（4）"作用"等于"用意"，例如"他刚才说的话是有作用的。"想到的有这四个意思，可能还有别的意思。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明有些字眼，细细琢磨，意思是复杂的，不是那么简单。假如一口咽下去，那么也很简单；如果嚼一嚼，就能嚼出一些东西来。

现在再来嚼一个字，嚼一个"垫"字。

这个"垫"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哪些地方可以用？我先把例子都念了，然后再从这些例子中概括出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比如，这个桌子矮了，把桌子垫高些；这张桌子放得不稳，在这边垫点儿什么；补衣服在反面垫一块布再补，就结实了；养猪要垫猪圈；院子里不平，用土垫垫平；鞋大了可以垫上个鞋垫；熨衣服在上面垫块布；搁箱子，底下垫几块砖；给孩子垫一块尿布。有这么许多地方可以用垫。垫到底是什么意思，一起头觉得很简单，就是在底下垫个东西；现在一看，不但底下可以垫，上头也可以垫。作用也不一样：有的是不平叫它平，有的是不稳叫它

稳，有的是叫它别受潮，有的是叫它别受伤，这样看，垫的意思很不简单，用处很大。还有，比如说，你买东西没有钱，我说，我给你垫一垫。这个垫，同桌子底下垫砖头大概有关系，但这个意思怎么转过来的，值得研究。还有，演戏的时候，正戏没开场，前面垫一出小戏也叫垫。那就不是垫在上头，垫在下面，是当中有个空当垫一垫。垫字有这么多用法，能不能归纳出一个共同的意思，还是说要分出几项，很可以研究。这是咬文嚼字的又一例。

（原载《语文学习讲座丛书》（一），1980）

翻译工作和“杂学”

要做好翻译工作，——请读者原谅我用这样的老生常谈开始这么一篇短文章，——必得对于原文有彻底的了解，同时对于运用本国语文有充分的把握（我不把学科内容算进去，因为，一，那是不成问题的先决条件，二，文学作品和一般性的论文很难规定它的学科内容）。这两个条件的比重，该是前者七而后者三，虽然按现在的一部分译品来说，似乎应该掉个过儿。我是按原则说话，所以把大份儿派给第一个条件；因为外国语毕竟是外国语，要充分把握，即令只是了解而不是写作，也谈何容易。

了解原文的第一步，不用说，是获得足够的词汇和文法知识。在原稿纸的一边放一本字典，另一边放一本文法，左顾右盼一阵之后才提起笔来写一行，——这，咱们不必去谈它，那不是翻译，那是开玩笑。

第二道关是熟语。在最近一两天之内有两位朋友来跟我斟酌译文。一位朋友拿着“…… and line their pockets by falsifying election returns（伪造选举结果，借此牟利）”不知道怎么翻。一个朋友把“But for all that he was a keen observer of……”翻做“但是为了这一切，他是一个……的敏锐的观察者”，可是跟上文的意思不合；这是因为他不知道 for all that 作 in spite of that 讲。这两个例子恰好代表熟语的两类，一类是摆出陌生的脸来的，一类是冒充老朋友的，——后者更危险，一不小心就要上它的当。不过熟语是可畏而不可畏的，只要咱们不掉以轻心，就不会不发现问题，而手头有一本较好的字典，也就不怕不能解决问题。

以上是个陪衬，我要讲的是了解原文的第三道关，就是字典不能帮忙的那些个东西，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人情风俗，俚语方言，历史上的事件，小说里的人物，五花八门，无以名之，名之曰“杂学”。就手头的材料随便举几个例子。

先来一个简单的。Jane Austen 的 Pride and Prejudice 的第一章，常常选入英文读本，因之有好些初学翻译者用来小试其锋。其中有一句“Sir William and lady Lucas are determined to go, merely on that account,”往往译做“威廉爵士和路卡斯夫人……”中国读者一定会把他们当作不相干的两个人。译者要是熟悉英国贵族圈子里的称呼习惯，他一定会翻成“路卡斯爵士夫妇……”。

再来一个比较曲折点儿的。有一位朋友翻译拉斯基的一篇文章，里面有这么一段：

> I think it is a reasonable criticism of a good deal of academic work in politics that, *because the writer has not seen things from the inside*, he tends to mistake the formal appearance for the living reality……The captaincy in the Hampshire grenadiers was not entirely useless to the historian of Roman empire; long years in the service of Shaftsbury were vital to the *thought of Locke; and the election campaigns* for the London County Council taught Graham Wallace a good deal he could not have learned in books about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第二句他的译文是“在 H. 郡的掷弹兵里当上尉，对于罗马史家不是完全无用；在 Shaftsbury 城服务多年，对于洛克的思想极为重要；伦敦市议会的竞选教给格拉罕·瓦勒斯许多东西，是他在论政治中的人性的书本上所不能得到的。”这位朋友跟我说，这里的第二第三分句他相信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第一分句里，他不懂当掷弹兵上尉为什么对罗马史家有用。他不知道这里的“罗马史家”不是泛指，是指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朋，吉

朋曾经在1759—63年在H. 郡民团里当过上尉。他所谓没有问题的第二第三分句也不是全无问题。Shaftsbury在这里不是地名，是人名，指的是Shaftsbury伯爵，是查理二世时代的权臣，洛克曾当过他的医官，并由他的力量做过好几任官，一直在他门下十几年。Graham Wallace曾经写过一本书，就叫“政治中的人性”，1908年出版。

再举一个比较别致点儿的例子。Rebecca West有一篇论邱吉尔的短文；因为短，我曾经用来做翻译班上的练习材料。里面有一句：“…going vegetarian and repeating ‘Om mani padme hum’ a hundred times between each bite of lettuce.”班上的同学没有一位能把这“Om mani padme hum”翻对的，这不能怪他们。他们问我怎么翻，我问他们看过“济公传”这部旧小说没有？有同学看过这部小说，想出来这是所谓“六字真言”，可是不知道怎么写。我让他查“辞海”，他找出来“唵嘛呢叭咪吽”的写法。这可以用来表明，翻译工作者所需要的“杂学”杂到什么程度。

也许有人说，只有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作家们才会这样别别扭扭地写文章。不，为了使文章里的用语具体而生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作家同样也应用这种手法，例如爱伦堡。他在巴黎和平大会上的演说已经选在新华书店的“大学国文”里，单在这一篇文章里就有几十处非注解不能明了。至于马克思著作里“用事”之多，更是一向有名，无庸赘述。

翻译工作者的第一个任务是了解原文，第二步就得把他所了解的传达给读者。有些疑难之点，只要弄明白了，译了出来，就不再需要什么，例如上面所引Sir William and Lucas之例，in the service of Shaftsbury之例，Om mani padme hum之例。像human nature in politics之例，就最好得加个注；至于the historian of Roman Empire，就更非注不可了。（有人主张，遇到这种场合，

干脆把它译做吉朋，这就破坏了原作者的风格，似乎不是最妥当的办法。）

所以，必要的注释应该包括在翻译工作之内。鲁迅先生译书就常常加注，也常常为了一个注子费许多时间去查书。当然，注释必须正确，否则宁可阙疑。比如今年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的保卫世界和平专刊里刊载的爱伦堡所作《和平拥护者》那篇文章的头一段有这么一句：“那时候，美国的和亲美的报纸上所谈论的是杜鲁门先生的人道主义，原子弹的诗句，封腾布罗的马刺声……”篇后附注：“封腾布罗是法国东南部的一个城市，以古典建筑和森林著名。当地有兵工学校一所。”这就有问题了。封腾布罗城在巴黎东南，以法国全境而论，还应该算是北部，这且不去说它；兵工学校跟马刺声如何连到一块呢？法国的军事学校多得很，为什么单单提出这一个来说呢？原来爱伦堡的心目中的封腾布罗，不是指那个才有一万多居民的小城，而是指那有四百多年历史的有名的离宫，拿破伦在这里签字退位，现在是那有名无实的“西欧联盟”的联军总部所在。（那马刺声该是那“联军统帅”蒙哥马利的马靴上的吧？）

讲到注释，连荷马也有打盹的时候，鲁迅先生译的《死魂灵》（文化生活社版）的 243 页上说到“邮政局长较倾向于哲学，很用功的读雍格的‘夜’……”鲁迅注作：Young（1826—1884）德国伤感派诗人。这儿显然有问题，因为《死魂灵》作于 1835—41 年间，1826 年出生的诗人这个时候才不过九岁到十五岁。我猜想是指英国诗人 Edward Young（1683—1765），他的有名的一万多行的长诗 Night Thoughts 作于 1742—45 年，在浪漫主义运动时代是的确曾经传诵各国的。

一般人总觉得创作难翻译易，只有搞过翻译的人才知道翻译也不容易。创作可以“写你所熟悉的”，翻译就不能完全由自己

作主了。即使以全篇而论可以算是“熟悉”了，其中还是难免有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问题，非把它解决不能完成你的任务。而其中最费事的就是这里所说“杂学”这方面的东西。要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得多查书和多问人。希望好几位同志在本刊上提议的计划能够实现，在各地建立起翻译工作者的组织，置备够用的参考书，这就可以彼此咨询，共同研讨。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每人自己竭力提高自己的素养，有空闲就做点杂览的工夫，日积月累，自然会有点作用。

（原载《翻译通报》2卷1期，1951）

这篇文章发表后，承王岷源同志赐教，（1）Om mani padme hum 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综合英汉大辞典》里查得着；（2）拉斯基文章的最后一段“the election campaigns，…”里面的 about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是 a great deal 的定语，不是 books 的定语，译文中的错误我没有指出。又承王永明同志告知：拉斯基文章里关于吉朋的那句话是引用吉朋自己在他的《自传》里的原话。于此一并致谢。

1982年2月补记

时间·地点·数目

文章的内容多半离不开人们的活动，人们的活动又离不开时间和地点，也常常牵涉到一些数目。文章的内容要真实，其中也就包括时间、地点、数目方面的正确性。正确与否包含两方面的问题：一，文章里的时间、地点、数目跟实际的时间、地点、数目是否相符；二，文章里的几个时间的长短和先后是否合得拢，几个地点的方向和距离是否合得拢，几个数目的加减乘除是否合得拢。前者是核实的问题，后者是对账的问题。文艺作品不能核实，只能对账。非文艺作品既要对账，也要核实，可是一般读者所能为力的限于对账。账合得拢，不能保证一定与实际相符，可是如果账合不拢，那就一定在某一点上与实际不符。底下举几个例子。

> (1) 1924年沙特攻占汉志，把侯赛因逐出阿拉伯半岛……侯赛因被逐出阿拉伯半岛后，英国于1921年扶植他三子费萨尔为伊拉克国王。(《人民日报》1958年7月24日第三版，《哈希姆王朝和阿拉伯联邦》)

这里的1924和1921合不拢。如果这两个年份都不错，“侯赛因被逐出阿拉伯半岛后”的“后”字就有问题。

> (2) 爱尔弥纳城堡，就是1487年葡萄牙人在那里建筑的，1637年被荷兰人占领，1872年英国人从荷兰人手中夺为己有。……其中最著名的是1680年，爱尔弥纳附近的人民，为了抗拒葡萄牙人的侵略，曾发动过一次英勇的抗战。……1808年又是爱尔弥纳附近的人民，将葡萄牙的贼首派驻爱尔弥纳城堡的总督杀掉。(《人民日报》1962年10月13日第四版，《西非日记》)

如果第一句里面所说的事实不误，那末1680年和1808年两次反

侵略斗争的对象就应该是荷兰人，不会还是葡萄牙人。如果还是葡萄牙人，前面所说1637年被荷兰人占领就不会是事实。

(3) 于是他详细叙述了一通八路军在绥远的进展情形：一路已经穿过长城，向外［内?］蒙伸展过去了，到达了河套西缘的托克托；一路接近了热河的南部，当时正在有名的百灵庙附近作战。(《中国青年》1958年第3期21页)

这里给读者出了一道地理学上的难题。地图上托克托不在河套的西缘而在河套的东缘，于是读者就不知道这一路部队究竟是到达了托克托呢，还是到达了河套西缘的另一个地方。地图上百灵庙在原绥远省偏北部分，跟原热河省隔着小半个绥远和整个察哈尔，直线距离也有500公里左右，于是读者就不知道这一路部队究竟是接近了热河呢，还是在百灵庙附近。

(4) ［新华社电］广西有僮、汉、瑶、苗、侗、回、仫佬、毛难、水家、倮倮、仡佬十一个民族。

［"风土人情"介绍］广西是个多民族地区，除僮族和汉族外，还有瑶、苗、侗、仫佬、毛难、回、倮倮、水家、仡佬等十一个少数民族。(均见《人民日报》1958年3月5日第四版，"广西僮族自治区成立"专页)

根据"新华社电"，广西一共有十一个民族；根据"风土人情介绍"，广西除僮族和汉族外还有十一个民族，一共有十三个民族。哪一个对呢？看来是前一个对，后一个错了。因为后者虽然说"除僮族和汉族外"还有"十一个少数民族"，可是只举得九个名字——不多不少恰好是十一减二等于九。

也许有人会说，"文章的好坏岂在于这些小节?"我是不能同意这种看法的。文艺作品里时间账、地点账、数目账合不拢——例如《红楼梦》里某些人物的年龄变化，某些事件的时间关系，就有这种情形——也许不损害作品的伟大，可仍然不能不说是"白璧之微瑕"(因此有些小说作家写作时先拟好"虚构"的年

表、地图等等)。非文艺作品特别是新闻报道里，要是出现类似的情形，问题就不那末轻松了。

（原载《文字改革》，1963年2月）

新闻语言的准确性

一

新闻语言的首要要求是准确。新闻不同于文艺，文学作品有时候为了取得别种效果，可以有意识地牺牲准确性，新闻报道不允许这样做。但是这里所说的准确，应当作比较广义的了解。比如读者希望知道的事情，你不交代清楚，也就是不准确。常常看见农业方面的报道，上来就说某某公社，也不说哪省哪县，读者是感觉不满足的。《光明日报》今年九月六日第三版有一篇《灭鼠专家沈前明》，是非常生动的一篇报道，可是在这一点上就交代得不清楚。这篇报道的第二段，“不久前的一天下午，沈前明到红旗公社二大队第四生产队保管室灭鼠……”，这红旗公社在哪儿？不知道。大概在四川省，因为第一段说沈前明是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和四川省科学大会的代表。可是也不一定，因为倒数第二段说，“二十多年中，他到过五个省、市，十多个专区，六十多个县。”不错，第七段里说他曾经在蓬安县人民医院当清洁工，但那是一九五二年，已经是二十六年前的事了。第八段说他一九六六年任县防疫站副站长，四次被选为县人民代表，但这个“县”是否蓬安县，没有说明。总之，这位神通广大的灭鼠专家是哪儿人，他的主要活动地点在哪儿，始终是个谜。我们只能猜测他是四川省蓬安县人，他的活动主要是在本县。但猜测终归只是猜测，而记者的责任是把应该交代的事情交代清楚，不让读者去猜测。

再举两个不够准确的例子。《人民日报》今年八月三十一日第六版《非洲三国友谊行》，第一句是"七月底到八月中旬的非洲，阳光灿烂，繁花似锦……"。按说非洲是个相当大的地方，北起北纬 37.5°，南至南纬 35°，差不多一半在北半球，一半在南半球，好望角附近的季节跟地中海沿岸恰好相反。标题里的非洲三国是索马里、加蓬、喀麦隆，都在赤道附近，这里一年四季都是"阳光灿烂，繁花似锦"，不限于七月八月，可是笼统地说整个非洲在这个季节都是这般模样，就不太准确了。

《人民日报》今年九月十三日第二版有一幅照片，说明是坦桑尼亚总理索科伊内到京，由我国总理陪同索科伊内总理"绕场一周，同欢迎群众见面。"这个"绕场"是绕的什么场啊？当然，从照片也可以看出来是飞机场，但这不能成为不说"绕机场一周"面说"绕场一周"的理由。也许因为不是整个飞机场？那也只能说"绕行一周"，不好说"绕场"，一说"场"，读者就要问"什么场？"

二

准确性特别表现在前后照应的场合。《人民日报》今年九月三日第一版有一篇《七种国产手表降价出售》：

> 降价的七个牌号的手表是：红旗牌、广州牌、延安牌、蝴蝶牌、海狮牌、山城牌、金锚牌。其中丹东产的红旗牌、广州产的广州牌、西安产的延安牌、上海产的海狮牌四种十七钻全钢三防手表，每只零售价由一百一十元降为九十元，重庆产的山城牌、青岛产的金锚牌十七钻全钢三防男表，每只由九十元降为八十元。

即使是不太细心的读者也会发现，蝴蝶牌手表是哪儿出产，售价由多少降到多少，没有交代。

又如《人民日报》今年八月二十九日第五版《萨瓦河畔新家园》里边说：

> ……居民中包括……四千多名大、中、小学的学生，三千多名学龄前的儿童。
>
> 在“萨瓦”地方共同体，有一所八年制学校。共同体的三千名七至十五岁的学龄儿童全部就地入学。……离这所学校不远，便是一所幼儿园，共有四百多名三至六岁的学龄前儿童。
>
> ……又指着远处的一大片空地说，这里，我们将兴建一所中学，一所托儿所，它们将同已有的小学、幼儿园“配套成龙”，形成初步完成的教育网。

这里有两个问题：(1) 学龄前的儿童共有三千多（这数目大概不会错，跟三千名七至十五岁的学龄儿童成比例），可是这幼儿园里的三至六岁的儿童只有四百多，难道三岁以下的儿童有二千六百多吗？这不近情理。大概幼儿园不止一个，那八年制学校附近的幼儿园只是其中之一。如果加一句“这样的幼儿园还有好几所”，就不至于引起读者的疑惑了。（同样，那将要兴建的托儿所大概也不止一所，幼儿园和托儿所都不宜于太大。）(2) 前边说“八年制学校”，后边说“小学”，是不是一回事？看上去是一回事。那就不该前后名称不一，引起疑问。

三

话说得不清楚，叫人不好理解，或者可以有两种意思，这也都是违背准确性这个原则的。还拿上面提到的《萨瓦河畔新家园》做例子。那里有一处说：“共同体开设了一所为期半年的青年业余政治学校……。”这“为期半年”是说这个学校只办半年吗？大概不是这个意思，是一期半年的意思。可以就用“半年一期”，或者“半年制”。

另一个地方说："这么多住宅大楼、公用设施、集体福利事业以及日常管理费用是怎样筹集的呢?"费用可以"筹集"，大楼、设施、事业都不是可以"筹集"的。作者的意思是：兴建住宅大楼要有经费，兴办公用设施和集体福利事业要有经费，日常管理也要有经费，这些经费是怎么筹集的?

又一个地方说："为了解决双职工的学生生活照顾问题，学校允许这些学生在学校食堂就餐，并且专门安排老师进行课外辅导。"这里，"双职工的学生"不好懂，"生活照顾问题"太啰唆，课外辅导似乎也不属于生活照顾的范围。这句话可以说得简单明了："为了照顾双职工的子女，学校允许他们在学校食堂就餐；并且安排老师在放学以后辅导他们。"

（原载《新闻战线》，1978年1期，原题《读报随笔》）

上面这篇文字是1978年写的。今天的《北京晚报》上有读者指出，新闻报道要求真实。不真实和不准确当然不是一回事，但是有时候也分不清。现在把这封读者来信抄在这里供参考。1981年2月16日补记。

报道细节也要真实

晚报二月六日一版《顾不上回家吃年饭的人》的消息中提到：电报大楼的时钟刚刚敲过辛酉年的第一个五响，新风饭馆经理段宝成就已在打扫院子、餐厅了。……事实却是，电报大楼的时钟每天晚上十点钟以后便停止打响，早晨七点钟才开始打响，早晨五点时并不打钟。希望晚报的报道，在细节上也要注意真实。

葛广智

读报杂记

现在几家大报的语文水平，总的说来，比十年动乱期间高多了。首先表现在文风上，假、大、空的文章很少看到了，虽然还不能说是已经绝迹。但是也还常常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我想把最近一段时间里遇到的例子提出来跟同志们研究研究。

〔例一〕光明日报1981年4月6日第四版有一篇文章，题目是《补上你们的岗位前进!》，里边有一段：

> 周恩来同志说：王若飞、博古二同志“四月八日飞回延安，也正是为保护政协决议、坚持宪草修改原则而向我党中央报告和请示的，不幸竟遭大难。”同时殉难的还有博古、叶挺（希夷）、邓发……

前边说王若飞、博古二同志遇难，后边又说同时殉难的还有博古、叶挺等人，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有两个博古吗？很显然是作者写到后边忘了前边，而编者也没有发现。

〔例二〕人民日报1981年4月27日第三版《台湾简讯》里边有一条：

> 台湾鼠患严重，高雄市人口一百二十万，老鼠却有四百八十万只，为人口的三倍。

4,800,000是1,200,000的四倍，小学生也知道。作者怎么把它错成三倍的，我们不知道，编辑同志竟也好像视而不见。

以上两个例子表明报刊上有许多错误不涉及语文修养，只是粗心大意的结果。只要写稿子的同志写完之后再看一遍，编稿子的同志真正“过”一下“目”，这一类极其初级的错误是不难消灭的。

〔例三〕人民日报 1981 年 6 月 18 日第一版有一则关于庐山修筑观瀑路的报道，全文如下：

为使游人真切地观看“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奇景，专门修筑的一条通往庐山秀峰黄岩瀑布的道路，于五月中旬完工交付使用。这条观瀑路宽 1.8 米，长 1,800 多米，沿此路步行 45 分钟即可到达瀑布崖。

这一则新闻报道有两点没交代清楚。首先，这条路光有终点（通往秀峰黄岩瀑布），没有起点，这 1,800 米是从哪算起的呢？其次，这条路长 1,800 米，就是 1.8 公里，步行要 45 分钟才能到达终点，合 25 分钟一公里。如果修筑的是现代化的道路，行走一公里要不了 25 分钟（只要一半时间）。如果修筑的是爬山的石级路，应该说明，免得读者疑惑 45 分钟这个数字有错。（索性不写多长时间走完倒也不至于误会。）总之，编者对这篇来稿要打个问号，去封信问个明白。

新闻报道经常要跟数目字打交道，时间、空间、物件、钱币都有数目问题，有时候一个数目的来历不明，有时候这个数目和那个数目打架，这种事情是常有的，有必要弄清楚。

〔例四〕人民日报 1981 年 4 月间（日期失记）有一个标题是《积极建设无水草原》。这个标题令人不解。要建设草原就该建设一个水草丰盛的草原，干吗建设一个无水的草原呢？看本文才知道是要在一个原来缺水的草原上进行建设，使它水草丰美。可是这个标题把话说拧了，变成不可理解了。

看起来，标题之学在新闻里还是相当重要的科目，既要言简意赅，又要一看就懂，不生误会。

〔例五〕另外一个标题：《鼓舞我们为明天而战斗》（光明日报 1981 年 4 月 28 日第四版）。这个标题粗看似乎挺好，细看就有问题。是为什么样的明天而战斗呢？“为美好的明天而战斗”，

“为幸福的明天而战斗”，都是很好的标题，可是为一个光溜溜的“明天”而战斗，就有点不好理解了。把今天的工作做完，睡它一觉，明天自然到来，用不着去争取，也就用不着战斗，不是吗？

这个例子表明，有些词语的不甚妥贴跟所谓语文知识无关，只是一个动脑筋不动脑筋的问题。多动一下脑筋，这一类错误（如果也算错误）是容易避免的。

〔例六〕人民日报1981年6月19日第八版有一篇题为《时间面前的年轻人》的不长的“抒情散文”，其中有底下这些句子：

> 乘晨曦，采一把带露的鲜花，摘几枝含苞的杨柳，这是时间留下的见证……
>
> 我看见，你们用炽热的鲜血浇出青松绿杉的圈圈年轮；高楼矗起，你们向宇宙探讨着人生……
>
> 时间啊！有时像雷电一闪而过，……有时把希望、回忆压缩在流水之中。

我在前边说过，现在报刊上的文风比“四人帮”时期大不相同，那种假、大、空的文章已经少见。但是另一种不健康的文风有时候还要露面，这就是那种扭扭捏捏的“花腔”。这种文章乍一看似乎很漂亮，可是禁不起推敲。拿上面抄来的例子来看，试问：含苞的杨柳是个什么样儿？又怎么是时间留下来的见证？怎么用鲜血浇出年轮？怎么向宇宙探讨人生？时间又怎么压缩希望和回忆，怎么把它压缩在流水之中？三问两问就变成一堆无意义的废话。作者能用大白话说说究竟都是些什么意思吗？

这种花里胡哨的语言最容易使青年学生上当。他们没有鉴别力，以为这种文章“璀璨”、“绚丽”，美得很，最值得学习。从此误入歧途，要花大力气才能把他们拉回来。

〔例七〕跟文风有关的一个问题是怎样对待部分群众嘴里的

“不正规”（词义上或语法上）的话。我觉得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在剧本或小说人物的对话中可以如实反映（但是也要有点节制，例如骂人的话就不宜太多），但是在以作者或记者的身份写出来的文字中最好避免。因此像人民日报 1981 年 6 月 19 日第四版的一幅图片的解说词“青年姑娘段汝芳……和掏粪工杜方平对上了象，他俩在春节结了婚”里边的“对上了象”最好换一种说法。

〔例八〕另一个与文风有关的问题是文章里边用成语的问题。在必要的时候用上几个成语，只要用得恰当，确实可以使文章生色。但是有两忌：一忌任意滥用，使自己的文章变成“百衲本”；二忌胡乱篡改，使成语不成为成语。这两种毛病都常见。手头有后者的一个例子：某报 1981 年 6 月 20 日第二版转载了一篇文章，里边有一句：“‘巴’片（按指《巴山夜雨》）获得的诸项大奖实是名至实归的。”把“实至名归”改成“名至实归”，意思是名气大了，质量也就跟着上去了，天下有这个道理吗？

以上谈到的例子，没有一个是所谓“病句”。报刊上有没有病句呢？自然不免。但是就几家大报而论，似乎不太多。但是病句来自多方，关系作者的语文素养，很难在一篇短文里提出什么有益的意见，所以就不举例了。

（原载《新闻战线》，1981 年 8 月）

文 风 偶 记

一

文风问题牵涉到许多方面，从思想方法到选词、造句、使用标点符号，都有关系。（甚至原稿的清楚或潦草也未尝不可包括在文风之内。字迹潦草、错字、落字好像也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一种要不得的歪风，不但给编辑、排字和校对工作者添麻烦，而且也容易在印件上出错。）大问题我谈不好，这里谈的只是读书看报的时候随手记下的一些小事情。本来想用“文风识小”做题目，一想，不对，这“识小”二字对好些读者是费解的。白话和文言的斗争好像已经过去了，可是文言这东西源远流长，积累了不少成语和典故，对于写文章的人还是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尤其在拟一个标题什么的时候。我的意思不是说成语和典故用不得，是说得为现代的读者设想，非必要不用，不是一般人所熟悉或者一看就懂的不用。最近在报上看到一条新闻的标题，就觉得大可斟酌。这条新闻的标题是“伊拉克山雨欲来/近二百名军官被捕。”孤立起来看，“山雨欲来”这四个字在这里可说是形容恰当，可是如果作者不给读者一点儿帮助，许多读者是不会懂得这四个字的涵义的。但是这条新闻本身只说：“伊拉克当局逮捕了伊拉克陆军的 192 名军官，罪名是策划政变。正在继续大批逮捕爱国人士。”读者还是不懂标题里那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如果能在最后加上一句“伊拉克政局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读者就明白了；否则，最好不要在标题里边用上这四个字。

二

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说新闻报道必须注意数目、日期、地点的正确性，最近又看见一篇报道，那里边的地理方位没交代清楚，会引起读者的疑问。这篇文章是《旅行家》四月号里的《新兴的石油城——克拉玛依》。作者描写这个城市的形状，“是从西而北的长方形”，这句话很费解。“从西到东”，“从南到北”，都好懂，“从西而北”是怎么个方向呢？仔细揣摩之后，才知道是“从西南到东北”的意思。问题还没完全解决。这个城市既然是长方形，这从西南到东北的方向是长边的方向呢，还是短边的方向呢？这一点作者始终没交代。

作者接着描写这个城市的居民区：“长方形的西北边是居民区，东南是工业区，中间留着几百米准备栽培绿化林带的空地。在居民区，一条从西而北的宽阔主干马路把居民区劈为两半。……我从这条马路上漫步到市中心。……我在市中心送别了一辆辆开往油田的汽车之后，沿着这条马路向西边的居民区走去。”问题又来了。居民区在西北边，工业区在东南，那末，中间的空地是西南－东北走向。居民区的主干马路又是“从西而北”，如果还是“从西南到东北”的意思，这条马路就和作为居民区和工业区分界的空地平行，沿着这条马路漫步就到不了市中心。按城市规划的一般情况来判断，这条主干马路该是跟那空地垂直相交的，市中心就在这条马路接近空地的一段，那末，它的走向该是西北－东南，就不可能还是“从西而北”。底下说从市中心往居民区走去是“向西”，也难于理解，因为照作者上文的描写，无论怎样解释，这条马路不是西北－东南向，就是西南－东北向，决不会是正东－正西向，“向西”的意义就很不明确。

另一个问题是成吉斯汗山的位置。作者住在招待所，“第二天清晨，当黎明的晨曦刚越过成吉斯汗山尖投射在窗户上的时候……”，这只能理解为成吉斯汗山在招待所的东方。可是作者在下文再提到成吉斯汗山的时候，说是“绵延在市郊西北边”。把这两处的叙述对照起来看，成吉斯汗山在城市的西北郊，招待所又在它的西方，那就到了遥远的郊外了。招待所设在郊外，不大近情理，而且作者在上文也说过，“走出招待所的门向四周望去，四面一片建筑物一直延伸到远方”，可见这招待所离市中心不远，决不在郊外。那末，这成吉斯汗山到底在克拉玛依城的哪一边呢？

东南西北、上下左右，也许有人认为是小问题，搞错点儿不算什么。我不敢苟同。

三

同一期的《旅行家》里还有一篇《金色的布拉格》，那里边也有些小问题，主要是词句方面的。

在文章的第二段就有这么一句：“沿途风景的特点就是果园、麦田和河谷上面都生长着茂密的森林，苍翠可爱，草地上牛羊成群，看不到一亩未开垦的土地，真是一片美好的国土。”河谷里有森林，这是很普通的。果园里有森林，就不大好讲：果园里有果树，可是不会“茂密”，一般也不称为森林。至于麦田里生长着茂密的森林，那就很难想象了。（这里的问题在于“上面”二字。捷克境内多山，山上有森林，山下有果园和麦田，有河谷。光用“上面”二字如何能把这情况说明白呢？）草地上牛羊成群，可见草地不少。草地能不能算开垦的土地呢？恐怕不能。那末，“看不到一亩未开垦的土地”的说法也还欠周到。

下面的一段有一句是："沿河西岸峻峭的山壁，消失在列特林平原里。"这一句描写的山川形势不够清楚，"山壁"怎样"消失在平原里"，实在不大好懂。如果是山坡缓缓而下，以至于无，那就不能叫做"峻峭"。

底下的一句是："密密茂茂的花丛绿荫衬托着巍峨壮丽的宫殿和尖塔，交织成一幅壮丽多姿的画面。""花丛"好懂，"绿荫"也不难懂，可是连成一片，再加上形容词"密密茂茂"，反而有点形象模糊起来了。不知道是"花丛的绿荫"呢，还是"花丛和绿荫"？前者不好讲，后者则按汉语的习惯这四个字要闹不团结，不比"花丛树底"、"繁花绿荫"什么的。再说"壮丽"这个形容词。作者所要刻划的画面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宫殿和尖塔，它们的美学性质是"壮丽"。画面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花和树，用它们衬托宫殿和尖塔，交织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美学性质又是什么呢？还是"壮丽"！——不错，底下还有一个形容词"多姿"，可是这"多姿"也生疏得很，它究竟是怎么个意思，加在"壮丽"之后又该怎么讲呢？

除了这一类词句问题，也还有事实问题。"自从英勇的苏联红军解放了捷克以后，布拉格不再是封建帝王游玩享乐的地方……。"作者忘了奥匈帝国的瓦解是在1918年，这以后布拉格就"不再是封建帝王游玩享乐的地方"。虽然从1918年到1945年这二十七年中，捷克的政权操于资产阶级之手，可是名义上总算是一个共和国，已经只有总统，没有皇帝了。

（原载《中国语文》，1958年5月）

文风问题之一

最近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几篇竞赛得奖的中学生作文。且把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段落抄在下面。

(1) “快来看呀！这棵小树上的蚂蚁真好玩！”听到平平的招呼，我们几个玩藏猫猫的小伙伴一齐向那边跑去，大家伸长脖子借着明亮的月光一看，呵！真有意思。只见那小树干上成群结队的蚂蚁有的往上爬，有的往下走，真像一支繁忙的运输队，看样子还满有秩序呢，真有意思！“截住它们！截住它们！”身后不知谁喊了一声。“对，看看这些小蚂蚁怎么办，”我们几个人应和着。于是，有人拿来一块硬纸，在中间剪了个窟窿，围在小树干上。可是这些聪明的小蚂蚁竟顺着硬纸的上下面爬了过去，还是没有截住它们的去路。

(2) 我的家庭有四个成员：爸爸，妈妈，妹妹，还有一个——不用说就是我了。

我特别喜欢爸爸。他高高的个子，谈吐举止常常惹人发笑，但当他对什么不满意的时候，我又有点怕他。

妈妈搞地震研究工作，一天到晚总是那么忙，忙得几乎顾不上我们。

妹妹只有八岁。我和她既是姐妹，又是冤家。当我管她的时候，她总是：“你管得着吗?”说罢还常常送给我一个白眼。要不是妈妈在旁边，我非给她两下子不可。

你瞧，这就是我的家庭，一个又有快乐又有“斗争”的家庭。

(3) 你见到过山路吗？有时，它在绿树丛的掩映下断断续续；有时，一片浮云飘来，这本来就若隐若现的山间小径便干脆消失于其间了；还有时，那巍峨险峻的高山，根本没有一条路可以通向它的顶点，而一旦有勇敢的攀登者历尽艰辛，登上这高山之巅，那么他就可以尽情地领略那万千气象，无限风光。

书山，难道不也是这样的吗？书山是知识之山，智慧之山。向往书山之心，恐怕人皆有之。但是，有些人仅仅是“高山仰止”而畏山却步；有些人虽一时兴起，在山崖险路之上洒落过一些汗水，但终因荆棘满山，险石环生，半途而废，甚至在高峰前面“功亏一篑”。只有那些不畏艰险，披荆斩棘，攀藤跃石的勇士，才能登上光辉的顶点。

(4) 青春啊，该怎样度过？“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在这仅仅一次的生命中，迸发着火花的青春时代更是短暂，更为宝贵。该怎样度过，该怎样度过呢？

我不愿干“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蠢事，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庸人；我讨厌整天无所事事，只顾自己小家庭的可怜虫。

我要学习雷锋……

我要学董存瑞……

我要学×××、×××。他们在“为祖国而学”的巨大动力推动下，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和心血，凭着他们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顽强刻苦的学习精神，攻克了科学道路上的一道道关卡，创造出“惊人的结果”。他们是中国青年的骄傲，是我们的榜样，他们的青春是绚丽多彩的。

(1) 和 (2) 是初中学生写的，(3) 和 (4) 是高中学生写的。从一个角度看，(3) (4) 比 (1) (2) 更华丽、更有气派；从另一个角度看，(1) (2) 比 (3) (4) 更纯朴，更自然。(1) (2) 的作者说的全是自己的话，(3) (4) 的作者就有不少地方套用现成话语，也就是所谓辞藻。我这里所说的辞藻，不限于描写事物状貌的形容词，也包括发议论的“精彩”词语。多用套语不是写文章的正经路子；相反，很容易把写作的人引到邪路上去。这四篇作文体裁不同，作者不同，评选的人不同，不能用来说明什么发展趋势。可是如果我们像作家塑造人物取材于许多个模特儿一样，把这四篇作文设想为同一个少年在前后四五年的时间里陆续写出来的，那就有点叫人担心了。

听说中学老师乃至小学老师之中很有些人，指导学生作文，首先要他们“储备”精彩的词语，用个本子抄下来，甚至直截了当叫他们熟读成语词典。有些编辑同志好像也非常欣赏这一路文章，因而他们编的刊物里可以常常遇到这种样品。下面是近来随便摘录下来的两段。

(5) 扮演总理的演员用精湛的表演再现了总理在江青的要挟面前临危善战，坚持原则的风貌，揭示了总理在世事艰难、病势沉重的日子里胸有成竹，回肠荡气的内心世界，令人难忘。扮演朱委员长的演员较好地掌握了朱老总耿直厚道，忠心为党，嫉恶如仇的性格特征，表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江青毫不容情地撕皮剔骨的驳斥的崇高形象。

(6) 书中描写的场景规模大，人物多，斗争错综复杂，情节生动，使人目不暇接，饶有兴味。但作者写来却很从容，有条不紊。作者还不断变幻自己的笔墨，时而大开大阖，时而细致入微；时而金戈铁马，时而晓风残月；时而紧张到密不透风，时而诗意地抒情，令人心旷神怡。

早几年还曾经看到过一本讲成语的书稿，作者鼓吹多用成语不遗余力，特别推荐下面这段新闻报道作为范本，说是如何如何地好，是了不起的“佳作”。

(7) 丹东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光水色，引人入胜。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宾萨利特使和其他柬埔寨贵宾们小憩之后，登上锦江山顶的锦江亭，凭栏远眺，俯瞰全景。山上佳木葱茏，江里春水溶溶，远近屋宇栉比，舟车往返频繁，呈现出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西哈努克亲王意兴盎然，谈笑风生，不时拿起望远镜浏览景色，赞扬丹东市的建设成就。

读者同志，您欣赏不欣赏这一段“佳作”？我是非常抱歉，一点不能欣赏。

成语之类的东西，当然有用，可是要用得恰到好处。什么叫

恰到好处？有两层意思。第一，要在非用不可的时候才用，用了确实使整段文字因此生色，像顾恺之给人画像，在面颊上画上三根寒毛，立刻生动起来。用得不恰当，恰好得到相反的效果。第二，不能接二连三地用。海参鱼翅是美味，吃多了也要腻味。拿穿衣服来比方，衣料的质地好，颜色花纹好，裁得好，穿起来自然好看，然后似有意似无意地在什么地方绣上一朵花，或者加上一道花边，也可能增加一点美感。可如果搞成满身锦绣，那就只好到京剧舞台上去表演了。上面（5）（6）（7）都不同程度地犯了这两种毛病，细心的读者不难辨别。

为什么一定要用许多陈陈相因的套语来写文章（甚至因无知而窜改），不能用自己的话来描写一个场面或者抒发一种意见呢？古往今来的好文字没有不是靠白描取胜的。华丽的文章也有好的，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比来比去总是比不上白描的神品。“白描难啊！”这倒是一句内行话。然而天底下哪一件事情不难呢？连吃饭睡觉这样的事情要把它做得恰到好处也还不容易呢。现在不是提倡迎着困难上吗？问题在于老师们、编辑们喜欢什么，提倡什么。

跋： 需要解释一下题目里边的“之一”。我用的是“一”的基数意义，不是序数意义。我没有接下去写“之二”、“之三”的打算。为什么我不用“一个文风问题”做题目呢？因为这里边的“一个”的作用有点近于装饰品（例如“这是一个文风问题”跟“这是文风问题”就没有多大分别），不能表示这只是众多文风问题里边的一个的意思。因此我把“一个”改为“之一”，放在后头。可是如果有好心的同志愿意，像接力赛跑那样，接下去写“之二”、“之三”，那我是举双手赞成的。是为跋。

（原载《语文学习》（上海），1980年2月）

错字小议

天天看书看报，天天看见错字。

错字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由于作者的笔误，或者由于原稿字迹潦草，排字同志误认；但是也有原稿清楚而排校失误的。还有原稿不误而被编辑同志或校对同志改错了的，例如我的稿子里的“利害”常常印出来是“厉害”。

错字造成阅读上的困难，程度不同。有一种错字，一望而知，例如：

> 它反映了一个王朝行将末落的情景。（《读书》1981年10月号65页）
> 阿波特被保释出狱后，现在避免惹人注意，隐姓埋居。（同上112页）
> 新版鲁迅全集闻世了。（《人民日报》1981年9月22日第八版）
> 〔他〕……的花腔哨子拉得婉啭清越（《人民文学》1981年10月号18页）

这些都可以叫做透明的错字，对于绝大多数读者不会造成什么困难。

这些例子的所以不造成困难，是因为汉语词汇里没有“末落”、“隐姓埋居”、“闻世”、“婉啭”等等词语。下面的例子就多少有点不同了：

> 四十八岁的妥木斯同志196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班，以后在内蒙古师范学院就教。（《人民日报》1981年10月21日第四版）
> “常”是“变”的基础，“变”是“常”的发现。（《写作》1981年2期20页）

“就教”和“发现”这两个词是有的，并且在这里似乎也可以讲，这就引起了读者的疑惑，然而再想一想就会感觉讲不通。一个中

央美术学院研究班毕业的同志怎么会到一个师范学院去“就”教呢？该是“执”教吧。(形近?)“发现”也不能用来跟“基础”相对呀，大概是“发展”之误。(音近?)

再看底下的例子：

他〔刘知几〕说：“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文时义大矣哉!”(《写作》1981年2期17页)

“为人性辟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甫……(同上，35页)

所以他……强调传神(《画马赞》：“韩千画马，毫端有神。……)(同上，36页)

这在熟悉古书的人，这三个错字也是一望而知的。如果古书不熟，那就有问题了。头两句还可能怀疑有错字，就去查书，但是要在《史通》和杜甫集这样的大部头的书里查一句两句，虽然不比大海捞针，也够得一查的。而况还不一定怀疑有错字呢？第三句里遇到的是一个人的名字，凭什么怀疑这个人不是姓“韩”名“千”呢？(这三个字分别是“之”、“僻”、“干(斡)”。)

底下举两个叫读者为难的例子。

考核合格，给予一年左右时间自行复习，补考不及格，取消顶替资格。(《光明日报》1981年10月6日第一版“职工子女顶替要认真进行考核”条)

怎么考核合格了还要补考呢？是不是这里的“补考”是“复试”的意思？那也未免认真过了头了。再把这一条新闻从头看一遍，十之八九是在“考核”和“合格”的中间漏排了一个“不”字。这个“不”字可是少不得啊!

“揆之于理而不谬”，“征之于事而不悖”，“挈之于情而不通”，这是权衡文章总的“平准”，是文章的根本大法。(《写作》1981年2期20页)

引号里的三句话，形式上是平行的，意义上也应该是互相补充的，可是第三句显然跟头两句合不拢，并且本身说不过去——怎

么能说是一个作家只有不通人情才能把文章写好呢？这里显然有错字，又得查书。这三句是从叶燮的《原诗》中引来的。《原诗》这部书篇幅不大，但是不像《史通》和杜诗那样容易找。不查书而就原句琢磨错在哪里是困难的。我曾经试猜“不通”为“不违”之误，查对的结果却是“可通”之误！

最难发现的错字是不出名的人的姓名。假如你把“张大”写成“李大”，谁敢说他不是“李”大而是“张”大呢？当然也有暴露的时候，例如1981年8月号的《小说选刊》里有一篇的标题是《张师傅外传》，目录里也是一样的，可是本文里这位师傅却姓赵名德祥。这可叫人纳闷儿，这位德祥师傅究竟姓张还是姓赵呢？过了两个月，在9月号的76页上，更正出来了：“赵师傅”系“张师傅”之误。

跟姓名同样的难于辨别正误的是数目字，因此报刊上对于一般的错字可以不去更正，对于错误的数字却常常要更正，例如《人民日报》1981年11月15日第四版上就有一则更正：“11月12日第一版刊载的‘关于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召开座谈会研究小商品中小农具生产供应工作’的新闻稿末段中‘10月’应为‘11月’。”

但是有些数字只要跟有关的别的数字一“轧”，就能断定是错字。例如有一本书叫做《康熙皇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里边附作者白晋的传略，说他“1930年6月28日于北京逝世”，享年七十四岁（71页），这是明显的错误，翻到前而67页，“他1656年生于法国曼城”，一推算就知道1930是1730之误。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例子。1981年11月号的《人民文学》28页上有这么一句：“柳叶桃一看，一共十六个字：《开展文艺批评，繁荣文艺创作》，不免将信将疑。”一个这么刺眼的错字怎

么会从校对的眼皮底下溜过去的，实在令人诧异。

上面提到更正，连带想起一个不大容易遇到的正和误和平共处的例子，出在1981年11月18日的《人民日报》第八版上：

“启示”的变化

有机会回到大学母校，发现了一个喜人的变化：过去学生宿舍楼门口屡屡露脸的“遗失启示”被“招领启事”代替了。大学生们学习紧张，经常发生丢东拉西的现象，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情。然而过去遗失了难找着，以至于要贴“遗失启事”，现在则不等“遗失启事”贴出来就有人贴出“招领启事”了。

连标题带正文，两个“启示”，四个“启事”，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表示作者（编者？校者?）还拿不定主意呢？

由错字联想到校勘。一般人有那么一种错觉，好像一定要是正经八百的经、史、子、集，才有校勘问题，近代作品，尤其是现代作品，似乎用不着校勘。这当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语文》1981年第6期有刘坚同志的一篇《校勘在俗语词研究中的运用》，就是谈的这个问题。我想从我自己的经验中也引几个例子来说明。

(1) 我在1940年写《释您俺咱喒附论们字》的时候，引用《默记》里的一条材料，用的是《知不足斋丛书》本：

孙儿遭切记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汤水。

这里边的“孙”字是可疑的。后来在1949年把这篇文章的一部分内容改写成《说们》的时候，参考了几种别的版本：《说海》本作“孩儿辈”，涵芬楼校印宋人笔记本作“孙儿辈”，涵芬楼印明抄本《说郛》本作“孩儿遭”。比较起来，“孩儿”比“孙儿”合理（除非儿子都死光了），“遭”可能臆改为“辈”，“辈”不可

能误为“懑”，因此《说郛》本最可取，我在论文里就引作“孩儿懑”。

（2）苏联龙果夫所著《现代汉语语法研究》207节引《子夜》里的一个句子作为人称代词受修饰的例子：

她是常到交易所的她，叫做刘玉英。

这里显然是所根据的本子有排印上的错误。我校订汉译本的时候，查了开明书店1933年版的《子夜》，果然逗号是在第二个“她”字之前而不是在它之后。我们并且找到一种救国出版社的本子，那里边这一句的逗号是在“她”字之后的，龙果夫看到的大概就是这个本子。

（3）最近看《中国文法要略》的校样（这部书的纸型在十年动乱中损失了，正在重排），遇到一个例句：

慢讲模样儿，就这说话儿，气度儿，僧们儿里头大家子的孩子只怕也少少儿的。（《儿女英雄传》22回）

北京话里没有“僧们儿”的说法，这个问题在写稿子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可是我当时除所用的亚东图书馆排印本外，没有别的本子可以核对。这次特地找来了另外一个本子，申报馆活字排印本，查对出来“儿”是“城”之误。

（4）还是看《中国文法要略》校样时遇到的问题。我在例句里引用的李格非《书洛阳名园记后》中的一句：

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

这里的“当”字似乎可以讲得通，可是总觉得有几分可疑。我已经忘了当初是从什么书上引来的，很可能是《古文观止》。查了查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印的《古文观止》，清清楚楚是个“当”字。手头没有《洛阳名园记》，怎么办？终于在《宋文鉴》131卷找到了这篇文章，果然不是“当”字而是“常”字。

让所有写稿子的、编稿子的、排字的、校对的，乃至于广大

读者，联合起来，向错字宣战！并且把号召变成行动！试拟三条：

一、出版社、报社、杂志社建立严密的检查制度，发现错字，查明责任，但不对外宣布。

二、查出来的错字要更正，不要怕难看。要是怕难看，最好的办法是减少错字。

三、请求读者帮着检查。收到来信，要在更正时附带道谢。

（原载《读书》，1982年第2期）

报刊的广告里也会出现错字。最近出版的《文史知识》封底的新书广告里有一本书叫做《李自成自述原稿注》（罗尔纲著）。这个字错得真够意思的！

1982年12月补记

给一位青年同志的信

某某同志：

你寄来的稿子我都已经看了。你很谦虚，说你只是一个语文爱好者，这些稿子是用业余的时间写的，谈不上什么研究，可是你既然已经拿起笔来写稿子，那就不是一般的爱好，而是打算做些研究了。你要我对你的稿子提意见，我觉得那里边涉及的问题很多，写起来不胜其烦，我的时间也不允许我这样做。不如就语文研究问题谈点原则性的意见，也许对你更有用。

研究一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前人的成果，要知道这个问题以前有人研究过没有，他的结论是什么，是不是他有遗留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如果不首先了解前人的成果，就有可能白费力气，得出来的结果没有超出前人的范围。你的“把字句的研究”就属于这种情形。所以在动手研究一个问题之前，应当先查书目和论文索引，把跟这个题目有关的文献都找来看一遍。如果这个问题确实没有人研究过，或者没有搞透，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那就可以进行你自己的研究。（语言研究所编的《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乙编，从前是内部发行，很多人不知道，现在已经公开发行，可供利用。这个索引所收论文只到 1963 年，有待增订。语言学书目，可惜现在还没有，这个工作需要有人做。）凡是参考过的文献，应该在文章后边列举书名和篇名。

研究一个问题，从什么地方着手？自然是从收集材料着手。收集材料要有目的，有步骤。当你决定要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不可能对它一点想法都没有。你一定是在这个问题上感觉到有

些疑难点，那末，你收集材料一定是针对这些疑难点，决不会无目的地乱收一通。收集到一定数量的材料，就可以试做分析，得出一些初步结果。一般不会一次解决问题，往往是经过初步分析，难点更加清楚了，更加集中了，然后再有目的地继续收集材料，进行分析。这样反复几次，觉得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就可以动笔写了。有时候写着写着，还会发现原先没有注意到的问题，还需要继续补充研究。在写作过程中发现这里还有漏洞，那里又有问题，原来的想法全不对头，要另外从头做起，这样的情形也是会有的。

说到收集材料，还有一件事颇为重要。有些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或者用法非常特别的例子，都不是能够呼之即来的。那就全靠平时留意。你会说："我还没有想到要做这个题目，怎么会想到收集这种例子呢?"这就要知道，你既然爱好语文，打算做些研究，就必然对语文问题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基本认识，脑子里装着很多问题，有很多想法，于是在平时看书看报的时候，见到那些有用的例子就会把它抄下来。再还有，讲到收集材料，一般总是只想到书面材料，其实口语材料也很要紧。平时听广播，或者跟人说话，或者听别人在旁边说话（例如在火车上或公共汽车上），也常常会遇到一些话语是好材料，得马上把它记住（如果环境允许，把它写在本子上）。

研究语文问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极其敏锐的语感。无论是看书看报，或者听人说话（包括听自己说话），要能一眼就看出来，一耳朵就听出来，"这是我的材料。"没有这种敏感怎么办呢？不要紧，可以培养。实在培养不出来，那也只能拉倒了。

有了材料，怎样进行分析，怎样形成论点，写成文章，这就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明了。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的内容，离开具

体内容，没有法子说清楚。可是有两点不妨说说。第一点是问题总是复杂的，常常应该把一个大问题分成几个小问题，一个一个处理。当然，这些小问题是互相牵连的，但是研究的时候要先把它们分开，然后加以综合。如果不这样分开，自始至终眉毛胡子一把抓，那就很难得出满意的结果。第二点是当你已经形成某种假设，要用材料来证明的时候，千万不要光看见符合你的假设的事例，看不见不符合你的假设的事例，或者把明明不符合你的假设的事例看成符合你的假设的事例。你说这是不会的？不，当一个人急于要树立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对于不利于这个观点的事例是常常会视而不见的。这种反证最好由自己发现，不要等未来的读者发现。自己既当被告又当原告，比只当被告好。

有了不符合假设的事例，不一定就推翻那个假设。往往是另外有一条可以管住那些事例，这就叫做“例外之中又有例焉”。比如我们归纳出“数词只用在量词前头，不直接用在名词前头”这样一条规律，“三楼”、“四马路”就像是例外。但是我们可以补充一条：“序数意义的数词可以直接用在名词前头”，就把“三楼”、“四马路”给管住了。这样，立论就更周到了，更充实了。还有时候，虽有例外，可以解释，也就不妨害规律的成立。例如度量衡单位，如果单用（即不是大小单位连用），前边用“两”，或者用“两”用“二”都可以，没有只能用“二”的。这条规律有一个例外，只说“二两”，不说“两两”。这是可以解释的：我们不愿意连说两个“两”字，虽然词性不同。

以上说的两种毛病——把几个问题搅和在一起；不注意反面事例——你这几篇稿子里边都有实例，我也在旁边注明了。

还有一件事对于研究语文问题也很重要，就是要能够利用外国资料。有两方面的用处：一是了解国外的语言理论，供我们借鉴；二是拿外语跟汉语比较，可以启发我们注意容易被我们忽略

过去的现象。比如“那”这个词，除与“这”相对外，还可以作“另外”讲，例如“今天的月亮只看见一半，我问你，那一半为什么看不见?”现有的字典、词典没有这个义项，可如果我们想到英语在这里用 other，我们就会感觉这个“那”跟单纯指远的“那”是不一样。

总而言之，写研究性文章跟文学创作不同，不能摊开稿纸搞“即兴”。(其实文学创作也要有“素养”才能有“即兴”。)

以上谈的是内容问题，下面再简单地谈谈形式问题，就是狭义的写作问题。最近夏衍同志在《给一位青年作者的信》(见《人民日报》1979 年 11 月 5 日转载《电影新作》1979 年第 5 期)里面引用了钱昌照同志谈写文章的一首诗：“文章留待别人看，晦涩冗长读亦难。简要清通四字诀，先求平易后波澜。”这四句诗基本上也适用于写学术论文。说“基本上”，意思是需要作适当的修订。一点修订是“简要”要在内容允许的条件下。有的问题本身非常复杂，尽管竭力把文章写得简要，还会有部分读者感觉读起来费劲。但是在作者这方面，还是应当想方设法求其简要。其次一点是写学术论文要平易，平易，第三个还是平易，不要搞什么“波澜”。

拿我给人家看稿子的经验说，初学写作论文的同志最容易犯的毛病有四种。第一种毛病，也是最容易引起读者反感的毛病，是摆架子。把很简单的意思铺成一大片，很多一、二、三、四，很多公式图表，给读者摆下一座八阵图，让他走进去出不来。我们不是对公式图表、一二三四一概反对，我们反对的是那些没有必要的铺排。你写文章是要人看的。你摆下八阵图，把许多读者吓退了，你就达不到你写文章的目的。有少数好奇的读者硬着头皮钻进去，居然钻到阵图的中心，一看，原来没有什么希希罕儿，只有一个类似“二加二等于四”的东西，他不骂你才怪呢!

第二种毛病是绕脖子。有时候，一个道理怎么说也不能说得一听就懂，得动动脑筋，那就不能怪作者，那是不得已。但并不是所有绕脖子的话都是不得已。举个例子，"'虽然'常用来提出事物的某一方面，这一方面所可能导致的结论与后面指出的事物相反。"这句话是不容易懂的。《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就比这个好懂："'虽然'，连词，用在上半句，下半句往往有'可是、但是'等跟它呼应，表示承认甲事为事实，但乙事并不因为甲事而不成立。"有时候要避虚就实，主要依靠举例。比如下面这句话很抽象，不能一看就懂："它们之所以居于主语前而动作施事又不出现，在修辞作用上是不同于重复主语或一个主语管其后几个动词结构的句子的。例如……"这可以改成："在相继的几个动词结构构成的一个句子里，主语出现在哪里在修辞上是有分别的，例如'放下车，他赶紧直了直腰'在修辞上是不同于'他放下车，赶紧直了直腰'或'他放下车，他赶紧直了直腰'的。"

第三种毛病是把读者当做小学生，什么都从"人之初"说起。当然，如果是给青少年写文章，应该从最浅的地方说起。可是如果文章是准备用在专门性或半专门性的刊物上的，就不需要这样罗嗦。这不光是浪费篇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瞧不起读者，是要引起反感的。

第四种毛病是车轱辘话。前边说过的后头又说，颠来倒去，叫人腻烦。又如引用性质相同的若干例句，第一例详细说明，那是需要的，其余的例句完全可以"照此类推"，却一句一句重复说明。诸如此类的絮絮叨叨都是可省而不省的。

以上所说的四种毛病，在你这几篇稿子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我没有一一指明。你只要设想你不是这些文章的作者而是它们的读者，或者设想这些文章不是你写的而是别人写的，你也不难发现这些缺点。

你的这几篇稿子不是毫无可取，只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存在不少缺点。我把稿子寄还给你，希望你仔细看看。这样做有好处，知道不该怎么写，也就知道应该怎么写了。

（原载《中国语文通讯》，1979年6期）



旧 文 辑 存



目 录



中国话里的主词及其他

在本刊第一期上，有朱自清先生的一篇《新语言》。朱先生在那篇文章里说明，并且辩护，我们的语言，特别是文法的现代化。这个意见，我大体上很赞同。可是朱先生所再三致意的现代化文法的两个主要特点——句子都有主词，“……是……的”句式的多量采用，我觉得还有商量的余地。

先说主词。照我的观点，中国话里头，好些句子（或子句）是不要主词的，分类举例如下。

（1）主词为“你”（命令句以不标主词为常，此处不列）：

“你”没良心！“你”只说我克扣你的钱！（红—红楼梦，亚东民乙本，58:12）。

你瞧瞧，“你”今年比旧年越发瘦了！（红 49:12）。

（2）主词为“我”（日记及书简用例，此处不列）：

“我”劳驾让一让。

“我”请你等一等。

一时，只见丫头们来请用点心。贾母道：“‘我’吃了两杯酒，倒也不饿。”（红 41:7）

前年冬天《自己的园地》出版以后，“我”起手写《雨天的书》。（周作人：雨天的书序二）

（3）主词为“我”“你”，或第三者，因承上文，不再标举者：

贾母……骂道：“你这小蹄子和他说了什么？”紫鹃忙道：“‘我’并没敢说什么；不过说几句顽话”。（红 57:9）

我服侍了奶奶这么几年，“奶奶”也没弹我一指甲；就是昨儿“奶奶”

打我，我也不怨奶奶，都是那娼妇治的，怨不得奶奶生气（红 44:16）。

那婆子……又向平儿道："'二奶奶'说了：'他'使唤你来，你就贪住嘴不去了！'他'叫你少喝钟儿罢。"平儿笑道："'我'多喝了'他'又把我怎么样？"（红 39:2）

上上下下都一齐哈哈大笑起来……惜春离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他"揉揉肠子（红 40:12）。

（4）主词为任何人：

不"登"高山，不"见"平地。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

要"省钱"，少"出门"。

这年头儿，哪儿"找"便宜房子去！

本厂星期一四两日欢迎"参观"。

（5）主词为不能确定或无须说明之人物：

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堆着"各种名人法帖；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瓶，"插着"满满的一簇水晶球的白菊……（红 40:15）

而且湖边渐渐地"填"为平地，面积大不如前；两旁变了私产，一区一区地用苇塘"围绕"……（周作人：济南道中之二）

你这回可以"说"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室内"禁止"吸烟。

"打"钟了，吃饭去吧。

（6）天象；时间

"下"雨；"刮"风（不列举）。

"过"了三年，谁也不再提起这个人了。

（7）说不出主词是什么（动词的意义上不容许有主词）：

我请他不动，还"得"你去。

这回"该"你起头儿了。

"许"你看京戏，就不"许"我看电影么？

寺内各处也都已走到，只“剩”那可以听松涛的有名的塔上不曾去（周作人：山中杂信，六）。

现在“轮”到我教学生去理解国文，这可使我有点为难（周作人：我学国文的经验）。

“幸亏”园里的人多，没人记的清楚谁是谁的亲故（红 69:6）。

他已择定了人；也“难为”他的眼力！（红 66:4）。

看样子，“像是”谁都不知道这个地方。

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不“短”了咱们两个的（红 62:23）。

“怪”不得人人都说戏子没一个好缠的；凭你什么好的，入了这一行都学坏了（红 58:11）。（此例或可归入上面第 5 项）

拿上面的例句来和西文比较，6、7 两类西文多搁上一个傀儡主词（英 it，法 il，德 es），我们的语言里干脆不用，我看没有什么不好。我相信，朱先生虽然主张现代化，也未必愿意在这类句子里硬添上个主词，而且也未必能找到适当的字眼。

4、5 两类，和 6、7 有点儿不同，这里的动词都是平常动词，那些动作确是有动作者即主词的。但在第 4 类，这个主词是任何人，即 Jespersen 所谓 generic person，西文往往用另外一类傀儡主词（英 one，法 on，德 man），有时也借用第一身或第二身代名词，或用“被动式”。第 5 类在西文里以用“被动式”为常，但法文也常用傀儡主词 on，朱先生主张句子必有主词才清楚，对于这两类句子打算作何措置呢？在第 4 类多多应用“我们”“你们”“一个人”等主词？在第 5 类多多应用“被”字？前者多少显得有点儿累赘，后者有时不免碰壁。我这么猜，朱先生多半会倾向于照旧办理的。何以见得？有朱先生自己的文句为证（所引即本刊第一期“新语言”，数字指段数，原文共 9 段）。

在这个意义下的“国语的文学”，现在“我们?”可以说是成立了（1）。

“我们?”只看上文所述第二次第三次的讨论…… “我们?”便明白了

(3)。

他们的头脑已习于演绎归纳，所以“?”教语言，“?”非教分析的文法不可（4)。

譬如他这剧本“要是真爱的话”，“?”看题目时“?”固然可以想着谁爱都成，但“?”一读剧本，知道是“我”爱，那题目的诗味便失去了（5)。

在诗里却不同，“?”“模糊”就“模糊”下去，“?”“含蓄”就“含蓄”下去……（5)。

他很注重明白，易懂，认为文学三性之二；但没有说明“?”该教那些人明白易懂（6)。

第1、2、3又为一大类，里面的主词多为三身代名词，因环境及上下文的决定作用面从略。其中有些已成公式，如“劳驾”，“请”、“多谢”，在西文里也有同样的情形。第2类最后一例省略“我”字，是由于作者不愿意太“自我主义”egoistic是的，这个我知道宋先生也赞成的，他那篇文章有这么两句：

这个意见很对，“我”相信可以得到公认（1)。

拉丁化似乎已有相当的影响，可惜“我”不知其详（2)。

最成问题的是第3类例句，即完全由上下文决定的“主词省略”。主词和受词的省略，原是中国第一第二身代名主词固然常不说出，第三身代名词因为缺乏主格（“彼”字算不得），也往往从略（否则便得重述一个名字)。随便举个例：

陈太丘与友期行。“ ”期日中，过中“ ”不至，太丘舍“ ”去。“ ”去后“ ”乃至。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 ”答曰：“‘ ’待君久‘ ’不至，‘ ’已去。”友人便怒，曰：“‘ ’非人哉!‘ ’与人期行，相委而去……”（世说新语，方正篇)。

这一段译成白话，至少有好几处得把所缺主词或受词补出来。

欧洲的语言，如古代的拉丁语，现代的意大利语里面，也有不标三身代名主词的现象，可是他们的动词有三身变化，差不多等于把主词融化在动词里似的，和我们的情形不一样。大多数现代欧洲语里面，三身代名主词都已脱离动词独立，但是动词的三身变化仍然全部或一部保存着。正因为这两者的三身（以及单复）变化须要一致，无异把各别形式的代名主词和一个动词的各别形式捉对儿配定，所以现在的问题：我们中国话里，是否也得模仿欧洲的语言，每句（上面的 4、5、6、7 类除外）都标明主词？更正确些说，是否所有动词，除了共戴一个主词的几个动词的第二个以下的（例如：他吃了晚饭，写了几封信，看了一会儿书，就回房睡觉，他就爱装痴装聋不理人），其余的都得有主词？(因为朱先生所引胡先生在大公报短评上补出的两个“他们”，其中第一个就不是普通的主词。）对于这个问题，有人会觉得，在这类句子里（如上文 3 所引），不标主词意思已够清楚，标明主词徒然添麻烦，甚至减少原句的风趣或力量。也有人会以为，不标主词容易误会，原来的样式只是偷懒。这就造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恐怕只有各个句子分别考虑（当然我们不忘记上下文），不必定出铁一般的法律来。

就让一步说是这一类的句子得给补上主词吧，还有上文所举其他各类呢？“句子都有主词”的说法，怕是太含混点儿。

其次，要讨论到“是……的”这个句式。朱先生说：“桃红柳绿”是笼统的说法，“桃花是红的，柳树是绿的”，主词，系词，述词，性质分明，是所谓表句，便是分析的说法了。朱先生把“桃红柳绿”不算表句，不知算他什么句。这且不说。朱先生自己文章里的确多量采用了“……是……的”句式，例如：

但和现代生活对照，这却是合式的（4）。

两者之中，思想和感觉的样式相差是很远的（5）。

但是朱先生虽然多量采用，却没有尽量采用，因为还有不少。

这里成套的用隐喻，却“是”很大方“的”(9)，

“监禁”和“旅行”两个隐喻，都“是”很新鲜“的”(9)，

谷崎的话“是”很巧妙“的”，但细按起来，实在“是”似是而非“的”(5)，

这一类的句子。难道朱先生也觉得有时不妨笼统些吗，即令是在说理的时候？然则在描写景物的时候似乎更不必分析得太利害了。

又如：

诗不妨模糊些，不妨含蓄些(5)，

这样，气象就广阔(5)，

这些句子，朱先生也没有加“是……的”。大概有个什么道理，不能适用那种分析句式。但是他们就此取不到“系词”，不得预于“表句”之列了。

到底“系词”是个什么东西呢？王力先生有一篇《中国文法中的系词》，登在清华学报十二卷一期，是很长的一篇研究，他的结论第一条是“表明语为形容性者，不用系词”，并且接着说，“第一个结论是包括古代现代……而言的”(页61)。王先生在68页上提出“系词在语言里是不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东西？”这个问题。在引了两位欧洲的文法学者 Jespersen 和 Vendryes 的话以后归纳为：“系词在语言中并非必要，所以有许多族语完全不曾用它，另有好些族语在许多情形之下也不用它”。

事实上，中国话里“名……形”式表句以不用系词为原则，“……是……的”的句式却不是没有。“桃花是红的”和“桃红”的分别，倒不在“分析”和“笼统”上，而在于后者是普通语气而前者是略略加重的语气，加重后面的形容词。“桃花是红的”

暗含着“桃花不是白的”的意思。例如：

银子是“白”的，人的眼珠是“黑”的，看着有个不动心的吗？

这条被是“干净”的，昨儿刚洗过。

那碗是“腌臜”的，另洗了再斟来（红 66:3）。

无论心中怎着急，他的动作是“慢”的，慢得仿佛是拿生命当作玩艺儿似的逗弄（老舍：黑白李）。

我们何尝不可以说“银子颜色白”；“这条被干净”……不过这种毫不着劲的直说口气，倒更近于逻辑书上的例句了。

这种“……是……的”句式的加重语气的作用，应用在本非表句的句子里，格外明显。例如：

我是“今天才见着他”的。

看纸上的文字而懂得文字所表现的意思，这是“从此刻才起首”的（周作人：我学国文的经验）。

老太太救我！我南边是“死也不去”的……我是“情愿跟着老太太一块儿”的！

做了女人总是“要出嫁”的（红 82:15）。

这些句子里的“是”保有浓厚的“是非”之“是”的意义，似乎不能认为泛泛的词系。法语的 Ciest…que，英语的 it is…that，也都有相类的作用（不是相同的句法），虽然这两个系词的本义不含是认之意。

这个“是”字又用在擒纵句里，也含有“是认”之意：

我是“无可无不可”的，怕另外有人不答应。

太作悲了！好是果然“好”的！（红 70:14）

由以上所说，可见“名—形”句里加用“是……的”与否，在语气上颇有分别。朱先生要我们多量采用“是……的”句式，是不是要我们普遍加重语气呢？倘若不是，那么要我们牺牲一种语气上的分别，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分析精神吗？为的是现代语言学者并不很恭维的“一句三分”方式吗？

不等到朱先生提出分析精神的护符来，我们语言里已有多量采用“是……的”而消灭他的语气作用的趋势了。基本的原因是因为“是”和“的”常常运用（“这间屋子是我的”，“这间屋子是我住的”，“这间屋子是烧砖砌的”），因此产生一种类推作用，“是”会把“的”牵出来，“的”也会把“是”拉出来。上面加重语气的“是……的”便是由“是”牵“的”的一个例子。现在我们已经制造了并且正在制造着，许多从名词或动词转成的形容词，是不得不加“的”的，而这个“的”字又非把“是”字拉出不可。我们不能说：“这个计划—空想的”，我们说：“这个计划是空想的”。这一类新的形容词天天在增加：哲学的，科学的，文学的，艺术的，道德的，理想的，实际的，盲目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唯物的，唯心的，前进的，落伍的，具体的，抽象的，整个的，局部的，典型的，个别的，……数也数不清。应用这些新形容词（即有“的”尾的）作表句所产生的“A是B的”句式，也许会有一天把旧形容词（即原无“的”尾的）全卷进去。可是倘若有这一天，那也是中国语循着某种语言演变原理（加语尾以变词性；类推作用）所生的结果，和分析精神是没有什么关涉的。

本刊第八期又有李嘉言先生一篇“新文法”，里头也引了一句用“是”字的例子。那个句子是“中国国民党是救国救民”。李先生的意思，这个句子用做标语是合乎着文法的，写在文章里就必须改作“中国国民党是救国救民的党”。其实这句话合不合文法，倒不在乎贴在墙上还是写在纸上，是要看有没有上下文的。如果单独这么一句，这个“是”字像是有点儿多余，又像是缺少个什么。我们可以说“中国国民党救国救民”，也可以说“中国国民党是救国救民的”，语气有点儿轻重，都是可以独立的。

如果我们先有问句："中国国民党是不是救国救民?"我们就不妨回答："中国国民党是救国救民"。"是"字说的比平常略重。又如另有一句陪衬，这句也就站的住，比如说："国民党是救国救民，乌有党是祸国殃民"。这两个"是"说的不重。句中单加"是"，不跟"的"，也是一种加重的语气。别的例如：

我是为照管这园中的花果树木，来到这里；你作什么来了？(红 83:2)。

他是骂他外孙女儿……他们懂得什么避讳！(红 83:2)。

凡这一类句子，该得连上下文才站得住，否则就得加一个"的"字。

李先生又引了红楼梦里四个例子，说是"一般人看来，是非改不可的。但新文法认为这都足以达意，可以不改的"。这四句是：

姑娘站了半天，乏了，这太阳地里且歇歇！

老太太实在果真是理家的人。

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

这也小事。

我拿这四句找一个一般人征求他的意见，他说：例一的"且歇歇"有点儿古气，像水浒；此外他觉得叫人在太阳地里歇歇也有点古怪，不过这跟文法无关。我告诉他，这一回书(五五回)里的事情在"时届季春"，这句话是那些媳妇们对平儿说的，底下接着叙述"两个婆子拿了个坐褥铺下，说石头冷……"。太阳地里歇歇正可以取暖。我的朋友听了我的解说也就释然了。关于例二，他说："实在果真"有点儿叠床架屋，得去了一个，他说例三很通，没有可议的地方；例四似乎应该在"也"字下面添个"是"字。我完全和他同意。例四的"小事"如果当作形容词看(照"小心""客气"的例)，倒是可以不添"是"字。至于其余

三例，我不明白第三例，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为什么出现在学生作文上就非改不可；而例一例二怎么又可以见谅于“新文法”。“果真”含有预期而应验的口气，原例未引上下文，不知口气合不合，但是和“实在”叠用总觉得不挺合式。至于例一的“且”，即令在17世纪，也还是个 Anachroniam。费了点儿事在程乙本（即红楼梦的最后修正本；此处根据亚东民十六重排本）里把这两句搜出来，原来都已经改了样子，如下：

姑娘站了半天，乏了，这太阳地里歇歇“儿罢”（红 55:14）。

老太太实在“真”真是理家的人，都是我们这些不长进的闹坏了！（红 107:9）。

高兰墅要知道新文法会认为可以不改的话，定要懊悔白费心力的。

（原载《今日评论》，1931年第1卷第2期）

全体和部分

我们试看下面的三句话：

这回考试，我们班上有三个不及格。

这回考试，我们班上个个及格。

这回考试，我们班上全都及格。

第一句话说明全体（我们班上）之中的一部分个体（三个）如何如何。第二句话虽然也是就各个个体说话，但是意思已经概括全体。第三句话便直接就着全体说话。关于“全体”和“部分”的种种观念，别的语言里往往有几个专用的称代词来表示，中国话里缺少这几个称代词，这篇短文的目的就是要看看中国话里怎么表示这些观念。现在分类举例说明如下。

(a) 全举　白话里表示“全体”，有全，都，整三个字。倘若我们要把“全体”的意思寄放在一个形容词里，我们用全或整，例如：

(1) 全家没一个识字的。

(2) 整个儿村子里找不出一只镬。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两句例句都是说明消极的事实（没什么；不怎么样）。在说明积极的事实的句子里，我们常加用一个表示全体性的副词，全或都，或全都；就是在表消极事实的句子里，我们也往往加用这类副词。例如：

(3) 全家都爱喝酒。

(4) 整个儿村子都（全，全都）姓李。

(5) 全家都不识字。

(6) 整个儿村子里都找不出一只钟。

有时候我们不用形容词，单靠副词来表示全体性。倘若主词(或宾词前冠以数字，则全体性的表示更非寄放在副词里不可。如：

(7) 他家里人全（都，全都）爱喝酒。

(8) 那村子里全（都，全都）姓李。

(9) 三个孩子全都进了中学。

文言里表示全体性，最常用的是个皆了。马氏文通称皆字为“约指代字”，但他的用法和白话里的全字都字相当，似乎算作副词较妥。例：

(10) 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11) 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告子下）①

(b) 偏举 全体之中，只提出一部分来有所说明，名为偏举。例如：

(12) 那个村子里有两家姓张（的）。

(13) 三个孩子里头有一个中学已经毕业。

(14) 且喜平日看文章的这些学生里头颇有几个起来的。（儿女英雄传〔亚东版〕，3:2）

(15) 比如人家男人死了女人，也有再娶的。（红楼梦〔亚东版〕，53:17）

这四句例句里，前三句都标明数量，例（15）便没有数量的表示。凡偏举，多用有字以为标识；如不标数量，则的字也不可省。文言里也有同样的句法，如：

(16) 鹤有乘轩者。（左传·闵二）

(17) 二王吾将有所遇焉。（孟子）

(c) 或举 或举是偏举的引申，偏举是只表示一个部分，或举是表示两个或更多的部分。或举大率不标数量。

(18) 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平民教育家；他的三千个弟子，有狂的，有狷的，有愚的，有鲁的，有辟的，有喭的，有富的如子贡，有

贫的如原宪。（蔡元培：杜威博士生日演说词）

(19) 这个当儿，这号进来的人就多了，也有抢号板的，也有乱坐次的，还有诸不作，找人去的，人来找的，甚至有聚在一处乱吃的，酣饮的。（儿，34:37）

以上句法，和偏举相似，用“有××的”。但也有把的字提前，作“有的××”的，如：

(20) 每人要了一斤半面的薄饼，有的抹上点子生酱，卷上棵葱，有的就蘸着那黄沙碗里的盐水烂蒜，吃了个满口香甜。（儿，14:83）

文言里最常用的句法是应用或字，如：

(21) 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中庸）

(22) 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史记·叔孙通传）

(23) 吾闻京城南，兹惟群山囿，……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或竦若惊雏，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辐辏……（韩愈：南山诗）（连用五十一个或字）

偶也有应用有字的，如：

(24) 惟时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殚虑，祗顾德意，有假官僧师，苟具文书。（李觏：袁州州学记）

还有应用者字的，如：

(25) 于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奔者，涉者，陆者，翘者，顾者，鸣者，寝者，讹者，立者，人立者，龁者，饮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树者，嘘者，嗅者，喜相戏者，怒相踶啮者，秣者，骑者，骤者，走者，载服物者，载狐兔者。（韩愈：画记）

这句例句开头是用了一个有字的，但不像白话里那样重复用下去。

(d) 分举　就全体的各部分一一说明，合起来足以包括全

体，我便称之为分举。

(26) 弟兄三人，一个当医生，一个出门做买卖，一个在家里种地。

(27) 只见道旁有两个放羊的孩子，一个输了钱，一个不给钱，两个打了个热闹喧阗。(儿，17:17)

文言里常用“其一……其一”的句法，如：

(28) 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庄子·山木)

分举称代在白话里往往也应用这那二字，貌似指定称代，而其实只是一种“相对的指定”，也可以说是仍然没有指定。如：

(29) 哥儿俩这个要先玩球后划船，那个要先划船后玩球，结果一样也没玩成。

(30) 两个丫环，这个合他点点头儿，那个又合他摇摇手儿。(儿，38:1)

这种用法，以总和为二的时候为多，但也不限于二，如：

(31) 那驮骡又是恋群的，一个一跑，那三个也跟了下来。(儿，5:17)

(32) 他摆弄那四个碗，转转这个，转转那个，把红鱼要一点不盖的朝着他。(老舍：黑白李)

这种“相对的指定”，只要有一个确实指定了，那一个（或几个）也就连带指定了，如：

(33) 只倒茶的这个工夫儿又进来了两个人……前面那一个打着个大长的辫子……那一个梳着一个大歪抓髻。(儿，1:12)

(e) 各举　各举和分举是一个用意，但不采取列举的办法，而采取概括的说法。例如：

(34) 弟兄三个，一个有一个的行业。(比较例26)

(35) 一家有一家的难处。

我们也说：

(36) 弟兄三个各（人）有各（人）的行业。

(37)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问他家瓦上霜。

或者更文一点，

(38) 兄弟三人，各有行业。

这就是文言里通常的说法，如：

(39) 盍各言尔志。(论语·公冶)

(40) 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汉书·万章传)

但是文言里各字只能跟在名词之后，或离开名词单独用，却不能加在名词前面，只能说人各，不能说各人。[2]

(f) 普举 普举有些和各举相似，都是称"一"以概"全"。但各举着眼在各个体的相异，普举注重在各个体的相同。通常用叠字法来表示，或叠名词，或叠单位词。如：

(41) 弟兄三个，个个都有行业。(比较例34；彼言其执业不同，此言其同为有业之人)

(42)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比较例35)

(43) 人人有脸，树树有皮。

这种叠字的办法，文言里也用。[3]例如：

(44) 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史记·匈奴列传)

但是文言里另有一个每字用于普举，如：

(45) 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件件事情)

在"文"一点的白话里，也用这个每字，如：

(46) 这篇文章，每一句，每一字，都看得出作者所用的气力，然而结果不是一篇好文章。

(g) 隅举 隅举也是注意个体的相同，但特别注意个体的单位性，多用于和别的数量相对当的处所。隅举不用叠字法，而举一个个体以为代表，例如：

(47) 弟兄三个轮流养他，一个管一个月。

(48) 一团三营，一营三连，一连三排。

另外一种说法是应用每字，如：

(49) 每人管一个月。

(50) 每团三营，每营三连，每连三排。

但在文言里却用各不用每，如：

(51) 团各三营，营各三连，连各三排。

(52) 破赵则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战国策·赵策)

或即用名词以表单位，但不叠。如：

(53) 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庄子·养生主)

(54) 分其子，子二百金。(史记·陆贾列传)

(55) 人手一编。

---

① 此例转引文通，以下文言用例多有转引文通及杨氏高等国文法者，不复一一注明。

② 通俗文言里，各字可以加在名词之前。如各国，各省，各处，各报，这里不含有“各别”的意思，他的用法和文言的诸字相当，有总括的作用。

③ 文言里的叠字有时是表各举，如说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原载《国文月刊》，1940年1卷2期)

未知称代和任指称代

——疑问称代词的另一用途

“谁”，“什么”，“怎么”等词，平常称为疑问称代词，因为它们的主要用途是询问人，物，情状等等疑点。但是这些词另有一种非疑问的用法，如下面所举的例句便是。有些文法书上称这种用法的“谁”，“什么”，“怎么”等为无定称代词，我觉得这个办法不很妥当。无定称代的范围应该更广，疑问称代也应该归入这个总名底下。我现在拟议，把这种非疑问用法的“谁”，“什么”，“怎么”等，按照用法，分别称为“未知称代”和“任指称代”。为读者易于了解起见，我打算先从后者说起。（例句内“红”指《红楼梦》，“儿”指《儿女英雄传》。支点前数字指回数，支点后数字指页数，据亚东本。）

任指称代可分单纯的和连锁的两类。单纯的任指称代，通常参加“任凭”，“不管”等字样（例1—5），但也不是非加不可（例6—10）。

(1) 凭他谁叫我裁，也不关二爷的事。(红 28:12)

(2) 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他都记得。(红 29:11)

(3) 二嫂子凭他怎么巧，巧不过老太太。(红 35:8)

(4) 是了是了，无论怎么着吧，算我们明白了就完了。(儿 33:24)

(5) 不管你戴在哪儿，我都找得着。

(6) 你喜欢谁，只管叫来使唤。(红 35:11)

(7) 有甚么话，只好好的说，快别哭了。(儿 40:61)

(8) 那个小孩子家，他爱穿甚么戴甚么，由他去罢。(儿 34:16)

(9) 我这话那一句不是，姐姐只管驳。(儿 26:29)

(10) 电灯，汽灯，怎么亮也赶不上太阳。

连锁任指称代，利用连锁句法，把称代词叠用在两个子句里面，任指之意自明，无需加用“任凭”等字。例如：

(11) 谁和我好，我就和谁好。(红 27:15)

(12) 等到家，横竖还姐姐，那时姐姐爱送谁送谁。(儿 21:37)

(13) 心里有什么，口里说什么。(红 34:4)

(14) 送什么我就收什么，横竖我有主意。(红 36:3)

(15) 我不过是接手儿，怎么来，怎么去，由不得我作主。(红 36:5)

(16) 都照你说的，怎么好，怎么好。(儿 3:11)

(17) 等我合他们磨它子，磨到那儿是那儿。(儿 27:16)

(18) 你们那天要人，那天现成。(儿 40:68)

(19) 后来大动物射完了，就吃野猪，兔，山鸡；射法又高强，要多少有多少。(鲁迅：奔月)

(20) 你说怪不怪，我跑多快，他也跑多快，要想赶上他，不能。

任指称代的意义很容易明白，未知称代的意义就不这么明显。我们只要记住，未知称代就是任指称代减去“任何”的意义，再比照双方的例句来看，自然不难分辨。未知称代用在否定句里，和任指称代很相近。例：

(21) (宝玉) 笑道：“你才说什么?”黛玉道：“我没说什么。”(红 26:12)

(22) “落下甚么了?”——“没落下甚么。”(儿 40:79)

(23) 也倒不想什么吃。(红 35:6)

(24) 这一遭半遭儿的也算不得什么!(红 27:9)

(25) 我尝了也不觉怎么好，还不及我们常喝的呢。(红 25:12)

(26) 那雇骡子的本主儿倒不怎么样，你瞧跟他的那个姓华的老头子真来的讨人嫌。(儿 4:7)

(27) 且把他们松开，大约也跑不到那里去。(儿 31:30)

(28) 多半是薛大爷……不知在外头挑唆了谁来在老爷跟前下的蛆。(红 33:14)

(29) 这些东西都搁在东楼上不知那个箱子里，还得慢慢找去。(红 40

:20)

(30) 湘云伸手擎在掌上，心里不知怎么一动，似有所感。(红 31:19)

拿例 (21) (22) (23) 来看，如果略改词序，变成“我什么也没有说”，“甚么也没落下”，“什么都不想吃”，语气加重，就有了“任指”的意义了。

例 (28) (29) (30) 都有“不知”二字，明示这是未知称代。这个“不知”只管着“谁”“那个”“怎么”等词，并不管到整个下半句。有时去了这个“不知”，意义并无改变〔比较例 (28) 和例 (31)〕。以下是肯定句里未知称代的例：

(31) 这件东西好像是我看见那里的孩子也戴着一个的。(红 20:14)

(32) 姑老爷常说的呀，孔夫子的徒弟谁怎么听说一样儿就会知道两样儿，又是谁还能知道十样儿呢。(儿 36:33)

(33) 别是想起什么来，生了气，叫他出去教训一场罢？(红 32:12)

(34) 他方才不在这里来着，此时想是作甚么去了。(儿 33:3)

(35) 只觉饿的慌，要先吃点儿甚么。(儿 30:25)

(36) 他后悔得什么似的。(红 32:5)

(37) 昨儿有个什么芸儿来找二爷。(红 24:19)

(38) 待要怎么样，料着宝玉未必是安心踢他。(红 30:15)

(39) 你倒是在那里弄些吃的来，再弄碗干净茶来喝。(儿 14:22)

(40) 多早晚才叫你们都死在我手里呢！(红 21:16)

肯定句里的未知称代是指称一种不定的某事某物，所以一部分例句可以换一种说法，应用“一”“有一”等称代法。如例 (31) 也可以说成“有一家的孩子”；例 (32) “有一个……又有一个”；例 (39) “你倒是找个地方”；例 (40) “有一天”，但其余的例句就改不过来。例 (37) 的“芸儿”是个专名，涵义本很确定，不能游移，现在加用“什么”，是表示“不知其为何许人”的意思。

未知称代又可以用在“是非问句”里。因为所问为全句之是非，“谁”“什么”等词不是疑点所在，所以仍是未知称代。

(41) 还有谁笑话咱们不成?(红 40:21)

(42) 还吃点儿甚么不吃?(儿 28:18)

(43) 奶奶有甚么止痛的药没有?(儿 31:7)

(44) 你此刻逼他也无用,难道他还能上哪儿去偷一对来还你不成?

例(41)的“谁”可以改为“人”,(42)的“甚么”可以改成“东西”,(43)的“甚么”和(44)的“上哪儿去”可以省去,虽然语句要减色不少,基本的意义还不至于受影响,倘若这些词是疑问称代词,这就办不到了。

文言里的疑问称代词不能同样的借作任指或未知称代之用。我们如果试把上面的例句翻成文言,任指称代的用例里有一部分可以利用“者”字和“所”字,如(11)愿与我游者,我与之游;(12)择所愿赠者赠之;(13)胸有所蓄,辄出于口;(6)听择所欲驱使者;(7)尽尔所欲言;(8)衣饰有所爱好,听之可尔。另有一部分可利用“凡,皆”等字,如(2)凡事皆识之(或事事默识之);(14)凡有馈遗尽纳之。原来用“怎么”的大概只能用一“虽”字,如(3)虽巧;(10)虽明,语气比原句松懈了。此外的例句,也有可以用别的字面绕着翻过来的,但神气总嫌不合。否定句的未知称代有些可用“无所”来翻,如(21)无所言;(22)无所遗;(24)及(26)无所谓;(27)无所逃。肯定句里的有些也可用“有所”来翻,如(33)有所属;(34)有所事;(38)有所发作;或“有……者”,如(32)有闻一以知二者;(37)有芸儿者;(41)岂复有以此相讥者。但其余的例句,就不容易铢两悉称的翻成文言。

就是在白话里面,这也是比较的晚起的用法,宋元白话里还不大看见。但自从有了这种用法,白话里便多了一种很活泼的表达法。

(原载《国文月刊》,1940 年创刊号)

谈宋元话本

把“说书”作为一种社会的娱乐，此事始于何时，现在已难于稽考。我们知道的是唐代的佛庙里有所谓“俗讲”，讲说佛经里的故事，有时也讲说佛经以外的故事，和后世的说书很相近。关于这个，向觉明先生有一篇《唐代俗讲考》，登在《燕京学报》第十六期上，前年重加修订，作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油印论文第一种，有兴致的可以找来一看。到了宋朝，说书的事情脱离了寺庙和僧徒，在社会上自成一种职业，称为“说话”，说书的人称为“说话人”。据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梁录，都城纪胜等书所记，说书的事业颇为发达，他们分家数，组织会社；武林旧事列举当时说话的名家就将近一百人，不出名的自然还要加上几倍。“话本”就是记的这些说话人所说的故事。照字面讲，“话本”是说话人的本子，但我们猜想起来，说话人未必照这些本子的字句宣讲，理由见下。这些“话本”的作用是（一）供给说话人一个大纲。（二）供给听众一个参考。（三）供给不到书场听书的人一种读物，作用近于后世的小说。后来明清两代写小说的人，明明已不作说书之用，但是仍然套用话本的体裁，甚至沿用“平话”的名称。

据梦梁录和都城纪胜等书所说，说话人分四家，各有门庭。可是他们的纪载不很清楚，四家的分法至今尚无定论：我们只知道最重要的两家是“小说”和“讲史”。说话人既分家数，话本也就有分别。小说家的话本称为“词话”，因为这里面有“词”有“话”；也有称“诗话”的，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讲史家

的话本大率称为“平话”，其实这里面也往往有诗；所以称为平话的缘故，浦江清先生有一个说法，他说：小说家话本里的诗词是用管弦伴奏而由说书人歌唱的；至于“平话”，乃“平说之意，即不用管弦弹唱，只用醒木一块，舌辩滔滔，讲历代兴亡故事，其情景当与今日之说三国岳传称为说大书者完全相同”（见所作《谈京本通俗小说》，载香港《星岛日报》附刊《俗文学》第二十四期；后经改定，载《国文月刊》第十六期）。

现在留存的话本，讲史一派有《三国志平话》《五代史平话》等，都是长篇，分为若干卷。小说一派除取经诗话篇幅略长而外，其余都是短篇。我们下面讨论的以这些短篇的话本为主，因为我们既然生非同时，不及亲见亲闻说话人的声容谈吐，单从现存话本的模样来看，这几种长篇，论意境，论文字，都远不及一部分短篇的当行出色。现在我们能见到的短篇话本有三个来源：

（一）京本通俗小说。这是缪荃荪先生所发现，刻在南陵徐氏的《烟画东堂小品》里头，后来商务印书馆和亚东图书馆都有标点排印本，商务的本子又收入万有文库。这里面包含七个话本，是：

碾玉观音， 菩萨蛮， 西山一窟鬼，
志诚张主管， 拗相公， 错斩崔宁，
冯玉梅团圆。

这七篇，原书列为第十卷至第十六卷，第一卷至第九卷是些什么，一共刻了几卷，我们已无从知道。照现存的七篇来看，这个总集选录的标准相当高，原书的散佚异常可惜。据缪氏的跋语，还有“定州三怪”和“金主亮荒淫”两种，一因破碎太甚，一因词句秽亵，没有刻出。缪氏说他所发见的钞本“的是影元人写本”，从翻刻在《烟画东堂小品》里的字体看，也确是很像元代刻本。但郑振铎先生疑心原书是明刻，他说了两个理由，（一）

用“京本”二字来号召，是明朝福建书贾的风气，（二）话本原来应是每篇单行，清平山堂话本刻于嘉靖年间，仍是如此，到隆庆万历以后才盛行合编的办法，现在此书用京本通俗小说做总名，排列卷次，刊行的时代当在嘉靖以后。从他们两位的话看来，这个书可能是明人翻刻元版的。至于著作的年代，大致是南宋时候，浦江清先生的文章里引了许多史事为证（只有错斩崔宁篇的引子魏进士的故事，我疑心是先出）。

（二）清平山堂话本。这是明朝嘉靖年洪楩所刻，每种自为一卷，版式字体都不完全一致。当初列了多少种，现在也不知道。现存的有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十五种，有北平小品书籍印行会的影印本。这十五种是：

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　简帖和尚，
西湖三塔记，　合同文字记，
风月瑞仙亭，　蓝桥记，
快嘴李翠莲记，　洛阳三怪记，
风月相思，　张子房慕道记，
阴骘积善，　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五戒禅师私红莲记，　刎颈鸳鸯会，
杨温拦路虎传。

另有十二种，是天一阁的旧藏，后为鄞县马氏所得，影印为“雨窗”“欹枕”二集。十二种里有五种已残。这十二种是：

花灯轿莲女成佛记，　曹伯明错勘赃记，
错认尸，　董永遇仙传，
戒指儿记（残），　羊角哀死战荆轲（残），
死生交范张鸡黍（残），　老冯唐直谏汉文帝（残），
汉李广世号飞将军，　夔关姚卞吊诸葛，
霅川萧琛贬霸王，　李元吴江救朱蛇（残）。

最近又有人在上海无意中发现两种，清平山堂话本尚在人间的已有二十九种了。这里面，“简帖和尚”，“三塔记”，“三怪记”，“拦路虎”，“花灯斩”等可信为宋人所作，其余的大概出于元代或明代。

（三）明人编警世通言等书，一部分系新编，一部分采宋元人的旧作。京本通俗小说七篇有六篇收入通言，一篇收入恒言，定州三怪也收人通言，金主亮收人恒言。清平山堂话本收人通言等书的也有十篇。此外根据文字，内容，再参考晁氏宝文堂及钱氏也是园书目所记名目，可推知宋元旧作的，也还有十几篇，如通言里的“计押番金鳗产祸”，“宿香亭张浩遇莺莺”，“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等篇，恒言里的“勘皮靴单证二郎神”，“陆五汉硬留合色鞋”，“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等篇都是。

这些短篇话本，在中国小说史上占很重要的地位，由于他们的体例，题材和文字。在体例方面，有可注意的几点：

（一）入话。每篇话本的头上都有一个引子，称为“人话”。这个引于有各种形式，有的只一首诗，如“菩萨蛮”开头用

利名门路两无凭，　　百岁风前短焰灯。
只恐为僧僧不了，　　为僧得了尽输僧。

四句，接着就“话说大宋高宗绍兴年间”。但“志诚张主管”头上就一诗以外继以一词，“碾玉观音”头上有四首词七首诗，“一窟鬼”头上由一首念奴娇一连引出十四首词，真是蔚为大观。

有时用另一个故事“入话”，大率取其情节相似，如“错斩崔宁”用魏进士的故事，同是因一句戏言生出祸事；“冯玉梅”用徐信的故事，同是夫妻失散而又团圆。也有取其相反的，如“简帖和尚”用字文解元的故事做“人话”，宇文解元错封书，事出无心，结果是夫妇相会，简帖和尚错下书，是有心生事，结果

闹得人家夫妻分散。用故事做入话，有时也以诗词起，以诗词收，自身也成为一篇具体而微的话本，如“简帖和尚”的入话，先是一首鹧鸪天，接着说宇文解元的故事，完了之后，用“正是：尘随马足何年尽，事系人心早晚休”两句结束，底下另用一首鹧鸪天作本文的引子。这“尘随马足”两句诗，也见于“碾玉观音”和“志诚张主管”两篇，大概是结束入话常用的诗句。

“错斩崔宁”一篇的头上说“这回书单说一个官人只因酒后一时戏笑之言，遂至杀身破家，陷了几条性命。且先引下一个故事来权做个得胜头回。”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解释“得胜头回”四字，说：“头回犹云前回；听说话者多军民，故冠以吉语曰得胜”。胡适之先生不以为然，他说：“得胜令乃曲调之名。本来说书人开讲之前，听众未齐到，必须打鼓开场，得胜令当是常用的鼓调，得胜令又名得胜回头，转为得胜头回。后来说书入开讲时往往因听众未齐，须慢慢地说到正文，故或用诗词，或用故事，也权做个得胜头回。”（见亚东本宋人话本序）这个话也还可以商量，“回头”如何转为“头回”，此其一，说书人用得胜令击鼓开场，未见实证，此其二。清平山堂话本“刎颈鸳鸯会”的入话里说“权做个笑耍头回”，则得胜令之说不甚可靠。至于头回二字，我也有个解说，大概最初用诗词一首做入话，确是只作定场之用，后来引用另一故事，入话的规模渐渐扩大，自身成为一回书了，所以称为“头回”。这样，何以“碾玉观音”和“志诚张主管”两篇刚入正文几句便用“正是：尘随马足何年尽，事系人心早晚休”两句套语煞住，和一般的一回书完的收场相似，也就不难明白。说话人第一天只说了一个入话，把正文开了一个头，就拱拱手“明日请早”了。

这种入话对于后世的小说颇有影响。从水浒传的“洪太尉误走妖魔”到儒林外史的“王冕”，红楼梦的“甄士隐”，以至儿女

英雄传的“他化自在天”和老残游记的“大海危丹”这两个梦，无一不是“入话”的格局。

（二）分回。自来相信这些短篇话本都是一回说了，最多分两回，如“碾玉观音”分“上”和“下”两段。这未免太拘泥刻成话本的形式。“一窟鬼”的引子说“自家今日也说一个士人，因来行在临安府取选，变做十数回蹺蹊作怪的小说。”胡适之先生说“‘西山一窟鬼’一篇不过六千字，那有十数回呢？大概当时说话的人随时添枝添叶，把一个故事拉的很长，分做几回说完，也有分做十几回的。‘西山一窟鬼’本是一片鬼话，添几个鬼也不嫌多，减掉几个也不算短，故可以拉长做十数回说完。”其实岂但“西山一窟鬼”如此，恐怕所有话本大多是分数回至十数回说完；一回说完的，如果有，也是例外。这个话怎样讲呢？现存的话本没有一篇是分标第几回第几回的，只有“碾玉观音”标明上下：上篇用“正是谁家稚子鸣榔板？惊起鸳鸯两处飞”结束，下篇另用一首鹧鸪天引起。但上篇虽有收场诗句，并无后世小说中常用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两句话。如果单用收场诗句做标准，好些篇里面有类似的情形。“碾玉观音”由入话渡入正文几句后即用“尘随车马”两句收煞，很像是分回，上面已经说过，此外在上篇崔待诏和秀秀逃出王府，到崔家坐定吃酒后，又用“正是：三杯竹叶穿心过，两朵桃花上脸来”两句一顿；在下篇郡王差人来潭州府寻崔宁和秀秀时又用“却似：皂雕追紫燕，猛虎啖羊羔”两句一顿；秀秀被郡王打死后，郭排军又在崔待诏碾玉铺里看见秀秀吃了一惊，拽开脚步便走，说话人又用“正是：平生不作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两句诗句；郭排军禀告郡王，同两个轿番来取秀秀时，又有“正是：麦穗两岐，农人难辨”两句。西山一窟鬼可分十数回说完，又安知“碾玉观音”不可分七八回说呢？这些诗句也许可以说是插在一回书

中间作为点缀的，清平山堂话本里供给我们几个很明白的例子。如“陈巡检梅岭失妻”一篇，也不过五六千字，但很明显的分成十段，每段完，不但有“正是如何如何”两句收场诗句，并且在上面有“有分教如何如何”或“未知如何如何”的一句，收场一联后另有诗一首作下一段的引子。如第二段之末，“陈巡检不合听了孺人君语打发罗童回去。有分教如春争些个做了失乡之鬼。正是：鹿迷郑相应难辨，蝶梦周公未可知”。第八段之末，“行者回寺，只说陈去寻妻，未知寻得见寻不见。正是：风定始知蝉在树，灯残方见月临窗。”这种结束，和后来章回小说每回的结束完全相像，所争只是没有“且听下面分解”一句而已。“曹伯明错勘赃”和“错认尸”两篇也完全相同。“错勘赃”只有二千多字，也分六回，这可见大多数话本都是分成若干回说的，同时也证明话本并非说话人所用的底本，只是一个“节略”，专供听书的以至听不到书的人看的。

（三）篇名。京本通俗小说七篇的篇名都只用三五个字，和唐人小说的标题相同。清平山堂话本的篇名就有两类：仍用三五个字，如“简帖和尚”“西湖三塔记”等为一类，另一类如“柳耆卿诗酒玩江楼”“陈巡检梅岭失妻”“死生交范张鸡黍”等就和警世通言等书的篇名相似，也就和章回小说的回目相似。从前我们不明白章回小说何以要用那样特殊格式的回目，现在知道其源出于这些话本。清平山堂话本初露这种趋势，通言等书就篇篇如此，旧传话本收人其中也都改成回目式的篇名，如“碾玉观音”改名“崔待诏生死冤”，“菩萨蛮”改名“陈可常端阳坐化”。

话本的篇名格式何以会有这样的转变呢？元曲的体例给我们一个参考。元人杂剧照例也只用三四字做名字，但末尾却有一个“题目”一个“正名”，各用七八字，而且相对，正如小说的回目。如“汉宫秋”篇末作：

题目　　沉黑江明妃青塚恨。

正名　　破幽梦孤雁汉宫秋。

这是臧晋叔元曲选里常见的格式。覆元刊的杂剧三十种里所见，便往往作四句，题目正名各两句，如“关大王单刀会”作。

题目　　乔国老谏吴帝。

　　　　□□□休官职。

正名　　鲁子敬索荆州。

　　　　关大王单刀会。

现在“碾玉观音”篇终也有这么四句，

“后人评论得好：

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

郭排军禁不住闲磕牙。

璩秀娘舍不得生眷属。

崔待诏撇不脱鬼冤家。”

“合同文字记”后面也有

“正是：

李社长不悔婚姻事。

刘晚妻欲损相公嗣。

刘安住孝义两双全。

包待制断合同文字。”

这一路词句和一般的收场诗不同，和杂剧的题目正名相类。我们不妨设想，当初编印话本和剧本都有在篇末用四句话隐括全篇情节的风气，而剧本又常用最后一句做杂剧的正式名称，虽然另有简称。后来多数话本都放弃了这个四句头的办法，但有一部分话本却采用杂剧式的繁称做篇名。到了明朝，编小说的人爱上了这个格式，所以通言等书一律采用这一式篇名。同时杂剧的题目和正名已由四句减为两句，于是小说家的回目也是一回书必用两句做回目。通言等书虽一卷只有一个篇名，但第一卷和第二卷，第

三卷和第四卷，篇名必成对偶，如通言第一卷作“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第二卷必作“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这都是受了杂剧的题目正名的影响。

以上就话本的体例说了好些话。这并不是说，宋元话本的重要仅在表示中国小说体裁的演变这一点上。这些话本本身的文学价值也很高。但文学作品的好处只有自己去读才能领会，从旁解说，如何轻灵，如何朴质，仍然是不著边际，未免隔靴搔痒。倘若要问我自己的爱好，那么我不妨说我最爱“西山一窟鬼”和“简帖和尚”这两篇，其次则“碾玉观音”和“志诚张主管”。假如有人说我委屈了后面这两篇，那我也可以把这四篇的次序倒个过儿。诚如浦江清先生所说，收入京本通俗小说的七篇确是篇篇可读，但清平山堂话本里耐读的就不多了。“快嘴李翠莲”别有风趣，但不是好的小说。“西湖三塔”和“洛阳三怪”两篇和“西山一窟鬼”是一路，可是叙说的细致差多了。“杨温拦路虎”前半篇很好，可惜后半篇不能相称。

京本通俗小说现在已经很容易得到，清平山堂话本在后方还难得看见，引“简帖和尚”一段以见一班：

> 去枣槊巷口一个小小底茶坊，开茶坊人唤做王二。当日茶市方罢，相是日中，只见一个官人入来。那官人生得（中略），入来茶坊里坐下。开茶坊的王二拿着茶盏，进前唱喏奉茶。那官人接茶吃罢，看着王二道：“少借这里等个人。”王二道：“不妨。”
>
> 等多时，只见一个男女托个盘儿，口中叫“卖鹌鹑馉饳儿。”官人把手打招，叫“买馉饳儿。”僧儿见叫，托盘入茶坊内，放在桌上，将条篾篁穿那馉饳儿，捏些盐，放在官人面前，道：“官人吃馉饳儿。”
>
> 官人道：“我吃。先烦你一件事。”僧儿道：“不知要做甚么？”那官人指着枣槊巷里第四家，问僧儿：“认得这人家么？”僧儿道：“认得。那里是皇甫殿直家里。殿直押衣袄上边，方才回家。”官人问道：“他家有几口？”僧儿道：“只是殿直，一个小娘子，一个小养娘。”官人

道："你认得那小娘子也不?" 僧儿道："小娘子寻常不出帘儿外面。有时叫僧儿买馉饳，常去，认得。问他做甚么。"
官人去腰里取下版金线箧儿，抖下五十来钱，安在僧儿盘子里。僧儿见了，可煞喜欢，叉手不离方寸，"告官人，有何使令?" 官人道："我相烦你则个。" 袖中取出一张白纸，包着一对落索镮儿两只短金钗子，一个简帖儿，付与僧儿。道："这三件物事烦你送去适间问的小娘子。你见殿直不要送与他；见小娘子时，你只道：官人再三传语，将这三件物来与小娘子，万望笑留。你便去，我只在这里等你回报。"
那僧儿接了三件物事，把盘子寄在王二茶坊柜上。僧儿托着三件物事入枣槊巷，来到皇甫殿直门前。把青竹帘掀起，探一探。当时皇甫殿直正在前面校椅上坐地，只见卖馉饳的小厮儿掀起帘子猖猖狂狂的探一探了便走。皇甫殿直看着那厮震威一喝，便是：
当阳桥上张飞勇，　　一喝曹公百万兵。

"简帖和尚"事亦有所本。夷坚志"王武功妻"条即记此事。

京师人王武功，居籍坳巷。妻有美色。缘化僧过门，见而悦之。阴设挑致之策，而未得便。会王生将赴官淮上，与妻坐帘内，一外仆顶合置前……

以上五六百字一段说话，只是敷演"阴设挑致之策"六个字而已。我们两相比较，不能不佩服这个话本编者的技术。

我们平常总觉得为什么唐人写得那样好的传奇小说，到了宋人手里反而退步了呢? 箸夷坚志的洪迈就曾经说过："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 但是他自己为什么只写"王武功妻"式的随笔，不把他写成媲美唐人的传奇呢? 文人学士放弃了这个工作，另有一批无名文学家接受了下来。并且他们舍弃了传统的文字，另从老百姓的口头采取了一种新的工具，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没有这些无名的开路人，那里来的曹雪芹? 那里来的吴敬梓?

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成都广播电台讲稿，三十三年二月十四日改写。

（原载《国文杂志》，第3卷第2期）

这、那考原

近代汉语里的指示代词，近指用这，远指用那，分别与古代的此和彼相当。

这在早期文献里多写做者或遮，这两个字的《切韵》音都是tśia。至于这字，本是“鱼变切”（ngiän），何以会让人借来标写这个语词，并且终于排挤了者和遮而成为这个语词的惟一写法，现在说不出个道理。这三个字形里头，晚唐、五代的俗文学里多数写者或这；《传灯录》里几乎无例外地用遮，而几种单行语录又多作者或这；宋儒语录及宋人诗词笔记中以这为多，间或也有遮；宋人平话和金、元曲文里就一律只有这了。遮和这的实际分配情形很难究诘，因为传钞翻刻的时候往往有改遮为这的，如宋刊《传灯录》的遮字在明藏里就多数改成这了。除了这三个字，又有沿袭地写此而实际上可以断定是代表口语里的这的，例如说此个。底下是这几个字互见的例子：

这个修行是道场。（维摩诘 17）
此个名为真道场。（又 19）

虽然如此，也须实到者个田地始得。（云门 546）
虽然如此，汝亦须实到遮个田地始得。（灯录 19.10）

这里将人马老小尽底移去襄阳府。（挥麈录余话 2.22）
待我遮里兵才动，先使人将文字去与番人。（又 2.23）

此个气味为上下相咻，无不如此者，这个风俗如何得变？（李延平集 2.36）

这字虽然跟此字时有互文，但从语音上看，似乎并没有直接的历史关系。这这个语词的“本字”大概就是者字。者字在古代

本有指示的作用，如“仁者，人也”，“杀人者”，“儒家者流”，所以《说文》才有“者，别事词也”的定义。但在现在可见的文献里头，者字的指示作用已经限于如上的几种特殊场合，普通场合的指示代词则以兹、斯、此、是诸字为主，而此字应用尤广。以后也许因为方言消长之故，者又取此而代之；后来又为了避免跟文言通用的者字相混，或是因为这个语词的声调已变，才有遮和这的写法。者是上声，而现代的这是去声；这个语词在宋代已经是去声，可以用下引二事来证明：

只者天时过湖得，长年报道不须愁。（诚斋集 35.330）

者字下自注“去声”；又，

刘贡父觞客，子瞻有事，欲先起。刘调之曰：“幸早里，且从容。”子瞻曰：“奈这事，须当归。”各以三果一药为对。（宋阙名，朝野遗记 18）

这谐蔗，蔗去声。当初遮字改写这，恐怕跟这个声调的变动也有关系，遮是平声字，不能真实地代表这个语词。

这个语调的古今语音大概可以记为：* ȶi̯ăg→tśi̯a→tʂə。

那字跟古代的远指指示代词彼（或夫）毫不相干，倒是跟第二身代词尔和若有关系。尔和若在古代也有指示的用法：先秦用若，如“君子哉若人！”（《论语·宪问》）但魏、晋以后多用尔，如《世说新语》里“尔时”、“尔日”、“自尔”、“尔多”、“尔馨”等就屡见不鲜。因此唐钺先生在《白话字音考原》（《国故新探》卷二）里就假定那是尔的音变。可是如果从语音上考察，似乎不如假定那从若出较为合适。不错，那字在中古是上声（原来是平声，《广韵》哿韵注：“俗言那事；本音傩”），而若字通常是入声（药韵“而灼切”ńźi̯ak）。可是若字又有马韵“人者切”（ńźi̯a）一读，注云：“干草，又般若……，又虏复姓……《周书》若干

惠……《后燕录》有若久和。”可见南北朝时拿若字跟外国字对音都是作上声，焉知这个音不也有所本？果真如此，若变成那是很有可能的，可假定是*ń ịăg→ń ẓịa→na。

要是那从若出的假设可以成立，我们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近代汉语的两个指示代词，这和那，在上古是*ṭịăg和*ń ịăg，不但韵母完全相同，声母也属于一组；在中古同是上声，到近代又同转成去声。这两个代词之间的平行现象是很显著的。

其次可以注意的一件事是若字原来兼为第二身代词。指示代词跟三身代词在来源上有密切的关系，多种语言里都有或显著或隐微的例证。法国人 W. Bang 就曾经注意到这个现象，他的结论是：初民先有指示的概念，后有三身的概念。第一身往往跟近指代词同源；远指代词又分较近较远两类，前者大多跟第二身相关，后者大多跟第三身相关。① 汉语里只有第一身代词跟指示代词没有发生过关系。古代多借指示代词为第三身代词，如之原来是近指代词，其原来是中指（较近的远指）代词，彼原来是远指代词。中古时候这个第三身代词的系统崩溃了，他字由另一途径来继承这个位置。同时，远指代词也跟第三身脱离关系，彼完全让位给跟第二身有关系的那。② 这也是很有趣味的一个变化。

［附记］——这和那的由来，章太炎都已经见到。《新方言》卷一里说：“今人谓此为者，如“者回”、“者里”、“者番”、“者个”是也，禅人语录多作遮。”又说：“又指示者或曰那个，那与若亦一音之转。”皆语焉而不详，因重为考校如上。

---

① 见所著 Les langues ouralo - altaïques（1893），引见 O. Jespersen, 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1924），p. 124.

② 方言里指示代词有其字系统的。

非领格的其

现在白话出身的青年初学文言，往往把其字当他字用，用在不是领格的处所，例如："吾往访友，其已出。"这是公认为不通的。可是如"翌日即将其送往总局"之类，常常可以在报纸上看见，我们说这是习非成是。

其字只能用在领格，这是先秦的用例，正统的文言是以严守先秦用例为宗旨的，所以不承认其字的这种用法。其实汉、魏以后这种非领格的其字已经屡见而不一见，如：

可引军避之，与其空城。(魏志 7 陈登传)

今夕风甚猛，贼必来烧军，宜为其备。(又 26 满宠传)

从子将婚，戎遗其一单衣，婚讫而更责取。(晋书 43 王戎传)

然吾与其有言矣，不可不救。(又 101 刘渊载记)

赐其乳婢一口，谷一百石。(又 105 石勒载记)

诸偷恐为其所识，皆逃走。(南齐书 26 王敬则传)

此人事我忠，我身后人必为其作口过，汝勿信也。(又 31 荀伯玉传)

民有饷其新米一斛者。(又 53 刘怀慰传)

神人与其玉印玉板。(又 53 裴昭明传)

孔稚珪从其受道法。(又 54 褚伯玉传)

臣下车之始，与其为约。(隋书 62 刘行本传)

以上用其字作宾语，照先秦的用例该用之字（其中有连之字也不能用的）。底下的例句里其字用作主语，在先秦的用例是既不能用其也不能用之的。

其若见问，当作依违答之。(宋书 99 刘邵传)

其恒自拟韩、白，今真其人也。(南齐书 25 垣崇祖传)

奉敕遣胡谐之、茹法亮赐重劳，其等至，竟无宣旨……臣累遣书信，唤法亮渡，乞白服相见，其永不肯。（又40鱼复侯子响传）

公所道臧荣绪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禄，甚佳。（又54臧荣绪传）

这类例子这样繁多，我疑心在口语里有根据；换句话说，其字在口语里早已扩充到领格以外。后来有渠字——始见于《吴志》18《赵达传》："女婿昨来，必是渠所窃。"——大概就是其的变式。六朝的非领格的其可能就是传写口语里的渠。

伊作你用

在金、元人的曲文里，伊字常作你字用，例如：

你把笔尚犹力弱，伊言欲退干戈，有的计对俺先道破。（董西厢 92）

俺也不似别的，你情性俺都识。临去也，临去也，且休去，听俺劝伊。（又 229）

我于伊志诚没倦怠，你于我坚心莫更改。（又 253）

门旗开处，楚重瞳阵上高呼："无徒……我看伊不轻，我负你何辜？"（元杂 12.5）

比及你远赴京华，薄命妾为伊牵挂。（元 41.2.8）

我这里吐胆倾心说与伊，难道你不解其中意？（又 43.3.7）

早知你病在膏肓，我便可舍性命将伊救。（又 55.3.5）

谁向官中指攀着伊？是你那孝子曾参赛卢医。（又 79.4.23）

这些例句里伊和你互见，我们可以断定伊字不作他讲。伊字单用的例子难于决定，但如下例就显然是作你讲的：

三娘告启刘知远，"伊自参详：我因伊吃尽兄打挄，今日高迁，宝印我收藏。"（刘知远 16）

甚至宋人词里的伊字也有该作你讲的也未可知。

何以会用伊字来代你呢？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利用伊字的平声来协律，因为你字没有一个平声的同义字，不像我字可以利用咱字。

他字无所指

他字常常是无所指的。有很别致的一类例子是底下的这些个：

今夜里弹他几操，博个相逢。(董西厢 138)

敢前生少欠他几盏黄汤债？(元 24.4.6)

议定五两粜一石，改做十两落他些。(又 3.0 白)

把这荷花画他几枝（儒 1.2)

托个伙计过去和参行里要他二两原枝来。(红 77.3)

家里不是有前日得的那四个大花雕吗？今日咱们开他一罈儿。(儿 15.16)

大家闲口弄闲舌，何不猜他一番。(又 29.12)

再叫上他几个泥水匠，人多好作活。(又 32.3)

等着，咱多早晚置他两张机，几呀（架）纺车子。(又 33.43)

咱有了银子咧，治他二亩地，盖他几间房，再买他两只牛咧。(侠 80.9)

没事可以养养蚕，织他五匹绸子。(聊 6.7)

你每天作他一篇，我替你看看。(又 8.5)

一辈子改他三百六十行。(曹禺，正 12)

咱则这里跪者；若是张孝友孩儿一日不下船来，咱跪他一日。(元 8.2.2 白)

今日歇他一日，明日早下山去。(水 34.4)

倒莫如遵着太太的话，睡他一天，倒也是个老正经。(儿 35.35)

此外，我们时时可以听见“走他一趟”，“试他一试”，“喝他一杯”，“打他两牌”，“写他一篇”这一类的话。

上面例句，除最后三句外，里头的动词都是外动词，后头自

有宾语；最后三句里的动词是内动词，但是后边有时间词作“准宾语”（quasi - object），形式上和其余的例句相近。在这中间插上一个他字，在句子的结构上找不着一个位置。从形式上看，也许可以或应该解作“副宾语”（secondary object 或 dative object）；可要是从它的作用方面看，这个他字既然无所称代，实在是前面的动词的一个附属字。这些例句里头的动词都是单音词，这个他字可以凑一个音段，这种用法和古代的“填然鼓之”，“浡然兴之”（《孟子·梁惠王》）可以相比。英语里有 foot it，cab it，lord it 等说法，it 也无所指，但是动机不同，不是凑合音节，而是确定前头的名词的动词用法。

另有一点：这些例句里的宾语或准宾语都有数量加词；不是这种形式的宾语，前边的动词就不大能附带他字。这不知为什么缘故。也许是那种句子里头的他字容易误解成实有所指？

三身代词前有加语

近人的文章里头有在三身代词前头加上加语的，如：

落在这样生疏的甚至还有些敌意的环境中的他们俩。（茅盾，大泽乡）

但是囊中很羞涩的我，也不能上什么地方去旅行一次。（郁达夫，春风沈醉的晚上）

乐园的门关了，将可怜的他关在门外。（冰心，集233）

这几位作者也许有意无意的在玩点儿“欧化”。事实上，旧时词曲里倒也有这样的例子，如：

有何不可，依旧一枚闲底我。（樵歌，下3）

无那，无那，好个凄惶底我。（向滈，全宋词97.6）

破寂寞，掩空斋，好一个无聊底我。（放翁词6）

把宝鉴儿拈来强梳里，甚全不似旧时节风韵我。（董西厢247）

绣旗遥见英雄俺，我教那半万贼兵唬破胆。（西厢2.0.11）

我已多情，更撞着多情底你。（金谷遗音14）

都为可憎他，梦断魂劳。（白雪，后2.67）

枕边憔悴我，灯下可憎他。（群玉3.8）

只是散文里少见。底下这两例里头，第一例是禅家的机锋，第二例所加的不是普通的形容词语：

寂寂无依时如何？——寂寂底你。（灯录24.1）

这么大远的个道儿，再带上这么个我，越发叫他受了累了。（儿40.23）

大约这种语法在口语里并没有怎么通行过。

加语有限制性和修饰性之分，三身代词本身已经极其确定，无所用其限制，上面这些例句里的加语都是修饰性的。只有《庄

子·田子方》里的“忘乎故我”和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里的“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那倒是限制性的例子。

英文汉译例述

引　言

去年偶然有一个机会教了一个时期的翻译。学生是大学一年级的程度；因为是一个特种的班级，取录另有标准，他们的英文程度平均要比普通一年生高些。当时每星期练习一次，每次译四五句单句或一小段连贯的文字，在第二次上课时提出四五种译文来讨论，有时我自己也补充一两种。现在就在这些练习里头拣选若干句，提供本刊读者参考。

每一例的几种译文里头，有正有误，有小误亦有大误。讨论翻译，严格说，应该限于通解原文而互有短长得失的几种译法；错误的译文似可不在讨论之例。然而严几道论译事三难，首举“信”字。不信之病，通解原文而故为曲笔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是因为不解文义，或至少未能确实把握其隐微曲折之处。现在把错误的译文一并列入，指明致误之故，对于同类文句的了解也许不无用处。虽然在讨论翻译的标题之下进行诠释文义的工作，有点文不对题，但求有补于英文之学习，也就顾不得了。

1

The first thing is to get the facts as they are.

（甲）第一件事是要得到他们现在的事实。

（乙）首先必须能如彼等获得事实之真象。

（丙）首先必须明白事实之真相。

〔评较〕甲乙两种译文皆误。致误之原因在不知 they 字即指 facts，以为另指一些人，故有“他们”“彼等”等字样。照甲译，原文应为 the facts about them；照乙译应为 as they do. 今云 as they are，即“如其本来面目”之意，译为“真相”最合。（乙译既译作“真相”，又有“彼等”，不知何故。）英语之第三身代词应用范围远较中文为广，若拘泥中文习惯，以为必指人物，即往往误解文义。

2

He raised our expectations only to disappoint them.

（甲）他鼓起我们的希望，志在使他们失望。

（乙）他对于他们已失望，乃提高我们的希望。

（丙）他鼓舞我们的希望，结果仅使我们失望而已。

（丁）他唤起我们的期望，徒然使我们失望。

〔评较〕甲乙误，丙丁不误。此句有两点宜认清。第一，to disappoint 非寻常表示目的或用意之无定式，乃表示结果者；凡无定式之前有 only 者大率皆表结果。第二点为 they 即指 expectations，甲乙两译皆误。以 they 为指与 we 相对之人，其误与前例之不明 they 指 facts 相同。甲复以此处之无定式为表目的，其误尚在情理之中。乙则除不明上述两点外，又不明 disappoint 一字之用法（对于他们失望，乃 was disappointed by them），故译文与原意相去更远也。raised 一字，诸例有鼓舞，提高，唤起各种译法，似以“唤起”为最合，“提高”含有“原有某程度，今再加高”之意，raies 亦可有此义，但此处不适用。

3

At first Great Britain stood as usual half in and half out of continental affairs.

（甲）英国对于欧洲大陆的事件，在最初，总是依他一贯的作风，不完全插足进去，但也不是完全不问。

（乙）初期之大不列颠对于欧陆政治，惯用骑墙政策。

（丙）大英帝国最初对于欧洲大陆的事情，一如其平时之作风，时而干预，时而不理。

（丁）一开头，英国依照他的一贯的大陆政策，对于这次的事件，似过问似不过问。

（戊）英国对于欧洲大陆的政治，照例是似理会似不理会，这回一开头又是如此。

〔评较〕Great Britain 译“英国”为妥，“大不列颠”嫌生，“大英帝国”不合。此句之重要词语自为 half in and half out，甲、丁、戊三种译文皆合；丙译“时而”偏于 not always in 之意，似与原文 not completely in 之意有间，但实际上原是二而一的。乙译“骑墙政策”颇易误会为“随风倒”，而事实上英国常倒向弱者的一遍，即所谓 balance of power 之政策。由此可见利用中文成语不可不十分小心。此句尚有一重要关键，即此句为概论性质乎？抑指特殊之一事件？从句首之 at first 与中间之 as usual 可推知是后者。as usual 与 as a rule 大有分别，若是概论性，当作 as a rule G. B. stood for a while half in, &c，甲丙两译俱未能认清此点，乙译“初期之”更谬。

4

I do not become the King's first minister in order to preside over the 'liq-

uid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甲) 因为要主持大英帝国的总清算，我就没有就英皇的首相之任。

(乙) 我并没有变成英王的首相去主持大英帝国的清算事宜。

(丙) 我做英国的首相，不是为清算大英帝国而来。

(丁) 我当英国的首相，不能使大英帝国在我手中崩溃。

(戊) 我不能让自己成为清算大英帝国之首相。

〔评较〕甲译大误，但其误易见。乙译照字面敷衍，模棱两可。其实仍是未能通解原文意义。后三种译文，意义皆不误，但丁、戊两译语气比原文直率。此句关键在 not 一字，此字所否定者非 become，而为 inorder to 以次之词语。甲译之误即因以 not 为否定 become 者。英文用 not，常有尽先位置之趋势，不似中文之多数紧接在被否定的部分之前，不可不注意。例如 I do not come to see you 不是"我不来看你"，是"我不是看你来的"；又如 we do not wait three hours to be shown empty house，我们恭候三小时，不是要看一所空房子。

5

The circus was to us everything everything else we knew wasn't.

(甲) 这马戏班里的事全不是我们所知道的事。

(乙) 这马戏班有种种玩艺，但我们一点也不懂。

(丙) 马戏班代表我们所知的其他事物所不能代表的一切。

(丁) 我们所知各种事物之所无者，马戏班中皆有之。

(戊) 我们所不能得之于其他事物者，皆可得之于马戏班。

〔评较〕甲、乙两种译文皆误；若照此译文，则原文应为 Everything in the circus is strange to us 之类。错误之原因在不知两个 everything 之意义不同：第二 e. 为寻常意义，指实物，第一 e. 则指各种属性，或代表各种属性之实物。was e. = meant

e. 或 had every attraction. 丙，丁，戊三译皆不背原意，戊似最达。注意三译皆不拘 was 之字面意义，而用“代表”“有”“得”等字译之。至于此句之有小句（省两个 which），为了解此句者所必先知，自更不待言。

6

Listen to those girls. They will talk about anything! And they won't talk about any thing else!

（甲）听那些女孩子。她们爱谈任何事！而不谈任何其他事！

（乙）听那些女孩子。她们任何事都要谈！只有一件事不谈！

（丙）听那些女孩子。她们什么事都在谈论之列！可是也总不出于那一点儿！

（丁）你听那些女孩子说话。她们什么事都谈！而且别的什么都不谈！

〔评较〕不说出这三句话的背景，单拿这三句来叫人翻译，似乎有点不公道，可是聪明的朋友还是不难猜出这些话的意思。这里的关键又在 anything 一字：第二个 a 是普通的意义，第一个 a 表面上也没有什么特别，但言下含有 even that sort of thing.（比较 He will be back any day 含有 even to day 之意。）如此则次句 else 一字自有着落。丁译已明此意；译文和原文一样含蓄；若无需如此含蓄，则第三句头上可加“这还不算”一语，便更显豁。丙译之第三句，就字面论，也不能说是大错，但实未明原文义蕴。原文正是着重“诸事不谈，只谈此事”之意，丙译却以为“所谈无足轻重”，所谓差之毫厘也。甲译照字面敷衍，不成文义，试问“任何事”之外还有什么“任何其他事”？乙译“只有一件事不谈”适与原意相反，乃于不解之中强求出路，因而南辕北辙者。

7

We try to account for it in all sorts of ways but the right one.

（甲）我们试用各种方法去解释它，但对的只有一个。

（乙）除开正确的一个，我们用各种方法去解释它。

（丙）我们用尽种种方法去解释他，都没有对。

（丁）我们试用种种原因来解释，偏偏想不到那真正的原因。

（戊）吾人试作种种解说，而独遗漏其正解。

〔评较〕甲译大误，不但不知 but 字应作 except 讲，又不明 one 字之称代用法（此处代 way），结果遂与原文意思相去千里。乙译于 but 及 one 之字义皆不误，而将“除开——”一语置于句首，便有有意不取正确解释之嫌疑。丙译将下半句译作“都没有对”，与原文意义并无不符，但未能道出原文重视此点之意。丁译在此处加“偏偏”二字，能传出重视此点之口气，用“想不到”代“除开”亦能避免有意为之之嫌疑。甲乙丙三译皆用“方法”译 ways，微嫌不合——way 字应作“这样”“那样”的“样”字讲，观于英文在其前用 in，中文在“方法”前用“用”，即知此二字在此处不切合——反不如丁译径用“原因”之能遗貌取神也。戊译撇开“方法”“原因”等字，直说“作种种解说”，似于原文更为合式，但白话中无此说法，不得不落形迹。“独”字作用与“偏偏”同，此处能安；“而”字，亦文言方便处。

8

There are two mistakes into which men fall according as they exaggerate the present to the neglect of the future, or the future to the neglect of the

present.

（甲）人们最易陷入两种错误，不是对于将来之忽略而夸张现在，就是对于现在之忽略而夸张将来。

（乙）人们往往因有重视现在而轻视将来或重视将来而轻视现在之两种倾向，而陷入两种错误。

（丙）有两种错误人人易犯，不是太注重现在而轻视将来，就是太重视将来而忽略现在。

（丁）人之常情，非过于重视现在因而忽视将来，即过于重视将来因而忽视现在，二者皆足以陷其人于错误之途。

〔评较〕此句可讨论者有数点。其一为 exaggerate 之译语。甲译“夸张”，不及余译“重视”或“注重”之妥适，而丙丁两译于其前加一“太”字或“过于”，尤为恰当。其次为 to the neglect of 之译法。甲译之“对于将来之忽略”云云，可谓不成话说，盖于原文尚欠了解，未可以直译解嘲者。乙丙皆改译 neglect 为动词，而用一“而”字与 exaggerate 契合，自是中文正当办法，丁译用“因而”更为密合。第三点为“或”与“不是——就是”之比较。“或”字略嫌疲弱，然亦无大关系；且在乙译之句法亦只能用“或”字。最重要之一点，亦即最不易觉察之一点，为 according as 之作用：原句所举二事非即所云两种错误，乃指犯两种错误者所各自具有之性向。（两种错误为何，下句言之。）甲译不待言，丙译亦犯此失，故虽文句流畅亦不足取。乙译虽累坠，却能认清此点，然不及丁译略变句法之为得。比较四句译文，甲译不信亦不达，乙译信而不达，丙译则达而不信（假使不信而犹可言达），较可取者为丁译。

9

They have their code, such as it is, and upon the whole, I think they act up

to it.

（甲）他们有他们的法典，但也不过如此，我想他们全体实行的。

（乙）他们也有他们的所谓道理，大概说来，他们也依着他们的道理行事。

（丙）他们也有他们的规条，而且一般说来，能遵守这些规条；至于这些规条是些什么，姑且不管。

（丁）彼等亦自有其行事之准则，其有当与否姑置勿论，且大体言之，彼等之言行固能一致也。

〔评较〕此句连用三个熟语：such as it is，upon the whole，act up to it，译者有一不解，即不免错误。甲译以 upon the whole 为“全体”，大误；以“不过如此”译 such as it is，亦似是而非；而“实行”亦扣不紧 up to it；结果，全句译文不独不合原义，自身亦不连贯。其余三种译文皆通解原文而后执笔者，所分别者在 such as it is 一语之译法。此语甚难译。丙丁两译皆不惮词费，说明其义蕴。然原文只是一个插语，轻轻带过，丙译拆出另起一句，未免过重；丁译置于原来位置，轻重较适当，而在中文中此种位置又微嫌不惯。乙译改作“所谓”，虽不详尽，而语句自然，转觉可取。act up to it 一语，丁译“言行一致”甚好。code 一字，甲译“法典”固是过分，乙译“道理”亦太空泛，丙丁较佳。(such as it is 有“道其所道”意，乙译用“所谓”，用“道理”，或皆受此语之暗示。)

10

As the spirit is exhausted by overwork , so it is destroyed by idleness.

（甲）过度的工作能使精神疲乏，如同游手好闲能使精神散漫一样。

（乙）正如过度工作能耗竭我们的精神一样，悠闲懒散也能摧毁我们

的精神。

（丙）工作过度要使精神疲惫，但游手好闲更易使精神堕落。

（丁）要说是过度工作会使精神衰弱，那末不事操作也会使精神败坏。

（戊）过逸则神废，犹之过劳则神竭也。

〔评校〕此句之关键在 as—so。此为一极常用之类比连接词，并不难解。惟相比之二事，一宾一主，as 之后为宾，so 之后为主，不可不辨。甲译之误即在以宾为主，以主为宾；乙译便不误。乙译顺原文之次序，先宾后主（中文旧来惟不用"犹""如"等连接词方可先宾后主）；戊译遵中文之惯例，先主后宾（文言于此等处尚未欧化）。英文亦有用先主后宾之次序者，只用 as，不用 so 也。丙译"但"字"更"字俱嫌过火，原文只是引此喻彼，并无权衡轻重之意。丁译"要说是——那末——也——"亦有类此之较量意味，不及"犹""如"之适如其分。此外有次要之两点可说。一，idle 一字与 lazy 有别，lazy 言一人之性情，有事不作，懒惰是也；idle 则言一时之情态，或有事不作，或无事可作，闲散是也。以此为准，"游手好闲"似于 lazy 为近。二，exhaust 与 destroy 均有译为动词与译为"使——"之两途，惟甲之"散漫"与丁之"衰弱"俱可议；而丙之"堕落"尤不妥。

11

As is the case in every country, geographic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s have had great influence upon the English people.

（甲）照各国的情形看来，地理及自然的环境影响英国人民很大。

（乙）如像旁的国家一样，英国人民受地理的及自然的条件的影响很大。

（丙）与在各国所见之情形相同，地理的与物质的环境曾对英吉利民族发生极大之影响。

(丁) 地理的及自然的条件对于英国人民发生很大的影响；这也不但英国，各国的情形都是如此。

(戊) 一地之地理环境与物质条件对于其地之人民常有极大之影响，英国亦然。

〔评较〕此句翻译之费斟酌者为 As is the case in every country 一语之安排。此可有两种办法：或依循原句之句法，置于句首，如乙丙两译；或改变译文之句法，另出机杼，如丁戊两译。前者语气轻重恰当，而不免欧化；然此类欧化句式似亦已常见，不足为病。丁译颇有语病，“不但英国，各国皆然”，注重者为此一事象之普遍性，而原文则以各国为陪衬，仍以英国为主体。戊译先作原则说，而后以“英国亦然”一句拍合，虽形式上与原句差异甚大，精神上却相符合，而句法又极自然；若行文求免欧化，殆只有如此译法。甲译句法亦自然，此话之位置又与原句相同，然实译错：英国云云，如何能“照各国的情形看来”乎？conditions 一字，或译“环境”，或作“条件”，均无不可。physical 译“自然的”或“物质的”，亦无甚出入。惟原文分别“地理的”与“自然的”，读者或不免疑惑：二者似即一事，“地理的”已可包括一切自然环境在内。须知此为现代地理学发达之结果，旧时“地理的”一词仅指海陆位置而已。然此等说明，不在译人职分以内也。

12

As long as all that is said against me, I feel a certain assurance of success.

(甲) 倘若所有说的话都是反对我的，我就感到成功的自信了。

(乙) 我虽然受到别人的反对，但我自信必然能成功。

(丙) 人家越是反对我，我越觉能成功。

（丁）只要外人的议论全都是指斥我的，我就觉得有几分成功的把握。

（戊）人家反对我一天，我一天觉得有成功的把握。

（己）任何事情，只怕无人批评，若有人反对我，我倒觉得成功有几分把握。

〔评较〕此句难译之处在 as long as 一语，观于译文之纷歧可知。乙译之“虽然——但”显然不合，丙译之“越——越”亦嫌过甚其辞；作者不妨有此意，却未如此说。其余四句，或用“倘若”，或用“只要”，或用“一天一天”。As long as 表两事同始同终，其中自然含有条件关系，然与 if 不同：一则 if 不含时间上之延续性，二则 if 之句，其事之如此与否尚在未知之数，而 as long as 则已知其为事实。换句话说，用 if 则正负两面均为假设，而 as long as 则正面为事实，反面为假设。戊译“一天——一天——”虽略滞重，不失为正当办法。其次则“只要”亦可用。“倘若”之假设性过重，仿佛外人议论如何尚未知悉，与原文稍有出入矣。己译于原文之外，加以补充说明，用意甚好，但此句不一定如此讲。原作者作此言，亦可能有“世俗之见不足为凭，若为庸愚所赞许，转未必能有所成”之意。究竟所涵何意，上下文当能限定，译单句时似以仅守原文为佳。Certain 一字，不译亦无大害，乙译作“必然”，大误，作“几分”者是。然丁译将“几分”，系于“成功”，亦滋误会，己译得之。

13

Even so, the money necessary was still more than I could get hold of.

（甲）确是如此，钱的需要超过我的收入。

（乙）实在情形，我的收入仍然不敷支出。

（丙）即使如此，我能得到的钱仍不足所需。

（丁）就是这样，我还是凑合不出这么多的一笔钱。

(戊) 饶是这样，这个数目我还是巴结不上。

〔评较〕这一句话的主文的意思并不难懂，问题在 even so 二字。甲乙两译把 even so 作 just so 或 exactly 讲，较早的英语里本有这种用法，但现在已废。而且这样用的 even so 是独立的，而此处显然和后面的词语有连络，still 一字实与 even 相应，所以此处之 even 宜作“虽然”或“即使”讲，如其余三译。除这一点外，甲译把“需要的钱”译作“钱的需要”也不对。乙译作“支出”也不合；“收入不敷支出”是一种经常的情形，而原文显然只指某次临时用款说。(这又是一般和特殊的分别，参阅前举 Great Britain stood as usual——之例。)

丙译在词语上不能说是错，但这句话可有两种解说，视“即使”所即使者为何而定：或是即使我得到这笔钱，或是即使所需的钱减少若干。原文无此歧义，因为若是第一种意思，当作 Even though I could——it was still not enough 之类的说法。既然如此，译者也不得不设法避免误会。所以丙不如丁，丁不如戊。(当然，放在上下文中间，丙也不致误解，现在也是姑为求全之毁而已。)

还有小小一点：“即使”和“虽然”的意思毕竟有点不同，此处原文用 was，不用 would be，即使不看上下文，也可以决定是用“虽然”为妥。

14

My cousin Mourad enjoyed being alive more than anybody else who had ever fallen into the world by mistake.

(甲) 我的表兄摩拉德比其余堕落的人更会享乐。

(乙) 我的堂兄摩拉德比因错误而陷入生活之深渊者更能享乐。

(丙) 我的堂兄摩拉德比糊糊涂涂过一世的人更知道享受人生。

(丁) 我的堂兄摩拉德他享受人生比另一些错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要多得多。

(戊) 我的堂兄摩拉德是那些不该生于这个世界而不幸生于这个世界的人里头最能自得其乐的一个。

〔评较〕此句容易误解处为 fall into the world by mistake 一语。甲乙丙三译皆误；丁不误，然不及戊明白。乙丙两译不注意 else 一字，便似摩拉德不预于此不幸者之列，此亦由误解 fall——by mistake 一语使然。丁译“另一些”，不及“其余”；戊译改用 superlative，亦可。

Enjoy being alive 译“享乐”不甚妥，因此二字在中文中涵义较窄（使人联想及声色狗马）。“享受人生”，较好，微嫌生硬。“自得其乐”，可云偶然巧合。

more 一字，在英语中可附着于一般之动词，中文中用“更”字便不得不添一“能”字以为寄托之所。丁译“享受人生比——多得多”就似乎不顺眼。戊译改用“最”字，仍不得不添一“能”字。

Cousin 译“表兄”或“堂兄”，无可轩轾。此字既不分男女，又不别父系母系，乃至不辨长辈平辈，翻译者见了最为头痛。

15

Scarcely had he entered the room, when he broke out in insults.

(甲) 他受辱而突然走出之后，就很少再进此屋来。

(乙) 他还没有走进屋子，就开口骂人。

(丙) 他才进屋子，就口出怨言。

(丁) 他一进门就破口大骂。

〔评较〕第一句当然是大错特错。虽然错得如此离奇，却非

完全信口胡诌，乃因误解 broke out 之义，又将上下两小句时间先后颠倒之故，而所以会颠倒先后，又因不明 scarcely 一字在此句内之作用。

Scarcely 与 hardly 二字，其义近于 not 而又不似 not 之斩截，论英语语法者或称之为“半否定词”semi-negatives，中文实无铢两悉称之译语。他处有时可含混言之作“不”，但在 scarcely had——之句法中，则与其说是偏于否定，无宁说是偏于肯定；故乙译之“没有走进”不如丙丁之“才进”和“一进”。至于两小句之时间先后，则从两处之动词时式已可推知，不独有 scarcely 之句法必然前者先而后者后也。scarcely had he entered 实与 as soon as he entered 意义相同，但前者之两事紧接性更强；又前者只用于过去之事，后者则无此限制（参阅下句）。

Insults，义为“辱骂”，丙译“怨言”不妥。

16

The world is a very pleasant place to live in as soon as we accept the fact that other people have a right to live as well as ourselves.

（甲）一切民族共存共荣，这样的世界才可称为乐土。

（乙）当我们承认别人也有和我们同样生活舒适之权利时，世界就会成为一个乐园。

（丙）凡人皆得生活于此世界，他人与我俱有此种权利，只要我们承认此点，世界便是幸福之地。

（丁）我们一旦承认别人也和我们同样有生活的权利，立刻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也很不错。

（戊）同此世界，不独有我，亦复有人，苟明此理，自不至因世事之不尽如我意而悻悻然矣。

〔评较〕甲译依稀仿佛，认识未清。其误其二：一，此处

people 不作“民族”讲，若作此解，应取复数式 peoples，今不然也；二，“才”字殊无根据，as soon as 之语气宜用“就”，不宜用“才”。As soon as 在此句内，以时间关系词兼假设关系词之用，翻“一旦”最恰当，“若是”“只要”亦可，“当”字嫌不够。乙丁两译皆循原文句法；丙戊两译略加改易，多一停顿，以中文习惯不用冗长小句也。

The world is 实有 we shall find it to be 之意，故丁译作“就会觉得”似更透彻。A pleasant place 仅可说是“好地方”，“乐园”“乐土”皆嫌过火，“幸福之地”亦嫌不词。仍是丁译较好。戊译从反面说，亦能曲达，有时固不得不然也。

As well as 是一连接用语。只有“相同”之意，乙译误从实解。

17

Not till he had said good-bye to the manager and had found himself in the street did he realize that he had been politely refused.

（甲）不等到他向经理告辞，走到街上，他已经知道被人客气地拒绝了。

（乙）直到他已与那经理道别，并且走到了街上之后，他才发觉自己是碰了个软钉子。

（丙）彼已与经理告别，行至街中之后，始觉已被人婉言拒绝。

〔评较〕甲译颠倒两事之先后，大误；因不明 not till 句法故。此种句法确是容易使人迷惑，因 till 之用法本已不尽为中文所具有，加一 not 自然更易误解。此句之 not 在意义上属于 realize，全句可改为 He did not realize——till——，如此即不难明白。翻成中文可云“不到——不知道”，亦可云“直到——他才知

道"。甲译前用否定，后用肯定，又不顾两小句中动词之时式，而妄加"已经"二字，遂致与原文意义适得其反。

乙丙皆用"才"字式即两头肯定式（在此句确较"不——不——"式为佳）；乙比丙多一"直到"，语气略分强弱。乙译"碰软钉子"，大可不必；丙译"婉言拒绝"恰好。

18

They must be translated, as it were, into the sounds for which they stand before they become language or have any meaning.

（甲）当此音尚未成为言语或有其意义以前，彼等宛如被翻译然。

（乙）必于彼等变为语言或具有任何意义之前，依其实际情况译为声音。

（丙）他们必须先被翻为声音，因唯有声音方形成语言或具有任何意义。

（丁）文字者代表音声者也，故必先转字为音，如翻译然，乃始成为语言，具备意义。

〔评较〕此句骤视之似不易译；然若了知其意义，则并不难翻。欲了知此句之意义，首当追究 they 字所代为何。（英语第三身称代词为用较中文为广，前已言之。）此处既有 the sounds for which they stand 一语，虽无上文参证，亦可推知其为 letters (of alphabet)；把握此点，全句即迎刃而解矣。前三句皆未将 for which they stand 一语译出，此语不译本亦无大碍，然若因不解 (stand for = represent) 而不译，则于 they 之谓何亦必懵然，可以断言。

此句之第二关键为 before 一字。此字之本义为"于——之前"，而此处之作用与中文"方才"相当（比较：Food must be cooked before it can be eaten; you have to learn the alphabet before

you can spell)，盖与 17 句之 not untill 同为藉时间关系词表条件关系者。中文之“方才”“然后”亦以时间词表条件，但与 before 及 not until 取径不同。学者当观其会同，不可胶柱鼓瑟也。

甲乙两译于 they 及 before 既不能把握，译文意义遂不相属。乙译又误会 as it were 为 as it is，致有“依其实际情况”之误；甲译以全句论较乙译尤劣（因其全不了解），而此语却仿佛得之。丙译省译 as it were，亦未始不可，但加“因唯有声音”数字，又似可不必。丁译甚晓畅；若纳入上下文之中，第一小句或宜略改，如“文字既为声音之代表—”之类。

19

Mr. Motley is as rich and mean as his cousin is poor and generous.

（甲）莫特勒先生有钱而卑鄙，与其表兄之穷困而慷慨相似。

（乙）莫特来先生像他的表兄的贫穷与慷慨一般富有与悭吝。

（丙）他的表兄有多么穷而慷慨，莫特来就有多么富而吝啬。

（丁）莫特来有钱，可是吝啬，和他表兄的穷大方恰恰相反。

〔评较〕此句与以下两句皆用以说明一点：英语中之比较句往往不能用中文之同类句法译之。此句以甲事物之某一属性与乙事物之另一属性相比，实为中文所无。甲、乙、丙三译皆勉强应用比较句法，结果皆不佳。富而吝与贫而好施，绝不相似而云“相似”，殊令读者惶惑，此甲译之弊。乙亦有此弊，而句法之拖沓加甚。丙译不致令读者误会，但未免太将 as…as 之程度相同之意看重，略嫌过甚其辞。丁译表面上似乎未将同程度之意译出，实则原句仅借比较而显其相反，丁译抓住此点，转较丙译为轻重适当也。

甲译之“卑鄙”不妥，mean 字涵义甚广，就金钱方面言，

翻“吝啬”较合。“穷困”亦欠佳。

乙译用“与”翻 and，不妥。两形容词间之 and 以翻“而”为宜。(白话不用“而”字，亦是一不便。)

20

I believe this view to be as false as it is mean.

(甲) 我相信这个景致是假的，犹如它是平凡的。

(乙) 我相信这个见解是错的，因为它是卑鄙的。

(丙) 我相信这个看法，不但不忠厚，而且不正确。

〔评较〕此句之 as…as 亦不宜翻作“犹如”，“一般”等字样；此处以同一事物之甲属性与乙属性相比，亦为中文比较句所未见。此句原文虽用比较句法，用意在表示兼有此二属性，故丙译用“不但”与“而且”译之。虽原文多一层程度相同之意，译文未能达出，但在不能两全之处所，译者不得不权衡轻重，斟酌去取也。(19 句亦是如此。) 何以译文“不忠厚”与“不正确”与原文两形容词之先后次序不符，则又有说。原文假定读者已知此种见解为极不忠厚，然后说其不正确与其不忠厚相等；未知者先于已知者，此比较句之常例，若改作递进句法，即不得不作 not only mean but also false 也。

Mean 字在此句中既不可作“平凡”讲，亦不可作“卑鄙”讲，乃与 generous 相对待之字，“不忠厚”为最适宜之译法。或译作“小气”，亦可；如此，则 false 可迳作“错误”，较“不正确”为佳。

甲译 view 为“景致”，误。乙译 as 为“因为”，更谬。(且另一 as 又何说乎?)

附带可以一述者为 It is more theoretically interesting than

practically useful 之句法，亦为同一事物之两属性相比，中文中亦不能应用比较句法。此句宜如何翻译，读者不妨一试。

21

Men are much better than their ordinary life allows them to be.

（甲）人们比他们的平常生活所准许他们的更好。

（乙）人的本性比他们的日常生活准许他们表现的更好。

（丙）人性自有其优良高贵处，只是日常生活不给他一个表现的机会罢了。

（丁）忠贞仁爱之美德，人所共具，特寻常琐琐，无由表露耳。

〔评较〕甲乙两译袭用原文比较句法。甲译因 to be 二字难译而省去，遂致句意不明。乙译用“表现”译 to be（比较前举 The circus was everything 句用“代表”译 was），又在“人”后加“本性”二字，意思勉强可懂，但以中文无同类句法故，终嫌不达。丙丁两译改变句法，句意较显豁；“优良高贵”是泛语，自不妨，“忠贞仁爱”之类则须视此句用于何事，斟酌采用。两句皆不用“善”字译 better，因“善”“恶”相对，若云“人性本善……”便隐隐有平日行事止足暴露人性之恶之嫌，原文无此涵义；用“优良高贵”则反面仅为“平凡庸琐”，无此语病也。

此种 than 字后接一子句之句法，为中文所无，有时勉强可用“比”字译，但如能有较通达之译法，正不必拘泥原来之句式也。例如：The water was much deeper than we had expected，可译“水比我们预料的更深”，但不如“我们没有料到水会有这么深”。（此类变换句法之译法，自然须受上下文之限制，不可一概而论。）

22

The more difficult it is for anybody to concern himself in political matters, the worse it is for democracy.

(甲) 任何人关心于政治的事件愈加困难，民主政治愈加坏。

(乙) 人人愈难参与政治，愈不利于民主政治。

(丙) 人民参加政治之障碍愈多，民主政治之前途愈危险。

〔评较〕此句亦比较句法之一种。The…the 译“愈……愈”，自无问题，但甲译逐字直翻，意思晦涩，用“坏”译 worse for，尤易引致误会，大约译者于原文意义并未了解。乙译作“不利于”，甚是；惟前半句仍欠明白。丙译最畅达；下半句未必较乙为胜，只因求与上半句平行，故不取“不利于”之译法。

23

He learned his London at first hand and he came to under stand the comedy as well as tragedy of poverty.

(甲) 他自根本地方去研究伦敦，终于明白了贫苦人的喜剧与悲剧。

(乙) 他直接自伦敦获得许多教训，乃开始了解贫穷固是不幸，但贫穷亦有他的趣味。

(丙) 他直接熟悉伦敦，并且了解其喜剧与其贫困之悲剧。

(丁) 他之认识伦敦，由于亲身经历，因而知道贫穷有悲伤也有欢乐。

(戊) 彼之于伦敦，阅历既深，知之甚切，于以知贫民之生涯有其伤心惨目处，亦有其突梯滑稽处。

Learn 以译“认识”为宜，“研究”则似有意为之，“获……教训”尤不妥。At first hand 译“直接”不及“亲自经历”。

Come to 照字面讲为“开始”，然在此句中译为“终于”“因而”均无不可。

Poverty 可译“贫穷”，亦可译“贫人”。Comedy 与 tragedy 译“喜剧”与“悲剧”，在现今亦已不难了知；丁戊略加改易，似更明白。惟乙译“趣味”殊不足取。

“与”字两头平等，不足以表 as well as，“固……但”“不但……也”等又嫌略重，单用一“也”字较妥。丙译以 of poverty 为单承 tragedy，乃常见之错误。

原文为叙述语气，丁译上半句改为解释语气；微嫌不贯注；此种精微处所，略有出人，不足为病也。

24

The grocer seemed to be in a strange silence for a man who only a moment before had been so noisy with talk.

（甲）这刚才如此喧闹地谈话的杂货商，他好像一个异常沉静的人。

（乙）这杂货商看起来似乎非常沉默，谁知他顷刻之前还在与一人高声谈天呢。

（丙）此商人沉静以后似乎又是一人，因为他适才还聒噪不休。

（丁）这个杂货商此刻沉默得可怪，早一刻儿他还高声谈话来着。

（戊）这掌柜的真怪，早一刻儿那么话多，这会儿一言不发了。

〔评较〕此句之关键在 for 一字，此处直译应为“以一个刚才这么爱说话的人面论……”（比较 The boy is quite tall for his age，以他的岁数而论，这个孩子要算是很高。）甲乙丙三种译文皆未明此字之用法，丁戊了解句意而未取“以……而论”之译法。另一容易误解处为 strange silence，此 strange 仍是言其属性而非言其程度，应译为沉默得古怪，不可译为“异常沉默”。前三种译文亦未明此意。以此三种译文言，甲译前后矛盾，其误最

显。乙译似能自圆其说，然与原意不合。丙译大意近似，但观于“又是一人”及“因为”两处译语，殆仍是不解原文，误译而偶合耳。

25

They asked long lists of questions, numerically arranged, about the climate, products, laws, business chances, and statistics of the country in which the Consul had the honor of representing his government.

(甲) 他们访问很长的问题表，依数目排列，关于气候，物产，法律，商业机会，以及这个国度的统计，这个国度是这个领事有代表他的政府的荣誉的。

(乙) 他们拿依次列号的许多问题来问他，关于气候，物产，法律，经商的机会，以及他驻在那里代表他本国政府的那个国家的一切统计。

(丙) 他们问一长串的话，按着号数排列下来，问的是气候，土产，法律，有什么机会，与领事所报告于美国政府的该国的统计。

(丁) 他们拿许多问题，一二三四的排成很长的表，来问这位领事，问的是他驻在的国家的气候，物产，法律，贸易的机会，以及种种统计。

〔评较〕甲译是所谓直译，“这个领事有代表他的政府的荣誉”，实在不很明白，虽然多看两遍也可以猜出他的意思。乙译略去“荣誉”而加“驻在”二字，便明白得多。甲译把 in which ……这个形容子句割下来放在后而，乙译照中文习惯放在前面。这个子句是限制性的，不是赘加性的，非必不得已似乎不该割断；乙译虽然念起来略嫌累赘，还是比较可取。然“驻在”即“代表本国政府”之意，丁译只用“驻在”二字，即不觉冗长。丙译措词比甲乙都灵活，但“领事所报告于美国政府的该国的统

计”虽然非常明白，可是译错了，译者没有弄明白 representing his government 的意义，把他当 presenting to his government 译了。但果真如此，which 自是指“统计”，则 in 字着落何处？且“报告”是分所应为，又何“荣誉”之可言？但略一思索，不致有此误也。(丙译出于已故某名家之手，此处借来作陪。)

但甲乙丙三种译文有一共同错误：把 of the country 当作只管 statistics 一字，不知从 climate 起都受此形容语之管束。试问若只“统计”为“该国之统计”，“法律”又是何国之法律，“气候”“物产”又是何地之气候，物产？此仍是略一思索与否之问题也。这个错误与原文之标点不无关系：原文若不在 chances 之后加一逗点，也许误会之机会可以较少。但原文不得不在此处加逗，否则 statistics 即与 chances 平联，合为 business 所限制。

26

She knew I knew and she knew if she got funny I'd either ruin the romance or make her marry him, so she was very friendly.

(甲) 她很了解我，我很了解她；要是她遭遇困难，我得牺牲我们的浪漫司，让她同他结婚，因为她待我太好了。

(乙) 她知道我与她都很明白，假若她得罪了我，我既可毁坏我与她之间的爱情，又可使她与他人结婚，所以她待我很好。

(丙) 她知道我知道他们两人的事，一旦她对不起我的话，我可以破坏他们的好事，否则我也可以促成他们的婚姻，所以她对我很友好。

(丁) 她知道我知道她和他的事，她也知道她要是跟我过不去，我会叫她不得不和他断绝，或是叫她非嫁他不可，所以她对我很客气。

〔评较〕这句英文，除了 funny 一字有“发怒”“捣乱”之意，是现代美国的俗语外，可说无一艰深词语，可是这一句话可有如此意思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译文，未免有点奇怪。这件事指

点出我们现在学英文的一个通病：认识许多深奥的（甚至难得用到的）一些字，可是对于日常应用的字结合起来变化所能表达的意思（尤其是种种语气），简直没有把握。

这四种译文，甲译望文生义，简直是开玩笑，丁译完全没弄错，这两种译文都不必讨论，只讨论乙丙两译。乙译把 she knew I knew + she knew if…误会成 I knew and she knew 合作第一 she knew 的 object，这是断读的错误。第二种断法是一句无意义的话（她知道她知道：废话），但只叫读者糊涂，没有给他一个谬误的意义。底下便不然了。译者误以为 romance 是言者与“她”之间的恋爱，自然不得不以 him 为“他人”。于是这句话就成为一个受女性崇拜的男子卖弄他的地位的话，似乎可以自圆其说，但这句话的头上有一“她知道”即够，何必又“我知道”，又“她知道”？而且绝交还不够，又何必定要“使她与他人结婚”（有点不像惩罚）？这都是情理讲不过去的，至于 him 特指一人而非泛指他人，更不用说。

丙译为最近情的猜法，可惜仍然没有猜对。译者误以为“破坏恋爱”和“和他结婚”是对立的，一为“她”所惧，一为“她”所愿；如此看法，“如果她对不起我”自然只是前一事的条件，or 要当否则讲。但如果真是此意，either 一字便无着落，应该抹去，or 应改用 otherwise（最好改为 but if she was friendly 之类），其后应加 I'd，make 似乎也不及 let．现在用 either…or，则 if she got funny 之条件管以下两事，即知此二事同为“她”所不愿也。

27

The fatal flaw of magic lies not in its general assumption of a sequence of

events determined by law, but in its total misconception of the particular laws which govern that sequence.

（甲）魔术的致命的缺点，不在其为法律所决定之各种事实之结果之一般的假设，而在其为特殊法律所决定之结果之总共的错误概念之由。

（乙）法术之致命的缺点，不在其一般的假设——为定律所支配之事变的顺序；而在其完全错误的概念——关于支配此种顺序之特殊定律之概念。

（丙）法术之致命的缺点，不在其假定事变之相继受定律之支配，而在其对于此支配事变继次之具体定律怀有完全错误的概念。

（丁）法术之无可挽救的缺点，不在其假定世事相因，其中有一定不易之理，而在其提出若干错误之概念以为支配世事因果之定律。

〔评较〕甲译是一般不爱看翻译书的人嘴里所说的“天书”，在若干翻译文字（尤其是议论文字）中还是常常可以遇见。译者不得以欧化为借口，因为连看懂原文的人还是看不懂这种译文的。所以成为如此模样，一则因为译语不合，二则因为句意译错。magic 译“魔术”，law 译“法律”，event 译“事实”，sequence 译“结果”，完全与通用译语不合；在此处亦不合。total 在此处不应译“总共”，particular 译“特殊”在此处亦易滋误解，不如“各个”或“具体”。这是译语可商处，但更严重的是句意译错，比较以次各译可见。大凡只要句子的意思不译错，无论如何欧化都不至于成为天书的。

乙译比甲译好多了，但仍有可议之处。英语（以及其他欧洲语）都有把动词改作抽象名词，利用它把子句改成俗语的办法，而这个办法在中文很难模仿。此处 assumption … by law 云云，实源于 assumes that the sequence of events is determined by law；改成现在的句法以后，determined 一字仍有谓语的力量，不是仅仅一个形容语，乙译却把他当作原来是 assumes a sequence of

events which is determined by law 看了。下半句的断句法也没有必要。

丙译在这两点上都比乙译好，这应该是正常的译法。丁译更多一点触觉的工夫，看起来更省事，最宜于译较通俗性的文字；若在专门著作中，似不如用丙的译法，因前后均类此之词句，若句句求其通俗，必有扞格难行处，而读者有此种修养，亦不待译者通俗也。

丁译下半句似有误解 misconception 一字之嫌，其实不然，因原文本即 takes some irrelevant ideas as laws that govern that sequence 之意也。

28

One is given reason and common sense that one may use them, and to act contrary to their directions because those who do not know you so well as you know yourself advise you that it will probably be all right, is an act of folly.

(甲) 一个人应该应用道理及常识去做事；因了一些认识你不如你认识你自己深刻的人的有可能合理的劝告而走了相反的路，这是一件愚笨的行为。

(乙) 人既具有理智和见识，必宜善自用之；为了一个了解你不如你自己了解清楚的人的劝告而走相背的路，实在是愚笨的事。

(丙) 天赋人以理智和常识，为的让人好好利用；若是听了别人的话而做出违背自己的理智和常识的指示的事，那些人尽管说那样做法大概不错，可是他们认识你不及你认识你自己——那就是愚笨的行为了。

(丁) 天之生人，赋以推理及判别之能力，俾有以行事；人之知我，孰若我之自知，若舍己之良知而唯人言是言，则愚莫及焉。

（戊）吾人行事当一秉自己之良知，不可信人之言，盖他人知我决不及我之自知也。

〔评较〕这句原文由七个子句组成，看去似乎不好译，但因意思很显豁，实际上并不难译，只有 that it will probably be all right 这一个子句比较不容易安排。甲乙两译大体上依循原文的句法，甲译勉强而把这个子句装进去，结果译错了（对与不对并非指人劝告，而是指那件事情），乙译索性不译，倒也不比甲译坏，因劝告之人必说出一篇道理，此子句之意尽可不言而喻也。丙译改变句法，将此子句译出，而不至于累赘繁重，的是可取。但语气中断，亦是一病；既已改变句法，不如索性把“那些人……”云云放在最后，似较连贯。

甲乙两译都只译 contrary 一字而省译 to their directions，有上下文在，与何相反相背，自亦不至发生误会，但若能如丙译之明白译出，亦好。

丁译亦如丙译，于原文大有更易，而简洁流畅过之，因省去 that it will…一语未译，而 to act contrary…一语之译法又极巧妙也。戊译似乎太简括，但重要意思已在。

Common sense 尚无一通行而适合原义之译语。“常识”不甚妥，易令人误会简单之知识。乙译作“见识”，亦略嫌偏重历练的成分。丁译“判别之能力”实得其正解；同时不舍去理智之现成译语而改用“推理之能力”。孟子所谓“良知”与 common sense 颇相似，故丁戊皆用此为译，但文言则可，用于白话便嫌略生。

爱德华《唐代散文文学》评介*（英文）

Dr. Edwards' book goes a long way towards filling up a lacuna long felt by lovers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T'ang age in Chinese literature is preeminently an age of poetry just as the Sung period is primarily an age of prose. But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the former period is entirely barren in prose productions. As the T'ang poetry has been made so well-known to the English public by the efforts of H. A. Giles, W. J. B. Fletcher, A. Waley, F. Ayscough and many other eminent writers, Dr. Edwards now undertakes to present us with the other and the much neglected portion of the picture, and thereby he deserves all the more our thanks.

Volume I of Dr. Edwards' book deals with miscellaneous litera- ture, such as history, arts, science, and religion, while volume II is entirely taken up by fiction. Each of the two volumes comprises introductory chapters , followed by an analysis of individual works together with many specimen translations. The whole work is copiously provided with biograph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notes.

But the pleasure of reading these beautifully produced volumes is at once spoiled by the presence of so many misprints of Chinese

* 本文原题：A REVIEW OF E. D. EDWARDS: CHINESE PROSE LITERATURE OF T'ANG PERIOD (LONDON, 1937－8)。署名：Lü Hsiang.

characters, which, like flies in summer, though doing no great harm, are ever so annoying. The following are a few random examples:

Vol. I,	p. 83	1 1	苏氏寅义,	for 寅 read 演.
Vol. I,	p. 101	1. 9	弃梦得避署录,	for 弃 read 叶.
				for 署 read 暑
Vol. I,	p. 173	1. 4	贞娘墓诗,	for 贞 read 真
Vol. I,	p. 177	1. 13	真观公私画史,	for 真 read 贞
Vol. I,	p. 179	n. 11	夏户,	for 户 read 后
Vol. II,	p. 149	n. 1	女与士,	for 与 read 学
Vol.	p. 154	1. 16	李娃仙花洒曲江池,	for 娃 read 亚
				for 洒 read 酒
Vol.	p. 245	n. 1	吴三思,	for 吴 read 武
Vol.	p. 254	1. 5	续玄怪钱,	for 钱 read 録
Vol.	p. 272	n. 2	双等自舞,	for 等 read 笔

Turning from the form to the substance, one is struck by the absence of the familiar name of Han Yü (韩愈) and also that of his famous contemporary Liu Tsung-yüan (柳宗元), except mentioned as the author of the spurious work *Lung ch'eng lu* (龙城录) (I, 144 *et seq*). Dr. Edwards forestalls our question by stating in the introductory chapter that "the merit of the so-called 'classical' prose of China is almost entirely a matter of form…Literature is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subjective, and despite the high literary standards they attained, even the most admired of Chinese classical writers must sometimes yield place to lesser stylists with more to say." Therefore Dr. Edwards makes up her mind to occupy herself with "lighter prose writings" only, writers of fiction being given

particularly ample space. But this is a question of principles, which we have no intention to dwell on.

Granted her point of view, we have no reason to quarrel with Dr. Edwards except wishing that she had not adopted the *T'ang tai ts'ung shu*（唐代丛书）as hor basic plan of presentation. That collection is nothing of the sort that a true booklover takes a pride in offering to the public as the fine fruit of his life-long chase and quest. It is no more than a business proposition, hasing itself upon earlier popular collections of the same nature, notably the *Wu chiaohsiao shuo*（五朝小说）, which in its turn draws on the adulterated *Shuo fu*（A.D. 1647）（说郛）（通行本）.[1] These collections contain many dubious and even obviously spurious works in addition to other bibliographical errors, intentional and otherwise. The editor of the *T'ang tai ts'ung shu* embraces innocently the original mistakes, adds not a few of his own, and passes them on to Dr. Edwards.

Though some of these have been pointed out by Dr. Edwards' hibliographical notes, many have been allowed to pass muster. For example, no fewer than eight titles in the collection are attributed to the famous writer Tuan Ch'eng-shih（段成式）. While *Jou ch'ueh pu*（肉攫部）（No. 72）, *No kao chi*（诺皋记）（No. 125） and *Chih no kao*（支诺皋）（No. 126） are nothing but parts of Yu yang tsa tsu（酉阳杂俎）[2]（No. 124）, set up as separate works,

---

① For the story of this famous work see P. Pelliot, "Quelques remarques sur le Chouo fou," T'oung Pao XXIII（1924）.

② The edition in the Ssu *Pu Ts'ung Kan*（四部丛刊）（Commercial Press）.

the remaining four, *I chi chih* (异疾志)(*No*. 77), *Chien hsia chuan* (剑侠传)(No. 99), *Yeh ch'a chuan* (夜叉传)(No. 162) and *Chin kang ching chiu i* (金刚经鸠异)(*No*. 163) are merely made up of stories picked up here and there from the *T'ai P'ing kuang chi* (太平广记),① *and to these improvisations Yu yang tsa tsu* contributes only a small proportion. Similarly, Shen Chi - chi (沈既济) is credited with three works, of which *T'ao Hsien chuan* (陶岘传)(No. 92) is extracted from *Kan Tse* yao (甘泽谣)(No. 24) by Yuan Chiao (袁郊), *Lei min chuan* (雷民传) (No. 119) is made up of extracts from ch. 394 - 396 *of the T'ai P'ing kuang chi*, with a few additions from Sung writers, and only *Jen shih chuan* (任氏传)(No. 160) is a genuine work of the author. On the other hand *Chen chung chi* (枕中记)(No. 123), which is included in the W'*en yuan ying hua* (文苑英华), where it is unambiguously stated to be the work of Shen, is wrongly attributed to Li Pi (李泌).

Then there are the two works (Nos. 32 and 47) attributed to Feng Chih (冯贽). Now No. 32, *Chi shih chu* (记事珠), is for the most part a selection from the *Yün hsien tsa chi* (云仙杂记),② also attributed to Feng, but long proved spurious. No. 47, *Nan pu yen hua chi* (南部烟花记) is composed of extracts from the *Yün hsien tsa chi* and the *Sui yi lu* (隋遗录)③ (also known as *Ta-yi*

① The edition of Wen Yu T'ang (文友堂) (PeiPing, 1934) a lithographic reprint of the 1567 edition.

② *Ssu pu ts'ung kan*, second series.

③ In the *Shuo fu* (ch. 78), reprinted from Ming manuscript copies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Shanghai, 1927.

shih yi chi（大丛拾遗记），a spurious work attributed to Yen Shih - ku（颜师古），as well as from the three tales about Sui Yang - ti（隋炀帝）（Nos. 43，44，45）.

Again，Nos. 135 and 137，both credited to Yü T'i（于逖），are merely fragments of the *Pao kuang lu*（葆光录），[1] by a certain Ch'en（陈）who lived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Sung dynasty. The personal name of this Ch'en is not known，but he called himself Lung-Ming-tzū（龙明子）. Dr. Edwards in her note gives his name as Ch'en Pao-kuang，a combination of his family name and the title of his book.

Among other mistaken attributions we may mention *Erh mu chi*（耳目记）（No. 28），*Tung t'ien fu ti chi*（洞天福地记）（No. 41）and *Mei-fei chuan*（梅妃传）（No. 102），all appearing as anonymous in the original *Shuo fu*；[2] and *Ming yin lu*（冥音录）（No. 145）and *Tung yang ych kuai lu* ）（东阳夜怪录）（No. 154），both included in the *T'ai P'ing kuang chi*，[3] where no mention is made of the authors.

In this connection we should like to say a few words about the authorship of the famous *Ch'iu jan k'o chuan*（虬髯客传）（No. 86）. Dr. Edwards agrees with the editor of the *T'ang tai ts'ung shu* to credit it to Chang Yüeh（张说）and refuses it to Tu Kuang-t'ing（杜光庭），saying that the latter attribution is made merely "on the ground that a man of Chang Yüeh's attainments would not

---

① In the *Ku shih wen fang hsiao shuo*（顾氏文房小说）.

② The three works in question are found in ch. 34，86 and 38 respectively.

③ Ch. 489 and 490 respectively.

have fallen into the error of stating that the country of Fu-yu（扶馀）lay to the south-east of China." Now Tu's claim is as a matter of fact laid on much firmer ground. The work was first mentioned in the *K'ao ku pien*（考古编）[①]（ch.9）, *by Ch'eng Ta-chang*（程大昌）(*A.D.* 1123－1195), *as Ch'iu hsü chuan*（虬须传）, and later in the *Chin chai shu lu chieh t'i*（直斋书录解题）（ch. 11）by Ch'en chen-sun（陈振孙）（the 13th century）under the title of *Fu-yu kuo wang*（扶馀国王）[②]. Though neither of these writers mentioned the name of the author, it was stated to be Tu Kuang－t'ing in the *Yi wen chi of the Sung chin*（ch. 206）(宋史艺文志）(A.D. 1345). The text of the story first appeared in the *T'ai P'ing kuang chi*（ch. 193）, and then in the T'*ang yu lin*（唐语林）,[③] a collection of anecdotes extracted from T'ang writers made by Wang Tang（王谠）(early 12th century), in both of them without the author's name. A late Sung edition, as reprinted in the *Ku shih wen fang hsiao shou*（A.D. 1517－32）has however Tu's name below the title. It was not until this work was included in the *Shuo fu*（c. A.D. 1360－70; ch. 34）that it was for the first time connected with the name of Chang Yüeh. And, as We have remarked, the *Shuo fu* in its adulterated form is one of the sources that the editor of the *T'ang tai ts'ung shu* draws on. Taking all things together, Tu's claim to the authorship is as good as if not better than that of Chang.

---

① In the *Hsüeh chin t'ao yuan*（学津讨原）.

② 豪异秘纂一卷，无名氏，所录五事，其扶馀国王一则，即所谓虬须客者也。

③ In the *Shou shan ko ts'ung shu*（守山阁丛书）. The story is found in chapter 5.

Many titles in the collection that purport to be individual works are nothing but pieces torn from this or that writer's collected articles. For instance, the *Ch'ing yi lu*（清异录）[1] by T'ao Ku（陶穀）, an early Sung writer, supplies five of them, namely, *Shih liu t'ang p'in*（十六汤品）(No. 64), *Shih p'u*（食谱）(No. 67), *Hua chiu hsi*（花九锡）(No. 68), *Yao ming p'u*（药名谱）(No. 76) and *Hei hsin fu*（黑心符）(No. 121). Most of the detached articles are for obvious reasons provided with names of authors other than the real ones. To those which have been noticed by Dr. Edwards, e. g. Nos. 69, 89, 90, 91, 92, 93, 94 etc., we may add No. 88, *Ch'i nan tzŭ chuan*（奇男子传）, attributed to Hsü T'ang（徐棠）, but included in the *T'ai P'ing kuang chi* (ch. 166) as an extract from *Chi wen*（纪闻）(by Niu Su 牛肃, now lost); No. 157, *Jen hu chuan*（人虎传）, attributed to Li Ching-liang（李景亮）, but included in the *T. P. k. c.* (ch. 427) as from *Hsüan shih chi*（宣室志） (No. 23); No. 159, *Lieh hu chi*（猎狐记）, attributed to Sun Hsün（孙恂）, but actually taken from *San shui hsiao tu*（三水小牍）[2] (by Huang-fu Mei 皇甫枚), and so on.

Another type of confusion aris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llections of stories that form so many sections of the grand collection. To give an illustration, No. 30, *Hsiao shuo chiu wen chi*（小说旧闻记）. consisting of three short articles, is credited to Liu Kung-ch'uan（柳公权）(A. D. 778-865). Now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

① In the *Shuo fu* (ch. 61).

② In the *Pao ching t'ang ts'ung shu*（抱经堂丛书）.

article, "Yuan Hsiang-kuo (元相国)," the year A. D. 887 is mentioned (faithfully reproduced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while in the second article, "Li Kuei Shou (李龟寿)," the writer refers to Wang Tuo (王铎), who died in A. D. 884, as his maternal grandfather. These facts put Liu's authorship out of the question and suggest that the writer or writers of these articles must have live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10th century. Fortunately we are able to trace these articles to their ultimate origin. They are found in the *Shuo fu* (ch. 49) together with two other articles, already under the collective title of *Hsiao shuo chiu wen chi* by Liu Kung-ch'uan. They are also found in an earlier anthology, the *Chiang hsing tsa lu* (江行杂录)[1] by Liao Ying-chung (廖莹中) (? -1275), as extracts from the *Hsiao shuo chiu wen chi* but Liao does not give the name of the author, as is his rule throughout his book. Now two of the four articles thus quoted in the *Shuo fu*, namely, the first, which is also included in No. 30, and the third, which is not, are found in Huang-fu Mei's *San shui hsiao tu*, which was composed in A.D. 907, a date that agrees very well with those contained in the articles themselves. This being so, there is strong suspicion that the other two articles, again one in No. 30 and the other not, are taken from the same source, and this is confirmed by the *T'ai P'ing kuang chi*, "Li Kuei Shou" being found in ch. 196 and the other one in ch. 123, both marked as "from *San shui hsiao tu*." The circumstances lead us to suppose either that some unknown writer of the Sung dynasty made the collection of *Hsiao Shuo chiu*

---

[1] In the *Ku chin shuo hai* (古今说海).

wen chi from various sources, or that some profit-seeking book-seller printed a part of Huang-fu's book, giving it another title (and another author of course), and offered it to the market as something new. The inclusion of the third article in No. 30, "Five Wonders" (秘书省五绝), an extract from the *Yin hua lu* (因话录)[1] (No. 20), seems to be a much later event.

But this is a rather exceptional case. With regard to many other collections, especially those of supernatural tales that loom so large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T'ang tai ts'ung shu*, the editor cannot be said to be so innocent. These collections are nothing more than combings from the *T'ai P'ing kuang chi*, reshuffled and regrouped, and properly titled and authored. Let one example suffice for many. Four articles go to the making of No. 141, *Huan hsi chih* (幻戏志) attributed to Chiang Fang (蒋防). They are all to be found in the *T'ai P'ing kuang chi*. The first story, "Yin Ch'i-ch'i (殷七七)", is in ch. 52, marked "from *Hsü hsien chuan* (续仙传)"; the second, "Ch'en Fu-hsiu" (陈复休), also in ch. 52, from *Hsien chuan shih yi* (仙传拾遗); the third, "Ma-tzŭ-jan (马自然)," in ch. 33,, again from *Hsü hsien chuan*; the fourth and the lsat, "Yen Fa-shan (叶法善)," in ch. 26, again from *Hsien chuan shih yi*. Similar to this are Nos. 77, 79, 81, 97-99, 116, 118, 119, 138, 140, 142, 147-153, 155, 156, 162 and 163.

Quite apart from taking over such mistakes, Dr. Edwards, in adopting the *T'ang tai ts'ung shu* as her basis is compelled to in-

---

[1] In the *Pai hai* (稗海). The extract is from pt. chih (徵部).

clude in her book works not produced during the T'ang period, both works by the Sung writers (the number of which proves to be much greater than she imagines), for which she had an apology that "their authors continued the traditions of T'ang fiction and, in spirit at least, were of the T'ang era," and works by pre-T'ang writers, which are scattered about in the sections of supernatural stories. She is compelled to take in half a dozen works that belong rather to the realm of poetry than to that of "prose" (No. 38, 40, 48, 51, 53, 54, and 115), as well as many writings that can scarcely be regarded as "literature," being bare lists and inventories (Nos. 36, 41, 57, 58, 67, 71, 76 and a few others of questionable status). Another unsatisfactory result is that as many of the titles are themselves collections of short articles and as they are neither judiciously nor generously represented in the grand collection,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even if not dangerous, to form critical opinions of these works in their mutilated form, as Dr. Edwards has done. How much better it would have been if she had gone to the reliable sources herself and made her own selections?

As to the translations, Dr. Edwards has at her command a lucid and lively style, which often makes one delightfully forgetful that one is reading a translation. But one would take the liberty of disagreeing with Dr. Edwards about the rendering of a few words and phrases. For instance, in the title of selection No. 9 (vol. 1, p. 89), *Liu kung chia hua lu* (刘公嘉话录), the word *kung* (公) is simply a title of respect, more or less akin to "His Excellency" or "the Honourable" in English. In rendering it as "Duke" Dr. Edwards rather takes it too literally, while in incorporating the

word in the name of Chia Tan（贾耽）as Chia Kung-tan（贾公耽）（II，44，the last character a misprint）she errs on the other side.

In a single selection, No. 110, *Li Wa Chuan*（李娃传），we find the following points disputable.

When he knocked at the big gate, it was opened promptly by a *serving－lad*（vol. II，156，italics ours）.（The original reads 俄有侍儿启扃，i.e.，a maid-servant）.

I hear you have a vacant *courtyard* to let as a building *site*（p. 156）.（闻兹有隙院，愿税以居：I hear you have rooms to let）.

When the day drew in and the *four beats* of the sunset drum were heard（p. 157）（日暮，鼓声四动：the drums [＝cur-few] were heard in the four directions，i.e.，everywhere）.

My daughter is of *lowly origin*（p. 158）.（女子固陋，i.e. homely，plain）.

But her aunt and the servants *argued with him and barred the way* so that he could not follow her out of the courtyard（p. 159）.（其姨与侍儿偶语，以手挥之，令生止于户外：her aunt spoke to the maid-servant aside，and signed to him to stay in the courtyard）.

Its mortified owner withdrew *with all the properties he had been displaying*（p. 162）.（西肆长……密置所输于前，乃潜遁焉：the mortified owner stole away，leaving in his place the penalty agreed upon）.

His studies had progressed greatly and *scholars everywhere admired his work*（p. 166）.（二岁而业大就，海内文籍莫不该览 and had read almost every book that had been published）.

Four sons were born to them，all of whom became great officials，*the youngest* being made governor of T' ai-yuan（p. 168）.

(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 the one occupying the lowest rank being no less than the governor of T' ai-yuan).

This sign of his *naiive goodncss* came to the ears of the emperor (p. 168). (本道上闻，this was reported to the emperor by the provincial governor. A province was named a tao 道 during the T' ang dynasty).

The last example is not the only case of a mistake due to a false reading of the familiar word "道". We have in No. 161 (II, 379), a lady-into-gibbon story. Towards the end we read:

Swiftly she [Sun's wife] tore off her dress and became a gibbon… Sun begged an explanation, and the [Buddhist] priest told him that the gibbon was a poor Taoist whom he had looked after during his novitiate…

Dr. Edwards' comment on this story is "though the dénouement is sufficiently surprising, the explanation is unilluminating." Very unilluminating indeed is the explanation, for what has the Taoist to do with the lady-gibbon metamorphosis? Or, indeed, what is there in the circumstances to permit the priest to identify him with the gibbon? But the poor Taoist monk evaporates as soon as we look into the Chinese original which reads 此猿是贫道为沙弥时所养，i. e., "This gibbon was kept by me when I was a young novice." When Buddhism was first introduced into China, the Buddhists used to be called "道人" (men of virtue) and they called themselves "贫道" (peor men of virtue), and it was not until much later that the designations became monopolized by the Taoists.

Many of Dr. Edwards' difficulties arise, as may be gathe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names of persons and the titles of books. We

are now and then treated to novelties like

He (Han Wu) was also known as Han Tung-*liang* (韩冬良) and he called himself Yu-shan *hsiang*-jen (玉山想 [sic] 人). There are several collections of his works, including Chin Han (仅韩) and *Nei han pieh chi* (内翰别集) (I, 81).

A commentary on the *Chiang - nan - fu* (江南赋) of yü Hisn -ai (庾 [sic] 信哀) (I, 165).

Wei chü-yüan (韦臣 [sic] 源). A grandson of Wei Tsung-tseng (韦总会). [As a matter of fact a great-grandson of Wei Tsung (韦总). He was the author of *Li kan* (吏干, I, 192) ("有吏干").]

The older Chinese writers, who left proper names unmarked, are beyond redeem, but Dr. Edwards must have regretted very much that the modern compilers of biographical dictionaries should have followed their wicked example and spared themselves the trouble of decorating those names whth bars and waves.

(原载《华西金陵齐鲁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

赵元任杨联陞合编（汉英）国语字典[①] 评介

除字典本身以外，这本书的前面有很长的一篇导言，后面有五种附录。导言主要地是叙述国语的音系和国语罗马字的拼写法，然后大略说明部首检字法（因为这个字典还是按照部首排列的）和本书所用的文法的和非文法的术语，最后是简写和符号表。附录五种：（1）拼音检字，附国语罗马字跟威妥玛翟理斯式拼法对照表，（2）助名词表，（3）难字笔划检字表，（4）国语罗马字拼法简表，（5）部首索引。

别看这是一本只有三百多面的书，可在汉英字典里，乃至全部中文字典里，称得起个有革命性的著作。导言的周到，附录的实用，这都不在话下。单单字典本身的好处，有三点可说。

（A）注音。这可以分体例和辨音两方面说。体例方面有一个特色，就是除了并列国罗和威妥玛两式注音外，又用极经济的方法把方音和古音表示一点出来。（1）分别尖团，在尖音字的声母底下加个小点，如：小ṣheau：晓 sheau。（2）分别清浊，在浊声母底下加一划，如：定$\underline{\text{d}}$ing：订 ding。（3）表示入声，如：立 lih^{p} 栗，lih^{t}，力 lih^{k}。（4）表示闭口韵，如：林 lin^{m}：邻 lin.（5）表示古微母和疑母字，如：味 mwey，魏 ngwey：术 wey。

---

① *Concise Dictionary of Spoken Chinese*. By Yuen Ren Chao and Lien Sheng Ya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47. xxxix + 292.

这些都没有占去太多的篇幅，用的是细小的字母和符号；决不显著到了叫不打算理会的人也非理会不可，可是给学唱平剧和昆曲的人，读旧诗的人，打算除国语之外再学一两种方言的人不少方便，可说是惠而不费。

在辨音方面，一个汉字的读音和话音有分别的，因为意义不同而语音有分别的，甚至因位置不同而声调不同的，本书都一一注明。例如：

弄 nong，neng（话音）|long（读音）|now（俗音）①

车 che（常音）|jiu（文言，象棋子）

尺 chyy（常音）|chyr（“尺寸”）|chee，cheh（乐音）

转 joan（旋转以外各义）|juann（旋转）|joai（“转”文）

嚷 raang（单说的音）|rhang（“嚷嚷”）

言yan，语yeu（皆常音）|言．语yuan．i（合成动词，如“不言语”）

堡 bao（常音）|puu，puh，buu，buh（地名内）

获huohk（常音）|hwaik（获鹿县）

一 it（末了或加重时阴平；阴，阳，上前去声；去声前阳平）

不 but（末了去声；阴，阳，上前去声；去声前阳平；读书有时作阴平）

这种例子太多了，真是所谓不胜枚举，一扫过去字典重义不重音之弊。

其次，本书对于轻声字一律标明。本来，像“子”尾，“儿”尾，以及“的”“了”“着”“呐”等语助词，到处都是轻声，不注也没有关系。可是很多合成语里包含轻声字，要不注明就有念

---

① 为节省篇幅起见，引原书都只摘录要点。

错的可能。本书用字前小点指示轻声，用小圈指示可轻声。例如：

外．头|夫．人|橄．榄（˩ ·˥）|水．手（ʌ·|）

外。国|夫。妻|哪。里?（˥˧，˥. ˧，˩ ·˥）

跟他打．个招．呼|把屋．子收．拾．收．拾

(B) 释义。关于字义的注解，因为这是一本汉英字典，自然不能跟全中文的字典相提并论：用中文来作“定义”，也许比用外国字来对译更难，虽然给每一个字的每一个意义找一个恰当的译语，如本书所表现的，那也不是挺容易的事。本书的特色是在“定义”以外特别对“用法”作详尽的指示。例如一个字或是一个意义是不是可以自由应用，还是只能用在一个或多个合成语里，这是极重要的问题。本书用 *F* (free) 和 *B* (bound) 来表示这个区别，例如：

使．*F* to use; to cause to; *B* envoy. 大使 ambassador; 公使 minister.

判．*F* to sentence; *B* to judge 判。断．

阔．*B* wide (*F* in Cantonese and Wu dial.)。

本书似乎依着 Bloomfield 的说法，凡是不能单独做一句话说的都算是“固定形式”，例如“太”“也”“再”等副词都是 *B*，也许有人会觉得包括的太广了点。

另一个用法上的问题是大多数东西在计数的时候加用习惯上一定的助名词（单位词）。一般字典不加指示，本书就很注意这一点，一方面在名词的后面注明 AN (Auxilia, y Noun) 是什么，一方面又在助名词的后面简单地说明适用的范围。例如：

刀．*F* a knife, a sword: *tz*, －*l* knife AN 把，*AN* a quantity of paper comparable to a ream; *cogn. obj. of* 切，*etc.*, *as* 切几刀 “make a few slashes”.

又如某一种宾语前该用某一个动词，这也属于用法范围之内。例如：

疹 .*B* - *tz* measles (with 出 “to have”).

痨 .*B* consumption, T. B. 痨。病，肺痨（with 害 “to have”.)

癞 .*F* skin disease……（with 长 “to have”.)

烧。……fever（with 发 “to have”.)

上面这两项，对于外国人，不用说，是极端需要——否则他怎么知道刀子论把不论个或只，又怎么知道同一个 have 在四种病前头要用四个不同的动词呢？——就是对于非国语区的中国人也很有用处。

其次，一个字的修辞上的地位也很要紧，本书一一标明，如 L＝文言，epistol＝书信体，honorif. ＝尊敬式，*Peip*. ＝北平土话，dial. ＝方言，Wu - dial. 吴语，slang＝俗语等等。例如：

彼 .*L* that; he.

祝 .……此祝 wishing you herewith; 敬祝 wishing you respectfully（both epistol).

您 .*F* you (sing., hono rif, *Peip*.) 您们 you (pl., used only in writing letters in the colloqual).

棒 .……*F* competent, smart (*Peip*).

相 .*shiang*. ……*F* to look at closely (dial).

强 .*F*……cheap (Wu - dial).

神 .……神气 swaggering (Shanghai dial).

丘 .……丘八 slang for ‘soldier’（from 兵，which is made up of 丘 and 八)。

以上所说是一般的体例。此外，在各个字义的注解方面还有

几点长处。第一，常用的代词跟语助词的注解特别详细，如“的”字“得”字各占一面多，“了”字“那”字各占一面，“哪”字“这”字各占三分之二面。（记着，全书的字典部分只有251面。）

其次，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语都加以辨别和比较，尤其是常常利用“≠”（“不同”）和“ラ”（“同义，但不及后者普通”）这两个符号。例如：

唠……唠叨（－．*dau*）to talk incessantly；叨（*dau*）．唠 to grumble (against).

蹿．……蹿．了 to steal away, to slip away；蹿儿．了 to “blow up,” to get mad．（*peip*）

利．……利害 advantage or harm；利．害 strong, fierce, intense, severe.

喷 *penn*．……喷．嚏 a sneeze (dial．ラ嚏．喷（－．*fenn*）。

烛．*B* candle 蜡烛（ラ蜡）.

趿．趿．拉．着（ラ蹋．拉．着）.

跛．*B*－*tz* a lame person（ラ瘸．子）.

袋．*F* a bag, sack tz, 口．袋；a pocket 口．袋（central and southern dial.，ラ兜儿）。

主 *jwu*．主．意 intention．decision．（≠主（*juu*－）义“－ism”!）

般．……*i*－*B* average, common……（一般≠一班“one class”!）

又，本书对于口语里的词语搜罗得相当丰富，是名副其实的“国语”字典，不像坊间有些国语字典只是改头换面的文言字典。随手检几个这类词语做例：

咕．咕．嘟－*j* 嘴 to pout：咕．嘟ル（＝胍．肫ル）〔the

bud of a flower〕 . 嘟 .……嘟 . 噜 to mutter; *AN* a bunch (of grapes, etc.); *B*. *B* − *j* to droop or hang down untidily.

哟 . 哟 . 咕 to whisper; to have something on one's mind, to be worried.

嚷 *rhang*. *B*. *B* to bawl, to shout; to blurt out. (*Peip*.)

扒 *ba*. *B* to stir, to poke 扒 . 拉; *B* − *j* to catch hold of , to hold on (to); *F* to strip off (clothes).

耷 *dat*. 耷 . 拉 (. 着) to dangle.

蹋 tap. 蹋 . 拉 . 着 to shuffle along in (shoes or slippers).

吹 .……吹 . 了 to fall through (of plans) (*Peip*.).

黄 .……黄 . 了 to fall through (of a plan); to come to a draw (of a game of mahjong).

豁 .……豁 . 出 . 去 to go ahead regardless, to stake all.

所 .*B* −……呐, very, awfully, *as* 他所阔呐 "he is awfully rich" (*Peip*.).

愣 .*B* − simply 愣. 是, *as* 愣. 是得走 . 着去 "one simply has to walk there," 他愣要来 "he just insists on coming."

爱 . 爱……不……, as you like, *as* 爱吃不吃 "eat it or not, as you please," 爱信不信! "Believe it or not!"

这里边，像"牌黄了"的"黄"，"所阔"的"所"，嚷嚷出去的"嚷嚷"，"愣是得走着去"的"愣"，以及"爱……不"，都是在那皇皇八大本的《国语辞典》里找不着的。

最有意思的在这本字典里时时可以发现些个"杂项报道"(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例如：

江 .……the third of the month (abbrev. used in telegrams.).

厦 .……厦门 Amoy.

庚 .……庚子 the year 1900; the Boxer Uprising of 1900.

九 .……*F* coe of the nine periods of nine days after the winter solstice, as 头九，二九。

十 .*Soochow numeral for "4" used in trade*.

寻 .……寻人 heading used for "missing person" notices.

咪 .*BBB*……*Sound used to call cats in Wu - dial*. (cf. 咩[2].)

咩 .*hwa*. *B - l B - l*……sound used to call cats.

角 .……*AN* unit of ten cents (角 often writtenX) (in speaking, the word 毛 is commonly used instead)。

诸如此类，一般字典里多半不载，可是细想起来，倒是真有需要(除了"厦门" Amoy，那是专门给外国读者预备的)。

(C) 汉字形体。本书处理汉字的形体，采取宽大主义，正体，俗体，简笔，行草，只要是常见的，都收在里边。每一个形体分别著录，但是注解只见于主要的一处，所有的别体也同时附见在那儿。例如：

〔虍部〕處，雱，处 chuh. (ch' u^4). *AN* or *B* place, locality ……

處，雱，处 *chuu*. (ch'u^3). *F* to get along with……

〔雨部〕雱，*chuh*，- *uu*. (ch'$u^{4,3}$). (=处 141)

〔夂部〕处，*chuh*，- *uu*. (ch'$u^{4,3}$). (Abbrev. form of 處 141)

可是在另一方面，本书对于形体相近容易弄错的字并不放松，一定提出来让读者注意，几乎每一面都有"A. (≠B!)"的警告。例如：

丫 . (≠了$_6$.!) |末 . (≠未!) |東 . (≠柬!) |斡 . (≠幹$_{51}$!) |斑 . (≠班$_{96}$!) |

梁 . (≠粱$_{75}$!) |粟 . (≠粟$_{75}$，≠票$_{115}$!) |洒 . (≠灑，≠

酒$_{164}$!)|

〔部首〕卩，(≠叩$_{163}$!)|邑(阝，≠阝$_{170}$，≠卩$_{26}$!)

连一些个音同而误，而且快要习非成是的，本书也加以纠正，例如：

利．利害……(not to be written with 厲$_{27}$).

本书采用部首检字法，大约是从各方面考虑下来，还是这个老法子可靠。这个检字法的缺点，编者想出种种方法来补救。第一，把214个部首编定号码（书的尾页有一个极便检查的部首表），一个字在它的本位著录以外的地方出现，就给它附上一个部首号码，如上面所引各例“處$_{1415}$”“了$_{6}$”等等，这就可以不用费心思去找它的部首了。为了避免多占篇幅起见，有十二个最常见的部首（个，口，女，忄，扌，木，氵，竹，糸，艹，言，辶）连号码印在字典各页的页底，这十二部的字在字典里出现的时候不附号码。另外有四十八个最常用的字（一，二，三，四，上，下，大，小等等），大概用到这本字典的人都已经认识了的，也不带号码。

还有一个补救的方法是“互见”。譬如“酒”字在“酉”部，但是在“水”部也著录，注明“See Rad. 164 酉”，像这种互见的例子很多，如：

“一”部有“面”注明“部首176”。

“十”部有“直”和“真”，注明“见109目部”。

有“乾”，注明“见5乙部”。

“口”部有“呆”，注明“见75木部”。

“爿”部有“状”，注明“见94犬部”。

“火”部有“鱼”，注明“部首195”。

“艸”部有“夢”注明“见36夕部”。

有“墓”，注明“见32土部”。

有“幕”，注明“见50巾部”。

此外，在部首标目以及页底又尽量表示部首的实际形式，如：

18刀（偟）　61心（商，计≠讷）　64手（呔）　85水（赋，诉，耽）　86火（知，劼）　96玉（冇）　109目（婬，啰）　113示（嗒）　122网（啰）　130肉（敓）　145衣（初，哀）　162辵（但）

这对于初学部首检字的人也很有用处。

汉字存在一天，这个恼人的检字问题也就存在一天。编者不取后出的笔画、笔顺、四角等等检字法，而采用这古老的部首检字法，大概不光是因为它为现有的几种大辞书所采用，也因为惟有它可以容许这种种辅助方法。有了这些辅助方法，这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的检字法也许又能多延长一段生命，与汉字相终始吧。

跟下所有的，人的聪明的产物一样，这本字典也不会毫无缺陷。显明的错误如“锈（＝鏽）”（p.227）；“斂”误写成“歛”（p.102）；“手”部漏“攔”字（但拼音检字lan下有）；“桊”字（p.249）后头注“cf 蹺 157”，可是“足”部无“蹺”字（拼音检字chiau下有）。

词语和意义的著录也似乎有缺漏。就笔者翻检所及，如“豁”字下无“豁拳”；“抄”字下无“抄总儿”；“半”字下无“半拉儿”；“哈”字下无“打哈哈”；“主意”（p.4）下只有“动词用打或打定，”没有提到用“拿”，“化装”（p.196）只有disguise一解，没有make-up，也没有“化妆品cosmetics”；“袋”字下有“抽一袋烟”，可是没有“烟袋”，“烟”字下也没有（也没有“烟斗”）；“瓦”字下缺“陶器”一解；“家”字下缺“女孩儿家”一类的用法；“家”字下无jie一音（但“别”字下“别家”注-*jie*）；“首”字“一首诗”义译作stanzn，不甚妥；“分”字

下有“1%interest (per month or per annum)”；事实上年利一分是10%；“吊”字下只有 *AN* a string of money，没有说明钱数(大多数地方是实足的或折扣的一千，北平是一百)。又如北平话里跟“好”相对的 *lay* (“癞”)，跟“内行”相对的 *lih - ba* (“力巴，劣巴，利巴”)，并不太土，也都未见收录。一本“简明”的字典当然不能包括太多，可是这里指出来的一些似乎应该包括在内。

简明字典本来可以不理会语源，尤其是用汉字写下来的口语，很多是难于追究的。本书有时略加说明，如“搬”注明原来作“般”，“饺”注明原来作“角”，要是这类注解相当的多，也还有点意思，要是只有寥寥几条，就不免有“挂一漏万”的毛病。譬如说，“你”原来作“尔”，“们”原来作“门”，“这”原来作“遮”或“者”，“拾”原来作“舍”，“挡”原来作“当”“撵”原来作“撚”，“喝”原来作“呷”，“叫”的“使，让”义原来作“教”，“糊涂”原来作“鹘突”，“囫囵”原来作“鹘沦”，“尴尬”原来作“间界”，如此等等，不是同样的都应该注上去吗？

这些都是小而又小的毛病。从全书的编制跟各个字的音义来说，这本字典都应该在中国字典史上有个划时代的地位。写完了这篇介绍的短文，谨向编者提出一个虔诚的请求，快把这本字典改编一个中文本，这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七卷。原署名：吕湘)

关于中学生与文艺

关于中学生与文艺，我不敢说有什么周密的观察或深长的思考，只是我当过中学生，教过中学生，而现在又有当着中学生的儿女，根据这些较亲切的经验来回答编者的询问。

根据我的经验，十个中学生里大概有六七个爱好文艺读物，其中又有一两个喜欢自己写写。

中学青年喜欢看文艺作品——更确切一点说，最喜欢看小说，其次剧本，又其次才是诗歌和散文——跟小学生喜欢听故事同出一个根原：喜欢知道别人的事情，人类好奇心的一面。所以过去，乃至现在的，冬烘“塾师”禁止学生看小说是徒然的。我的塾师禁止我看小说，但是我依然看了很多小说；我当中学教师时从来不禁止学生看小说，甚至在课堂上也通融；我是这么想，若是课本不足以吸引他的注意，即使他不看小说，他也会一心以为鸿鹄将至的。

一般爱读文艺的青年并不爱去研究文艺理论。由于他们的年龄，我觉得也无须要求他们去作理论上的探讨。文艺的特点就在能潜移默化，感人于不知不觉之间；不懂得文艺理论，一样的能得文艺的益处。

文艺在教育上有很大的价值。文艺作品扩大青年的人生经验，虽然是间接的。有许多青年喜欢活动，喜欢到处跑，做这做那，跟熟人谈话，跟生人谈话，这种青年不读文艺也还是在扩大他的人生经验。但另有一种青年，不喜欢活动，所谓“弱不好弄”，倘若再连小说都不看，结果是像暖房里长大的植物，一出

家庭或学校的大门，“天真”得可怜。

对于哪种小说看得哪种小说看不得，我觉得就应该用上面的话来做衡量的标准——给予青年以真实的人生经验的是看得的，该看的；给予青年以虚伪的人生经验的是看不得的，应该摒弃的。但是其中又该有个分别：说也奇怪，倒是幻想的神怪的作品没有大害，因为十二三岁以上的少年，倘若不是白痴，是会知道人是不会飞的，剑也是不会飞的。（而且在我个人的私见，全然幻想的作品是应该间或读一读的，只要作者是把它当作幻想提供出来的。）反而“才子佳人”一类的 wish - thinking（一相情愿的想头）是绝对要不得的，是麻药。“才子佳人”只是麻药的一种，这里面应该包括“贫儿暴富”，“天下太平”一切等等。而且跟一切别的相同，麻药也是来路货利害，美国的好莱坞和一角美金的刊物是它们的大本营。总之，不冒充现实生活的不必隄防，要隄防的是貌似孔子的阳货，正如套在脸上的“张飞脸”不必隄防，真皮肉做的假脸要隄防一样。当教师的应该以在这方面指导青年为自己的责任，同时也是一种愉快。

大多数中学生爱读文艺，想写写的毕竟是少数。只要不把写新诗写小说当作惟一的事情，没有什么害处。壁报和油印小刊物往往是作家的摇篮，未可厚非。

但是文艺读物的影响青年的文字，不限于在这些青年作家身上。那些不写文艺的中学生，在他们的课作上，通信上，处处显示所受课外读物的影响。有人说，中学生摹拟文艺笔调，以至普通文字都写不好了。这是由于他摹拟错了，或是摹拟错了人。平心而论，有些流行的作家在这件事情上是应该负点责的。外国的中学生读的课本多半是文艺作品，教师鼓励他们摹仿，没有听见说因此文字不通。指导青年摹拟哪一种笔调，如何摹拟，这又是国文教师应有的责任。但如教师放弃这个有力的工具，禁止学生

看小说，强迫他们背诵《离骚》或《易经》，或“国定本教科书”，那就一切无从读起了。

（原载《中学生》杂志，186 期）

丹阳方言语音编

前　言

丹阳是江苏省沿沪宁铁路的一个市（原为县，1988年改为市），属镇江市，东与常州市武进县为邻，南与金坛县为邻，西和西北与丹徒县为邻，东北以长江为界。面积1047．8平方公里，其中云阳镇（即城关区）23．81平方公里。人口78．59万，其中云阳镇8．51万。（市的面积与人口据1988年统计，镇的面积与人口据1989年统计。）丹阳方言介乎江淮官话与吴语之间，读书音近于官话，说话音近于吴语，二者虽然有很多共同之处，基本上是两个系统。丹阳市面积虽然不很大，可是四乡八镇的语音还是相当分歧，这里记的是旧城关区的音。

其次，这里所记的语音是著者青少年时代的语音，也就是本世纪第一个四分之一年代的语音。著者在私塾和小学读书的时候，读的是文言文，读书音和说话音是分得很清楚的。从20年代后期起，小学的语文课里读的是白话文。尽管多数教师的“国语”还差劲，也不能用读文言文的字音来读白话文了。著者1987年回丹阳的时候，发现说话音的系统没有变，尽管个别人对个别字的音有改变；可是读书音已有很大变化。只有6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还能用旧时的读书音读文言文，中年以下的人无论读文言文或白话文都只能用像样或不像样的北京音来读了。所以这里记的读书音只能作为丹阳方言语音史的一个剖面来看待。

最后，对本书中举例的字下面加线不加线作一说明。

□　字下不加线表示（1）　说话和读书都有，其音相同的字（“读书”指文言书，下同）；
（2）　说话不用，只有读书才会遇到的字。

□　字下加单线表示（1）　说话和读书都有而音不同的字，说话里的音；
（2）　只有说话里才有的字。

□　字下加浪线表示（1）　第二种说话音，比较特殊，用于特定场合；
（2）　惟一的说话音，但在语音系统上显得特殊。

□　字下加双线表示说话和读书都有而音不同的字，读书的音。

第一章　丹阳方言的声韵调

第一节　声　　母

丹阳话有 22 个声母，包括零声母在内：

p	pʻ	m	f	v	
t	tʻ	n			l
ts	tsʻ		s	z	
tɕ	tɕʻ	ȵ	ɕ		
k	kʻ	ŋ	x		
ø					

声母读法举例如下：

[p]　比 pi˥　补 pu˥　败 pɑ˩　杯 pe˧　婆 pe˨˩　兵 piŋ˧　帮 pɑŋ˧　棚 poŋ˨˦　笔 piʔ˧

[pʻ]　批 pʻi˧　普 pʻu˥　配 pʻe˨˦　抛 pʻɔ˧　破 pʻə˨˦　平 pʻiŋ˧　庞 pʻɑŋ˩　捧 pʻoŋ˥　劈 pʻʔ˧

[m]　迷 mi˧　买 mɑ˨˦　煤 me˧　墓 mə˨˦　苗 miɔ˧　民 miŋ˧　忙 mɑŋ˧　梦 mɑŋ˩　灭 miʔ˧

[f]　肥 fi˨˦　夫 fu˧　方 fɑŋ˧　风 fɑŋ˧　福 fɔʔ˧

[v]　尾 vi˥　无 vu˧　歪 vɑ˧　畏 ve˨˦　枉 vɑŋ˥　挖 vɑʔ˧

[t]　抵 ti˥　赌 tu˥　打 tɑ˥　斗 te˥　多 tə˧　丁 tiŋ˧　党 tɑŋ˧　东 toŋ˧　滴 tiʔ˧

[tʻ]　梯 tʻi˧　土 tʻu˥　泰 tʻɑ˨˦　偷 tʻe˧　拖 tʻə˧　厅 tʻiŋ˧

烫 tʻaŋ ˧˥ 桶 tʻɔŋ˥ 贴 tʻiʔ˧

[n] 奴 nu˧ 那 na˥ 糯 nə˩ 囊 naŋ˧ 南 noŋ˧

[l] 李 li ˧˥ 炉 lu˧ 吕 ly ˧˥ 箩 lə˧ 林 liŋ˧ 郎 laŋ˧ 龙 lɔŋ˧ 立 liʔ˧

[ts] 租 tsu˧ 遮 tsa˧ 周 tse˧ 左 tsə˧ 壮 tsaŋ ˧˥ 宗 tsɔŋ˧ 专 tsoŋ˧ 只 tsæʔ˧

[tsʻ] 粗 tsʻu˧ 茶 tsʻa˧ 抽 tsʻe˧ 初 tsʻə˧ 窗 tsʻaŋ˧ 冲 tsʻoŋ˧ 川 tsʻoŋ˧ 尺 tsʻæʔ˧

[s] 书 su˧ 赊 sa˧ 收 se˧ 锁 sə˥ 霜 saŋ˧ 送 sɔŋ ˧˥ 船 soŋ ˧˥ 舌 sæʔ˧

[z] 儿~子 zɿ˥ 二~姐 zɿ˩

[tɕ] 鸡 tɕi˧ 居 tɕy˧ 荐 tɕie˥ 桥 tɕiɔ ˧˥ 金 tɕiŋ˧ 准 tɕyeŋ˥ 穷 tɕiɔŋ ˧˥ 积 tɕiʔ˧

[tɕʻ] 起 tɕʻi˥ 区 tɕʻy˧ 枪 tɕʻie˧ 巧 tɕʻiɔ˥ 清 tɕʻiŋ˧ 春 tɕʻyeŋ˧ 琼 tɕʻiɔŋ˧ 七 tɕʻiʔ˧

[ȵ] 泥 ȵi˧ 鱼 ȵy˧ 让 ȵie˩ 鸟 ȵiɔ˥ 揉 ȵy˧ 惹 ȵia ˧˥ 农 ȵiɔŋ˧ 虐 ȵiaʔ˧

[ɕ] 西 ɕi˧ 虚 ɕy˧ 香 ɕie˧ 小 ɕiɔ˥ 信 ɕiŋ ˧˥ 孙 ɕyeŋ˧ 兄 ɕiɔŋ˧ 锡 ɕiʔ˧

[k] 古 ku˥ 街 ka˧ 沟 ke˧ 歌 kə˧ 港 kaŋ˥ 光 kuaŋ˧ 公 kɔŋ˧ 刮 kuaʔ˧

[kʻ] 苦 kʻu˥ 揩 kʻa˧ 口 kʻe˥ 可 kʻə˥ 糠 kʻaŋ˧ 矿 kʻuaŋ ˧˥ 空 kʻeŋ˧ 扩 kʻuaʔ˧

[ŋ] 悟 ŋu ˧˥ 捱 ŋa˩ 藕 ŋe ˧˥ 饿 ŋə˩ 昂 ŋaŋ˧ 岳 ŋɔʔ˧

[x] 虎 xu˥ 鞋 xa ˧˥ 猴 xe˧ 河 xə ˧˥ 杭 xaŋ ˧˥ 荒 xuaŋ˧ 红 xoŋ˧ 豁 xuaʔ˧

[ø] 雨 y˥ 优 y˧ 欧 e˧ 腰 iɔ˧ 恩 eŋ˧ 人 ieŋ˧ 翁 ɔŋ˧ 乙 iʔ˧

第二节 韵 母

丹阳话有 47 个韵母，包括自成音节的鼻音 [ŋ̍] 在内：

ɿ a æ e ə ɔ o ŋ̍ aŋ eŋ ɔŋ oŋ aʔ æʔ ɔʔ

i ɪ ia ie iɔ iŋ iaŋ ieŋ iɔŋ iʔ iaʔ iæʔ iɔʔ

u ua uæ ue uaŋ ueŋ uaʔ uæʔ

y Y ya yæ ye yŋ yaŋ yeŋ yʔ yaʔ yæʔ

在 47 个韵母中，[ya o iɔŋ yaŋ ŋ̍ yaʔ] 等 6 个韵母只用于说话音，[ieŋ iæʔ] 两个韵母只用于读书音。所以，就说话音来说，只有 45 个韵母，就读书音来说，只有 41 个韵母。需要说明的是 ɔŋ 韵里的 ɔ 和 oŋ 韵里的 o 比单独的 ɔ 和 o 舌位较高，圆唇度较小。

[i ɪ，y Y，a æ，ɔ o] 等几对韵母读音相近，由这几对元音组成的复合韵母 [ua uæ，ya yæ，aʔ æʔ，iaʔ iæʔ，uaʔ uæʔ，yaʔ yæʔ] 也容易混淆，下文举例时，将尽量找出声母声调相同的例字加以对比，就比较容易看出韵母的差别。

关于韵母 [i] 和 [ɪ] 还要加点儿说明。[i] 和 [ɪ] 单独做韵母是对立的，如“衣：烟|西：先|离：连”每组前字都是 [i] 韵，后字都是 [ɪ] 韵。在别的场合，[i] 和 [ɪ] 是不对立的：(1) i 可以做介音，ɪ 不做介音；(2) 当韵尾是 [-ŋ] 或 [-ʔ] 时，在 [tɕ tɕʻ ɕ ø] 等声母之后出现的是 [i]，如“因 [iŋ˧]，今 [tɕiŋ˧]，乙 [iʔ˧]，吉 [tɕiʔ˧]”，在其他声母之后出现的是 [ɪ]，如“兵 [pɪŋ˧]，笔 [pɪʔ˧]”。本文把这两个不单独做韵母的 [-i-] 和 [-ɪ-] 合并写作 [-i-]。

韵母读法举例如下：

[ɿ] 纸 tsɿ˥˧　字 tsɿ˩˧　持 ts'ɿ˧　池 ts'ɿ˧　次 ts'ɿ˥　丝 sɿ˧
　史 sɿ˥˧　时 sɿ˥

[ɑ] 疤 pɑ˧　败 pɑ˩˧　爬 p'ɑ˧　歪 vɑ˧　打 tɑ˥˧　泰 t'ɑ˥　债
　tsɑ˥　赊 sɑ˧

[æ] 班 pæ˧　办 pæ˩˧　排 p'æ˧　弯 væ˧　胆 tæ˧　炭 t'æ˥
　账 tsæ˩　三 sæ˧

[e] 杯 pe˧　贝 pe˥　配 p'e˥　威 ve˧　斗 te˥˧　偷 t'e˧　狗 ke˥˧
　口 k'e˥˧

[ə] 簸 pə˥˧　破 p'ə˥　多 tə˧　拖 t'ə˧　火 xə˥˧　搓 ts'ə˧　墓
　mə˥　饿 ŋə˩˧

[ɔ] 包 pɔ˧　砲 p'ɔ˥　高 kɔ˧　敲 k'ɔ˧　骚 sɔ˧　毛 mɔ˧　敖
　ŋɔ˧　拗 ɔ˥˧

[o] 爬 po˧　怕 p'o˥　加 ko˧　跨 k'o˥　沙 so˧　麻 mo˧
　牙 ŋo˧　哑 o˥˧

[ŋ̍] 安 ŋ̍˧　五 ŋ̍˥˧　你 ŋ̍˥　暗 ŋ̍˥　换 ŋ̍˩˧

[aŋ] 帮 paŋ˧　绑 paŋ˥˧　方 faŋ˧　枉 vaŋ˥˧　党 taŋ˥˧　汤 t'aŋ˧
　讲 kaŋ˥˧　双 saŋ˧

[eŋ] 本 peŋ˥˧　分 fəŋ˧　文 vəŋ˧　灯 teŋ˧　吞 t'eŋ˧　坑 k'eŋ˧
　针 tsaŋ˧　门 meŋ˧

[ɔŋ] 篷 p'ɔŋ˧　董 tɔŋ˥˧　通 t'ɔŋ˧　公 kɔŋ˧　孔 k'ɔŋ˥˧　虫
　tsɔŋ˥　送 sɔŋ˥　蒙 mɔŋ˧

[oŋ] 潘 p'oŋ˧　短 toŋ˥˧　贪 t'oŋ˧　乾 koŋ˧　款 k'oŋ˥˧　蚕
　tsoŋ˥　算 soŋ˥　瞒 moŋ˧

[ɑʔ] 八 pɑʔ˧　罚 fɑʔ˧　滑 vɑʔ˧　搭 tɑʔ˧　夹 kɑʔ˧　擦 ts'ɑʔ˧
　杀 sɑʔ˧　袜 mɑʔ˧

[æʔ] 百 pæʔ˧ 佛 fæʔ˧ 物 væʔ˧ 得 tæʔ˧ 格 kæʔ˧ 册 tsʻæʔ˧ 色 sæʔ˧ 墨 mæʔ˧

[ɔʔ] 北 pɔʔ˧ 福 fɔʔ˧ 读 tɔʔ˧ 托 tʻɔʔ˧ 哭 kʻɔʔ˧ 足 tsɔʔ˧ 鹿 lɔʔ˧ 屋 ɔʔ˧

[i] 比 pi˥ 披 pʻi˧ 肺 fi˨˦ 地 ti˩ 鸡 tɕi˧ 西 ɕi˧ 米 mi˨˦ 李 li˨˦

[ɪ] 扁 pɪ˥ 篇 pʻɪ˧ 棉 mɪ˧ 电 tɪ˩ 尖 tɕɪ˧ 先 ɕɪ˧ 脸 lɪ˨˦ 烟 ɪ˧

[ia] 加 tɕia˧ 写 ɕia˥ 泻 ɕia˧˨ 牙 ia˧ 哑 ia˥ 夜 ia˩

[ie] 江 tɕie˧ 酱 tɕie˨˦ 枪 tɕʻie˧ 箱 ɕie˧ 向 ɕie˨˦ 娘 ȵie˧ 凉 lie˧ 羊 ie˨˦

[iɔ] 表 piɔ˥ 票 pʻiɔ˨˦ 钓 tiɔ˧ 缴 tɕiɔ˥ 轿 tɕiɔ˩ 消 ɕiɔ˧ 苗 miɔ˧ 腰 iɔ˧

[iŋ] 兵 piŋ˧ 贫 pʻiŋ˧ 顶 tiŋ˥ 金 tɕiŋ˧ 请 tɕʻiŋ˥ 信 ɕiŋ˧˨ 人 niŋ˧ 印 iŋ˨˦

[iaŋ] □ȵiaŋ˧ 推开(人)

[ieŋ] 壬 ieŋ˧ 忍 ieŋ˨˦ 认 ieŋ˨˦

[ioŋ] 穷 tɕioŋ˧˨ 琼 tɕʻioŋ˧ 熊 ɕioŋ˨˦ 勇 ioŋ˥

[iʔ] 笔 piʔ˧ 劈 pʻiʔ˧ 滴 tiʔ˧ 积 tɕiʔ˧ 七 tɕʻiʔ˧ 歇 ɕiʔ˧ 灭 miʔ˧ 一 iʔ˧

[iaʔ] 脚 tɕiaʔ˧ 虐 ȵiaʔ˧ 约 iaʔ˧ 药 iaʔ˧

[iæʔ] 日 iæʔ˧

[iɔʔ] 局 tɕiɔʔ˧ 曲 tɕʻiɔʔ˧ 肉 ȵiɔʔ˧ 育 iɔʔ˧

[u] 补 pu˥ 夫 fu˧ 无 vu˧ 杜 tu˩ 古 ku˥ 虎 xu˥ 猪 tsu˧ 路 lu˩

[ua] 瓜 kua˧ 枴 kua˥ 花 xua˧ 化 xua˨˦ 瓦 ŋua˥

[uæ] 关 kuæ˧ 柺 kuæ˥˧ 灰 xuæ˧ 坏 xuæ ˨˦

[ue] 堆 tue˧ 对 tue ˨˦ 退 t'ue ˨˦ 跪 kue˩ 亏 k'ue˧ 灰 xue˧ 雷 lue˧

[uaŋ] 光 kuaŋ˧ 匡 k'uaŋ˧ 荒 xuaŋ˧

[ueŋ] 敦 tueŋ˧ 盾 tueŋ ˨˦ 滚 kueŋ˥˧ 坤 k'ueŋ˧ 昏 xueŋ˧ 轮 lueŋ˧

[uaʔ] 刮 kuaʔ˧ 扩 k'uaʔ˧ 滑 xuaʔ˧

[uæʔ] 骨 kuæʔ˧ 阔 k'uæʔ˧ 活 xuæʔ˧

[y] 居 tɕy˧ 举 tɕy˥˧ 娶 tɕ'y˥˧ 许 ɕy˥˧ 鱼 ȵy˧ 旅 ly˥˧ 芋 y˩

[Y] 捐 tɕY˧ 九 tɕY˥˧ 犬 tɕ'Y˥˧ 选 ɕY˥˧ 牛 ȵY˧ 柳 lY˩ 右 Y˩

[ya] 抓 tɕya˧ 靴 ɕya˧

[yæ] 揣 tɕ'yæ˥˧ 衰 ɕyæ˧

[ye] 追 tɕye˧ 罪 tɕye ˥ 炊 tɕ'ye˧ 翠 tɕ'ye ˨˦ 碎 ɕye ˨˦ 瑞 ɕye˩

[yŋ] 军 tɕyŋ˧ 群 tɕ'yŋ˧ 笋 ɕyŋ˥˧ 云 yŋ ˨˦ 熨 yŋ ˨˦ 运 yŋ ˩

[yaŋ] 旺 yaŋ˩

[yeŋ] 尊 tɕyeŋ˧ 准 tɕyeŋ˥˧ 春 tɕ'yeŋ˧ 孙 ɕyaŋ˧ 顺 ɕyeŋ˩

[yʔ] 绝 tɕyʔ˧ 缺 tɕyʔ˧ 血 ɕyʔ˧ 越 yʔ˧

[yaʔ] 刷 ɕyaʔ˧

[yæʔ] 说 ɕyæʔ˧ 出 tɕ'yæʔ˧

第三节 声韵组合

丹阳方言声母韵母的组合，请看下文表一“声母韵母组合例

字表”。这个表分三部分。一，声母与开口呼韵母的组合；二，声母与齐齿呼韵母的组合；三，声母与合口呼、撮口呼韵母的组合。表中空白的地方表示声母和韵母不相拼，能够相拼的地方都举出例字，有的是一个例字，有的是两个例字。举两个例字的时候，多数都照顾到读书音和说话音。

可以从声母和韵母两个方面来考察表中的声韵组合关系。从声母方面看：

(1) [p p'm] 可以跟除了 [ɿ ŋ̍] 以外的所有开口呼韵母相拼，不能跟撮口呼韵母相拼，跟齐齿呼韵母相拼时，只限于 [i ɪ iŋ iɔ iʔ] 等五个韵母；跟合口呼韵母相拼时只限于 [pu p'u] 两个音节。

(2) [f v] 只同开口呼里的一部分韵母相拼。跟齐齿呼、合口呼相拼时只限于 [i] 韵和 [u] 韵，其中 [vi] 这个音节属于读书音系统，常用的两个字“尾、味”的说话音是 [mi]；不常用的字里边，“未”也有 [mi] 和 [vi] 两个音。[fv] 都不拼撮口呼韵母。

(3) [t t'n l] 和韵母的拼合关系，大致上和 [p p'm] 相似。差别在于：[t t'n l] 跟齐齿呼、合口呼韵母相拼时，范围比 [p p'm] 宽。[t] 可以拼 [iɑ] 韵，但口语里只有一个“爹”字，可能是后起的读音。[t t'n l] 还可以跟合口呼 [ue ueŋ uæʔ] 相拼。[t l] 还可以跟撮口呼韵母 [ʏ] 相拼，但 [tʏ] 音节只有“丢”一个字。口语里很少用，可能是受官话方言的影响。

(4) [ts ts's] 可以跟 [ŋ̍] 韵以外的所有开口呼韵母相拼。除了 [u] 韵以外，不跟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韵母相拼。从发音部位上说，[z] 声母和 [ts ts's] 相同，但 [z] 声母只拼 [ɿ] 韵，限于“儿二”两字的白读，已见上文第一节例字。

(5) [tɕ tɕ' ȵ ɕ] 只拼齐齿呼和撮口呼韵母，不拼开口呼和合

口呼韵母。

(6) [k k' ŋ x] 只拼开口呼和合口呼韵母，其中 [ŋ] 拼合口韵时只限于 [ŋu] 这一个音节。值的注意的是，丹阳口语里“今朝”的“今”读 [kiŋ ˦]，相当于北京“这”的指代词读 [kiʔ ˧]，成为 [k] 声母可以拼齐齿呼韵母的两个例外。丹阳方言“今年”的“今”还是读 [tɕiŋ˧˦]。

(7) [ø] 声母在丹阳方言里受的限制最少，它可以跟开、齐、撮三呼的韵母相拼。但拼合口呼韵母时，只限于 [uɑ] 一个音节。

再从韵母方面看：

(1) 开口呼 [ŋ̍] 韵只拼零声母 [ø]，[ɿ] 韵只拼 [ts ts' s z] 四个声母。齐齿呼 [ieŋ iæʔ] 两韵也只能拼 [ø] 声母，[iɑŋ] 韵拼 [ȵ] 声母，口语里只有 [ȵiɑŋ]推开(人)。

(2) 开口呼韵母和合口呼韵母都不能和 [tɕ tɕ' ȵ ɕ] 等四个声母相拼；齐齿呼韵母和撮口呼韵母都不能跟 [k k'ŋ x；ts ts's z] 等八个声母相拼，上文说到的 [kiŋ ˦] 和 [kiʔ˧] 例外。

(3) 除了 [u] 韵以外（在跟声母的组合关系上，[u] 韵几乎和大多数的开口呼韵母一致），其他的合口呼韵母只拼 [t t' n l；k k' x] 等七个声母，[uɑ] 韵还能拼 [ø] 声母。撮口呼韵母一般来说只能和 [tɕ tɕ'ȵ ɕ ø] 五个声母相拼。[y Y] 还可以跟 [l] 母相拼。[tY] 音节只有“丢”字，参看上文。

表一 声母韵母组合例字表之一：开口呼

	ɿ	ɑ	æ	e	ə	ɔ	o	ŋ̍	ɑŋ	eŋ	ɔŋ	oŋ	ɑʔ	æʔ	ɔʔ
p		排巴	背班	背陪	波	包	巴		帮防	奔绷	篷	半盘	八拔	百不	剥北
p'		派怕	排盼	配陪	坡	抛	怕		胖旁	喷烹	篷捧	潘盘		拍泼	扑仆
m		埋麻	埋蛮	谋梅	磨	卯	麻		忙网	门闻	蒙	瞒馒	抹袜	末麦	摸木
f			翻	否					方防	分	风		发罚	弗勿	福伏
v		怀歪	回万	威					王黄	文闻			挖滑	物活	
t		带大	台丹	兜	多	刀桃			当堂	蹲登	东	断端	搭踏	得特	踱读
t'		泰他	台滩	偷颓	拖	掏桃			汤堂	吞腾	通	探团	榻塔	忒	托秃
n		奶拿	奶难		糯	脑	拿		囊	嫩能	弄	南暖	捺		诺
l		赖拉	赖懒	楼留	罗	老	哪		郎	轮冷	弄龙	卵乱	腊		落六
ts	资知	斋渣	才张	邹周	座助	遭招	渣		脏庄	针增	宗中	钻专	[illegible]斫	则植	捉足
ts'	雌痴	车叉	才残	凑臭	搓初	操超	叉		仓床	村城	聪充	川船	擦绰	册拆	戳触
s	斯诗	筛沙	鳃山	搜收	梭梳	骚烧	沙		桑床	神城	松	酸船	杀勺	涩式	缩束
z	儿二														
tɕ															
tɕ'															
ȵ															
ɕ															
k		街家	该间	狗	歌锅	高交	家瓜		刚江	根耕	公	甘官	夹甲	格	各角
k'		揩卡	开铅	口	柯科	考敲	卡跨		康	肯坑	空	看宽	掐确	克	壳哭
ŋ		捱	艾雁	藕	鹅我	熬咬	牙瓦		昂	硬		囡	□剪小口	额	颚岳
x		鞋下	孩衔	后	何和	浩孝	下花		杭降	恨杏	红烘	酣欢	匣瞎	黑	鹤霍
ø		挜矮	哀淹	欧儿	屙蜗	袄	鸦洼	安五	盎	恩樱	红翁	安完	鸭阿	遏	恶屋

表一 声母韵母组合例字表之二：齐齿呼

	i	I	ia	ie	iɔ	iŋ	iaŋ	ieŋ	iɔŋ	iʔ	iaʔ	iæʔ	iɔʔ
p	皮比	边			标	宾兵				鼻别			
pʻ	皮譬	偏			飘	拼平				匹撇			
m	米尾	棉			苗	民名				密灭			
f	飞												
v	微尾												
t	低题	颠爹	爹		刁	丁				滴跌			
tʻ	梯提	天田			挑	听				踢贴			
n		年研				人银				逆业			
l	离	连		凉	聊	林铃				力列	略掠		
ts													
tsʻ													
s													
z													
tɕ	齐棋	尖间	家借	姜街	焦交	今京			迥穷	积接	脚甲		局
tɕʻ	妻棋	千铅	斜	枪且	樵敲	亲青			琼穷	七切	鹊确		曲畜
ȵ	泥宜		惹	娘	鸟		□推开人		农戎		疟		肉褥
ɕ	西希	先衔	下写	香鞋	笑孝	心星			兄雄	息歇	削瞎		畜
k													
kʻ													
ŋ													
x													
∅	衣	烟嫌	夜牙	样夜	姚咬	因英		壬人	容雄	一噎	约鸭	日	浴辱

表一　声母韵母组合例字表之三：合口呼、撮口呼

	u	ua	uæ	ue	uaŋ	ueŋ	uaʔ	uæʔ	y	Y	ya	yæ	ye	yŋ	yaŋ	yeŋ	yʔ	yaʔ	yæʔ
p	布蒲																		
pʻ	铺蒲																		
m																			
f	夫巫																		
v	乌胡																		
t	都			堆		敦		夺		丢									
tʻ	土			推		饨		脱											
n	奴			内				纳讷											
l	卢如			雷		轮润		捋肋	旅	流留									
ts	朱锥																		
tsʻ	粗吹																		
s	书水																		
z																			
tɕ									居归	纠捐	抓		最锥	君秦		尊存	菊绝		拙术
tɕʻ									区	秋圈	□歪	揣	催吹	群寻		皴春	屈缺		撮出
ȵ									女虞	牛原					□推开人		泪月		
ɕ									絮岁	休宣	靴帅	帅	岁水	熏笋		孙逊	屑雪	刷	说刷
k	姑	乖瓜	乘关	规归	光	滚	刮括	国鸽											
kʻ	枯	快跨	环	亏	匡	昆	扩	阔磕											
ŋ	吾																		
x	呼胡	花	怀灰	回灰	荒黄	昏	豁滑	活盒											
ø		瓦蛙							余虞	悠元				允永	旺火～				

第四节　单字声调

丹阳话的声调，以单字而论，读书音有四个调，多数与古音的平上去入相当，不分阴阳；说话音四声分阴阳，但阳平、阳上、阴去相同，所以一共只有六个调。请看表二。

表二　丹阳方言声调表

调　类	调　值		调　形	例　　字
	文	白		
阴平	33	33	˧	包分东天新高花毛南凉入鱼
阳平		24	˨˦	皮房田前茶床船求河黄王羊
阴上	55	55	˥	宝粉董土走小手九口好有五
阳上		24	˨˦	马米晚女暖老冷软我眼引也
阴去	24	24	˨˦	报到灶四告化抱稻坐是近混
阳去		11	˩	慢烂硬夜病大笨待在跪夏限
阴入	4	3	ʔ˧	北福搭秃七捉尺说夹刻黑一
阳入		4	ʔ˦	麦禄肉月药薄服读食十局学

关于表里的例字，有一点需要说明。这里是按照单字的读音归的类，到了字组里边，归类又有些不同。如“毛南凉”等字，单说是阴平类，但作为字组的首字是阳平类；“抱稻近”等字，单说是阴去类，但作为字组的首字是阳上类。这个跟连读变调有关系。

丹阳话连读变调的时候，除上面所说的六个单字调外，增加四个调，一共有十个调。详细情形见著者的《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载《方言》1980年第2期85—122页。

第五节　两字组声调

我们把以一定的语法关系组合在一起的几个字称为“字组”。字组不等于“词”，例如“大风、好人”都是字组，但不是词。

单字进入字组，字调往往起变化。由于字组里边的单字变调而形成的字组声调，我们称它是连调。两字组有两字组的连调，三字组、四字组有三字组、四字组的连调。五个字以上的字组总是可以分成较小的单位的，所以一般不用讨论五字连调。在连调里边出现四个单字调以外的声调，一共有十个字调。

讲到字组连调的调类，必须把单字调中的长调（平声、上声、去声）和短调（入声）合并起来看，要是分别长调和短调，两字连调就有近二十种调式。把长调和短调一合并，两字连调就只有六个调式。合并以后的字调不便用五度制符号来标调，改用数字代码，必要的时候分别用直体表示平、上、去声，用斜体表示入声。见表三。

表三　字调和代码表

字调			代码	
			不分长短	分长短
˩	11	低平	1	1（长 1）
˩	1	低短		*1*（短 1）
˦˨	42	中降	2	2（长 2）
˨	2	半低短		*2*（短 2）
˧	33	中平	3	3（长 3）
˧	3	中短		*3*（短 3）
˨˦	24	中升	4	4（长 4）
˦	4	半高短		*4*（短 4）
˥	55	高平	5	5（长 5）
˥	5	高短		*5*（短 5）

两字连调的调式，把长调和短调合并，有六种，见表四。

表四　两字连调调式表

调式	分长短	例　字
11	11	大街　电表　渡船　便饭
	11	亮月　万一　练习　事实
	11	白酒　活动　杂货　十分
	11	特别　熟悉　活络　学习
21	21	东门　天井　公社　鸡蛋
	21	公尺　金笔　新译　生吃
24	24	火酒　胆气　报告　笑话
	24	小麦　正式　快活　上级
	24	墨水　八股　客气　十字
	24	角落　百合　植物　独立
33	33	信封　井水　土布　马戏
	33	水笔　请帖　印刷　了结
	33	国家　百货　热水　绿纱
	33	铁索　格式　木刻　六角
45	45	棉布　长短　平信　蚕豆
	45	头发　毛笔　灵活　提拔
55	55	开水　车站　南门　晴天
	55	钢笔　东北　松木　生活

由哪类字和哪类字组成的字组采取哪种调式，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只着眼单字的字调，这个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答。例如24调的字组，含有短调的例子不算，第一个字可以是1或4或5，第二个字也可以是1或4或5，就已经有九种组成方式。

要弄清楚两字连调和单字调的关系，不但是光凭单字的说话音字调不能说明，就是综合说话音和读书音的字调把单字分成八个调类（表二），也还是不能完全说明。得从古音出发，按照四

声和声母性质分成十六个基本字类，就是平、上、去、入四声各分清声母、次浊声母、喻母、全浊声母四类。见表五。表里标注的调类是单字的调类。

表五　单字字类表

<table>
<tr><th></th><th>清</th><th>次浊</th><th>喻</th><th>全浊</th></tr>
<tr><td>平</td><td>阴平 3
包边偏分
风刀东天
焦青西高
江枯花衣</td><td>阴平 3
毛门文南
男年来凉
人绒牛鱼</td><td>阳平 4
王云圆雄
油盐羊杨
摇营</td><td>阳平 4
皮房袍田
同前全斜
茶床船求
河黄红胡</td></tr>
<tr><td rowspan="2">上</td><td rowspan="2">阴上 5
宝本粉短
董土酒走
小纸主手
水九口好</td><td>阴上 5
五柳</td><td>阴上 5
有雨远野
酉养</td><td>阴去 4
抱伴犯稻
淡动坐罪
赵重是近
後厚混</td></tr>
<tr><td>阳上 4
马米晚尾
奶女暖老
冷软我眼</td><td>阳上 4
引也</td><td>阳去 1
笨鲍范待
弟在造兆
市舅件跪
亥旱杏</td></tr>
<tr><td>去</td><td>阴去 4
报变布票
破副带到
炭灶菜四
告气化货</td><td>阳去 1
帽慢面万
内嫩烂路
外魏</td><td>阳去 1
右位胃运
夜样</td><td>阳去 1
病步饭大
代地电定
队字事寿
树旧汗县</td></tr>
<tr><td>入</td><td>阴入 3
北八福搭
秃七雪竹
尺说夹刻
黑瞎鸭一</td><td>阳入 4
麦墨木袜
蜡六绿力
热肉月</td><td>阳入 4
叶药</td><td>阳入 4
薄白服佛
独读毒杂
食实十熟
局合学活</td></tr>
</table>

现在把两字组按第一字和第二字的字类排列举例，每一种组合标注所用连调调式，见表六。表左是第一字古四声清浊，表头是第二字古四声清浊。表里平声入声喻母字附于全浊声母，上声喻母字附于清声母。去声次浊包括喻母字。从表六可以看出：

(1) 有三种调式（21，45，55）主要出现在第一字为平声的两字组里，有三种调式（11，24，33）主要出现在第一字为仄声的两字组里。每一种调式适用的范围也是清楚的，尽管有一些例外。

(2) 前后两个字的字类都相同的两字组，可以有一种以上的调式，但是总有一个调式是主要的，此外可能有一个次要的，余下是少数例外。只有少数几种组合有势均力敌的两种调式。

如果撇开那些“例外”，只考虑主要和次要的调式（在某些组合中，“次要”和“例外”只是稍有差别，难于严格区分），就可以画出表七：两字组调式分布表。

表里用粗体字印的是主要的调式，用细体字印的是次要的调式。有一处加虚线方框，表示第一字为平次浊、平全浊及喻母，第二字为平全浊及喻的字组，除45调外也用21调，二者都是主要的调式。

从表七可以看出来：第一个字可以归纳成四大类：（甲）阴平（平清）；（乙）阳平（平次浊、平全浊及喻母）；（丙）阴仄（上清及喻母、上次浊、去清、入清、入次浊）；（丁）阳仄（上全浊、去次浊、去全浊、入全浊及喻母）。第二个字可以归纳成两大类：(A) 阴平（平清、平次浊），(B) 其余；只有入声清声母字特殊，当第一字是平声的时候，它属于B类，当第一字是仄声的时候，它属于A类。第一字是丁类的时候，第二字全都一样，不用分AB。

表六 两字组连调表

	平清	平次浊	平全浊及喻母	上清及喻母	上次浊	上全浊
平清	21 东西 夫妻	21 东门 金鱼	55 天平 丹阳 21 公平 封皮	55 开水 烧饼 21 天井	55 经理 虾米	55 天下 师父 21 猪圈
平次浊	55 人家 年糕 21 农村 文科	55 南门 眉毛 21 名流	45 轮盘 21 人才 银元	45 牙齿 棉袄	45 牛奶 纹理	45 娘舅 文件
平全浊及喻母	55 晴天 洋葱 21 阳沟 葵花	55 杨梅 便宜 21 河流 遗留	45 头绳 黄河 21 同情 要求	45 红枣 油水	45 头脑 行李 55 杨柳	45 徒弟 肥皂
上清及喻母	33 肩担 火车 55 小鸡	33 好人 小名 55 可怜	24 酒瓶 小姨 33 演员	24 草稿 雨伞 33 井水 小粉	24 炒米 好老	24 早稻 好像
上次浊	33 米汤 眼睛	33 晚娘 老姜 24 美人	24 柳条 米虫	24 老手 藕粉 33 老虎 耳朵	24 晚米 鲁莽	24 勉强 冷静 33 女士
上全浊	11 丈夫 舅家	11 后门 象牙 21 鲍鱼 距离	11 肚皮 奉承 24 奉陪	11 稻草 户口 24 下等	11 道理 父母 24 妇女	11 舅舅 动静 24 静坐 后盾
去清	33 背心 更加 21 将军	33 正门 对联	24 太阳 戏台 33 教员	24 对手 细巧 33 戒指 翅膀	24 碎米 咒语	24 布被 界限 33 细菌
去次浊	11 冒充 夜班	11 庙门 闰年	11 面皮 弄堂 24 望头	11 孟子 右手	11 糯米 砚瓦 24 料理	11 味道 运动 24 内弟
去全浊	11 电灯 寿星 24 自家	11 大门 状元	11 栈房 现成 24 电池	11 弹子 事体 24 大姐	11 地理 号码 24 代理	11 地下 豆腐 24 附近
入清	33 国家 菊花	33 北门 客人	24 骨头 发条	24 黑板 脚爪 33 拍粉 急诊	24 国语 尺码	24 黑市 发动 33 急件
入次浊	33 辣椒 肉松	33 腊梅 肉麻	24 木头 热和	24 猎狗 默写 33 月饼 热水	24 木耳 物理	24 幕后 虐待
入全浊及喻母	11 药方 滑稽	11 石榴 熟人	11 白糖 药房	11 独子 药水 24 滑爽 局势	11 白米 妯娌 24 阅览	11 活动 石臼 24 秩序 穴道

表六 两字组连调表

	去 清	去次浊	去全浊	入 清	入次浊	入全浊及喻母
平 清	55 花布 天气	55 花样 公寓	55 车站 腔调	55 公式 昆曲	55 沙漠 猪肉	55 包袱 风俗
	21 冬至 单裤	21 灯迷 汤面	21 鸡蛋 生字	21 公尺		
平次浊	45 棉裤 凉快	45 门面 原料	45 毛病 牛痘	45 毛笔 颜色	45 名目 牛肉	45 明白 灵活
平全水浊及喻母	45 脾气 红布	45 红利 平面	45 皮匠 形状	45 头发 圆桌	45 红木 阳历	45 茶叶 圆滑
	55 平辈		55 闲活			
上清及喻母	24 宝贝 野菜	24 野味 姊妹	24 早饭 火候	33 宝塔 小雪	24 小麦 狗肉	24 小学 火药
	33 板凳 小菜		33 远视	24 首饰 总督		33 土著
上次浊	24 女婿 瓦片	24 马路 礼貌	24 五代 领会	33 老式 女客	24 眼力 满月	24 马达 老实
	33 暖气 武戏		33 马队	24 纽约	33 软木	33 软席
上全浊	11 道教 釜盖	11 市面 受用	11 后代 近便	11 动作 稻壳	11 部落 静脉	11 拒绝 技术
	24 淡菜 下处	24 待遇	24 重大	24 幸福	24 动物	
去 清	24 告诉 究竟	24 顾问 正面	24 教授 固定	24 背脊 报答	24 数目 快乐	24 算术 化学
	33 快信 对抗			24 正式 教室		
去次浊	11 内线 慢性	11 利用 议论	11 内地 梦话	11 面积 利息	11 亮月 闹热	11 练习 痢疾
	24 路数 闷气	24 命运	24 茂盛		24 毅力	24 内侄
去全浊	11 夏布 旧货	11 大路 座位	11 便饭 大字	11 豆汁 调拨	11 大麦 地狱	11 大学 事实
	24 饭店 大蒜		24 顺遂	24 上级		24 大局
入 清	24 百姓 客气	24 铁路 拍卖	24 笔顺 编号	33 格式 发作	24 角落 泼辣	24 发达 刻薄
	33 百货 竹布	33 瞎闹	33 必定		33 七月	33 接洽
入次浊	24 日记 热带	24 月亮 木料	24 绿豆 木匠	33 蜡烛 额角	24 日历 目录	24 墨盒 疟疾
	33 杌凳		33 瘌痢		33 腊肉	33 木屐
入全浊及喻母	11 石印 杂货	11 学问 特为	11 白字 服事	11 服帖 熟悉	11 毒辣 活络	11 毒药 学习
	24 鼻涕 俗气	24 熟练 学位	24 十字	24 合作	24 植物 独立	24 集合 阅读

表七 两字组调式分布表

<table>
<tr><td rowspan="2" colspan="2">第二字
第一字</td><td colspan="2">A</td><td>A/B</td><td colspan="10">B</td></tr>
<tr><td>平清3</td><td>平次浊3</td><td>入清3</td><td>上清及喻5</td><td>去清4</td><td>平全浊及喻4</td><td>上次浊4</td><td>上一浊4</td><td>去次浊1</td><td>去全浊1</td><td>入次浊4</td><td>入全浊及喻4</td></tr>
<tr><td>甲</td><td>平清3</td><td colspan="2">21</td><td colspan="11">55 21</td></tr>
<tr><td rowspan="2">乙</td><td>平次浊3</td><td rowspan="2" colspan="2">55
21
45</td><td rowspan="2" colspan="11">21 45
55</td></tr>
<tr><td>平全浊及喻4</td></tr>
<tr><td rowspan="5">丙</td><td>上清及喻5</td><td rowspan="5" colspan="3">33
24</td><td rowspan="5" colspan="2">24
33</td><td rowspan="5" colspan="8">24
33</td></tr>
<tr><td>上次浊4</td></tr>
<tr><td>去清4</td></tr>
<tr><td>入清3</td></tr>
<tr><td>入次浊4</td></tr>
<tr><td rowspan="4">丁</td><td>入全浊及喻4</td><td rowspan="4" colspan="13">11
24</td></tr>
<tr><td>上全浊 4
1</td></tr>
<tr><td>去次浊1</td></tr>
<tr><td>去全浊1</td></tr>
</table>

两字相连，不一定变调，即不一定采取两字连调。主要看两字之间的语法、语义关系。采取连调的多数是名名、形名偏正字组和并列字组，表六里边所举的例子绝大多数属于这两类。但是这两类也有不变调即各自保留单字调的。例如：

字^{1} 典^{5}　房^{4} 东^{3}　灯^{3} 罩^{4}　代^{1} 表^{5}

另一方面，主谓字组、动宾字组、动词带修饰或补充成分的字组一般不变调。例如：

天^{3} 冷^{4}　动^{4} 手^{5}　打^{5} 碎^{4}　代^{1} 表^{5}

变调的比较少，往往意义已经专门化。例如：

随^{4}便^{1}→21　受^{4}用^{1}→33　推^{3}翻^{3}→21

第六节　三字组声调

三个字的组合可以分为前一后二、前二后一、三字并列三类。

前一后二的三字组，第一个字决定整个调式。第一个字分甲乙丙丁四类，和两字组相同。所引起的调式也分别和两个字的调式相当。

首字字类	两字组调式	三字组调式
甲（阴平）	55；21	555/211
乙（阳平）	45；55	455/（555）
丙（阴仄）	33；24	333/224
丁（阳仄）	11/（24）	111/（224）

用分号隔开的，两种调式适用的范围不同，后一个字的声调起作用；用斜线隔开的，两种调式适用的范围相同，后一个字或后两个字的声调不起作用。加括号的调式例子数量较少。举例如表八。

前二后一的三字组的主要倾向是前两个字用连调，第三个字保留原来的声调。这又可以分别三种情形。

(a) 前两个字原来就用两字连调，第三个字加上去之后，声调无变化。例如：

近视^{11}眼^{4}	鼻头^{11}尖^{3}	橡皮^{11}底^{6}	大字^{11}报^{4}	样板^{11}戏^{4}
生字^{21}本^{5}	仙人^{21}掌^{5}	香烟^{21}灰^{3}	偷针^{21}眼^{4}	天然^{21}气^{4}
七巧^{24}板^{5}	墨水^{24}瓶^{4}	小米^{24}饭^{1}	太平^{24}洋^{4}	国际^{24}法^{3}
火车^{33}站^{1}	指甲^{33}背^{4}	老虎^{33}洞^{1}	镇江^{33}醋^{4}	热水^{33}瓶^{4}
邮政^{45}局^{1}	南货^{45}店^{4}	游泳^{45}衣^{3}	罗汉^{45}松^{3}	头发^{45}根^{3}
狮子^{55}头^{4}	元宵^{55}节^{3}	三伏^{55}天^{3}	慈姑^{55}片^{4}	杨柳^{55}树^{1}

表八　前一后二的三字组连调表

首字		后二字 33调	后二字 55调	后二字 11调	后二字 45调	后二字 24调	后二字 21调
甲类	555	新北门　高板凳	东车站　香粳米	亲弟兄　川贝母	酸牛奶　花和尚	西太后　秋海棠	三姑娘　金苍蝇
	211	方格子　双职工	新南门　三姨娘	高帽子　生石膏	香洋碱　真红木	新产品　空架子	真工夫　新名词
乙类	455	毛背心　长板凳	牛魔王　红铅笔	男病房　红鼻头	男朋友　黄皮鞋	蓝墨水　圆脚盆	男高音　糖花生
	555	毛手巾　糖滚汤		油面筋　红面孔	红头绳	黄蚂蚁	
丙类	333	纸老虎　野菊花	总医院　冷开水	小地方　土办法	细毛线	反比例　副作用	总开关　土专家
		冷板凳　老北门	武老生　半杯茶	老地方　絮裤子	好脾气	老一套　女秀才	老先生　懒姑娘
		絮背心　酱水菜	副经理	铁板碗　绿帽子	骨结核	副主任　铁算盘	黑猩猩　急先锋
	224	表弟兄	小南门　孔夫子	紫药水	土皇帝　野和尚	手指头	
			老师傅　冷开水	臭豆腐	老脾气　女同学	辣白菜	
			副经理　四姨娘	素什娘	臭皮匠　短头发	簸篓子	
丁类	111	白衬衫　下半年	后房门　孟夫子	帽匣子　直肚肠	白头发　淡颜色	白木耳　市政府	
		夜快车　旧脑筋	饭筲箕　白眉毛	大肚皮　笨办法	内蒙古　旧门牌	硬骨头　大女儿	
	224	大嫂嫂				十姊妹	大姑娘　（行第）
		二嫂嫂				淡竹叶	二姑娘

(b) 前两个字原来就用两字连调，但加上第三个字之后，由一种调式换成另一种调式。第三个字本身不变调。例如：

糯米^{11}饭^{1} 24－1　大半^{11}夜^{1} 24－1　茉莉^{33}花^{3} 24－3　五香^{21}豆^{1} 45－1

娘家^{55}人^{3} 45－3　羚羊^{21}角^{3} 55－3　金刚^{21}经^{3} 55－3　鸡蛋^{21}糕^{3} 55－3

三月^{33}三^{3} 55－3　金钱^{22}豹^{4} 55－4　三点^{33}半^{4} 55－4　金刚^{21}钻^{4} 55－4

就大多数例子说，变调的调式和原来的调式是有关系的，如 21 和 55 都是第一字为平声的调式，21 和 45，55 和 45 也是这样，33 和 24 都是第一字为阴仄的调式，11 和 24 原来也有些交叉。

(c) 前两个字原来不用两字连调（动宾关系等等的组合），加上第三个字之后，采用了两字连调，但第三个字却不变调。例如：

自^{4}来^{3}水^{5} 11－5　大^{4}西^{3}洋^{4} 11－4　地^{1}球^{4}仪^{3} 11－3　凤^{1}尾^{4}鱼^{3} 11－3

催^{3}眠^{3}曲^{3} 21－3　三^{3}联^{3}单^{3} 12－3　牵^{3}牛^{3}花^{3} 21－3　无^{3}花^{3}果^{3} 21－5

劈^{3}柴^{4}刀^{3} 24－3　理^{4}发^{4}店^{4} 24－4　八^{3}行^{4}书^{3} 24－3　九^{5}头^{4}鸟^{5} 24－5

吸^{4}铁^{3}石^{4} 33－4　立^{4}脚^{3}点^{5} 33－5　老^{4}光^{3}眼^{4} 33－4　粉^{5}蒸^{3}肉^{4} 33－4

留^{3}声^{3}机^{3} 45－3　寒^{4}暑^{5}表^{5} 45－5　裁^{4}纸^{5}刀^{3} 45－3　年^{3}夜^{1}饭^{1} 45－1

三^{3}字^{1}经^{3} 55－3　西^{3}游^{4}记^{4} 55－4　显^{3}微^{3}镜^{4} 55－4　消^{3}防^{4}队^{1} 55－1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前两个字的变调绝大多数合于两字组变调规律，只有少数例外。

以上都是第三字不变调的例子。这三类也都有全变调的例子，但是数量少得多。

(a)　远视^{33}眼^{4}　333　正经^{33}话^{1}　333　上海^{11}人^{3}　111　电灯^{11}费^{4}　111

　　中学^{55}生^{3}　555　黄杨^{55}木^{4}　555

(b)　小字^{24}报^{4}　333　新郎^{21}官^{3}　555　羊毛^{55}衫^{3}　455　大麦^{11}粥^{3}　224

(c)　四^{4}边^{3}形^{4}　333　刀^{3}斧^{5}手^{5}　555　洗^{5}面^{1}水^{5}　224　念^{1}书^{3}人^{3}　111

并列的三字组的声调基本上是前二字变，第三字不变。例如：

工^{3}农^{3}兵^{3} 21－3　四^{4}五^{5}六^{4} 24－4　车^{3}马^{4}炮^{4} 55－4　将^{4}士^{4}象^{1} 24－1

上^{4} 中^{3} 下^{4} 45－4　海^{5} 陆^{4} 空^{3} 33－3 元^{3} 明^{3} 清^{3} 45－3 数^{4} 理^{4} 化^{4} 22－4

两字组在语言里出现频繁，三字组次之，连续变调的主要情况上面做了说明。此外还有四字组、叠字和衬字、数词、后缀、助词以及人名、地名等等也都有变调的情况，这里不一一说明，请看《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

第二章　丹阳方言同音字表

几点说明

（1）字表按韵母次序排列，并注明页码以便检索。

ɿ，i，u，y，I，Y …………………………………… （16—19）
ɑ，iɑ，uɑ，yɑ …………………………………… （19—20）
æ，uæ，yæ …………………………………… （21—22）
e，ie，ue，ye …………………………………… （22—23）
ə，ɔ，iɔ，o …………………………………… （24—26）
iŋ，yŋ …………………………………… （26—27）
ɑŋ，iɑŋ，uɑŋ，yɑŋ …………………………………… （27—28）
eŋ，ieŋ，ueŋ，yeŋ …………………………………… （28—30）
ɔŋ，iɔŋ，oŋ，ŋ̍ …………………………………… （30—31）
iʔ，yʔ …………………………………… （32）
ɑʔ，iɑʔ，uɑʔ，yɑʔ …………………………………… （32—33）
æʔ，iæʔ，uæʔ，yæʔ …………………………………… （33—34）
ɔʔ，iɔʔ …………………………………… （34—35）

同一韵母的按声母次序排列。声母的次序是：

p，pʻ，f，v，t，tʻ，k，kʻ，x，tɕ，tɕʻ，ɕ，ts，tsʻ，s，z，m，n，ȵ，ŋ，l，ø零声母居于最后。

（2）文言读音和白话读音的表示法：

□ { 文白同音。
　　只有文读（口语里不用这个字）。

□̲ { 文白都有，白读
　　只有白读（只见于口语，字书里可能查得出“本字”，但一般文言文里不见）。

□文白都有，文读。

□较特别的白读；较特别的第二白读。

请注意：这里所说“文读”指中小学课本还用文言编写的时代的读音，课本改用白话编写以后，应该是按普通话发音了。

(3) 白读只见于唯一字组时，按变调中的实际调值标调，例如：

me˧ 眉　mi˥眉～毛

有的连下一字也是特殊发音，就一同注音。例如：

kiŋ ˨˦今～朝［kiŋ ˨˦　tɕiɔ ˧］　　meŋ ˥明～朝［meŋ ˥tɕiɔ ˥］

(4) 只在固定字组中出现的字，第二字不另出条，整个字组用连读的调值标调。例如：

piʔ˧　pɔʔ˩　枇杷　　lɔ ˩　pɔʔ˧　萝卜

(5) 丹阳话里一组同音的字往往对应普通话里的几组不同音的字，字表中分别用汉语拼音字母注明。还有丹阳话里一个字有几个意义，在普通话里读音不同，也分别注明。例如：

pæ ˩　拜败稗 bài 背背脊 bèi 背负 bēi 扮 bàn

1

tsɿ˧　资姿咨滋辎锱缁 zī　知蜘支枝肢栀脂之芝 zhī

tsɿ˥　紫姊子 zǐ 纸咫指止趾址 zhǐ

tsɿ ˩　瓷慈磁词祠辞 cí　池迟治～鱼 chí　旨 zhǐ

tsɿ ˩　恣 zì　制製智致稚至挚置志誌痣帜 zhì

tsɿ˩　自字 zì　寺 sì　滞痔治 zhì　柿 shì

ts'ɿ˧　疵 cī　兹滋 zī 雌瓷慈磁词祠辞 cí　哆痴蚩嗤 chī　驰池迟匙持弛 chí

ts'ɿ˥　此 cǐ　侈耻齿 chǐ

ts'ɿ ˧˥	刺次赐伺 cì 厕 cè 翅啻 chì
sɿ˧	斯撕私司丝思 sī 师狮尸屍诗施 shī
sɿ˥	死 sǐ 豕矢史使驶始屎 shǐ 施姓 shī
sɿ ˧˥	四驷肆似祀 sì 时鲥 shí 世势逝噬氏是示视嗜士仕柿试恃 shì 峙 zhì
sɿ˩	巳嗣饲 sì 事誓市侍 shì
zɿ˥	儿~子 ér
zɿ˩	二~叔~姐 èr

i

pi˥	鄙比 bǐ
pi˥po˥	琵琶 pí·pá
pi ˧˥	敝蔽币斃闭陛 bì 皮疲脾 pí 泌秘 bì, mì 被布~ bèi
pi˩	弊避篦 bì 鐾 bèi
p'i˧	批砒披丕 pī 皮疲脾鼙 pí 辔 pèi
p'i˧ pɑ˧	琵琶，枇杷 pí·pá
p'i ˥	痞 pǐ
p'i ˧˥	譬屁 pì 臂 bèi
fi˧	飞非扉绯妃 fēi
fi˥	匪榧菲诽 fěi
fi ˧˥	肥 féi 废肺费吠沸 fèi
vi˧	微薇 wēi 维惟唯 wéi
vi˥	尾 wěi
vi ˧˥	未味 wèi
ti˧	低 dī
ti˥	底抵 dǐ
ti ˧˥	题提蹄啼 tí 帝棣缔弟第地 dì
ti˩	弟第地 dì
t'i˧	梯 tī 题提蹄啼 tí 屉 tì
t'i˥	体 tǐ
t'i ˧˥	替涕剃 tì 隄 ˧˥ dī 递 dì
t'i ˧˥	peŋ ˧˥ 嚏喷 tìpèn
tɕi˧	鸡稽羁奇奇偶饥肌几基箕姬机讥饑 jī 家们 jiā
tɕi ˥	挤己幾 jǐ 姐 jiě

tɕi˦˥ 祭际济霁荠剂计继系~绳子寄冀记纪既季 jì 齐脐奇骑棋期旗麒 qí

tɕi˦˥ 技妓忌 jì 及来不~ jí

tɕʻi˧ 妻栖欺 qī 溪 xī

tɕʻi˥ 启起岂 qǐ

tɕʻi˦˥ 齐脐奇骑其棋期旗麟 qí 砌契器弃气 qì

ɕi˧ 西犀奚溪羲牺嬉熙希稀 xī 些 xiē 携 xié

ɕi˥ 洗徙喜蟢 xǐ

ɕi˦˥ 细戏系係 xì

mi˧ 迷眯谜灯谜弥糜麋 mí 尾~巴 wěi

mi˥ 眉~毛 méi

mi˦˥ 米 mǐ 尾~巴 wěi

mi˩ 谜~语 mí 未味 wèi wèi

ɲi˧ 尼泥呢呢绒霓 ní 宜疑 yí 耳~朵 ěr

ɲi˥ 你拟 nǐ

ɲi˦˥ 倪 ní

ɲi˦˥ 谊诣 yí

ɲi˩ 腻 nì 艺 yì

li˧ 犁黎离分离篱璃罹厘狸 lí

li˦˥ 梨 lí 礼李里裹理鲤 lǐ 励丽俪戾詈 lì

li˩ 例厉隶荔利痢吏 lì 离~城近 lí

i˧ 衣依伊医 yī 仪夷痍彝怡贻颐遗 yí 懿 yì

i˥ 以矣已倚 yǐ 宜便~ yí

i˦˥ 移姨 yí 蚁椅 yǐ 意义易容~曳臂 yì

i˩ 议异 yì

u

pu˥ 补 bǔ 辅 fǔ

pu˦˥ 布佈怖 bù 蒲菩 pú

pu˦˥ tɔ˥ 葡萄 pú. táo

pu˩ 部簿步埠 bù

pʻu˧ 铺 pū 蒲菩 pú

p'u˧ t'ɔ˧	葡萄 pú, táo	t'u˧	徒图屠塗 tú
p'u˥	普谱浦圃 pǔ 捕哺 bǔ 甫脯 fǔ	t'u˥	土吐 tǔ
		t'u˩˧	吐呕吐兔 tù
fu˧	夫肤敷麸 fū 巫诬 wū	ku˧	姑沽辜箍孤 gū
		ku˥	古估股鼓瞽 gǔ
fu˥	府俯腑斧抚 fǔ	ku˩˧	故固雇顾 gù
fu˩˧	符扶芙浮蜉 fú 妇父付咐赋傅赴讣富副 fù 仆 pú, pū	k'u˧	枯 kū
		k'u˥	苦 kǔ
		k'u˩˧	库裤
		xu˧	呼乎 hū
fu˩	附驸负 fù 釜 fǔ 孵 fū	xu˥	虎浒 hǔ
vu˧	无芜毋梧 wú 乌呜 wū	xu˩˧	胡湖糊葫鬍狐壶 hú 户护沪怙祜 hù
vu˥	武鹉舞侮五伍 wǔ 污 wū	tsu˧	租 zū 猪诸诛蛛朱硃珠 zhū 锥 zhuī
vu˩˧	吴 wú 午忤捂 wǔ 务恶可~ wù 胡湖糊葫鬍狐壶 hú	tsu˥	祖组阻 zǔ 主煮渚 zhǔ
vu˩	雾误戊 wù 户护 hù	tsu˩˧	著箸注注蛀铸 zhù 除储厨 chú 搥 chuí
tu˧	都首~dū		
tu	堵赌睹 dǔ	tsu˩	苧柱住驻 zhù 槌棒~chuí
tu˩˧	妒蠹 dù 肚肚子 dǔ 徒图屠塗途 tú	ts'u˧	粗 cū 除储厨橱 chú 吹 chuī
tu˩	杜肚肚皮度渡镀 dù		

ts'u˥ 褚楚础处动词杵 chǔ 暑鼠 shū

ts'u˨˦ 处名词 chù 措 cuò

su˧ 苏酥稣 sū 书舒输殊 shū

su˥ 数动词黍暑薯 shǔ 水 shuǐ

su˨˦ 素诉塑溯 sù 庶恕数名词戍竖漱 shù

su˩ 树 shù

nu˧ 奴 nú 驽 nǔ

nu˨˦ 努 nǔ 怒 nù

ŋu˧ 吾 wú

ŋu˨˦ 晤寤悟 wù

lu˧ 卢炉颅泸芦庐 lú 如茹儒 rú

lu˥ 鲁 lǔ 乳汝 rǔ

lu˨˦ 橹滷 lǔ

lu˩ 路露鹭

u˨˦ 五

y

tɕy˧ 居车裾俱拘驹 jū 渠他 qú 归 guī

tɕy˥ 举榉矩 jǔ 句屦 jù 嘴 zuǐ 鬼 guǐ

tɕy˨˦ 瞿 qú 徐姓 xú

tɕy˨˦ 据锯动词倨踞巨惧遽 jù 醉 zuì 贵 guì

tɕy˩ 聚锯名词拒距具飓 jù 序叙绪 xù 穗一头 suì 柜跪 guì

tɕ'y˧ 蛆趋区躯驱 qū 徐 xú 墟黄～（地名） xū

tɕ'y˥ 取娶 qǔ

tɕ'y˨˦ 渠水渠瞿 qú 趣去 qù 脆 cuì

ɕy˧ 胥虚墟须鬚需 xū 尿 suī

ɕy˥ 许诩栩 xǔ

ɕy˨˦ 絮婿序叙绪 xù 岁遂顺～ suì

ɕy˧ 鱼渔虞姓 yú

ȵy˨˦ 女 nǚ

ly˧ 闾 lǘ

ly˥ 侣旅缕屡履 lǚ

ly˨˦ 驴 lǘ 吕 lǚ 虑 lǜ

y˧	淤迂 yū 鱼渔於余馀与隅愚虞娱于盂俞榆愉臾腴 yú
y˥	语雨宇禹羽 yǔ
y˦	予与 yǔ 御驭与参~誉豫寓喻谕 yù 围~裙 wéi 馁~小儿或病人（半）流质食物 wèi
y˩	预遇愈芋裕玉 yù

I

pI˧	鞭编蝙蝙边 biān
pI˥	扁匾贬 biǎn 便~宜 pián
pI˦	变 biàn
pI˩	便方便辨辩辫 biàn
p'I˧	篇偏翩 piān
p'I˦	骗片 piàn 遍 biàn 臂 p'I˦
tI˧	颠巅癫滇 diān 爹 diē
tI˥	点典玷 diǎn 掂 diān
tI˦	店踮奠淀钿 diàn 甜田填 tián
t'I˩	电殿佃垫靛 diàn
t'I˧	添天 tiān 甜田填恬阗 tián
t'I˥	舔忝 tiǎn
t'I˦	掭 tiàn
tɕI˧	尖歼煎笺缄监兼搛缣艰间房间奸肩坚 jiān 占沾詹瞻毡 zhān 蟾 chán
tɕI˥	剪减碱检简裥柬拣研 jiǎn 展辗 zhǎn 姐 jiě
tɕI˦	钱前钳掮 qián 缠 chán 箭溅饯践荐剑间间隔谏涧建键见槛鉴舰 jiàn 茧俭 jiǎn 槛 kǎn 占战 zhàn
tɕI˩	渐贱件健 jiàn
tɕ'I˧	籤签迁千谦愆骞牵铅 qiān 潜箝前钱钳黔钤乾~坤 qián 廛缠 chán

tɕʻI˥ 浅遣谴 qiǎn

tɕʻI˨˦ 欠歉縴 qiàn

ɕI˧ 暹纤仙籼鲜先 xiān 咸鹹衔闲嫌贤弦絃 xián 轩 xuān 扇动词 shān 陕 shǎn 蝉禅 chán 阐 chǎn

ɕI˥ 跣险显 xiǎn 宪 xiàn 癣 xuǎn 闪 shǎn

ɕI˨˦ 线羡霰陷馅限苋现献 xiàn 扇名词 shàn

ɕI˩ 县 xiàn 赡善鳝蟮缮膳擅 shàn

mI˧ 绵棉眠 mián

mI˥ 勉冕 miǎn

mI˨˦ 免 miǎn

mI˩ 面麪 miàn

nI˧ 年黏 nián 拈 niān 研妍严岩阎 yán

nI˥ 辇 niǎn

nI˨˦ 碾捻 niǎn 念廿 niàn 染 rǎn 彦谚唁砚验 yàn

nI˩ 念廿 niàn 砚验 yàn

lI˧ 廉簾镰濂连鲢联怜莲 lián

lI˨˦ 脸 liǎn 恋 liàn 里手～、心～ lǐ

lI˩ 殓练炼楝 liàn 敛 liǎn

I˧ 淹菸燕姓、地名烟胭焉 yān 言炎颜延筵 yán 然燃 rán 蔫 niān

I˥ 掩眼演衍兖 yǎn

I˨˦ 盐檐沿动词 yán 厌艳焰雁晏堰燕燕子咽宴 yàn 嫌贤～桥(地名) 絃 xián

I˩ 沿名词 醃 yàn 现 xiàn

Y

ty˧ 丢 diū

tɕy˧	鬏鸠阄纠 jiū 捐涓鹃 juān 券 quàn
tɕy˥	酒九久 jiǔ 捲 juǎn
tɕy˧˥	救究厩疚 jiù 韭 jiǔ 皱 zhòu 眷卷绢倦 juàn 求球囚泅 qiú 全泉拳权颧 quán
tɕy˩	就臼舅旧柩 jiù 袖 xiù 圈猪～ juàn 旋 xuán
tɕʻy˧	秋丘邱 qiū 求球囚泅 qiú 圈 quān 痊全泉拳权颧 quán
tɕʻy˥	揪 jiū 犬 quǎn
tɕʻy˧˥	劝 quàn
ɕy˧	修羞休 xiū 宣喧萱 xuān 旋现旋 xuán
ɕy˥	朽 xiǔ 选癣 xuǎn
ɕy˧˥	秀锈绣袖嗅 xiù 莠诱 yòu 玄悬 xuán 楦眩炫 xuàn
ɕy˩	旋～转 xuán
ɕy˥	宿星～ xiù
ȵy˧	牛 niú 揉 róu
ȵy˧˥	纽扭钮 niǔ 原 yuán 软 ruǎn
ȵy˩	愿 yuàn
ly˧	溜 liū 流刘留瘤榴硫 liú
ly˩	柳 liǔ
y˧	忧优悠 yōu 鸢冤渊 yuān 原源元沅鼋员缘 yuán
y˥	有友酉 yǒu 远 yuǎn
y˧˥	佑宥囿诱幼 yòu 院苑愿怨 yuàn 圆袁园猿辕援 yuán 阮 ruǎn
y˧˥ ie˩	鸳鸯 yuān·yāng
y˩	又右釉 yòu

a

pɑ˧	巴芭疤 bā
pɑ˥	把名、量把～他请来 bǎ 摆 bǎi
pa ˨˦	霸橘坝罢 bà 拜 bài 排牌 pái
pa˩	败稗 bài
p'ɑ˧	爬 pá
p'a ˨˦	怕 pà
vɑ˧	歪 wāi
va ˨˦	怀槐淮 huái
va˩	坏 huài
ta˥	打 dǎ
ta ˨˦	大 dàg 带戴穿戴 dài
ta˩	带——～dài
t'ɑ˧	他 tā
t'a ˨˦	太～～、～爷爷（曾祖） 汰泰 tài
kɑ˧	家张～jia 阶街 jiē
ka˥	解 jiě
ka ˨˦	界芥疥戒 jiè 懈 xiè
kɑɑ˧	揩 kāi
k'a ˨˦	卡 qiǎ
xɑ˧	呵呵气 hē
xa˥	诃 hē 蟹 xiè □～白读（[illegible]） □老～（傻、天真）
xa ˨˦	鞋 xié
xa˩	下——～子 xià
tsɑ˧	查姓渣 zhā 遮 zhē 蔗 zhè 斋 zhāi
tsa ˨˦	诈榨炸 zhà 债 zhài 昨 zuó 柞 酢 作 zuò 射～尿 shè
ts'ɑ˧	叉杈差相差 chā 茶搽查调查 chá 车 chē 钗差差使 chāi
ts'a˥	扯 chě
ts'a ˨˦	岔 chà 蔡 cài
sɑ˧	沙纱鲨 shā 赊 shē 筛 shāi
sa˥	洒 sǎ

sa˥˧　佘蛇 shé　赦舍宿舍 shè　晒 shài　柴 chái

sa˩　社射~箭麝 shè

ma˧　埋 mái　妈 mā　麻痳 má

ma˥　马 mǎ

ma˥˧　买 mǎi　码 mǎ　骂 mà

ma˩　卖 mài

na˥　哪 nǎ　那 nà

na˥˧　拿 ná　奶 nǎi

na˩　奈无~何 nài

ŋa˩　挨~时光；~着（触及） ái

la˧　拉 lá

la˩　赖癞 lài

a˧　挜 yà　啊 ā

a˥　矮 ǎi

ia

tia˧　爹 diē

tɕia˧　家傢加枷嘉笳佳 jiā

tɕia˥　假真假贾姓 jiǎ　假放假 jià　姐 jiě

tɕia˥˧　嫁架驾价 jià　借 jiè　茄 qié　霞 xiá　邪斜 xié

tɕia˩　谢 xiè

tɕʻia˧　斜 xié

ɕia˧　虾 xiā　霞瑕遐 xiá

ɕia˥　写 xiě

ɕia˥˧　下夏夏天 xià　暇 xiá　泻卸 xiè

ɕia˩　谢姓 xiè　夏姓 xià

ȵia˥˧　惹 rě

ia˧　鸦丫桠 yā　牙芽衙涯崖 yá

ia˥　雅哑 yǎ　野 yě

ia˥˧　爷 yé　也~是 yě　亚讶 yà

ia˩　夜 yà

ua

kua˧　瓜 guā　乖 guāi

kua˥　寡剐 guǎ　枴拐 guǎi

kua˥˧　挂卦 guà　怪 guài

k'ua˧ 誇 kuā

k'ua˨˦ 跨 kuà 快 kuài

xua˧ 花 huā

xua˥ □甩

xua˨˦ 华铧划 huá 化画 话 huà

ŋua˥ 瓦 wǎ

ua˧ 蛙洼 wā

ya

tɕya˧ 抓 zhuā

tɕ'ya˧ □歪

ɕya˧ 靴 xuē

ɕya˥ 甩 shuǎi

ɕya˨˦ 帅 shuài

æ

pæ˧ 班斑扳 bān 爿 pán

pæ˥ 摆 bǎi 板版 bǎn

pæ˨˦ 拜败稗 bài 背背背 bèi背负 bēi 扮 bàn

p'æ˩ 排牌 pái 坯 pī 攀 pān

p'æ˨˦ 派 pài 盼襻 pàn 绊 bàn

fæ˧ 帆翻番幡 fān 凡樊 fán

fæ˥ 反返 fǎn

fæ˨˦ 烦繁藩礬 fán 泛范犯梵贩 fàn

fæ˩ 范饭 fàn 樊姓 fán

væ˧ 弯湾 wān

væ˥ 晚 wǎn

væ˨˦ 回蛔 huí 还归还 huán 顽 wán

væ˩ 外 wài 汇会 huì 万 wàn

tæ˧ 呆 dāi 耽担动词丹单 dān

tæ˥ 胆掸 dǎn

tæ˨˦ 戴贷殆黛逮带 dài 台抬苔青苔薹 tái 担名词淡旦但诞 dàn 谈痰檀坛弹动词 tán 答~应 dā

tæ˩ 待怠代袋 dài 弹名词蛋 dàn

t'æ˧	胎苔舌苔 tāi 台抬 苔青~臺 tái 坍滩 摊瘫 tān 谭姓 谈 痰檀坛弹动词 tán
t'æ˥	坦袒 tǎn
t'æ˧˥	态太汰泰 tài 炭 叹 tàn 毯 tān
kæ˧	该 gāi 监间 jiān
kæ˥	改 gǎi 减碱拣裥 jiǎn
kæ˧˥	盖丐概溉 gài 鉴 涑~壁（地名） jiàn 钳 qián
k'æ˧	开揩 kāi 鹐铅 qiān
k'æ˥	凯慨 kǎi
k'æ˧˥	嵌 qiàn 去 qù
xæ˧	顽顽皮 wán
xæ˥	海 hǎi
xæ˧˥	孩 hái 鹹衔闲痫 xián
xæ˧˥	馅苋 xiàn
xæ˩	害亥 hài 陷限 xiàn
tsæ˧	灾栽 zāi 再 zài 斋 zhāi 盏 zhǎn 张章樟 zhāng
tsæ˥	长生长 zhǎng
tsæ˧˥	宰 zǎi 债 zhài 才材财裁才 cái 残 cán 馋 chán 赞潸 zàn 站立蘸 zhàn 丈仗杖帐账 涨瘴 zhàng 长~短 常场肠 cháng
tsæ˩	在 zài 站车站栈 zhàn
ts'æ˧	猜 cāi 才材财裁 才 cái 柴 chái 餐 cān 惭残 cán 搀 chān 馋 chán 昌菖 chāng 长~短肠场常尝 cháng
ts'æ˥	彩採睬 cǎi 产铲 chǎn 敞厂 chǎng
ts'æ˧˥	菜蔡 cài 畅唱 chàng

sæ˧	鳃 sāi 三 sān 山杉衫删珊 shān 商伤 shāng 裳 cháng 散松散 伞 sǎn 赏 shǎng 常～州 cháng	læ˧	来莱 lái 蓝篮阑兰栏 lán
sæ˨˦	赛 sài 散分～、九～ sàn 上 shàng 产～妇 chǎn 尝 cháng	læ˨˦	赖癞籁 lài 懒 lǎn
mæ˧	埋 mái 蛮 mán □姑母	læ˩	累困乏 lèi 滥烂 làn
mæ˥	买 mǎi 媒～人 méi □很	æ˧	哀挨埃 āi
mæ˨˦	卖 mài 晚 wǎn	æ˥	矮 ǎi
mæ˩	妹 mèi 嬷～～（祖母）mā	æ˨˦	爱艾 ài 还～有 hái 淹淹没 yān
uæ˧	难 nán		**uæ**
næ˥	乃 nǎi	kuæ˧	乖 guāi 冠鸡冠 关 guān
næ˨˦	奶 nǎi 奈 nài	kuæ˥	枴拐 guǎi
næ˩	耐 nài 难名词 nàn	kuæ˨˦	怪 guài 会～计 kuài 桧 guì 绘 huì 掼 guàn 环～子（耳环）huán
ŋæ˧	呆 ái 严门关严 颜姓 yán	k'uæ˧	筷 kuài
ŋæ˨˦	捱（挨）被 ái 眼 yǎn 颜～色 yán	k'uæ˥	㧟 kuǎi
ŋæ˩	碍艾 ài 雁 yàn	k'uæ˨˦	快块 kuài 蒯 kuǎi
		xuæ˧	怀淮槐 huái 灰 huī 环还归还 huán 顽 wán
		xuæ˨˦	坏 huài

	yæ
tɕʻyæ˧	撮
tɕʻyæ˥	揣 chuǎi 惴 zhuì
ɕyæ˧	衰 shuāi 随~上去（追上去）suí
ɕyæ˧˥	帅 shuài
	e
pe˧	杯碑悲 bēi
pe˥	彼 bǐ
pe˧˥	贝辈被衣~遭受 背背~、~负、~诵 bèi 陪赔裴 péi
pe˩	倍被~打备背背脊 bèi
pʻe˧	胚坯 pī 培陪赔裴 péi
pʻe˧˥	配佩帔 pèi
fe˥	否 fǒu
ve˧	危萎威 wēi 桅为行为韦 wéi
ve˥	委诿伪伟苇纬 wěi 尉慰蔚 wèi
ve˧˥	违围闱 wéi 餧畏谓 wèi
ve˩	卫为~谁位魏胃渭 wèi

te˧	兜 dōu
te˥	斗抖陡 dǒu
te˧˥	头投骰 tóu 斗窦逗 dòu
te˩	豆逗句~dòu
tʻe˧	偷 tōu 头投 tóu 頹 tuí
tʻe˥	敨 tǒu
tʻe˧˥	透 tòu
ke˧	勾钩沟 gōu
ke˥	狗苟 gǒu
ke˧˥	垢够构购 gòu 厚 hòu
kʻe˧	抠眍 kōu
kʻe˥	口 kǒu
kʻe˧˥	叩扣寇 kòu
xe˧	侯喉猴 hóu 鮈咸或甜得难受 hōu
xe˥	吼 hǒu □发怒
xe˧˥	厚後后侯候 hòu
tse˧	邹 zōu 周赒舟州洲 zhōu
tse˥	走 zǒu

tse ˨˦ 奏 zòu 昼皱咒骤 zhòu 肘帚 zhǒu 绸稠筹雠 chóu

ts'e˧ 抽 chōu 稠绸筹雠愁酬 chóu 尺工~chě

ts'e˦ 丑 chǒu

ts'e ˨˦ 凑 còu 臭 chòu 售 shòu

se˧ 搜馊 sōu 收 shōu

se˦ 手首守 shǒu

se ˨˦ 嗽 sòu 叟 sōu 瘦受绶授兽 shòu 愁 chóu

se˩ 寿 shòu

me˧ 梅枚媒煤霉眉 méi 谋 móu 某 mǒu 矛 máo

me˦ 每美 měi

me ˨˦ 妹 mèi 茂贸 mào 牡 mǔ

me˩ 味 mèi

ŋe˦ 偶 ǒu

ŋe ˨˦ 藕 ǒu

le˧ 楼 lóu 留瘤 liú 了助词 le

le ˨˦ 篓 lǒu 陋 lòu

le˩ 漏 lòu

e˧ 欧鸥 ōu 而儿 ér

e ˦ 呕吐 ǒu 殴 ōu 尔迩耳饵 ěr

e˩ 二 èr

ie

tɕie˧ 嗟皆阶街 jiē 偕 xié 将浆疆僵薑缰姜江 jiāng

tɕie˦ 解 jiě 者 zhě 奖桨蒋讲 jiǎng

tɕie ˨˦ 藉借介界芥疥戒诫届解押解 jiè 械 xiè 将~帅酱降下~ jiàng 墙强 qiáng 祥详 xiáng 像相似 xiàng

tɕie˩ 匠强倔~ jiàng 象~牙 xiàng

tɕʻie˧	枪腔 qiāng　墙强 qiáng　呛烟~人 qiàng　祥详翔 xiáng
tɕʻie˥	且 qiě　抢 qiǎng
tɕʻie˧˥	呛吃~了 qiāng　强勉~qiǎng
ɕie˧	相互相箱厢湘襄镶香乡 xiāng　降投~xiáng
ɕie˥	蟹 xiè　捨 shě　想享响饷 xiǎng
ɕie˧˥	鞋 xié　卸谢懈 xiè　赦舍社射麝 shè　相~貌像向 xiàng
ɕie˩	象动物 xiàng
ȵie˧	娘 niáng
ȵie˥	仰 yǎng
ȵie˧˥	酿 niàng　仰 yǎng
ȵie˩	让 ràng
lie˧	良凉量动词粮梁 liáng
lie˧˥	两 liǎng
lie˩	量名词亮 liàng
ie˧	央秧 yāng　扬 yáng　柔揉 róu
ie˥	也者~野冶 yě　养痒 yǎng
ie˧˥	羊洋杨阳 yáng　夜 yè　让壤 ràng　酿 niàng
ie˩	样 yàng

ue

tue˧	堆 duī
tue˧˥	对 duì
tue˩	队兑 duì
tʻue˧	推 tuī
tʻue˥	腿 tuǐ
tʻue˧˥	退 tuì
kue˧	闺规龟归 guī
kue˥	诡轨癸鬼 guǐ
kue˧˥	桂贵 guì
kue˩	柜跪 guì
kʻue˧	盔亏 kuī　魁奎逵夔葵 kuí
kʻue˥	愧 kuì
kʻue˧˥	溃匮馈揆 kuì

k'ue ˨˦ lue ˨˦ 傀儡 kuǐlěi

xue˧ 灰恢诙麾挥辉徽 huī 回蛔 huí

xue˥ 悔~棋毁 huǐ

xue ˨˦ 悔 huǐ 贿晦海 汇会绘荟秽惠慧 讳彙 huì

xue˩ 彗 huì

nue˩ 内 nèi

lue˧ 雷擂 léi

lue˥ 蕾磊累垒儡 lěi 泪 lèi

lue˩ 累连~类 lèi

ye

tɕye˧ 最 zuì 追锥 zhuī

tɕye˥ 嘴 zuǐ

tɕye ˨˦ 罪醉 zuì 赘缀 zhuì

tɕye˩ 缒坠 zhuì

tɕ'ye˧ 崔催摧 cuī 吹炊 chuī 垂 chuí

tɕ'ye ˨˦ 槌捶 chuí 脆翠 cuì 随~便 suí

ɕye˧ 虽 suī 绥随 suí

ɕye˥ 水 shǐ

ɕye ˨˦ 髓 suǐ 碎岁繐祟 遂隧 suì 髓 suǐ 萃悴瘁粹 cuì 睡税 shuì 锐瑞 ruì

ɕye˩ 瑞 ruì

ə

pə˧ 波菠玻 bō 波~

pə˥ 簸 bǒ 播 bō

pə ˨˦ 婆鄱

p'ə˧ 坡颇 pō 婆鄱 pó

p'ə ˨˦ 破 pò

tə˧ 多 duō 朵耳~。duo

tə˥ 躲 duǒ 多~高 duó

tə ˨˦ 驼驮 tuó 舵剁惰 堕 duò

tə˩ 大 dà

tə ˨˦ 都~是，~来 dōu

t'ə˧ 拖 tuō

t'ə˥ 妥 tuǒ 朵一~花 duǒ

t'ə˧˥	驼驮陀 tuó 唾 tuò
kə˧	歌哥戈 gē 锅 guō
kə˥	個 gè 果裹 guǒ
kə˧˥	过 guò
k'ə˧	柯苛科窠棵颗 kē
k'ə˥	可 kě
k'ə˧˥	课 kè
xə˧	呵呵气诃 hē 河荷～花和平～、温～hé
xə˥	火 huǒ
xə˧˥	河何 hé 祸货 huò
xə˩	贺 hè 和～面 huó
tsə˧	左 zuǒ
tsə˥	左佐 zuǒ
tsə˧˥	坐做 zuò 锄～头 chú
tsə˩	座 zuò 助 zhù
ts'ə˧	搓瑳 cuō 初 chū 锄刍雏 chú
ts'ə˧˥	挫锉错 cuò
sə˧	蓑梭唆罗～·suō 梳疏蔬 shū
sə˥	锁琐所 suǒ
mə˧	磨～刀魔摩摹 mó 模 mó, mú
mə˥	母父～拇 mǔ
mə˧˥	母公～亩 mǔ 暮慕墓募幕 mù
mə˩	磨～盘、～面 mò
nə˧˥	挪借钱 nuó 懦 nuò
nə˩	糯 nuò
ŋə˧	蛾鹅俄 é
ŋə˧˥	我 wǒ 卧 wò
ŋə˩	饿 è
lə˧	罗锣箩萝逻螺脶 luó 罗～嗦 luō
lə˥	裸 luǒ 虏 lǔ
lə˧˥	骡 luó 瘰～疬 luǒ 掳 lǔ
lə˩	摞 luò
ə˧	屙 ē 蜗 wō

ɔ

pɔ˧	包胞 bāo
pɔ˥	宝保堡饱 bǎo
pɔ˧˥	报抱豹爆 bào 雹 báo 袍 páo 瀑曝 pù
pɔ˩	暴刨鲍姓 bào

pɔ˨˦ 鲍~鱼 bào

p'ɔ˧ 抛脬泡名词 pāo 袍庖 páo 胞 bāo

p'ɔ˨˦ 炮砲泡动词疱 pào 跑 pǎo

tɔ˧ 刀 dāo 掉动词尾

tɔ˥ 捣祷岛倒~下来导 dǎo 盗悼 dào

tɔ˨˦ 到倒~出来、~挂道稻 dào 桃逃淘陶 táo

t'ɔ˧ 叨滔掏涛 tāo 桃逃淘陶 táo

t'ɔ˥ 讨 tǎo

t'ɔ˨˦ 套 tào

kɔ˧ 高膏篙羔糕 gāo 交茭胶 jiāo 觉~来 jué

kɔ˥ 稿 gǎo 绞搅 jiǎo

kɔ˨˦ 告 gào 酵窖觉睡~jiào 教动词 jiāo

k'ɔ˧ 敲 qiāo

k'ɔ˥ 考 kǎo

k'ɔ˨˦ 靠铐 kào 烤拷 kǎo

xɔ˧ 号呼~háo

xɔ˥ 好~坏 hǎo

xɔ˨˦ 毫豪壕濠 háo 好爱好浩耗 hào 孝 xiào

xɔ˨˩ 号~数、名~hào

tsɔ˧ 遭糟 zāo 昭招朝今~ zhāo 搔 sāo

tsɔ˥ 早蚤枣澡藻 zǎo 爪找 zhǎo 臊尿~气 sāo

tsɔ˨˦ 躁灶 zào 罩赵照 zhào 槽漕 cáo 朝~代潮嘲 cháo

tsɔ˨˩ 皂造 zào 兆肇召 zhào

ts'ɔ˧ 操 cāo 抄钞超 chāo 巢朝~代潮嘲 cháo

ts'ɔ˥ 草 cǎo 炒吵 chǎo

ts'ɔ˨˦ 曹槽漕 cáo 糙 cào

sɔ˧	骚臊~气 sāo　烧梢稍筲 shāo
sɔ˥	扫~地 sǎo，~帚 sào　少 shǎo
sɔ˧˥	燥 zào　肖~属（生肖） xiào　骚轻狂 sāo　愺快也，先到切 sào
sɔ˩	绍邵 shào
mɔ˧	毛髦茅 máo
mɔ˧˥	卯 mǎo　帽貌 mào
mɔ˩	冒 mào
nɔ˩	铙挠 náo　饶富~ ráo
nɔ˧˥	恼脑 nǎo
nɔ˩	闹 nào
lɔ˧	劳痨牢 láo　捞 lāo　撩 liáo
lɔ˧˥　pɔʔ˥	萝卜 luó·bo
lɔ˧˥	老 lāo
ŋɔ˧	敖熬嗷 áo
ŋɔ˧˥	咬 yǎo　傲 ào
ɔ˥	拗折断，於绞切
ɔ˧˥	奥懊拗不顺 ào　袄媪 ǎo　渼灌水于锅壶，於到切

io

piɔ˧	标膘镖彪 biāo　鳔 biào
piɔ˥	表褾锿 biǎo
piɔ˧˥	瓢嫖 piáo
p'iɔ˧	飘漂~浮 piāo　瓢嫖 piáo
p'iɔ˧˥	票 piào　漂~亮 piào；~白 piǎo
tiɔ˧	刁貂彫鹏凋 diāo
tiɔ˧˥	条调~解苕~帚 tiáo
tiɔ˧	钓吊 diào
tiɔ˩	调高~，~动　掉~下来 diào
t'iɔ˧	挑 tiāo　条调~解苕 tiáo
t'iɔ˧˥	跳眺粜 tiào
tɕiɔ˧	交郊茭蛟胶骄娇浇焦蕉椒 jiāo　朝今~、明~zhāo
tɕiɔ˥	绞狡搅矫缴剿 jiǎo
tɕiɔ˧˥	乔荞桥 qiáo

tɕiɔ˨˦	较窖醮 jiào 教我~你 jiāo; ~室、佛~ jiào 校~对 jiào; 学~ xiào
tɕiɔ˩	轿 jiào
tɕʻiɔ˧	敲锹缲~边跷 qiāo 樵乔桥荞侨 qiáo
tɕʻiɔ˥	巧悄 qiāo
tɕʻiɔ˨˦	俏峭翘窍 qiào
ɕiɔ˧	消宵硝销萧箫枵嚣枭骁 xiāo
ɕiɔ˥	小晓 xiāo
ɕiɔ˨˦	孝酵笑肖啸 xiào
ɕiɔ˩	效 xiào
miɔ˧	苗描瞄 miáo 猫 māo 锚 máo
miɔ˥	藐渺秒 miāo
miɔ˨˦	妙 miào
miɔ˩	庙缪姓 miào
ȵiɔ˧	饶 ráo
ȵiɔ˥	鸟 niǎo
ȵiɔ˨˦	袅 niǎo
ȵiɔ˩	绕 rào
liɔ˧	燎僚辽疗聊撩寥 liáo
liɔ˨˦	了瞭 liǎo
liɔ˩	料廖撂 liào
iɔ˧	妖夭邀腰幺 yāo 遥谣尧 yáo
iɔ˥	杳舀 yǎo
iɔ˨˦	摇窑姚 yáo 咬 yāo 要绕 yào
iɔ˩	耀鹞 yào

o

po˧	巴芭疤 bā 爬钯琶 pá 吧·ba
po˥	把名、量 bǎ
po˨˦	霸橘坝 bà
po˩	罢~了 bà
pʻo˨˦	怕 pà
ko˧	家傢加 jiā 瓜 guā
ko˥	假真~ jiǎ 寡剐 guǎ
ko˨˦	嫁架价 jià 枷 jiā 卦挂 guà
kʻo˧	夸 kuā 卡量追 qiǎ
kʻo˥	卡物哽在喉 qiǎ

k'o ˧˥	跨 kuà
xo˧	虾鱼~xiā 花 huā
xo ˧˥	下 xià 化 huà
xo' ˥ɕI' ˥	呵欠 hē·qiàn
xo˩	夏~天；姓 xià
tso˧	查山~；姓渣 zhā
tso ˧˥	茶搽查动词 chá
	诈榨炸 zhà 柞 zuò
tso˧	叉杈差缺欠 chā
ts'o ˧˥	岔 chà
so˧	沙纱鲨 shā
so ˧˥	晒 shài
mo˧	麻蔴 má 拇 mǔ 大~指头
mo˥	妈老~~mā
mo ˧˥	马码 mǎ
mo˩	骂 mà
no˧	拿 ná
ŋo˧	牙芽衙 yá
ŋo ˧˥	瓦 wǎ
ŋo˩	瓦~匠 wǎ
(1)o˧	哪~个，~里，~早晚
o˧	鸦丫桠 yā 洼 wā
o˥	哑 yǎ
o ˧˥	划~船，~得来 huá
o˩	画话华姓 huà

iŋ

piŋ˧	彬斌宾滨 bīn 频苹 pín 冰兵 bīng
piŋ˥	禀秉丙炳柄饼 bǐng
piŋ ˧˥	殡鬓 bìn 并併 bìng 凭平瓶屏 píng
piŋ˩	病并 bìng
p'iŋ˧	姘拼 pīn 贫苹 píng 凭平瓶屏
	枰萍 píng
p'iŋ˥	品 pǐn
p'iŋ ˧˥	评 píng 聘 pìng
tiŋ˧	丁钉名词叮疔 dīng
tiŋ˥	顶鼎 dǐng
tiŋ ˧˥	钉动词订 dìng 亭停 tíng
tiŋ˩	锭定 dìng
t'iŋ˧	厅 tīng 亭停廷庭 tíng
t'iŋ˥	艇挺 tǐng
t'iŋ ˧˥	听 tìng

kiŋ˨˦ 今~朝 [kiŋ˧tɕiɔ˧] jīn

tɕiŋ˧ 津今~年金襟巾斤筋矜 jīn 衾 qīn 茎京荆惊鲸精晶睛经 jīng

tɕiŋ˥ 锦尽紧仅瑾谨槿 jǐn 禁~不起 jīn 景警儆井颈 jǐng 径迳 jìng

tɕiŋ˨˦ 浸禁~止噤进晋觐近 jìn 境敬竟镜靖 jìng 劲 jìn, jìng 琴勤芹 qín 寻 xín 情晴 qíng

tɕʻiŋ˩ 濜[illegible]尽 jìn 静净 jìng

tɕʻiŋ˧ 侵钦亲 qīn 琴禽擒勤芹 qín 卿清轻青倾 qīng 情晴 qíng

tɕʻiŋ˥ 寝 qǐn 请顷 qǐng

tɕʻiŋ˨˦ 庆磬罄 qìng

ɕiŋ˧ 心歆辛新薪欣忻馨 xīn 兴~旺星腥猩 xīng 行~动形型 xíng

ɕiŋ˥ 省反~醒 xǐng

ɕiŋ˨˦ 信衅 xìn 刑邢 xíng 兴高~行品~杏幸性姓 xìng

miŋ˧ 岷民 mín 明鸣名铭 míng

miŋ˥ 闵悯敏泯皿 mǐn 茗冥瞑螟 míng

miŋ˨˦ 命~令 xìng

miŋ˩ 命性~ mìng

niŋ˧ 吟 yín 凝宁安~ níng 人仁杏~ rén

niŋ˨˦ 银垠龈 yín 迎 yíng

niŋ˩ 赁吝蔺躏 lìn 宁~可 nìng 认韧 rèn 任~姓 rén

liŋ˧ 林淋琳霖临邻鳞燐麟 lín 拎 līng 陵凌菱绫灵铃伶龄翎羚玲 líng

liŋ˥ 凛廪 lǐn 岭 lǐng

liŋ˧˥	零 líng　领 lǐng　令动词 lìng
liŋ˩	令名词 lìng
iŋ˧	音阴因姻殷 yīn　淫 yín　应~当鹰莺樱鹦~鹉英婴缨萦 yīng
iŋ˥	饮隐尹 yǐn　影郢颖颍 yǐng
iŋ˧˥	寅 yín　营赢 yíng　引 yǐn　印荫显中家胤 yìn 应~酬映 yìng
	yŋ
tɕyŋ˧	均钧君军 jūn
tɕyŋ˥	窘 jiǒng
tɕyŋ˧˥	竣俊骏浚峻濬郡 jùn　隽 juàn　裙 qún　秦 qín
tɕyŋ˩	菌 jùn
tɕʻyŋ˧	君裙 qún　秦 qín　寻浔 xún
ɕyŋ˧	熏燻薰勋 xūn　荀询旬 xún
ɕyŋ˥	笋榫 sǔn　迅 xùn
ɕyŋ˧˥	循巡驯 xún
ɕyŋ˧˥	汛讯殉徇训 xùn
yŋ˧	云耘 yún
yŋ˥	允 yǔn　永泳咏 yǒng
yŋ˧˥	匀云芸 yún　陨殒 yǔn　蕴愠醖熨 yùn
yŋ˩	韵运晕恽孕 yùn
	aŋ
paŋ˧	帮邦 bāng
paŋ˥	榜绑 bǎng
paŋ˧˥	谤棒蚌 bàng　旁螃 páng　防 fáng
pʻaŋ˧	旁傍螃庞 páng
pʻaŋ˧˥	胖 pàng
faŋ˧	方芳坊 fāng
faŋ˥	纺仿访 fǎng
faŋ˧˥	妨防房 fáng　放放 fàng
vaŋ˧	亡汪水积 wāng
vaŋ˥	网枉往 wǎng　妄 wàng
vaŋ˧˥	王 wáng　忘望 wàng　黄簧皇蝗隍凰 huáng

vaŋ˩	旺 wàng 汪姓 wāng
taŋ˧	当~中档 dāng
taŋ˥	党挡 dǎng
taŋ˨˦	当妥~ dàng 唐糖塘棠堂 táng
taŋ˩	宕荡 dàng
t'aŋ˧	汤 tāng 唐糖塘棠堂 táng
t'aŋ˥	倘躺淌 tǎng
t'aŋ˨˦	烫趟 tàng
kaŋ˧	冈刚纲钢缸 gāng 扛 káng 江 jiāng
kaŋ˥	港岗 gǎng 讲 jiǎng
kaŋ˨˦	杠 gàng 虹降下~ jiàng
k'aŋ˧	康糠 kāng
k'aŋ˨˦	抗炕亢囥藏 kàng
xaŋ˧	夯 hāng 杭 háng
xaŋ˨˦	行~列、银~ 航杭 háng 降投~ xiáng 项 xiàng
xaŋ˩	巷项姓 xiàng
tsaŋ˧	赃脏 zāng 庄装桩 zhuāng
tsaŋ˨˦	藏西~葬 zàng 壮状 zhuàng
tsaŋ˩	脏 zàng 撞 zhuàng 昨~儿 [tsaŋ˩ ŋ̍ ˥] zá
ts'aŋ˧	仓苍舱沧 cāng 藏 cáng 疮窗 chuāng 床 chuáng
ts'aŋ˨˦	创开~ chuàng 闯 chuǎng
saŋ˧	桑丧~事 sāng 霜孀双 shuāng
saŋ˥	搡 sǎng 爽 shuǎng
saŋ˨˦	丧~失 sàng 床 chuáng
maŋ˧	忙芒盲 máng 亡逃~ [tsu˧ maŋ˧] wáng
maŋ˥	蟒莽 mǎng
maŋ˨˦	网 wǎng
maŋ˩	忘望 wàng
naŋ˧	囊 náng

naŋ ˧˥	攮~子 nǎng 齉 nàng□~货（无用之人，笨蛋）
ŋaŋ˧	昂 áng
laŋ˧	郎廊狼榔~头 láng
laŋ˥	朗 lǎng
laŋ˩	浪 làng
aŋ ˧˥	盎 àng

iaŋ

ȵiaŋ/ȵyaŋ˧	□（攮?）推开（人）

uaŋ

kuaŋ˧	光 guāng
kuaŋ˥	广 guāng
k'uaŋ˧	匡 kuāng 狂疯~ kuáng 框眶眼~（实指） kuàng
k'uaŋ˥	狂~妄 kuáng
k'uaŋ ˧˥	旷圹矿眶眼~（目光） kuàng
xuaŋ˧	荒慌 huāng 黄簧皇蝗隍凰遑 huáng
xuaŋ˥	谎 huāng
xuaŋ ˧˥	晃 huàng 况 kuàng

yaŋ

ȵyaŋ/ȵiaŋ	□（攮?）推开（人）
yaŋ˩	旺火~wàng

eŋ

peŋ˧	奔 bēn 崩绷~子 bēng
peŋ˥	本 běn
peŋ ˧˥	盆 pén 朋彭膨 pēng 绷~紧 bēng
peŋ˩	笨 bèn
p'eŋ˧	喷 pēn 烹 pēng 盆湓 pén 朋鹏彭膨 péng
feŋ˧	分吩芬纷 fēn 焚汾 fén
feŋ˥	粉 fěn 奋 fèn
feŋ ˧˥	坟 fén 粪愤忿分本~ fèn
feŋ˩	份 fèn
veŋ˧	温瘟 wēn 文纹蚊闻 wén
veŋ˥	稳吻刎紊 wěn
veŋ ˧˥	浑（混）不清 魂 hún 横 héng 问 wèn

veŋ˨˦ teŋ˥ 馄饨 hún・tún 混~堂 hùn

teŋ˧ 墩蹲 dūn 趸 dǔn 登灯 dēng 睁 zhēng

teŋ˥ 盹 dǔn 等 děng 臀~尖 豚河~ tún

teŋ˨˦ 扽 dèn 顿炖 dùn 凳 dèng 戥 dēng 誊藤 téng

teŋ˩ 囤钝 dùn 邓 dèng

t'eŋ˧ 吞 tūn 豚 tún 滕腾藤 téng

t'eŋ˨˦ 臀 tún 誊 téng

keŋ˧ 跟根 gēn 更打~，~改庚羹耕 gēng 更~好 gèng

keŋ˥ 艮 gèn 哽埂梗绠耿 gěng 亘 gèng 粳 jīng

k'eŋ˧ 坑铿 kēng

k'eŋ˥ 恳垦肯啃 kěn

xeŋ˧ 很 hěn 亨哼 hēng 恒衡 héng

xeŋ˥ 狠 hěn 擤 xǐng

xeŋ˨˦ 行动词，~医、~会 xíng

xeŋ˩ 恨 hèn 杏 xìng

tseŋ˧ 砧针斟箴珍榛真贞侦 zhēn 增憎曾~祖 zēng 赠 zèng 徵蒸争睁筝正~月征 zhēng 僧 sēng 簪 zān

tseŋ˥ 曾姓 zēng 轸 zhěn 振震 zhèn 拯整 zhěng

tseŋ˨˦ 沉陈尘掸~（大扫除）chén 曾~经层 céng 澄惩橙乘~法呈程成~色 chéng 镇鸩 zhèn 枕诊疹缜 zhěn 证症正政 zhèng

tseŋ˩ 阵 zhèn 郑 zhèng

ts'eŋ˧	岑 cén 郴 嗔 chén 忱沉陈尘 辰晨臣 chén 曾~经层 céng 称撑 chēng 澄惩橙呈 程成城诚丞 chéng 绳 shéng 村 cūn
ts'eŋ˧ ts'ɿ˧	参差 cēncī
ts'eŋ˥	碜 chěn 嗔 chēn 忖 cǔn
ts'eŋ˦	乘承盛~饭 chéng 趁衬称相~chèn 秤 chèng 逞 骋 chěng 剩 shèng
seŋ˧	森 sēn 参人~深 身申伸呻绅 shēn 升昇生甥牲笙 声 shěng 省节~ shěng
seŋ˥	审渖婶沈姓哂矧 谂 shěn
seŋ˦	神 shén 辰时~ chén 绳 shéng 成现~城盛~饭 chéng 渗甚慎 shèn 胜圣 shèng
seŋ˩	肾 shèn 盛兴~ shèng
meŋ˧	门扪 mén 蚊闻 wén 萌盟 méng
meŋ˥	猛 měng 明~明 [meŋ˥ tɕiɔ˥] míng
meŋ˩	闷 mèn 问 wèn 孟 mèng
neŋ˧	能 néng 嫩 nèn
ŋeŋ˩	硬 yìng
leŋ˧	轮~到你 lún 棱~角 léng
leŋ˦	冷 lěng
leŋ˩	论~斤 lùn 棱架板的横木 léng 嫩 nèn
eŋ˧	恩 ēn 鹦~哥 yīng
eŋ˥	樱~桃 yīng

ieŋ

ieŋ˧	壬人仁 rén

ieŋ˥ 刃仞 rèn

ieŋ˨˦ 忍 rěn 任认轫 rèn 任姓 rén 仍 réng

ueŋ

tueŋ˧ 敦墩 dūn

tueŋ˨˦ 顿囤沌盾遁钝燉 dùn 屯 tún

kueŋ˥ 滚 gǔn

kueŋ˨˦ 棍 gùn

kueŋ˧ 昆崑坤髡 kūn

k'ueŋ˥ 綑 kǔn

k'ueŋ˨˦ 困睏[illegible] kùn 阃 kǔn

xueŋ˧ 昏婚荤 hūn 浑（混）魂 hún 横 héng 薨 hōng

xueŋ˨˦ 混~合 混~日子 hùn

lueŋ˧ 伦岺轮 lún

lueŋ˩ 论 lùn 闰润 rùn

yeŋ

tɕyeŋ˧ 尊遵 zūn 肫谆 zhūn

tɕyeŋ˥ 准準 zhǔn

tɕyeŋ˨˦ 存 cún 剩 shèng

tɕ'yeŋ˧ 皴 cūn 存 cún 春椿 chūn

tɕ'yeŋ˥ 蠢 chǔn

tɕ'yeŋ˨˦ 寸 cùn

ɕyeŋ˧ 孙 sūn

ɕyeŋ˥ 损 sǔn 瞬 shùn 巽逊 xùn 省河北~ shǔng

ɕyeŋ˨˦ 唇纯醇莼 chúu

ɕyeŋ˩ 顺舜 shùn

yeŋ˩ 闰润 rùn

ɔŋ

pɔŋ˨˦ 篷蓬棚 péng

p'eŋ˧ 篷蓬 péng

p'ɔŋ˥ 捧 pěng

fɔŋ˧ 风疯枫丰封峰蜂锋烽 fēng 讽 fěng

fɔŋ˨˦ 冯逢缝动词 féng 奉俸 fèng

fɔŋ˩ 风缝名词 fèng

teŋ˧ 东冬 dōng

tɔŋ˥ 董懂 dǒng

tɔŋ˨˦ 冻栋动 dòng 同铜桐童瞳 tóng

tɔŋ˩	洞 dòng
tʻɔŋ˧	通 tōng 同铜桐童瞳彤 tóng
tʻɔŋ˥	桶统筒 tǒng
tʻɔŋ˧˥	痛恸 tòng
kɔŋ˧	公工功攻弓躬宫恭供~给 gōng
kɔŋ˥	拱巩 gǒng
kɔŋ˧˥	供~养贡 gòng 汞 gǒng
kɔŋ˩	共
kʻɔŋ˧	空 kōng
kʻɔŋ˥	孔恐 kǒng
kʻɔŋ˧˥	空有~控 kòng
xɔŋ˧	烘轰揈 hōng 弘宏红洪鸿虹 hóng 讧 hòng
xɔŋ˥	哄 hǒng
xɔŋ˩	閧 hòng
tsɔŋ˧	棕鬃宗纵~横踪 zōng 中忠衷终钟鍾 zhōng
tsɔŋ˥	总 zǒng 综 zōng 冢种~类 肿踵 zhǒng

tsɔŋ˧˥	虫重~复、~新 chóng 粽纵放~ zòng 中打~仲众重轻~种~植 zhòng
tsʻɔŋ˧	聪怱葱囱 cōng 丛从 cóng 充冲冲 chōng 虫重~复、~新崇 chóng
tsʻɔŋ˥	宠 chǒng
tsʻɔŋ˧˥	铳 chòng
sɔŋ˧	鬆嵩淞松 sōng 舂 chōng
sɔŋ˥	悚耸怂 sǒng
sɔŋ˧˥	送宋诵颂讼 sòng
mɔŋ˧	蒙濛 méng
mɔŋ˧˥	蠓懵 měng 梦 mèng
mɔŋ˩	梦 mèng
nɔŋ˧˥	弄 nòng
nɔŋ˩	弄 nòng
lɔŋ˧	龙笼砻聋咙胧隆 lóng 陇 lǒng
lɔŋ˥	垄~断 lǒng
lɔŋ˧˥	拢靠拢到~到 lǒng
lɔŋ˩	弄~堂、夹~ lòng
ɔŋ˧	翁 wēng

ɔŋ˥ 拥 yōng
ɔŋ ˩˧ 红洪鸿虹霓~灯 hóng 齆齈 wèng

iɔŋ

tɕiɔŋ˥ 炯迥 jiōng 扃 jiōng
tɕiɔŋ ˩˧ 穷 qióng
tɕʻiɔŋ˧ 穹琼茕穷蛩筇邛 qióng
ɕiɔŋ˧ 兄凶兇匈汹胸 xiōng 雄 xióng
ɕiɔŋ ˩˧ 熊 xióng
ȵiɔŋ˧ 农浓 nóng 戎绒茸 róng 毹布等糜烂 róng
ȵiɔŋ˩ 脓 nóng
iɔŋ˧ 雍壅痈庸佣 yōng 荣融容熔蓉榕 róng
iɔŋ˥ 甬勇涌踊 yǒng 拥 yōng 冗 rǒng 雄~鸡 xióng
iɔŋ ˩˧ 用 yòng
iɔŋ˩ 用佣 yòng

oŋ

poŋ˧ 般搬 bān
poŋ ˩˧ 半伴拌 bàn 盘 pán 叛畔 pàn
pʻoŋ˧ 潘 pān 盘蟠 pán
pʻoŋ˥ 捧
pʻoŋ ˩˧ 判 pàn
toŋ˧ 端 duān
toŋ˥ 短 duǎn
toŋ ˩˧ 段缎断锻 duàn 潭镡昙谭姓 tán 团糰 tuán
toŋ˧ 段缎 duàn
tʻoŋ˧ 贪探 tān 潭镡昙 tán 团糰抟 tuán
tʻoŋ ˩˧ 褪 tùn
koŋ˧ 甘柑干肝竿乾 gān 官棺观~看冠 guān
koŋ˧ læ˧ 橄榄 gǎn lǎn
koŋ˥ 感敢杆擀赶 gǎn 管馆 guǎn
koŋ ˩˧ 幹淦 gàn 贯灌罐观寺~冠~军 guàn
kʻoŋ˧ 看~守堪 kān 宽 kuān

k'oŋ˥	坎侃 kǎn　刊龛 kān　款 kuǎn
k'oŋ˧˥	看勘 kàn
xoŋ˧	蚶酣鼾 hān　欢 huān
xoŋ˥	罕 hǎn
xoŋ˧˥	含函涵寒韩 hán　颔 hàn　撼憾汉捍悍翰瀚 hàn　奂唤焕涣换 huàn
xoŋ˩	旱汗焊 hàn
tsoŋ˧	钻动词 zuān　专砖 zhuān
tsoŋ˥	转~来、~运 zhuǎn
tsoŋ˧˥	钻名词纂 zuǎn　赚撰转旋~ zhuàn　蚕 cán　传~下去椽 chuán
tsoŋ˩	篆传~记 zhuàn
ts'oŋ˧	参 cān　蚕 cán　氽 cuān　川穿 chuān　传~下去椽船 chuán
ts'oŋ˥	惨 cǎn　喘 chuǎn
ts'oŋ˧˥	窜篡 cuàn　串 chuàn
soŋ˧	酸 suāns　闩 huān
soŋ˧˥	算蒜 suàn　船 chuán
moŋ˧	瞒 mán　满 mǎn
moŋ˧˥	幔帐~ màn　馒~头 mán
ȵoŋ˧	男南楠 nán
ȵoŋ˧˥	暖 nuǎn
ŋoŋ˧˥	囡大头~~泥娃娃
loŋ˧	婪岚 lán
loŋ˧˥	卵 luǎn
loŋ˩	乱 luàn
oŋ˧	庵谙鹌安鞍 ān　豌 wān　丸纨 wán　桓 huán
oŋ˥	玩 wán　碗皖浣宛婉 wǎn　腕惋 wàn　缓 hǎn
oŋ˧˥	完 wán　按案岸暗 àn

ŋ̍

ŋ̍˧ 庵鹌安鞍 àn 丸～药 wán 无 wú

ŋ̍˥ 碗 wǎn 五 wǔ 豌 wān

ŋ̍˧˥ 暗案 àn 忤～逆 wǔ 你 nǐ 母亲家～ [tɕʻiŋ˧˥ ko˧˥ ŋ̍˥], 舅～ [tɕy˩ ŋ̍˩] mǔ 女女儿 [ȵy˧˥ ŋ̍˧˥], 小儿 [ɕiɔ˧˥ ŋ̍˧˥], 头儿(新役) [dE˥ŋ̍˥], 昨儿 [tsaŋ˩ ŋ̍˥] 儿 ér

ŋ̍˩ 岸 àn 换 huàn

iʔ

piʔ˧ 逼 bī 笔 bǐ 滗 必 bì 憋 biē 瘪 biě

piʔ˧ 鼻 bí 毕碧壁璧 bì 鳖 biē 蹩别 bié

piʔ˧ pɔʔ˩ 枇杷 pi·pá

pʻiʔ˧ 劈 pī 匹癖 pǐ 僻阒 pì 撇 piē, piě

pʻiʔ˧ 瞥 piē

tiʔ˧ 滴 dī 嫡 dí 的～确 dí; 目～ dì 跌 diē

tiʔ˧ 笛迪敌狄荻籴涤 dí 叠碟牒蝶谍迭 dié

tʻiʔ˧ 踢剔 tī 贴 tiē 铁 tiě 帖请～ tiě; 字～ tiè

tʻiʔ˧ 惕 tì

tɕiʔ˧ 积 jī 急～病、～诊 级吉 jí 脊 jǐ 鲫剂——～药 jì 接揭 jiē 结～果子 jiē; ～合 jié 劫节疖截 jié

tɕiʔ˧ 激击 jī 集急着～ 疾即棘及极籍瘠 jí 给戟 jǐ 稷迹剂 jì 蓆席 xí 睫捷杰竭洁诘 jié 剧 jù

tɕiʔ˩ 极 jí

tɕʻiʔ˧ 七漆 qī 缉～鞋口 qī 辑 jí 吃 chī 切～开 quē, ～记, ——qiè

tɕʻiʔ˧ 戚姓 qī，休～qì 乞 qǐ 葺泣讫迄 qì 膝 xī 妾窃 qiè 缉通～jī

ɕiʔ˧ 息锡 xī 歇蝎 xiē

ɕiʔ˧ 悉昔惜夕析晰 xī 袭席蓆 xí 隙 xì 楔 xiē 胁协 xié 燮亵泄屑 xiè

miʔ˧ 密蜜觅 mì 灭篾蔑 miè

niʔ˧ 逆匿暱溺 nì 捏 niē 聂镊孽臬啮 niè 业 yè 日 rì 热 rè

liʔ˧ 立粒笠栗力歷沥历曆砾栎 lì 猎列烈裂劣 liè 律率效～，圆周～lǜ

iʔ˧ 一揖 yī 噎 yē

iʔ˧ 乙 yǐ 邑挹溢逸轶屹忆亿臆抑翼弋益亦奕译驿易换 yì 葉页谒液腋 yè 爷 yé

yʔ

tɕyʔ˧ 嘬吮吸 zuō 橛一～屎 jué

tɕyʔ˧ 桔菊 jú 卒终卒兵士 zú 决诀绝厥蹶蕨掘 jué 蹷 juè 嘬 zuō

tɕʻyʔ˧ 屈 qū 缺 quē

tɕʻyʔ˧ 阙缺 quē；宫～què

ɕyʔ˧ 戌～时 xū 薛 xuē 雪 xuě 血 xuè，xiě 屑 xiè

ɕyʔ˧ 恤 xù 穴 xuè 雪～耻 xuě

ȵyʔ˧ 月 yuè 泪眼～lèi

yʔ˧ 域鹬郁 yù 曰 yuē 悦阅月越粤 yuè 疫役 yì

aʔ

paʔ˧ 八 bā

paʔ˧ 拔跋钹 bá

faʔ˧ 發 fā 法 fǎ

faʔ˧ 乏伐筏阀罚 fá 髮 fà

vaʔ˧ 挖 wā 划指爪抓伤 huá

vaʔ˧	滑猾 huá 划计~ huà
taʔ˧	搭 dā
taʔ˧	答沓一~信纸达 dá 踏 tà
t'aʔ˧	塌 tā 塔獭 tǎ 榻搨 tà
kaʔ˧	夹 jiā 袷 jiá 甲胛 jiǎ
k'aʔ˧	掐 qiā 确 què
xaʔ˧	瞎 xiā
xaʔ˧	狭匣 xiá 蟹螃~ xiè
tsaʔ˧	哑紮 zā 劄~针 zhā 扎~营 zhá 眨 zhǎ
tsaʔ˧	砸 zá 闸铡札 zhá 酌斫 zhuó 着 zhuó, zháo 攫矍 jué
ts'aʔ˧	擦 cā 插 chā 绰 chuō, chuò
ts'aʔ˧	察 chá
saʔ˧	撒 sā, sǎ 萨 sà 杀煞 shā 栅 zhà
saʔ˧	炸油炸 zhá 刹 chà 硕烁铄 shuò 勺 sháo
saʔ˩ ia˩	芍药 sháo·yao
maʔ˧	抹 mā, mǒ, mò 袜 wà
naʔ˧	捺 nà
ŋaʔ˧	□剪一个口子
laʔ˧ liʔ˧	瘌痢 là·li
laʔ˧	腊蜡辣 là
aʔ˧	鸭押 yā
aʔ˧	压 yā 阿人名前 ā

iaʔ

tɕiaʔ˧	脚 jiǎo
tɕiaʔ˧	夹 jiā 袷 jiá 甲胛 jiǎ 爵 jué 嚼 jué, jiáo 角 jiǎo, jué 觉感~ jué; 睡觉 jiào 雀~子斑 qiāo
tɕ'iaʔ˧	确 què
tɕ'iaʔ˧	掐 qiā 恰 qià 怯 qiè 却鹊雀 què
ɕiaʔ˧	削 xiāo, xuē

ɕiaʔ˧　瞎 xiā　狭匣峡狎侠 xiá　洽 qià　学 xué，xiǎo

ȵiaʔ˧　虐疟 nüè

liaʔ˧　略掠 lüè

iaʔ˧　约 yāo，yuē

iaʔ˧　鸭押压 yā　药 yào　嶽岳跃乐音～yuè　钥 yào，yuè　若弱 ruò

uaʔ

kuaʔ˧　刮 guā　括 kuò

k'uaʔ˧　扩廓 kuò

xuaʔ˧　豁 huō

xuaʔ˧　滑猾 huá　划计～huà

yaʔ

ɕyaʔ˧　刷 shuā

æʔ

pæʔ˧　拨 bō　擘 bāi　百 bǎi

pæʔ˧　钵 bō　伯彝面～帛 bó　白 bái　栢 bǎi　不 bù

p'æʔ˧　泼 pō　拍 pāi　帕 pà

p'æʔ˧　魄迫粕 pò　勃渤舶泊停～bó

fæʔ˧　佛 fó　弗拂 fú　勿 wù

væʔ˧　物 wù　核果～hú　活 huó

tæʔ˧　得 dé　□（掷?）扔 zhì

tæʔ˧　德 dé　特 tè　凸 tū

t'æʔ˧　忒 tè

kæʔ˧　格隔嗝 gé　個 gè

kæʔ˧　膈革 gé

k'æʔ˧　咳 ké　刻客克量词 kè

k'æʔ˧　克 kè　劾 hè

xæʔ˧　吓 hè，xià　黑 hēi

xæʔ˧　盍阖核～对核果～hé　喝大～一声赫 hè　郝 hǎo　辖 xiá

tsæʔ˧ 仄 zè　摺褶 zhé　侧–着睡 zhāi 窄 zhǎi　汁织只 zhī　职 zhí　质 zhì　子名词尾 xǐ

tsæʔ˧ 则泽择责 zé　折–花 哲蜇海– 谪 zhé　浙 zhè　涉 shè　执姪直值植殖 zhí　只 zhī　窒秩掷炙 zhì　摘 zhāi, zhé　宅 zhái, zhè　子后缀 zǐ

ts‘æʔ˧ 册 cè　撤 chè　尺 chǐ　只 zhǐ　拆 chāi　坼开–（土木皮肤等干裂） chè

ts‘æʔ˧ 测恻侧左–策 cè　彻掣 chè 辙辄 zhé　叱饬敕赤斥 chì　贼 zéi, zé

sæʔ˧ 涩啬 sè　塞 sè, sāi　色 sè, shǎi　湿虱 shī　式 shì

sæʔ˧ 舌折–断 shé　设摄 shè　失 shī　十什拾实食蚀识石 shí　适释室饰 shì

mæʔ˧ 末 mò

mæʔ˧ 没墨默陌 mò　麦脉 mài

ŋæʔ˧ 额 é　厄扼 è　兀桌椅放置不平而摇动杌–凳 wù

æʔ˧ 褐 hè

æʔ˧ 遏 è　曷 hé

iæʔ

iæʔ˧ 日 rì

uæʔ

tuæʔ˧ 夺 duó

t‘uæʔ˧ 脱 tuō

t‘uæʔ˧ 突 tū

kuæʔ˧ 郭 guō　国 guó　骨 gǔ　割鸽 gē　合十分之一升 gé　葛 gě　合~住 hé

kuæʔ˧ 虢 guó

k‘uæʔ˧ 阔 kuò　磕~头 瞌~睡 kē

k'uæʔ˧　窟 kū　渴 kē

xuæʔ˧　喝~水 hē

xuæʔ˧　活 huó　或惑穫获 huò　忽 hū　合盒 hé

nuæʔ˧　讷 nè　纳衲 nà

luæʔ˧　捋 luō　勒 lè, lēi　肋 lè, lèi

yæʔ

tɕyæʔ˧　拙 zhuō　□刷洗（棉衣等）

tɕyæʔ˧　辍啜 chuò　术 zhú　術述 shù　杂 zá

tɕ'yæʔ˧　撮 cuō　出 chū

ɕyæʔ˧　说 shuō　刷 shuā

ɕyæʔ˧　率~领 shuài

ɔʔ

pɔʔ˧　剥 bāo, bō　膊赤~驳 bó　北 běi

pɔʔ˧　博搏箔 bó　薄 báo, bó　雹冰~ báo　卜 bū　缚 fù

p'ɔʔ˧　扑 pū

p'ɔʔ˧　仆 pú　朴璞 pǔ

fɔʔ˧　福幅 fú　復 fù

fɔʔ˧　伏袱包~ fú　服腹複覆馥 fù

tɔʔ˧　踱 duó　缀（　）点~ zhuì　□——水（一滴水），——~（一点儿）

tɔʔ˧　度揣~ duó　督 dū　独读牍犊毒 dú　笃 dǔ

t'ɔʔ˧　讬托 tuō　秃 tū

t'ɔʔ˧　拓箨 tuò　铎 duó

kɔʔ˧　搁 gē　阁 gé　各 gè　觉~着角 jué, jiāo

kɔʔ˧　谷穀 gǔ

k'ɔʔ˧　哭 kū　壳 ké, qiào

k'ɔʔ˧　酷 kù

xɔʔ˧　霍藿 huò　貉涸 hé　壑鹤 hè　学 xiáo

tsɔʔ˧　作自~自受 zuò　捉 zhuō　足够 zú　竹竺 zhú　粥 zhōu, zhù

tsɔʔ˧ 卓桌 zhuō 琢浊濯擢镯 zhuó 逐 zhú 嘱瞩 zhǔ 筑祝 zhù 卒象棋子 足脚 zú 蜀 shǔ 轴 zhóu 凿 záo, zuò □塞（瓶等）

tsɔʔ˧ li˧ 妯娌 zhóu·li

ts'ɔʔ˧ 戳 chuō 触 chù

ts'ɔʔ˧ 错~综 cuò 猝簇蹙蹴促 cù 族 zú

sɔʔ˧ 缩 suō 索铁~ suǒ 宿 sù 叔 shū 束姓 shù 续 xù 族~长 zú

sɔʔ˧ 索~取 suǒ 朔槊数频~ shuò 俗 sú 速粟 sù 孰塾淑赎 shú 属 shǔ 束 shù 熟 shóu

mɔʔ˧ 摸 mō 膜 mó 沫莫漠寞 mò 幕木目牧穆 mù

nɔʔ˧ 诺 nuò

ŋɔʔ˧ 愕鄂颚萼鳄 è 岳姓 yuè

lɔʔ˧ 洛骆络 luò 落 luò, lào 烙 lào 鹿麓禄碌录陆戮 lù 乐 lè 绿 lǜ 六 liù

ɔʔ˧ 屋 wū 恶善~ è, ~心 ě

ɔʔ˧ 握渥沃肥~ wò 斛 hú

iɔʔ

tɕiɔʔ˧ 锔 jū 鞠局侷 jú

tɕ'iɔʔ˧ 麴 qū 曲弯~ qū; ~子 qǔ 畜牲~，~生 chù

ɕiɔʔ˧ 畜~牧 蓄旭 xù 倏 shù

ȵiɔʔ˧ 褥 rù 肉 ròu

iɔʔ˧ 育毓鬻玉狱欲欲浴郁 yù 辱褥 rù

第三章　丹阳方言音和古音比较

这里所说的古音指以《广韵》和《集韵》为代表的《切韵》音，主要依据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方言调查字表》（修订本，科学出版社 1964 年版）。叙述以古音的声类和韵部为纲，说明它们在丹阳方言里的语音变化。

第一节　声　　母

1. 帮母今读 [p]，和北京话读音相同，例如：巴波杯比表布奔百。“爆”字丹阳有两读：[pɔ ˧˥]~炸 [p‘ɔ ˧˥]~仗，但读 [p‘ɔ ˧˥] 音的字应作“炮”，是滂母字，参考北京话“炮仗”读作 [p‘ɑu ˥˩ tʂɑŋ ˥˩]。北京话“秘书、分泌”的“秘泌”读如古明母字 [mi ˥˩]，但“便秘、泌阳县名。在河南省”的“秘泌”仍读帮母字 [pi ˥˩]，丹阳只有一读：[pi ˧˥]。例外字：谱 p‘u˥|辔 p‘i˧|迫 p‘æʔ˧（以上北京话也读 [p‘]）‖臂 p‘I ˧˥|遍一~两~ p‘I ˧˥|绊 p‘æ ˨˦（以上北京话读 [p]）。

2. 滂母今读 [p‘]，和北京话读音相同，例如：怕破配披飘普聘拍。例外字：玻 pə˧|怖 pu ˨˦，北京话也读 [p]。

3. 并母今读文白不同。白读不论平仄都读 [p]，文读逢平声今读 [p‘]，逢仄声今读 [p]，例如：排 pɑ ˨˦白 p‘æ˧文|凭 piŋ ˨˦白，~据 p‘iŋ˧文，文~|败 pɑ˩白 pæ ˨˦文。例外字：培 p‘e˧ 评 p‘iŋ ˧˥|庞 p‘ɑŋ˧，这三个字都是白读的声调，但声母都读 [p‘] 不读 [p]；佩 p‘e ˧˥|辟 p‘iʔ˧|仆 p‘ɔʔ˧（以上北京话也读 [p‘]）‖捕 p‘u˥）北京话读 [p]）。

4. 明母今读 [m]，和北京话读音相同，例如：麻磨梅米秒

棉民末灭。例外字：戊 vu˩，北京话读［u˥˩］。

5．非敷奉三母今都读［f］，和北京话今读音相同，例如：夫飞发非母妃芳复敷母扶肥伏奉母。例外字：捧 p'oŋ˥北京话也读［p']）‖缚 pɔʔ˧｜防 paŋ˨˦白（两字北京话读［f］）。

6．微母今读文白不同。白读音读［m］，文读音读［v］，例如，尾 mi˨˦～巴 vi˥排～｜味 mi˩～道 vi˨˦～精｜未 mi˩ ～tə˧（未呢）vi˨˦～必｜晚 mæ˨˦～子 væ˥～辈｜闻 meŋ˧ ———veŋ˧耳～｜问 meŋ˩～他 veŋ˨˦学～｜网 maŋ˨˦鱼～vaŋ˥罗～｜望 maŋ˩ ～～vaŋ˨˦希～˧，文读是［vu˧］～数。当然，有些古微母字今丹阳只有一读，例如“武舞侮务雾万”只读［v］。例外字：巫 fu˧｜诬 fu˧｜勿 fæʔ˧。微母字北京话都读零声母合口呼。

7．端母今读［t］，和北京话今读音相同，例如：多都低刁丁滴。“堤”字又写作“隄”字，北京话读［ti］，来自《广韵》“都奚切”属端母字；丹阳今读［t'i˧］，来自《广韵》杜奚切，是定母字。例外字：鸟 ȵiɔ˥。

8．透母今读［t'］，和北京话读音相同，例如：拖土梯挑听踢。例外字：贷 tæ˨˦，读如定母，北京话也读如定母。

9．定母今读文白不同。白读不论平仄都读［t］，文读逢平声今读［t'］，逢仄声今读［t］，例如：徒 tu˨˦白，～弟 t'u˧文，～刑｜图 tu˨˦白，地～t'u˧文，贪～｜啼 ti˨˦白，鸡～了 t'i˧文，哭哭～～途 tu˨˦白，长～电话 t'u˧文，前～｜大 tə˩白 ta˨˦文。例外字：铎 t'ɔʔ˧，北京话读［tuo˧˥］符合规律。

10．泥母的读法跟今韵母洪细有关。古泥母字逢今洪音韵母（包括［l］韵）一律读［n］，例如：拿耐脑奴难内暖年念；逢今细音韵母（［iŋ iʔ］两韵除外）一律读［ȵ］，例如：泥娘女纽，但今读［iŋ iʔ］两韵的古泥母字，丹阳今读［n］，而不读［ȵ］，例如：赁宁聂捏。个别字有异读的情况，如：弄 nɔŋ˩～把戏 lɔŋ˨˦

垫｜嫩 neŋ˧　leŋ˩ 两种读法因人而异｜你 iŋ ˨˦ 一般用 ȵi˥ ~来我往。北京话除了“弄”字也有［noŋ ˥˩］玩~，［loŋ ˥˩］~堂两种读法外，其他泥母字都读［n］。

11. 来母今读［l］，和北京话今读音相同。例如：罗路兰林龙。例外字：吝藺 niŋ˩｜沮 ȵyʔ˧，这三个字北京都读［l］。

12. 精母的读法跟今韵母的洪细有关。在今洪音韵母前读［ts］，例如：左租栽资早走足；在今细音韵母前读［tɕ］，例如：挤焦酒浸津煎将。这个演变规律和北京话相同，但有一些北京拼［ts］的今合口呼韵母字，丹阳读为拼［tɕ］的撮口呼韵母字，例如：最嘴醉尊，北京分别读［tsuei ˥˩　tsuei ˨˦　tsuei ˥˩　tsuən　˥］，丹阳分别读［tɕye˧　tɕye˥文 tɕy˥白 tɕye ˨˦tɕyeŋ˧］。“雀”字的读音比较特别，丹阳有［tɕiɑʔ˧］~子斑和［tɕʻiɑʔ˧］麻~两读，北京话都读［tɕʻ］声母。例外字：揪［tɕʻʏ˥］（北京［tɕiou˥］。

13. 清母的读法也跟今韵母的洪细有关，演变规律和北京话相同。在今洪音韵母前读［tsʻ］，例如：搓粗菜次草凑促；在今细音前读［tɕʻ］，例如：妻秋侵迁亲枪取。但也有一些北京拼［tsʻ］的今合口呼韵母字，丹阳读为拼［tɕʻ］的撮口呼韵母字，例如：催翠寸撮，北京分别读［tsʻuei］tsʻuei ˥˩　tsʻuən ˥˩　tsʻuo ˥］，丹阳分别读［tɕʻye˧　tɕʻye ˨˦tɕʻyeŋ ˨˦tɕʻyæ˧］，例外字：蜻 ɕiŋ˧ ~蜓，但在“蜻蜓点水”里，“蜻蜓”读做［tɕʻiŋ˧　tʻiŋ˥］。

14. 从母今读不但跟今韵母的洪细有关，而且跟文白的不同有关。在今洪音韵母前白读不论平仄都读［ts］，文读和北京话相同，逢平声读［tsʻ］，逢仄声读［ts］，例如：槽 tsɔ ˨˦白 tsʻɔ ˨˦文｜才 tsæ ˨˦白，~子 tsʻæ˧ 文，天~｜材 tsæ ˨˦白，~料 tsʻæ˧ 文，人~。在今细音韵母前白读不论平仄都读［tɕ］，文读和北京话相同，逢平声读［tɕʻ］，逢仄声读［tɕ］，例如：骑 tɕi ˨˦白 tɕʻi ˨˦文｜泉 tɕʏ ˨˦白，~眼 tɕʻʏ˧文，温~｜全 tɕʻʏ ˨˦白，~部 tɕʻʏ˧ 完~｜存 tɕyeŋ ˨˦白，~起来 tɕʻyeŋ˧ 文，~

心|情 tɕiŋ ⌉白，~分 tɕʻiŋ⊣ 文，忘~|钱 tɕɪ ⌉白，铜~ tɕʻɪ⊣ 文。今读 [tsʻ tɕʻ] 的常用文读字还有：曹 tsʻɔ ⌉|疵 tsʻɿ⊣ |惭 tsʻæ⊣ |藏动词 tsʻaŋ⊣ |从 tsʻɔŋ⊣ |丛 tsʻɔŋ⊣ ‖樵 tɕʻiɔ⊣ |潜 tɕʻɪ⊣ 。跟北京话比较还有一点不同是：北京拼 [ts tsʻ] 的今合口呼韵母字，丹阳读为拼 [tɕ tɕʻ] 的撮口呼韵母字，例如：存罪，北京分别读做 [tsʻuən ⌉tsuei ⌋]，丹阳分别读做 [tɕyeŋ ⌉~ tɕʻyeŋ⊣ tɕye ⌉]。例外字：贼 tsʻæʔ⊣ |族 tsʻɔʔ⊣ sɔʔ⊣ -长，北京“族贼”两字都读 [ts] 声母。

15. 心母在今洪音韵母前读 [s]，例如：苏私扫叟散粟；在今细音前读 [ɕ]，例如：絮西小秀仙惜，演变规律和北京话相同。但一些北京拼 [s] 的今合口呼韵母字，丹阳读拼 [ɕ] 的撮口呼韵母字，例如碎虽孙，北京分别读作 [suei ⌋ suei⌉ suən⌉]，丹阳分别读作 [ɕye ⌉ɕye⊣ ɕyeŋ⊣]。例外字：赐伺 tsʻɿ ⌉|楼 tɕʻi⊣ |濬 tɕyŋ ⌉|（以上四字声母和北京话相同）|僧 tseŋ⊣ （北京）[səŋ⌉]）|膝 tɕʻiʔ⊣ （北京）[ɕi⌉]）。另外，“臊”字两读：[sɔ⊣] ~气符合古今演变规律，[tsɔ⊣] 尿~气读音也例外。

16. 邪母在今洪音前大部分字读 [s]，例如：似饲松诵俗续，一部分古平声字白读是 [ts]，文读是 [tsʻ]，例如：辞 tsɿ ⌉白 tsʻɿ⊣ 文，一部分古仄声字不论文白都读 [ts]，例如：寺 tsɿ⌋。邪母在今细音前大部分字读 [ɕ]，例如：巡循羡习夕，一部分古平声字白读是 [tɕ]，文读是 [tɕʻ]，例如：徐 tɕy ⌉白 tɕʻy⊣ 文，一部分古仄声字不论文白都读 [tɕ]。例如：叙 tɕy⌋。邪母字北京话今读 [s ɕ tsʻ tɕʻ] 四种声母，读 [s ɕ] 的和丹阳话几乎一致，读 [tsʻ tɕʻ] 只限于平声字（碰巧邪母古仄声字，今北京话都没有读为塞擦音，否则该分别读作 [ts] 和 [tɕ] 了），这就和丹阳话读塞擦音的字文读音一致。从以上分析看来，邪母字在丹阳话的演变和北京话相似，主要不同有三点：(1) 北京读塞擦音

[s‘] 的，限于平声之韵字，如“辞词祠”等，丹阳白读 [ts]，文读 [ts‘]。此外，丹阳多了一个古去声志韵字“寺”，读做 [tsɿ˩] 1（北京话读 [sɿ˥˩]）。北京读塞擦音 [tɕ‘] 的，只限于平声尤韵字，如“囚泅”等，丹阳白读 [tɕ]，文读 [tɕ‘]。此外，“斜徐寻详祥”等字，丹阳也读 [tɕ‘]（北京话都读 [ɕ]）。(2) 有些北京拼 [s] 的今合口呼韵母字，丹阳读拼 [ɕ] 的撮口呼韵母字，例如，随遂隧，北京分别读做 [suei˧˥ suei˥˩ suei˥˩]，丹阳分别读做 [ɕye˧ 文 ɕye˩˧文 ɕye˩˧文]。(3) 有一些古仄声字，丹阳文读是 [ɕ]，白读是 [tɕ]，例如：谢 tɕia˩ 白，多~ ɕia˩ 文，姓｜象 tɕie˩ 白，~牙 ɕie˩ 文，动物本身｜像 tɕie˩˧ 白，动词 ɕie˩˧ 文，铜~｜旋 tɕʏ˩ 白，~涡涡风 ɕʏ˩ 文，~涡｜席 tɕiʔ˧ 白，凉~ ɕiʔ˧ 文，酒~。以上这些字北京话都读 [ɕ]。

17. 知母在今洪音韵母前读 [ts]，例如：知昼镇张中竹，在今细音韵母前读 [tɕ]，例如：展沾追缀。知母字北京都读 [tʂ]，都是洪音韵母。例外字：爹 tia˧（北京 tie˥）。

18. 徹母在今洪音韵母前读 [ts‘]，例如，痴超抽畅宠拆。在今细音韵母前读 [tɕ‘]，例如，畜白，~生椿。徹母字北京读 [tʂ‘]，也是洪音韵母。例外字：侦 tseŋ˧（北京 tsən˥）。

19. 澄母在今洪音韵母前白读不分平仄都读 [ts]，文读和北京话类似，逢平声读送气声母 [ts‘]（北京 [tʂ‘]），逢仄声读不送气声母 [ts]（北京 [tʂ]），例如：陈 tseŋ˩˧白 ts‘eŋ˧文｜治 tsɿ˩。比较北京：陈 tʂ‘ən˧˥ 治 tʂʅ˥˩。澄母在今细音韵母前白读不分平仄都读 [tɕ]，文读和北京话类似，逢平声读送气声母 [tɕ‘]（北京 [tʂ‘]），逢仄声读不送气声母 [tɕ]（北京 [tʂ]），例如：缠 tɕɪ˩˧白 tɕ‘ɪ文｜术 tɕyæʔ˧ 白~。比较北京：缠 tʂ‘an˧˥ 术 tʂu˥˩。

20. 庄母在今洪音韵母前读 [ts]，例如：炸爆~阻债庄争责。在今细音韵母前读 [tɕ]，例如：皱抓。庄母字北京读 [tʂ]，有

个别字读［ts］（阻、责）。但庄母“侧”字丹阳有两读：［tsæʔ ˧］~眷属，［ts‘æʔ˧］左~；北京话通常也有两读：［tsɤ ˩］同平仄的“仄”，［ts‘ɤ ˩］~面。

21. 初母在今洪音韵母前读［ts‘］，例如：差初抄窗插测。在今细音韵母前读［tɕ‘］，例如：揣。初母字北京读［tʂ‘］，有个别字读［ts‘］（策册测）。例外字：栅 sɑʔ˧（北京读［tʂɑ ˩］也是例外）。

22. 崇母丹阳没有拼细音韵母的字，这一点和庄初母字不平衡。但崇母字今读和文白有关。白读不论平仄，多数字读［ts］，例如：锄助状镯，部分字读［s］，例如：柴床士事。文读平声读［ts‘］，例如，锄柴豺，仄声多数字读［ts］，例如：助寨骤，少数字读［s］，例如：士事。崇母字北京平声读［tʂ‘］，例如：锄 tʂ‘u ˧˥（个别字读［ts‘］，如：岑 ts‘ən ˧˥），仄声字读［tʂ］，例如：助 tʂu ˩（个别字又读［ts］，如：骤 tʂou ˩ ~ tsou ˩），有部分字读［ʂ］，例如：事士 ʂʅ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到，丹阳和北京一样，都把一部分崇母字读做擦音声母。北京读［ʂ］的崇母字限于止摄之韵仄声字士仕柿古上声事古去声，丹阳读［s］的字既不限于止摄字，也不限于仄声字，如：柴床古平声士仕古上声事古去声煠古入声。

23. 生母在今洪音韵母前读［s］，例如：沙梳师搜衫森霜色缩。在今细音韵母前读［ɕ］，例如：帅刷率。生母字北京读［ʂ］，有个别字读［s］（所色涩）。例外字：产 ts‘æ˥（北京读［ts‘ɑn ˧˥］，也是例外）。

24. 章母在今洪音韵母前读［ts］，例如：遮诸制止周招针专章汁只烛。在今细音前读［tɕ］，例如：占毡准拙。章母字北京都读［tʂ］。

25. 昌母在今洪音韵母前读［ts‘］，例如：车处齿醜穿昌尺

触。在今细音韵母前读 [tɕ']，例如：春吹出。昌母字北京都读 [tʂ']。

26. 船母白读在今洪音韵母前读 [s]，例如：蛇船神绳是射示舌实食赎，个别字读 [ts]，例如：乘~法。在今细音韵母前读 [ɕ]，例如：唇顺，有些字读 [tɕ]，例如：剩术述。文读和白读基本上相同，只有个别字不同。船母字北京大多数字读 [ʂ]（跟丹阳话 [s] 或 [ɕ] 对应），只有一些平声字读 [tʂ']（跟丹阳话文读 [ts'] 对应）。个别字的差别比较如下：

	船	乘~法	剩	唇	术述	绳
丹阳文	ts'oŋ˧	ts'eŋ˧˥	ts'eŋ˧˥	ɕyeŋ˧˥	tɕyæʔ˧	ts'eŋ˧
丹阳白	soŋ˧˥	tseŋ˧˥	tɕyeŋ˧˥			
北京	tʂ'uan˧˥	ts'əŋ˧˥	ʂəŋ˥˩	tʂ'uən˧˥	ʂu˥˩	ʂəŋ˧˥

27. 书母在今洪音韵母前读 [s]，例如：书世始少手商释束。在今细音韵母前读 [ɕ]，例如：闪扇税说。书母字北京都读 [ʂ]。例外字：翅 ts'ʅ˧˥（北京 [tʂ'ʅ˥˩]）|署鼠 [ts'u]（北京 [ʂu˨˩˦]）。

28. 禅母在今洪音韵母前读 [s]，例如：余殊时裳盛~饭社市受甚上树寿尚熟石，还有一部分字读 [ts]，例如：常成殖植涉蜀。在今细音韵母前读 [ɕ]，例如：蝉禅善膳睡纯醇。有些古平声字，丹阳话有文白两读，文读是 [ts'] 或 [tɕ']，白读是 [s]，[ts] 或 [tɕ]，例如：常 tsæ˧˥白，时~ sæ˥白，~州 ts'æ˧ 文，平~|成 tseŋ˧˥白，~色 seŋ˧˥白，现~ ts'eŋ˧˥文，九~城 seŋ˧˥白，进~ ts'eŋ˧˥文，~市|尝 sæ˧˥白，~~口 ts'æ˧ 文，~试|仇 tse˧˥白，报~ ts'e˧˥文，~视。但是，个别古仄声字也读 [ts'] 声母，如：侍 ts'ʅ˧˥|售 ts'e˧˥，可以认为例外。北京话禅母古平声字读 [tʂ'] 或 [ʂ]，如：常 tʂ'əŋ˧˥|成 ts'əŋ˧˥|时 ʂʅ˧˥，古仄声读 [ʂ]，如：受 ʂou˥˩|石 ʂʅ˧˥，但职韵字“植殖”读 [tʂʅ˥]。“瑞”读 [ʐuei˥˩] 是例外。丹阳话与北京话

禅母的读法比较起来，除了以上差别外，还有几点不同：(1) 丹阳白读平声 [s] 不仅对应于北京的 [ʂ]（佘殊时），还对应于北京的 [tʂʻ]（尝裳城盛）。(2) 丹阳读 [ts] 的字不限于“殖植”，还包括了“涉蜀（北京 [ʂ]）雠常（北京 [tʂʻ]），但北京相应读 [tʂ] 的字只限于“殖植”两字。(3) 丹阳白读的 [ɕ] 不仅对应于北京的 [ʂ]（善膳蟮谁睡），还对应于北京的 [tʂʻ]（纯醇禅蝉）。

29. 日母今读法有文白的不同。丹阳白读是：(1) 逢今细音韵母（iŋ iʔ ɪ 韵除外）读做 [ȵ]，例如：惹耳饶绕揉软让戎绒。(2) 逢今洪音韵母读做 [n]，例如：任姓日日子，逢今细音韵母 [iŋ iʔ ɪ] 三韵时也读做 [n]，例如：人仁杏～niŋ˧ | 认韧 niŋ˩ | 热 niʔ˧ | 染 nɪ ˨˦。(3) 古止摄开口字一般读 [ø]，但“二儿”又读 [z] 声母，“儿则儿子” [zɿ˥ tsæʔ˧]，“二” [zɿ˩] 只用于亲属排行“二姐、二叔”等。丹阳的文读跟开合口有关，古开口字今读 [ø]（零声母），例如：柔扰仁忍若弱辱。古合口字今读 [l]，例如：如乳蕊闰润。下面再举一些例字说明丹阳古日母字文白的不同：二 zɿ˩ /e˩ 白，亲属行次 e ˨˦文，其他场合 | 儿 zɿ˥/e ˨˦白 e˧ 文，儿童 | 耳 ȵi ˨˦/e ˨˦～朵文，～机 | 人 niŋ˧ 白，亲～ieŋ˧ 文，～物 | 仁 niŋ˧ 白，杏～ ieŋ˧ 文，～义 | 认 niŋ˩ 白，～真 ieŋ ˨˦文，承～ | 日 niʔ˧ 白，～子 iæʔ˧ 文，十月一～。古日母字北京话读 [ʐ]，只有古止摄开口字读 [ø]。

30. 见母白读在今洪音韵母前读 [k]，例如：歌家姑该界规告官刚公骨。在今细音韵母前读 [tɕ]，例如：居佳鸡九骄检金见军急决脚。就声母和今韵母的洪细关系来说，文读和白读一样，但许多在白读里是 [k] 拼洪音韵母的字，在文读里是 [tɕ] 拼细音韵母，例如：家 ko˧ 白，～里 ka˧ 白，张～ tɕia˧ 文，～庭 tɕi˧ 文，我～：我们 | 假 ko˥白，～个 tɕia˥文，～仁～义 | 价 ko ˨˦白，～钱 tɕia ˨˦文，～值 | 阶 ka ˧ 白，～步阶 tɕie˧ 文，～级 | 界 ka ˨˦白，世～ tɕie ˨˦文，教育～ | 芥 ka ˨˦白，～菜 tɕie

˦文，草～｜戒 ka ˦～备 tɕie ˦文，～严｜解 ka˥白，～开 tɕie˥文，～放。因此，见母字丹阳文读跟北京话很接近。例外字：昆 ˦k'ueŋ˧｜矿 k'uaŋ ˦˩ 愧 k'ue˥（以上北京也读［k'］声母）｜脸 lI ˦（北京［lian ˦］）｜虹 kaŋ ˦白 xɔŋ˧文（北京［xuŋ ˦］，又读［tɕiaŋ］）。

31. 溪母白读在今洪音韵母前读［k'］，例如：可夸枯去亏靠坎宽康窟。在今细音韵母前读［tɕ'］，例如：区欺器丘巧欠轻腔缺却曲。文读和北京话接近，许多在白读里是［k'］拼洪音韵母的字，在文读里是［tɕ'］拼细音韵母，例如：去 k'æ ˦白，一般场合用 tɕ'y˧文，～年｜确 k'aʔ˧白，的～ tɕ'iaʔ˧文，～实。有个别字［tɕ'～ɕ］两读，很可能是北京话影响的结果，例如：溪 tɕ'i˧ ɕi˧｜墟 tɕ'y˧黄～：地名 ɕy˧废～。

32. 群母字在今洪音韵母前，白读文读相同，平声都读［k'］，例如：葵揆逵馗；仄声都读［k］，例如：共。在今细音韵母前，文读平声字读［tɕ'］，例如：奇期桥求拳芹勤裙穷强；仄声字读［tɕ］，例如：技忌件俭近臼舅。白读不分平仄，上面这些字都读［tɕ］。例外字：钳 kæ ˦白 tɕI ˦文｜跪 kue˩文，三～九叩首，tɕy˩白｜柜 kue˩文 tɕy ˦白，～台。

33. 疑母白读可以分为三类：(1) 今洪音韵母前读［ŋ］，例如：我牙瓦艾咬额。(2) 在今细音韵母［ɪ iŋ iʔ］三韵前读［n］，例如：验严银凝业逆；在其他细音韵母前读［ȵ］，例如：鱼宜牛原仰月虐。(3) 少数字读［ø］（零声母）或自成音节的［ŋ̍］，例如：五岸。疑母文读和北京话一样，绝大多数读［ø］（零声母），跟韵母的洪细没有关系，例如：艾 ŋæ˩白 æ ˦文｜咬 ŋɔ ˦白 iɔ ˦文｜岸 ŋ̍ ˦白 ɔŋ ˦文｜鱼 ȵy˧白 y˧文。

34. 晓母读法和北京话大致相同，今洪音韵母前读［x］，例如：火虾花虎海灰好孝汉豁忽。今细音韵母前读［ɕ］，例如：靴虚戏喜晓休险香兴吸血。例外字：歪［va˧］。

35. 匣母大多数字的读法和晓母字相同，今洪音韵母前读[x]，例如：河下鞋毫后汗杏鹤学。今细音韵母前读[ɕ]，例如：系效玄协穴。匣母有文白异读的字特别多，一般来说，有以下几种情况：(1) 白读是[x]，文读是[ɕ]，这些大多是古开口二等字，例如：下 xo ˨˦白 ɕiɑ ˨˦文|鞋 xɑ ˨˦白 ɕie˧文。(2) 白读是[ø]（零声母），文读是[ɕ]，这些大多是古开口四等字，例如：嫌 ɪ ˨˦白 ɕɪ ˨˦文|现 ɪ˩白 ɕɪ ˨˦文。(3) 白读是[ø]，文读是[x]，这些大多是古合口一二等字，例如：红 ɔŋ ˨˦白 xɔŋ˧文|画 o˩白 xuɑ ˨˦文。除了以上三种类型外，还有一些零散的文白异读值得注意，例如：厚 ke ˨˦白 xe ˨˦文|环 kuæ ˨˦白 xuæ˧文|换 ŋ̍ ˨˦白 xoŋ ˨˦文。另外，“械机～校～对舰槛茎”等字读[tɕ]声母，显然是受了北京音的影响。

36. 影云以三母今读和北京话相同，都是[ø]（零声母），影母字开齐合撮四呼都有，云以两母只有齐合撮三呼，没有开口呼韵母。例外字：（影母）秽荟 xue ˦˨˦（北京[xuei ˥˩]）|娟 tɕy˧（北京[tɕyan˥]）‖（云母）熊 ɕiɔŋ˧|雄 ɕiɔŋ˧文（北京“熊雄”[ɕiɔŋ ˧˥]|彙 xue ˧˥ 彗 xue˩（北京“彙彗”[xuei ˥˩]）‖（以母）捐 tɕy˧（北京[tɕyan˥]）|锐 ɕye ˦˨˦（北京[ʐuei ˥˩]）|铅 tɕʻɪ˧文 kʻæ˧白（北京[tɕʻian˥]）|阎 nɪ˧（北京[ian ˧˥]）|诱莠 ɕy ˦˨˦（北京[iou ˥˩]）。

第二节　韵母（开尾）

1. 果摄（歌戈）(1) 一等韵不论开合口，多数字读[ə]。但有些字读[ɑ]，如：他[tʻɑ˧]，大文[tɑ ˨˦]，那文[nɑ˥]。例外字：個白[kæ˧]，阿人名前[ɑʔ˧]。(2) 开口三等戈韵字茄读[tɕiɑ ˨˦]。(3) 合口三等戈韵字靴读[ɕyɑ˧]。

2. 假摄（麻）（1）开口二等麻韵字白读［o］，文读［ɑ］，但见系字文读［iɑ］。例外字：帕［p'æʔ˧］，杷枇～［pɔʔ˧］。（2）开口三等麻韵除章组字外都是白读［iɑ］，文读［ie］，但姐［tɕiɑ ˥］白［tɕi˥］文、爹［tiɑ˧］白［tɪ］文，爷［iɑ ˦˥］白［iʔ˧］文。章组字白读［ɑ］，文读［ie］，但"车"读［ts'ɑ˧］。（3）合口二等麻韵字白读［o］，文读［uɑ］。

3. 遇摄（模鱼虞）（1）合口一等模韵字多数读［u］，明母字读［ə］，精组有少数去声字读［ə］（做错）。例外字：都［tə ˦˥］～起，［tu˧］首～两读；五有［ŋ̍ ˥］白［u ˦˥］文两读。（2）合口三等鱼韵虞韵端系字见系字读［y］，但车，读［tɕy˧］，去有［k'æ ˦˥］白和［tɕ'y ˦˥］文两读；帮系字知系字日母字读［u］，但庄组字除阻楚础等读［u］外，都读［ə］。

4. 蟹摄（咍泰皆佳夬祭废齐灰）（1）开口一等咍韵字读［æ］，只有戴字有［tɑ ˦˥］白和［tæ ˦˥］文两读。例外字：咳［k'æʔ˧］。（2）开口一等泰韵帮组字读［e］，端系字白读［ɑ］，文读［æ］，见系字读［æ］。（3）开口二等皆佳夬各韵的字白读［ɑ］，文读［ie］（见系字，但佳涯崖读［iɑ］）或［æ］（见系以外的字以及见系的挨、楷、矮、隘）。例外字：蟹白［xɑʔ˧］；罢去～［pæ˩］，～了（完了）［po˩］，～免［pɑ ˦˥］；晒［sɑ ˦˥］文［so ˦˥］白。（4）开口三等祭韵废韵四等齐韵，除祭韵知系字读［ʅ］外，都读［i］。例外字：婿［ɕy ˦˥］；剂［tɕiʔ˧］。（5）合口一等灰韵泰韵帮组字白读［æ］，文读［e］；端组泥组字读［ue］，精组字读［ye］；见系字白读［æ］，文读［ue］。（6）合口二等皆韵佳韵夬韵见系字多数白读［ɑ］，文读［æ］，但卦挂画话白读［o］，文读［uɑ］。（7）合口三等祭韵废韵四等齐韵非组字读［i］；精组字白读［y］，文读［ye］；知系字读［ye］；见系字读［ue］；但锐读［ɕye ˦˥］，携读［ɕi˧］。

5. 止摄（支脂之微）（1）开口三等支脂之微各韵帮组字读[i]（披皮比祕琵痞屁）或[e]（卑碑彼悲美备被~打），名词“被”白读[bi ˧˥]，文读[be ˧˥]；眉在“眉毛”里读[mi˥]，别处读[me˧]。端组泥组字读[i]；精组字读[ɿ]，但玺徙读[i]；知系字除日母外读[ʅ]；见系字全读[i]。日母字文读[e]，白读情形不一：儿~子[e ˧˥tsæʔ˧]或[zɿ ˧˥tsæʔ˧]，二（用于次第）[zʅ˩]，耳~朵[e˧ tə˧]或[ȵi˧ tə˧]，尔（你）[ŋ̍ ˧˥]。例外字：鼻[piʔ˧]；枇~杷[piʔ˧]，这几个字都变入声。（2）合口三等支脂微各韵非组字读[i]。泥组字读[ue]，例外字：泪白读为[ȵyʔ˧]。精组字、见系字白读[y]，文读[ue]。知组字章组字白读[u]，文读[ue]。庄组字白读[yɑ]，文读[yæ]。

6. 效摄（豪肴宵萧）（1）一等豪韵字读[ɔ]。（2）二等肴韵见系以外的字读[ɔ]。例外字：抓[tɕyɑ˧]。见系字白读[ɔ]，文读[iɔ]。（3）三等宵韵和四等萧韵的字，除宵韵知系字读[ɔ]外，其他字都读[iɔ]。饶有两读，[nɔ˧]富~[ȵiɔ˧]~恕。例外字：“朝”在“今朝、明朝”中，除文读[tsɔ˧]外，白读为[tɕiɔ˧]。

7. 流摄（侯尤幽）（1）流摄一等侯韵字读[e]，但母亩读[ə]，拇文读[mə˥]，白读[mo ˧˥]。戊读[vu˩]。（2）三等尤韵非组字多数读[u]，否谋矛牟侔眸读[e]；知系字读[e]，日母字读[ie]，但揉另有白读[ȵy˧]，其他各组字都读[ɤ]。（3）三等幽韵字读[ɤ]，但彪读[piɔ˧]，缪姓读[miɔ ˧˥]。

第三节 韵母（鼻音尾）

1. 咸摄（覃谈咸衔盐严添凡）。（1）开口一等覃韵谈韵见系

字都读 [ɔŋ]，但砍喊读 [æ]；端系字则覃韵和谈韵有分别，覃韵读 [ɔŋ]（但耽躭湛读 [æ]），谈韵读 [æ]。(2) 二等咸韵衔韵见系字白读 [æ]，文读 [I]；知系字读 [æ]（但赚读 [ɑŋ]；泥组有喃諵二字，读 [æ]。(3) 三等盐韵严韵、四等添韵都读 [I]，有少数字分文白，严白 ŋæ˧，文 nI˧，淹白 æ ˥，文 I˧，钳白 kæ ˥，文 tɕʻI˧。(4) 合口三等凡韵读 [æ]。

2. 深摄（侵）。侵韵帮组字端系字见系字都读 [iŋ]，寻字有 tɕyŋ ˥白和 tɕʻyŋ˧文两读（但从"寻"的字如浔仍只读 tɕyŋ˧）。知系字读 [eŋ]，但日母字读 [ieŋ]，其中作姓氏的"任"也有 [niŋ˩] 和 [ieŋ˩] 两读。

3. 山摄（寒桓山删仙元先）。(1) 开口一等寒韵端系字读 [æ]，见系字读 [ɔŋ]。(2) 开口二等山韵删韵帮组字知系字读 [æ]，见系字白读 [æ]，文读 [I]。(3) 开口三等仙韵元韵四等先韵的字都读 [I]。(4) 合口一等桓韵的字读 [ɔŋ]，但帮组有部分字分白读 [ɔŋ] 和文读 [æ]，如满馒，有的只读 [æ]，如曼蔓漫。并母绊读 pʻæ ˥。(5) 合口二等山韵删韵庄组字读 [ɔŋ]，见组字读 [uæ]，顽~皮读 [yæ˥]，还~是读 [æ ˥]。(6) 合口三等元韵非组字读 [æ]；仙韵泥组字读 [I]，精组日组字读 [Y]，知系字读 [ɔŋ]；仙韵元韵和合口四等先韵的见系字都读 [Y]。但先韵的铅有 [kæ˧]白和 [tɕʻI˧]文两读，元韵的宛婉畹等字读 [ɔŋ]。

4. 臻摄（痕真殷魂谆文）。(1) 开口一等痕韵字全读 [eŋ]。(2) 开口三等真韵来母字、精组字读 [iŋ]，但秦讯汛读 [yŋ]；知系字读 [eŋ]，但日母字分白读 [iŋ] 和文读 [ieŋ]；真韵殷韵见系字都读 [iŋ]。(3) 合口一等魂韵帮组字读 [eŋ]；见系字读 [ueŋ]；端组泥组字分白读 [eŋ] 和文读 [ueŋ]；精组字多数读 [yeŋ]，只有村蹲等少数字读 [eŋ]。(4) 合口三等谆韵泥组字分

白读［eŋ］和文读［ueŋ］，精组字多数读［yŋ］，少数读［yeŋ］（遵皴）；知系字读［yeŋ］，但日母闰润有［lueŋ˩］和［yeŋ˩］两读；见系字读［yŋ］，但尹读［iŋ˥］。（5）文韵非组字读［eŋ］，见系字读［yŋ］，但荤读［xeŋ˧］。

5. 宕摄（唐阳）（1）开口一等唐韵字全读［aŋ］。（2）开口三等阳韵庄组字读［aŋ］，知组章组字读［æ］，其他各组字读［ie］。（3）合口一等唐韵字读［uaŋ］，阳韵非组字读［aŋ］，见系字读［uaŋ］，但旺在“火旺”中读［yaŋ˩］。

6. 江摄（江）江韵字读［aŋ］，但见系字有少数（江降下降腔）分白读［aŋ］和文读［ie］。

7. 曾摄（登蒸）（1）开口一等登韵字全读［eŋ］。（2）三等蒸韵知系字读［eŋ］，但剩分白读［tɕyeŋ ˨˦］和文读［seŋ ˨˦］，日母字仍礽读［ieŋ ˨˦］，其他字都读［iŋ］。例外字：孕［yŋ˩］。（3）合口一等登韵只有见系少数字：薨［xueŋ˧］，弘、肱［xɔŋ˧］。

8. 梗摄（庚耕清青）（1）开口二等庚韵耕韵多数字读［eŋ］，但棚读［pɔŋ ˨˦］，盲、氓读［maŋ˧］，见系行杏鹦樱等字分白读［eŋ］和文读［iŋ］。例外字：打 ta˥，省江苏—、中书—ɕyeŋ˥。（2）开口三等庚韵清韵、四等青韵，除清韵知系字读［eŋ］外，其他字都读［iŋ］，但明在“明朝”（明日）中读 meŋ˥，盟有 miŋ˧和 meŋ˧两读。（3）合口各韵字分歧很大：［ɔŋ］觥庚二轰揈訇宏泓耕；［uaŋ］矿庚二；［ueŋ］横庚二；［iŋ］憬庚三倾顷营茔萦颖颍清营青；［iɔŋ］兄荣冏庚三琼茕清扃迥青；［yŋ］永泳咏庚三。

9. 通摄（东冬钟）通摄各韵除泥母、日母字读［iɔŋ］外，都读［ɔŋ］。

第四节 韵母（入声）

1. 咸摄（合盍洽狎叶业帖乏）（1）开口一等合韵盍韵字读[uæʔ]，但盍读[xæʔ˧]，端系字读[ɑʔ]，但拉读[lɑ˧]；纳衲读[nuæʔ˧]，杂读[tɕyæʔ˧]。（2）二等洽韵狎韵字读[ɑʔ]但见系字分白读[ɑʔ]和文读[iɑʔ]。（3）三等叶韵业韵四等帖韵字读[iʔ]，但叶韵知系字读[æʔ]。（4）合口三等乏韵字读[ɑʔ]。

2. 深摄（缉）三等缉韵见系、精组、来母字都读[iʔ]；知系字读[æʔ]，但入读[uæʔ]。

3. 山摄（曷黠锗薛月屑末）（1）开口一等曷韵端系字读[ɑʔ]，见系字读[æʔ]（喝~采曷褐遏）或[uæʔ]（割葛渴）。（2）开口二等黠韵锗韵帮组字知系字读[ɑʔ]，见系字白读[ɑʔ]，文读[iɑʔ]。例外字：辖[xæʔ˧]。（3）开口三等薛韵月韵、四等屑韵，除薛韵知组章组字读[æʔ]外，都读[iʔ]，但屑白薛读[ɕyʔ˧]。（4）合口一等末韵帮组字读[æʔ]，但沫读[mɔʔ˧]。抹读[mɑʔ]；端组泥组字读[uæʔ]；精组字撮读[tɕʻyæʔ˧]，见系字读[uæʔ]（活阔）或[uɑʔ]（括豁）。（5）合口二等黠韵锗韵字读[uɑʔ]，但刷有[ɕyæʔ˧]和[ɕyɑʔ˧]两读。（6）合口三等薛韵泥组字读[iʔ]，精组字读[yʔ]，知系字读[yæʔ]；月韵非组字读[ɑʔ]；薛韵月韵和四等屑韵见系字都读[yʔ]。

4. 臻摄（质迄没術物）（1）开口三等质韵迄韵见系字都读[iʔ]；质韵知系字读[æʔ]，但日字分白读[niʔ˧]和文读[iæʔ˧]。（2）合口一等没韵帮组字读[æʔ]，端组字和见系字读[uæʔ]，精组字读[ɔʔ]。（3）合口三等術韵物韵见系字都读[yʔ]，術韵泥组字读[iʔ]，精组字读[yʔ]，知系字读[yæʔ]，

物韵非组字读［æʔ］。

5. 宕摄（铎药）（1）开口一等铎韵字读［əʔ］，但昨柞酢作读去声［tsɑ ˦˥］，泊粕读［p‘æʔ˧］，郝姓读［［xæʔ˧］。（2）开口三等药韵知系字除日母外读［ɑʔ］，其他字（包括日母字），读［iɑʔ］，但箬读［ȵiɑʔ˧］。（3）合口一等铎韵字读［uæʔ］，（郭穫），［uɑʔ］（扩廓或［ɔʔ］（霍藿）。（4）合口三等药韵非组字读［ɔʔ］，见系字读［ɑʔ］。

6. 江摄（觉）开口二等觉韵字读［ɔʔ］，见系字分白读［ɔʔ］和文读［iɑʔ］，但确字白读［k‘ɑʔ˧］，文读［tɕ‘iɑʔ˧］。

7. 曾摄（德职）（1）开口一等德韵大多数字读［æʔ］，但北萄读［ɔʔ］，勒肋读［uæʔ］。（2）开口三等职韵知系字读［æʔ］，其他字读［iʔ］。（3）合口一等德韵字只有见系字，读［uæʔ］（国或惑）。（4）合口三等职韵字读［yʔ］（域）。

8. 梗摄（陌麦昔锡）（1）梗摄开口二等陌韵麦韵字都读［æʔ］，只核果-分白读［væʔ ˦］和文读［xæʔ ˦］。（2）开口三等陌韵昔韵四等锡韵字都读［iʔ］，只有昔韵知系字读［æʔ］。（3）合口二等陌韵麦韵字读［uæʔ］，但剨读［xuɑʔ˧］。（4）合口三等昔韵字读［yʔ］。

9. 通摄（屋沃烛）（1）合口一等屋韵沃韵三等烛韵除见系字、日母字读［iɔʔ］外，其他的字都读［ɔʔ］。但菊读［tɕyʔ˧］，畜字分白读［tɕ‘iɔʔ˧］~生和文读［ɕiɔʔ˧］~牧，玉字分白读去声［y˩］和文读入声［iɔʔ˧］。

付 印 题 记

断断续续写了20年的《丹阳方言语音编》总算是写定付印了，似乎应该说几句话。我在1947年写过一篇关于丹阳方言字音变调的文章，不单是语焉不详，并且有点小错误，后来总想写一篇比较精密些的，正确些的。人事倥偬，工作多变，顾不上。1971年从所谓“下放干校”回到北京，除例行“学习”外无所事事，就又想到这件事，并且扩而充之，想把丹阳方言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描写。我在方言描写上没受过正规训练，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先从搜集材料入手。决定先记语音，后记词汇。1971—1972年两年里，把语音材料搞了个大概齐，可是在跟古音对照上，因为没有经验，翻来复去，始终弄不好。1973年语言研究所恢复工作，我又带领几位年轻的同志做语法研究，就把丹阳方言的工作搁下了。我们这个组打算写一本现代汉语语法，由我先拟了个比较详细的提纲，然后开始一章一章的写。不到半年，刚写了四章，又奉命把一切工作停下来搞“运动”，据说是因为以前搞的不彻底，要返工，要补课。就这样拖拖拉拉莫名其妙地过日子。在这期间，同我一块儿工作的年轻同志也各有各的打算，各自经营，现代汉语语法的写作就不再继续做下去了。我自己也趁这个机会修改我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再以后就又聚拢来写《现代汉语八百词》，这是容易分工，比写一部语法书省力些的工作，可是也写了两年多。在这段时间，几乎把丹阳方言的工作全放下了，仅仅写了一篇《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方言》1980年第2期）跨入80年代以后，稍为有点空闲，打算继续做下去，已经恍如隔世，又得从头做起。写成一部分草稿，请方家鉴定，还是不成章法。可是我的感觉已经不是老之将至而是老之

已至，要继续做这种细针密缕的工作，真有点力不从心了。幸亏张振兴同志慨然允诺给我做校订工作，使这本书能够具有现在这个模样。

这本书的名称在“丹阳方言”之后加上“语音编”，是因为没有包括词汇以及整段对话、说故事之类的记录。词汇，我记下了一部分。我本来也不打算仿照通行的办法，上天下地，日用百货，无所不收，以便跟别的方言比较。我的打算是，凡是跟普通话相同的，一概不收，只记录丹阳方言特殊的事物名称和人事用语。已经记下来的材料只有十分之二三。远离家乡而又年衰多病，能否完成这项工作真是个未知数了。

1991 年 9 月丹阳吕叔湘记于北京永安南里寓所

丹阳方言的指代词

本文把指代词分成人称代词、有定指代词、无定指代词三类，以次列举，说明每个词的语音和用法特点。语音和用法都以城关话为准。

凡是本字明显的，照写本字；凡是本字难以肯定，或虽然大致可以推定，但语音变化较大的，写同音字加小“音”字。注音用国际音标。注音后用小字注的是跟这个词完全或大致相等的普通话用词。说明用法时一般不举例，必要时举例。

每一类指代词为一节，每一节末了引邻近方言作比较，并对语源略作推测。

一　人称代词

1.1　我 [ŋə ˦]；**你** [ŋ̍ ˦]；**他** [tʻɑ ˧]。**我己** [ŋə ˦tɕi ˥]我们；**你己** [ŋ ˦ tɕi˥]你们；**他己** [tʻɑ ˦tɕi ˦]他们。

丹阳话里没有类似普通话里“您”或别的方言里“你老”的字眼。也没有跟普通话“咱们”相当的词，无论包括不包括听话人在内都用“我己”。

表复数的“己”，从语音难定本字，但参照邻近方言可以推定为“家”。邻近方言里用“家”作“们”的，有金坛、溧阳、宜兴、常州、江阴、句容（部分），但都是音 [ko] 或 [kɑ]，不像丹阳话里已经腭化成 [tɕi]。

1.2　附论“家”字。“家”在丹阳话里，除读书音 [tɕiɑ ˧]

外，有三种读音，四种用法。这四种用法是：

(a) 家 [kc]家庭，人家。用于：一家 [iʔ˧ ko˧]，两家 [lie ˦ ko˧]，家里 [ko˥li˥]，人家 [niŋ˥ko˥]，舅家 [tɕY˩ ko˩]外婆家。又音 [ka]：婆婆家 [pə ˦pə˥ ka˥]外婆家，哥哥家 [kə ˩ kə˩ ka ˧]，女儿家 [ȵy ˩ ŋ˦ ka˥]。

(b) －家 [ka]，附于姓氏。如：张家 [tsæ˧ ka˧]，李家 [li ˦ka˥]，王家村 [vaŋ ˦ka˥ ts'eŋ˧]，赵家佬 [tsɔ ˦ka|ɔ ˥]赵妈。

(c) －家 [ka]，表示身份。主要用于：爷爷家 [ia˩ ia˩ ka˩]爷们，嫚嫚家 [mæ˩ mæ˩ ka˩]娘儿们，儿子家 [e ˦tsæʔ˥ka˥]男孩子家。与“儿子家”相对的“女儿家”女孩儿家很少说 [ȵy ˩ŋ ˦ka˥]（可能为了避免误会为上面 a 项意义），一般借用表示复数的 [ȵy ˩ŋ˦tɕi˥]（下面 d 项）。

(d) －家 [tɕi]，表示不止一人。用法跟普通话的“们”完全相同，除附在“我、你、他”后面，也可以附在人名或指人的名词之后，如东东家 [toŋ ˩ toŋ˩ tɕi˩]东东他们，小儿家 [ɕiɔŋ ˩ŋ ˦tɕi˥]，学生子家 [xɔʔ ˩ seŋ ˩tsɿ ˦tɕi˥]学生们。

二 有定指代词

有定指代词，近指和远指声母相同，都是 [k－]，区别在韵母：近指用前元音，远指用央元音或后元音。

有定指代词有两对：一对用于指示事物，一对用于指示情状。

2.1 隔音（**格**音）[kiʔ˩ (kæʔ˩)]这(个)；**过**音（**格**音）[kə˧ (kæʔ˧)]那(个)。

指示事物用法：隔/过＋数＋量＋名。

承前称代用法：隔/过+数+量。

"数"为"一"的时候，可以省去。

数量不确定的时候用"隔兴音" [kiʔ ˦˨ɕiŋ˩]这些和"过兴音" [kə˧ ɕiŋ˧]那些。只用于指示，不用于称代。

以上用法跟普通话的"这、那、这些、那些"相同。

当前称代用"隔格"和"过格"，可以用在一般的名词位置上，跟普通话的"这个、那个"相同。单独用"隔"（或"过"，较少）限于用在"是、叫"等少数动词之前，其他地方一般要用"隔格"（或"过格"），似乎比普通话的"这"和"那"所受限制更严。从下列例句可以看出普通话的"这"和丹阳话的"隔"使用范围的大小：

丹阳话	普通话
隔是你格	这是你的
隔叫格粉画	这叫做粉画
隔就对了	这就对了
隔下子糟了	这下子糟了
隔格弗成问题	这不成问题
买隔格买过格买弗罢［pæ˩］	买这买那没个完

2.2　根音（格） [keŋ ˩(kæʔ˩) 或 keŋ ˥(kæʔ˥)]这么；**功音（格）** [koŋ˧ （kæʔ˧)]那么。带不带"格"，跟后面的动词或形容词是单音或双音有关，单音词前面倾向于用"根/功"，双音词前面倾向于用"根格/功格"，但不是绝对的。

"根（格）"有两种声调，在动词前多用降调，在形容词前多用升调；相反情形有，比较少。

指示动作的方式（修饰动词），例如：要根（格）写，弗要功（格）写|根（格）走法，走到夜也走弗到。后面可以没有动词，相当于普通话的"这/那么着"。例如：功格弗行，要根格。

指示情状的程度（修饰形容词），例如：从前功瘦格，现在根胖了|从前功（格）淘气格，现在根（格）规矩了。

也用于指示数量，不带“格”。例如：根一点点弗够|也用弗着功许多。

“根格”还可以单独用（两种声调都行），用来提出一种建议。例如：根格吧，你先去，我下班就来。“功格”没有这种用法。

2.3 有定指代词用［k－］做词根，在吴语方言里占相当优势。根据赵元任在《现代吴语的研究》里98页跟100页的记录，近指远指都用［k－］的，除丹阳外还有苏州、吴江、昆山、嘉兴、余姚、黄岩等处；近指用［k－］，远指不用［k－］的，有宜兴、金坛、杭州、绍兴、诸暨、金华、衢县、温州等处；远指用［k－］，近指不用［k－］的，有靖江、江阴、常州、常熟、无锡、宝山、宁波等处。

指示情状的指代词用带鼻音尾的韵母［参看下节“暖（格）、能则”］，吴语方言里也不止丹阳一处。这是不是跟中古时代的“馨（宁馨）”、唐宋以后的“生（作么生）、恁、能”有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索。

指代时间的“让/娘收”里边的“收”是“时候”的合音，“让/娘”的来源待考。

三 无定指代词

无定指代词就是一般所说疑问代词。这些词主要用于疑问，但是不限于疑问，也可以泛指或虚指，普通话里是这样，丹阳话里也是这样。

无定指代词跟有定指代词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跟“膈（格）、

过（格）”相对应的是“划（格）”，跟“根（格）、功（格）”相对应的是“暖（格）”，等等。应该有一个跟人称代词相对应的词，如普通话的“谁”，但是没有，借用“划格”。此外，无定指代词里有“的告$_{什么}$”和“能则$_{怎么}$”，没有对应的有定指代词。

3.1　的$_{音}$告$_{音}$ [tiʔ˥ kɔ˥或 tiʔ ˩kɔ ˩˧]$_{什么}$。有两种声调，在名词前用 [˥˥] 调，代替名词用 [˩˧] 调。

无论后面有没有名词，“的告”后面都不能加数量词，跟普通话“什么”相同。例句：

	名词前	代替名词
疑问用法	你看格是的告小说?	你手里是的告?
泛指用法	我的告小说都弗看	我有的告看的告
虚指用法	他认则$_{认得}$一个的告画家	你要弗要吃点的告?

“的告”没有类似普通话里“看个话剧、电影什么的”的用法。

“的告个”等于“什么样儿的”。例如“他是的告个人?”是问这人的为人（或身材等等）；不同于“他是的告人?”，后者是问这个人的身份、职业等等。

3.2　划$_{音}$（格$_{音}$） [o ˩(kæʔ˥）或 o ˩(kæʔ˩)] /**罗$_{音}$（格$_{音}$）** [lo ˩˧(kæʔ˥）或 lo ˧˩(kæʔ˩)]$_{哪(个)}$。

这个词的语音形式比较复杂。零声母和 [l－] 声母是多数少数问题，多数人说“划（格）”，少数人说“罗（格）”。升调降调是语言环境问题，“数＋量（＋名）”前面的“划/罗”用升调，“划格/罗格”单用时，多用降调，升调比较少。下面讲用法时逐项注明（用“划”代表“划/罗”）。

指示事物用法：划 [o ˩˧] ＋数＋量＋名。

承前称代用法：划 [o ˩˧] ＋数＋量。

数量为“一”的时候，可以省去。

数量不确定的时候用“划兴” [o ˩˧ɕiŋ˥]$_{哪些}$。只用于指示，

不用于称代。

以上用法跟普通话“哪、哪些”相同。

当前称代用“划格”（[˩˨] 调多，[˧˥ ˥] 调少），限于指人，等于普通话的“谁”。“当前称代”指的是前面没有提起过的人或物。既然前面没有提起过，就无从加以抉择，所以这样前无所承的“划格”就失去抉择作用，变成广泛的称代。这个“划格”本来可以指人也可以指物，但是指物已有专用词“的告”，因面“划格”专门指人，与普通话“谁”相等。除用于疑问外，也用于泛指、虚指，例如：他划格都认则$_{\text{认得}}$｜有划格来过弗经？$_{\text{有谁来过吗？“弗经”=“不曾”}}$｜划格先到划格买票。

“划”不连“格”不能单用。普通话可以说“分不清哪是云哪是水”，丹阳话必得说“分弗清划格是云划格是水”（这里的“划格”是“哪[一]个”，是承前称代，用[˧˥]调）。

指代无定处所用“划里”[o ˩˩li˨]$_{\text{哪里}}$”

用于否定的“划里”用[˧˥ ˥]调，也可以光用“划”[o ˧˥]一个字，例如：划（里）晓则$_{\text{晓得}}$他都已经来了。

指代无定时间，短时、近时用“划娘$_{\text{音}}$收$_{\text{音}}$”[o ˧˥ȵie˥ se˧]，长时、远时用“划宗$_{\text{音}}$曼$_{\text{音}}$”[o ˧˥tsoŋ˥ mæ˧]。

3.3　暖$_{\text{音}}$（格）[noŋ ˧˥(kæʔ˥]$_{\text{怎么}}$。

指示动作的方式（修饰动词），例如：隔格字暖格写？｜隔格东西暖格吃？一般不单用“暖”。

指示性状的程度（修饰形容词），多用于虚指，很少用于疑问（疑问一般用“多”[tə˥]）；带不带“格”跟形容词是单音或双音有关。例如：他说过只房于暖好暖好｜他说他暖（格）刻苦，暖（格）省俭。

“暖”不用于指示数量，不说“还有暖许多？”说“还有多少？”

单独用“暖格”[noŋ ˨˩kæʔ˩]，是“怎么样?”即“好不好?”或“以为何如?”的意思。例如：坐火车去，坐飞机转来，暖格?

“暖格个”[noŋ ˧˥kæʔ˥ kə ˧˥]有三种用法。（1）指示事物，例如：你要暖格个热水瓶?（你要什么样儿的暖瓶?）（2）用于“动词 + 法”之前（也可以不带“个”），例如：你要暖格（个）吃法?（3）单独说，表示疑难，比方一把锁开来开去开不开，可以说：暖格个啊?（怎么的啊?）

3.4　能则 [neŋ ˧˥tsæʔ˥或 neŋ ˧˥tsæ˧]怎么(问原因)。用在句子里，用[˧˥　˥]调；单独说，用[˧˥˧]调。

“能则”只用于疑问，不用于虚指。例如：你能则还在隔里?|你能则还不去?

问原因和目的，普通话用“干吗”和“为什么”，用“怎么”比较少。丹阳话用“能则”和“做的告”，前者只用在动词前，后者多用在动词后，都可以单独成句。

3.5　“的告”大概来源于中古时期的“底个”。吴语方言里指事物的无定指代词，主要有用“底”和用“啥”的两派，大体上是常州以西用“底”，无锡以东用“啥”。

“划”源出于“那（哪）”，[o]是[lo]脱落声母的结果，[lo]是[no]的音变。

指人的无定指代词，吴语方言里没有像普通话“谁”那样一个专用词，或者从“啥”派生出“啥人”，或者从“底”派生出“底人”，或者从“哪”派生出“哪个”。丹阳话属于最后一类，属于这一类的方言还有宜兴、溧阳、金坛、靖江、江阴、常州（也用“底人”）、无锡（也用“啥人”）、苏州（也用“啥人”）。（以上据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01页。）

“暖格”的“暖”、“能则”的“能”大概也都跟“那”有关系，韵母的鼻音尾待考（见上§2. 3）。

“划宗曼”的“曼”就是“晚”（仅仅声调不同），“宗”是“早”受“晚”的声母的同化作用的结果。

（原载《方言》，1980年第4期）

丹阳话里的联词变调

有字调区别的语言常有联词变调（tone-sandhi）的现象。在中国，除少数例外，各地方言差不多全都有这种变调，有的比较简单，有的相当复杂。北平话算是比较简单的一种。作者家乡的丹阳话（江苏）就属于比较复杂的一种：在容许发生变调的情况之下，两个相连的字难得是全都保留原来的调子的，或是前一字变调，或是后一字变调，更多的是两个字都变。外乡人常说丹阳话难学，就是因为尽管你把字音学对了，还是常常会为了把握不住联词变调而听起来很别扭。

在描写联词变调的详细情形以前，先得把丹阳话里的单字字调弄清楚。照赵元任先生的调查（《现代吴语的研究》，页76—77），丹阳话（城内）有四种字调：

阴平。$\widehat{2^{\flat}\underline{1}}$用于古平声字全体（除全浊字话音）。

阴上。$\widehat{4\,\underline{4}^{\#}}$用于古上声（a）清声字，（b）次浊字读音。

去，阳$\frac{\text{上}}{\text{平}}$。$\underline{1^{\#}3}$　用于（a）古去声字全体，（b）上声全浊字，（c）上声次浊字话音，（d）平声全浊字话音。

入。　$\underline{3}^{\flat}$　用于古入声字全体。

我是从小说着这个方言的人，照我的观察，赵先生关于读音的记载是正确的；丹阳读音的调类很简单，有四种字调，分别用于古音平，上，去，入四声——只有一条变例：上声的全浊字读

去声。

可是关于话音，赵先生的记载就不够严密了：丹阳的话音实在有六种字调。底下所举例字以口语里能作单音词用的为限。

Ⅰ. 中平。 33：[1] ˧

(a) 古平声清声字，如：江，天，东，西。

(b) 古平声次浊字（除喻母），如：来，门，年，鱼。

Ⅱ. 高平。 55： ˥

(a) 古上声清声字，如：懂，好，土，草。

(b) 古上声喻母字如：有，养，远，雨。

Ⅲ. 中升。 35： ˧˥

(a) 古平声全浊字及喻母字，如：桥，同，袍，蚕；盐，油，王，云。

(b) 古上声次浊字（除喻母），如：老，马，瓦，暖。

(c) 古上声全浊字半数，如：近，厚，稻，抱。

(d) 古去声清声字，如：对，叫，去，炭。

Ⅳ. 低降。 21： ˨˩

(a) 古上声全浊字半数，如：件，亥，杜，棒。

(b) 古去声浊声字，如：事，大，梦，外，换，样。

Ⅴ. 中短。 3： ˧

古入声清声字，如：踌，鸭，缩，秃。

Ⅵ. 半高短。 4： ˦

古入声浊声字，如：滑，药，赎，毒。

这六种调子，按古四声来分配，第一调是阴平，第二调是阴上，第四调是阳去，第五调是阴入，第六调是阳入，都比较单纯，只有第三调是阳平，阳上，阴去的共同调值。清浊声字的分收有很明显的两点：（1）平声的次浊字用阴调，但喻母字用阳调；上声的次浊字用阳调，但喻母字用阴调；（2）上声的全浊字

有半数变成去声，但是还没有像北平话那样全数变成去声。（如果换一种看法，认为阳上调已不存在，那就可以说是上声的浊声字全都变了去声，其中次浊字和一部分全浊字变阴去，另一部分全浊字变阳去。）这是大概的局势，各类都有或多或少的例外字。

把单字的字调交代过了，就可以进一步讨论联词的变调。这里所说的联词，比复音词的范围广些，包括一些只能算做仂语的。无论是复音的单词或是仂语，能产生变调的联词差不多全属于联合式（等立关系）和组合式（修饰关系）。“动宾构造”，尽管是极端富有熟语性的，还是不会变调。例如“前门”要变调，“开门”不变调；“小路”要变调，“走路”不变调，“炒菜”“蒸饭”（别于别种做法的菜和饭）要变调，“炒菜”“蒸饭”不变调。

在联词变调的时候，除已有的六种基本字调以外，又添出四种调子：

Ⅶ． 低升。 24 ˨˦ 只见于第一字为高平或中升调的联词里。

Ⅷ． 高降。 42 ˦˨ 只见于两字都属阴平的第一字。

Ⅸ． 高短。 5 ˥ 见于联词里的入声字。

Ⅹ． 低（降）短。(2)1˩ 同上。

联词变调的时候，原来的字调并不能作为惟一的准则，第一字的四声清浊的区别关系甚大，底下分别列表举例。

表一 第一字平清（阴平）

(1) ˧ + ˧ → ˦˨ ˧˩ 山东，东门，金陵，声音，青衣，冬瓜，灯心，玻璃，车夫，公公（丈夫的父亲），工夫，家鸡，花生，中人，鹦哥，威风。

(例外) ˥˧ ˥˧ 空心；˨˦ ˥˧ 公公 (外祖父)。

(2) ˧ + ˥˧ → ˥˧ ˥˧ 歌谱，甘草，开水，薪水，科举，冤枉，身体，灯草，刀板，烧饼，籼米。

(例外) ˦˨ ˨˦ 天井。

(3) ˧ + ˨˦ (阳平) → ˥˧ ˥˧ 光头，猪头，公婆，瓜皮，花瓶，东洋，贪图，钉鞋，丹阳，天平，输赢，车行，樱桃。

(例外) ˦˨ ˨˦ 砖头，丫头。

(4) ˧ + ˨˦ (阳上) → ˥˧ ˥˧ 天下，斤两，兵马，孤老。

(5) ˧ + ˨˦ (阴去) → ˥˧ ˥˧ 京货，坚固，纱布，蔬菜。

(6) ˧ + ˨˦ → ˥˧ ˥˧ 腔调，希望，松树，车站，中饭，衣袖，风帽，迁就。

(例外) ˦˨ ˨˦ 山洞，烧卖，灯谜，将就；˨˦ ˨˦ 多谢；˧˦ ˨˦ 薪俸。

(7) ˧ + ˧ → ˥˧ ˥ 钢笔，金漆，兜搭，三七 (丧事)。

(8) ˧ + ˧ → ˥˧ ˥ 沙漠，松木，生活，消灭，丝袜，仙鹤，冰雹，猪肉，军乐，规则，翻译，通俗，孤独，冲突。

第一字平清，到了联词里面，没有一个维持原来的中平调的。两个中平调相遇变成两个降调；中平调加上别的调子，变成两个高平调。

表二 第一字平次浊 (阴平)

(1) ˧ + ˧ → ˥˧ ˥˧ 毛边，猫鱼，文章，名声，南京，南门，脓包，银朱，娘家，人家，衙门，

邻居，栏杆。

（例外）˧˥˥ 毛毛（婴儿）。

(2) ˧ + ˥ → ˧˥˥ 麻饼，蒙古，人口，绒线，牙齿，危险，锣鼓，灵巧，来往。

(3) ˧ + ˧˥（阳平）→ ˧˥˥ 门头，毛房，毛桃，毛头（婴儿），棉袍，牛皮，南桥，娘舅，楼房，莲蓬，鱼皮。

（例外）˨˦ ˩˧ 南洋。

(4) ˧ + ˧˥（阳上）→ ˧˥˥ 门里，年礼，牛乳。

(5) ˧ + ˧˥（阴去）→ ˧˥˥ 迷信，零碎，凉快。

(6) ˧ + ˩˧ → ˧˥˥ 毛豆，毛病，猫饭，年饭，流弊。

(7) ˧ + ˦ → ˧˥ ˥ 毛笔，民国。

(8) ˧ + ˨˧ → ˧˥ ˥ 民族，梅毒，文牍，麻雀，明白，埋没，牛肉，联合。

平声次浊字，单个的读跟清声字同调（阴平），可是到了联词里面，它的变化跟全浊字（阳平）相同，跟清声字全不一样。

这是说的第一字次浊，第二字次浊在联词里跟清声字同路：如“东门”同“东乡”，不同“东台”；“南门”同“南京”不同“南桥”。

表三　第一字平全浊（阳平）

(1) ˧˥ + ˧ → ˥ ˥ 麒麟，骑兵，穷人，荷花，桃花，田螺，铜锣，城门，前门，钱庄，晴天，婆家，蒲包，屏风，琵琶，洋纱，红花，（碗，药），红帮。

（例外）˧˥˥ 裁缝。

(2) ˧˨+˥ → ˧˨˥ 牌九，穷鬼，油水，洋火，云彩。

(例外) ˥˥ 杨柳。

(3) ˧˨+˧˨ (阳平) → ˧˨˥ 婆婆 (外祖母)，皮鞋，红茶，蝗虫，球场，营房，羊皮。

(例外) ˨˦˨˦ 婆婆 (丈夫的母亲)。

(4) ˧˨+˧˨ (阳上) → ˧˨˥ 柴米，肥皂，田亩。

(5) ˧˨+˧˨ (阴去) → ˧˨˥ 驼背，裙带，红布，红契。

(6) ˧˨+˨˦ → ˧˨˥ 田地，徒弟，平地，绸缎，洋缎，槐树。

(例外) ˥˥ 闲话，桃树 (也˧˨˥)。

(7) ˧˨+˧ → ˧˨˥ 黄雀，回答，王八。

(8) ˧˨+˥ → ˧˨˥ 荞麦，红木，杨木，头目，提拔，蝴蝶。

第一字阳平在联词里维持中升调，只有一处例外，在阴平之前变高平调；第二字不管原来什么调子，一律变高平调。

表四 第一字上清 (阴上)

(1) ˥+˧ → ˧˧ 本家，补钉，表兄，姐夫，小心，好人，祖宗，剪刀，酒杯，井栏，紧身，举人，扁担，苦工，古今 (故事)，远亲。

(例外) ˥˥ 小鸡。

(2) ˥+˥ →(a) ˧˨˧˨ 草稿，苦水，五姐，九姐，阻挡，水草，水土，土产，雨伞。

(b) ˧˧ 嫂嫂，井水，水果。

(例外) ˥˥ 姐姐 (也˧˨˧˨)，丙等

（也˧˧）。

(3) ˥ + ˦˥（阳平）→　˨˧˦˥　板房，讲堂，酒瓶，酒壶，苦头。

(4) ˥ + ˦˥（阳上）→　˨˧˦˥　早稻，炒米，省俭，苦恼，好老（有本事的）。

(5) ˥ + ˦˥（阴去）→(a) ˨˧˦˥　宝贝，主义，胆气，股票，口罩，旅馆，酒店，比较。

(b) ˧˧　解劝，打算，狗屁，炒菜（组合式，动宾式仍˥ ˦˥）。

(6) ˥ + ˧˩　→　˨˧˦˥　表弟，早饭，土地，董事，鬼话，锦缎，倒顺。

(7) ˥ + ˧　→　˧˧　宝塔，请帖，水獭，摆脱，打劫。

(8) ˥ + ˥　→　˨˧˥　小麦，狗肉，秘密。

第一字阴上，在联词里没有一处维持原来的高平调：跟阴平和阴入相遇，都变成相连的两个中平调；在其他的调子前面，它变成一个低升调。前一种变调也在后一种情况中出现，作为一种不仅是例外的变例。

表五　第一字上次浊（阳上）

(1) ˦˥ + ˧ →˧˧ 米汤，母牛，马夫，尾巴，暖锅，脑筋，眼睛，理门，老家，老光。

（例外）˥˥ 老生，˨˧˦˥亩分。

(2) ˦˥ + ˥　→(a) ˨˧˦˥　老手，老鬼，藕粉，马宝，米酒，买主，领口，裸体，母狗。

(b) ˧˧　米粉，老虎，老鼠，马桶。

(3) ˦˥ + ˦˥（阳平）→　˨˧˦˥　码头，网球，瓦房，柳条。

(4) ˦˥ + ˦˥（阳上）→　˨˧˦˥　晚米，晚稻，老米，蚂蚁。

(5) ˧˥ + ˧˥ (阴去) →(a) ˨˦ ˧˥ 马快，瓦片，眼泪，女婿。

(b) ˧ ˧ 老布，老絮。

(6) ˧˥ + ˨˩˧ → ˨˦ ˧˥ 马路，软缎，老练。

(7) ˧˥ + ˧ → ˧ ˧ 米色，眼福，五角，了结。

(8) ˧˥ + ˥ → ˨˦ ˥ 老实，马达，礼物，眼力。

第一字上声次浊，变化同于第一字阴上或阴去；在第二字为阴上时也有˨˦ ˧˥和˧ ˧两式。

表六 第一字上全浊（阳上）

(1) ˧˥ + ˧ → ˨˩˧ ˨˩˧ 丈人，丈量，后门，下边，下巴。

(2) ˧˥ + ˥ →(a) ˨˩˧ ˨˩˧ 稻草，上水，下水，下摆，后腿。

(b) ˨˦ ˧˥ 上等，下等，善举。

(3) ˧˥ + ˧˥ (阳平) → ˨˩˧ ˨˩˧ 下头，后头，淡红，厚皮。

(4) ˧˥ + ˧˥ (阳上) → ˨˩˧ ˨˩˧ 丈母，上海，伴侣，棒棒，抱肚。

(5) ˧˥ + ˧˥ (阴去) → ˨˩˧ ˨˩˧ 稻价，上气（不接下气）。

（例外）˧ ˧ 混账。

(6) ˧˥ + ˨˩˧ → ˨˩˧ ˨˩˧ 近便，近视，动弹，动静，祸害。

(7) ˧˥ + ˧ → ˨˩˧ ˩ 稻壳，柱脚，后局，下作。

(8) ˧˥ + ˥ → ˨˩˧ ˩ 厚薄，淡薄，淡绿。

（例外）˨˦ ˥ 动物。

上声全浊字，前面说单字声调的时候已经说过，有半数已经转入阳去。其余一半跟次浊字相同，用的是跟阴去相同的中升调。可是在联词变调的时候，这一部分全浊字就跟次浊字大不相同：次浊字的变化同阴去，全浊字的变化同阳去。

表七 第一字去清（阴去）

(1) ˧˥ + ˧ → ˧ ˧ 贡生，嫁妆，桂花，教员，救兵，意思，店家，酱坊，粪缸，富翁。
(例外) ˥˧ ˧˩ 壮丁。

(2) ˧˥ + ˥ → ˨˧ ˧˥ 布草，布伞，咒语。

(3) ˧˥ + ˧˥ (阳平) → ˨˧ ˧˥ 盖头，炕床，库房，快船，秀才，蛀虫，酱油，醋瓶，炭盆。

(4) ˧˥ + ˧˥ (阳上) → ˨˧ ˧˥ 灶下，照像，靠近。

(5) ˧˥ + ˧˥ (阴去) → ˨˧ ˧˥ 芥菜，钞票，臭气，借据，破布，布店，岁数，告诉。

(6) ˧˥ + ˧˩ → ˨˧ ˧˥ 炮弹，笑话，孝顺，债户，布被。

(7) ˧˥ + ˧ → ˧ ˧ 背脊，炭屑，拜托，报答，富足。

(8) ˧˥→˥ → ˨˧ ˥ 芥末，价目，贵族，报复。

第一字阴去，虽然原来单字的调子跟阳平相同，在联词里的变化可不一样，反而跟阴上相同。

表八 第一字去浊及一部分上全浊（阳去）

(1) ˧˩ + ˧ → ˧˩ ˧˩ 饭厅，寿星，树枝，顺风，夏天，轿夫，命根，庙门；
(古上声) 舅家，杏花，痔疮，旱荒。

(2) ˧˩ + ˥ → ˧˩ ˧˩ 助手，弹子，便桶，大小，事体，露水，饿鬼，备取。
(古上声) 户口，汇款。

(3) ˧˩ + ˧˥ (阳平) → ˧˩ ˧˩ 步头，病房，渡船，县堂，柜台，

闰年，二房，弄堂，浪头，癞皮；
(古上声) 兆头，栈房，市房。
(例外) ˨˦˦˥望头。

(4) ˧˩→˦˥ (阳上) → ˧˩˧˩ 地下，运动，道理，糯稻，砚瓦，号码；
(古上声) 妓女，道士。

(5) ˧˩→˦˥ (阴去) →(a) ˧˩˧˩ 旧货，卖货，夜课，夜戏，样片，忌讳，大半，夏布；
(古上声) 缎带，道教。
(b) ˨˦˦˥ 夏季，夏至，护照，外套，外快，大气 (大方)，闷气，面店，妹婿。

(6) ˧˩ + ˧˩ → ˧˩˧˩ 会议，议会，误会，预备，利害，便饭，味道，座位，字画，梦话；
(古上声) 汇兑，篆字。

(7) ˧˩ + ˧ → ˧˩˩ 面积，冒失，夜作 (夜工)，字笔，外国，内阁；
(古上声) 囤积，道德。

(8) ˧˩ + ˦ → ˧˩˩ 砚墨，大麦，亮月，闰月，下落，闹热；
(古上声) 拒绝，部落。
(例外) ˦˥˦ 忤逆，用物。

第一字阳去，不但本身在联词里维持低降调，并且使第二字也变低降，不管它原来是什么调子。只有在第二字为阴去的时候，有˧˩˧˩和˨˦˦˥两式。

表九 第一字入清（阴入）

(1) ˧ +┤ → ˧┤ 嫡亲，国家，甲鱼，菊花，客人。
(2) ˧ +┐ → ˦˧˥ 铁板，诀巧，黑狗，汁水，出手。
(3) ˧ + ˧˥（阳平）→ ˦ ˧˥ 秃头，骨头，脚盆，脚钱，竹床，插图。
(4) ˧ + ˧˥（阳上）→ ˧ ˧˥ 吃米，节礼，阔老，铁柱。
(5) ˧ + ˧˥（阴去）→ ˦ ˧˥ 百姓，尺寸，出嫁，客气。
(6) ˧ + √ → ˦ ˧˥ 切面，黑市，约会，职务，绰号，出路。
(7) ˧ + ˧ → ˧ ˧ 铁索，黑漆，接洽，的确，刮削，出息。
(8) ˧ + ˦ → ˦ ˦ 角落，锡箔，竹叶，吃食，恶毒，刻薄，剥夺，职业。

第一字阴入，变化大体上跟第一字阴上或阴去相同；只是它不变低升调而变半高短调（阳入），因为它原来是一个短调。

表十 第一字入次浊（阳入）

(1) ˦ +┤ → ˧ ┤ 木鱼，木钟，辣椒，肉松，绿纱，热心。
(2) ˦ +┐ →(a) ˦ ˧˥ 木马，墨水，默写，肉体，立体，骆驼。
(b) ˧┤ 麦草，月饼，袜底，热水。
(3) ˦ + ˧˥（阳平）→ ˦ ˧˥ 木头，蜜糖，袜筒，篾黄，辣油，绿茶。

(4) 1 + ˦˥ (阳上) → 1 ˦˥ 密码，额面，月米。
(5) 1 + ˦˥ (阴去) → 1 ˦˥ 抹布，热气，力气，辣酱，日记，肉桂。
(6) 1 + ˨˩˦ → 1 ˦˥ 末会，录事，月亮，虐待，热度，栗树，绿豆。
(7) 1 + ˧ → ˧ ˧ 蜜橘，额角，烙铁，蜡烛，腊八，六角，列国。
(8) 1 + 1 → 1 1 脉络，篾席，疟疾，碌碡。

阳入本来不分全浊和次浊，可是在联词里有分别。次浊单读同全浊，联词变化同清声；跟平声次浊的单读同清，联词同全浊，恰恰相反。

表十一　第一字入全浊（阳入）

(1) 1 + ˧ → ˩ ˨˩˦ 熟人，实心，食仓（食量），凿刀，白水，合金，石榴。
(2) 1 + ˥ → ˩ ˨˩˦ 活口，白酒，白果，佛手，石板，独子，杂种；（喻母）药水。
（例外）1 ˦˥ 鼻涕。
(3) 1 + ˦˥ (阳平) → ˩ ˨˩˦ 石头，学堂，滑头，合同，熟皮。
(4) 1 + ˦˥ (阳上) → ˩ ˨˩˦ 熟藕，白米，族长，石马，独眼；（喻母）驿马。
(5) 1 + ˦˥ (阴去) →(a) ˩ ˨˩˦ 石印，杂货，佛教。
(b) 1 ˦˥ 习惯，杂碎，俗气，白带。
(6) 1 + ˨˩˦ → ˩ ˨˩˦ 白饭，服事，佛殿，实话，直路，局面，食道，席面。
（例外）1 ˦˥ 穴道，十字。

(7) ˦ + ˧　→　˩˩　白粥，蜀国，侠客，石竹，实缺，熟铁，十足。

(8) ˦ + ˦　→　˩˩　白浊，白袜，特别，熟食，活络，滑石。（例外）˦ ˦ 核核。

入声全浊，单读时是个半高短调，到了联词里却一律变成低短调，并且把第二字也一概拉下，成为低降或低短调。结果的联词调形跟第一字阳去时十分相像。

综合以上各表所示变化，我们做成一个总表。为便于观察全局的大势起见，在有两式变调的场所，不得不选择一式，而把另一式例入附注。

由这个总表来看，有一件事情是立刻就显出来的：丹阳话里虽然几乎联词无不变调，可是结果的联词调类并不太多，我们甚至可以说，因为有变调的现象，联词的调类反而减少了。这一点，单就无一字属于入声的例子看（图中粗线以上和以左），最为明白。平，上，去声的单字本有四种调子，两字相联应该有十六种不同的联词调子，现在反而只有六种了。如果连包含入声字的算进去，总共三十六式联词，有十七种调子，似乎简化不多。但是如果我们把短调跟长调以类相从的合并起来——实际上很相像——仍然可以归并到上而说过的六种调子。这六种调子是：

(1) 连高。˥˥（˥ ˥）

(2) 连中。˧˧（˧ ˧，˧ ˧，˧ ˧）

(3) 连低。˨˩˨˩（˨˩ ˩，˩ ˨˩，˩˩）

(4) 升高。˧˥ ˥（˧˥ ˥）

(5) 递升。˨˧˧˥（˨˧ ˦，˦ ˧˥，˦ ˦）

(6) 递降。˧˨ ˨˩

但是从另一方而看，联词三十六式，其中两字都保持原来的调子的只有阳平 + 阴上，阳去 + 阳去，阴入 + 阴平，阴入 + 阴入

四式。其余的，不是第一字变就是第二字变，所以虽然联词的调类并不太多，外乡人对于丹阳话的调子还是有“变化莫测”之感。

藉联词变调的结果来观察，四声的分合显然跟单字所表现的不同，而且较为整齐。从联词看，第一字可以分四类：（1）阴平，（2）阳平，（3）阴上去，（4）阳上去。阴入可以附属阴上去，阳入可以附属阳上去。平声次浊同全浊，上声入声次浊同清声。第二字简化得更利害；阴平自为一类，阳平和上去合为一类；阳入附属第二类，阴入有时属第一类，有时属第二类。

最后，若是我们要从音理上研究这些变调的条理，就会发现有一些问题，一时不容易解决。例如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变调的发生，是第二字影响第一字（如北平话），还是第一字影响第二字？从第二字的上，去，阳平合为一类看起来，自然是第二字受了第一字的影响，尤其是在第一字为阳去的时候最为明显，第一字的低降调使第二字全变低降调。第一字为阳平而第二字属于第二类的时候也是如此，第一字的中升调使第二字变成高平调。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第一字为阴去或阳上而第二字属于第二类，结果却是递升调呢？这个事实的本身可以理解：第二字受第一字的影响变成中升调，但第一字本身却降低一个音，使第一字调的终点跟第二字调的起点，不至于相去过远——但是跟第一字为阳平的例子比较，何以条件相同而结果不同呢？又如阴入有点像阴平，但是联词的变化跟阴上去相同；阳入有点像阳平及阴去，但是联词的变化跟阳上去相同：这又可以说是条件不同而结果相同。同样难于理解的是第一字为阴平或阴上时的变化：阴平是个中平调，但是在联词里没有一处保持中平调；阴上是个高平调，但是在联词里没有一处保持高平调。

由于这些疑问，同时由于联词与单字调类分合的歧异，我觉得丹阳话里的联词的调子不能完全用 sandhi 来解释。我颇想作

联词变调总表

<table>
<tr><td colspan="3" rowspan="2">联词调形 第二字 / 第一字</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d></tr>
<tr><td>阴平</td><td>阴上</td><td>1 阳平
2 阳上
3 阴去</td><td>阳 去
（包括一部分古上浊字）</td><td>阴入</td><td>阳入</td></tr>
<tr><td rowspan="2">˧</td><td colspan="2">平 清</td><td>˨˩˧ ˨˩˧</td><td colspan="4">˥ ˥</td><td colspan="2">˥ ˦</td></tr>
<tr><td rowspan="2">平浊</td><td>（次）</td><td rowspan="2">˥ ˥</td><td colspan="4" rowspan="2">˧˥ ˥</td><td colspan="2" rowspan="2">˧˥ ˦</td></tr>
<tr><td>˧˥ 1</td><td>（全）</td></tr>
<tr><td>˥</td><td colspan="2">上清</td><td rowspan="3">˧ ˧</td><td colspan="4" rowspan="3">(1) (2)
˩˧ ˧˥
(3)</td><td rowspan="3">˧ ˧</td><td rowspan="3">˩˧ ˦</td></tr>
<tr><td rowspan="3">˧˥ 3 4 2b</td><td colspan="2">去清</td></tr>
<tr><td rowspan="2">上浊</td><td>（次）</td></tr>
<tr><td>（全）</td><td colspan="5" rowspan="2">(4)
˨˩˧ ˨˩˧
(5)</td><td colspan="2" rowspan="2">˨˩˧ ˩</td></tr>
<tr><td>˨˩˧</td><td colspan="2">去浊</td></tr>
<tr><td>˧</td><td colspan="2">入清</td><td rowspan="2">˧ ˧</td><td colspan="4" rowspan="2">˦ ˧˥
(6)</td><td rowspan="2">˧ ˧</td><td rowspan="2">˦ ˦</td></tr>
<tr><td rowspan="2">˦</td><td rowspan="2">入浊</td><td>（次）</td></tr>
<tr><td>（全）</td><td></td><td colspan="4">˩ ˨˩˧ (7)</td><td colspan="2">˩ ˩</td></tr>
<tr><td colspan="10">(1) ˥ + ˥ 一部分变 ˧ ˧（表四）。(2) ˥ + ˧˥ $_{3}$ 一部分变 ˧ ˧（同上）。
(3) ˧˥ $_{2a}$ + ˥ 一部分变 ˧ ˧（表五）。(4) ˧˥ $_{2b}$ + ˥ 一部分变 ˩˧ ˧˥（表六）。
(5) ˨˩˧ + ˧˥ $_{3}$ 一部分变 ˩˧ ˧˥（表八）。(6) ˦ + ˥ 一部分变 ˧ ˧（表十）。
(7) ˦ + ˧˥ $_{3}$ 一部分变 ˦ ˧˥（表十一）。</td></tr>
</table>

读音与话音调类比较表

四声	调形		读音	话音：单独	话音：联词中所暗示
平	清		˧	˧	*˥
	浊	次			*˧˥
		全		˧˥	
上	清		˥	˥	*˧或*˩˧
	次浊			˩˧	
去	清		˩˧		
	浊			˧˩	*˧˩
上	全浊			˧˥	
入	清		˧	˧	*˧
	浊	次		˦	
		全			*˩

这样一个假设：联词里的字调代表丹阳方言字调的本来面目加上sandhi的作用，而单字的字调则是折衷于方言的原来字调与读书（文言）字调之间的。由这个假设出发，那末也许阴平原来是个高平调，阳平原来就是个高升调，阴上，去，入原来是个低升或中平调，阳上，去，入原来就是个低降调。试将三套调类列为一表，就可以观察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至于读音的字调跟联词中所暗示的字调，哪个是丹阳话原有

的，哪个是外来的，那就很难说定。从声母和韵母方面看，都是话音近于古音，读音近于官话，也就是较晚。但是以字调而论，官话方言就没有一个大致相同的调形，因此也就无从比较。这且不去管它。总之，若是不假设话音的字调原来并不像现在一个个单字所表示，我们实在无法用 sandhi 来解释联词的调形。只有从联词的调形构拟出另一套单字调类来，才能解答上文所举的一些疑问。即使如此，也还是有不能解答的，例如：阴平（*˥）可以叫它后面的任何调类变˥，何以遇到另一阴平反而变递降？[2]阳平（*˧˥）能叫它后面的任何调类变˥而自身不变，何以后面遇到阴平自己又变˥？还有，阴上去到底是*˧还是*˨˦？这些都是一时无从解答的问题。

① 这里的数目字是照赵元任先生在国语字典里的用法，代表五种音高：1 低，2 半低，3 中，4 半高，5 高，不是确实的乐音符号。相邻两级的距离大致等于一个全音，但照我的感觉，第一调和第二调的距离比两个全音还要大些，第二调比第三调的调尾也还要高点儿：倘若第一调和第三调的 3 和 5 是乐音 3 和 5 第二调的 5 就该是 5# 或甚至 6。

② 东乡和南乡的方言里没有递降调，遇到城里话的递降调全作连高调，如“东门”，“玻璃”，“天井”，“丫头”。

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

丹阳是江苏省沿沪宁铁路的一个县，东与武进县为邻，南与金坛县为邻，西和北与丹徒县为邻，东北以长江为界，面积一〇六八平方公里（其中城关六平方公里），人口七十二万（其中城关六万，一九六八年统计）。丹阳位于吴语区和江淮官话区交界处，这个地理位置反映在方言特点上：（一）东乡南乡的方言接近吴语，西乡北乡的方言接近官话；（二）说话音接近吴语，读书音接近官话，"文白异读"的字多。本文讨论对象是城关方言。作者世代住家在城关，十五岁以前没有离开过，家里到现在还说家乡话。但是全家迁出也已经四十多年，这个期间丹阳话里某些字的语音可能有改动，但是语音系统大概不会有明显的变化。关于丹阳话的声调，作者在一九四七年曾经写过一篇《丹阳话里的联词变调》（成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七卷 225—238 页），但是只讨论了一般的两字连调，一些特殊情况没有谈到，更没有涉及多字组的声调。现在在原有的基础上稍加扩充，并订正一些错误，重新写定，供研究连读变调的同志们参考。

壹　丹阳方言的声韵调

1.1　声母　丹阳话有二十二个声母。例字下面加单线的是说话音，加双线的是读书音，不加线的是说话和读书相同的音。下同。

p	背陪防	pʻ	配陪	m	忙网	f	房防	v	王黄网
t	到陶	tʻ	套陶	n	宁银人			l	老来
ts	增蒸层	tsʻ	称层城			s	森生城	z	儿二
tɕ	鸡棋交	tɕʻ	欺棋敲	ȵ	泥耳鱼	ɕ	笑孝雄		
k	高交	kʻ	考敲	ŋ	熬咬	x	毫孝黄		
ø	恩儿二耳因雄咬鱼人								

[z]声母只有"儿、二"两个字。"儿"字文白都读[e ˦˥]，只有"儿则儿子"一处读[zɿ ˦ tsæʔ˧]。"儿"字的调值和古平声喻母字相同，和古平声别的次浊声母不同。"二"字文白都读[e˩]，"二"读[zɿ˩]只用于亲属排行"二姐、二叔"等。

1.2 韵母 丹阳话有四十七个韵母。其中[yɑ, o, iɑŋ, yɑŋ, ŋ̍, yɑʔ]六个韵母只用于说话音，[ieŋ, iæʔ]两个韵母只用于读书音。[ȵiɑŋ˧]和[ȵyɑŋ˧]都是"推开（人）"的意思。

ɿ	资知诗	i	衣尾耳	u	布五吹	y	居归岁
		I	烟边天			Y	圈秋留
ɑ	怕大带	iɑ	麻家借	uɑ	蛙瓦快	yɑ	抓靴帅
æ	背带班			uæ	关快灰	yæ	帅□[ɕyæ˧]追赶(人)
e	杯背留	ie	借夜羊	ue	推灰归	ye	最吹岁
ə	歌多大						
ɔ	包刀招	iɔ	腰苗刁				
o	怕家瓦						
ŋ̍	安五你	iŋ	因人寻			yŋ	君荀寻
ɑŋ	昂当康	iɑŋ	□[ȵiɑŋ˧]	uɑŋ	光匡旺	yɑŋ	旺□[ȵyɑŋ˧]
eŋ	分轮杏	ieŋ	人任	ueŋ	敦滚轮	yeŋ	尊春孙
ɔŋ	翁风松	iɔŋ	容梦农				
oŋ	安半看						
		iʔ	一别日			yʔ	雪屑
ɑʔ	八鸭确	iɑʔ	药鸭角	uɑʔ	刮豁滑	yɑʔ	刷

æʔ 百得弗　iæʔ 曰　　yæʔ 阔肋纳　uæʔ 出说刷

ɔʔ 屋北角　iɔʔ 浴曲肉

1.3　单字的声调　丹阳话读书音有四个字调，分别跟古音的平上去入相当，个别字有出入；连读不变调。说话音有六个单字调，其中四个跟读书音的字调相同。在连读的字组中，除原有的六个字调外，还出现四个新的字调，共有十个字调。见 447 页表一。表里“字调”一栏先列五度制标调字母，其次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调值，然后是文字说明。“代码”一栏先列“分长短”的代码，后列“不分长短”的代码。本文主要用代码表示声调，请注意代码和调值的关系。“应用范围”一栏大字“文、白”分别表示读书音或说话音，小字“单、连”分别表示用于单字音或字组连调。

比照说话的字调和读书的字调，可以把单字调分成八类：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见 448 页表二。

表一　　丹阳字调表

字调			代码		应用范围
			分长短	不分长短	
˩ ˩	11 1	低平 低短	1（长 1） *1*（短 1）	1	白连白单 白连
˦˨ ˨	42 2	中降 半低短	2（长 2） *2*（短 2）	2	白连 白连
˧ ˧	33 3	中平 中短	3（长 3） *3*（短 3）	3	白连白单文单 白连白单
˨˦ ˦	24 4	中升 半高短	4（长 4） *4*（短 4）	4	白连白单文单 白连白单文单
˥ ˥	55 5	高平 高短	5（长 5） *5*（短 5）	5	白连白单文单 白连

表二　　单字调类表

调类	字调		例字
	文	白	
阴平	3	3	包分东天新高花毛南凉人鱼
阳平		4	皮房田前茶床船求河黄王羊
阴上	5	5	宝粉董土走小手九口好有五
阳上		4	马米晚女暖老冷软我眼引也
阴去	4	4	报到灶四告化抱稻坐是近混
阳去		1	慢烂硬夜病大笨待在跪夏限
阴入	4	3	北福搭秃七捉尺说夹刻黑一
阳入		4	麦绿肉月药薄服读食十局学

这里边，说话音的阳平、阳上、阴去三类调值相同，都是长4调，所以实际只有六个单字调：读书音不分阴调和阳调，所以实际只有四个单字调。

有两点需要说明。(1) 很多字说话里边不用，或不单用，单字只有读书音的字调。(2) 这里说的是单字的调类。到了字组里边，归类又有些不同。如“毛南凉”等字，单说是阴平类，但作为字组的首字是阳平类；“抱稻近”等单说是阴去类，但作为字组的首字是阳上类。

1.4　字组的声调总说　我们把以一定的语法关系组合在一起的几个字称为“字组”。字组不等于“词”，例如“大风、好人”都是字组，但不是词。

单字进入字组，字调往往起变化。一个字作为一个单字的声调是它的本调，作为一个字组的一部分的声调是它的变调。一个字的变调可能和它的本调相同，例如“风斗”是5　5调，“风”

的变调 5 和它的本调 3 不同，“斗”的变调 5 和它的本调 5 相同。我们不说“风斗”里的“斗”不变调，我们说它是变调的结果和本调相同。

由于字组里边的单字变调而形成的字组的声调，我们称它是连调。两字组有两字组的连调，三字组、四字组有三字组、四字组的连调。五个字以上的字组总是可以分成较小的单位的，所以没有五字连调。

不是所有的字组都要在内部引起声调变化，不是所有的两字组、三字组、四字组都要用两字连调、三字连调、四字连调。一般说，偏正字组（名名，形名）、并列字组倾向于变调，动宾字组、主谓字组倾向于不变调，动补字组介乎二者之间。也都有相反的例子。例如“地皮、地盘”的声调是 11，是两字连调的一种调式，可是“地图、地球”的声调是 14，是两个单字调相连，没有变化。

有时候有这种情形：一个字组变调的结果和组成这个字组的单字声调相同，例如“地洞”11。这和不变调的字组，比如说“地硬”11，有什么分别呢？分别在于两字连调前重后轻，两个单字调相连前后同样轻重或前轻后重。在“地洞”这个字组里，“洞”字比“地”字轻些，而在“地硬”里边，“硬”字和“地”字至少同样轻重，或者比“地”字更重些。

有时候，一个字组的头一个字或头两个字改变声调，但是后面的字不变调，这种现象可以叫做“半变调”。例如“小”字的本调是 5，“王”字的本调是 4。可是“小王姓”的声调既不是 24（两字连调），也不是 54（不变调），而是 34（前变后不变：半变调）。（如果“小王”指王子，用 24 调。）同样，“半”字的本调是 4，“面盆”的连调是 11，可是“半面盆”的连调可以是 333（按三字组变调规律），也可以是 311（半变调）。

某些四字组的末了一个字有时候维持本调不变，这是一种特殊的“半变调”。说它特殊，因为这个字往往是可变可不变，例如“七零八碎”可以是 *3333* 调，也可以是 *3334* 调。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丹阳话里字组连调的调类。讲到字组连调的调类，必须把字调的长调和短调合并起来看。要是分别长调和短调，两字连调就有近二十种调式，三字、四字连调就更多了。把长调和短调一合并，两字连调和三、四字连调的（a）式都只有六个调式，三字连调的（b）式只有四个调式，四字连调的（b）式只有五个调式。两字连调是多字连调的基础，三字连调和四字连调是从两字连调变化出来的。见表三。

表三 多字连调调式表

两字连调	三字连调		四字连调	
	(a)	(b)	(a)	(b)
11	111	153	1111	1153
21	211	—	2111	—
24	224	—	2224	2453
33	333	353	3333	3353
45	455	453	4555	4553
55	555	553	5555	5553

三字连调和四字连调各有（a）（b）两种格式，（b）式应用范围比（a）式小，也不是六个调式齐备。

上面所列调式里，每一个字调都包括长调和短调，*例如 11* 包括 11，1*1*，*1*1，*11* 四种情形。在某一调式的一定位置上只有

长调，没有短调，例如 55，555，5555 的第一个字。

从表三可以看出，(a) 式三字连调是两字连调的延长，(a) 式四字连调是 (a) 式三字连调的延长，是前进型的声调同化。表三的第三行会引起一个疑问：为什么 24 调延长了不是 244 和 2444，而是 224 和 2224？这是因为同一个声调单位里不允许两个 4 调相连，如果一个 4 调之后接着又是一个 4 调，前头的一个就自动转成 2 调。所以，两字组的 24 调不妨认为是 44 调的变形。

(b) 式三字连调是由首字的字调加 53 构成，(b) 式四字连调是由两字连调加 53 构成，都不是前进型声调同化。

关于字组连调，还有一点需要说明。从下文各章可以看出，连调的调式首先决定于第一个字的字类（甲乙丙丁四类，见 465 页）。这是变调的主要规律，一般的两字连调，(a) 式三字、四字连调，都遵循这个规律。但是也有决定于第一个字的实际字调的，(b) 式三字、四字连调有这种情形，特殊类型的两字组也有这种情形。前一种变调可以称为按字类变调，后一种变调可以称为随字音变调。按字类变调，字调不同的字，只要字类相同，就引起相同的连调，如“南”是 3 调，“红”是 4 调，但都是乙类字，因而“南门、红门”都是 55；字调相同的字，如果字类不同，就引起不同的连调，如“红”和“老”都是 4 调，但“红”是乙类字，“红布”是 45 调，“老”是丙类字，“老布”是 33 调。随字音变调则相反，字调相同的字，尽管字类不同，也引起相同的连调，如“扶”是乙类字，“动”是丁类字，但都是 4 调，“扶扶”和“动动”都是 45 调；字调不同的字，尽管字类相同，也引起不同的连调，如“描”和“涂”都是乙类字，但“描”是 3 调，“描描”是 33 调，“涂”是 4 调，“涂涂”是 45 调。

最后，说一说声调和重音的关系。一个字组里边，语音有轻

重。不用连调说的字组，如“看书、书好、好极了”，重在“书、好、极”，即除后缀和助词以外的末了一个字。用连调说的字组，两字连调和（a）式三字、四字连调都重在头一个字，（b）式三字、四字连调都重在末了一个字（四字连调头一个字次重）。

半变调的字组，重在不变的部分。如“小王”重在“王”（单字调）；“半面盆”重在“面”（“面盆”本身是已经变调的字组，但在三字组“半面盆”里是不变的部分）；“七零八碎”*3 33* 4 重在“碎”（如用 *3 33* 3 调，重在“七”）。

重音的特点在音强方面不怎么显著，在音长方面比较明显。非重音字不但是比较轻，也比较短，比较四字连调的（a）（b）两式的第四个字最容易看出这一点。

贰　两字组的声调

2.1　两字连调　丹阳话里，偏正关系（名名，形名）、并列关系的字组绝大多数要采取两字连调，就是要变调。动补关系的字组或变或不变。动宾关系、主谓关系的字组原则上不变调。但是如果动宾字组是一个名词，必然变调，例如：

炒 5 米 4→炒米 24　　　　蒸 3 饭 1→蒸饭 55

如果主谓字组是一个词，也必然变调，例如：

肉 *4* 麻 3→肉麻 33　　　　秋 3 分 3→秋分 21

两字连调的调式，把长调和短调合并，有六种，见表四《两字连调调式表》。这个表只概括主要情况，有些次要情况没有包括进去。

表四　两字连调调式表

调式	分长短	例	字		
11	11	大街	电表	渡船	便饭
	1*1*	亮月	万一	练习	事实
	*1*1	白酒	活动	杂货	十分
	11	特别	熟悉	活络	学习
21	21	东门	天井	公社	鸡蛋
	2*1*	公尺	金笔	新译	生吃
24	24	火酒	胆气	报告	笑话
	2*4*	小麦	正式	快活	上级
	*2*4	墨水	八股	客气	十字
	24	角落	百合	植物	独立
33	33	信封	井水	土布	马戏
	3*3*	水笔	请帖	印刷	了结
	*3*3	国家	百货	热水	绿纱
	33	铁索	格式	木刻	六角
45	45	棉布	长短	平信	蚕豆
	45	头发	毛笔	灵活	提拔
55	55	开水	车站	南门	晴天
	55	钢笔	东北	松木	生活

从调式方面来考察变调和本调的关系，有几点可以注意。

（1）连调的第一字只有少数跟原来的单字调相同，如 45 调的第一字原来是 4 调，1 1 调的一部分第一字原来是 1 调。其余的调式都不是这样。这表示多数字进入字组都要变调。

（2）单字调跟连调的对当关系有三种。（a）一对一，如 1 调字只产生 11 调。（b）一对多，如 3 调字产生 21 调，45 调，55 调。（c）多对多，如 3 调字、4 调字、*4* 调字，5 调字都产生 24 调和 33 调（请看 464 页表七）。

(3) 连调第二字的本调多种多样，可见在连调中第二字不起主导作用。但是如上条 (b) (c) 两项所见，同字调的第一字产生两种或三种连调，可见第二字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丹阳话里字组的第一字在连调中起主导作用，既然如此，为什么第一字大多数本身要变调，并且某甲调要变某乙调，音理上应当怎样解释，还有待于探索。但是如果撇开原来的单字调，从连调第一字的调类出发看连调，那就不难看出，11 调、33 调、55 调都是前进型的声调同化，而 21 调、24 调、45 调是由于连着两个降调 22 或连着两个升调 44 在发音上有困难而产生的声调异化。21 调是顺着中降调 2 的势头接上一个低平调 1，45 调是顺着中升调 4 的势头接上一个高平调 5，都是前进型的声调异化。24 调可能也是前进型声调异化，是中降之后继以中升，但更可能是为了要让第二个字用中升调而把第一字改为中降，那就是后退型的声调异化了。(24 调和 21 调用于字类不同的第一字，见 466 页表七)。

2.2　两字连调调式和字类的关系　由哪类字和哪类字组成的字组采取哪种调式，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只着眼于单字的字调，这个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答。例如 24 调的字组，含有短调的例子不算，第一个字可以是 1 或 4 或 5，第二个字也可以是 1 或 4 或 5。就已经有九种组成方式 (左栏第一字是 1 调的三种是次要的，例子不多)：

1+1 命运 待遇　4+1 笑话 界限　5+1 土地 鬼话
1+4 夏季 面店　4+4 报告 破布　5+4 胆气 口罩
1+5 大姐 善举　4+5 领口 藕粉　5+5 火酒 水草

要弄清楚两字连调和单字调的关系，不但是光凭单字的说话音字调不能说明，就是综合说话音和读书音的字调把单字分成八个调类 (448 页表二)，也还是不能完全说明。得从古音出发，

按照四声和声母性质分成十六个基本字类，就是平、上、去、入四声各分清声母、次浊声母、喻母、全浊声母四类。见表五。表里标注的调类是单字的调类。

表五 单字字类表

<table>
<tr><th></th><th>清</th><th>次浊</th><th>喻</th><th>全浊</th></tr>
<tr><td>平</td><td>阴平 3
包边偏分
风刀东天
焦青西高
江枯花衣</td><td>阴平 3
毛门文南
男年来凉
人绒牛鱼</td><td>阳平 4
王云圆雄
油盐羊杨
摇营</td><td>阳平 4
皮房袍田
同前全斜
茶床船求
河黄红胡</td></tr>
<tr><td rowspan="2">上</td><td rowspan="2">阴上 5
宝本粉短
董土酒走
小纸主手
水九口好</td><td>阴上 5
五柳</td><td>阴上 5
有雨远野
酉养</td><td>阴去 4
抱伴犯稻
淡动坐罪
赵重是近
後厚混</td></tr>
<tr><td>阳上 4
马米晚尾
奶女暖老
冷软我眼</td><td>阳上 4
引也</td><td>阳去 1
笨鲍范待
弟在造兆
市舅件跪
亥旱杏</td></tr>
<tr><td>去</td><td>阴去 4
报变布票
破副带到
炭灶菜四
告气化货</td><td>阳去 1
帽慢面万
内嫩烂路
外魏</td><td>阳去 1
右位胃运
夜样</td><td>阳去 1
病步饭大
代地电定
队字事寿
树舊汗县</td></tr>
<tr><td>入</td><td>阴入 3
北八福搭
秃七雪竹
尺说夹刻
黑瞎鸭一</td><td>阳入 4
麦墨木袜
蠟六绿力
热肉月</td><td>阳入 4
業藥</td><td>阳入 4
薄白服佛
独读毒杂
食实十熟
局合学活</td></tr>
</table>

前面曾经把丹阳话单字分成八个调类（448页表二），那是按照今音分的，综合现在的说话音和读书音只能分出八类。到了字组里边，有些调类的字在字组里变调不一致，关键主要在于古次浊声母字和喻母字，得把它们分出来，所以分成十六类。说明情况如下。

（1）平声次浊声母字作为单字和作为字组第二字同于清声母字（阴平类），作为字组第一字同于全浊声母字（阳平类）。平声喻母字都同于全浊声母字（阳平类）。

（2）入声次浊声母字恰好跟平声相反，作为单字或作为字组第二字同于全浊声母字（阳入类），作为字组第一字同于清声母字（阴入类）。入声喻母则跟平声一致，都同于全浊声母字（阳入类）。

（3）上声次浊声母字作为单字和字组第二字是阳上类，只有少数字（"五、柳"）单说是阴上类；作为字组第一字同于清声母字（阴上类）。上声喻母字则绝大多数都同于清声母字（阴上类），跟平声入声的喻母字恰好相反；只有少数字（"引、也"）是阳上类。

（4）去声次浊声母字，包括喻母字，单说或作为字组的第一字、第二字，都同于全浊声母字（阳去类）。

（5）上声全浊声母字作为单字，一部分是阴去类，一部分是阳去类，在字组里都是阳去类。上声全浊声母字读去声，这个现象别的方言里也有，即所谓"浊上归去"。只是丹阳方言里一部分上声全浊声母字的单字调不是阳去类而是阴去类。（说阳去而不说阳上，那是因为读书音不是5调而是4调。）

现在把两字组按第一字和第二字的字类排列举例，每一种组合标注所用连调调式，见457—462页表六。表里平声入声喻母字附属于全浊声母字，上声喻母字附属于清声母字。去声次浊包括喻母字。从表六可以看出：

表六之一 两字组连调表（表左是第一字古四声清浊，表头是第二字古四声清浊，下同。）

	平清	平次浊	平全浊及喻母	上清及喻母	上次浊	上全浊
平清	21 山东 冬瓜 灯心 东西 夫妻 花生 威风 纠纷 新鲜 公公夫之父 45 公公外祖父 33 冬青 55 空心	21 东门 青年 姑娘 金鱼 牵牛 玻璃 花猫 风凉 安眠 中人	55 江湖 瓜皮 天平 棺材 丹徒 丹阳 21 江河 封皮 公平 身材 师徒 襄阳 33 东头 西头 24 公园	55 甘草 开水 烧饼 花草 歌谱 新手 休养 牵引 阴雨 21 天井 单轨 双打	55 兵马 斤两 公理 虾米 鸡眼 经理 生冷 川马 籼米 21 新藕 空网 公马	55 兵部 天下 东道 公道 乡下 安静 新妇 公社 师父 21 公社又 新造 猪圈 33 优待
平次浊	55 门闩 文章 名声 南京 人家 年糕 邻居 螺丝 21 门生 文科 名称 南方 人心 民歌 农村 灵丹 45 男生 33 南边 年轻	55 南门 流年 明年 门帘 银鱼 眉毛 门牙 媒人 21 南蛮 流连 明文 门联 纹银 名流 文人 45 明明 毛毛婴儿 24 人人人像	45 轮盘 人头 南糖 顽皮 人情送～ 21 罗盘 人才 南唐 顽童 银圆 人情～世故 55 人缘 魔王 33 南头	45 人口 牙齿 麻饼 棉袄 凉粉 民主 原子 灵巧 来往 24 而且 拉手	45 牛马 牛奶 男女 年礼 银耳 明码 文雅 纹理 银两	45 模范 矛盾 娘舅 银锭 文件 难道
平全浊及喻母	55 黄昏 前身 长庚 平光 阳光 晴天 洋葱 21 黄金 前生 长生 平均 阳沟 葵花 乾坤 45 红军 长衫 云梯 11 长波 长篇	55 皮棉 平炉 河南 便宜 烦难 羊毛 爷娘 杨梅 21 皮毛 平民 河流 才能 酬劳 移民 园林 遗留 45 时髦	45 红茶 同行 头绳 航船 黄河 王牌 21 红尘 同情 头陀 帆船 遗传 游行 要求 55 河豚 琵琶 11 婆婆夫之母	45 皮纸 红枣 全体 平坦 长短 朋友 油水 营养 平稳 铜板铜圆	45 柴米 田亩 红米 河马 头脑 行李 泉眼 圆满 秦岭 55 杨柳	45 皮件 徒弟 肥皂 头绪 前后 平静 囚犯

表六之二　两字组连调表（表右是第一字古四声清浊，表头是第二字古四声清浊，下同。）

去　清	去　次　浊	去　全　浊	入　清	入　次　浊	入全浊及喻母	
55 花布 山货 京戏 天气 生意 蔬菜 单据 纱布 21 冬至 单裤 金矿 新灶 33 空气 生性 多数 24 霜降 香片 亏空 45 绷带	55 花样 风帽 车辆 公寓 山路 销路 香味 希望 21 汤面 烧卖 灯谜 新磨 24 司令	55 车站 衣袖 风度 方便 机会 腔调 松树 中饭 迁就 21 山洞 鸡蛋 花瓣 生字 双份 将就 33 生命 分号 高尚 24 薪俸 公共 乾净 11 多谢	55 钢笔 金桔 天竹 公式 区别 规则 东北 生漆 昆曲 21 公尺 新笔 先说 生吃 33 偏僻	55 山脉 沙漠 丹麦 松木 生日 阴历 精力 分裂 猪肉 21 深绿 生肉 双鹿商标 （21 皆又音，读 55 的较多） 33 三月	55 冰雹 包袱 单独 科学 生活 风俗 桑葉 翻译 中药 21 新译 33 温习	平清
45 棉裤 绒线 南货 银器 名气 迷信 文化 零碎 凉快 55 难怪	45 门面 毛料 名义 年利 南岸 文艺 原料 连累 名誉	45 毛豆 毛病 猫饭 年痘 年饭 银币 文字 农具 流弊	45 毛笔 麻雀 毛竹 牛角 文法 颜色 33 俄国	45 名目 名额 银幕 农业 牛肉 文墨 埋没	45 民族 明白 联合 萝蔔 灵活 迎合 文学 农药 淋浴 南极	平次浊
45 皮带 脾气 驼背 同意 前线 红布 长处 55 平辈	45 平面 全面 红利 坟墓 防御 时运 洋芋	45 田地 皮匠 蚕豆 红豆 槐树 前站 形状 绸缎 洋缎 55 闲话 闲事 21 洋字 随便	45 黄雀 红漆 皮革 头发 常识 条约 成绩 圆桌 王八	45 皮肉 肥肉 红木 荞麦 铜绿 头目 行列 阳历 洋蜡	45 蝴蝶 茶葉 丸药 同学 拳术 和局 提拔 纯熟 圆滑	平全浊及喻母

表六之三 两字组连调表

	平清	平次浊	入清	上清及喻母	去清	平全浊及喻母
上清及喻母	33 水缸 剪刀 扁担 火车 早操 远东 55 小鸡 总归	33 好人 小名 水泥 火炉 短毛 野人 24 小儿 55 小猫 可怜 21 小人对君子	33 宝塔 土法 请帖 摆脱 死结 小雪 24 首饰 总督 55 小鸭 小叔	24 草稿 水彩 土产 小巧 野草 雨伞 33 井水 水果 小粉 早起 短打 好歹 55 姐姐	24 宝贝 口罩 酒店 比较 考究 野菜 33 板凳 短裤 土布 小菜 打算 野戏 55 好处 总算副词	24 讲坛 酒瓶 早茶 火盆 小姨 野蚕 33 水田 土豪 短途 演员 远期
上次浊	33 米汤 尾巴 脑筋 眼睛 五更 染坊 24 眼眶一小 55 老生 21 五金 五香	33 老婆 晚娘 母牛 鲤鱼 网篮 冷门 24 美人 渺茫 女儿 21 网篮又 午门	33 老式 女客 五谷 软骨 马脚 了结 24 纽约 22 礼节	24 米酒 藕粉 女子 领口 老手 马宝 懵懂 33 老虎 老鼠 米粉 冷水 耳朵 马桶	24 理性 女婿 眼镜 瓦片 武器 老旦 33 马戏 武戏 老布 冷笑 暖气 软片	24 柳条 网球 奶瓶 米虫 蟒蛇 舞台 45 午时 卯时 21 理由
去清	33 背心 信封 桂花 快车 正经 更加 21 将军 秘书	33 正门 对联 对流 货郎 澳门 破锣	33 背脊 报答 炭屑 计策 线索 见识 24 正式 教室 建设 庆祝 55 宪法	24 正楷 对手 痛苦 报纸 汽水 细巧 33 菜子 戒指 熨斗 翅膀 屁股 11 贷款	24 破布 报告 告诉 正派 畅快 究竟 33 快信 正片 细帐 对抗 富矿 故意 55 疝气	24 秀才 蛀虫 跳棋 酱油 太阳 戏台 33 教员 11 富余
入清	33 国家 嫡亲 菊花 雪青 八仙 发挥 24 夹生	33 北门 铁牛 国文 客人 甲鱼 秃驴	33 笔迹 格式 出息 脚色 发作 瞎说	24 壁虎 脚爪 黑板 七巧 八股 血管 33 拍粉 急诊 发展 瞎写	24 百姓 尺寸 客气 国际 笔记 漆器 33 百货 竹布 笔算 答数 隔扇 复姓	24 骨头 脚盆 竹床 发条 国王 泼皮 小孩结实 33 法衣
入次浊	33 陆军 绿纱 辣椒 肉松 热敷 墨晶	33 木棉 腊梅 月芽 热门 肉麻 疟蚊 55 鳄鱼	33 蜜桔 木刻 蜡烛 列国 立刻 额角 24 肉搏	24 墨水 默写 木板 蜡版 猎狗 月考 33 麦草 月饼 热水 木版 日暑 袜底	24 木器 抹布 日记 热带 月半 肉痛 33 日报 机凳	24 木头 骆驼 蜜糖 月琴 热和 洛阳 33 热情

表六之四 两字组连调表

上次浊	上全浊	去次浊	去全浊	入次浊	入全浊及喻母	
24 炒米 水鸟 饱满 好老 苦恼 野马 33 小两	24 早稻 火炬 死罪 省俭 小件 好像 33 小件又	24 水利 主任 死路 总务 小磨 野味 姊妹 33 整料 小料 21 小妹	24 土地 早饭 小便 鬼话 火候 33 小队 远视 21 小调	24 狗肉 小麦 枕木 火力 水力 水陆～道场 33 水墨 总额 55 小鹿	24 宝石 火石 小学 水闸 火药 野食 33 土著 55 体育	上清及喻母
24 晚米 蚂蚁 玛瑙 美满 鲁莽	24 晚稻 老伴 懒惰 勉强 冷静 雅静 33 女士	24 马路 礼貌 软缎 老练 美丽 买卖	24 老话 冷汗 舞蹈 五代 午睡 领会 33 马队 老是 55 藐视	24 满月 礼物 眼力 老辣 软弱 冷落 忤逆 33 软木 55 侮辱 32 瘰疬	24 马达 武术 老实 理学 礼服 33 软席 满族 55 美术	上次浊
24 快马 碎米 数理 咒语 秘鲁 11 贝母	24 布被 灶下 细菌 界限 霸道 靠近 33 细菌又	24 顾问 气味 正面 错误 戏弄 奥妙	24 炮弹 笑话 教授 肺病 破坏 固定 33 肺病又 变蛋 11 变蛋又 55 废话	24 数目 芥末 快乐 货物 副业 细密	24 算术 矿物 贵族 化学 教育 炸药 33 教习	去清
24 国语 铁马 尺码 阔老 织女 夹里里子	24 铁道 迹象 发动 答辩 黑布 泼妇 33 急件 北部	24 铁路 切面 笔误 拍卖 格外 一味 33 北面 瞎闹	24 铁树 绰号 国会 脚步 笔顺 约会 33 急病 必定	24 角落 骨肉 血脉 笔墨 泼辣 职业 33 七月 八月 11 积木	24 百合 百叶 尺牍 北极 发达 刻薄 33 国籍 接洽	入清
24 木偶 密码 物理 月米 木耳 烈女 33 肉眼	24 幕后 立像 捏造 虐待 肉市 六舅	24 陆路 力量 业务 月亮 木料 箬帽	24 绿豆 木匠 末代 陆地 栗树 热度 33 密电 热病 瘌痢	24 目录 脉络 墨绿 目力 日历 热烈 33 腊肉 45 腊月 44 辱没	24 木筏 墨盒 疟疾 末伏 热药 碌碡 33 木屐 末伏又	入次浊

表六之五 两字组连调表

	平清	平次浊	入清	上清及喻母	去清	平全浊及喻母
入全浊及喻母	11 白天 合金 学科 石膏 滑稽 药方 33 达观	11 白描 石榴 活门 熟人 学年 药棉 33 复原	11 服贴 熟悉 活泼 侠客 浴室 24 合作 袭击 33 局促	11 白果 佛手 独子 集体 杂种 药水 24 白菜 食品 滑爽 局势 渤海 液体	11 佛教 石印 杂货 白卷 绝对 24 鼻涕 习惯 俗气 直线 籍贯 药店	11 石头 鼻头 白糖 食盐 钥匙 药房 24 实情 33 复员
上全浊	11 舅家 丈夫 重心 是非 33 士兵	11 丈人 后门 道人 象牙 重油 下流 21 鲍鱼 距离	11 道德 辨别 动作 皂角 稻壳 囤积 24 幸福	11 稻草 户口 汇款 柿饼 下摆 24 下等 范本 罢免 后悔 善举	11 道教 后相 负数 惰性 釜盖 24 下处 重要 限制 倍数 淡菜 33 混帐	11 后台 肚皮 市房 兆头 淡黄 混堂 奉承 24 奉陪 21 范围
去次浊	11 外交 内功 亮光 慢车 冒充 夜班	11 外围 外文 庙门 闰年 夜盲 硬煤	11 外国 内阁 面积 利息 万一 未必	11 面粉 露水 漏斗 孟子 右手 样本 24 外感	11 外姓 内政 慢性 内线 夜校 样片 24 令箭 路数 妹婿 闷气 位置 用处	11 磨盘 面皮 内行 念头 耐烦 弄堂 24 望头 令旗
去全浊	11 电灯 饭厅 大衣 顺风 夏天 寿星 24 自家	11 大门 豆芽 地雷 自然 电铃 状元	11 地质 电压 豆汁 字笔 自觉 调拨 24 大叔 上级	11 大腿 电影 弹子 事体 助手 便桶 上海 24 大姐 上古	11 自费 旧货 夏布 忌讳 代数 大灶 上铺 24 饭店 大蒜 夏至 护照 代价 瀑布 上昼上午 33 电报	11 病房 渡船 蛋黄 柜台 栈房 现成 24 背皮 电池

表六之六　两字组连调表

上次浊	上全浊	去次浊	去全浊	入次浊	入全浊及喻母	
11 白米 独眼 熟藕 妯娌 术语 药理 24 学理 合理 赎买 阅览	11 食道 石臼 活动 实在 逐渐 药皂 别墅 24 石像 秩序 穴道 局限	11 白露 食量 学问 局面 实用 特为 24 熟练 学位 局外 欲望	11 白字 实话 活字 独自 服事 逐步 24 十字 集市 实现 学会	11 白蜡 笛膜 毒辣 活络 寂寞 药物 24 食物 植物 学业 独立 竭力 药力	11 白药 芍药 毒药 学习 活页 食欲 特别 24 学术 学阀 集合 阅读	入全浊及喻母
11 道理 父母 舅嫂 丈母 市亩 后脑 24 下午 妇女 仕女	11 道士 动静 部件 舅舅 被动 24 后盾 静坐 抱负 善后	11 后路 市面 断面 重量 受用 重用 24 待遇 愤怒 范例 幸运	11 后代 近视 汇兑 近便 祸害 部分 24 重大 部署 蚌埠	11 部落 罪孽 静默 静脉 动脉 坐力 淡绿 24 动物 动脉又	11 厚薄 道学 技术 混合 拒绝	上全浊
11 外语 糯米 炼乳 砚瓦 右耳 内里 24 料理 未免 孟买	11 味道 糯稻 闹市 运动 夜市 外部 24 万象 义士 内弟	11 内务 利用 外路 另外 议论 利润 24 面貌 命运 傲慢 浪漫 愿望	11 内地 外号 胃病 梦话 漏洞 夜饭 24 外患 面具 浪荡 茂盛	11 亮月 内幕 闰月 闹热 万历 砚墨 24 毅力	11 练习 硬席 痢疾 帽盒 内服 右翼 24 内侄 用物	去次浊
11 地理 定理 队伍 号码 电钮 驸马 24 大米 大老 代理 办理 上午	11 大户 地下 豆腐 自动 电棒 附件 懈怠 上下 24 附近 隧道 慎重	11 大路 电料 座位 自卫 地面 代用	11 便饭 地洞 字画 大字 自备 附和 上代 24 顺遂	11 大麦 电力 地狱 效力 附录 树叶 24 视力	11 大学 蛋白 事实 自习 附属 弹药 24 大局	去全浊

两个平声字的组合，用 55 调和 45 调的口语性较强，用 21 调的带点书本味，这也表现在声母的分别上，如古全浊声母字今音送气与否。例见 457 页，声母对比如下：

55	江湖 kɑŋ vu	瓜皮 ko pi	天平 tʻɪ piŋ	棺材 koŋ tsæ	丹徒 tæ tu
21	江河 tɕie xə	封皮 fɑŋ pʻi	公平 kɑŋ pʻiŋ	身材 seŋ tsʻæ	师徒 sɿ tʻu
55	人家 niŋ ko	媒人 mæ niŋ	黄昏 vɑŋ xueŋ	前身 tɕɪ seŋ	长庚人名 tsæ keŋ
21	人心 ieŋ ɕiŋ	文人 ven ieŋ	黄金 xuɑŋ tɕiŋ	前生 tɕʻɪ seŋ	长生 tsʻæ seŋ
55	平光 piŋ kuɑŋ	平炉 piŋ lu	皮棉 pi mɪ		
21	平均 pʻiŋ tɕyŋ	平民 pʻiŋ miŋ	皮毛文言义 pʻi mɔ		
45	轮盘 luen poŋ	人头～熟 niŋ te	南糖 noŋ tɑŋ	顽皮 xæ pi	人情送～niŋ tɕiŋ
21	罗盘 lə pʻoŋ	人才 ieŋ tsʻæ	南唐 noŋ tʻɑŋ	顽童 xuæ tʻɑŋ	人情 ieŋ tɕiŋ
45	红茶 ɔŋ tso	同行 tɑŋ xɑŋ	头绳 te seŋ	航船 xɑŋ soŋ	
21	红尘 xɔŋ tsʻeŋ	同情 tʻɑŋ tɕʻiŋ	头陀 tʻe tʻə	帆船 fæ tsʻoŋ	

（1）有三种调式（21，45，55）主要出现在第一字为平声的两字组里，有三种调式（11，24，33）主要出现在第一字为仄声的两字组里。每一种调式适用的范围也是清楚的，尽管有一些例外。

（2）前后两个字的字类都相同的两字组，可以有一种以上的调式，但是总有一个调式是主要的，此外可能看一个次要的，余下是少数例外。只有少数几种组合有势均力敌的两种调式（见 464 页表七）。

表七 两字组调式分布表 表里用粗体字印的是主要的调式，用细体字印的是次要的调式，用细体小字印的是更次要的调式。有一处加虚线方框，表示第一字为平次浊、平全浊及喻，第二字为平全浊及喻的字组，除 45 调外也用 21 调，二者都是主要的调式。

<table>
<tr><td colspan="2" rowspan="2">第二字
第一字</td><td colspan="2">A</td><td>A/B</td><td colspan="9">B</td></tr>
<tr><td>平清3</td><td>平次浊3</td><td>入清3</td><td>上清及喻5</td><td>去清4</td><td>平全浊及喻4</td><td>上次浊4</td><td>上全浊1</td><td>去次浊1</td><td>去全浊1</td><td>入次浊1</td><td>入全浊及喻4</td></tr>
<tr><td>甲</td><td>平清3</td><td colspan="2">21</td><td colspan="10">55 21</td></tr>
<tr><td rowspan="2">乙</td><td>平次浊3</td><td colspan="2" rowspan="2">55
21
45</td><td colspan="10" rowspan="2">45
[21]
55</td></tr>
<tr><td>平全浊及喻4</td></tr>
<tr><td rowspan="5">丙</td><td>上清及喻5</td><td colspan="3" rowspan="5">33
24</td><td colspan="2" rowspan="5">24
33</td><td colspan="7" rowspan="5">24
33</td></tr>
<tr><td>上次浊4</td></tr>
<tr><td>去清4</td></tr>
<tr><td>入清3</td></tr>
<tr><td>入次浊4</td></tr>
<tr><td rowspan="4">丁</td><td>入全浊及喻4</td><td colspan="12" rowspan="4">11
24</td></tr>
<tr><td>上全浊 4 1</td></tr>
<tr><td>去次浊1</td></tr>
<tr><td>去全浊1</td></tr>
</table>

(3) 两个平声字的组合，有的是 55 调和 21 调并用，或 45 调和 21 调并用，一般都是口语性强的用 55 调或 45 调，带点书本味的用 21 调。这也表现在声母的分别上，平声浊声母字多数有这种分别，如古全浊声母字今音送气与否。例见 457 页表六之一，声母对比见 463 页脚注。这当然只是一种倾向。第一字平清，第二字仄声的组合，除 55 调外也有 21 调，但后者是次要的，二者之间没有偏于口语和书本的区别。

如果撇开那些“例外”，只考虑主要和次要的调式（在某些组合中，“次要”和“例外”只是稍有差别，难于严格区分），就可以画出表七：两字组调式分布表。

从 464 页表七可以看出来：第一个字可以归纳成四大类：（甲）阴平（平清）；（乙）阳平（平次浊、平全浊及喻）；（丙）阴仄（上清、上次浊、去清、入清、入次浊）；（丁）阳仄（上全浊、去次浊、去全浊、入全浊及喻）。第二个字可以归纳成两大类：（A）阴平（平清、平次浊），（B）其余；只有入声清声母字特殊，当第一字是平声的时候，它属于 B 类，当第一字是仄声的时候，它属于 A 类。第一字是丁类的时候，第二字全都一样，不用分 AB。

2.3 变调和不变调 两字相连，不一定变调，即不一定采取两字连调。主要看两字之间的语法、语义关系。采取连调的多数是名名、形名偏正字组和并列字组，表五里边所举的例子绝大多数属于这两类。但是这两类也有不变调即各自保留单字调的。例如：

旅^{5}行^3　变^{4}更^3　委^{5}托^3　保^{5}护^1

纲^{3}要^4　神^{4}仙^3　字^{1}典^5　地^{1}图^4

房^{4}东^3　纬^{5}度^1　灯^{3}罩^4　皮^{4}带^4

另一方面，主谓字组、动宾字组、动词带修饰或补充成分的字组一般不变调。例如：

天^{3}冷^4　风^{3}大^1　头^{4}痛^4　字^{1}小^5

打^{5}针^3　打^{5}井^5　打^{5}票^4　打^{5}字^1

动^{4}身^3　动^{4}手^5　动^{4}气^4　动^{4}步^1

改^{5}良^3　提^{4}高^3　打^{5}碎^4　退^{4}后^4

共^{1}管^5　互^{1}助^4　代^{1}表^5　武^{5}断^4

顺^{1}带^4　两^{4}便^1　同^{4}住^1　胡^{4}闹^1

变调的比较少，往往意义已经专门化。例如：

口^{5}干^3　33　肉^{4}麻^3　33　眼^{4}红^4　24

打^{5}架^4　24　得^{3}罪^4　24　洗^{5}浴^4　24

随^{4}便^{1}　21　受^{4}用^{1}　33　延^{3}长^{4}　21

推^{3}翻^{3}　21　促^{3}进^{4}　24　野^{5}戏^{4}　33

冷^{4}笑^{4}　33　交^{3}易^{4}　55　自^{4}流^{3}　11

有一种情形：两个字照原有的字调说，合于一种连调的式，算不算连调，要看情况。如果按变调规律变化的结果恰好等于原来的字调相加，这种字组可以算两字连调。例如：

寿^{1}命^{1}　11　地^{1}洞^{1}　11

图^{4}表^{5}　45　长^{4}短^{5}　45　茶^{4}水^{5}　45

反之，虽然合于连调调式，但不合于变调规律，那就应该算是“偶合”，不算变调。例如：

加^{3}工^{3}　33　（不是 21）

来^{3}往^{5}　35　（不是 45）

派^{4}遣^{5}　45　（不是 24 或 33）

选^{5}举^{5}　55　（不是 24 或 33）

2.4　半变调　就是第一个字变，第二个字不变，例如：

(a) 3→2

新^{3}出^{3}　23　先^{3}猜^{3}（～后看）23　真^{3}巧^{5}　25

(b) 3→4

牛^{3}筋^{3}　牛^{3}虻^{3}　43

男^{3}装^{3}（女扮～）43（“男装”单说是 55）

(c) 4→1

后^{4}退^{4}　14　后^{4}果^{5}　15

重^{4}镇^{4}　14　重^{4}赏^{5}　15

(d) 4→3

老^{4}例^{1}　31　老^{4}王^{4}　34　老^{4}九^{5}　35

老^{4}早^{5}　35　老^{4}远^{5}　35

细^{4}问^{1}　31　细^{4}算^{4}　34（也都可以 33）

半^{4}段^{1}　31　半^{4}口^{5}　35（也都可以 33）

(e) 5→3

小^{5}杜^{1} 31　小^{5}王^{4} 34　小^{5}沈^{5} 35

整^{5}夜^{1} 31　整^{5}块^{4} 34（也都可以 33）

好^{5}菜^{4} 34　好^{5}药^{4} 34（也都可以 33）

死^{5}记^{4} 34　死^{5}等^{5} 35（也都可以 33）

假^{5}笑^{4} 34　假^{5}打^{5} 35（也都可以 33）

这种"半变调"的字组不限于两个字，可以是更多的字。例如：

新^{3}出^{3}版^{5} 235　真^{3}扫^{5}兴^{4} 254

先^{3}问问^{11} 211　半^{4}面盆^{11} 311

老^{4}样子^{24} 324　小^{5}上海^{11} 311

整^{5}上昼^{24} 324　好^{5}文章^{55} 355

死^{5}弗^{3}要^{4}脸^{4} 3324

可见第一个字的变调是由于这些字本身的性质，同后边的字调无关。

这种"半变调"有点像北京话里的"变调"，所不同的是北京话里的变调完全由声调环境决定，而丹阳话里的半变调则限于一些特定的字，这种字为数不多。

2.5　同一字组的不同调式　有些字组有两种连调调式，一个是较常用的，另一个是"又音"，正如某些单字在声母或韵母方面有又音一样。例如：公社 55，又 21；网篮 33，又 21。字组的意义不因调式的不同而有差别。

另外有些字组，有两种连调调式，或者一种连调和一种不变调的说法，意义不同，有的语法结构也不同。例如：

公公 21　丈夫的父亲　　公公 45　外祖父

婆婆 21　丈夫的母亲　　婆婆 45　外祖母

白字 11　读白字，写白字　　白字 45　"白"这个字

四处 33　四个地方　　四处 24　到处

鸡^3 头^4	鸡脑袋	鸡头 55	芡实
拉^3 手^5	握手	拉手 24	门上的拉手
炒^5 菜^4	一种烹调动作	炒菜 33	炒出来的菜
下^4 水^5	走或放到水里去	下水 11	顺水
木板 24	木材的一种	木版 33	印刷方式

最后一对，木板和木版，不但是用不同的调式表示不同的意义，并且字形也分化了。

叁　三字组的声调

3.1　三字连调的调式　三字连调有（a）（b）两种调式，前者是主要的。这里先进（a）式，（b）式见 485 页 § 4．4。

把长调和短调合并，三字连调（a）有六种调式，举例如下。

调式	例		字		
111	重工业	电风扇	夜快车	大学生	舅家人
211	新名词	双职工	生石膏	高帽子	香洋碱
224	紫药水	老脾气	十姊妹	丈人家	大麦粥
333	纸老虎	黑牡丹	六指头	小字报	四边形
455	牛魔王	泥菩萨	红墨水	棉毛衫	年夜饭
555	新北门	油面筋	花蝴蝶	金苍蝇	黄杨木

三字相连，声调方面有三种情况：（a）整个字组用三字连调（全变）；（b）前两字或前一字变调，后面用原来的字调（半变）；（c）三个字都用原来的字调（不变）。哪一种情况是主要的，要看字组内部的结构。从内部结构来看，三个字的组合可以分为三类：前一后二，前二后一，三字并列。下面分别说明。

3.2　前一后二的三字组　后面两个字是一个两字组，说起来用两字连调，前面加一个单字修饰成分，构成一个三字组，这是主要的情况。至于整个三字组采用什么调式，全看第一个字的

四声和声母清浊而定，跟两字组相似，——不，比两字组更整齐，因为后两个字的声调几乎完全不影响整个三字组的声调。请看 470—473 页表八。

从表八可以看出：

(1) 第一个字决定整个调式。第一个字分甲、乙、丙、丁四类，和两字组相同。所引起的调式也分别和两字组的调式相当。

首字字类	两字组调式	三字组调式
甲（阴平）	55；21	555/211
乙（阳平）	45；55	455/（555）
丙（阴仄）	33；24	333/224
丁（阳仄）	11/（24）	111/（224）

用分号隔开的，两种调式适用的范围不同，后一个字的声调起作用；用斜线隔开的，两种调式适用的范围相同，后一个字或后两个字的声调不起作用。加括号的调式例子数量较少。

(2) 同一格内有两种调式的时候，有的能分主次，如首字为乙类字，455 是主要调式，555 是次要调式，首字为丁类字，111 是主要调式，224 是次要调式。首字为丙类字的情形比较复杂些，当后两字的声调是 55 或 45 的时候，224 是主要的，333 是次要的；当后两字是 11、21、24 或 33 的时候，恰好相反，333 是主要的，224 是次要的。首字为甲类字的时候，555 和 211 难分主次，而且同一个字组往往可以兼有这两种调式，但是比较起来，用 211 调说，字组的结合似乎较松，有点强调第一个字作为单字的意义，而用 555 调说则结合较紧，意义更加“一体化”。

就具体的例子说，少数字组有两种调式：有的是没有意义区别，例如“三女儿”读 555 或 211；有的有意义区别，如“大姑娘”读 111 是未婚青年女子，读 224 是头一个闺女；“冷先生”读 333 是旧时的“阴阳生”，读 455 是姓冷的。

表八 前一后二的三字组连调表

首字		后二字33调	后二字55调	后二字11调	后二字45调	后二字24调	后二字21调
平清	555	新北门 高板凳 乌老鸦 三嫂嫂	新南门 香粳米 东车站 稀盐酸	亲弟兄 高鼻头 尖颊巴 川贝母	花蝴蝶 花和尚 酸牛奶 桑皮纸	东半球 西太后 秋海棠 三女儿	花玻璃 金苍蝇 新西门 三姑娘
	211	方格子 单眼瘤 双职工 三伯伯	新南门 真香油 三姨娘	新地板 高帽子 生石膏 金镯子	金牙齿 香洋臧 生啤酒 真红木	东半球 新产品 空架子 三女儿	生鸡蛋 真工夫 新名词 三娘娘
平次浊	455	男教员 毛背心 猫耳朵	蓝花瓶 南书房 牛魔王	男病房 南豆腐 蓝大衣	男朋友 泥菩萨	蓝墨水 南马路 明太祖	男高音 毛玻璃 麻苍蝇
	555	毛手巾			蓝头绳		
平全浊及喻母	455	皮老虎 长板凳 黄菊花 洋信封	红铅笔 糖包子 洋山芋 皮鞭子	油面筋 红鼻头 糖白粥 洋学堂	黄皮鞋 甜馒头 胡萝蔔 羊胡子	红墨水 铜笔套 圆脚盆 甜酱油	咸花生 糖花生 红山茶 洋生姜
	555	糖滚汤 红马桶		油面筋 红面孔	红胡子 红头绳	黄蚂蚁	

首字		后二字33调	后二字55调	后二字11调	后二字45调	后二字24调	后二字21调
上清及喻母	333	纸老虎 总指挥 紫茉莉 野菊花 小意思 表嫂嫂	好文章 总医院	总动员 土办法 小地方 好味道 假象牙 野荸荠	小丸药 好脾气	总领事 反比例 副作用 好本事 表姊妹 九太太	总开关 土专家 紫丁香 水西门 小东门 九姑娘
	224	表弟兄	小南门 总经理 孔夫子 水烟管 早中饭 九姨娘	紫药水 九爷爷	土皇帝 野和尚 海龙王 好朋友 短头发 小胡子	手指头	
上次浊	333	母老虎 老北门 女教员 冷板凳 五嫂嫂	武老生 老钟点	武状元 女道士 老地方 软面子	老皇历	武秀才 女秀才 老一套 五女婿	老先生 懒姑娘 里天井 五亲爹
	224		老师父 老狐狸 晚中饭 冷开水 五姨娘 女经理	五舅舅	老皇历 老脾气 冷馒头 女同学 五公公		

首字		后二字33调	后二字55调	后二字11调	后二字45调	后二字24调	后二字21调
去	333	絮背心 破裤子 细铁丝 酱小菜 四小姐	细筛子 素年糕 副经理 半茶杯	絮裤子 素什锦 正电子 半面盆	细毛线 副连长	破布被 胖女婿 副主任 四女儿	破灯泡 半车厢 四娘娘
清	224		菜包子 四城门 副经理 四姨娘	臭豆腐 素什锦 冻豆腐 四爷爷	酱萝葡 臭皮匠 布袍子 破房子 四婆婆 副连长		
入	333	黑牡丹 夹紧身 北半边 七小姐	铁狮子 黑眉毛 复分数	铁饭碗 黑旋风 竹篦子	铁门槛 骨结核 北寒带	铁算盘 复比例 急性子	黑猩猩 竹夫人 急先锋 鸭肫肝
	224		七姨娘	七舅舅	七娘舅	七姊妹	
清	555						七姑娘
入	333	木酒精 绿牡丹 六小姐	蜡苹果 木芙蓉	绿帽子 逆定理	热馒头 绿围巾	辣酱油 绿宝石 六指头 木结构	肉苁蓉
次	224		六姨娘 肉包子	六舅舅	绿头绳 六娘舅	辣白菜 篾篓子	
浊	555						六亲嫂

首字		后二字33调	后二字55调	后二字11调	后二字45调	后二字24调	后二字21调
入及全喻浊母	111	白衬衫 活火山 毒痱子 十小姐	白眉毛 活阎王 狭门面 石菖蒲	熟石膏 活地狱 直肚肠 十爷爷	白头发 熟牛肉 薄棉袄	薄布被 白木耳 侄女婿 药罐头	薄玻璃 熟鸡蛋 白灯笼 十姑娘
	224					十姊妹	
上全浊	111	笨法子 下半年	重工业 后房门 旱烟管 弟新妇	厚大衣 笨办法 近地方	淡颜色 后轮盘 犟脾气	厚布被 重武器 旱码头 市政府	厚玻璃 旱西门 下中农
	224					淡竹叶	
去次浊	111	滥好人 夜快车 面疙瘩 二伯伯	内分泌 孟夫子 闷葫芦 闰五月	烂柿子 硬面子 帽匣子	内蒙古 外厨房 二娘舅	外祖母 硬骨头 二女儿	外长城 烂香蕉 硬工夫
	224	二嫂嫂	二姨嫚				二姑娘
去全浊	111	大眼睛 旧脑筋 电烙铁 大伯伯	旧门帘 饭筲箕 藏青果 县知事	大肚皮 白腐乳 旧号码	大同行 旧门牌 大娘舅	大舞台 代主任 话搭头 大女儿	电风扇 大天井 大姑娘
	224	大嫂嫂	大姨嫚				大姑娘

[表八注] 单眼籠:单眼皮。 香洋碱:香皂。 猫耳朵:一种油炸食品。 糖滚汤:白糖开水。 洋山芋:土豆。 软面子:指绸子做夹衣棉衣的面子。 五亲爹:五姑夫。 絮背心:棉马甲。 四城门:总括所有城门,常说"四城门八水关",指城内所有地方。 夹紧身:夹袄。 绿帽子:"戴绿帽子"指妻有外遇。 六亲嫚:六姑母。 直肚肠:心直口快。 弟新妇:弟妇。 淡竹叶:一种中药。 硬面子:指缎子做夹衣棉衣的面子。

(3) 和两字组的情形不同，一个格子里边一般有两种调式，最多也只有两种调式，没有作为例外出现的第三、第四种调式。

采用三字连调的，以修饰关系的名词字组为主。别种关系的字组，前一字和后二字一般分别保留原来声调。例如：

天^{3} 暖和^{24}　　人^{3} 和气^{45}

看^{4} 小说^{33}　　说^{3} 故事^{24}

洗^{5} 干净^{24}　　说^{3} 明白^{45}

乱^{1} 吹嘘^{21}　　瞎^{3} 议论^{11}

但是也是少数用三音节声调的。例如：

拖^{3} 鼻涕^{24}555$_{\text{名}}$　　拖^{3} 油瓶^{45}555$_{\text{名}}$

吹^{3} 牛皮^{45}333　　无^{3} 本事^{24}211$_{\text{不舒服}}$

好^{5} 容易^{45}224

前一字变调，后二字不变，在上文467页讲“半变调”的时候已经举例了。

3.3　前二后一的三字组　这一类三字组的主要倾向是前两个字用连调，第三个字保留原来的声调。这也是一种“半变调”。这一类三字组的前两个字说得轻些，短些，第三个字说得重些，长些。前一后二的三字组声调是第一个字较重。

前二后一的三字组又可以分别三种情形：

(a) 前两个字原来就用两字连调，第三个字加上去之后，声调无变化。事实上，这里没有变调，但是合于这类字组的声调准则。例如：

近视^{11}眼^{4}　　鼻头^{11}尖^{3}　　橡皮^{11}底^{5}

大字^{11}报^{4}　　样板^{11}戏^{4}　　天然^{21}气^{4}

生字^{21}本^{5}　　香烟^{21}灰^{3}　　偷针^{21}眼^{4}

仙人^{21}掌^{5}　　太平^{24}洋^{4}　　国际^{24}法^{3}

七巧^{24}板^{5}　　墨水^{24}瓶^{4}　　小米^{24}饭^{1}

火车^{33}站^{1}　　指甲^{33}背^{4}　　老虎^{33}洞^{1}

镇江^{33}醋^{4}　　热水^{33}瓶^{4}　　罗汉^{45}松^{3}

邮政^{45}局^{1}　　南货^{45}店^{4}　　游泳^{45}衣^{3}

头发^{45}根^{3}　　狮子^{55}头^{4}　　元宵^{55}节^{3}

三伏^{55}天^{3}　　慈姑^{55}片^{4}　　杨柳^{55}树^{1}

由于这些三字组是两字连调加第三字声调，没有变调，第三字 4 调不能影响第二字 4 调，使之变为 2 调。所以“太平洋”和“墨水瓶”都是 244 调，没有变成 224 调。

(b) 前两个字原来就用两字连调，但加上第三个字之后，由一种调式换成另一种调式。例如：

糯米^{11}饭^{1}　24－1　　大半^{11}夜^{1}　24－1

茉莉^{33}花^{3}　24－3　　五香^{21}豆^{1}　45－1

娘家^{55}人^{3}　45－3　　羚羊^{21}角^{3}　55－3

金刚^{21}经^{3}　55－3　　鸡蛋^{21}糕^{3}　55－3

三月^{33}三^{3}　55－3　　金钱^{22}豹^{4}　55－4

三点^{33}半^{4}　55－4　　金刚^{21}钻^{4}　55－4

就大多数例子说，变调的调式和原来的调式是有关系的，如 21 和 55 都是第一字为平声的调式，21 和 45，55 和 45 也是这样，33 和 24 都是第一字为阴仄的调式，11 和 24 原来也有些交义。只有 33 变成 55 有些特别，但是“三月 33”和“三点 33”原来就不合两字变调的一般规律（虽然合乎数词声调规律，见 § 6.3），变成 55 倒合于一般规律了。

(c) 前两个字原来不用两字连调（动宾关系等等的组合），加上第三个字之后，采用了两字连调，但第三个字却不变调。例如：

自^{4} 来^{3} 水^{5}　11－5　　蛋^{1} 黄^{4} 饼^{5}　11－5

大^{4} 西^{3} 洋^{4}　11－4　　阅^{4} 报^{4} 室^{4}　11－4

地^{1} 球^{4} 仪^{3}　11－3　　凤^{1} 尾^{4} 鱼^{3}　11－3

催^{3} 眠^{3} 曲^{5}　21－3　　三^{3} 联^{3} 单^{3}　21－3

牵^3 牛^3 花^3	21－3	无^3 花^3 果^5	21－5
劈^3 柴^4 刀^3	24－3	理^4 发^4 店^4	24－4
八^3 行^4 书^3	24－3	九^5 头^4 鸟^5	24－5
吸^4 铁^3 石^4	33－4	立^4 脚^3 点^5	33－5
老^4 光^3 眼^4	33－4	粉^5 蒸^3 肉^4	33－4
留^3 声^3 机^3	45－3	寒^4 暑^5 表^5	45－5
裁^4 纸^5 刀^3	45－3	年^3 夜^1 饭^1	45－1
三^3 字^1 经^3	55－3	西^3 游^4 记^4	55－4
显^5 微^3 镜^4	55－4	消^3 防^4 队^1	55－1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前两个字的变调绝大多数合于两字组变调规律，只有少数例外，如“显微”应为 33 而变 55，“留声”应为 55 而变 45。“寒暑”和“裁纸”，按变调规律恰好和原来的字调相同。

以上三种情形，(a) 种和 (c) 种的例子都极多，(b) 种例子较少。除上面所引半变调的例子外，这三类也都有全变调的例子，但是数量少得多。这类例子说起来第一字较重，是前一后二三字连调的节奏。

(a′)	远视^{33}眼^4	333	正经^{33}话^1	333
	冷门^{33}货^4	333	中学^{55}生^3	555
	黄杨^{55}木^4	555	上海^{11}人^3	111
	电灯^{11}费^4	111	近视^{11}眼^4	111
(b′)	小字^{24}报^4	333	新郎^{21}官^3	555
	羊毛^{55}衫^3	455	衙门^{55}头^4	455
	大老^{24}官^3	111	合作^{24}社^1	111
	大麦^{4}粥^3	224		
(c′)	四^4 边^3 形^4	333	刀^3 斧^5 手^5	555
	棉^3 毛^3 衫^3	455	无^3 常^3 鬼^5	455
	念^1 书^3 人^3	111	画^1 师^3 匠^4	111
	洗^5 面^1 水^5	224		

还有一些例子，整个字组是三字连调，但是因为第三字的本调恰好和连调第三字同调，就不能肯定是全变调的结果，至少有一部分可以认为是半变调而“偶合”三字连调。下面举例，括号里是供比较的例子。

(a″) 野猪^{33}林^{3}　333　井栏^{33}圈^{3}　333

三角^{55}板^{5}　555　石榴^{11}树^{1}　111

葡萄^{45}酒^{5}　455（葡萄糖 45－4）

美人^{24}计^{4}　224（美人蕉 24－3）

(b″) 五更^{33}头^{4}　224　大门^{11}头^{4}　224

夏天^{11}头^{4}　224　香椿^{21}头^{4}　224

豆腐^{11}婆^{4}　224　镇江^{33}老^{4}　224

半夜^{33}里^{4}　224

(c″) 落^{4} 雨^{5} 天^{3}　333　三^{3} 合^{4} 土^{5}　555

见^{4} 面^{1} 礼^{4}　224　天^{3} 落^{4} 水^{5}　555

打^{5} 字^{1} 机^{3}　333（打字纸 24－5）

三^{3} 点^{5} 水^{5}　555（三点半 55－4）

这些三字组的节奏不一样，有的显然重音在前，如“五更头、落雨天、三点水”，有的显然重音在后，如“三角板、见面礼”，有的是两种说法都行。

有一类例子很有意思。这些字组按结构来说是前一后二，可是声调却按前二后一变化，即前边是一个两字连调，第三字保留原来的字调，重音落在第三个字上。例如：

大^{1} 马路^{24}　24－1　三^{3} 马路^{24}　55－1

大^{1} 年夜^{45}　24－1　铁^{5} 公鸡^{21}　24－3

老^{4} 前辈^{45}　33－4　老^{4} 古董^{33}　45－3

活^{4} 见鬼^{45}　11－5　活^{4} 现世^{24}　11－4

上^{4}（下^{4}）半天^{33}45－3（也可以 455）

前^{4}（后^{4}）半夜^{33}45－1（也可以 455）

“老古董”的“董”字原是5调，这里保留它在“古董”里的3调，是一种例外。

联系上一节前一后二的字组的声调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三字组的声调有两种格式，一个全变式和一个半变式，全变式主要用于前一后二的三字组，半变式主要用于前二后一的三字组，但各自从另一方吸引了小部分字组过来，这就是上面举的“远视眼”等等和这里举的“大马路”等等。

3.4　并列的三字组　这类字组的声调基本上是半变式。例如：

工^{3}农^{3}兵^3　21－3　度^{1}量^{3}衡^3　11－3

车^{3}马^{4}炮^4　55－4　将^{4}士^{4}象^1　24－1

魏^{1}蜀^{4}吴^4　11－4　元^{3}明^{3}清^3　45－3

陕^{3}甘^{3}宁^3　45－3　杭^{4}嘉^{3}湖^4　45－4

幺^{3}二^{1}三^3　21－3　四^{4}五^{5}六^4　24－4

左^{5}中^{3}右^1　33－1

上^{4}中^{3}下^4　45－4　（或33－4）

“陕”字阴上，照例应为5调，大概是因为常在“陕西^{33}”中出现，一般念3调。

有几个合于三字组连调的例子，但不能断定是全变调的结果还是“偶合”。

数^{4}理^{4}化^4 224　　海^{5}陆^{4}空^3 *333*

三^{3}六^{4}九^5 555

3.5　其他　下面举几个既非三字并列，也非一般的前一后二或前二后一的结构的例子，大都是半变式：

天^{3}地^{1}头^4 55－4 书页的上下空白

难^{3}为^{3}情^4 55－4　硬^{1}碰^{4}硬^1　24－1

水^{5}蜜^{4}桃^4 33－4　落^{4}花^{3}生^3　*333*（偶合?）

四^{4}弗^{3}像^4 *33*－4　十^{4}弗^{3}全^4　*11*－4

有几个全变式的例子：

黄^4 鼠^5 狼^3 111

管^5 他^3 去^4 211　　随^3 他^3 去^4 211

除“随他去”外，都不合变调规律（“随^3”是读书音）。

肆　叠字和衬字

有些叠字的两字组和加衬字的三字组需要提出来讲一讲。

表九　单音动词重叠声调表

单字声调	重叠后声调
1	11 上全浊：跪跪 静静 盪盪洗涤 去次浊：问问 望望 认认 去全浊：避避 垫垫 定定 谢谢 便便 会会
3	33 平　清：哼哼 穿穿 推推 烘烘 平次浊：闻闻 摩摩 揉揉 量量 平全浊：爬爬 蹲蹲 上次浊：满满斟酒

单字声调	重叠后声调
4	24 上　清：扣扣 烤烤 闯闯漫步 上全浊：混混 晃晃 去　清：看看 做做 试试 挂挂 拜拜 算算 靠靠 蘸蘸
	45 平全浊：排排 扶扶 谈谈 划划 平次浊：拦拦 平　喻：摇摇 匀匀 上　喻：引引 上次浊：领领 理理 咬咬 上全浊：抱抱 动动 坐坐
5	55 上　清：比比 想想 煮煮 扫扫 上　喻：养养 舀舀 上次浊：舞舞 上全浊：挺挺 去　清：访访
3	33 入　清：拨拨 剥剥 吃吃 托托 歇歇 喝喝饮
4	45 入　清：压压 摘摘 筑筑 入次浊：摸摸 捺捺 搙搙揉 入全浊：嚼嚼 煤煤

4.1　单音动词重叠　单音动词重叠后的声调，基本上是按照单字的实际声调变化，不联系字类。这就是 § 1．4 所说的随字音变调。表九是常用的可重叠的动词的声调表。

从表九可以看出：

(1) 单字除 *3* 调只有入清一类外，其余各调都兼有几类字，但重叠后的声调却是一样的。例如“舞”是上次浊，“挺”是上全浊，“访”是去清，都是按字类不该读 5 调而读 5 调的例外字，而重叠时都同别的 5 调字（上清，上喻）一样变化，不按字类变化。

(2) 单字为 4 调时，重叠后有两种声调，45 和 24，分别在于单字声母的清浊（这是随字音变调中唯一反映古音的场合）。重叠后用 45 调的，单字都是浊声母。重叠后用 24 调的，单字以去声清声母字为主（它们的本调是 4），有几个上声清声母字（不读 5 调而读 4 调），有两个上声全浊声母字（本调是 4），后者应该用 45 调而用了 24 调，算是不合规律。

4.2 叠字式名词 叠字式名词的声调基本上决定于单字的字类，而调式也合乎一般规律。482 页表十是常见的叠字式名词的声调表。从表十里可以看出，不合规律的变调多数见于亲属称谓和幼儿语，事物名称很少例外变调。

有一个情况可以注意：虽然总的说来，丙类字居首的两字组可以有 33 和 24 两式，但去清字重叠应以 24 调为主，入清字重叠应以 *33* 调为主（参看 464 页两字组调式分布表），现在恰好相反，这是比较特别的。

表十　叠字式名词声调表

单字字类	事　　物	亲属称谓	遍　指	幼儿语
平　清	21 心心边边渣渣筋筋 尖尖须须 55 苞苞(花骨朵儿)	21 哥哥爹爹 公公(夫之父) 45 公公(外祖父)	21 家家 33 天天	21 车车 55 杯杯
平次浊	45 毛毛(婴儿) 24 人人(人像)	21 娘娘(伯母) 55 娘娘(女神) 45 娘娘(～庙)	55 年年	21 猫猫
平全浊及喻母	45 头头皮皮条条环环 团团围围(围嘴儿)	45 婆婆(外祖母) 11 婆婆(夫之母)爷爷	45 行行	11 糖糖虫虫 鞋鞋床床
上　清	24 柄柄管管把把口口 点点子子 11 纸纸	33 嫂嫂婶婶 55 姐姐 24 姐姐(又)		24 狗狗果果 55 狗狗(又)
上次浊	24 篓篓眼眼米米 21 奶奶(乳房)			
去　清	33 架架套套对对块块 片片叫叫(哨子) 24 背背把把襻襻		33 处处 个个 顿顿	
入　清	24 壳壳角角屑屑脚脚 豁豁卒卒 33 格格 11 夹夹	33 伯伯叔叔		55 雀雀(鸟)
入次浊	24 沫沫 33 末末		33 月月	33 木木(木偶) 55 袜袜肉肉
入全浊	11 匣匣 24 槅槅	11 侄侄		
上全浊	11 棒棒 45 柱柱	11 舅舅		
去次浊	11 路路(道儿)			
去全浊	11 袋袋瓣瓣缝缝洞洞 痘痘			11 饭饭豆豆 轿轿

表十一　叠字式形容词和副词声调表

古四声及清浊	单字	形容词		单字	副词	单字	副词
		加“个”	叠字加“个”		叠字加“则”		叠字无尾
平　清	3 高	5_5 高个	55_4 高高个 尖尖个 弯弯个 花花个	3 轻	23_3 轻轻则	3 真 3 将	21 真真 21 将将
平次浊	3 毛	4_5 毛个		3 明	45_5 明明则		
平全浊及喻	4 斜 4 条 4 长	4_5 斜个 2_4 长个	45_4 斜斜个 圆圆个 45_4 条条个 11_1 长长个	3 常$_{\text{文}}$	45_5 常常则		
上　清	5 扁 5 浅 5 好 5 小	2_4 扁个 2_4 浅个 2_4 好个 3_3 小个	22_4 扁扁个 矮矮个 33_3 浅浅个 丑丑个 45_4 好好个 45_4 小小个	5 早 5 好 5 隐$_{\text{文}}$	22_4 早早则 23_3 好好则 55_5 隐隐则		
上次浊	4 老 3 满	2_4 老个 4_5 满个	22_4 老老个$_{\text{不嫩}}$ 软软个 45_4 满满个	5 每	22_4 每每则		
去　清	4 瘦 4 片	2_4 瘦个	22_4 瘦瘦个 胖胖个 33_3 瘦瘦个$_{\text{又}}$ 胖胖个$_{\text{又}}$ 33_3 片片个 块块个				
入　清	3 阔 4 屑$_{\text{文}}$	2_4 阔个	22_4 阔阔个 22_4 屑屑个	3 足	22_4 足足则		
入次浊	4 辣 4 末$_{\text{文}}$	2_4 辣个	22_4 辣辣个 33_3 辣辣个$_{\text{又}}$ 33_3 末末个$_{\text{粉状}}$	4 辣	22_4 辣辣则		
入全浊	4 薄	2_4 薄个	11_1 薄薄个 狭狭个	4 白	11_1 白白则		
上全浊	4 淡	2_4 淡个	11_1 淡淡个	4 重 4 渐$_{\text{文}}$	11_1 重重则 11_1 渐渐则		
去次浊	1 慢	2_4 慢个	11_1 慢慢个 烂烂个	1 慢 1 冒	23_3 慢慢则 22_4 冒冒则		
去全浊	1 大	2_4 大个	11_1 大大个	1 暴	11_1 暴暴则		

表十二　Axx 式形容词和名词声调表　表中例子，形容词各有 (a) (b) 两种调式，这些例子不加记号；只有 (a) 式的例子前头加小"^{a}"，只有 (b) 式的例子前头加小"^{b}"。"远道道格、急吁吁格"都只有表里标的一种读法。

首字	形　容　词	名　词	首字	形　容　词	名　词
平　清	(a)333_3　(b)353_3 高迈迈格　粗滚滚格 轻飘飘格　酸济济格	555 蝙蝠蝠 鸦鹊鹊	入　清	(a)333_3　(b)353_3 黑黢黢格　阔达达格 涩巴巴格　怯劳劳格 453_3急吁吁格	333 竹竿竿 哭皮皮 553 壁蟢蟢
平次浊	(a)333_3　(b)353_3 毛哈哈格　凉阴阴格 ^{b}牢稳稳格		入次浊	(a)455_5　(b)453_3 热汤汤格　绿波波格 木各各格　^{a}辣和和格 ^{b}兀正正格	224 碌碡碡
平全浊及喻母	(a)455_5　(b)453_3 黄爽爽格　甜津津格 长拖拖格　圆滚滚格	455 蝴蝶蝶	入全浊及喻母	(a)455_5　(b)453_3 滑汤汤格　滑的的格 凸鼓鼓格　^{b}白茫茫格 ^{b}直汤汤格　^{b}活剥剥格 ^{b}实窟窟格	333 鹁鸪鸪
上　清及喻母	(a)555_5　(b)553_3 短橛橛格　紧登登格 苦比比格　水灵灵格 ^{a}稳牢稳格 224_5远道道格	555 裹搭搭 刘海儿 333 水片片 水漂儿	上全浊	(a)455_5　(b)453_3 重沉沉格　厚纳纳格	
上次浊	(a)333_3　(b)453_3 软披披格　懒洋洋格 ^{b}暖烘烘格　^{b}满登登格		去次浊	(a)111_1　(b)153_3 亮堂堂格　慢吞吞格 烂胡胡格　韧坚坚格 ^{b}硬绷绷格　^{b}亮烁烁格 ^{b}旺霍霍格　^{b}乱哄哄格	
去　清	(a)333_3　(b)453_3 胖登登格　瘦巴巴格 笑嘻嘻格　笑迷迷格 ^{b}胖都都格　^{b}气鼓鼓格 ^{b}脆爽爽格	224 转篓篓 篓篓转儿	去全浊	(a)111_1　(b)153_3 大麻麻格　汗蒸蒸格	111 旋涡涡 弹却却 蚱蜢

4.3　叠字式形容词和副词　叠字式形容词和副词的声调分配情况基本上和叠字式名词相同，去声清声母字以 33 调为主也

相同。叠字式形容词带语尾“个”，叠字式副词带语尾“则”（少数不带），请看 483 页表十一。为了便于比较，单字形容词加“个”也列入表内。关于“个”和“则”的声调，下文 509、510 页还要讲，这里先指出一点，即“个”和“则”和前面的字合成一个两字组或三字组，但“个”在 5 调后面不是 5 调而是 4 调。

从表十一可以看出：

（1）一般的情况是：单字加“个”，按两字组声调规律变化，如“高个”由“高”和“个”的字类决定它的调式为 55，叠字加“个”，按三字组声调规律变化，如“高高个”由“高”的字类决定它的调式为 55_5，但因末字是“个”，实际用 55_4 调。

（2）丁类字的情况有些特别，单字加“个”，一律变 2_4 调，叠字加“个”，一律变 11_1 调。叠字加“则”，多数是 11_1 调，但“慢慢则”和“冒冒则差不多，几乎”是例外。

（3）上声清声母字“扁浅好小”四字四种情况，只有“扁”字属于一般情况，“浅个”和“浅浅个”不一致，“好”和“小”的变化更“不规则”。

（4）“满”字本是上声字，现在按平次浊字变化，因为单字已用 3 调。

（5）“长”字是平声字，但是变化和丁类字相同，不知什么原因。（在一般两字组里也有这现象，如“长波、长篇、长编、长期、长跑”读 11；虽然同时也有“长心、长工、长庚”读 55，“长久、长远、长短、长处”读 45。）

（6）叠字带“个、则”，在六种三字组调式中有五种，没有 21_1 调，只有不带语尾的叠字副词有 21 调。

（7）叠字带“则”，除一般的三字组调式外，多出一个 23_3 调。可注意的是不但平声的“轻”字用这一调式，上声的“好”字、去声的“慢”字也用这一调式。

4.4 Axx式形容词和名词 由单字加叠字作衬（有意义或无意义）构成的形容词，它的声调有（a）（b）两式。(a）式就是一般的三字组调式，但是只有333，555，455，111四种，没有224和211（“远道道”读224是惟一的例外）。(b）式是第一个字分别为3（*3*），5，4（*4*），1调，第二第三字（衬字）一概是53。“急吁吁”的“急”字读如全浊。（a）式第一字较重，(b）式第三字较长。(a）式比较朴素，(b）式比较生动，用得较多。单字加叠字构成的名词的声调只有（a）式（缺211调），没有（b）式。形容词带语尾“格”，声调和形容词末一字一致。举例如484页表十二。

从表十二看形容词的声调和单字字类的关系，(a）式是大部分按单字字音（实际声调）变化，如平清字和平次浊字单说是3调，整个形容词用333调，等等；小部分按单字的字类变化，即上次浊字和去清字单说是4调，整个形容词是333调。(b）式是全部按单字字音变化。

“远道道”用224调，虽然按一般的三字组变调规律，第一字是两类字时可以这样变调，但在Axx式里显得特殊。另外，“急”字虽然是入声清声母字，但单字已经用*4*调，因而“急吁吁”按*4*调变。

Axx式名词的声调基本上是按字类变，只有“裹搭搭”和“鹁鸪鸪”是例外。

除了叠字做衬字的形容词以外，还有用非叠字的衬字的，衬字完全表音，没有意义，所带语尾是“个”，不是“格”。这种形容词的声调只有（a）式，没有（b）式。例如：

111_1 长孤郎个	韧皮郎个	211_1 干巴郎个
333_3 瘦巴郎个		555_5 松拍郎个

这个格式的形容词不多。

伍　四字组的声调

5.1　四字连调　主要的四字连调，即（a）式，有六个调式：

1111　2111　2224　3333　4555　5555

除此之外，在四字浑成的字组上还出现另一种连调，即（b）式（见 492—497 页 § 5. 5）。这有五个调式：

1153　2453　3353　4553　5553

这两种连调的重音不同，（a）式的重音在第一字，（b）式的重音在第四字，第一字次重。

也跟两字组、三字组有全变调、半变调、不变调一样，四字组也不是都用四字连调。有的是四字连调，有的是三字连调加单字调，有的是一个两字连调加两个单字调，有的是四个单字调，即四个字都用本调。这跟结构有关。四字组的结构大体上可以分成这么几类：前一后三，前三后一，前二后二，四字并列，四字浑成，四字不整齐。下面分别说明。

5.2　前一后三的四字组　前一后三的四字组，基本上都用四字连调，一部分也可以用三字连调加单字调。凡是后三字已经用三字连调固定下来的，前面加上一个字，就用四字连调。例如：

新^{3}洋山芋^{455}	2111	旧^{1}羊毛衫^{555}	1111
真^{3}金戒指^{211}	2111	真^{3}黄杨木^{555}	2111
副^{4}总指挥^{333}	3333	假^{5}上海人^{111}	3333
小^{5}张师父^{555}	3333	半^{4}殖民地^{111}	3333
野^{5}白菊花^{111}	3333	咸^{4}米粯粥^{333}	5555

（米粯 [mi xæ]^{24}，籼米粉，区别于“米屑”，后者专指糯米

粉。“粯”不单说，《广韵》去声裥韵：“粯，粉头粯子”，侯裥切。）

四字组的调式决定于第一个字的字类，和后面的三字组调式没有关系，例如，无论是“张师父 555”，“王师父 455”，“宋师父224”，“范师父 111”，只要加上一个“小”字，就全都成了 3333 调，加上一个“大”字，又全都成了 1111 调。和后三字的内部结构也没有关系，上面十个例子中，左边五个例子（“洋山芋”等）里后三字的结构是前一后二，右边五个例子（“羊毛衫”等）里后三字的结构是前二后一，对整个四字组声调无影响。

凡是两字连调加单字调的三字组（结构是前二后一）前面加上一个字，可以用四字连调，也可以用三字连调加单字调。例如：

大^{1} 收音机$^{55-3}$　1111/111 - 3
旧^{1} 脚踏车$^{24-3}$　1111/111 - 3
新^{3} 体育馆$^{55-5}$　2111/211 - 5
总^{5} 工程师$^{21-3}$　3333/333 - 3
副^{4} 秘书长$^{11-5}$　3333/333 - 5
老^{4} 火车站$^{33-1}$　3333/333 - 1

四字组的调式决定于第一个字的字类，和后面三个字的声调没有关系，例如，在上面的例子里把“新”和“老”互相掉换，“新火车站”是 2111，“老体育馆”是 3333。至于斜线“/”后头的第二种声调（三字连调加单字调）似乎和前一后三的结构有些矛盾，这也只能说明声调和结构不一定一致：第一个字支配声调的作用没有达到末一个字。这可以和上文 477 页所举的“大马路 24 - 1”的例子比较。

如果后面三个字是译音，那就不论原来是否具有三字连调，只要前面加上一个字，一概用四字连调，不用三字连调加单字

调。例如：

新^{3} 英格兰^{333}2111　　外^{1} 高加索^{215}1111

5.3　前三后一的四字组　前三后一的四字组，总的倾向是维持原来的声调。前三字原来是三字连调，加一个字，加一个单字调。例如：

轻工业局 211 - 4　　小东门桥 333 - 4

胡萝蔔丝 455 - 3　　秋海棠花 555 - 3

也有第四字同化于第三字声调的情形，如“轻工业局”也可以用 2111 调。前三字原来是两字连调加单字调或单字调加两字连调，后头加上第四个字就再加一个单字调。例如：

豆腐干丝 11 - 3 - 3　　脚踏车行 24 - 3 - 4

热水瓶胆 33 - 4 - 5　　鱼肝油丸 45 - 4 - 3

拖拉机手 55 - 3 - 5

棉纺织厂 3 - 24 - 5

防化学兵 4 - 24 - 3　　反坦克炮 5 - 33 - 4

但是也有一些局部变调的例子：

自来水$^{11-5}$笔^{3}111 - 3　　十字街$^{24-3}$头^{4}24 - 21

天主教$^{55-4}$堂^{4}55 - 24

日光灯^{333}泡^{3}33 - 21

做生意$^{4-55}$人^{3}224 - 3　　做人家$^{4-55}$人^{3}333 - 3

前三字是译音，尽管原来不是三字连调，如果后面加上一个字，前面得改为三字连调。如“阿尔泰$^{33-4}$山^{3}333 - 3”（见 518 页）。

5.4　前二后二的非固定四字组　前二后二的四字组可以大体上分成两类。一类是固定组合，或者叫成语性组合，一般是前后对称，一个字当一个词用，文言色彩较重。一类是非固定组合，一般是前后不对称，前后各为一个词，至少有一头是个词，较富于白话本色。现在先讲非固定组合。

前二后二的非固定组合的四字组，有的用四字连调。例如：

自然^{11}科学^{55} 1111　　工人^{21}阶级^{55} 2111

唯心^{21}主义^{24} 2111　　观音^{21}菩萨^{45} 2111

北京^{33}大学^{11} 3333　　苏州^{21}中学^{55}2111

这些例子都是后两个字的声调服从前两个字的声调，改变了原来的声调。

有些例子是可以这样改变，也可以不这样改变。例如：

上海^{11}车站^{55}1111/11－55

开滦^{21}煤矿^{45}2111/21－45

双音动词重叠一概用四字连调。例如：

练习^{11}练习^{11}1111　　活动^{11}活动^{11}1111

宣传^{21}宣传^{21}2111　　招待^{21}招待^{21}2111

比较^{24}比较^{24}2224　　介绍^{24}介绍^{24}2224

打听^{33}打听^{33}3333　　解释^{33}解释^{33}3333

查考^{45}查考^{45}4555　　联络^{45}联络^{45}4555

参考^{55}参考^{55}5555　　修理^{55}修理^{55}5555

但是前二后二的非固定组合的四字组，最多的还是前后各用一个两字连调。有三种情形。(a) 有的是原来的两个两字连调，声调不变。例如：

电灯^{11}开关^{21}　　户口^{11}本子^{24}

象牙^{11}图章^{55}　　豆沙^{11}包子^{55}

家常^{21}便饭^{11}　　中山^{21}公园^{24}

玻璃^{21}茶杯^{55}　　公平^{21}交易^{55}

战斗^{24}英雄^{21}　　马路^{24}新闻^{21}

公共^{24}汽车^{33}　　社会^{24}科学^{55}

水泥^{33}马路^{24}　　老虎^{33}屁股^{33}

货郎^{33}担子^{33}　　桂花^{33}年糕^{55}

民族^{45}英雄^{21}　　唯物^{45}主义^{24}

劳动^{45}模范^{45}　　名誉^{45}会长^{45}

松木^{55}地板^{11}　　科学^{55}实验^{11}

南京^{55}板鸭^{33}　　长江^{55}轮船^{45}

(b) 有的是两个两字组有一个改变了调式，但是整体并没有变成四字连调。有前一个两字组改变调式的：

长途^{21}电话^{11}55－11　鸡毛^{21}帚子^{24}55－24

鹅毛^{21}管管^{24}45－24

有后一个两字组改变调式的：

人民^{21}日报^{33}21－24　　小说^{33}月报^{33}33－24

有一个例子是前后都改变调式，但仍然不是四字连调：

野人^{33}婆婆^{45}45－11（"婆婆^{45}"外祖母）

(c) 还有的是前二字原来是两个单字调，是到了四字组里才改用两字连调的。例如：

大^{1} 小^{5} 铁床^{24}11－24　镀^{1} 金^{3} 戒指^{33}11－33

无^{3} 穷^{3} 级数^{24}21－24　中^{3} 西^{3} 糕点^{55}21－55

有^{5} 限^{1} 公司^{21}24－21　洗^{5} 面^{1} 手巾^{33}24－33

印^{4} 花^{3} 被单^{11}33－11　绣^{4} 花^{3} 枕头^{24}33－24

说^{3} 嘴^{5} 郎中^{55}33－55　男^{3} 女^{4} 服装^{11}45－11

前^{4} 后^{4} 汉书^{33}45－33　红^{4} 烧^{3} 牛肉^{45}45－45

红^{4} 蓝^{4} 铅笔^{55}45－55　开^{3} 路^{4} 先锋^{21}55－21

拉^{3} 线^{4} 开关^{21}55－21　京^{3} 汉^{4} 铁路^{24}55－24

新^{3} 旧^{1} 木器^{24}55－24　姑^{3} 表^{5} 姊姊^{24}55－24

翻^{3} 领^{4} 衬衫^{33}55－33　抽^{3} 水^{5} 马桶^{33}55－33

烧^{3} 火^{5} 板凳^{33}55－33

和这种情形相反，如果后二字原来不是两字连调，一般不改变。例如：

新华^{21}字^{1} 典^{5}　　世界^{24}大^{1} 战^{4}

百科^{33}全^{4} 书^{3}　　群众^{45}代^{1} 表^{5}

总的看来，在声调方面，前二后二的四字组的各种情况同前

二后一的三字组是非常相似的（参见 474—478 页 § 3．3）。

5.5 四字浑成和前二后二的固定四字组 所谓四字浑成的字组，主要指一个单音形容词带三个衬字或一个双音形容词带两个衬字的字组。前二后二的固定四字组就是最常见的前后对称的四字成语，如“眉开眼笑，门当户对”之类，也包括一些不是严格地前后对称而是前后相因的，如“三拳两胜，明知故问”之类。浑成和非浑成字组的界限难于划清。比如双音形容词两字分别重叠，如“明明白白”就是性质介乎两类之间，声调上更近于四字浑成的字组。又如四个字里有两个数字，如果数目的意思不明显，如“瞎七搭八”，就可以作为衬字看待，算是四字浑成的字组；如果数目的意思比较明显，如“横七竖八”，就该算是前二后二的字组，但是从声调上看，没有什么分别，都近于四字浑成的字组。

表十三 四字浑成字组声调表 表里例子前加小[a]的多用 a 种调式；例子前加小[b]的多用 b 种调式，不加什么的两式都常用：这种区别不严格。有些字组在用 a 种调式的时候，末了一个字可以保留本调，右上角标明这个字调，加括号的表示可以如此，不加括号的表示必然如此。

结构 / 声调	Axyz	ABxy	AxAy AxBy xAyB	AABB AAxx AxAB	其　他
(a) 1111 (b) 1153	[a]厚古勒夺 [a]闷古的笃 [a]腻脂疙瘩 [a]硬子十各 [b]雾子糟抹	白皮腊塌 淡皮吉刮 乱头兴烘 梦头的杀 [b]韧皮十臭	滑贼滑塌 [a]骂来骂去[(4)] 缠里绊子 [a]树长八大	自自在在 [a]特特为为 冒里冒失 特里特别	乱七八糟 摇令心慌 [a]几里古鲁 [a]辟力 P ‘a? 腊 [a]匡令匡郎
(a) 2111	[a]干巴拉乙 [a]蓦斯来肯 [a]天斯惯来 [a]花里扑落	[a]无涯八躺 [a]痴眼不落	[a]翻来复去 [a]颠三倒四	[a]高高兴兴 [a]花花绿绿 [a]拖拖拉拉	[a]无规拉矩 [a]无清拉头 [a]无神拉木 [a]子古拉牵

结构 声调	Axyz	ABxy	AxAy AxBy xAyB	AABB AAxx AxAB	其　　他
(a) 2224 (b) 2453	[a]冷莫势里 [b]黑黢拉乌 [b]湿淋拉乌 [b]哭死拉乌	着劲波力 [b]气急八侯 [b]屑屑拉瓜 [b]烂泥半秋	[a]想来想去 [a]夹三搮四 [a]叫色八样	结结实实 [a]姊姊妹妹 [b]客客气气 [b]杂杂拉拉 [b]腊里腊杀	[a]揪头和发 [b]铁卜生硬[1]
(a) 3333 (b) 3353		[a]四脚八躺 [b]耳聋乒乓 [b]冷冰十恶 意思巴拉	空老空挂 [a]说来说去[4] [a]瞎七搭八 [a]七零八碎[4]	罗罗唆唆 [a]的的确确 [a]胖胖登登 罗里罗唆 踈里踈豁	[a]七老八十 [a]的粒滚圆[4]
(a) 4555 (b) 4553	甜米拉斯 横格糟糟 瀶古的答 [a]连子四子 [a]闲乞也丙	咸苦的答 皮皮拉瓜 胡子拉瓜 [b]神气各落	[a]横七竖八 [a]动来动去	明明白白 [a]时时刻刻 毛毛拉拉 糊里糊涂	[a]球里阘腊
(a) 5555 (b) 5553	[a]邪江六调 [a]横子十各 [a]油脂抹塌	尖头把细 焦苦的答 腥气拉瓜 [a]废话唠嘈	虚抄虚摸 [a]拣来拣去	[a]隐隐约约 [a]挤挤轧轧 呆里呆气 [b]累里累堆	昏头搭脑 [a]无好拉处 [a]子牵拉古 [a]丁丁当当

硬子十各（副）：强硬（贬义）。雾子糟抹（副）：胡乱。 白皮腊塌（形）：退了色。 淡皮吉刮（形）：淡而无味。 梦头的杀（副）：睡未全醒。 韧皮十臭（形）：缠住不放，不识相。 缠里绊子（形）：（事情）复杂，头绪纷乱。 树长八大（形）：高大（多指青少年）。 摇令心慌（形）：不稳定。 干巴拉乙（形）：（食物）干巴难于下咽。 蔫斯来肯（形）：（衣服，布料）色泽不鲜明，自来旧（贬义）。 夭斯惯来（形）：（人）坐立不直无精神。 花里扑落（形）：花得晃眼。 无涯八躺（形）：大得无边际。 痴眼不落（副）：凝视，目不转睛。 无清拉头（形）：不懂事。 无神拉木（形）：头脑不清醒。 子古拉牵（副）：胡搅和，牵丝攀藤。冷莫势里（副）：蓦地，冷不防。 哭死拉乌（形）：哭哭啼啼。 着劲波力（副）：特地。 气急八侯（形）：气急败坏。 屑屑拉瓜（形）：破碎。 烂泥半秋

（形）：泥污。　夹三搽四（形）：（人或事）不受欢迎地挤插到一起。　叫色八样（形）：各种各样。　姊姊妹妹："姊妹"［tsl mæ］[24]，"姊"不单说。　腊里腊杀（形）：脏。　揪头和发（副）：揪住头发（打架）。　铁卜生硬（形）：铁一般硬。　四脚八躺（形）：四肢伸开（平卧）。　冷冰十恶（形）：冰冷。　意思巴拉（形）：亲热（贬义）。　空老空洼（形）：（腹中）似饿非饿，想吃点什么。　黩里黩黯（形）［læ li læ tæ］：衣冠不整。甜米拉斯（形）：甜得不正派。　横格糟糟（形）：（心里）横也不是，竖也不是。　澥［ka］古的答（形）：（糊状物）应稠而稀。　连子四子（副）：连忙。　闲乞也丙（形）：因闲不住而无目的地弄弄这个动动那个。皮皮拉瓜（形）：（蔬果）多皮。　神气各落（形）：活泼。　球里阔腊（形）：一嘟噜一嘟噜。　邪江六调（形）：言语不正派，流氓腔。　横子十各（副）：蛮横。　尖头把细（形）：贼头贼脑。废话唠嘈（形）：嘴闲不住，没话找话说。　虚抄虚摸（形）：动作浮躁。　累里累堆（形）：不利索。　无好拉处（形）：闲得难受。　子牵拉古：同"子古拉牵"。

这两种字组的声调有三种情形：（1）用四字连调，兼有（a）（b）两式或只有一式，（2）用两个两字连调，（3）包含一个两字连调或全部是单字调（单字本调）。

四字浑成的必然用四字连调。492—493页表十三按结构分类举例。从表十三可以看出，除了少数例子的首字"写白字"因而无可稽考外，都是基本上按首字的字类决定调式的。

固定组合的"前二后二"四字组，口头常说的多半用四字连调，一般只有（a）式，（b）式极少。例如：

1111	大关节目	大惊小怪	大模大样
	像模像样	认模认真	活蹦活跳
2111	三更半夜	天翻地覆	粗枝大叶
	屙脓作血	无来无落	无缘无故
2224	脱手离脚	抢手夺脚	一手一脚
	各色各样		

2453 瘪皮瘪壳 死皮死顽 鬼头鬼脑
碧绿爽清
3333 细磨擦漆 鉴貌辨色 缩手缩脚
再三再四 一手一脚又
4555 时辰八字 拳打脚踢 神出鬼没
胡说八道 全心全意 嫌好嫌丑
5555 清头水面 披头撒发
5553 天地良心 孤苦伶仃

但是大多数，包括很多口头常说的，是前后各用一个两字连调。最常用的调式是 21 - 24，用于“平平仄仄”式的字组，这样的平仄配置在四字成语中占绝对优势。21 - 24 调式的四字组例如：

眉开眼笑 眉清目秀 门当户对 山穷水尽
风吹草动 心惊肉跳 拖男带女 随机应变
忘恩负义 装腔作势 焦头烂额 垂头丧气
人情世故 伤风咳嗽 光明正大 先来后到
来龙去脉 千针万线 千篇一律 明知故问

有的 21 - 24 调式的四字组也可以读 2111 调式。例如：

摇头摆尾 狼吞虎咽 鸡零狗碎 千方百计
三心二意 翻来复去 平心静气 新来晚到

“平平仄仄”的字组用 21 - 24 调式是很自然的，因为这种成语多半用文言音。分开来说，(1) 两个平声相遇，虽然在一定条件下也有 55 和 45 这两种调式，但是 21 调式是有普遍性的，特别是对于文言气味较浓的词语（参见 465 等页）；(2) 两个仄声字相遇，本来是按第一字的清浊分别用 24 和 11 两种调式，但是按文言音读则上、去声浊声母字不读 1 调而读 4 调，入声浊声母字单读不分文白都是 4 调，变调的结果自然只有 24，没有 11 了。

有两点须要说明。第一，“平平仄仄”式字组的末一个字如果是上声（除全浊声母），有保留单字音5调的倾向，因而整个调式是21－25。例如：

花言巧语 三言两语 单枪匹马 [ma]$_{文}$

提心吊胆 狐群狗党 胡思乱想

有的是21－25和21－24两可。例如：

娇生惯养 轻描淡写 拖泥带水

还有些例子末一字保留单字音的1调，整体的声调是21－11。例如：

南腔北调 油腔滑调 装模作样

成群结队 安家落户

这类21－11末一字与第一字同样重，和第一字重读的四字组2111还是有分别。

第二点要说明的是，有些字组不是“平平仄仄”（或是只差一个字，或是差别很大），可是也用21－24调。例如：

人山人海 无依无靠 改名换姓 一心一意

转弯抹角 假仁假义 左思右想 有求必应

有名无实 听天由命 千变万化 长命百岁

和“平平仄仄”式的字组正相反的“仄仄平平”式字组，可以料想是用24－21调。例如：

半夜三更 正大光明 意马心猿

国计民生 小巧玲珑

但是实际上末一字常保留单字音的3调，因而后半段的连调是23，整个四字组是24－23。例如：

万水千山 雨过天青 古往今来 藕断丝连

口是心非 无法无天 举目无亲 忍气吞声

有眼无珠 返老还童 未卜先知

不是“仄仄平平”而用24－21或24－23调的例子：

24 - 21　一模一样（也可用 3333 调）

24 - 23　无影无踪　古色古香　敢作敢为

　　　　有始有终　游手好闲

前后各用一个两字连调，但不是 21 - 24（25）或 24 - 21（23）的例子：

55 - 24 希奇古怪　　55 - 24 嬉皮笑脸

33 - 24 将计就计　　33 - 24 好吃懒做

24 - *33* 眼泪滴撒　　24 - 55 四面八方

45 - *33* 泥塑木雕　　21 - *33* 刁钻促掐

33 - 24/21 - 24 小题大做

45 - 24/3333 一五一十

只包含一个两字连调或完全用单字调的例子：

24 - 1 - 3	应有尽有	24 - 1 - *3*	破铜烂铁
24 - 1 - 3	水落石出	24 - 4 - 1	欺软怕硬
24 - 4 - 3	走马看花	45 - 4 - 3	全始全终
33 - 4 - 4	对牛弹琴	11 - 3 - 1	大材小用
1 - 5 - 3 - *3*	弄巧成拙	3 - *4* - 3 - 3	能屈能伸
4 - 5 - 4 - *3*	一举两得	3 - 5 - 5 - 3	车水马龙

5.6　并列的四字组　这里所说并列的四字组，包括四个字指三样东西的例子。并列的四字组有用四字连调的，例如：

4555　柴米油盐　　　3333　嘴眼鼻头

4555　蛇虫蹩（百）脚　　3333　桌椅板凳

用这种调式的都是口语性强的，用的是白话音。这种字组为数不多。多数并列的四字组，包括一些常说的，不用四字连调，而用两个两字连调，甚至更散的声调，并且一般用文言读音。

用两个两字连调的并列四字组最多的是“平有时仄平仄有时平仄”式，同前二后二的字组一样，用的是 21 - 24 调。例如：

东南西北　　张王李赵　　琴棋书画　　豺狼虎豹

酸甜苦辣　　古今中外　　青红皂白　　荣华富贵

悲欢离合　　风花雪月　　起承转合　　妖魔鬼怪

但是也有不用 21 - 24 调的。例如：

11 - 3 - 4 赵钱孙李　　21 - 3 - 4 亭台楼阁

21 - 5 - 5 之乎者也

底下是其他两个两字组声调的例子：

33 - 24　纸墨笔砚　　24 - 33　天地人和

45 - 24　前后左右　　21 - 45　亚非拉美

有不少是四个字各用本调的（往往用文言调），例如：

3 - 4 - 3 - 3　春夏秋冬　　3 - 4 - 1 - 5　生老病死

4 - 4 - 5 - 3　甲乙丙丁　　3 - 4 - 1 - 4　衣食住行

3 - 5 - 5 - 4　经史子集

"3 - 5 - 21 加减乘除"是后两字用两字连调。

5.7　结构不整齐的固定四字组　有些四字成语的结构是不整齐的，但因为是成语，就常常用两个两字连调，或者用一个两字连调加两个单字调，也有少数是用四字连调的。当然，也有不少是全部用单字调的。现在分五类举例。

（1）用四字连调的例子：

3333	心不在焉	3333	无恶不作
1111	自然而然	2111	岂有此理
1111/4	自以为是	2111/4	若无其事

有一些例子是用两个两字连调，但是末了一个字没有重音，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四字连调。例如：

2411	听其自然	2433	一本正经
2433	无论如何	2455	无所不为
5533	总而言之		

（2）分用两个两字连调的例子，几乎全都是 21 - 24 或者 24 - 21。例如：

21 - 24　神通广大　心中有数　津津有味

　　　　回头是岸　溜之大吉　无微不至
24－21　独出心裁　同病相怜　热气腾腾
　　　　死气沉沉

(3) 前面一个两字连调，后面两个单字调的例子：

11－4－4 实事求是　　11－3－4 自作自受
11－3－3 大公无私　　11－3－4 顺手牵羊
21－3－4 走投无路　　21－4－4 以身作则
21－4－4 美中不足　　21－3－5 无中生有
21－4－4 青黄不接　　24－3－3 异想天开
24－4－1 一相情愿　　24－4－3 一窍不通
24－3－3 笑里藏刀　　24－3－3 左右为难
24－4－3 无可奈何　　24－5－1 无理取闹
24－3－4 一见如故　　24－5－3 事出有因
33－3－4 莫名其妙　　33－1－4 滚瓜烂熟
33－4－3 四脚朝天　　45－3－3 人命关天
45－5－3 逃之夭夭　　55－3－3 鸦雀无声

(4) 前面两个单字调，后面一个两字连调的很少，“想入非非 5－4－21”是一个例子。

(5) 全部用单字调的例子：

1－5－3－3 调虎离山
1－5－4－3 混水摸鱼
3－3－4－1 说一不二
3－4－4－3 天下太平
3－4－4－3 唯我独尊
4－5－3－3 坐享其成

以上是四字组声调的一般情形。必须说明：四字组的声调比之于三字组和两字组有更大的游动性，一个字组往往有不止一种声调，有人用这种声调，有人用那种声调，甚至同一个人也会有时候用一种声调，有时候用另一种声调。

陆 数词的声调

6.1 数词 基本原则是每两个数字为一段（末了一段可能只有一个数字），是一个声调单位，同一个数目，单独说或作为末段的声调跟作为前段的声调不一样。先说十万以下的数目的情况。

单独说或作为末段的数目，声调如下：

一 3	十一 33	廿一 13
二 1	十二 31	廿二 11
三 3	十三 33	廿三 13
四 4	十四 34	廿四 14
五 5	十五 35	廿五 15
六 4	十六 34	廿六 14
七 3	十七 33	廿七 13
八 3	十八 33	廿八 13
九 5	十九 35	廿九 15
十 4		

“X 十、X 百、X 千、X 万”单独说或作为末段的声调如下：

	一百 43	一千 43	一万 41
二十 11	二百 11	二千 11	二万 11
三十 33	三百 33	三千 33	三万 33
四十 44	四百 33	四千 33	四万 33
五十 54	五百 53	五千 53	五万 51
六十 44	六百 43	六千 43	六万 41
七十 33	七百 33	七千 33	七万 33
八十 33	八百 33	八千 33	八万 33
九十 54	九百 53	九千 53	九万 51
			十万 41

“X十、X百、X千、X万”作为首段的声调是24，24，24或24。前字用长2或短2，后字用长4或短4，平上去是长调，入声是短调。但“十万”作为首段的声调是24或11。“三X”作为首段是：

三十21　三百55　三千55　三万55

作为中段，“X百、X千”可以用首段的声调，也可以用末段的声调；“X十”只能用首段的声调。

十万以下的多位数举例如下：

五十三24－3　八十六24－4　九十九24－5

一百二十24－11　五百三十五24－21－5

一万二千三百四十五　24－24－55－24－5

或　24－11－33－24－5

“十万”以上的数目的声调，是把“万”当作一个量词处理(和“件、段”等相同，参下文)，前面的数字按上面讲过的规律变化。但“十一万……十九万、廿一万……廿九万”用三字组的声调：单独说或作为末段是111，如：

一百十二万24－111　三百廿三万55－111

作为前段是224，如：

十二万三千四百五十六224－55－24－24－4

带“零”的数目，“零”字用本调，“零”前后的数字按上面讲过的规律变化，如：

六万七千零八十九24－24－4－24－5

6.2　数词（表数目）加量词　基本原则是数词按数词声调规律变化，量词用本调不变。但是有下列特殊情况（长调包括短调）：

一4（非3）　　量词本调

三，四，七，八，半3　　量词3

三十，七十，八十33　　量词3

四十 24（非 44） 量词本调

十一……廿九 11 量词 1

还有，“二”1 后面的量词一概是 1。但用“二”的量词限于“斤、两、寸、分”等；多数量词前不用“二”而用“两”4，“两”后面的量词用本调。

数词加量词的例子：

一双 4－3　一口 4－5　两次 4－4　两段 4－1

二斤 11　三捆 33　四件 33　五尺 5－3

十二分 111　三十块 333　四十亩 24－4

三十二对 21－1－4　六十四个 24－4－3

数词包含邻接两数的，声调如下（长调包括短调）：

一两，两三，六七 33	量词 3
三四，三五 55	量词本调
四五，五六，七八，八九 24	量词本调
三十一二 21－24	量词本调
四十八九 24－24	量词本调
五十三四 24－55（或 24）	量词本调
六十六七 24－33	量词 3

量词后面加“半”，“半”用本调 4，但前面的数量词有变化，主要是量词和数词连起来变调，只有少数例外。其情况如下：

一，四，五，六，七，八，九 X 半	24－4
二，两 X 半	11－4
三 X 半	55－4
十一……廿九 X 半	224－4 或 111－4
三十一，……三十九 X 半	2111－4
四十二 X 半，五十三 X 半，六十四 X 半，等等	24－24－4
三十，七十，八十 X 半	333－4

四十，五十，六十，九十 X 半

24，54，44，54－量词本调－4

“个”作量词，一般音［kæʔ ˧］，但在“半”字前头音［kə ˨˦］（当然也得按上面所说的规律变调）。

6.3　数词（表次序）加名词　单音的亲属名称，如“哥、姐、叔”等，某些单音名词（自主量词）如“月、号、区、楼”等，常常在前面加数词表次序。另一些（自主量词）如“章、节、页、行、条、款”等也可以在前面加数词表次序，但限于“十一”以上，“十”以下必须在前面加“第”字。两字亲属名称前加单音数词，已经在470—473页表八举例。

数词是从“一”到“九”的时候，连同后面的名词一齐，基本上按两字组变调规律变化。常见的例子如表十四。表里附列当“第一”讲的“大”和当“第末”讲的“小”。

表十四　序数加名词声调表

	月日			哥，科 区，楼 连，班	姑，嫂[3]	叔	房 层［楼］	姐，婶	爷，万[4]
	月	号[1]	月…[2]						
一	33	33	33…	33			24		24
七，八	33	33	24…	33	33	33	24	24	24
三	33	33	55…	21	21	55	55	55	21
四	33	33	24…	33	33	33	24	24	24
五，九	55	51	24…	33	33	33	24	24	24
六	45	41	24…	33	55	33	24	24	24
二［e］	11	11	24…	11	11		11		11
二［zɿ］					11	24		24	11
大					11	24	11	24	11
小					55	55			24[5]

①“三十号”指日期是551，和“号”作普通量词的“三十号”读333不同。光说“三十”指日期，声调也变为55。但“三十一（号）”是211（1），没有特殊变化。

②“X月半”的声调和数量加量词加“半”相同，见501—503页§6．2。

③姑：姑娘，小姐。嫚［mæ˧］：姑妈。
④"万"指麻将牌里的名称，这里用的声调可以和"万"作数词的声调比较。
⑤"小爷"不是亲属名称，指小孩而带点俏皮或讽刺味。

数词是"十"的时候，声调摇摆于 *4*（后头的名词读本调）和 *1*（名词1）之间，不稳定。

数词是"十一"到"调廿九"的时候，声是11，名词是1。

数词是"三十"以上的时候，按数词声调规律变化，名词用上文§7.2数词加量词的声调规律（包括那些特殊情况）变化。因此，例如"三十一章"就可以有数量和次序两种意义。但这种准量词不多，一般量词前面加数词，例如"三十一件"，不会有歧义。

6.4 "第"加数词，加量词 "第"用1调。"第……"后面没有量词的时候，数词按数词声调读法（500—501页§6.1）。"第……"后面有量词的时候，数词和量词的声调同前面没有"第"字的时候一样，但"一"是 *3*，不是 *4*。又，从"第一"到"第十"也都可以用11调，跟量词前的"十一"到"廿九"一致（501—503页§6.2）。

柒 副词、后缀、助词的声调

7.1 副词的声调 这里说的主要是单音副词和动词（形容词）组合时的声调变化。单音副词有的是专门做副词用的，如"都、又、再、太"等。它们永远不单说，因而没有白话字调，只有文言字调；由它们带头组成的字组只有一种声调。另外有些单音副词是也可以做形容词用的，如"真、新、硬、白"等。作为形容词，它们可以单说，有一定的字调，和名词组合时因名词的声调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多字连调；但作为副词，就不

管后边的动词（形容词）是什么声调，整个字组只有一种多字连调。

副词和动词（形容词）组合，一般采用全变调，调式基本上根据副词的字类：副词是甲类字的时候，用21调（三字连调类推，以下同此）；副词是丙类字的时候，用33调；副词是丁类字的时候，用11调。（副词是乙类字的情形最后说。）例如（后边可带助词或后缀的声调见§§ 7．2，7．3）：

21　都来　都晓则　新做格　新打格　真好　真仔细　先去　先困　弗去　弗吃亏　只晓则　只想　太早　太远

33　假笑　假哭　顶冷　顶大　倒装　倒挂　再想　再写　远看　瞎说　瞎想　很好　很小　合坐（～一张板凳）　合念（～一本书）

11　又来喽　又想　就走　就谈　大吃大打　乱抓　乱翻　硬拉　硬塞　后去　后走　独吃　独吞　白说　白等

有几个字得解释一下："太"（去清）、"弗"（入清）是丙类字，但变化同甲类字，算是例外。"只"原来的字类不明，现在说[ts ‘æ? ˦]，应该属丙类字，但也是变化同于甲类字。"很"的本义是凶狠，古音是上声全浊声母，现在这个本义也已经不用4调（阳上）而用5调（阴上）；作为副词，不依丁类字变化而依丙类字变化，是和这一转变一致的。"合"字《广韵》有侯閤、古沓两切，丹阳话副词音[kuæ? ˧]，依丙类字变化（在"合金、合同"等字组中音[huæ? ˦]，依丁类字变化）。

副词和动词（形容词）组合，一般采用全变调，但是如果强调动词（形容词）的意义，就采用半变调（同时重音移后）。比较下列四对例子里a和b重音位置的移动。

1 a　你ˈ先去（21），我ˈ后去（11）。

　b　来不及通知了，先ˈ去（24）再说。

2 a　早一点好，不过也弗要ˈ太早（21）。

b 太′早（25）太′晚（24）都弗好。

3 a ′再想（33）也想不起来了。

b 你再′想想（355）看。

4 a ′真笑（21）还是′假笑（33）?

b 会假′笑（34）就会假′哭（33）。

最后讲乙类字副词。最常用的两个是“才”和“还”，它们和动词（形容词）组合都采用半变调，例如：

才来（43）　才去（44，注意不变成 24）

才走（45）　才换格（41_1）

还来（43）　还去（44）　还好（45）

还大（41）

别的乙类字的例子：

明说（43）　横看（44）　同住（41）

全拿（43）

因为乙类字的单字调是 4 调，两字连调是 45 调，所以上面的例子说是半变调或不变调都可以。

还有一个更加特殊的情形：“也”字是上声喻母字，但是跟多数同类的字不同，单字调不是 5 调而是 4 调，和动词（形容词）组合的时候也只有半变调，没有全变调。例如：

也来（43）　也去（44）　也好（45）

也慢了（41_1）

7.2 后缀的声调 后缀没有固定的声调，或是随前一字的字类变调，如“子、头”和“个$_{单字后}$”；或是随前一字的字音变调，如“家、个$_{两字组后}$、格、则、过”和“上、下、来、去”等。下面分别说明。

(1) 子——“子”入声。单字加“子”，按两字组变调规律变化；两字加“子”，按三字组变调规律变化。举例如下：

首字	两字连调和例字				三字连调和例字		
平清	55	包子	单子	孙子	555	新娘子	锥中子
平次浊	45	蚊子	梨子	儿子	455	牙刷子	
平全浊及喻	45	条子	虫子	羊子	455	鞋拔子	
上清及喻	24	板子	笋子	引子	224	嘴巴子	手膀子
上次浊	24	码子	篓子	脑子	224	眼镜子	钮子子
						老头子	
					333	眼镊子	
去清	24	钻子	键子	罩子	224	炮子子	
	33	胖子	票子	扇子			
入清	33	拍子	桔子	竹子	224	壁虎子	
入次浊	33	末子	栗子	褥子	333	木屐子	
入全浊及喻	11	笛子	侄子	叶子	224	学生子	
上全浊	11	簿子	柿子	杏子	111	抱肚子	
去次浊	11	面子	妹子	链子	111	帽匣子	
去全浊	11	袋子	缎子	份子	111	篦剔子	

可以注意的是，单字为丙类字的时候，有两种变调，上声字加“子”用 24 调，入声字加“子”用 33 调，去声字加“子”两种都有。“子”字本是上声字，但作为语尾，丹阳话用入声，24 调是把“子”字当上声字处理的结果，33 调是把“子”字当入声字（入清）处理的结果。首字为丙类字的三字组的调式以 224 为主，上、去、入之间看不出有何分别（例子也少），甚至首字为丁类字的三字组的也有用 224 调的，如“学生子”。

（2）头——单字加“头”的声调差不多全合乎两字组变调规律。举例如右栏。竖线之前是单字为名词的例子，竖线之后是单字为动词或形容词，加“头”字造成抽象名词的例子。

有少数例外：21 砖头、丫头，这是首字平声变调的次要调式。45 眼头（～亮点识相点，知趣点儿），老头老资格；24 混头、学头、嚼头；33 南头：这些是不按字类而按字音变调的例子。

首字	两字连调和例字
平清	55 肩头 猪头 东头 西头｜虚头 推头
平次浊	45 年头 苗头 馒头｜饶头 来头 零头
平全浊	45 拳头 墙头 前头｜谈头 甜头 咸头
上清	24 指头 枕头｜想头 苦头
上次浊	24 码头 奶头 里头｜
去清	24 灶头 势头｜看头 听头
入清	24 钵头 骨头 脚头 ｜吃头 缩头缩水程度
入次浊	24 木头 日头 肉头｜
入全浊	11 石头 盒头 舌头｜罚头
上全浊	11 兆头 户头 下头 后头｜
去次浊	11 浪头 夜头 外头｜问头
去全浊	11 号头 寿头 调头 上头｜

两字加“头”的声调也合乎三字组变调的规律。但前两字一般是可以单说的（跟以“子”为后缀的三字语不同），而加“头”之前和加“头”之后的声调往往有所改变（参考 476—477 页（b′）和（b″）的例）。举例如下：

111 大块头

224 颈梗^{33}头 屁股^{33}头 瘌痢^{33}头 宝塔^{33}头城内地名 角落^{24}头 二两^{11}头 五^{5}块^{4}头 一^{3}顿^{4}头

455 贤桥^{45}头城内地名

555 三两^{33}头 半斤^{33}头

间或有半变调的例子，如：33－4 老套头。

（3）家——“家”字，无论作为实字（＝人家）或是作为后缀，都是随前一字的字音（单字调或变调后的调）变调，就是：

如果前一字是 1，3，5 调，“家”用相同的调；如果前一字是 4 调，“家”或者是 5 调，或者连前一字一起变成 24 调。

11　杜家

111　渐渐家　步步家　大口家（～喝）　爷爷家爷们

24　宋家

224　整块家　女儿[24]家女孩儿们　小儿[24]家

33　张家　他家

333　天天家　月月家　整天家　整百家

45　王家　我家　你家

455　平常家　整把家　儿子家男孩子们

55　沈家

555　年年家

(4) 个——相当于普通话“的”字的一部分用法的“个”[kə]（字作为量词的“个”字见 503 页），它的声调有三种情形：(a) 单字加“个”，(b) 叠字加“个”，这两项已经在 § 4. 3 说明；(c) 双音形容词或物质名词加“个”，变调与 (b) 相同，即随前一字的字音变调，但在 5 调字之后用 4 调。举例如下：

111　现成个　大方个　活落个|石头个

211　普通个　简单个　聪明个|钢丝个

224　结实个　漂亮个　暖和个|木头个

333　嫡亲个　四方个　要紧[45→33]个|　竹子个

454　平常个　能干个　灵巧个|牛皮个

554　便宜个　粗糙个　焦苦个|羊毛个

(5) 格——相当于普通话“的”字的另一部分用法的“格”[kæ?] 字，也是随前一字的字音变调。下面例子里，每行前边只记出“格”和前一字的调。凡是“格”字前一字的声调是变调的结果，就注出连调的调式；凡是前一字用本调的不注。

…11　大家[11]格　上海[11]格　今朝[21]格　弗卖格

…24 肺格 (～毛病) 新配格 好退格 姓宋格

…33 他格 井水[33]格 (～味道) 预备添格 牛吃格

…45 我格 我买格 姓王格 顶近格 (～路) 吃肉格 (～日脚)

…55 酒格 (～价钱) 车站[55]格 (～名字) 明朝[55]格 就要走格

上文486页§ 4.4 Axx式形容词加“格”的声调和这里讲的是一致的。

(6) 则——“则”[tsæ?]字加在叠字之后（相当于普通话的“地”）的声调，已见483页表十一。“则”字还有一个用处是加在动词之后，有的相当于普通话的“着”，有的相当于“了”，有的相当于“得”，有的相当于“在”。这个“则”字也是随前一字的字音变调。举例如下：

…11 望则他 跪则地下 放大则六倍 招呼则很周到

…24 看则他写 算则不错 校对则马虎 放则地下

…33 穿则雨衣 吃则饭走 看见[33]则就买 哭则弗歇

…45 学则写 煮熟则吃 同动词则一个人 坐则床里

…55 走则去 打则伞 捆紧则好拿 批评则几句

(7) 过——动词（或动词加补充成分）后边加“过”的时候，“过”字随前一字的字音变调。举例如下：

…11 问过他 宣传过一阵 调动过工作 避开过两天

…24 去过 看过 做过木匠 弗经整理过 算到过九位小数

…33 来过两次 发过消息 收到过[33]两封信 抓住[33]过一次

…45 谈过 坐过飞机 学过三年 弄断过两次

…55 请过他了 比过一比 将将修改过 有人评论[45]过

(8) 来、去、上、下等——这里指的是一个动词加上这一类补充成分之后所引起的声调变化。（这一类以外的补充成分一般不变调，参见465—466页。）总的说，是随着动词的字音变调（双音动词以第二字的声调为准)。需要说明的是变调范围的大小，即动词引起变调到第几个字为止。下面分五项说明，用A

代表动词，x 代表补充成分（单字或不包括“来、去”的两字组）；插在中间表示可能与否的“则、弗”和挂在末了的“来、去”都写出本字。字下边加横线表示变调的范围。现在把这些补充成分的单字调和两字连调记在下面，可以用来跟底下的例子比较，看出它们在哪种情况下要变调，在哪种情况下不变。

来^{3}　去^{4}　上^{4}　上来/上去^{45}　下^{4}

下来/下去^{45}　进^{4}　进来/进去^{33}　出^{3}

出来/出去$^{33/24}$　过^{4}　过来/过去$^{33/24}$

起^{5}　起来^{55}　开^{3}　住^{1}

(a) Ax　动词加单字补充成分，用两字连调。例如：

11　垫上一个垫子　24　挂上一块牌子

33　加上一条毯子　45　涂上一层油

55　裹上一层布

33　拉开帐门　拉起一块地板　把窗帘拉上点　拉住他不放　拉过一张板凳

(b) A 则/弗 x　动词和单字补充成分之间加“则、弗”，“则、弗”随 A 变调，x 保留本调。下面举例只用“弗”，用“则”也是一样：

113　避弗开　243　看弗开　333　撕弗开

453　咬弗开　553　走弗开

33…　吃弗住^{1}　吃弗来^{3}　吃弗动^{4}　吃弗起^{5}

(c) Ax 来/去　动词加“上来、下去”之类，用三字连调。例如：

111　问起来　224　挂起来　333　穿起来

455　坐起来　555　想起来

224　挂上去　挂下来　挂出去　挂起来

555　扫下去　扫出来　扫过去　扫起来

(d) A 则/弗 x 来/去　动词和“上来、下去”等等之间加

“则/弗”，变调到“上、下”等等为止（三字连调），“来、去”不变调。例如：

1111 问出弗来　　2243 算弗出来

3333 闻弗出来　　4553 谈弗出来

5553 想弗出来

111…问弗出来^{3}　问弗过来^{3}　问弗下去^{4}

555…想弗起来^{3}　想弗出来^{3}　想弗下去^{4}

(e) Ax…来/去　动词后边加“上来、下去”等等，但“上、下”等等和“来、去”之间加进别的字，这样的组合里只 Ax 用两字连调，“来、去”随前一字变调。例如：

念起^{11}书来^{33}　　算起^{24}账来^{24}　　说起^{33}话来^{11}

排起^{45}队来^{11}　　顶起^{55}嘴来^{55}

渡过^{11}河去^{45}　　转过^{55}身去^{33}

跳下^{24}水去^{55}

钻进^{33}洞去^{11}　　传进^{45}一封信去^{24}

7.3　助词的声调　这里所说的助词专指句末的语助词。从声调方面看，语助词可以分成两类，有固定声调的和没有固定声调的。没有固定声调的，跟着前边的一个字的声调变化，即 448 页 § 1.4 所说“随字音变调”。前一字连助词的声调如下（下角小代码是助词）：

1_1　　(4_4→) 2_4　　3_3　　4_5　　5_5

属于这一类的语助词有：了［le］、多［tə］、呆［tæ］、墨［mæ?］、“曼?”［mæ］、巴［po］、叟［se］等。以“了、多、曼”为例：

…1_1　定了　烂了　换多　硬多　卖曼?　换曼?

…2_4　去了　错了　贵多　怕多　正曼?　看曼?

…3_3　来了　说了　来多　涩多　来曼?　多曼?

…4_5　谈了　冷了　重多　薄多　长曼?　买曼?

断了　熟了　平多　冷多　厚曼？　热曼？

$\cdots 5_5$ 走了　好了　小多　好多　好曼？　巧曼？

另一类语助词不跟着前字变调，表示疑问语气的助词用 4 调，表示非疑问语气的助词用 3 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有固定的声调；但也不是完全固定，随着前字的声调高低，语助词的声调也有小幅度的波动，如果前一字是 5 调或 4 调，助词跟着偏高一点，如果前一字是 1 调，助词跟着偏低一点。这类语助词有：阿 [ɑ]、威 [ve]、𠯿 [sæ]、经 [tɕiŋ]、“唻?” [læ]、“哷?” [tɑ]、“呢?” [nɪ] 等。

捌　人名、地名、译音

8.1 人名　人名一般是两个字或三个字，间或四个字。常说的人名一般按两字或三字连调，不常说的就按单字声调读，三个字的人名也很多是“半变”式，即前二字用两字组声调，后一字用本调。常说和不常说很难画界，生熟程度差不多而或变调或不变调，这种情形也是有的。下面先举变调的例子，后举不变调的例子。

11　孟子　凤姐　瑞香　慧卿

21　关公　张飞　姜维　红娘　莺莺

24　刘备　曹操　赵云　邓艾　宝玉

33　孔明　岳飞　宋江　武松　探春

45　曹洪　罗成　晴雯

55　庄子　朱子　周瑜　唐僧

111　赵子龙　杜工部　郑成功　魏忠贤

211　欧阳修　孙猴子　沙和尚

224　孔夫子　汉高祖

333　李太白　郭子仪　鲁智深　穆桂英

455 秦始皇 洪秀全 杨六郎 林黛玉

555 姜太公 关夫子 安禄山 苏东坡

半变调的例子：

2－3 黄忠 2－3 马超 11－4 白居易

21－4 公孙胜 21－5 黄飞虎 45－1 阮小二

45－4 王熙凤 55－3 司马光 55－4 猪八戒

不变调的例子：

13 魏徵 15 项羽 31 张顺 33 林冲

34 孙权 35 刘表 41 袁绍 53 鲁肃

8.2 带姓的称谓 类似人名的有带姓的称谓，即姓加职务、身份、特征等等。这种称谓有按字类变调和按字音变调两种倾向，后者可以和单音动词重叠及 Axx 式形容词比较。按姓氏的字类说明如下：

平清 3：主要按字类变调 55，555，例如："孙老师，张先生，周同志，金秘书"。间或用 21，211，例如："张爷，孙瘌痢"，但不能一般地用（例如不用于"孙老师，张先生"），可以算是偶发性的。按字音的变调 33，333，用的更少，惟一常听见的是"张妈、高妈"，虽然"孙先生"等不是绝对不行。

平全浊和部分平次浊 4：按字类和按字音是一致的，都是 45，455，例如："田妈，蓝嫂，王胖，王姑娘，徐师父，袁书记，杨裁缝"。按字类还可以有 55，555，是偶发性的，例如："王妈，杨妈，王麻子"。

部分平次浊 3：按字类的变调 45，455，和按字音的变调 33，333 都用，前者是主要的。例如："刘老师，林师父，颜医生"。

上清和部分上次浊 5：主要是按字音变调 55，555，例如："许妈，柳嫂，董师父、史先生，贾主任，武老师，鲁木匠"。按

字类变调 224 是偶发性的，例如："许师父，鲁营长"。

部分上次浊和上全浊（只有一个"赵"字）4：主要是按字音变调 45，455，例如："李妈，马嫂，冷先生，米书记，赵家老"。按字类变调的 24，仅见于"爷"字之前，如"李爷，马爷"。（"冷先生" 111 按字类变调，不是一般的带姓称谓，是普通名词，即"阴阳生"。）

去清 4：只有按字类变调 24，224，例如："蔡妈，宋爷，顾老师，戴主任，季木匠"。

去次浊，去全浊，大部分上全浊 1：按字类和按字音都是 11，111，例如："杜嫂，范医生，魏老师，孟同志，贺主任"。

入清 3：主要是按字音变调 33，333，例如："葛妈，吉先生，薛姑娘，束哑吧，郭骆驼"。按字类变调 224 极少，如"吉师父"。

入次浊，入全浊 4：只有按字音变调 45，455，例如："陆妈，岳先生，石老师，白师父"。

8.3 地名 两个字的地名绝大多数是按字类变调，不但第一个字的甲、乙、丙、丁四类分明，第二个字的 A，B 两类也分得清楚。极少混淆。也没有不变调的。例如（加 * 号的是丹阳附近小地名）：

11	上海	奉贤	茂名	内江	运城	郑州
	凤阳	瑞安	佛山	合川	*白兔	
21	山东	天津	江苏	安徽	南通	川沙
	昆山	昆明	*奔牛	*新丰		
24	福建	宝应	句容	武汉	灌云	贵阳
	溧阳	六合	洛阳	*吕城	*宝堰	
33	北京	吉林	四川	海门	宝山	广州
	马边	米脂	桂林	镇江	宿迁	*谏壁
45	黄河	秦岭	河北	湖北	常熟	*陵口

	*埤城	*皇塘				
55	甘肃	云南	台湾	丹阳	金坛	青浦
	如皋	东台	嘉定	宜兴	扬州	*延陵

三字组的地名多数第三个字是通名，变调也是前两个字变，第三个字用本调。例如：

11－3 石家庄　伏牛山　11－4 洞庭湖
21－3 青城山　21－5 天生港（也说成 555）
24－3 九华山　24－5 八达岭
33－3 黑龙江　33－5 老河口　33－1 老君庙
45－3 长白山　门头沟　45－4 洪泽湖
55－4 鄱阳湖　55－3 天目山

前一后二的构造用三字连调。例如：

333　小金门　111　内蒙古　211　新海连

四个字以上的地名，除末了一两字为通名外，前面多半是译音或描写性的字眼，如“十八里铺、三道河子”。前者的声调见下节，后者按一般变调规律或数词声调规律变化。

变调不合规律的例子不多，下面举几个：

11－3 澜沧江（澜乙类）　55－5 古北口（古丙类）
45 崇明（明 A 类）　11 *珥陵（珥丙类）
11 岳阳（岳丙类）　45 济南（济丙类）
21 西藏（藏 B 类）或 24（西甲类）

8.4　译音　两个字或三个字的译音，基本上按所用汉字的字类变调，有例外，但不多。下面是二字组的例子：

11 便士　瑞士　达卡
21 咖啡　加仑　安培　耶稣　巴黎　伦敦
24 马达　雅典　孟买　印度　缅甸　浪漫
33 吗啡　瓦斯　卡叽　腊丁　锡兰　古巴
45 逻辑　雷达　卢布　乔治　玛利　华沙

55 沙发　苏打　基督　丹麦　希腊　刚果

三字组的全变调的例子：

111　白兰地　法兰西　　211　来沙儿　西班牙

224　意大利　奥地利　　333　托辣斯　墨西哥

455　凡士林　模特儿　　555　巴拿马　丘吉尔

三字组的半变调的例子有两种。一种是末一字译意或音义兼顾，例如：

11－3 法兰绒　　11－5 利物浦

21－4 乒乓球　　21－5 珂罗版

24－3 雪茄烟　　24－5 吕宋岛

33－5 爱丁堡　　33－3 吉普车

45－3 霓虹灯　　45－3 坦克车

55－3 乌托邦　　55－5 巴蕾舞

一种是全译音，但第三字读本调，例如：

11－5 地拉那　　11－4 德意志

21－3 新加坡　　威尼斯

24－3 海洛因　　24－3 拿破仑

33－4 匈牙利　　华盛顿

45－3 尼古丁　　45－3 罗斯福

55－4 加拿大　　55－3 菲律宾

“冰淇淋”前一字译义，后两字译音，但作为前二后一的结构变调，读 55－3。

四字译语多数按第一字的字类或字音变调，也有两者都不合的。四字组的全变调的例子，只有 3333 调较多，别的不多。例如：

2111　苏门答腊　　乌兰浩特

3333　阿斯匹林　　奥林匹克　　格林尼治

　　　格拉斯哥　　克拉科夫　　赫尔辛基

5555　桑给巴尔　　巴勒斯坦

四字组的半变调（前三后一）的例子比较多，例如：

224 - 3　盘尼西林　　*224 - 3*　直布罗陀

333 - 5　歇斯的里　　*333* - 4　亚历山大

333 - 4　保加利亚

455 - 3　尼古拉斯　尼加拉瓜

455 - 3　坦噶尼喀

分两段（前二后二）变调的也不少，例如：

21 - 24　哥伦比亚　　24 - *33*　莫三鼻给

33 - 24　列宁格勒　　45 - 24　罗马尼亚

　　　　　　　　　　　　　　坦桑尼亚

45 - 33　毛里求斯　　55 - *33*　乌鲁木齐

有一种现象很有意思，全译音的三字语，作前二后一式半变调，后面再加上一个通名时，重音移后，变为前三后一式半变调。例如：

阿尔泰$^{33-4}$　山^{3}　　333 - 3

贝加尔$^{11-5}$　湖^{4}　　111 - 4

巧克力$^{33-4}$　糖^{4}　　*333* - 4

高尔夫$^{55-3}$　球^{4}　　555 - 4

三字译语连同末了的通名一起变为四字连调的极少，“阿弥陀佛”（佛^{4}）读 211*1* 调或 333*3* 调，也许是惟一的例子。